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

资料

水浒传资料汇编

朱一玄 刘毓忱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崔国良
王德柄
装帧设计 汤磊



ISBN 978-7-310-03849-7



9 787310 038497 >

定价：44.00元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之二

水浒传资料汇编

朱一玄 刘毓忱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资料汇编 / 朱一玄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5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

ISBN 978-7-310-03819-7

I. ①水… II. ①朱… ②王… III. ①《水浒》研究—
研究资料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361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8 插页 500 千字

定价:44.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萬貫

呼保赤宋江

刀筆小吏爾乃好義



明陈洪绶
《水浒叶子》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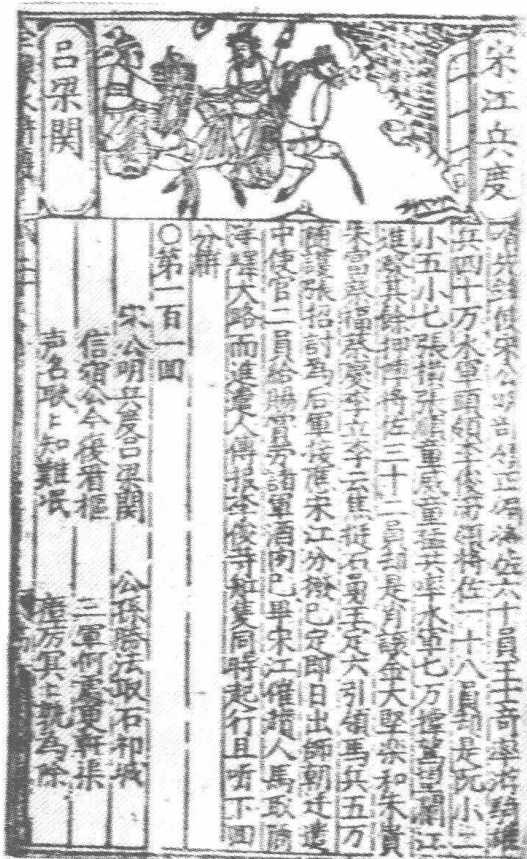
詞曰

試看青林隱處幾多俊送偏流虛名薄利不關愁幾水及
蕭雪談笑看吳鉤評議霸王并後帝分真偽占據中州七
雄後擾亂春秋興亡如龍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四
形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
古路討求魚綠木艇窮後擇木恐傷弓遠之圖木不如且
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神木百季新
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成羅綺 幾處

明容与堂刻本
《忠义水滸傳引首》首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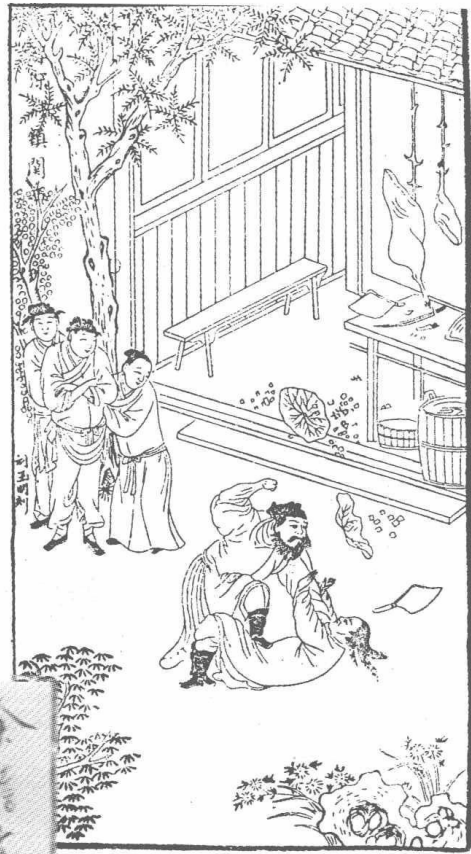


明万历双峰堂本
《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明万历雕虫馆刻《元曲选》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插图

明刊本《英雄谱》
《鲁智深拳打镇关西》



余嗜食肉又喜小说存之於肉
 借肉於小说去其水游而世少
 有佳好
 在上时子皆是人喜好溪小说
 亦是人
 稍喜云小说少李崇祀在游中
 可謂江湖上豪杰者為大膏大
 酒全肉悅其故說之然事做之
 於是

日本抄本
《忠义水浒传》序言首页



明刊本《忠义水浒全传》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插图



明崇祯雄飞馆二刻
《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
《时迁翠云楼放火》插图

序 言

庚辰岁之新春，津门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朱一玄先生嘱托出版社崔先生持手柬专程来舍，欲我为他的新书撰一序言，以为学术之交流，兼存文字之投契。受命之下，惭感百端，自揆不足以副所期，而环顾学林，朱老实我素来敬重的真学者与大方家，结此墨缘，与有殊荣，既蒙不弃，遂不敢辞。然早岁涉足小说，本非专业，所知至为浅薄；加以中年目坏，近年新著，皆不能读习，其为鄙陋，无以复加矣。若是而为本书序引，何能表显本书之辉光，洞彻编研之甘苦？我之深惭，语出于衷。勉为短言，略志杂感，尚乞垂鉴。

朱老以平生精力，自强不息，专研小说（此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说部”书），目的何在？这当然不是“喜欢小说”可作答案的事情。欲答此问，先须解明，所谓“小说”，究为何物。

四部四库，经、史、子、集，囊括了中华文化典籍，而“小说家”的著录属于史部（也称“乙部”）的一支。《汉志》著录虞初，号“黄车使者”，人皆尊为小说之祖——故陈寅恪先生题吴宓先生《红楼梦新论》即有“赤县黄车更有人”之句，用此典也。然则史者是记载从政者的功名勋业、名言嘉行(xing)、治乱兴衰……皆大事也；而小说者，乃是相

对其“大”而言，市井家庭、细事闲情、新闻异态……以至个人性情、时代风尚……咸在其间。此二者相对而观之，则虽系一巨一细，却又一“死”一“活”——历史社会一切情状，在“正史”中是不及也不屑写的。于是“小说”承担了此一职责。我称之为“活历史”，缘由此义。

是以研究小说，并非消闲解闷之俗义，实乃研求历史文化的一大重要途径。

“史”是笔载，“小说”是口讲（本义），这也是一个分别——当然语与文的亲密关系又难分难解，互为“转化”。

六朝的《世说新语》，本名《世说新书》，它似乎是直采“说”字为书名的先例。

本书定名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此点睛之笔；揽此一名，可知全美。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宝库。

从我个人的“脾性”说，对若干年来众所同用的两个名词我最不喜欢：一是“工具书”，二是“资料编”。

我为何不喜这种名目？因为口角太伤轻薄，对不起做这种苦事的实学实干的学人，很不仁厚诚悃。

对所谓“工具书”之名目，我在《中国古代文学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的序文中已经表示了“抗议”，主编刘冶秋先生在其后记里也有同感之言，兹不赘述。如今单说这个“资料”一词。

我不懂此词的“定义”是什么说法，揣其语意，大约就是为做一件东西而准备下的材料，譬如做饭，要备齐米、面、菜、肉、油、盐……等等物事；盖房子，要置办砖、瓦、土、木、水泥、铁管……种种物事。此皆材料也。而资料者，现时专指研究工作所用的书册、论文、序跋、索引、百科与

词典的有关条目等等文字形态的材料而言。我之揣度未必十分妥善，但“虽不中，也不远”吧？

假若如此，那就让人误会为“一堆杂物”，做“资料工作”无非是“剪刀、浆糊”，排比次序（现代了，当然可以加上复印、照相、电脑……）的“技术性”的事物罢了，无甚重大价值意义也。

是这样子吗？此即我反对这个名词的理由——它误导人的看法想法，轻视而菲薄之心理遂滋生于学术工作之间。

我要说：这是个很大的错觉，极不公道的位量定品。它害处很大，断乎不可漫忽“认同”，置而不辩。

为朱老此书制序，必须由此说起，否则无以见他之足尊，识他之可重。

他将平生的精神力量，择定并投入了这个最繁重最艰苦的研究工作。

朱先生现今行年 89 岁，点检成就，真不愧著作等身四字。他的“资料”成果，是由惊人的学识和毅力换来的。我对他深致钦敬之情怀。

他须读遍万卷书，积学如海。他须有卓越的识力，因为“资料”并不是“拣在篮子里就是菜”。比如一书能有多种版本，要明彻彼此短长，选取最善者为据。比如“资料”有时也混入妄人的伪造盗名欺世，这又要具眼（也是巨眼）尊真斥假，取信学林。比如古人序跋，多存史迹源流、版本演变、作者身世、时贤评论……乃是治学的一把金钥匙，而正如鲁迅先生所叹息的，却因坊贾省减资工，大遭删弃；今日搜辑佚文，辄同空山觅宝。又比如近代论著，有

良有莠，甚至剽窃前人之功，以充一己之见，种种狡谲，非罕逢之例，则又须通其先后之迹，表其创始之贤……诸如此类，局外人何尝知其甘苦于万一。而朱老则事事过人，般般出色。此所以为真学者，此所以为吾辈师。

朱老这部丛刊，收辑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聊斋》、《儒林》、《红楼》七大名著的极其丰富的资料，这是中华文化的特别重大而珍异的一座巨型的宝库！我为之目眩神惊，我为之称奇赏绝。这种工作量与鉴赏力，是他的学术表现与成就，足为后生来秀之砥砺，也可以使一些不学而有术的空头“学者”，在此秦镜面前自滋愧汗。

小说资料工作者似以蒋瑞藻先生为伐林开山之功臣，学人辄于其中获益。然鲁迅先生于20年代治中国小说史，也曾留下一部《小说旧闻钞》。这是令人深长思的史迹。时至今兹，我有幸见到朱先生的这种崭新的述作，堪称蹊径重开，杼轴自运，以视前贤，后来居上，而所嘉惠于学人者，更难计量矣。以此称庆，以此颂功——而序之为体，又可不拘其详略浅深矣。

诗曰：朱老真人瑞，恂恂学者宗。
桓台习儒素，沽水校脂红。
耽稗珊瑚烂，知书金薤丛。
等身钦著作，君子斥颓风。

周汝昌

庚辰清和之月书于红稗轩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 出版说明

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编者在50年代初期，编成《水浒传参考资料》。1964年，在此基础上与刘毓忱合作，进一步从政书、类书、史书、方志、笔记、杂著以及别集等各种文献中，搜集“五四”以前的材料，按内容和用途分类，编成《水浒传资料汇编》，交百花文艺出版社，中经“文革”，直至1981年才修订出版。以后，又陆续编成了《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和《红楼梦资料汇编》。现在南开大学出版社把这7种著名小说资料作为丛刊出版。

这次出版时，又增加了许多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对所收文字又进行了核校，补入了疏漏之处，改正了错字。丛刊的出版，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古典小说研究的繁荣发展。

编者

1999年10月于南开大学

本书初版说明

为了给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方便,我们将多年来积累的一些资料,整理出版。先出版《水浒传资料汇编》,其他资料,将陆续整理付印。

这本资料,依其性质,分为六编。

一、本事编:辑录《水浒传》成书以前有关宋江等人的记载及其它可能与《水浒传》创作有关的资料。《水浒传》问世以后,明、清、近代人对《水浒传》人物、故事和地理等的考证,也放在这一编中。

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农民起义,是北宋末年的真人真事。史斌,在历史记载中是“宋江之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杨志,史书中说他是“招安巨寇”(《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一引《靖康小雅》):有人认为这两个人可能是宋江三十六人中的史进和杨志。本编收录了有关他们的记载,供大家进一步来探讨。至于宋代文献中有关李逵、张青、董平、一丈青、孙立、李俊、杨雄、关胜等人的记载,则只是名字与《水浒传》中人物巧合,事迹却全不一样,这里均不收录。

有些宋、元人的诗文中,记载着有起义者在梁山泊活动,但不是宋江等人,也有的描写了梁山泊的形势、环境,一般研究者认为这些记述可能为《水浒传》作者所借鉴,因而也选录在内。

元人水浒剧,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材料。对于现存的《黑旋风双献功》等杂剧,我们节录了这几个剧中大段的“宋江白”;对于元人水浒剧的概况,则辑录几种有代表性的剧目和提要。

二、作者编:兼收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的资料。有人提到施耐庵就是《幽闺记》的作者施惠,这里也把几条材料收录进来。

三、版本编:收录了各种版本的资料。

四、评论编：辑录明、清、近代各家的评论（包括序言和笔记）。

五、注释编：主要收录清程穆衡《水浒传注略》。

六、影响编：又分为（一）对社会的影响，（二）与水浒传有关的小说，（三）明、清、近代的水浒戏曲，（四）水浒人物画。其中，水浒戏曲部分，我们收了明、清、近代的杂剧、传奇和京剧剧目，也收了三种曲艺目录，其他地方戏，则均从略。绘图、雕塑等造形艺术作品，除几则画评外，一概不收。

这本资料，主要是辑录“五四”运动以前的论著。“五四”以后，也收了一小部分，则是有关人物、故事和版本考证等方面的资料。

各编中资料，原则上按时代先后排列；有时为了内容的需要，也略有变动。每条资料都写明时代、作者、出处。对于近人，均不注时代。有些资料的时代和作者，尚待考订，则采取审慎态度，尽量用编者注说明。

有关《水浒传》的研究资料，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对于少数价值不大或重复过多的资料，未予收录。但为了给使用者提供找寻这些资料的方便，仍在有关各条下的编者注中，尽量写出这些资料的篇名和出处。

这本资料，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各家著述，得到了周绍良、王利器、谢国桢、黄芝冈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及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见闻不广，在材料的取舍、编排等方面，一定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深切盼望得到各方面的指正。

编者

1965年编成，1980年修订。

目 录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序言	周汝昌(1)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出版说明	(1)
本书初版说明	(1)

一 本 事 编

栾城集(节录)(宋·苏辙)	(1)
安阳集(节录)(宋·韩琦)	(2)
闻见后录(节录)(宋·邵博)	(2)
东都事略(节录)(宋·王偁)	(2)
三朝北盟会编(节录)(宋·徐梦莘)	(3)
钱氏私志(节录)(宋·钱佃)	(5)
文定集(节录)(宋·汪应辰)	(5)
毗陵集(节录)(宋·张守)	(6)
泊宅编(节录)(宋·方勺)	(6)
青溪寇轨(节录)(宋·方勺)	(8)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节录)(宋·李焘)	(10)
通鉴长编记事本末(节录)(宋·杨仲良)	(10)
皇宋十朝纲要(节录)(宋·李璮)	(11)
挥麈后录(节录)(宋·王明清)	(1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节录)(宋·李心传)	(15)
宋会要辑稿(节录)(清·徐松辑)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节录)(清·黄以周等)·····	(16)
靖康要录 (节录)(宋·无名氏)·····	(17)
忠义彦通方公传 (节录)(□·徐直之)·····	(17)
吴武安玠功绩记 (节录)(宋·明庭杰)·····	(18)
夷坚志乙志 (节录)(宋·洪迈)·····	(18)
醉翁谈录 (节录)(宋·罗烨)·····	(19)
癸辛杂识续集 (节录)(宋·周密)·····	(19)
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 (宋·范圭)·····	(23)
孙公谈圃 (节录)(宋·刘延世)·····	(24)
李师师外传 (宋·无名氏)·····	(24)
贵耳集 (节录)(宋·张端义)·····	(28)
宋史 (节录)(元·脱脱等)·····	(29)
大宋宣和遗事 (节录)(元·无名氏)·····	(36)
敬乡录 (节录)(元·吴师道)·····	(47)
杞菊轩稿 (节录)(元·陆友)·····	(48)
清容居士集 (节录)(元·袁楠)·····	(48)
所安遗集补遗 (节录)(元·陈泰)·····	(49)
黑旋风双献功杂剧 (节录)(元·高文秀)·····	(50)
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 (节录)(元·李文蔚)·····	(50)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 (节录)(元·康进之)·····	(51)
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 (节录)(元·李致远)·····	(51)
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 (节录)(元·无名氏)·····	(52)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 (节录)(元·无名氏)·····	(52)
录鬼簿 (节录)(元·钟嗣成)·····	(53)
录鬼簿续编 (节录)(明·无名氏)·····	(54)
录鬼簿新校注 (节录)(马廉)·····	(55)
曲录 (节录)(王国维)·····	(59)
元代杂剧全目 (节录)(傅惜华)·····	(61)

曲海总目提要 (节录)(董康辑)·····	(70)
曲海总目提要补编 (节录)(北婴)·····	(74)
孤本元明杂剧提要 (节录)(王季烈)·····	(75)
七修类稿 (节录)(明·郎瑛)·····	(77)
词品 (节录)(明·杨慎)·····	(77)
少室山房笔丛 (节录)(明·胡应麟)·····	(78)
文海披沙 (节录)(明·谢肇浙)·····	(79)
大明一统志 (节录)(明·李贤等)·····	(79)
大明輿地名胜志 (节录)(明·曹学佺)·····	(79)
(嘉靖)山东通志 (节录)(明·张寅)·····	(80)
寒夜录 (节录)(明·陈宏绪)·····	(80)
识小录 (节录)(明·徐树丕)·····	(81)
过梁山记 (清·曹玉珂)·····	(81)
读史方輿纪要 (节录)(清·顾祖禹)·····	(83)
居易录 (节录)(清·王士禛)·····	(83)
香祖笔记 (节录)(清·王士禛)·····	(85)
(康熙)寿张县志 (节录)(清·滕永祯 马珩)·····	(85)
大清一统志 (节录)(清·高宗弘历敕撰)·····	(86)
觚剩续编 (节录)(清·钮琇)·····	(87)
巾箱说 (节录)(清·金埴)·····	(87)
谈书录 (节录)(清·汪师韩)·····	(88)
韩门缀学续编 (节录)(清·汪师韩)·····	(89)
随园随笔 (节录)(清·袁枚)·····	(90)
茶馀客话 (节录)(清·阮葵生)·····	(90)
通俗编 (节录)(清·翟灏)·····	(91)
警记 (节录)(清·梁玉绳)·····	(93)
剧话 (节录)(清·李调元)·····	(94)
剧说 (节录)(清·焦循)·····	(95)

浪迹丛谈 (节录)(清·梁章巨)	(98)
味静斋文钞 (节录)(清·徐嘉)	(99)
闽杂记 (节录)(清·施鸿宝)	(99)
小浮梅闲话 (节录)(清·俞樾)	(101)
茶香室丛钞 (节录)(清·俞樾)	(102)
茶香室续钞 (节录)(清·俞樾)	(102)
柅轩笔记 (节录)(清·李超琼)	(103)
宋稗类钞 (节录)(清·潘永因)	(104)
跼蹙随笔 (节录)(清·吴沃尧)	(105)
菽园赘谈 (节录)(邱炜萱)	(106)
花朝生笔记 (节录)(蒋瑞藻)	(106)
秋夜读书记 (节录)	(107)
小说杂考 (节录)(林纾)	(108)
乾嘉诗坛点将录附考(叶德辉)	(108)
小说丛考 (节录)(钱静方)	(111)

二 作 者 编

录鬼簿续编 (节录)(明·无名氏)	(117)
七修类稿 (节录)(明·郎瑛)	(117)
百川书志 (节录)(明·高儒)	(118)
西湖游览志餘 (节录)(明·田汝成)	(118)
少室山房笔丛 (节录)(明·胡应麟)	(119)
续文献通考 (节录)(明·王圻)	(119)
稗史汇编 (节录)(明·王圻)	(119)
施耐庵墓志 (明·王道生)	(120)
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明·杨新)	(121)
施氏族谱序 (清·陈广德)	(122)
施氏宗祠建立纪述 (清·施岑)	(123)

施氏世系 (节录)	(124)
施耐庵传	(124)
施耐庵神主	(125)
施耐庵墓记	(125)
耐庵小史 (袁吉人)	(125)
丙辰札记 (节录)(清·章学诚)	(126)
传奇汇考标目 (节录)(清·无名氏)	(126)
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 (节录)(清·铁珊)	(126)
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	(127)
怀香楼闲话 (节录)	(131)
顾曲麈谈 (节录)(吴梅)	(131)

三 版 本 编

野获编 (节录)(明·沈德符)	(132)
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明·袁无涯)	(132)
五杂俎 (节录)(明·谢肇浙)	(134)
戏瑕 (节录)(明·钱希言)	(135)
古今书刻 (节录)(明·周弘祖)	(136)
英雄谱刻印说明 (明·熊飞)	(136)
因树屋书影 (节录)(清·周亮工)	(137)
旧学庵笔记 (节录)(清·李葆恂)	(138)
中国小说史略 (节录)(鲁迅)	(138)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节录)(孙楷第)	(142)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节录)(孙楷第)	(150)
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 (节录)(郑振铎) ..	(161)
劫中得书续记 (节录)(郑振铎)	(164)
骨董琐记 (节录)(邓之诚)	(166)

四 评 论 编

- 一笑散(节录)(明·李开先) (167)
- 水浒传序(明·天都外臣) (167)
- 水浒传序(明·张凤翼) (170)
- 焚书(节录)(明·李贽) (170)
- 续焚书(节录)(明·李贽) (171)
- 忠义水浒传序(明·李贽) (171)
- 水浒传回评(明·李贽) (172)
- 批评水浒传述语(明·怀林) (184)
- 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明·无名氏) (185)
- 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明·无名氏) (186)
- 又论水浒传文字(明·无名氏) (186)
- 忠义水浒全书小引(明·杨定见) (187)
- 忠义水浒全传序(明·五湖老人) (188)
- 少室山房笔丛(节录)(明·胡应麟) (189)
- 新刊玩易轩新知录(节录)(明·刘仕义) (190)
- 樗斋漫录(节录)(明·许自昌) (191)
- 题水浒传叙(明·天海藏) (192)
- 小窗自纪(节录)(明·吴从先) (193)
- 笔麈(节录)(明·莫是龙) (195)
- 三家村老委谈(节录)(明·徐复祚) (195)
- 袁中郎全集(节录)(明·袁宏道) (197)
- 东西汉通俗演义序(节录)(明·袁宏道) (197)
- 游居柿录(节录)(明·袁中道) (198)
- 晚香堂小品(节录)(明·陈继儒) (199)
- 国朝名公诗选(节录)(明·陈继儒) (199)
- 刻忠义水浒传缘起(节录)(明·大涤余人) (199)

水浒序(节录)(明·钟惺)	(200)
评释东西两晋演义序(节录)(明·陈氏尺蠖斋)	(201)
绣谷春容选楔骚坛摭粹嚼麝谭苑数集(节录)	
(明·起北赤心子汇辑).....	(201)
金陵琐事(节录)(明·周晖)	(202)
识馀(节录)(明·惠康野叟)	(202)
昨非庵日纂三集(节录)(明·郑暄)	(203)
英雄谱弁言(明·熊飞)	(203)
叙英雄谱(明·杨明琅)	(204)
古今小说叙(节录)(明·绿天馆主人)	(205)
今古奇观序(节录)(明·笑花主人)	(206)
水浒传序一(清·金人瑞)	(206)
水浒传序二(清·金人瑞)	(211)
水浒传序三(清·金人瑞)	(212)
宋史纲批语(清·金人瑞)	(215)
宋史目批语(清·金人瑞)	(217)
读第五才子书法(清·金人瑞)	(218)
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今录之	
(清·金人瑞伪撰).....	(225)
水浒传回评(清·金人瑞)	(226)
三国演义序(节录)(清·金人瑞)	(304)
读三国志法(节录)(清·毛宗岗)	(304)
五石瓠(节录)(清·刘銮)	(305)
休庵影语(节录)(清·盛于斯)	(305)
第五才子水浒序(清·王仕云)	(306)
水浒传总论(清·王仕云)	(307)
续水浒征四寇全传叙(清·赏心居士).....	(309)
闲情偶寄(节录)(清·李渔)	(310)

荆园小语(节录)(清·申涵光)	(311)
欲海回狂集(节录)(清·周思仁)	(311)
天基狂言(节录)(清·石成金)	(312)
古夫于亭杂录(节录)(清·王士禛)	(312)
水浒传序(清·句曲外史)	(312)
虞初新志(节录)(清·张潮)	(314)
幽梦影(节录)(清·张潮)	(314)
在园杂志(节录)(清·刘廷玑)	(314)
文论(节录)(清·吴道新)	(315)
二十七松堂集(节录)(清·廖燕)	(315)
坚瓠集(节录)(清·褚人获)	(316)
儒林外史序(节录)(清·闲斋老人)	(316)
水浒传序(清·陈枚)	(317)
茶馀客话(节录)(清·阮葵生)	(317)
柳南随笔(节录)(清·王应奎)	(319)
啸亭续录(节录)(清·昭槎)	(319)
归田琐记(节录)(清·梁章巨)	(320)
金壶浪墨(节录)(清·潘德舆)	(321)
巢林笔谈(节录)(清·龚炜)	(323)
啬庵随笔(节录)(清·陆文衡)	(323)
庭书平说(节录)(清·黄标铸)	(324)
桂宫娣(节录)(清·徐谦)	(324)
芷湘笔乘(节录)(清·管庭芬)	(325)
宋元春秋序(清·刘子壮)	(325)
胡文忠公遗集(节录)(清·胡林翼)	(326)
一斑录杂述(节录)(清·郑光祖)	(326)
题抄本水浒卷首(清·延月草堂主人)	(326)
梦痴说梦(节录)(清·梦痴学人)	(327)

水浒传序(清·王韬)	(327)
常谈(节录)(清·刘玉书)	(329)
读聊斋杂说(节录)(清·冯镇峦)	(329)
聚星札记(节录)(清·尚榕)	(330)
霞外摺眉(节录)(清·平步青)	(330)
东池草堂尺牍(节录)(清·谢鸿申)	(332)
儿女英雄传序(节录)(清·观鉴我斋)	(332)
红楼梦发微(节录)(清·弁山樵子)	(333)
红楼梦释真(节录)(邓狂言)	(334)
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节录)(严复 夏曾佑)	(335)
译印政治小说序(节录)(梁启超)	(335)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节录)(梁启超)	(336)
告小说家(节录)(梁启超)	(337)
小说原理(节录)(夏曾佑)	(337)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节录)(狄平子)	(339)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节录)(王钟麒)	(340)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节录)(王钟麒)	(341)
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节录)(王钟麒)	(341)
新评水浒传叙(燕南尚生)	(342)
水浒传新或问(燕南尚生)	(344)
水浒传命名释义(燕南尚生)	(349)
读水浒传书后(无名氏)	(353)
小说林缘起(节录)(徐念慈)	(354)
余之小说观(节录)(徐念慈)	(355)
小说林发刊辞(节录)(黄人)	(356)
小说小话(节录)(黄人)	(356)
女娲石叙(节录)(卧虎浪士)	(359)
菽园赘谈(节录)(邱炜萱)	(360)

五百洞天挥麈(节录)(邱炜萱)	(361)
挥麈拾遗(节录)(邱炜萱)	(362)
客云庐小说话(节录)(邱炜萱)	(362)
李觉出身传自序(节录)(邱炜萱)	(363)
小说丛话(节录)(平子)	(363)
小说丛话(节录)(曼殊)	(364)
小说丛话(节录)(侠人)	(365)
小说丛话(节录)(浴血生)	(366)
小说丛话(节录)(定一)	(366)
小说丛话(节录)(昭琴)	(368)
觚庵漫笔(节录)(觚庵)	(368)
小说杂评(节录)(眷秋)	(368)
说小说(节录)(吴沃尧)	(371)
小说闲评叙(节录)(寅半生)	(371)
题水浒(秦风)	(372)
梁山泊一百有八人我所欢迎者唯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而已 为各作三诗以颂之(秦风)	(372)
鬼山狼侠传叙(节录)(林纾)	(373)
块肉馀生述前编序(节录)(林纾)	(373)
中华小说界发刊词(节录)(瓶庵)	(374)
小说丛话(节录)(侗生)	(374)
文学小言(节录)(王国维)	(374)
人间词话(节录)(王国维)	(375)

五 注 释 编

水浒传注略(清·程穆衡)	(376)
鸿雪因缘图记(节录)(清·麟庆)	(431)
小栖霞说稗(节录)(清·平步青)	(432)

- 缺名笔记(节录)(蒋瑞藻) (433)
劫中得书记(节录)(郑振铎) (433)

六 影 响 编

(一)对社会的影晌

- 诚意伯文集(节录)(明·刘基) (435)
焚书(节录)(明·李贽) (435)
菽园杂记(节录)(明·陆容) (436)
南诏野史(节录)(明·杨慎) (437)
明朝通纪会纂(节录)(明·王世贞) (437)
叶子谱(节录)(明·潘之恒) (437)
运掌经(节录)(明·黎遂球) (438)
甲乙剩言(节录)(明·胡应麟) (438)
郑桐庵笔记(节录)(明·郑敷教) (438)
袁中郎全集(节录)(明·袁宏道) (439)
先拨志始(节录)(明·文秉) (439)
烈皇小识(节录)(明·文秉) (440)
戏瑕(节录)(明·钱希言) (441)
天启宫词原注(明·陈懋) (441)
三家村老委谈(节录)(明·徐复祚) (442)
陶庵梦忆(节录)(明·张岱) (442)
瑯嬛文集(节录)(明·张岱) (443)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节录)(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447)
明清史料乙编(节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448)
明清内阁大库史料(节录)(东北图书馆) (450)
谏闻续笔(节录)(明·明遗民) (451)
罪惟录(节录)(清·查继佐) (451)
五石瓠(节录)(清·刘銮) (452)

绥寇纪略(节录)(清·吴伟业)	452
书影(节录)(清·周亮工)	453
水滸人传(清·李焕章)	453
明史(节录)(清·张廷玉等)	454
坚瓠二集(节录)(清·褚人获)	455
坚瓠八集(节录)(清·褚人获)	456
坚瓠十集(节录)(清·褚人获)	456
徐柄所绘水滸一百单八将图题跋(节录)(清·徐渭仁)	457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节录)	457
定例汇编(节录)(清·江西按察司衙门)	458
钦定学政全书(节录)(清·王杰等)	459
蜀碧(节录)(清·彭遵泗)	459
子不语(节录)(清·袁枚)	459
东皋杂钞(节录)(清·董潮)	460
清仁宗圣训(节录)	460
庚子西狩丛谈(节录)(清·刘治襄)	461
天津一月记(节录)(清·无名氏)	461
得一录(节录)(清·余治)	462
纪县城失守克复本末(节录)(清·施建烈)	465
寇汀纪略(节录)(清·曹大观)	465
贼情汇纂(节录)(清·张德坚)	465
先正遗规(节录)(清·汪正)	466
掉谱集览(节录)(清·蒂园散人)	466
金陵癸甲新乐府(清·马寿龄)	468
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节录)	468
乾嘉诗坛点将录(节录)(清·舒位)	469
庸闲斋笔记(节录)(清·陈其元)	470
抚吴公牒(节录)(清·丁日昌)	471

江苏省例(节录)	(472)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节录)	(473)
中衢一勺(节录)(清·包世臣)	(474)
湖壩杂记(节录)(清·陆次云)	(474)
警记(节录)(清·梁玉绳)	(475)
埋忧集(节录)(清·朱梅叔)	(475)
笑笑录(节录)(清·独逸窝退士)	(476)
酒令丛钞(节录)(清·俞敦培)	(476)
善恶图全传(节录)(清·无名氏)	(477)
茶香室丛钞(节录)(清·俞樾)	(478)
茶香室三钞(节录)(清·俞樾)	(478)
小三吾亭诗(节录)(冒广生)	(479)
娱萱室随笔(节录)	(479)
重刊乾嘉诗坛点将录序(节录)(叶德辉)	(480)
梵天庐丛录(节录)(柴萼)	(480)
清稗类钞(节录)(徐珂)	(482)
庄谐杂录(节录)(夏曾佑)	(482)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节录)(梁启超)	(483)
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节录)	(483)
海底(节录)(李子峰)	(484)
洪门志(节录)(朱琳)	(484)
天地会文献录(节录)(罗尔纲)	(485)
太平天国史料(节录)(金毓黻等)	(486)

(二)与水浒传有关的小说

皇明从信录(节录)(明·沈国元)	(487)
水浒后传序(明·陈忱)	(487)
水浒后传论略(明·陈忱)	(488)
评刻水浒后传序(清·蔡昇)	(496)

水浒后传读法(清·蔡昇)	497
后水浒序(清·采虹桥上客)	507
在园杂志(节录)(清·刘廷玑)	508
丙辰札记(节录)(清·章学诚)	509
荡寇志缘起(清·俞万春)	509
荡寇志(节录)(清·俞万春)	510
荡寇志按语(清·俞龙光)	511
荡寇志序(清·古月老人)	511
荡寇志序(清·陈奂)	512
荡寇志序(清·徐珮珂)	513
重刻荡寇志序(清·东篱山人)	514
荡寇志读序(清·俞 ^泉 _泉)	515
续刻荡寇志序(清·钱湘)	517
荡寇志续序(清·半月老人)	518
荡寇志跋(清·镜水湖边老渔)	519
重刻荡寇志按语(清·俞燠)	520
海天琴思录(节录)(清·林昌彝)	521
茶香室续钞(节录)(清·俞樾)	521
红楼梦读法(节录)(清·张新之)	522
小说小话(节录)(黄人)	523
菽园赘谈(节录)(邱炜萱)	523
忏瑟室随笔(节录)(石庵)	524
海沔闲话(节录)	524
缺名笔记(节录)(蒋瑞藻)	525

(三)明清近代的水浒戏曲

远山堂曲品(节录)(明·祁彪佳)	525
远山堂剧品(节录)(明·祁彪佳)	527
明代杂剧全目(节录)(傅惜华)	528

明代传奇全目(节录)(傅惜华)	530
徐文长佚稿(节录)(明·徐渭)	535
陶庵梦忆(节录)(明·张岱)	536
本事诗(节录)(清·徐钊)	536
香祖笔记(节录)(清·王士禛)	537
扬州画舫录(节录)(清·李斗)	537
啸亭续录(节录)(清·昭槎)	538
剧说(节录)(清·焦循)	538
梨园粗论(节录)(清·金连凯)	539
词馀丛话(节录)(清·杨恩寿)	540
曲海总目提要(节录)(董康)	540
曲海总目提要补编(节录)(北婴)	559
七侠五义序(节录)(清·俞樾)	561
白雪遗音(节录)(清·华广生)	562
论戏曲(节录)(三爱)	564
观戏记(节录)(无名氏)	565
见山楼丛录(节录)	566
小说丛话(节录)(浴血生)	566
清人杂剧初集叙(节录)(郑振铎)	567
劫中得书记(节录)(郑振铎)	567
京剧剧目初探(节录)(陶君起)	568
中国俗曲总目稿(节录)(刘复等)	585
北京传统曲艺总录(节录)(傅惜华)	598

(四)水浒人物画

陈章侯水浒叶子引(明·江念祖)	608
塔影园集(节录)(清·顾苓)	609
水浒图序(清·刘晚荣)	609
水浒图跋(叶德辉)	610

缺名笔记(节录)(蒋瑞藻) (611)
劫中得书记(节录)(郑振铎) (612)

一本事编

栾城集(节录)

(宋)苏辙

卷六 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杂咏：梁山泊

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污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时议者将于此泊以种菽麦)。

卷六 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五绝

南国家家漾彩艖，芙蓉远近日微明。梁山泊里逢花发，忽忆吴兴十里行。

终日舟行花尚多，清香无奈着人何？更须月出波光净，卧听渔家荡桨歌。

行到平湖意自宽，繁花仍得就船看。回头却向吴侬说，从此远游心未阑。

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菰浦出没风波际，雁鸭飞鸣雾雨中。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梁作南风。

(据《四部丛刊》本)

安 阳 集(节录)

(宋)韩 琦

过梁山泊

巨泽渺无际，斋船度日撑。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似彭。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安阳集》卷五据，昼锦堂刊本)

闻 见 后 录(节录)

(宋)邵 博

卷三十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座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据《学津讨原》本)

东 都 事 略(节录)

(宋)王 偁

卷十一 徽宗纪

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卷一百三 侯蒙传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间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卷一百八 张叔夜传

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据振鹭堂刊本)

三朝北盟会编(节录)

(宋)徐梦莘

卷六

宣和四年五月，童贯至河间府，分雄州广信军为东西路。以种师道总东路兵，屯白沟。王禀将前军，杨惟忠将左军，种师中将右军，王坪将后军，赵明、杨志将选锋军；辛兴宗总西路之众，屯范村。杨可世、王渊将前军，焦安节将左军，刘光国、冀景将右军，曲奇、王育将后军，吴子厚、刘光世将选锋军。并听刘延庆节制。

卷四十七引 节要

自贼入寇两河，河北更无一战，河东大小虽有数战，惟孙翊、折可求、种师中之战，有可以与贼相持胜负之理，至于败也，诚可惜

之，故臣皆有说焉。其馀，焦安节败于困柏，冀景败于交城，杨志败于孟县，解潜败于南关，范琼败于介休，刘轸败于平定，张灏败于郭柵：皆望尘而走，或交锋而退，无足纪也。

卷四十七引 靖康小雅

公讳师中。始斡离不拥众北还，公尾袭其后，因令公留屯真定。未几，趣公援太原，乃由土门下井陘至榆次。金人先屯兵县中，公遣击走之，遂入县休士。时军中乏食三日矣，战士日给豆一勺，皆有饥色。翼日，贼遣重兵迎战。招安巨寇杨志为选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前军参谋官黄友战没。胡骑四集，官军溃散。公独与亲兵小校数百搏战，遂力战而死。

卷五十二引 中兴姓氏奸邪录

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馀万往讨之。

卷八十八

张叔夜，字嵇仲，有文武大材。起知海州，破群盗宋江有功。

卷一百十六

建炎二年四月，史斌据长安，吴玠擒斌，克长安，又克华州。金人既退兵，泾原将曲端遂下兵秦州，而凤翔、长安各为义军收复。端大怒，执凤翔刘彦希杀之。会叛贼史斌侵兴元不克，引兵还关中。义兵首领张宗谔诱斌至长安而散其众，欲徐图之。端遣吴玠袭击斌，斌走鸣犂镇，为玠所擒。端自袭张宗谔，杀之，收复长安。玠以斌凌迟处斩。

卷一百九十五

绍兴九年六月……中书舍人王纶为公墓铭曰：“三年冬，剧贼史斌寇兴、凤，据长安，谋为不轨，公击斩之，转右武大夫。”

卷二百十二引 林泉野记

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难易，与杨可世、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据清光绪三十四年许函度校刊本）

钱氏私志(节录)

（宋）钱 恂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师，蔡谓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时河北盗贼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云：“如何得识其人？”徐笑云：“太师亦是。”

（据《说库》本）

文定集(节录)

（宋）汪应辰

卷二十三 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

公讳师心，字与道，世为婺州金华人。登政和八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略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要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

(据《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毗陵集(节录)

(宋)张 守

卷十三 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墓志铭

公讳圆，字粹仲，蒋氏。……未几，徙知沂州。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逃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旤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馀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或请上其状。公曰：“此郡将职也，何功之有焉？”

(据《常州先哲遗书》本)

泊宅编(节录)

(宋)方 勺

卷五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县塌村居人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县官不即锄治。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红巾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甲冑，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诱。数日，聚恶少千馀，焚居民，掠金帛子女，胁虏良民为兵，旬日，有众数万。十一月二十九日，将领蔡遵等，与贼战于息坑，死之，遂陷青溪县。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歙守天章阁待制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无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势取桐庐、新城、富阳等县。二十九日，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节制直龙图阁陈建、廉访使者赵约被害。贼

纵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朝廷遣领枢密院事童贯、常德军节度使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贼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聚兵与州民登城固守，属大兵至，开门，表里合击，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退据杭州。二月七日，前锋至青河堰，贼列阵以待，王师水陆并进，战六日，斩馘二万。十八日，再火官舍、府库与僧民之居，经夕不绝。翌日宵遁，大兵入城。当是时，少保刘延庆等由江东入，至宣州泾县，遇贼伪八大王，斩五千级，复歙州，出贼背。统制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自杭趋睦，取睦州，与江东兵合，斩获百七十里，生擒方腊及伪将相方肥等、妻邵、子毫二太子，凡五十二人（毫二太子，其子之号）。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招来老幼四十馀万，复使归业。四月二十六日也。馀党走衢、婺，而兰溪县灵山贼朱言、吴邦起应之，据处州，越州剡县魔贼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吕师囊、方岩山贼陈十四公等皆起兵，略温、台诸县。四年三月，讨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万，斩贼百馀万。自出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贼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刺史崔义元平之。故梓桐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方腊因得凭借以起。又以沙门宝志讖记诱惑愚民，而贫乏游手之徒，相承为乱。青溪为睦大邑，梓桐、帮源等号山谷幽僻处，东南趋睦而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材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地势迂险，贼一旦发，焚荡无一存者。群党据险以守，因谓之洞。而浙人安习太平，不识兵革，一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逞小民，往往反为贼向导，劫富室，杀官吏士人，以徼货利。渠魁未授首间，所掠妇人，自洞中逃出，偮而雉经于林中者，由汤岩榴树岭一带，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几人。会稽进士沈杰，尝部民兵，深入贼境，亲睹其事，为予言贼之始末。因稽合众论，摭其实，著于篇。

自青溪界至歙州界，有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仅通单车。方腊之

乱，曾待制出守，但于两崖上驻兵防遏，下瞰来路，虽蚍蜉之微，皆可数，贼亦不敢犯境。会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雾毒为解，移屯山谷间，州遂陷。

(据《金华丛书》本)

青溪寇轨(节录)

(宋)方 勺

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祸之深也。初，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与二三大臣议可而行，时虽天下称治，哲宗内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摅宿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引吕武为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绍圣，而熙、丰群邪汇进矣。是后天下监司、牧守无非时宰私人，所在贪墨，民不聊生。迨徽庙继统，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丰亨豫大之说，以恣蛊惑。童贯遂开造作局于苏杭，以制御器。又引吴人朱勔，进花石媚上。上心既侈，岁加增焉。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舟，揭所贡暴其上。篙师柁工倚势贪横，凌辄州县，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勿能运，则取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江南数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惨刻，无间寒暑。土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帕覆之，指为御物。又不即取，因使护视，微不谨，则重谴随之。及启行，必发屋彻墙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须。思乱者益众。

初，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县境梓桐、帮源诸洞，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伙，有漆楮松杉之饶，商贾辐辏。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会花石纲之扰，遂因民不忍，阴取贫乏游手之

徒，赈恤结纳之。众心既归，乃椎牛酺酒召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馀，又悉举而奉之仇讎。仇讎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遣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讎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渎，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废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惟命！”腊曰：“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守臣闻之，固将招徠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馀；调习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出东南。我既据有江表，必将酷取于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变；二虏闻之，亦将乘机而入。腹背受敌，虽有伊吕，不能为之谋也。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而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皆曰：“善！”遂部署其众千余人，以诛朱勔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遂连陷郡县数十，众殆百万。四方大震。

(据《金华丛书》本)

编者注 《青溪寇轨》系曹溶由《泊宅编》中摘入《学海类编》，因改题此名，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青溪寇轨提要》。这里所节录的“容斋逸史”一段文字，为《寇轨》所增。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节录)

(宋)李 焘

卷十八

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

(据清活字本)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节录)

(宋)杨仲良

卷一百四十一

宣和三年四月戊子，初，童贯与王禀、刘镇两路预约会于睦、歙间，分兵四围，包帮源洞于中，同日进师。至是，王禀等已复睦州，将至洞前。刘显(显当作镇)等已复歙州，驻军洞后。且密谕之，克日既定，当纵火为号，见焚燎烟升，则表里夹攻，仍面缚伪囚，上副御笔四围生擒之策。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而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贼数万据之。刘镇等率劲兵从间道掩击，夺门岭，斩贼六百馀级。是日平旦入洞后，且战且进，鸣镝纵火，焚其庐舍。禀等自洞前望燎烟而

进。稟领中军，辛兴宗领前军，杨惟忠领后军，总裨将王渊、黄迪、刘光弼等与刘镇合围夹击之。贼二十馀万众，腹背抗拒，转战至晚，凶徒糜烂，血流丹地。火其庐万间。王稟以奇兵斩贼五千四十六级。刘镇等兵斩贼五千七百八十馀级。生擒四百九十七人，胁从老稚数万计，并释之，而未得伪酋方腊。翌日搜山。庚寅，王稟、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隅石涧中，并其妻孥、兄弟、伪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抚司。

(据广雅书局刊本)

皇宋十朝纲要(节录)

(宋)李 璣

卷十八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

宣和二年十月丙子，睦州青溪妖贼方腊反，据帮源洞，四出焚掠，聚众几万人。

十一月戊戌，方腊僭改元，号永乐，以其月为正月。己未，两浙路都监蔡遵、颜坦以兵五千击方腊，不胜，死之，贼日益众。乙丑，改知青州曾孝蕴知睦州，专一措置捕贼。丙寅，方腊陷青溪县。

十二月戊辰，方腊陷睦州。贼众二万，杀官兵千人，于是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皆为贼据。甲申，方腊陷休宁县，知县魏嗣复为贼所执，胁之使降。嗣复骂之，贼以嗣复宰邑有善政，不敢害，委之而去。丙戌，陷歙州，东南将郭师中战死。土曹掾栗先守狱，骂贼遇害。于是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官吏皆逃去。后四日陷富阳。丁亥，诏保宁军承宣使同知入内内侍省事谭稹提举措置捕捉睦州青溪贼，步军都虞候王稟往统制之。戊子，方腊陷宁国县，进逼宣州。庚寅，手诏谭稹因出使制置捕捉群贼，所至察访事有害民者，悉

条画以闻。乙未，方腊陷杭州，知州赵震遁去，廉访使者赵约骂贼死。

宣和三年正月丁酉朔，改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癸卯，以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初，方腊起，王黼时专政，恶闻有贼，且唆督浙西提点刑狱张苑勿张皇生事，因为敢实奏。至冬，乃不可制，遂连陷三州。王大恐，中都为震，始遣谭稹。稹逗留不时进。及贼入杭，乃使童行。时北征事起，陕西劲兵多聚鞏下，因得尽出师，上微行送之。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延庆充宣抚使，统制诸路兵马。乙卯，方腊陷崇德县，进围秀州。辛酉，御笔罢收买花石造作供奉之物，凡置局去处□□苏杭造作局。甲子，王禀等破贼于秀州城下，斩首数千级，秀州平。是月，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二月丁卯，禁臣庶于淮南、两浙路般致花石入京。庚午，蠲两浙路被贼民户公私逋负及三年田赋。责赵震散官安置吉阳军。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壬午，方腊陷旌德县。癸未，王禀复杭州。丙戌，罢淮南、两浙等路增收一分税钱及出卖定帖钱。庚寅，贼帅仇道人陷剡及新昌县，知剡县宋旅战死。壬辰，复旌德县。甲午，刘显破贼于乌村湾，斩首六百级，复宁国县。乙未，方腊陷处州，徐党陷信州。

三月丙戌朔，贼犯杭州，王禀战于城外，斩五百级，又败之于桐庐。庚子，贼攻越州，知州刘昫击走之。壬寅，贼将吕师囊屠仙居县。己酉，官军复歙州。贼攻台州，不克，解围去。庚戌，官军复睦州。辛亥，贼再围台州，不克。统领刘镇、杨可世破贼于潘村。癸丑，谭稹奏复转般仓，自泗州始。甲寅，复婺州。丙辰，复富阳县。丁巳，复新城县。戊午，复桐庐县。辛酉，刘光世破贼于天塘。壬戌，王禀复睦州。丁卯，刘光世破贼，复衢州。

四月戊辰，吕师囊破台州，通判李景渊击走之。前知睦州张徽言长流万安军。甲戌，诏前青溪知县陈光以盗发所临，弃城先走，杖死。丙子，刘光世复龙游县。丁丑，贼陷天台、黄岩两县。己卯，刘

光世复兰溪县。郭仲荀复上虞县。辛巳，刘光世复婺州。壬午，童贯以中军驻杭州。癸未，王禀复青溪县。丁亥，姚平仲复浦江县。戊子，刘镇、杨可世、王禀诸将合兵四道并进，至帮源洞夹击之。贼二十馀万众腹背旋拒，转战至晚，凶徒糜烂，流血丹地，斩获逾万人，方腊窜去。庚寅，生擒腊于帮源上东北隅石涧中，并其妻孥兄弟伪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

五月甲子朔，姚平仲复义乌县，破伪天仙洞，斩首甚众，获僭伪等物。戊辰，刘光世复寿昌县，破月溪洞。己亥，诏杭、越、江宁府守臣并带安抚使。癸卯，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乙巳，郭仲荀复嵊县、新昌县。丁未，刘光世至灵山洞，破贼于凤池谷，斩一千六百馀级，斩贼首胡将、祝将，招安伪繆二大王等四万五千八百馀人来降。庚戌，平仲破求日新洞，杀日新焚其巢穴。乙卯，杨惟忠复东阳县。

闰五月壬申，改谭稹制置捕捉睦贼所为淮南江浙路制置使。丁丑，诏江浙残寇留谭稹措置，俟庶事按堵，乃可赴阙。丙寅，姚平等提兵五千破仙居县界招贤四十馀洞。于是，杨惟忠、王涣、梁安平、刘光世等兵破洞，斩获皆有功。而伪方五相公、伪七佛等众屡败，贼馀党气益衰。

六月己亥，姚平仲破贼金像等三十馀洞。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姚平仲破贼石峡口。贼将吕师囊弃石城遁走，擒其伪太宰吕助等。

七月戊子，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童贯等俘方腊以献。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馀万，王师自出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

八月丙辰，方腊伏诛。

(据日本东方学会本)

挥麈后录(节录)

(宋)王明清

卷七 高俅本东坡小史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侍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带篋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耶？”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篋刀之贐，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

(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汲古阁影宋钞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节录)

(宋)李心传

卷七

建炎元年,秋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斌遂自武兴谋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卢法原,先与本路提点刑狱邵伯温共议,遣兵扼剑门拒之。斌乃去。蜀赖以安。

卷十一

建炎元年十二月,同州既陷,河东经制使玘之军溃乱不能整,率众由金、商西入蜀,州县震恐,欲闭关拒之。利州路提点刑狱公事张上行破众议,迎玘屯兴元府,且供其衣粮。时叛贼史斌僭号兴州,将攻兴元府。玘遣统制官韦知几、统领官申世景领兵扼之,复兴州。

卷十八

建炎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袭叛贼史斌,斩之。初,斌侵兴元,不克,引兵还关中。义兵统领张宗诱斌如长安而散其众,欲遂徐图之。曲端遣玠袭击斌,斌走鸣犂镇,为玠所擒。端自袭击宗,杀之。玠以功迁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吴玠杀史斌,赵牲之《遗史》系之今年四月,明庭杰《功绩记》系三年冬,战青溪复华州之后,而云“金人内侵已三年矣”,其实二年冬也。王纶撰玠碑,分此三年作二年。按三年九月,长安已陷,而纶碑乃云“三年冬,剧贼史斌据长安。谋为不轨”,实在误矣。其实战青溪在今年之夏,复华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华州以十一月收复,而长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据中华书局 1956 年印本)

宋会要辑稿(节录)

(清)徐 松辑

第一百七十五册 兵八

宣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遣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勒兵十五万巡边。五月十八日,续遣少保镇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蔡攸为河东、河北路宣抚副使。于是西师稍集。种师道总东路之众,屯白沟。王亶(当作王稟)将前军,杨惟忠将左军,种师中将右军,王坪将后军,赵明、杨志将选锋;辛兴宗总西路之众,屯范村。杨可世、王渊将前军,焦安节将左军,刘元国、冀景将右军,曲奇、王育将后军,吴子厚、刘光世将选锋。并听刘延庆节制。

第一百七十七册 兵十二

宣和三年五月三日,诏:“近缘诸州郡守臣,间非其人,以致盗贼窃发。唯徽猷阁(问当作阁)待制知海州张叔夜、直龙图阁知袭庆府钱伯言、直龙图阁知密州李延熙,能责所部斩捕贼徒,声绩著闻,寇盗屏迹。宜各进职一等,以为诸郡守臣之功。”

(据中华书局 1957 年印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节录)

(清)黄以周 等

卷四十二

毕氏《通鉴考异》云:“《北盟会编》载《童贯别传》云:‘贯将刘延庆、宋江等讨方腊。’据《宋史本纪》,宋江之降在次年,《别传》误,今不取。”案毕氏之言,似亦失考。今据《长编》所载:“三年四月戊子,

童贯与王稟等分兵四围包帮源洞，而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等次洞后。”《十朝纲要》亦载：“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是宋江之讨方腊，固有明证，而毕氏乃疑《童贯别传》为误，其说殊未当也。

(据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印本)

靖康要录(节录)

(宋)无名氏

卷七

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寅缘幸会，致位使相，检校三公，不思竭力图报，乃敢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俸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教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据《十万卷楼丛书》本)

忠义彦通方公传(节录)

(□)徐直之

〔宣和三年〕公遂得生擒腊，献军中，槛送京师。八月丙辰，腰斩于市。所破州县，渐复救宁。是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未几亦就擒。

(清·方志棠修《桂林方氏宗谱》，清宣统三年木活字本)

吴武安玠功绩记(节录)

(宋)明庭杰

建炎三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曲端与侯大兵屯北原,坚壁不动。金人谋趋泾州,端拒守麻务镇,遣侯以前军讨贼,侯进据青溪岭。冬,以本道兵复华州。剧贼史斌寇兴、凤,据长安,谋不轨。侯进兵夜袭其城,出战,斩其首,转右武大夫。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编卷十二,
据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编印《琬琰集删存》本)

夷坚志乙志(节录)

(宋)洪迈

卷六 蔡侍郎

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命道士设醮,倩所亲王生作青词,少日而蔡卒。未几,王生暴亡,三日复苏,连呼曰:“请侍郎夫人来。”夫人至。王乃云:“初如梦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床见执。回顾身元在床卧,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浓阴大雾中,足常离地三尺许,约十数里,至公庭。主者问:‘何以诡作青词,逛上苍?’某方知所谓,拱对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霁,押令退立。俄西边小门开,狱卒护一囚,杻械联贯立庭下,别有二人异桶血,自头浇之。囚大叫顿掣,痛苦如不堪忍者。细视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复押入小门,回望某云:‘汝今归,便与吾妻说,速营功果救我。今只是理会郅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郅时,有梁山冻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时中作黄篆醮,为谢罪请命。

(据清光绪五年陆心源重刊宋本)

醉翁谈录(节录)

(宋)罗 烨

甲集 卷一 舌耕序引·小说开辟

夫小说者，……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言《石头孙立》、《姜女寻夫》、《忧(疑是“夏”)小十》、《驴垛儿》、《大烧灯》、《商氏儿》、《三现身》、《火杖笼》、《八角井》、《药巴子》、《独行虎》、《铁秤槌》、《河沙院》、《戴嗣宗》、《大朝国寺》、《圣手二郎》，此乃谓之公案。论这《大虎头》、《李从吉》、《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季铁铃》、《陶铁僧》、《赖五郎》、《圣人虎》、《王沙马海》、《燕四马八》，此乃为朴刀局段。言这《花和尚》、《武行者》、《飞龙记》、《梅大郎》、《斗刀楼》、《拦路虎》、《高拔钉》、《徐京落章(疑应作“草”)》、《五郎为僧》、《王温上边》、《狄昭认父》，此为杆棒之序头。……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本)

癸辛杂识续集(节录)

(宋)周 密

卷上 宋江三十六赞

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

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呼保义宋江

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

智多星吴学究

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

玉麒麟卢俊义

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大行，皮毛终坏。

大刀关胜

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尾。

活阎罗阮小七

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

尺八腿刘唐

将军下短，贵称侯王。汝岂非夫，腿尺八长。

没羽箭张清

箭以羽行，破敌无颇。七札难穿，如游斜何？

—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

病尉迟孙立

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

浪里白跳张顺

雪浪如山，汝能白跳。愿随忠魂，来驾怒潮。

船火儿张横

大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短命何益？曷不监之，清源庙食？

花和尚鲁智深

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

行者武松

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

铁鞭呼延绰

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鞭铁铸，汝岂其人？

混江龙李俊

乖龙混江，射之即济。武皇雄争，自惜神臂。

九文龙史进

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

小李广花荣

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

霹雳火秦明

霹雳有火，摧山破岳。天心无妄，汝孽自作。

黑旋风李逵

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偶尔亦凶。

小旋风柴进

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噫之微，香满太虚。

插翅虎雷横

飞而食肉，有此雄奇。生入玉关，岂伤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大行？

先锋索超

行军出师，其锋必先。汝勿锐进，天兵在前。

立地太岁阮小五

东家之西，即西家东。汝虽特立，何有吾宫？

青面兽杨志

圣人治世，四灵在郊。汝兽何名，走旷劳劳？

赛关索杨雄

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将军，鸿门直撞。斗酒肉肩，其言甚壮。

两头蛇解珍

左啗右噬，其毒可畏。逢阴德人，杖之亦毙。

美髯公朱仝

长髯郁然，美哉丰姿。忍使尺宅，而见赤眉。

没遮拦穆横

出没太行，茫无畔岸。虽没遮拦，难离火伴。

拼命三郎石秀

石秀拼命，志在金宝。大似河鲀，腹果一饱。

双尾蝎解宝

医师用蝎，其体贵全。反其常性，雷公汝嫌。

铁天王晁盖

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

金枪班徐宁

金不可辱，亦忌在秽。盍铸长殳，羽林是卫？

扑天雕李应

鸞禽雄长，惟雕最狡。毋扑天飞，封狐在草。”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

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华不注山人戏书。

(据《津逮秘书》本)

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 折公墓志铭

(宋)范 圭

公讳可存，字嗣长，府州之折也。惟折氏远有世序，茅土相绍，垂三百年，代不乏贤豪。公为人刚直不挠，倜傥有大节，尝慨然起功名之念，耻骄矜而羞富贵，笃学喜士，敏于为政，名重缙绅间，果公家一代之奇才也。

曾祖简州团练使，赠崇信军节度使，讳惟忠。曾祖妣刘氏，彭城郡夫人。祖果州团练使，赠太尉，讳继冈。祖妣刘氏，云安郡夫人；慕容氏，齐安郡夫人；郭氏，咸安郡夫人。考秦州观察使，赠少师，讳克行，谥曰武功。妣王氏，秦国夫人。

公以武恭荫补入仕，为右班殿直，俄迁左侍禁。官制行，改忠训郎，充经略司准备差使。公之仲兄，今节制承宣公也，时为统制官，辟公主管机宜文字。夏人女崖，来扰我边，西陲不宁者十有五年。女崖，酋之桀黠者，伺吾虚实，洞察无遗，边民苦之。朝廷立赏御逐，统制命公率所部捕之，众不满百，公设奇谋，以伏兵生获女崖，遂奠西土。功奏，迁秉义郎、阁门祇候，升第四副将。

宣和初元，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升阖门宣赞舍人。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张孝纯帅太原，辟河东第二将。雁门索援，公受命不宿，曰：“固吾事也。”即驻兵崞县。城陷，被质应州。丙午岁，自应间道而南也，季秋四日终于中山府北寨，享年三十一。庚戌十月四日，葬于府州

西天平山武恭公域之东。

公娶吉州刺史张世景之女，封安人。一子彦深，保义郎，早亡；女一人，许适蜀忠文公曾孙范圭。

圭尝闻公之来中山，盖今太安人张氏乃公所生母，尚在并门，公欲趋并拜母，无何，数不少延，寿止于斯，哀哉！忠孝两不得尽，在公为深憾矣！于其葬也，圭受命于承宣公而为之铭，铭曰：

既冠而仕，仕已有声。女崖巨猾，举不再征。俘腊取江，势若建瓴。雁门之役，为将治兵。受命不宿，怀忠允勤。间道自南，忆母在并。公乎云亡，天道杳冥。谁为痛惜，昭昭斯铭。

(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文物，据《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转录)

孙公谈圃(节录)

(宋)刘延世

卷下

蒲恭敏宗孟知鄂州日，有盗黄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观其足动，以为戏乐。恭敏获其党，先剔去足筋，然后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泚，县官有用长梯窥蒲苇间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泚中。贼既绝食，遂散去。公为宪日，一倚恭敏。凡获盗即日犂金至市中行赏。以故人人用力，斩捕略尽。

(据《学津讨原》本)

李师师外传

(宋)无名氏

李师师者，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产女而卒，寅以菽浆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尝啼。汴俗，凡男女生，

父母爱之，必为舍身佛寺。寅怜其女，乃为舍身宝光寺。女时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尔乃来耶？”女至是忽啼。僧为摩其顶，啼乃止。寅窃喜，曰：“是女真佛弟子。”为佛弟子者，俗呼为师，故名之曰师师。师师方四岁，寅犯罪系狱死，师师无所归，有倡籍李姥者收养之。比长，色艺绝伦，遂名冠诸坊曲。徽宗帝即位，好事奢华，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绍述为名，劝帝复行青苗诸法。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市肆酒税，日计万缗，金玉缙帛，充溢府库。于是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遍。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狎邪游。内押班张迪者，帝所亲幸之寺人也。未官时为长安狎客，往来诸坊曲，故与李姥善。为帝言陇西氏色艺双绝，帝艳心焉。翼日，命迪出内府紫茸二匹，霞氎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卅镒，诡云大贾赵乙，愿过庐一顾。姥利金币，喜诺。暮夜，帝易服杂内寺四十余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余人，独与迪翔步而入。堂户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礼，慰问周至。进以时果数种，中有香雪藕，水晶苹婆，而鲜枣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为各尝一枚。姥复款洽良久，独未见师师出拜，帝延伫以待。时迪已辞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轩。棊几临窗，缥緜数帙，窗外新篁，参差弄影。帝慵然兀坐，意兴闲适，独未见师师出侍。少顷，姥引帝到后堂。陈列鹿炙、鸡酢、鱼脍、羊签等肴，饭以香子稻米，帝为进一餐。姥侍旁，款语移时，而师师终未出见。帝方疑异，而姥忽复请浴，帝辞之。姥至帝前，耳语曰：“儿性好洁，勿忤。”帝不得已，随姥至一小楼下漏室中浴竟。姥复引帝坐后堂，肴核水陆，杯盏新洁，劝帝欢饮，而师师终未一见。良久，姥才执烛引帝至房，帝攀帷而入，一灯荧然，亦绝无师师在。帝益异之，为倚徙几榻间。又良久，又姥拥一姬珊珊而来。淡妆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见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姥与帝耳语曰：“儿性颇愎，勿怪。”帝于灯下凝睇物色之，

幽姿逸韵，闪烁惊眸。问其年，不答。复强之，乃迁坐于他所。姥复附帝耳曰：“儿性好静坐。唐突勿罪。”遂为下帷而出。师师乃起，解玄绢褐袄，衣轻终，卷右袂，援壁间琴，隐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轻拢慢拈，流韵淡远。帝不觉为之倾耳，遂忘倦。比曲三终，鸡唱矣。帝亟披帷出。姥闻，亦起，为进杏酥饮、枣糕、餠饆诸点品。帝饮杏酥杯许，旋起去。内侍从行者皆潜候于外，即拥卫还宫。时大观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语师师曰：“赵人礼意不薄，汝何落落乃尔？”师师怒曰：“彼贾奴耳。我何为者？”姥笑曰：“儿强项，可令御史里行也。”而长安人言籍籍，皆知驾幸陇西氏。姥闻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语师师曰：“洵是，夷吾族矣。”师师曰：“无恐，上肯顾我，岂忍杀我？且畴昔之夜，幸不见逼，上意必怜我。惟是我所窃自悼者，实命不犹，流落下贱，使不洁之名，上累至尊，此则死有馀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横被诛戮，事起佚游，上所深讳，必不至此，可无虑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赐师师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黧，则有纹如蛇之跗，盖大内珍藏宝器也。又锡白金五十两。三月，帝复微行如陇西氏。师师仍淡装素服，俯伏门阶迎驾。帝喜，为执其手令起。帝见其堂户忽华厂，前所御处，皆以蟠龙锦绣覆其上。又小轩改造杰阁，画栋朱阑，都无幽趣。而李姥见帝至，亦匿避，宣至，则体颤不能起，无复向时调寒送暖情态。帝意不悦，为霁颜，以老娘呼之，谕以一家子无拘畏。姥拜谢，乃引帝至大楼。楼初成，师师伏地叩帝赐额。时楼前杏花盛放，帝为书“醉杏楼”三字赐之。少顷置酒，师师侍侧，姥匍匐传樽为帝寿。帝赐师师隅坐，命鼓所赐蛇跗琴，为弄《梅花三叠》。帝衔杯饮听，称善者再。然帝见所供肴饌皆龙凤形，或镂或绘，悉如宫中式。因问之，知出自尚食房厨夫手，姥出金钱倩制者。帝亦不怪，谕姥今后悉如前，无矜张显著。遂不终席，驾返。帝尝御画院，出诗句试诸画工，中式者岁间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名画一幅赐陇西氏。又赐藕丝灯、暖雪灯、芳苒灯、火凤衔珠灯各十盏；鸂鶒杯、琥珀杯、琉璃盏、

缕金偏提各十事；月团、凤团、蒙顶等茶百斤；飴饴、寒具、银 饼数盒。又赐黄白金各千两。时宫中已盛传其事，郑后闻而谏曰：“妓流下贱，不宜上接圣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测。愿陛下自爱。”帝颌之。阅岁者再，不复出。然通问赏赐，未尝绝也。宣和二年，帝复幸陇西氏。见悬所赐画于醉杏楼，观玩久之。忽回顾见师师，戏语曰：“画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即日赐师师辟寒金钿，映月珠还，舞鸾青镜，金虬香鼎。次日，又赐师师端溪凤味砚，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笔，剡溪绫纹纸。又赐李姥钱百千缗。迪私言于上曰：“帝幸陇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继。今艮岳离宫东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镇安坊。若于此处为潜道，帝驾往还殊便。”帝曰：“汝图之。”于是迪等疏言：“离宫宿卫人向多露处。臣等愿捐资若干，于官地营室数百楹，广筑围墙，以便宿卫。”帝可其奏。于是羽林巡军等，布列至镇安坊止，而行人为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从潜道幸陇西，赐藏闾双陆等具。又赐片玉棋盘，碧白二色玉棋子，画院宫扇，九折五花之簾，鳞文蓂叶之席，湘竹绮帘，五彩珊瑚钩。是日，帝与师师双陆不胜，围棋又不胜，赐白金二千两。嗣后师师生辰，又赐珠钿金条脱各二事，玳瑁一筐，毳锦数端，鹭毛缙翠羽缎百匹，白金千两。后又以灭辽庆贺，大赉州郡，加恩宫府。乃赐师师紫绶绢幕，五彩流苏，冰蚕神锦被，却尘锦褥，麸金千两，良醖则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赐李姥大府钱万缗。计前后赐金银钱、缙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帝尝于宫中集宫眷等宴坐，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无何，帝禅位。自号为道君教主，退处太乙宫。佚游之兴，于是衰矣。师师语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祸之将及。”姥曰：“然则奈何？”师师曰：“汝第勿与知，唯我所欲。”时金人方启衅，河北告急。师师乃集前后所赐金钱，呈牒开封尹，愿入官，助河北餉。复赂迪等代请于上皇，愿弃家为女冠。上皇许之，赐北郭慈云观居之。未几，金人破汴。主帅闕

懒索师师，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之累日不得。张邦昌等为踪迹之，以献金营。师师骂曰：“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庭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今又北面事丑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贄耶？”乃脱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国城，知师师死状，犹不自禁其涕泣之洑澜也。

论曰：李师师以娼妓下流，猥蒙异数，所谓处非其据矣。然观其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无度，卒召北轅之祸，宜哉。

（据鲁迅《唐宋传奇集》卷八转录，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8年印《鲁迅全集》第10卷本）

贵耳集(节录)

（宋）张端义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虏必有赐贄。一赐必要一谢表。北虏集成一帙，刊在推扬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更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生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櫟栝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

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乐府待制。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

（据《学津讨原》本）

宋 史(节录)

(元)脱 脱 等

卷二十二 徽宗纪

宣和元年……十一月……甲子，诏东南诸路水灾，令监司郡守悉心振救。戊辰，以淮甸旱，饥民失业，……时朱勔以花石纲媚上，东南骚动，太学生邓肃进诗讽谏，诏放归田里。十二月甲戌，诏京东东路盗贼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

二年……四月丙子，诏江西、广东两界群盗啸聚，……十月戊辰朔，……青溪妖贼方腊反，命谭稹讨之。十一月……己未，两浙都监蔡遵、颜坦击方腊，死之。十二月丁亥，改谭稹为两浙制置使，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讨方腊。己丑，以少傅郑居中权领枢密院。庚寅，诏访两浙民疾苦。是月，方腊陷建德，又陷歙州，东南将郭师中战死；陷杭州，知州赵震遁，廉访使者赵约诟贼死。

三年春正月……辛酉，罢苏、杭州造作局及御前纲运。……是月，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二月庚午，赵震坐弃杭州，贬吉阳军。罢方田。甲戌，降诏招抚方腊。……癸巳，赦天下。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甲戌，青溪令陈光以贼发县内，弃城，伏诛。庚寅，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诏两浙、江东被贼州县给复三年。……五月……甲辰，……改睦州建德军为严州遂安军，歙州为徽州。……七月……戊子，童贯等俘方腊以献……。八月……丙辰，方腊伏诛。

卷二十四 高宗纪

建炎元年秋七月，……关中贼史斌犯兴州，僭号称帝。

卷二十五 高宗纪

建炎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吴玠袭斩史斌。

卷三百十二 曾孝蕴传

孝蕴字处善。……宣和二年，始复天章阁待制，知歙州。方腊起青溪，孝蕴约敕郡内，无得奔扰，分兵守阨塞，有避贼来归者，获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会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时贼已破杭，孝蕴单车至城下。城既克复，军士多杀人。孝蕴下令，从者得自首，无辄杀，皆束手不敢警。

卷三百二十八 蒲宗孟传

宗孟徙亳、杭、鄂三州。鄂介梁山泚，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

卷三百五十一 侯蒙传

侯蒙……罢知亳州。旋加资政殿学士。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卷三百五十三 张叔夜传

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覘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馀，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卷三百五十三 许几传

许几知郟州。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

卷三百五十六 任谅传

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镌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卷三百六十四 韩世忠传

宣和二年，方腊反，江浙震动，调兵四方，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次杭州，贼奄至，势张甚，大将惶怖无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阙堰。贼过伏发，众蹂乱。世忠追击，贼败而遁。渊叹曰：“真万人敌也！”尽以所随白金器赏之，且与定交。时有诏能得腊首者，授两

镇节钺。世忠穷追至睦州青溪峒。贼深据岩屋为三窟，诸将继至，莫知所入。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禽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峒口，掠其俘为己功，故赏不及世忠。别帅杨惟忠还阙，直其事，转承节郎。

卷三百六十六 吴玠传

三年冬，剧贼史斌寇汉中，不克，引兵欲取长安。曲端命玠击斩之，迁忠州刺史。

卷三百七十七 卢法原传

绍兴元年……张浚承制起知夔州，……进端明殿学士、川陕宣抚副使。金人攻关辅，叛将史斌陷兴州，诸郡多应者。法原命诸将坚壁，言战者斩，众以为怯。未几，河东经制使王夔以乏食班师，法原开关纳之，与夔同破斌，复兴州。

卷四百三十三 邵伯温传

擢提点成都路刑狱。贼史斌破武休，入汉利，窥剑门。伯温与成都帅臣卢法原合谋守剑门，贼竟不能入。蜀人德之。

卷四百四十六 杨震传

杨震字子发，代州崞人。……从折可存讨方腊，自浙东转击至三界镇，斩首八千级。追袭至黄岩，贼帅吕师囊扼断头之险拒守，下石肆击，累日不得进。可存问计，震请以轻兵缘山背上，凭高鼓噪发矢石。贼惊走，已复纵火自卫。震身被重铠，与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师囊及杀首领三十人，进秩五等。还知麟州建宁砦。

卷四百四十七 李邈传

李邈……盗起浙东，改江淮两浙制置司管当公事，改知严州，

代还。贯欲以西师入燕，邈复语贯曰：“方腊小丑，一呼屠七州四十馀县，竭数路之力，而后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贯阴佐契丹以图金人，贯不能用，乃乞致仕。

卷四百四十七 陈遘传

宣和二年冬，方腊乱，诏以属遘。遘言：“腊始起青溪，众不及千，今胁从已过万，又有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聚党应之。东南兵弱勢单，士不习战，必未能灭贼。愿发京畿兵、鼎澧枪盾手，兼程以来，庶几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龙图阁直学士，经制七路，治于杭。

卷四百六十八 童贯传

会方腊起睦州，势甚张，改江浙淮南宣抚使，即以所聚兵帅诸将讨平之。

卷四百六十八 童贯传附方腊传

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塌村，托左道以惑众。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藉以自信。县境梓桐、帮源诸峒，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诱，焚室庐，掠金帛子女，诱胁良民为兵。人安于太平，不识兵革，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破杀将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杀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庐、富阳诸县，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杀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纵火六日，死者不可计。凡得官吏，必断齑支体，探其肺肠，或熬

以膏油，丛镞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郟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发运使陈亨伯请调京畿兵及鼎澧枪牌手，兼程以来，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惊，亟遣童贯、谭稹为宣抚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以东，且谕贯使作诏罢应奉局。三年正月，腊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军至，合击贼，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还据抗。二月，贯、稹前锋至青州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至，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四年三月，馀党悉平，进贯太师，徙国楚。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峒逃出，俛而缢于林中者，由汤岩、榴岭八十五里间，九村山谷相望。王师自出至凯旋，四百五十日。腊虽平，而北伐之役遂起。

卷四百六十八 杨戩传

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筑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郛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馀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擢公才为观察使。宣和三年，戩死，赠太师、吴国公。

卷四百七十 王黼传

陆寇方腊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弥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贯督秦甲十万始平之。犹以功转少傅，又进少师。贯之行也，帝全付以东南一事，谓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笔行之。”贯至吴，见

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诏，若罪已然，且有罢应奉局之令。吴民大悦。贯平贼归，黼言于帝曰：“腊之起，由茶盐法也；而贯人奸言，归过陛下。”帝怒贯。谋起蔡京。

卷四百七十 朱勔传

朱勔，苏州人。父冲，狡狴有智数。家本贱微，庸于人，梗悍不驯，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贷。遇异人，得金及方书归，设肆卖药，病人服之辄效，远近辐〈凑〉〈辏〉，家遂富。因〈循〉〈修〉蒔园圃，结游客，致往来称誉。始，蔡京居钱塘，过苏，欲建僧寺阁，会费巨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京以属郡守，郡守呼冲见京。京语故，冲愿独任。居数日，请京诣寺度地。至则大木数千章积庭下。京大惊，阴器其能。明年，召还，挟勔与俱，以其父子姓名属童贯窜置军籍中，皆得官。徽宗颇垂意花石，京讽勔语其父，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方腊起，以诛勔为名。童贯出师，承上旨尽罢去花木进奉。帝又黜勔父子弟侄在职者，民大悦。然寇平，勔复得志，声焰熏灼。邪人移夫，候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东南小朝廷。帝末年益亲任之，居中白事，传达上旨，大略如内侍，进见不避宫嫔。历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燕山奏功，进拜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天下为之扼腕。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印本）

大宋宣和遗事(节录)

(元)无名氏

哲宗崩，徽宗即位。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赧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篆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殮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即位了三十六年，改了六番年号：改建中靖国，改崇宁，改大观，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从即位以来，改元建中靖国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举蔡京为翰林学士。满朝上下，皆喜谀佞，阿附权势，无人敢言其非。

三月，命内侍童贯，往杭州监造作局制御用器。自是杨戩始用事。

崇宁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

崇宁二年，除蔡京为左丞相。

崇宁四年，春，正月，以童贯为熙河等处经略安抚置制使。

大观二年，春，正月朔，御大庆殿受八宝，赦天下。蔡京言天下群国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称贺。蔡京进太师。加童贯节度仍宣抚使。夏，五月，日食。以复洮州功，赐蔡京玉带，加童贯检校司仍宣抚。贯由此恃功稍专军政，选置将吏，皆取中旨，不复关朝廷矣。

大观三年，春，甘露降尚书省，天子作诗以赐执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观四年，夏，六月，以张商英为右相。

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进。上颇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黄杨木三四本，已称圣意。后岁岁增加，遂至舟船相继，号作花石纲。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复太师，赐第京师。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太庆殿，受元圭，大赦。蔡京进封鲁国公。

政和四年，五月，内侍杨戩加节度。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贯为陕西两河宣抚。

宣和二年，冬，十月，日食。加梁师成太尉，王黼为太宰。

时方腊家有漆园，常为造作局多所科须，诸县民受其苦；两浙兼为花石纲之扰。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啸聚睦州、青溪、帮源洞，响聚者数万人，以诛朱勔为名，纵火大掠，驱其党四出。两浙都监蔡遵、颜坦击贼，败死。遂陷睦州。于是寿昌、分水、桐庐等县皆为贼所据，僭号，改元永乐。又陷休宁县，执知县魏嗣复，贼复胁之使降，面斩二士，以恐嗣复。嗣复骂贼曰：“自古妖贼无长久者。尔当舍逆以从顺，因我以归朝廷，朝廷必宥尔。奈何使我降贼？何不速杀我！”贼曰：“我休宁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后官无及公者，我忍杀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几，诏命嗣复知睦州，进官二等。陷歙州，将官郭师中士曹椽等御贼，遇害。陷杭州，守臣赵霆遁去，廉访赵约战死，王稟败于城外，又败于桐庐。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缙云尉詹良臣御贼，为贼所执，胁良臣降。良臣骂曰：“往年王纶反，戮于淮南；王则反，磔于河北；同恶无少长，皆弃市。今不鉴前祸，猖獗至此，且暮官军至，尔肉馁狗鼠矣！”贼怒，割其肉，使自啖之。且吐且骂，死不绝声。时年七十。帝闻而悯之，官其二子。陷剡县，知县未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刘榘败之。青溪县知县陈光，弃邑遁；闻朝廷，诛之。

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玉帛，杀人甚众。□□□初命谭稹收方腊，几年无功；复命童贯讨之，上私行送。上握贯手

曰：“东南事尽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笔书之。”赦天下，罢苏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尽其巧，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诸色匠人，日役数千。而财物所须，悉科于民，民力困重。上尝罢之。至是方腊乱于浙西，悉诏罢之。

三月，日有眚，忽青黑无光，其中汹汹而动，若铄金而涌沸状。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转，将暮而稍止。是时方腊未平，人民多忧之。

童贯至浙，与王禀、刘镇两路军先约会于睦、歙间，包帮源洞，表里夹攻。刘镇又同杨可世、马公直率骑兵从间夺贼关岭，平旦入洞。贼二十馀万众，腹背抗拒，转战至晚，凶徒糜烂，流血丹地，火其屋万间。王禀及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并其妻孥兄弟，伪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师奏捷于朝。方腊反叛以来，破六州五十二县，杀平民二百馀万。朝廷出师讨方腊，至擒腊班师，凡四百五十日。方腊至八月始伏诛。赦江淮、两浙等路，改睦、歙二州为严州、徽州。

五月，金使来，复如前议。六月，黄河决。恩州有黑眚出。洛阳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儿食之，至二秋乃息。二月，童贯进太师，谭稹加节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师成开府。自来唤内侍为宗臣，是时童贯为太师，领枢密院，恩同宰相；师成为开府，亦与宰相同职。每春秋大燕，巍然坐于执政之上，与人立讲劝酬之礼。且家臣为师傅，于义尤悖。童贯领枢密，日欲宰相同班；后入内，却换易窄衫，与群阉为伍。出则为大臣，当体貌之礼；入则为近侍，执使令之役；古所未见也。夏，四月，命童贯、蔡攸帅师巡边。贯出郊，徽宗易服出郊，与童贯、蔡攸钱行。五月，童贯兵与辽人战败，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会兵于中康。

先是朱勔运花石纲时分，差着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

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为在颍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那雪景如何？却是：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那杨志为等孙立不来，又值雪天，旅途贫困，缺少果足，未免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终日价无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恶少后生，要买宝刀，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颈随刀落。杨志上了枷，取了招状，送狱推勘。结案申奏文字回来，太守判道：

“杨志事体虽大，情实可悯。将杨志浩札出身，尽行烧毁，配卫州军城。”

断罢，差两人防送往卫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汉，高叫：“杨指使！”杨志抬头一觑，却认得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杨志把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道罢，各人自去。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只得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到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旁垂杨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口内饥渴痠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宝贝、段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只把一对酒桶撇下了。

直至中夜，马县尉等醒来，不见了那担仗，只见酒桶撇在那一

壁厢。未免令随行人挑着酒桶，奔过南洛县，见了知县尹大谅，告说上件事因。尹知县令司吏辨认酒桶是谁人家动使，便可寻觅贼踪。把酒桶下验，见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晓。当有缉事人王平，到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将那姓花名约的拿了，付吏张大年勘问因由。花约依实供吐到：“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就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约道：“为头的是郟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郟城县根捉。

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报与晁盖几个，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晓，却将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还捉得晁盖一行人么？真个是：

网罗未设禽先遁，机阱才张虎已藏。

那晁盖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将晁家庄围了，突入庄中，把晁盖的父亲晁太公缚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镔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董平领取弓手回县，离不得遭断吃棒。

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

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

忽一日，宋江父亲作病，遣人来报。宋江告官给假，归家省亲。在路上撞着杜千、张岑两个，是旧时知识，在河次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姓索名超的在彼饮酒；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

粗棍限棒，也将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会。是时索超道：“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写着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泺，寻着晁盖去也。

宋江回家，医治父亲病可了，再往郓城县公参勾当。却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壁上写了四句诗。

若知其意，便看亨集，后有诗为证。（元集）

诗曰：

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

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

是日郓城县官司得知，帖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前去宋公庄上捉宋江，争奈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躲了。那王成跟捕不获，只将宋江的父亲拿去。

宋江见官兵已退，走出庙来，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题着四句道，诗曰：

破国因山木，刀兵用水工。

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

宋江读了，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这四句分明是说了我里姓名。”又把开天书一卷，仔细观觑，见有三十六将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

“智多星”吴加亮

“玉麒麟”卢（黄本作李）进义

“青面兽”杨志

“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

“入云龙”公孙胜

“浪里百跳”(黄本作白条)张顺
“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
“立地太岁”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进
“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
“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
“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
“赤发鬼”刘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仝
“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
“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
“没羽箭”张青
“没遮拦”穆横
“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铁鞭”呼延绰
“急先锋”索超
“拼命二郎”(黄本作拼命三郎)石秀
“火缸工”张岑

“摸着云”杜千

“铁天王”晁盖

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宋江看了姓名，见梁山泅上见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

宋江为此，只得带领得朱仝、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泅上，寻那哥哥晁盖。及到梁山泅上时分，晁盖已死；又是以次人吴加亮、李进义两人，做落草强人首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宋江把那天书说与吴加亮等道了一遍。吴加亮和那几个弟兄，共推让宋江做强人首领。寨内原有二十四人，死了晁盖一个，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领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就当日杀牛大会，把天书点名，只少了四人。那时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吴加亮说罢，宋江道：“今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鲁智深

“一丈青”张横

“铁鞭”呼延绰

是时筵会已散，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扬、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馀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其呼延绰却带领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降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数足。

一日，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员猛将，并已登数；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择日起程，宋江题了四句放旗上道，诗曰：

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

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五年，……徽宗入内，听得张梦熊、张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忧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时有平章高俅、御史杨戩侍侧。……忽听甚处风送一派乐声响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观市廛景致，恨无其由！”有杨戩回奏云：“陛下若要游玩市廛，此事甚易。”……

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环巷，那风范更别：但见门安塑像，户列名花；帘儿底笑语喧呼，门儿里箫韶盈耳；一个粉颈酥胸，一个桃腮杏脸。天子观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见一座宅，粉墙鸳瓦，朱户兽环；飞檐映绿郁郁的高槐，绣户对青森森的瘦竹。徽宗问杨戩、高俅曰：“这座宅是甚人的？直这般盖造的十分清楚！”天子观看，叹羨不已，忽闻人咳嗽一声。

睁开一对重瞳眼，觑着千金买笑人。

天子觑时，见翠帘高卷，绣幕低垂，帘儿下见个佳人，鬓髻乌云，钗簪金凤；眼横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体以凝脂；十指露春笋纤长，一榨衬金莲稳小。待道是郑观音，不抱着玉琵琶；待道是杨贵妃，不擎着白鸚鵡。恰似嫦娥离月殿，恍然洛女下瑶阶。真个是：

髻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

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

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

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这个佳人，是两京酒客烟花帐子头京师上停行首，姓李名做师

师。一片心只待求食巴漫，两只手偏会拿云握雾；便有富贵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坏得弃生就死；忽遇着俊倬勤儿，也敢教沿门吃化。徽宗一见之后，瞬星眸为两瞤。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释迦尊佛，也恼教他会下莲台。

天子见了佳人，问高俅道：“这佳人非为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识。”犹豫间，见街东一个茶肆，牌书：“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将金篋内取七十足百长钱，撒在那桌子上。周秀便理会得，道是个使钱的勤儿。一巡茶罢，徽宗遂问周秀道：“这对门谁氏之家？帘儿下佳人姓甚名谁？”周秀闻言，“上覆官人：问这佳人，说着后话长。这个佳人，名冠天下，乃是东京角妓，姓李，小名师师。”徽宗见说，大喜，令高俅教周秀传示佳人道：“俺是殿试秀才，欲就贵宅饮几杯，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时，来见官人言曰：“行首方调箏之间，见周秀说殿试所嘱之言，幽情颇喜。不弃泼贱，专以奉迎。”徽宗闻言甚喜，即时同高俅、杨戩望李氏宅来。有双鬟门外侍立，“请殿试稍待，容妾报知姐姐。”少刻双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请殿试相见。”师师出见徽宗，施礼毕，道：“寒门寂寞，过辱临顾；无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谨谢娘子，不弃卑末，知感无限！”

那佳人让客先行。转曲曲回廊，深深院宇；红袖调箏于屋侧，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药栏、花槛，俄至一厅，铺陈甚雅：红床设花裯绣褥，四壁挂山水翎毛。打起绿油吊窗，看修竹湖山之景。即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师师开瓶，觑了天子道与杨戩：“你与我取几瓶酒去。”不多时，令人取至，杨戩执盏于尊前，于是四人共饮。

师师道：“殿试仙辈，不审何郡？敢问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门长。休说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与西台；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属俺所管。咱八辈儿称孤道寡，目今住在西华门东，东华门西，后载门南，午门之北，大门楼里面。姓赵，排房第

八。俺乃赵八郎也！师师闻道，唬得魂不着体；急离坐位，说与他娘道：“咱家里有课语讹言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报官司去，恐带累咱们！”……

却说子母知道官家，跪在地上，唬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口称：“死罪。”徽宗不能隐讳，又慕师师之色，遂言曰：“恕卿无罪！”师师得免，遂重添美醖，再备嘉肴。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师师进酒，别唱新词。天子甚喜，畅怀而饮。正是：

琉璃锺，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围绣幕围春风。吹龙笛，击鼙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饮多时也，天子带酒观师师之貌，越越的风韵。俄不觉的天色渐晚。则见诗曰：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座间移。

一杯未尽笙歌送，阶下辰牌又报时。

是时红轮西坠，玉兔东生，江上渔翁罢钓，佳人秉烛归房。酒阑宴罢，天子共师师就寝。高俅、杨戩宿于小阁。

古来贪色荒淫主，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师师共寝，杨戩、高俅别一处眠睡。不觉铜壶催漏尽，画角报更残，惊觉高俅、杨戩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师师卧房前款窗下，高俅低低的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来朝不见，文武察知，相我王不好。”天子闻之，急起穿了衣服。师师亦起系了衣服。天子洗嗽了，吃了些汤药，辞师师欲去。师师紧留。天子见师师意坚，官家道：“卿休要烦恼！寡人今夜再来与你同欢。”师师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了龙凤纹绶直系，与了师师道：“朕语下为敕，岂有浪舌天子脱空佛？”师师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门。天子出的师师门，相别了投西而去。……

日色渐晡，……天子来到，师师接着问：“陛下缘何来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认的，看相不好，故来迟也。”

自此之后，朝去暮来，相近两个月，恩爱愈深，不能相舍。

徽宗遣殿官宣李师师入内，朝见毕，赐夫人冠帔，使师师衣着，仍赐绣墩，次坐于御座之侧。

徽宗悉听诸奸簸弄，册李师师做李明妃，改金钱巷唤做小御街，将卖茶周秀除泗州茶提举。盖宣和六年事也。（亨集）

宣和七年，……那时李邦彦未解相印，才出宫门，数万人拦路伏阙陈言，皆指斥六贼专以淫佚蛊惑徽宗，故宣和数年之间，朝廷荡无纲纪。刘屏山有诗云，诗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樊楼乃是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饮宴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及金兵之来，京师竞唱小词，其尾声云：“蓬蓬蓬，蓬乍乍，乍蓬蓬，是这蓬蓬乍。”此妖声也。刘屏山《汴京事纪》有诗云，诗曰：

仓皇禁陌夜飞戈，南去人稀北去多。

自古胡沙埋皓齿，不堪重唱蓬蓬歌。

是时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谀佞之失，将李明妃废为庶人；在后流落湖湘间，为商人所得，因自赋诗曰，诗曰：

鞶鞶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利集）

（据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印本）

敬 乡 录(节录)

（元）吴师道

卷五 王师心

王师心字与道，金华人，政和八年进士。初为海州沭阳县尉，败

剧贼宋江境上。

(据《续金华丛书》本)

杞菊轩稿(节录)

(元)陆 友

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

忆昔熙宁全盛日，百年曾未识干戈。
江南丞相变法度，不恤人言新进多。
蔡家京卞出门下，首乱中原倾大厦。
睦州盗起隳连城，谁挽长江洗兵马。
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
官军追捕不敢前，悬赏招之使擒贼。
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
楚龚如古在画赞，不敢区区逢圣公。
我尝舟过梁山泺，春水方生何渺漠。
或云此是碣石村，至今闻之犹褫魄。

(据清顾嗣立辑《元诗选》三集庚集，
康熙中长洲顾氏秀野草堂刊本)

清容居士集(节录)

(元)袁 楠

卷十三 梁山泺

梁山水泺八百里，容得碧鸥千万群。
愧我扁舟数归路，晚风掠阵入苍云。

嫩草丰茸间软蒲，一川晴绿映春芜。
平冈散牧分云锦，簇簇斜阳是画图。
大船晒网小船罾，知是吴侬唤得麇。
共说五湖难住却，朔风吹雨卷千旌。

(据涵芬楼景印元刊本)

编者注：此书卷五尚有《次韵瑾子过梁山泺三十韵》、卷十三有《梁山泺》，也描绘了梁山泊的环境。

所安遗集补遗(节录)

(元)陈 泰

江南曲序

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巉巖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按此句有脱误)。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藕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原注：“曲因蠹损无存”)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云。

(据陆心源写本)

黑旋风双献功杂剧(节录)

(元)高文秀

第一折 宋江白

幼小为司吏，结识英雄辈。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名顺天呼保义。幼年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致伤了人命，被官军捕盗，捉拿的某紧，我自首到官，脊杖六十，选配江州牢城去。因打此梁山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伶俐下山，将押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楼伶俐，威镇梁山。寨名水泊，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郛。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达天庭，聚三十六员英雄将。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

(据傅惜华等《水浒戏曲等》第1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本)

同乐园燕青博鱼杂剧(节录)

(元)李文蔚

楔子 宋江白

幼小郓城为司吏，因杀娼人遭迭配。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延烧了官房，官军捉拿某到官，脊杖了六十，迭配江州牢城营。因打梁山经过，遇着晁

盖哥哥,打开枷锁,救某上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就让某为头领,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的小喽罗。某喜的是两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时遇九月九重阳节,今某放众头领下山三日,假限误了一日笞四十,误了二日杖八十,误了三日处斩。

(据傅惜华等《水游戏曲集》第1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本)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节录)

(元)康进之

第一折 宋江白

涧水潺潺绕寨门,野花斜插渗青巾。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某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营;路打这梁山过,遇见晁盖哥哥,救某上山。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推某为首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的小喽罗,威镇梁山。某喜的是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时遇这清明三月三,放众兄弟下山上坟祭扫。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违令者,必当斩首。作威福将令传罢,都要你三日严假。若违了某的将令,上山来决无干罢。

(据傅惜华等《水游戏曲集》第1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本)

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节录)

(元)李致远

楔子 宋江白

幼军郓城为司吏,因杀娼人遭迭配。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

天呼保义。某，宋江是也，山东郓城县人。幼年为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娼妓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打梁山泊所过，有我结义哥哥晁盖，知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今晁盖哥哥并众头领，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之后，众弟兄让我为头领。

（据傅惜华等《水游戏曲集》第1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本）

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节录）

（元）无名氏

楔子 宋江词

只因误杀阎婆惜，跳出郓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高插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绣衲袄千重花艳，茜红巾万缕霞生。肩担的无非长刀大斧，腰挂的尽是鹊画雕翎。赢了时，舍性命大道上赶官军；若输呵，芦苇中潜身抹不着我影。

（据傅惜华等《水游戏曲集》第1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本）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节录）

（元）无名氏

第一折 宋江白

自小为司吏，结识英雄辈。姓宋本名江，绰号顺天呼保义。某，姓宋名江字公明，曾为郓城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

官军捉拿甚紧，自首到官，脊杖了八十，迭配江州牢城营。因打梁山过，遇着哥哥晁盖，打开了枷锁，为救某上梁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头领。我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威镇于梁山。俺这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阔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咸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郛。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播华夷，三十六员英雄将。俺这梁山，一年喜的是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时遇重阳节令，放众兄弟每下山去赏红叶黄花，三日之后，都要来全。若有违禁某的将令的，必当斩首。小倭倂，你去传了我的将令。学究哥，俺无事，后山中饮酒去也。宋公明武艺堪夸，吴学究又无争差。众头领都离寨栅，下去赏红叶黄花。

（据傅惜华等《水游戏曲集》第1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本）

录 鬼 簿（节录）

（元）钟嗣成

卷上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

高文秀 东平人。府学。早卒。

《黑旋风诗酒丽春园》

《黑旋风大闹牡丹园》

《黑旋风敷演刘耍和》

《黑旋风斗鸡会》

《黑旋风穷风月》

《黑旋风乔教学》

《黑旋风双献头》

《黑旋风借尸还魂》

李文蔚 真定人。江州路瑞昌县尹。

《报冤台燕青扑鱼》

《燕青射雁》

杨显之 大都人。与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

《黑旋风乔断案》

红字李二 京兆人。教坊刘要和婿。

《病杨雄》

《板踏儿黑旋风》

《折担儿武松打虎》

康进之 棣州人。一云陈进之。

《黑旋风老收心》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2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印本)

录鬼簿续编(节录)

(明)无名氏

诸公传奇，失载名氏，并附于此：

《闹元宵》(《猛烈士擒贼汉，村姑儿闹元宵》)

《消灾寺》(《宋公明复打祝家庄，鲁智深大闹消灾寺》)

《水里报冤》(《宋江岸上加兵，张顺水里报冤》)

《三虎下山》(《好结义一身系狱，争报恩三虎下山》)

《黄花峪》(《黑旋风救李幼奴，鲁智深大闹黄花峪》)

(据郑振铎等影写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

编者注：《录鬼簿续编》一书，原未题作者。后有人题作贾仲明，并无确据。

录鬼簿新校注(节录)

马 廉

卷上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

高文秀

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号“小汉卿”。案曹本作东平人。府学。早卒。

贾仲明词曰：“花营锦阵统干戈，谢管秦楼列舞歌。诗坛酒社闲谈嗑；编《敷演刘耍和》。早年六十，不得登科。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么末极多。”

《穷风月》(《黑秀才穷风月》)

案曹本作《黑旋风穷风月》。孟本不载此目。

《双献头》(孙孔目上东岳，黑旋风双献头)

案《元曲选目》作《黑旋风双献功》，注一云《双献头》。钱《目》作《黑旋风双献功》，无名氏撰。有《元曲选》本第四十。

题目《及时雨单责状》

正名《黑旋风双献功》

《牡丹园》(《黑旋风大闹牡丹园》)

案孟本作《黑旋风牡丹园》。

《乔教子》(《黑旋风乔教子》)

案各本子均作学。

《丽春园》(《宋公明火伴梁山泊，黑旋风诗酒丽春园》)

案《太和正音谱》作《丽春园》二本。庾吉甫、王实甫均有此目。

《借尸还魂》(《黑旋风借尸还魂》)

《斗鸡会》(《黑旋风斗鸡会》)

《黑旋风敷演刘耍和》

据曹、孟二本补。

案《曲录》演作衍。《太和正音谱》作《敷演刘耍和》。

《双献头武松大报仇》

据钱《目》补。

杨显之

大都人。关汉卿莫逆之交。凡有文辞，与公较之，号杨补丁是也。曹本作大都人。与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

贾仲明词曰：“显之前辈老先生，莫逆之交关汉卿。么末中补缺加新令。皆号为杨补丁。有传奇乐府新声。王元鼎师叔敬，顺时秀伯父称。寰宇知名。”

《乔断按》（《黑旋风乔断按》）

李文蔚

真定人。江州瑞昌县尹。曹本江州作江州路。

贾仲明词曰：“《石州情》醉写蔡萧闲。《芭蕉雨》秋宵周素兰。浇花旦才并推车旦。破符坚淝水间。晋谢得（案赵公辅有此目，得作德）安。高卧东山。瑞昌县为新令，真定府是故关。月落花残。”

《燕青射雁》（《长东院宋江接应》）

《报冤台燕青扑鱼》

据曹本补。

案孟本及《元曲选目》作《燕青扑鱼》。钱《目》作《同乐院燕青博鱼》。《太和正音谱》作《燕青摸鱼》。摸即扑之误。

有《元曲选》本第十四，《酌江集》本第十四。

题目《梁山泊宋江将令》

正名《同乐院燕青博鱼》

康进之

曹本作棣州人。一云陈进之。

贾仲明词曰：“編集《鬼簿》治安时，收得贤人康进之。偕朋携友莺花市。编老收心李黑厮，负荆是小斧头儿。行于世，写上纸，费骚人和曲填词。”

《老收心》(《黑旋风老收心》)

《杏花庄》(《杏花庄老王林告状,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案童云野刻杂剧有目。

有《元曲选》本第八十七,《元曲四种》本。

题目《杏花庄王林告状》

正名《梁山泊李逵负荆》

《酹江集》本第九。

正目《杏花庄老王林告状》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红字李二

京兆人。曹本作京兆人。教坊刘耍和婿。

贾仲明词曰:“梁山泊壮士病杨雄。板达儿搯搜黑旋风。打虎的英俊天生勇。窄袖儿猛武松。是京兆红字李二文风。才难尽,兴未穷,再编一段全火儿张弘。”

《病杨妃雄》

案曹本作《病杨雄》

《武松打虎》

案曹本作《折担儿武松打虎》

《黑旋风》(《板踏儿黑旋风》)

案《太和正音谱》作《板沓儿》,《元曲选目》作《板沓儿》。

《全火儿张弘》

案曹本及《太和正音谱》均不载此目。

《窄袖儿武松》

案曹本及《太和正音谱》均不载此目。

李致远

据《元曲选》补。

《还牢末》

有《元曲选》本第九十二。

题目《李山儿生死报恩人》

正名《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元明杂剧》本第二(即《古名家杂剧》竹集第四)。

题目《烟花则说他人过,僧住赛娘遭折挫》

正名《山儿李逵大报恩,镇山孔目还牢末》

续篇 诸公传奇失载名氏者

《闹元宵》(《猛烈士擒贼汉,村姑儿闹元宵》)

案《太和正音谱》作《一丈青闹元宵》。钱《目》不载此目。

《消灾寺》(《宋公明复打祝家庄,鲁智深大闹消灾寺》)

案《太和正音谱》、钱《目》均不载此目。

《水里报冤》(《宋江岸上加兵,张顺水里报冤》)

案《太和正音谱》有此目。钱《目》不载此目。

有《太和正音谱》选第二折《商调》一首。

《三虎下山》(《好结义一身系狱,争报恩三虎下山》)

案《太和正音谱》、钱《目》均不载此目。

有《元曲选》本第十。

题目《屈受罪千娇伏法》

正名《争报恩三虎下山》

《黄花峪》(《黑旋风救李幼奴,鲁智深大闹黄花峪》)

案《太和正音谱》不载此目。《元曲选目·关汉卿目》有《黄花峪》,注云:一云《万花堂》。但《万花堂》子目与此完全不同,疑臧刻误。钱《目》作《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宝文堂书目》作《黄花女》。

附《也是园书目》

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

《梁山五虎大劫牢》

《梁山七虎闹铜台》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王矮虎大闹东平府》

《小李广大闹元宵夜》

《宋公明劫法场》

《宋公明喜赏新春会》

(据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7 年印本)

曲 录(节录)

王国维

卷二 杂剧部上

《黑旋风斗鸡会》一本

《黑旋风诗酒丽春园》一本

《黑旋风穷风月》一本

《黑旋风大闹牡丹园》一本

《黑旋风乔教学》一本

《黑旋风敷衍刘要和》一本

要和，《太和正音谱》作耍和。《录鬼簿》于红字李二、花李郎二人下皆注云：“教坊刘要和婿。”《辍耕录》谓：“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鼎新编辑院本。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念诵。”即此人也。

《黑旋风双献头》一本

《元曲选》本。《太和正音谱》、《元曲选》均作《双献功》。

《黑旋风借尸还魂》一本

右见《录鬼簿》。

《双献头武松大报仇》一本

右见《也是园书目》。

右元高文秀撰。文秀，东平人。府学生，早卒。

《燕青射雁》一本

《报冤台燕青扑鱼》一本

《元曲选》本。《元曲选》、《也是园书目》均作《同乐院燕青博鱼》。

右见《录鬼簿》。

右元李文蔚撰。文蔚，真定人。江州路瑞昌县尹。

《黑旋风乔断案》一本

右见《录鬼簿》。

右元杨显之撰。显之，大都人。《录鬼簿》：“显之与汉卿莫逆之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一本

《元曲选》本。

《黑旋风老收心》一本

右元康进之撰。进之，一云姓陈。棣州人。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一本

《元曲选》本。《古名家杂剧》本。《太和正音谱》作无名氏。《元曲选》题李致远撰。

元李致远撰。

《折担儿武松打虎》一本

《病杨雄》一本

《板踏儿黑旋风》一本

《正音谱》作板杏儿。

右均见《录鬼簿》。

右元红字李二撰。李二，京兆人。教坊刘要和婿。

卷三 杂剧部下

《争报恩三虎下山》一本

《元曲选》本。

《张顺水里报冤》一本

《一丈青闹元宵》一本
右均见《太和正音谱》。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一本
《梁山五虎大劫牢》一本
《梁山七虎闹铜台》一本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一本
《王矮虎大闹东平府》一本
《小李广大闹元宵夜》一本
《宋公明劫法场》一本
《宋公明喜赏新春会》一本
右均见《也是园书目》。
《征方腊》一本
右见《雍熙乐府》。
右元无名氏撰。

(据《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 1940 年影印本)

元代杂剧全目(节录)

傅惜华

卷一 初期杂剧家作品上

同乐院燕青博鱼(李文蔚)

《也是园书目》著录此剧正名。《元曲选目》、《曲海目》、《曲海总目提要》，均作简名：《燕青博鱼》。孟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别作《燕青摸鱼》。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著录正名作：《报冤台燕青扑鱼》。贾本《录鬼簿》，失载此目。此剧刊本，现流传者：

(一)明万历间脉望馆钞校内府本，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杨

衙内倚势行凶》，正名作：《同乐院燕青博鱼》。

(二)《元曲选》乙集本；正名与上本同，题目别作：《梁山泊宋江将令》。

(三)《酹江集》本，第十四种；题目正名与《元曲选》本相合。

(四)《元人杂剧全集》本，第四册；据《元曲选》本重印者。

按《今乐府选》，亦收此剧，今未见传。

燕青射雁(李文蔚)

曹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今乐考证》、《曲录》，均著录此剧。贾本《录鬼簿》，著录此剧简名：《燕青射雁》，下注题目曰：《长东院宋江接应》，而失载此剧正名；若据此，正名应作：《□□□燕青射雁》，今所见著录者，实为此剧简名耳。此剧未见刊本流传。

诗酒丽春园(王德信)

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并见著录；正名不详。贾本《录鬼簿》，仅作简名：《丽春园》。《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亦著录简名，并注明有：“二本”。孟本《录鬼簿》，失载此目。今未见此剧有流传之本。按元人高文秀、庾天锡均有《黑旋风诗酒丽春园》之作，详见下文。

黑旋风乔断案(杨显之)

各本《录鬼簿》(贾本“案”字作“按”)、《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今乐考证》、《曲录》，俱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又作简名：《乔断按》。孟本《录鬼簿》，不载此目。今不见此剧传本。

折担儿武松打虎(红字李二)

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作简名：《武松打虎》。《远山堂剧品》亦著录此剧简名，未题作者；列于“能品”。此剧未见流传之本。

板踏儿黑旋风(红字李二)

各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又作简名：《黑旋风》。《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作简名：《板踏儿》(原作“杏”字)。今未见此剧传本。

窄袖儿武松(红字李二)

贾本《录鬼簿》著录此剧简名；正名无考。明清各家戏曲书录，皆失载此目。此剧今不见流传。

全火儿张弘(红字李二)

贾本《录鬼簿》著录此剧简名；正名不详。明清各家戏曲书目，均失载此本。今未见此剧传本。

病杨雄(红字李二)

各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并著录此剧简名；正名失考。贾本《录鬼簿》于简名“杨”字下，有一“妃”字，当为衍文。此剧今无传本。

卷二 初期杂剧家作品下

黑旋风双献头(高文秀)

贾本《录鬼簿》著录，题目：《孙孔目上东岳》，正名：《黑旋风双献头》，简名：《双献头》。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正名。《也是园书目》亦著录正名，惟误入明无名氏目内。《元曲选目》、《曲海目》别作：《黑旋风双献功》；注曰：“一云双献头”。《曲海总目提要》亦著录简名：《双献功》。此剧流传版本有：

(一)明万历间脉望馆钞校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不载题目。

(二)《元曲选》丁集本；题目：《及时雨单责状》，正名：《黑旋风双献功》，简名：《双献功》。

(三)《元人杂剧全集》本，第二册；重印《元曲选》本。

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高文秀)

贾本《录鬼簿》著录,题目:《宋公明火伴梁山泊》,正名:《黑旋风诗酒丽春园》,简名:《丽春园》。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亦著录此剧正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简名:《丽春园》;注曰“二本”。按王德信、庾天锡皆有《黑旋风诗酒丽春园》之作,详见上文及下文。此剧未见传本。

黑旋风穷风月(高文秀)

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别作:《黑秀才穷风月》;简名:《穷风月》。《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亦略作:《穷风月》。此剧未见传本。

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高文秀)

各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著录此剧正名。孟本《录鬼簿》略作:《黑旋风牡丹园》。《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简名:《牡丹园》。今日未见此剧传本。

黑旋风乔教学(高文秀)

曹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今乐考证》、《曲录》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别作:《黑旋风乔教子》;简名:《乔教子》。此剧未见传本。

黑旋风借尸还魂(高文秀)

各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又题简名:《借尸还魂》。今日未见此剧传本。

黑旋风斗鸡会(高文秀)

各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著录此剧正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简名:《斗鸡会》。今日未见此剧传本。

黑旋风敷衍刘耍和(高文秀)

孟本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此本“耍”字误“要”)著录此剧正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此本“耍”字误“要”)略

作：《敷演刘耍和》。贾本《录鬼簿》，不载此目。此剧今未见传本。

双献头武松大报仇(高文秀)

《也是园书目》、《曲录》著录此剧正名。各本《录鬼簿》，不载此目。《今乐考证》于《黑旋风双献头》一本注曰：“《也是园目》作《双献头武松大报仇》”，是误两剧为一本也。此剧今未见传本。

黑旋风诗酒丽春园(庾天锡)

贾本《录鬼簿》著录，题目作：《宋公明火伴梁山泊》，正名作：《黑旋风诗酒丽春园》，简名：《丽春园》。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别作：《苏小春丽春园》；而王本《录鬼簿》正名“春”字作“卿”，并注曰：“‘卿’字原作‘春’，从钞本”。《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简名：《丽春园》，注云：“二本”。孟本《录鬼簿》亦略作：《丽春园》，注曰：“甘州者。”按王德信有《诗酒丽春园》杂剧之作，见上文；高文秀亦有此剧，且题目正名与此本完全相同，亦详上文。孟本《录鬼簿》注文所谓“甘州”者，恐指曲调而言，《甘州》即《八声甘州》，为北调《仙吕宫》曲，盖庾作杂剧中有《八声甘州》一套曲调，与王、高两本杂剧名同实异。今日未见流传之本。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李致远)

《曲录》著录此剧正名，据《元曲选》题为李作。《元曲选目》、《曲海目》、《曲海总目提要》，并作简名：《还牢末》。《徐氏家藏书目》、《也是园书目》，别作：《大妇小妻还牢末》，未题作者名氏。《太和正音谱》简名：《还牢末》，列入无名氏目内。此剧流传版本，有：

(一)明万历间脉望馆钞校本，未题作者名氏，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烟花则说他人过，僧住赛娘遭折挫》，正名作：《山儿李逵大报恩，镇山孔目还牢末》，卷首总题为：《大妇小妇还牢末》。

(二)《元明杂剧》本，误题为马致远撰，题目、正名全同于脉望馆钞校本，实系影印《古名家杂剧》信集本。

(三)《元曲选》癸集本，题“元李致远撰”；题目作：《李山儿生死报恩人》，正名：《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康进之)

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著录，题目作：《杏花庄老王林告状》，正名作：《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简名：《杏花庄》。《太和正音谱》略作：《黑旋风负荆》。《元曲选目》、《曲海目》，简名：《李逵负荆》。《曲海总目提要》，亦作简名：《杏花庄》。

此剧刊本，现流传者有：

(一)《元曲选》壬集本；题目作：《杏花庄王林告状》，正名作：《梁山泊李逵负荆》，简名：《李逵负荆》。

(二)《酹江集》本，第九种；题目作：《杏花庄老王林告状》，正名作：《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简名：《李逵负荆》。

(三)《元曲》四种本。

(四)《元人杂剧全集》本，第七册；以上两本，系重印《元曲选》者。

按童云野所刻《杂剧》及《今乐府选》，均收《李逵负荆》一本，惜未见流传。

黑旋风老收心(康进之)

各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又题简名作：《老收心》。今日未见此剧流传于世。

卷四 末期杂剧家作品

宋上皇三恨李师师(屈恭之)

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正名。贾本《录鬼簿》略作：《三恨李师师》，简名：《李师师》。《太和正音谱》，失载此目。此剧未见流传之本。

卷六 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

争报恩三虎下山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录鬼簿续编》失载名氏目著录，题目作：《好结义一身系狱》，正名作：《争报恩三虎下山》，简名：《三虎下山》。《曲海目》简名：《三虎下山》，又重出：《争报恩》一目。《曲海总目提要》简名作：《争报恩》。《曲录》著录此剧正名。此剧现存版本有：《元曲选》甲集本，题：“元□□□撰”；题目作《屈受罪千娇赴法》，正名作：《争报恩三虎下山》，简名《争报恩》。

梁山五虎大劫牢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现存版本有：

(一)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脉望馆钞校内府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李应酬恩韩伯龙》，正名作：《梁山五虎大劫牢》。

(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二十四册，又作简名：《大劫牢》；校印脉望馆钞本。

梁山七虎闹铜台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均从之。此剧现存版本有：

(一)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脉望馆钞校内府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广府壮士遭囹圄》，正名作：《梁山七虎闹铜台》。

(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二十四册，又作简名：《闹铜台》；系校印脉望馆钞本。

王矮虎大闹东平府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现存版本有：

(一)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脉望馆钞校内府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吕彦彪打擂元宵节》，正名作：《王矮虎大闹东平府》。

(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二十四册，又作简名：《东平府》；据脉望馆钞本所校印者。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并从之。此剧现存版本有：

(一)明万历间脉望馆钞校内府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公孙胜展三略六韬书》，正名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二十四册，又作简名：《九宫八卦阵》；校印脉望馆钞本。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录鬼簿续编》失载名氏目著录，题目作：《黑旋风救答李幼奴》，正名作：《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简名：《黄花峪》。《太和正音谱》古今无名氏目有：《黄花寨》一本，“寨”字恐误，疑即此剧。《远山堂剧品》著录此剧简名，未题作者；列入“能品”。《元曲选目》关汉卿目有：《黄花峪》一剧，注谓：“一云《万花堂》”；按关作《万花堂》所衍并非《水浒》故事，另为一剧，《元曲选目》盖误注也。《宝文堂书目》亦著录此剧，惟正名“峪”字误作“女”。《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目，亦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从之。此剧现存版本有：

(一)明万历间脉望馆钞校于小谷藏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

藏；题目作：《李山儿打探水南寨》，正名作：《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十册，又作简名：《黄花峪》；据脉望馆钞本校印者。

张顺水里报冤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录鬼簿续编》失载名氏目著录，题目作：《宋江岸上加兵》，正名作：《张顺水里报冤》，简名：《水里报冤》。《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今乐考证》、《曲录》，亦皆著录此剧正名。此剧今无传本；唯有佚文见于《太和正音谱》。

鲁智深大闹消灾寺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录鬼簿续编》失载名氏目著录，题目作：《宋公明复打祝家庄》，正名作：《鲁智深大闹消灾寺》，简名：《消灾寺》。此剧未见流传之本。

小李广大闹元宵夜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亦从之。今未见此剧传本。

宋公明劫法场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亦从之。今未见此剧传本。

宋公明喜赏新春会

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水浒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亦从之。今未见此剧传本。

(据作家出版社 1957 年印本)

曲海总目提要(节录)

董 康辑

卷一

双献功

元高文秀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高文秀,东平人。所作杂剧,今存《双献功》、《淬范叔》、《襄阳会》、《遇上皇》等四种。)演孙荣、郭念儿、白衙内事,皆《水浒》所无。《水浒》七十二回目云,《梁山泊双献头》,则与《李逵负荆》事合,与此不符。而逵杀奸夫王小二及狄太公女,则所谓《黑旋风乔捉鬼》,亦与此剧关目迥异。剧或借此,因别有所指也。剧云:郓城县孔目孙荣与妻郭念儿,曾许泰安州神庙香愿三年,欲往还愿,时多盗贼,畏路难行。荣旧与宋江相识,因至梁山泊借一人防护。江下令,李逵愿行。江令立军状,改姓名,易农家服,偕荣去。荣妻念儿与白衙内通奸,设计令衙内先往店相候,以“眉儿镇常挖皱,夫妻每醉了还依旧”二语为口号,欲乘荣不备,互听口号,相率而逃。荣与逵同念儿行至店,留念儿于店,荣逵往庙中,择房为念儿宿处,念儿遂与衙内逃。荣返知之,与逵追不及,荣急而诉之官,官即白也,下荣于狱。逵闻,念在山寨立状保荣,不救荣,难以回寨,因伪为荣义弟,入狱中送饭,阴置蒙汗药于食物中,赚狱卒食。卒倒,脱荣,使先驰归寨。逵又伪作祗候,以酒入衙内室,杀念儿及衙内,取其头献之山寨,故曰双献功也。

燕青博鱼

元李文蔚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李文蔚,真定人。所作杂剧,今存《燕青博鱼》、《圯桥进履》等二种)剧中姓名,借用《水浒传》燕青等,其事则凭空捏造,绝无可据。考元取士有填词科,主司所定题目外,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者自为之,或多鄙俚蹈袭之语,如此剧是也。古者乌曹作博,以五木为子,有枲卢雉犊,为胜负之采。《楚辞》:篔簹象棋有六博,分曹并进尤相迫,成枲而卢呼五白。《晋书》:刘毅樗蒲大掷数百

万，人并黑棊，惟毅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曰：“非不能卢，不事此尔。”刘裕因接五木曰：“老兄试为卿答之。”而四子俱黑，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毅殊不悦。又宋武帝与侍中颜师伯樗蒲，帝得雉大悦，师伯后得卢，帝失色，师伯遽敛手曰：“几得卢。”又《事始》载明皇与贵妃采戏，将北，惟重四可转，上连呼叱之，骰子转成重四，上悦，赐四绯也。又《庄子》：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金注者殢。注云：注，射也。射而赌物曰注，即孤注之注。又后汉梁冀意钱之戏，即摊钱也。（按剧中曲云：“则这新染来的头钱不甚昏，可不算先道的准。心手里明明白白，摆定一文文。”则所谓博者，盖摊钱。博鱼，以鱼为注也。）略云：梁山泊宋江，以重阳节，给假放众头领下山游赏，仍立限回山。燕青逾限当诛，吴用等为之请免，受责，青以气愤而目失明，江令下山觅医，青遂流落汴梁。汴梁人燕和妻王腊梅有淫行。和弟卷毛虎燕顺恶其嫂，弃家去。腊梅与奸夫杨衙内约，三月三日会于同乐院。及期，杨跨马赴院，撞倒盲人燕青。青欲牵马，反为杨所毆。杨驰去，青误扭一人，乃燕顺也。顺善针，怜青以盲受辱，为下针治盲。青目复明，通姓名，结为兄弟。青方困，借本贩鲜鱼以自给。时复三月三日，青至酒店博鱼，燕和夫妇在店饮，青与和博，和得鱼，青告苦于和，和还其鱼。负担欲去，值杨衙内至店，以青不回避，夺其担，青知即前毆己之人，还毆之，杨狼狈走。和见青拳勇，亦与结兄弟，引至家留养。中秋节，腊梅又约杨到园饮，为青所见，报和，持刀将杀杨，杨挟去，又欲杀腊梅。和犹豫未决，杨统众至，缚和及青，付官下狱。青与和越狱走，杨与腊梅复率众追，将及，青、和遇顺。时顺已入梁山寨，闻和及青受冤，挟资来救，遂并力擒杨及腊梅而杀之，俱归梁山。

卷三

杏花庄（即《李逵负荆》杂剧）

元康进之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康进之，棣州人。所作杂剧，今存《杏花庄》一种）。事见《水浒传》，姓名微有不同。《古今群英乐府》称进之曲如花里啼莺。略云：酒家王林，有女满堂娇，住杏花庄，与梁

山相近，林素闻宋江名，所部头领多至其家饮。有宋刚、鲁智恩者，冒称宋江、鲁智深。林本不识江，敬礼之，并出女劝酒。刚解红绢褙与女，施掠之而去。（据《水浒传》，荆门镇刘太公女，为草贼王江、董海冒称宋江名夺去，地名姓氏互异，亦不言女名满堂娇。）时值清明，江令所部头领皆下山祭扫，限三日回寨。李逵下山，过林家买酒，见林状悲苦，诘之，林告以宋江夺女事。逵怒甚，许林索女还，持斧奔入寨，斫倒杏黄旗，欲杀江及智深。江不知所以，令吴用详问，始得其故。江谓实无此事，逵不信，以红绢褙为据，必欲杀江。于是江令立军状与逵赌，同智深及逵至林家，辨事之真伪，真则江愿自尽，伪则取逵头。及问林，林曰非是。江归，逵惭惧，负荆请罪。吴用等皆为之请。江令逵擒得假江、深，即不问。时王林既知劫其女者为假宋江，方念逵恩，恐其见杀，值假宋江又至，林乃潜通知寨中。逵至，擒刚及恩，获其女还林。江乃设席刲刚、恩，赏逵功云。（据《水浒》，李逵、燕青于元宵看灯，回至荆门镇相近刘太公庄借宿，知其女为假宋江夺去。此云清明节，互异。亦无红绢褙事。又逵以江令，同燕青往拿假宋江，四面寻觅，青射倒剪径贼一人，问之，知王江、董海踪迹，引至其处杀之，获刘太公女回，与此皆大同小异。）

还牢末

元李致远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按《元曲选》本题李致远撰，《古名家杂剧》本题马致远撰，均误。应是无名氏作品）与《燕青博鱼》及《争报恩》，皆掇拾《水浒传》中姓名，信手撰出。曲虽李作，其宾白甚拙。略云：刘唐、史进，皆东平人，有勇力，习武艺。宋江闻其名，遣李逵下山，招之入伙。（发端便与《水浒》迥异。剧中白并云，宋江遣人招安二人，更可笑）逵改名李得。路见不平，打死一人，拘至官，将抵命。孔目李荣祖为改案作误伤，发配。李感恩，至荣祖家拜谢，道真名，并遗以金环，为荣祖妾萧娥所得，并闻逵名，知为大盗，乃与奸夫赵令史谋，首之于官。时刘唐、史进并在官为吏役，（皆与《水浒传》异）荣祖尝以事责唐，唐憾之，见娥出首，即至其家收荣祖，毒拷之。荣祖下狱，萧娥又以银嘱唐，令唐勒荣祖，弃于墙外，荣

祖之子女，哀呼之而复醒，萧娥见之，告唐，复收之下狱。（此是剧中正面也）江久不见逵至，再遣阮小五持书挟金，来招唐、进。逵亦续闻荣祖下狱奔救。四人相值，各知事之始末。唐乃释荣祖，与逵、进及阮小五共擒赵令史、萧娥，挈荣祖儿女归山寨，杀奸夫淫妇云。

卷四

争报恩

元人撰。此与《燕青博鱼》皆借《水浒传》中人名，捏造事迹。其说甚鄙猥可笑。考涵虚子论曲，杂剧有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明，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十二曰神头鬼面。此殆叱奸骂谗之类也。略云：梁山泊与东平府相近，每月，宋江遣一人至府探事。关胜奉差，逾月不至，续遣徐宁接应，再遣花荣。三人先后被难，皆被赵通判之妻李千娇救脱，结为兄弟。千娇为妾王腊梅控告，将受戮，三人劫归山寨，故曰争报恩也。先是济州通判赵士谦，率其妻妾儿女，及家人李都管等赴任，以路梗留家属于东平客店中，只身之任，约到任后遣人马相接。腊梅与李都管有奸，私相饮，值关胜以病困乏资，烧肉至店，卖以自给。与都管口角，拳殴之倒地。腊梅欲缚胜送官，千娇见胜，认为兄弟，释之去。都管苏，复与腊梅奸，而徐宁适卧病其隔壁，都管腊梅皆以为贼，告千娇，将以宁付吏，千娇亦认为弟，释去。士谦至任，千娇居署之后园，夜焚香告天，愿天下皆好男子，勿遭罗网。会花荣为人识破为盗，追逐至园，逾墙逃避，闻千娇语甚感激，欲一见之。千娇闻步履声，误谓夫至，出遇荣，亦与结兄弟。腊梅奔告士谦，士谦入室将杀荣，荣格倒士谦而轶。腊梅遂告千娇因奸杀夫士谦以闻之太守。太守收千娇严拷，按律将决之，胜、宁及荣闻信，争下山劫千娇入山，并擒李都管、王腊梅至寨，杀之。后送千娇归赵，复为夫妇。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印本）

曲海总目提要补编(节录)

北 嬰

上卷 佚文一五

燕青博鱼(与《提要》卷一文不同)

元李文蔚撰。关目以燕青为主,以燕顺穿插之,实影射《水浒传》二潘之事,组合为一也。

略云:宋江哨聚梁山,头目燕青给假误限,当斩。循吴用之请,免死。杖脊,削其籍。青气愤,双目失明。江念其功,令众各赠金钗一股,下山疗治,愈时复回。青至汴梁,宿逆旅中。汴梁有燕和,与弟顺同居。顺须发戟张,号卷毛虎。和继室王腊梅,性淫荡,与杨衙内有染,为顺所憎恶。叔嫂之间,时常勃溪。顺弃家,别营药肆生理。岁暮大雪,杨策骑访腊梅。时青以穷困被逐于逆旅主人,在途乞讨。杨撞青跌,青起遮马理争。杨殴青,青亦扭杨。杨挣脱驰去。顺适至,青误扭顺。顺曰:“彼骑而我步也。”青谢罪。顺询其致瞽之由,邀至肆中,为之针治,目忽明。论齿,青认顺为兄。述及梁山聚义事,顺亦欣慕。复告以雪中相殴为杨,平居怙势,属忽较。青别去,重理卖鱼之业。清明日,和挈家赴同乐院游春。青至彼博鱼,和与博胜之。青言鱼资出自他人,乞鱼转博,复纳还。和怜而予之。青感谢,负担欲行。杨踵至,怒担阻路,折担并碎鱼盆。青探知为杨,触宿忿,拳之几毙。杨逸去。和赏青之身手,诘问邦族,结为昆弟,邀至家中。秋节,腊梅期杨幽会,虑青与和碍目,醉以酒,各先寝。杨乘夜至,相将赴花园凉亭,传觞遣怀,证星设誓。青因烦热,亦赴园纳凉解醒,窥见,呼和捉奸。杨自窗棂脱走,召祇从人,捕青等,投之狱,谋毙之。青等脱狱,杨偕腊梅率众穷追。时顺已赴梁山落草,访悉前事,赍金珠下山营救,与青等遇,协力将杨与腊梅捕获,而江亦督众接应。彼此会合,回山,戮奸夫淫妇,张筵为青等庆贺云。

据剧中第二折《油葫芦》曲文，博乃摊钱为之，今齐豫之间尚盛行，殆即后汉梁冀意钱之戏也。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印本)

孤本元明杂剧提要(节录)

王季烈

三七 黄花峪

原标《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明抄本。不著撰人姓名。记刘庆甫偕妻李幼奴至泰安烧香，途遇蔡衙内，见幼奴悦之，加以无礼，刘晋之，蔡遂将刘吊打，值杨雄过而解救之。蔡怀恨不已，适又遇刘夫妇，遂强抢幼奴至水南寨中。幼奴临别，以枣木梳付刘，为日后报仇寻妻之证。刘至梁山，诉之宋江。江遣李逵至水南寨，劫出幼奴。蔡衙内被逵毒打，遂逃至黄花峪云岩寺暂避。不意鲁智深亦至此寺，梁山诸盗，共擒蔡杀之。事亦无稽。而曲文本色，颇有俊语，在水浒诸剧中，为最胜之作，当是元人笔墨。孙氏以为应收入元剧中，兹收之。

一百三 大劫牢

原标《梁山五虎大劫牢》。明抄本。不著撰人姓名。记李应奉宋江之命，招滦州韩伯龙入伙。应至滦州，病于招商店，被店小二逐出，伯龙见而怜之，招至家，认为兄弟。宋江因李应半年无消息，遂复遣鲁智深、武松、刘唐、阮小五四人，至滦接应，将韩伯龙诱至梁山，劝其入伙。伯龙不肯，释之使归，则家中已被李应放火烧尽，妻子被官府所拿。官府见伯龙归，谓其已入梁山盗伙，亦下之狱。于是李应等五人，又劫狱救出伯龙全家，同上梁山。事属海盗，毫无足取。而曲文于朴质之中，颇有俊语，亦佳作也。

一百四 闹铜台

原标《梁山七虎闹铜台》。明抄本。不著撰人姓名。记卢俊义妻贾氏，与俊义义弟李固私通。为梁山张顺所知，报知宋江。江慕俊义及其义弟燕青之武艺，使吴用赚俊义至山东地界，又遣李逵、雷横、张横引俊义上梁山，劝之入伙。俊义不从，江释之回家。先是李固随俊义至山东，见俊义上梁山，即归报贾氏。及俊义到家，二人拿俊义出首于官，谓其结交大盗。官受固贿赂，下俊义于狱。燕青遂上梁山，报知宋江求救。于是江遣吴用率徐宁、雷横、秦明、朱仝、燕青、李逵，共至铜台，救俊义上山入伙。其关目与《大劫牢》大致相同，排场热闹，曲文率直，亦复相似。

一百五 东平府

原标《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明抄本。不著撰人姓名。记宋江令王矮虎至东平府买花灯。恐其扰事，又令徐宁同往，至城遇吕彦彪方设擂台，无人敢敌，王矮虎遂打倒之，夺观众之花灯而归，东平府知府知其为梁山贼，率众追捕，矮虎等将追者擒上梁山等事。事至无稽。曲文尚为本色。第三折将知府同擒上梁山，而第四折宋江发落众人，独缺知府，亦其排场疏忽处。

一百六 九宫八卦阵

原标《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明抄本。不著撰人姓名。记梁山诸盗招降以后，适有辽寇，宋江率其部下排九宫八卦阵以御之。秦明打死兀颜受，李逵擒获李金吾、戴真庆，大获全胜。遂授宋江沧州节度使，部下亦俱授官。事属无稽。四折皆李逵为正末，曲文惟第二折之《端正好》，语颇俊，通体未能尽顺适。

(据商务印书馆 1941 年印本)

七修类稿(节录)

(明)郎 瑛

卷二十五 辨证类 宋江原数

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抗，而侯蒙举讨方腊。周公谨载其名赞于《癸辛杂志》。罗贯中演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扬子、济宁之地，皆为立庙。据是，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自亦异于他贼也。但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为赤发鬼，一直撞为双枪将，以至淫辞诡行，饰诈眩巧，耸动人之耳目，是虽足以溺人，而传久失其实也多矣。今特书其当时之名三十六于左：

宋江 晁盖 吴用 卢俊义 关胜 史进 柴进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刘唐 张青 燕青 孙立 张顺 张横
呼延绰 李俊 花荣 秦明 李逵 雷横 戴宗 索超
杨志 杨雄 董平 解珍 解宝 朱仝 穆横 石秀
徐宁 李英 花和尚 武松

(据耕烟草堂刊本)

词品(节录)

(明)杨 慎

拾遗·李师师

李师师，汴京名妓。张子野为制新辞，名《师师令》。略云：“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正值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秦少游亦赠之辞云：“看遍颍川花，不似师师好。”后徽宗微行幸之，见《宣和遗事》。《瓮天脞语》又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辞于壁云：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辞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

（据《天都阁藏书本》）

少室山房笔丛(节录)

（明）胡应麟

卷四十一 庄岳委谈下

杨用修《词品》云：“《瓮天胜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辞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案此即《水浒》词，杨谓《瓮天》，或别有据；第以江尝入洛，则太愤愤也。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间閻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自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又郎瑛《类稿》记《点鬼簿》中亦具有诸人事迹，是元人钟继先所编。然则施氏此书所谓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独此外则附会耳。郎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詎有出一手理？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尝戏谓是编《南华》、《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则剧盗之靡耳。

原注：施某事见田叔禾《西湖志餘》
(据清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校刊本)

文海披沙(节录)

(明)谢肇浙

卷五 三十六人

宋徽宗时，山东贼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众横行，官军莫敢撻其锋。元顺帝时，花山贼毕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没无忌，官军不能收捕。二贼相类，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毕四中亦有一妇人一僧，最勇健，岂皆天罡之数耶？

(据清光绪丁丑申报馆印本)

大明一统志(节录)

(明)李贤等

卷二十三 兖州府山川

梁山泺在东平州西。宋宋江为寇，尝保此中，有黑风洞。

(据万寿堂刊本)

大明輿地名胜志(节录)

(明)曹学佺

山东省卷四 兖州府汶上县

《河纪》云：“南旺湖在县西南三十里，济宁接界。其地特高，汶

水西南流至此而分，上有禹庙及分水神祠。湖在漕河西岸，萦回百里，即巨野大泽东畔也。宋时与梁山泇水汇而为一，围三百馀里，即南渡时宋江军所据梁山泊也。及会通河开，始画而为二，漕渠贯之，有蜀山湖在东涯，即南旺东湖也。周回六十五里，有山一区，在水中央，望之若螺髻焉，曰蜀山，上有圣母祠。”

(据明崇祯三年刻本)

(嘉靖)山东通志(节录)

(明)张寅

卷五 山川上 兖州府

梁山泇在东平州西五十里。宋南渡时宋江为寇，尝结寨于此，中有黑风洞。

(据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寒夜录(节录)

(明)陈宏绪

卷上

余阅《文山传》，如刘岳申、胡广所撰，皆萎尔不足动人。淮阴有龚开者，字圣予，尝传宋瑞事，或以为类司马迁，惜无从索览。又《癸辛杂识》载圣予有呼保义宋江等三十六赞，序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壮时，慕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书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

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予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存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趣超卓，有过人者。立号即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纪载可也。古称柳盗跖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云云。赞语文多，兹不备录。按圣予，乃宋末遗老，忠谊激烈，大类谢皋羽、郑所南，其文章可见者止此。近《稗海》所刻《癸辛杂识》，此文悉遭删去，遂使残珪断壁，荡然无存，亦搜奇之一恨也。

（据《豫章丛书》本）

识小录(节录)

（明）徐树丕

卷一

《水浒传》有郓哥不忿闹茶肆，初谓是俗语耳。乃唐人李端《闺情》云：“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鹊喜声。”始知施耐庵之有所本。

（据《涵芬楼秘笈》本）

过梁山记

（清）曹玉珂

往读施耐庵小说，疑当时弄兵潢池者，不过数十百人耳。宋势

虽弱，岂以天下之力不能即奏荡平。应作者讥宋失政，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无者。继读《续纲目》载：“宋江以三十六人转掠河朔，莫能婴锋”，又《宣和遗事》备书三十六人姓名，宋龚开有赞，侯蒙有传，其人既匪诬矣。意梁山者，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若辈方得凭恃为雄。丁未秋，改令寿张，梁山正在境内，拟莅止之后，必详审地利，察其土俗，以绸缪于未雨。至寿半月，言迈瑕丘，纾途山麓。正午，停舆骑马，流览其山，踈然一阜，坦首无锐。外有二三小山，亦断而不联。村落比密，塍畴交错，居人以桔槔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险无可恃者，乃其上果有宋江寨焉，于是进父老而问之，对曰：“昔黄河环山夹流，巨浸远汇山足，即桃花之潭，因以泊名，险不在山而在水也。”又云：“祝家庄者，邑西之祝口也。关门口者，李应庄也。郛城有曾头市。晁、宋皆有后于郛。旧寿张则李奎扰邑故治也。武松打虎之景阳岗，今在阳谷。”且战阵往来，皆能历述，多与《水浒传》合，更津津艳称忠义之名，里闾犹馀慕焉。余闻之：“否，否。”客笑于侧曰：“宋之盛时无论矣，哲宗行仁宗之政，远人戒勿生事，则中土可知。道君用蔡京、高俅之流，□□□□，若辈又各进其党，摈贤弃才，道德诗书之□，□□□□而肥遁，强毅果敢之夫，不安贫贱，复陷刑辟，相率揭竿，斥其所失，天下众郁，亦借一抒。同时之士大夫，且传之赞之，无怪乎后世不逞者，闻风思起，遗害无穷也。是俅、勳柄用后，平川广野，无地非梁山之泊。梁山之泊，不在鸟道沮洳，而在乎象魏阙庭。黄山谷云：‘险易之实，关人心，不关山川。’君又何疑哉？”余是其言，因题于壁。

（清康熙《寿张县志》卷八《艺文志》引，据清康熙五十六年刊本）

编者注：清谈迂《北游录·纪程》有关于梁山泊的记载，又《纪咏下》有《过安山闸舟山望梁山啧啧宋江事有感》诗。

读史方輿纪要(节录)

(清)顾祖禹

卷三十三 东平州

梁山,州西南五十里,接寿张县界。本名良山。汉梁孝王常游猎于此,因改为梁山。《史记》“梁孝王北猎良山”是也。山周二十馀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即古大野泽。宋政和中,盗宋江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

卷三十三 寿张县

梁山泺在梁山南,汶水西南流,与济水会于梁山。东北回合而成泺。《水经注》:“济水北经梁山东。袁宏《北征赋》所云‘背梁山截汶波’者也。”又为大野泽之下流,水尝汇于此。石晋开运初,滑州河决,浸汴、曹、单、濮、郛五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汶,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宋天禧三年,滑州之河复决,历澶、濮、曹、郛,注梁山泺。政和中,剧贼宋江结寨于此。《金史》“赤盏晖破贼众于梁山泺,获舟千馀”,又“斜卯阿里亦破贼船万馀于梁山泊”,盖津流浩衍,易以凭阻也。既而河益南徙,梁山泺渐淤。金明昌中,言者谓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于是遣使安置屯田,自是益成平陆。今州境积水诸湖,即其馀流矣。

(据中华书局 1955 年印本)

居 易 录(节录)

(清)王士禛

卷七

稗官小说,不尽凿空,必有所本。如施耐庵《水浒传》,微独三十

六人姓名见于龚胜予赞，而首篇叙高俅出身，与《挥麈后录》所载一一吻合。俅本东坡先生小史，工笔札，坡出帅中山，留以予曾子宣；辞之，以属王晋卿。晋卿一日遣俅送篔刀于端王邸，值王在园中蹴鞠，俅俾睨之。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耶？”曰：“能之。”令对蹴，大喜，呼隶云：“往传语都尉，谢篔刀之贖，并送人皆辍留矣。”逾月，王登大宝，眷渥日厚，不次迁拜，数年间，持节至使相。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亦登八座；子侄皆为郎。传所云小苏学士，即东坡而稍变其文耳；都尉，即诜也。俅富贵不忘苏氏，每子弟入都，问恤甚厚，亦有可取。时梁师成自诡东坡之子。二人皆嬖幸，擅权势；而叔党卒终于小官，可以知其贤矣。或谓二苏党禁方严，李公麟遇苏氏子弟，至以扁障面而过之。坡族孙元老上时相启，乃至云“念与党人，偶同高祖，此辈愧俅、师成，不亦多乎？”（邹灏《道乡集》有《高俅转官制》）

卷二十四

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泅榜文云：“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李进义者，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今斗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花红递降等采，用叔夜榜文中语也。又《传》中方腊贼党吕师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但贼所陷乃杭、睦、歙、处、衢、婺六州耳，详《泊宅编》。又《七修类稿》言《录鬼簿》元汴梁钟继先作，载宋、元传记之名，而于此传之事尤多。

（据清刊本）

香祖笔记(节录)

(清)王士禛

卷十二

徐神翁谓蔡京曰：“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曰：“安得识其人？”徐笑曰：“太师亦是。”按《水浒传传奇》首述误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识蔡京为是天罡，为是地煞耳。神翁语见《钱氏私志》。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康熙)寿张县志(节录)

(清)滕永楨 马 珩

卷一 方輿志

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上有虎头崖、宋江寨、莲花台、石穿洞、黑风洞等迹。旧志云：“汉文帝第二子梁孝王田猎于此山之北，因名梁山。”

凡天下山川，以史乘所纪为据。小说诬民，在所必禁。梁山为寿张治属，其山周围可十里。《水浒》小说乃云“周围八百里”，即宋江寨，山冈上一小垣耳。说中张皇其言，使天下愚民不至其地者，信以为然。长奸萌乱，莫此为甚。因拈出之，以告司治君子，并使天下之人知之，小说之不可信也如此。

(据清康熙五十六年刊本)

大清一统志(节录)

(清)高宗弘历敕撰

卷一百二十九 兖州府山川

梁山在寿张县东南七十里,本名良山,以梁孝王游猎于此而名。上有虎头崖、宋江寨,其下旧有梁山泺。

梁山泺在寿张东南梁山下,久湮。按《五代史》:“晋开运元年,河决滑州,环梁山入于汶、济”。司马光《通鉴》:“周显德六年,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濮、梁山泺,通青、郛之漕。”《宋史·河渠志》:“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历澶、濮、曹、郛,注梁山泺。熙宁十年,河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宦者《杨戩传》云:“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郛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盖梁山泺即古大野泽之下流,汶水自东北来,与济水会于梁山之东北,回合而成泺。宋时决河汇入其中,其水益大。故政和中,剧贼宋江结寨于此。其后河徙而南,泺亦渐淤。迨元开会通河,引汶绝济。明筑戴村坝,遏汶南流。岁久填淤,遂成平陆。今州境积水诸湖,即其馀流也。

卷一百四十二 泰安府山川

梁山在东平州西南五十里,接兖州府寿张县界。《史记·梁孝王世家》:“北猎良山”。注:《索隐》曰:“《汉书》作梁山。”《水经注》:“济水北径梁山东,袁宏《北征赋》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处也。”旧志:“山周二十馀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宋政和中,盗宋江等保据于此”。其下为梁山泺,详见兖州府。

(据清光绪二十三年杭州竹筒斋石印本)

觚剩续编

(清)钮 琇

卷一 文章有本

传奇演义，即诗歌纪传之变而为通俗者。哀艳奇恣，各有专家，其文章近于游戏。大约空中结撰，寄姓氏于有无之间，以征其诡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浒传》三十六天罡，本于龚圣与之三十六赞。其赞，首呼保义宋江，终扑天雕李应。《水浒》名号，悉与相符。惟易尺八腿刘唐为赤发鬼，易铁天王晁盖为托塔天王，则与龚《赞》稍异耳。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巾箱说(节录)

(清)金 埴

往读施耐庵《水浒传》，疑作者讥宋失政，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无者。继读《纲目》，载宋江以三十六人转掠河朔，莫能撓锋。又《宣和遗事》备书三十六人姓名，宋龚开有赞，侯蒙有传，其人既匪诬矣。意梁山者，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若辈方得凭恃为雄。及予亲历其境，又曾辑修《兖志》，梁山为今寿张治属，其山不过周遭五十里，耐庵乃云八佰里。即宋江寨，山冈上一小垣耳。说中铺张其词，使天下后世愚民不至其地者，信以为然，长奸萌乱，莫此为甚！因拈出之，以告司治君子。且使天下后世之人，知《水浒传》所载，虽有其人，而其事则不可尽信也。梁山泺，音薄，作泊误。

(据《古学彙刊》本)

谈书录(节录)

(清)汪师韩

宋江

《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张叔夜传》（张字嵇仲，张耆之孙）：“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撻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觐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按《侯蒙传》虽有使讨方腊之语，事无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腊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时擒腊者，据《徽宗本纪》以为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据《童贯传》以为宣抚制使童贯，而其实擒腊者乃韩世忠，以偏将穷追至青溪峒，问野妇得径，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辛兴宗掠其俘为己功，故赏不及世忠。此载在韩传，于宋江何与焉。方勺《青溪寇轨》云：“歙守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出青齐济濮间，有旨移知青社。”又云：“方腊之乱，曾待制出守，贼不敢犯境。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歙州遂陷。”是曾因宋江而去歙，歙所以陷也。而用宋江讨方腊，则《青溪寇轨》亦无其事。若陆次云《湖壖杂记》，谓“六合塔下旧有鲁智深像，进龙浦下有铁岭关，说是宋江藏兵处。国初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日进征青溪，用兵于此。稗乘所传，不尽诬也。”此恐是杭州人附会为之。不然，南宋人纪录多矣，何无一人言之，阅四百馀年，

始有此异闻与？

(据《昭代丛书》本)

韩门缀学续编(节录)

(清)汪师韩

梁山泊

梁山泺在宋为盗藪，世俗以为宋江据此。考《宋史·蒲宗孟传》云：“梁山泺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不可胜计。”刘延世《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郓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泺，至是贼以绝食，遂散。”此神宗时事，在淮南盗宋江犯淮阳、京东事在宣和初者，相隔四十年矣。《徽宗本纪》及《侯蒙张叔夜等传》纪宋江事者，俱不及梁山泺。他若“许几知郓州，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几藉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又“任谅提点刑狱，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铎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此俱及徽宗时，而未至宣和。宋江横行在其后，其先或窟穴于此。逮至黄河移故道，梁山泺退地甚广，民得恣意耕种，地已不属宋矣。《金史·佞幸李通传》：“正隆六年（即金世宗大定元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海陵南伐时，梁山泺水涸，战船不得进。”《食货志》云：“金刷梁山泺地，遣使安置屯田，民惧征租，逃者甚众。大定二十二年，招复梁山泺流民，官给以田。”此乃宋孝宗淳熙九年，距宣和时又五十馀年矣。《元志·河渠、食货》，都不及梁山泺，惟于决堤偶序及之。明洪武初，胡翰（字仲子，金华人）有《夜过梁山泺》诗云：“洗河带泺水，百里无原隰。葭莩参差交，舟楫窈窕入。”又云：“往时冠带地，孰踵萑蒲习，肆噬剧跳梁，潜谋固怀蜚。”是明时犹有水有盗也。景泰间，河决沙湾。

徐有贞请开广济河，谓“其外有八十里梁山泊，可恃以为泄”，其地之洼下而闲空可知。今人见其无水，并疑小说言有水者为谬。岂知地在宋、元为众水之所聚哉？

(据清乾隆刻本)

随园随笔(节录)

(清)袁枚

卷十八 辩讹类下·梁山泊之讹

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按《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两传记江事者，并无据梁山泊之说。惟《蒲宗孟传》言：“梁山泺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必断其足，盗虽衰止，而所杀甚多。”《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郟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泺为患”云云，此是神宗时事，与宋江之起事宜和者，已相隔数十年矣。

(据上海文明书局戊午年印《随园全集》本)

茶馀客话(节录)

(清)阮葵生

卷十八 高俅

罗贯忠《水浒传》，《文渊书目》中有之，《也是园书目》亦与《三国演义》并列。其三十六人姓名，见龚圣与《赞》，盖画赞也。叙高俅出身，与《挥麈后录》所载悉合。俅本东坡小史，工笔札。坡出帅中山，留予曾子宣。辞之，属王晋卿。晋卿遣送篔刀于端王邸。值王蹴鞠(汉成帝好蹴鞠，见《博物志》)，俅睥睨之，令对蹴，王大喜云：“传语都尉，谢篔刀之贶，并送人皆辍留矣。”逾月王登大宝，不次迁

拜，数年持节至使相。父敦复，为节度使。兄伸，登八座。子侄皆为郎。《传》所称小苏学士，即东坡；都尉，即诜也。诜富贵不忘苏氏，每子弟入都，问恤甚厚。时梁师成自诡称东坡之子。二人皆嬖幸擅权势，而叔党终于小官。可知其贤矣。或谓二苏党禁方严，李公麟遇苏氏子弟，至，以扇障面而过。坡族孙元老上时相书云：“念与党人，偶同高祖，此辈愧诜、师成，不亦多乎？”邹灏《道乡集》有《高诜转官制》，陈章侯画三十六像付坊随，一时推名笔。

卷二十一 画鬼

朱竹垞谓画终南进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杨槩，皆设色为之。至龚高士易以深墨，其法仿赵千里《丁香鬼》也。离奇变化，自此书家草圣。世传《水浒三十六像》，亦高士作，而明吴承恩为之赞。近演义卷端所梓，乃陈洪绶作，亦当时之名笔也。

（据中华书局1959年印《明清笔记丛刊》本）

通俗编（节录）

（清）翟灏

卷三十七 故事·三十六天罡

《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撻其锋。”《癸辛杂志》载龚圣予《宋江三十六人赞》，备列名号，曰：“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王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跳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纹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

公朱仝、没遮拦穆宏、拚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较小说多孙立、晁盖，无公孙胜、林冲，其吴学究不著名，尺八腿、一直撞，绰号大异，铁鞭、先锋、赛关索、金枪班小异，先后次第，尤多不同。《宣和遗事》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并载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而呼保义等号无之。按别籍言三十六人中有一僧一妇人，龚所赞未见妇人，而其燕青赞云：“平康巷陌，岂是知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然则，时固有一丈青者，而不在数中，果复有所谓七十二地煞乎？

卷三十七 故事·误走妖魔

《钱氏私志》：“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师，时河北贼方定，蔡京谓徐曰：‘且喜天下太平。’徐曰：‘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曰：‘如何得识其人？’徐笑曰：‘太师亦是。’”按此段即是《水浒》楔子所由演。

卷三十七 故事·续水浒传

《瓮天胜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词于壁。钟嗣成《点鬼簿》康进之乐府有《梁山泊黑旋风负荆》、《黑旋风老收心》。按此等事今俱见《续传》中。又陆友仁《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云：“睦州盗起尘连北，谁挽长江洗兵革。京东宋江三十六，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则江降后，自有攻讨方腊等事，《续传》所演，皆不为无因。或谓：“《宋鉴》：刘豫所害关胜，即大刀关胜”，想亦有之。

（据无不宜斋雕本，武林竹筒斋藏板）

编者注： 此书同卷还有《水浒传》条和《高俅出身》条。

瞥 记(节录)

(清)梁玉绳

卷七 杂事

《水浒传》元本，乃钱塘施耐庵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备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色成之。或以为罗贯中编，盖取施本增益演造，未可知也（见《□览志馀》、《七修类稿》、《庄岳委谈》）。《宋史·张叔夜传》止言宋江起河朔。汪应辰《王学士师心墓志铭》言政和八年河北剧贼宋江，转掠京东，径趋洺阳，公击败之，遁去。俱不言人数。《东都事略·侯蒙传》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癸辛杂志续集》载龚圣与《三十六人赞》，皆不云一百八人也。以俗本较之，三十六人中有晁盖、孙立而无公孙胜、林冲，叙次多不同，名号亦小异，如穆横（俗作弘）、尺八腿刘唐（俗作赤发鬼）、一直撞董平（俗作双枪将）、铁天王晁盖（俗作托塔）、先锋索超（俗加急字）、铁鞭呼延绰（俗铁作双）、金枪班徐宁（俗班作手）、赛关索杨雄（俗赛作病）、短命二郎阮小二、立地太岁阮小五（俗二阮互易）、浪里白跳张顺（俗跳作条），而《宣和遗事》言之甚详。其起由于朱勔之运花石纲，如杨志卖刀、吴学究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及受天书等事并有之。而送生辰纲者，北京留守梁师宝，不名世杰，亦不言是蔡京婿。押送者，县尉马安国，非杨志也。称三十六人为天罡猛将，以宋江为帅，不在此数。三十六人中，有公孙胜、杜千（不作迂）；无解珍、解宝。其名号多与今本同，龚《赞》异。惟吴学究名加亮不名用，卢俊义姓李，杨雄姓王，二阮为阮进、阮通，李俊为李海，关胜名必胜，张横为火船工张岑，杜迂为摸著云杜千。降后各受武功大夫，分注诸路巡检使。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至所谓一丈青者，据李日华《六砚斋二笔》，乃群盗马皋之妻，后以配张用，而龚《赞》燕青有其名，何也？又王阮亭言：“兖州阳谷县西北有冢，俗呼西门冢。大族潘、吴

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见《香祖笔记》卷十二）。岂亦实有其人与？《宋史·刘豫传》：“豫将关胜，与俱降金”。

（据《食旧堂丛书》本）

剧 话(节录)

（清）李调元

卷下

《水浒》剧见《游览志余》：“钱塘罗贯中，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机巧甚详，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世俱哑。”《七修类稿》：“《宋江》乃施耐庵编。昨见《点鬼簿》（应作《录鬼簿》）载宋江传记之名，则亦有本，因而编成，故曰‘编’。”《庄岳委谈》：“《水浒传》所称三十六天罡，见《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撻其锋’。”《癸辛杂志》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备列名号，……又高俅事，见《居易录》：“乃东坡小史，以属王晋卿洗。洗遣俅送篋刀子于端王邸，令对蹴，大喜，并送人皆留。逾月，王登大宝，眷渥日厚，数年间持节至使相。传所云小苏学士，即东坡，而稍变其文耳。都尉，即洗也。”至误走妖魔事，见《钱氏私志》：“河北贼方定，蔡京谓徐神翁曰：‘且喜天下太平！’徐曰：‘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间，作坏世界。’蔡曰：‘如何得识其人？’徐笑曰：‘太师亦是’。”按：此段即是《水浒》楔子所由出。

《续水浒》诸剧，见《瓮天脞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词于壁。”按：陆友仁《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云：“睦州盗起尘起北，谁挽长江洗兵革？京东宋江三十六，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则江降后自有攻讨方腊等事，《续传》不为无因。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八集，
用《函海》本作底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出版）

编者注：文中《癸辛杂志》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备列名号部分，与《通俗编》所述全同。

剧 说(节录)

(清)焦 循

卷五

《义侠》、《水浒》二传，本施耐庵《水浒》小说，而施耐庵则本《宣和遗事》，其略云：“朱勔运花石纲，分差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搬运花石至京。杨志在颍州，待孙立不来，贫饿，卖所佩刀，与恶少交口，志杀之，配卫州军城。孙立等十一人，于黄河岸上，劫往太行山为盗。”又：“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师宝，以十万贯金珠珍宝，使县尉马安国赍至京，为蔡太师寿。至五花营堤上歇凉，遇大汉八人。有担酒者，县尉与众买饮，被迷，失去所赍物，获其酒桶，诉于知县尹大谅。尹验酒桶上有‘酒海花家’四字，捉事人王平，捉花家名约者，付吏张大年勘问。花约供云：‘三日前午时，有大汉八人，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借去此桶。八人为首者郟城县石碣村晁盖，带领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即下郟城县根捉。其押司宋江，夜走报晁盖，逃去，邀约杨志等往梁山泺为盗。思宋押司之恩，使刘唐以金钗酬谢。宋江以钗予妓女阎婆惜，告以来历。值因父病，给假归家，遇捕鱼人杜千、张岑，与索超、董平饮酒。平因不获晁盖，被杖，超故为盗者。宋作书送四人于梁山泺晁盖处入伙。已而，父病愈，入城至阎婆惜家，见阎女与吴伟打暖，愤取刀杀两人，而题其壁。巡检王成，帅大兵弓手，至宋家庄上捉江。江走入屋后玄女庙，于案上得一卷文书，写云：‘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又列三十六人：智多星吴加

亮、玉麒麟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青、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拚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着云杜千、铁天王晁盖。后一行云：‘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江乃同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奔梁山泺上。时盖已死，遂以江为首。杀牛大会，吴加亮称晁盖临终时言：‘政和年间，梦寨上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宋江言：‘今会中但少三人，乃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李横、铁鞭呼延绰。’于是劫掠州县，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馀县。朝廷命呼延绰为将，领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屡战屡败，朝廷督责甚严，呼延绰、李横乃叛投江。江喜三十六人已足，遂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张叔夜招诱归顺朝廷，各授武功大夫、分注诸路巡检使。后遣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周密《癸辛杂识》载龚圣与所作《宋江等三十六赞》，圣与序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二万，无敢抗者，其才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其所列三十六人，与《宣和遗事》小异。智多星吴加亮作吴学究，玉麒麟李进义作玉麒麟卢俊义，赤发鬼刘唐作尺八腿，大刀关必胜作关胜，船火工张岑作船火儿张横，没羽箭张青作张清，急先锋索超作先锋索超，金枪手徐宁作金枪班，短命二郎阮进作短命二

郎阮小二，混江龙李海作李俊，赛关索王雄作杨雄，无人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一丈青张横，而有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又《宣和遗事》，三十六人不数宋江，此则连宋江为三十六。在宋时所传闻异词已如此。《宋史》于宣和三年，书“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又于是年书“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张叔夜传》，言宋江降，而不言降后之事。《侯蒙传》，亦载其疏招宋江平方腊语，而不详其允否。则当时用蒙议，命张叔夜降之，使隶辛兴宗平方腊于清溪，未可知也。史书“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犯济南府，守臣刘豫以城降。”《刘豫传》云：“金人攻济南，遣人说豫，豫杀守将关胜，率百姓降金。”关胜即大刀关胜耶？则已为守将，非以功进秩欤？而为豫所杀，则忠义以卫国家者，信矣。元人剧中多及宋江事。李致远《风雨还牢末》剧中，有宋江、刘唐、李逵、史进、阮小五五人。康进之《李逵负荆》剧中，有宋江、吴学究、鲁智深、李逵四人。李文蔚《燕青博鱼》剧中，有宋江、吴学究、燕青三人。无史氏《争报恩三虎下山》剧中，有宋江、关胜、徐宁、花荣四人。皆《三十六人赞》中所有。高文秀作《黑旋风双献头》剧，宋江白云：“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幼年为郓城县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经过梁山泺，晁盖救某上山。晁盖因三打祝家庄身亡，众拜某为头领，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施耐庵演义有一百八人，及打祝家庄、配江州等事，盖本此。又《录鬼簿》高文秀杂剧《黑旋风双献头》外，又有《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敷衍刘耍和》、《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杨显之有《黑旋风乔断案》。红字李二杂剧有《病杨雄》、《板踏儿黑旋风》、《折担儿武松打虎》三种。康进之《李逵负荆》外，又有《黑旋风老收心》一种。《瓮天脞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

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洲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见升庵《词品》所引。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第二辑本）

浪迹丛谈（节录）

（清）梁章巨

卷六 宋江

《水浒传》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迹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至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张叔夜传》：“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覘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馀，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按《侯蒙传》虽有使讨方腊之语，事无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腊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时擒腊者，据《徽宗本纪》以为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据《童贯传》以为宣抚制使童贯；据《韩世忠传》则世忠以偏将穷追至青溪峒，问野妇得径，渡险数里，捣其穴，辛兴宗掠其俘以为己功；皆与宋江无涉也。陆次云《湖壖杂记》谓六和塔下旧有鲁智深像；又言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时进征青溪，或用兵于此，稗乘所传不尽诬。惟汪韩门以为杭人附会为之，恐不足信。

（据扫叶山房石印本）

味静斋文钞(节录)

(清)徐 嘉

龚圣与遗事

世传《水浒》三十六像，亦高士作，而明吴承恩为之赞，此亦圣与事之可传者。

(据谢国楨藏抄本)

闽 杂 记(节录)

(清)施鸿宝

卷七 石手军

《宋史·陈文龙传》，先是，兴化有石手军，能投石中人，议者以为不足用，罢之，遂叛。文龙为知军，讨平之。按今兴化各乡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闻其人多于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旷处，画地为圈，大径三四尺，去十步内，以石投之。屡中屡远，圈亦渐小。至远及百步，圈小如钱而止。故其技独精。《宋史》所言，当即此辈。盖其时已然矣。然此辈用以御敌则不足，若为良善害则有余。近来莆田、仙游两县土匪，私立乌白旗名目，动辄械斗掳掠，未始非此辈为之。官其地者，所当严禁也。

(据清光绪戊寅申报馆印本)

小浮梅闲话(节录)

(清)俞 樾

宋江事，见《张叔夜传》。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

郡，官兵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是宋江降後，無使討方臘事。方臘事，見《童貫傳》云：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塌村，托左道以惑眾。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馮藉以自信。時吳中困於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宣和二年十月，起為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剡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岩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徽宗始大驚，遣童貫、譚稹為宣撫制置使，帥禁旅以東。三年四月，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又《韓世忠傳》：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青溪峒，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為己功。是擒方臘者韓世忠也。乃生前既為辛興宗冒功，而數百年後，稗官演說，又歸之于武松。抑何蘄王之不幸也！唯《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至而卒。是赦宋江以討方臘，侯蒙有此議，而實未之行。小說家即本此附會耳。又宋江原止三十六人，周公謹載其名于《癸辛雜志》云：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今小說家以三十六人為天罡，又增益地煞七十二人。而此三十六人中，晁蓋又不與焉，李英訛為李應，皆非其真也。明郎仁寶《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昨于舊書肆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人

大梁钟继先作，载宋元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知原亦有本，因而增成之也。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

茶香室丛钞（节录）

（清）俞樾

卷十七 小关索

宋范公称《过庭录》曰：“忠宣守信阳时，汉上有巨贼曰罗玺，拥众直压郡界。忠宣集郡僚谋守御，皆懦怯无敢当者。有酒吏秦生请行，独以数十骑直对敌垒。贼副小关索者，领十馀骑饮马河侧，秦射中贼关索心而死。贼众窜走。”按世俗以关索为汉前将军之子，实无其人。乃宋时贼盗中即有小关索之名，则其流传亦远矣。

《癸辛杂识》载龚胜与《宋江等三十六人赞》，其《赛关索杨雄赞》云：“关索之雄，超之亦贤。”则似古来真有关索其人也。

卷十七 宋江等三十六人

《癸辛杂识》载龚圣与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赞，每人各四句，今不录。惟其名号与世所传小有异同，故备录于此：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跳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灼，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弘，拚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按铁天王今作托塔天王，然其赞有“顽铁铸汝”之句，则

当时固作铁矣。尺八腿、一直撞，亦与今异。

《大刀关胜赞》曰：“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俗传以关胜为关公之裔，亦非无因。

今所传有一丈青扈三娘，此则无之。然《浪子燕青赞》云：“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未知何指。

宋孙升《孙公谈圃》云：“蒲恭敏宗孟知鄂州日，有盗黄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观其足动以为戏。恭敏获其鄙，先剔去足筋，然后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泺，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泺中。贼既绝食，遂散去。”按梁山泊巨盗宋江等三十六人，人所知也。乃当时更有黄麻胡，则知者鲜矣。

明谢肇淛《文海披沙》云：“宋徽宗时，山东贼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众横行。元顺帝时，花山贼毕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没无忌。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毕四中亦有一妇一僧最勇健，岂皆天罡之数欤？”

卷十七 神行之术

《莲社高贤佛驮邪舍传》云：“罗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师恐国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药投之，呪数十言，与弟子洗足，即夜便发，比旦，行数百里。问弟子：‘何所觉耶？’答曰：‘惟闻疾风流响，两目有泪。’师又呪水洗足，乃止。”按小说书有神行之术，本此。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

茶香室续钞（节录）

（清）俞樾

卷十六 梁山泺贼

宋洪迈《夷坚乙志》云：“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

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所亲王生暴亡，三日复苏，云如梦中有人相追，逮至公庭。俄西边小门开，狱卒护一囚，纽械连贯，立庭下；别有二人舁桶血，自头浇之；囚大叫，痛苦如不堪忍者。细视之，乃侍郎也。复押入小门，回望某云：‘汝今归，便与吾妻说，速营功果救我，今只是理会鄂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鄂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乃作黄篆醮，为谢罪乞命。”按此梁山泺贼，即宋江等也。宋江事见《宋史·张叔夜传》，但云“擒其副贼，江乃降”。至降后为蔡居厚所杀，而蔡居厚又以杀降获冥谴，则人所未知也。

国朝施可斋《闽杂记》云：“《宋史·陈文龙传》，先是，兴化有石手军，能投石中人，议者以为不足用，罢之，遂叛，文龙讨平之。今兴化各乡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闻其中多于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旷处，画地为圈，大径三四尺，去十步内，以石投之，屡中屡远，圈亦寔小，至远及百步，圈小如钱而止，故其技独精。《宋史》所言当如此。”按《水浒传》中有善投石者，盖亦有所本也。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

编者注：《茶香室三钞》卷三有《高俅》条，卷七有《一丈青》条，《茶香室四钞》卷三有《刘豫》条。

柜轩笔记(节录)

（清）李超琼

《水浒传》为施耐庵作，原不尽虚造。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后降张叔夜，事备载《宋史》叔夜及侯蒙传中。《癸辛杂志》载龚圣予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备列名号，即世所传三十六天罡也。陆友仁《题三十六人画赞》云：“睦州盗起尘连北，谁挽长江洗兵革？京东宋江三十六，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

与《续水浒》所言江平方腊等事皆合。而《金史·刘豫传》言：“豫知济南府。挾赖攻济南，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胜即《传》中所谓“大刀关胜”亦作“关必胜”者。是江降后，其党不乏立功，且以节义著焉。草泽之雄，出邪即正，终于舍生成名，虽叔夜犹愧之，何论狗彘不若之刘豫辈哉！后人以《水浒》为诟病，抑未深考者也。

（据《石船居剩稿》本）

宋稗类钞（节录）

（清）潘永因

卷二十六 谈谐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泇决而濶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贮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泇，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

（据上海黎明社宣统三年石印本）

编者注：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四）、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二）《梁山泇》条，均有对梁山泇水势的描述。

趺麈随笔(节录)

(清)吴沃尧

宋江解填词

《瓮天脞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念奴娇》一阙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六六、八九，谓即指百有八人也。或云：“此为明代人附托者。”说似近之。

水浒三十六人赞

龚胜与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赞，无公孙胜、林冲，而加入晁盖及病尉迟孙立二人。赤发鬼刘唐则作尺八腿，双鞭呼延灼则作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删去“急”字，病关索杨雄，作赛关索，双枪将董平作一直撞，没遮拦穆弘作穆横，金枪手徐宁作金枪班，扑天雕李应作李英。按《水浒》演义，晁盖称托塔天王，在宋江前称首领，不在将列，而赞称为铁天王。病尉迟孙立在七十二地煞内，赞乃及之。或“水浒”尚有别本欤？抑传误欤？赞载《癸辛杂识》。

(《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卷一，据瑞华书局 1915 年印本)

菽园赘谈(节录)

邱炜萱

梁山泊辨

梁山泊不知在何处,谈者津津,坚称世间确有其地。及问其地之在何处,则又东称西指,莫定主名。大抵人情好怪,不稽事理,随声附和,往往而然。不为喝破,反增疑窦,使无识者日驰情于无何有之乡,则当世之惑,而人心之害大矣。今按《宋史》并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为盗藪,究与宋江无涉。宋江事,见《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者,大略相同。三十六人,除宋江外,皆不著姓名,更何有于梁山泊?其属杜撰可知。若梁山泺事,见诸《蒲宗孟传》,言梁山泺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必断其足;盗虽衰止,而所杀甚多云云。微论与江无涉,且宗孟为神宗朝人,其去徽宗朝,亦越数十年也。作者随手扭捏一梁山泊地名,亦犹《三国演义》之落凤坡,本无心于牵合,谈者求其地以实之,不得,或遂指梁山泺为梁山泊,如今时四川之有落凤坡者,究未可知。要为齐东野人之言,非大雅所宜出也。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客云庐小说话卷一》转录)

编者注: 此条上有《宋江以下三十六人》条。

花朝生笔记(节录)

蒋瑞藻

《瓮天胜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念奴娇》一阙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回想芦

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六六八九，谓即指百有八人也。或云，此盖明人附托。说极有理。吾颇怪师师宋江，时代正相直，山左雒阳，相距亦未遥，施耐庵搦管作《水浒衍义》，事实皆出虚构，何不如此词所云，为此儿一写照，使全书生色乎？季弟瑞法，则云道君皇帝，时过其家，欲宋公明为周美成之为，下笔极难，斡旋亦不易，故宁割爱焉，未可知也。诚然，然《水浒》串插之妙，时出意表，耐庵腕下，何所不有？入一李师师，吾辈视之固难，以施氏之笔行之，或不至大费气力耶！巨盗传中，无此狡点其间，吾意终甚惜之。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一转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本）

《花当阁丛谈》：“张成，徐州人，短小精悍。善走，日可行五百里；若缓步，亦与人同。造意远行，则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负墙、抱树乃止。凡封奏羽报则使之。夜则于圆笼中缩足而睡。近崑山人顾大愚亦然。云：‘有符咒甲马，拴于两股，日亦可三四百里。’今闻其符咒书为人窃去，不能走矣。”按此事果信，《水浒》中之神行太保，殆非寓言耶！

（据蒋瑞藻《小说枝谈》卷上转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编者注：《小说考证》、《小说枝谈》辑录各家著述，只举书名，不录著者。赵景深在《小说戏曲新考·中国小说史料》中说，《花朝生笔记》是蒋瑞藻撰写的。

秋夜读书记（节录）

黄氏《士礼居丛书》《新编宣和遗事》载：“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匹段，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之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路中买酒吃，都被麻倒。”与小说《水浒》记吴

用智取生辰纲大同小异。所载酒旗上写着“酒海花家”四字，尤为雅艳。

(据蒋瑞藻《小说枝谈》卷上转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小说杂考(节录)

林纾

《宋史》载：“刘豫降金，杀其骁将关胜，胜不从逆故也。”按《水浒》有关胜。《癸辛杂志》，龚圣与作《关胜赞》云：“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以其时考之，宋江作乱，正在宋末，然则刘豫所杀之关胜，即《水浒》之关胜耶？世之图关胜者，赤面大刀，其状似壮缪，于是凡关姓者，匪不赤面，匪不大刀，而《施公案》之关太出矣。太号小西，盖自命为山西人，似即壮缪之后。小说家无识盗袭，可笑。

(《铁笛亭笔记》，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编者注：此文后收入《畏庐琐记》，题为“关胜关太条”。

乾嘉诗坛点将录附考

叶德辉

世传小说《水浒传》宋江等三十六人，正史及宋、元通鉴有宋江名，其三十六人名不悉具。小说以为有百八人头领，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余按三十六人始见于宋无名人撰《宣和遗事》，其书云：“宋江因杀故人阎婆惜，郓城县巡检王成领兵捕之，宋江走入屋后九天玄女庙，王成根捕不着，宋江拜谢玄女，见香案上有一卷天书，宋江展看，写三十六人姓名：其一，智多星吴加谅，其次，玉麒麟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

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撞直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青、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拚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着云杜千、铁天王晁盖。”名末最后一行写：“天书，付与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宋江至梁山泺，晁盖已死，吴加谅、李进义共推宋江为首领。寨上原有二十四人，宋江领得朱仝等九人，成三十二人。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馀县。宋江道会中只少三人，三人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张横、铁鞭呼延绰也。是时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张横等出师，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呼延绰遂领张横反叛，来投宋江。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恰是三十六人足数。此三十六人之姓名可考者。然一丈青张横，并不在天书名内。证以周密《癸辛杂志续集》所载龚圣与开《宋江三十六人赞》，次序名号，亦多不合。龚所赞，其一为呼保义宋江，其次，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青、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跳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拚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不知所据何书。解珍、解宝，今小说本同龚赞，在天罡三十六人内；病尉迟孙立，摸着天杜迁，即摸着云杜千，在地煞七十二人内。是开所见之书，及今小说所据，必有天罡、地煞姓名彼此互窜者。明郎瑛《七修类稿》二十三云：“《水浒宋江》，钱塘施耐庵的本。

昨于书肆，见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载宋、元传记之名，于其事尤多。据所见原亦有迹，因而编益成之耳。”又二十五云：“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鲁，官军莫能抗。周公谨载其名于《癸辛杂志》。罗贯中演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异于他贼。但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为赤发鬼，一直撞为双枪将，以至淫词诡行，足以溺人。今特书其当时之名于左。”案郎氏云云，亦殊不广。不知明臧晋叔刻《元人百种曲》中，有元康进之《黑旋风李逵负荆》杂剧，宋江白有“一百八人头领”之语，李逵白亦称“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又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白，同。《博鱼》剧中卷毛虎燕顺，小说作锦毛虎，在七十二地煞中。而龚氏《浪子燕青赞》云：“平康巷陌，岂汝知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今小说有地彗星一丈青扈三娘，而以一丈青张横为天平星火船儿，其《宣和遗事》之火船工张岑，则无其人。是龚《赞》之一丈青，确系女人，故援以比浪子，而非一丈青之张横。当时野乘流传，各有依据，故明胡应麟《庄岳委谈》云：“《水浒传》今特盛行，余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抽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色以成此编。”足见供状有名，非出于杜撰。又《燕青博鱼》杂剧，青自称梁山泊第十五头领，以《宣和遗事》所载次序推之，青名次十四，并宋江数之，实次十五。然则元人杂剧，亦自来历分明。郎氏不知赤发鬼本系原名，一直撞之为双枪将，犹呼保义一称及时雨。盗贼名号，本无定称，而乃信口诋诃，陋略甚矣。今世小说，大半折衷《宣和遗事》、《癸辛杂志》，而取材于元人杂曲，蓝本于张叔夜所得供状。正史及《通鉴》固云：“宋江掠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当时招状，宜可征信。何得云七十二人为罗贯中所添？况解珍、解宝、杜迁、孙立、张青、一丈青、燕顺，诸书重见互异，又足为七十二人之铁案乎？至《水浒传》，明时，与《三国演义》，都察院同有刻本，载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乾隆初元，海内升平，大戏节戏，进呈院本《三国

志》为《鼎峙春秋》，《水浒》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诸事为《英雄璇图》，载礼亲王《啸亭杂录续编》。可见此二书，前明刻之风宪衙门，我朝则列为承平乐部。世以比于《西厢记》、《金瓶梅》，谓在禁书之列，抑亦不谙掌故也已。

(据清光绪丁未九月长沙叶氏刊本)

编者注：叶德辉《重刻足本诗坛点将录叙》中亦有对宋江等水浒人物的考证。

小说丛考(节录)

钱静方

水浒演义考

明郎仁宝《七修类稿》云：“《三国》、《水浒》二书，皆杭人罗本贯中所编。”然《三国》虽出罗手，已经诸人修改，至本朝查声山而遂极完备。”《水浒》实元季施耐庵先生所撰，罗所编者，特《征四寇》之《后水浒》耳。前、后《水浒》，大抵空中结撰，寄姓氏有无之间，然博考之，则又未尝无因也。

宋江事见《宋史·张叔夜传》。叔夜再知海州。时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兵莫敢撻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觐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馀，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诱之战。先匿壮卒于海旁，伺兵既合，则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故施本末回，设为卢俊义一梦，梦见嵇康持长弓而入，遍缚群贼。长弓者，合之为张姓也。嵇康，三国时人，事魏，亦字叔夜，耐庵借以寓意，以见三十六人，卒为张叔夜一人所服。尝见罗本因欲接《后水浒》之故，致将卢俊义一梦抹去，以平痕迹。不知两人笔墨，疏

密不同，狗尾续貂，卒不满于众意也。按：作者当时误以金圣叹删节的七十一回本为施耐庵原著，致有此错误论调。

三十六人名姓，周公谨《癸辛杂识》载之甚详。宋江为首，以下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无不备列。施耐庵因之，以三十六人为天罡，又增七十二人为地煞，盖非尽无据也。但演义处晁盖于三十六人之外，孙立又退为七十二煞之第三人，而以林冲、公孙胜补之。张青亦退入七十二人中，而以在三十六人中者为张清。呼延绰改为呼延灼。以花和尚为浑号，而著其名姓为鲁达，且表其字为智深。以李英为李应，则其音相近。以穆横为穆弘，则其音本通。此皆与《杂识》不无稍异。不知作者故意与《杂识》立异欤？抑别有所本欤？

三十六人之浑号，亦非施耐庵凭空捏造者。按龚圣与《三十六赞》，始于呼保义宋江，终于扑天雕李英，其间智多星、玉麒麟等名号，悉与相符。惟有晁盖而无林冲，有孙立而无公孙胜。晁盖浑号为铁天王，今演义作托塔天王。刘唐浑号为尺八腿，今演义作赤发鬼，此则以音之相似而有小异焉。

又尝见《居易录》载张叔夜征梁山时之檄文，谓有能擒卢俊义者赏十万，擒关胜、武松、呼延绰、张青、董平者五万，擒李逵者三万，擒宋江者二万。宋江之价值，较卢俊义仅十分之二，可知江于笼络手段外，一无所能，自叔夜观之，竟一不足重轻之人物也。按：《居易录》所载谓：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卢俊义者，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作者引文既误，据以立论，遂无是处。

七十二人中之焦挺，其初见李逵曰：“小人相扑为生。”相扑不知何业，久不得解。迨丙午年至日本，见有一种武士，专尚勇力，互

相扑打，以倾跌者为败，其标志竟书相扑二字。每届节会，辄招此种人使演技，故业此者亦不鲜。乃知中国古时，亦有此业，今特失传，故见其名而不解也。

罗贯中《后水浒》谓，朝廷招安宋江，使征方腊等四寇，盖亦有本。《宋史·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徽宗）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至而卒。是赦宋江以讨方腊，侯蒙有此议，而实未有其事也。罗氏因之，复益之以辽及淮西王庆、河北田虎。谓宋江招安之后，以征四寇立功，此真画蛇添足，大失施耐庵《前水浒》之本旨矣。

方腊事见《童贯传》。腊，睦州青溪人，世居县塌村，托左道以惑众。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借以自信。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纲之扰，比屋致怨。初，苏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给事蔡京所。京窜其父子名姓于童贯军籍中，皆得官。帝颇垂意花石，京使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冲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增加，淮汴之间，舳舻衔接，号花石纲，乃命勔领应奉局及纲事。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动以数千百万计。于是穷肆搜剔，凡士庶家有一草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中家破产，或鬻男女以供其需。斲山辇石，程督惨刻。篙工柁师，倚势贪横。（此段录《朱勔本传》）腊遂以朱勔为名，聚贫乏游手之徒，于宣和二年十月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不旬日聚众数万，据杭州。警报至京师，王黼匿不以闻。既而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剡县讎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淮南发运使陈遵上疏，帝始大惊，遣童贯、谭稹为宣抚制置使，率禁旅以东。三年四月，生擒腊及妻邵氏、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又《韩世忠传》：方腊反，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时有诏能得腊首者，授两镇节钺。世

忠穷追至睦州清溪峒，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峒口，掠其俘为己功。是擒方腊者，韩蕲王世忠也。乃生前既为辛兴宗冒功，而数百年后，小说家又归之于武松，何蕲王之不幸也！且擒方腊之地，在睦州不在杭州，则杂剧《涌金门》一出，宜改为清溪峒矣。

《宋史》，徽宗时诚有伐辽之举，然将帅系童贯、蔡攸诸奸佞，屡为辽败，未尝有功。厥后约金夹攻，辽虽就灭，而宋亦南迁矣。王庆、田虎未详。史载宣和六年，河北、山东盗起；张万仙、张迪、高托山众皆十馀万，自馀二三万者不可胜数。则田虎等谅亦当时之一部而已。

《后水浒》言徽宗微行，至李师师家作狎邪游，此系实事。《宣和遗事》及张端义《贵耳集》载之甚详。惟遇燕青则为小说家所附会，不足信也。尝见藏书家有《李师师小传》一册，文殊雅洁，为节录之。师师者，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产女而卒，寅以菽浆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尝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爱之，必为舍身佛寺，寅以女舍身宝光寺。女方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尔亦来耶？”女至是忽啼。僧为摩其顶，啼乃止。寅窃喜曰：“是女真佛弟子。”为佛弟子者，俗呼为师，故名之曰师师。师师方四岁，寅犯罪系狱死，有娼籍李姥者收养之。比长，色艺绝伦，遂名冠诸坊曲。徽宗既即位，好事奢华，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绍述为名，劝帝复行青苗诸法，京中饰为饶乐气象。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园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草，搜采殆遍。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狎邪游。内押班张迪者，帝所亲幸之寺人也，未官时为长安狎客，往来诸坊曲，故与李姥善，为帝言师师色艺双绝，帝艳心焉。翌日，命迪出内府紫茸二匹，霞氍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廿镒，诡云大贾赵乙，愿过庐一顾。姥利金币喜诺。暮夜，帝易服杂内侍四十馀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挥止馀

人，独与迪翔步而入。堂户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礼，慰问周至；进以时果数种，中有香雪藕，水晶苹婆，鲜枣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为各尝一枚。时迪已辞退，姥复款洽良久，引帝至一小轩，几临窗，缥緜数帙，窗外新篁，参差弄影。帝憺然兀坐，意兴闲适。少顷，姥引帝到后堂，陈列鹿炙鸡酢鱼鲙羊签等肴，饭以香子稻米，帝为进一餐。姥侍旁款语移时，而师师终不出见。帝方疑异，而姥复请浴，帝辞之。姥耳语曰：“儿性好洁，勿忤意。”帝不得已，随姥至一小楼下漏室中。浴竟，姥复引帝坐后堂，肴核水陆，杯盏新洁，劝帝欢饮，而师师犹未一见。良久，姥才执烛引帝至房。帝褰帷而入，一灯荧然，亦无师师在。帝益异之，为徙倚几榻间。又良久，见姥拥一姬姗姗而来，不施脂粉，衣绢素，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见帝，意似不屑；倨不为礼。姥耳语帝曰：“儿性颇愎，勿怪。”帝于灯下凝睇久之，问其年，不答。姥复附帝耳曰：“儿性好静坐，唐突勿罪。”遂为下帷而出。师师乃起，解玄绢褐袄，衣轻终，卷右袂，援壁间琴，隐几端坐，鼓《平沙落雁》之曲。轻拢漫捻，流韵淡远，帝不觉为之倾耳，竟忘倦意。比曲三终，鸡已唱矣。帝急披帷出，姥闻亦起，为进杏酥饮枣糕飴饆诸点品，内侍从行者皆潜候于外，拥卫还宫，时大观（徽宗屡易年号，此其一也）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责师师曰：“赵礼意不薄，汝何落落乃尔？”师师怒曰：“彼贾人耳，我何为者？”既而人言藉藉，皆知帝幸师师。姥闻大恐，日夕啼泣曰：“赤吾族矣！”师师曰：“无恐，事起佚游，上所深讳，肯顾我，必不忍杀我。我所窃自悼者，实命不犹，流落下贱，使不洁之名，上累至尊，此则死有馀辜耳！”次年三月，帝复微行。师师乃淡妆素服，俯伏迎驾。帝执其手令起，见前所御处，皆以蟠龙锦绣覆其上。李姥匿避，宣至，颤不能起，无复向时调寒送暖情态。帝意不悦，为霁颜，以老娘呼之，谕一家子无拘畏。姥拜谢。由是岁必一二幸其家。张迪私言于上曰：“帝幸李氏，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继。今艮岳东偏有宫地，延袤二三里，直接镇安坊，若于此处为潜道往还，殊便。”帝韪之。宣和四

年，始从潜道至师师家，至辄赐以内府珍宝，计前后赐金银钱缯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无何，帝禅位，自号道君教主，退处太乙宫，佚游之兴衰矣。是时金人启衅，河北告急。师师语姥曰：“吾母子嘻嘻，将及于祸。”姥曰：“然则奈何？”师师曰：“汝第勿与知，惟我所为。”乃集前所赐，呈牒开封尹，愿入官助河北饷。复赂张迪，代请上皇（即徽宗，禅位后称上皇），愿弃家为女冠。上皇许之，赐居北郭慈云观。未几，金人破汴，主帅闾孛索师师，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久索不得。张邦昌为踪迹之，以献金营。师师骂曰：“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今又北面事丑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贄耶？”乃脱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国城（金掳徽钦二帝囚于此地），知师师死状，犹不自禁其涕泣之汎澜也。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本）

二 作 者 编

录鬼簿续编(节录)

(明)无名氏

罗贯中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据郑振铎等影写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

七修类稿(节录)

(明)郎 瑛

卷二十三 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宋元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

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

(据耕烟草堂刊本)

百川书志(节录)

(明)高 儒

卷六 史部·野史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有百八人混名。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印本)

西湖游览志馀(节录)

(明)田汝成

卷二十五

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据中华书局 1958 年印本)

少室山房笔丛(节录)

(明)胡应麟

卷四十一 庄岳委谈下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绌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

(据清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校刊本)

续文献通考(节录)

(明)王 圻

卷一百七十七 经籍考·传记类

《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据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明万历三十一年曹时聘、许维新等刻本)

稗史汇编(节录)

(明)王 圻

卷一百三 文史门·杂书类·院本

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

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遭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第人调笑，辄紧处着慢，多多愈善；才征筹绝处逢生，种种易穷，岂直不堪犄角中原，较是更输扶馀一着。而志西湖者遂曰罗后三世患症，谓其导人以贼云。噫！无人非贼，惟贼有人；吾儒中顾安得有是贼子哉！此《水浒》之所为作也。

（据南京博物馆藏明万历刻本）

施耐庵墓志

（明）王道生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歿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爇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馀》、《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子）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先

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李恭简《兴化县续志卷十四补遗》，据《文艺报》

1952年第21号刘冬等《施耐庵与水浒传》转录）

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明）杨 新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续长，先承家业。父母以孝；兄弟以友；朋友以信；人无间焉。自以耕学扁斋，潜德弗耀。娶孺人顾氏妙善暨陈氏妙真，皆自名门，淑德昭著。永乐辛丑岁，公上章困敦，甫及四十，以疾终。远近闻者，罔不悼念，以为仁而弗寿，天佑不肖。浮柩于本场高源，未卜寿藏。今年以通利，遂为安厝。士人顾繁，行状请铭，以志悠久。予惟处士，生于太平文运之时，礼俗敦厚之乡。素与友善，更相姻娅。其为人也，读书尚礼，邪僻不干于心，出处不卑其志，理乱不闻，黜陟不预。忘形林泉之下，娱情诗酒之间。此亦命之所得耶？厥后，孺人顾氏、陈氏，悲慕弗忘，渐忽弃世。且二孺人与公结发后，相敬如宾。其为处子，闺门之间，女仪妍洁，敦持妇道，上下无忌。综理家事，各从俭约。至时祭祀，调和涤濯，必尽丰美。孝养舅姑，始终弗怠。生子七：长文昱字景胧，文学；次文颢字景顺，国学生；次文晔字景明；次文暉字景华；次文暉字景清；次文升字景暘；次文鉴字景昭。文晔、文暉，不幸早逝。而文昱等皆有能声，理家务，炽盛逾旧。女三：长适里人刘仲衡子镒；次适邵文义子钱；次适刘宏义子坚；皆耆故之后也。公生于洪武癸丑，没于永乐辛丑。顾氏生于洪

武辛亥，没于正统丙辰。陈氏生于洪武戊辰，没于正统戊辰。呜呼！生寄死归，人之常也；信德既立，人之行也。故处士、孺人，各得其道焉；子文昱等又能继述。请铭曰：嗟彼哲人，如金如璧。处士之贤，孺人之德。胡为不寿？遂致窀穸！父道母仪，乡邻是则。佳城苍苍，既松且柏。勒石志铭，千载弗易。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繁书、陈景哲纂盖。

（清咸丰四年修《施氏族谱》，据《文艺报》1952年第21号丁正华等《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附件》转录）

施氏族谱序

（清）陈广德

族之有谱也，所以溯根本诏来世也；其义与祠堂并重。族谱之兴修在人，祠堂亦然。一家之兴，必有人焉。出而考订族谱，建立祠堂，于以敬宗追远，合子姓而裕后昆，至伟也。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杨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及施氏为先贤施子之常之裔种种遗说，皆未载。并闻康熙朝有名建侯者，颇精于棋，从海陵缪侍郎湘芷游。此皆旧所传，今其裔孙振远所述者也。然则，施氏，望族也。铭所云：“精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者，信可征也。振远，武庠，有英声。其尊人峻峰，勤勤于谱事，宝藏支谱于家，复又鸠合族人，于施氏旧祠遗墓成新祠焉。将见家族兴起，必有光绍祖泽之贤裔，无愧乎耐庵之精于文，建侯之精于棋者。斯亦海邑之光也夫。是为序。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暑后二日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清咸丰四年修《施氏族谱》，据《文艺报》1952年第21号丁正华等《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附件》转录）

施氏宗祠建立纪述

(清)施 垚

夫祠堂之立，所以报本追远，敬宗祖，睦宗族也。

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居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其祠由国朝乾隆戊申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尽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维时规模草创，未成厥功；先君与族伯，旋即谢世；嗣后，继志无人，数十年来颓败不堪矣。

道光丙申，垚目击心伤。会同堂侄金、族侄永昌、永茂欲踵其事。因见祠堂基址南北虽长而东西狭小，即向通族议捐，购买东边基地，襄并成局，实望建造由此始也。无如人心不一，延至咸丰壬子，族中力不从心者，固不过问；即可以饷粥者，亦置若罔闻；咸以为工费不下千馀金，图成固难，谋始亦不易也。垚独首先倡捐，任劳任怨，引为己责；兼族侄永昌、男铎共襄其事，劝诸同族，量力输捐；设大门，建祖堂，置祭田；至乙卯，四载经营粗就，罗列各房木主，定为春秋礼典。垚亦何幸，而有志竟成也。我祖在天之灵，庶其来格来歆哉！

从此，祠宇高敞。祭之日，群昭群穆，聚首一堂。所谓敬祖宗睦宗族者，其在斯乎！

去岁夏，奉直大夫陈懋亭（即广德——丁正华注）先生过白驹，纳凉于祠，鉴垚苦心，特此匾式留题。（文曰：“新祠式焕”——丁注）今表而彰之，非特为美观瞻也；亦以抛砖引玉，庶后之人更由此而恢宏旧制，式廓新猷，此则垚所厚望者也，是为记。

时维咸丰五年岁次乙卯二月吉日，第十四世裔孙垚谨记。

（清咸丰四年修《施氏族谱》，据《文艺报》1952年第21号丁正华等《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附件》转录）

施氏世系(节录)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十二世
彦端字耐庵(行一)	→让字以谦→	一文昱……→	—康侯
元配季氏	元配顾氏	文颢	……
继配申氏	陈氏	……	—……
		—……	

(清咸丰四年修《施氏族谱》，据《文艺报》1952年第21号丁正华等《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附件》转录)

施耐庵传

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缮甲兵，将窥窃元室，以卞元亨为先锋。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屡聘不至。迨据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士诚笑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笔以自遣，不虚糜岁月乎？”耐庵闻而搁笔，顿首对曰：“不佞他无所长，惟持柔翰为知己。大王豪气横溢，海内望风瞻拜。今枉驾辱临，不佞诚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奈母老不能远离，一旦舍去，则母失所依。大王仁义遍施，怜悯愚孝，衔结有日。”言已，伏地不起。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

(李恭简《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据《文艺报》1952年第21号刘冬等《施耐庵与水浒传》转录)

编者注：《兴化县续志》载入此文，未题作者。

施耐庵神主

考 公耐庵府君
元辛未进士始祖 施 之位
妣 门季太儒人
申

(据《文艺报》1952年第21号刘冬等
《施耐庵与水浒传》转录)

编者注： 施耐庵神主，江苏省大丰县白驹镇施家舍施姓立。

施耐庵墓记

施隐士墓，在县境东含塔垞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李恭简《兴化县续志卷一补遗》，据《文艺报》1952年
第21号丁正华等《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附件》转录)

耐庵小史

袁吉人

施耐庵，白驹场人。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友善。士诚初缮甲兵，闻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诚造其门，见耐庵正命笔为《江湖豪客传》。士诚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文以自遣，不亦虚糜岁月乎？”耐庵逊谢，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毕辞之。因避去。其孙述元应士诚聘，至麾下，奉令招募，因见士诚骄矜，亦逸去。

(韩国钧等《吴王张士诚载纪》卷四《附编·附考》，据大中书局1932年印本)

丙辰札记(节录)

(清)章学诚

稗史讥王圻《续文献通考》载《琵琶记》、《水浒传》。此亦别有一说，未可轻议。但余见《续通考》止有《水浒传》，未见《琵琶记》也。又云：《通考》载罗贯中为《水浒传》，三世子弟皆哑。余见《续通考》题《水浒传》为罗贯著，不名贯中；三世子弟皆哑，并无其文。岂刻本有互异耶？抑稗史之误志耶？

(据《章氏遗书》本)

传奇汇考标目(节录)

(清)无名氏

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

(据丙寅[1926]李伯珩炼石补天楼钞录宝敦楼珍藏开化纸工楷精钞本)

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节录)

(清)铁珊

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世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撰《红楼》，终身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卷首，据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

绪论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西国之心，一死于罗马以后之宗教家，死守尊教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罗马之教皇。中国之心，一死于南宋以后之理学家（与明代理学有别），死守尊皇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胡元之君主。斯时之民，冥冥沉沉，杀之刚之不知痛，犬之马之不知羞。于此而思有以活之之法，非有大慈悲大手笔大魔力不能。吾于西国得一人焉，以沙尔十二之传记，而活已死之心，曰福禄特尔。吾于中国得一人焉，以宋江百八之传记，而活已死之心，曰施耐庵。

中国之小说，亦伙颐哉，大致不外二种：曰儿女，曰英雄。而英雄小说，辄不敌儿女小说之盛，此亦社会文弱之一证。民生既已文弱矣，而犹缕月裁云，风流旖旎，充其希望，不过才子佳人成了眷属而止，何有于家国之悲，种族之惨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国文弱而示之以文弱，不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耶？益多而已矣。所以《牡丹亭》、《西厢记》之小说愈出，而人心愈死。吾于是传施耐庵。

施耐庵之事迹 元施耐庵，东都人也。其轶事不少概见，散见于诸家著述，补苴掇拾，可以想见其为人。性好友，风晨雨夕，故人不来，辄不欢。所著书都不传，惟《水浒》行世。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或云《水浒》本传罗贯中作（见国朝周亮工《书影》），或云《水浒传》宋人作（见田叔禾《西湖游览志》），或云《水浒后传》陈雁宕作（见沈登瀛《南浔备志》），具不作信。

施耐庵之戟刺 汉武帝而《内传》成，武墨淫而《秘记》作，古今小说，何莫非受异常之戟刺？其戟刺有大小，而耐庵特其大焉耳。知人论世，实有大大的戟刺二种在。

一、异族虐政。“豹狼在邑龙在野”，“哀哀王孙泣路隅”。睹其

钩考钱谷也，恨无晁盖以劫之。睹其括马也，恨无段景住以盗之。嗟我南人（胡元虐待南人，酷于俄人之虐待犹太），辗转呻吟于胡元轭下，固已欲哭而无泪矣。虽其时何尝无反动力哉？董贤举耶，杨镇龙耶，钟明亮耶，以不忠不义之民（《水浒》提倡二字以此。圣叹批评似亦未的），而欲亡元，宜其飞蛾投火矣。“热泪百川水，愁心千叠山。”耐庵之身世如此。

一、理学馀毒。国破矣，家亡矣，林总如此其困苦，犬羊如此其凭陵，而士大夫犹原心于秒忽，较理于方寸，则理学之毒也。彼姚枢、许衡辈，何莫非汉人哉？而舞蹈胡廷、跼天踏地于不公平之名分，醉生梦死于不明白之朝廷，此固林教头之所火并，李大哥之所尿溺也。《水浒》出而理学壁垒一拳洞之，快矣哉！

施耐庵之著录 圣叹评曰：“耐庵心闲无事，而作《水浒》。”此欺人语耳。耐庵纵心闲，何必作《水浒》？耐庵纵作《水浒》，何必崇拜一百八人（如俞仲华作《荡寇志》，即未懂得耐庵心事）？余谓耐庵之宿怨，固有大于腐迂者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人生到此，悲来填膺。而又举足触网罗，张口犯刑诛。既无言论自由之权，更无出版自由之利。不观其自序耶，曰“谈不及朝廷”，则其不满于胡元，而又不肯显诽也可想。曰：“亦不及人过失”，则其不满于时人，而又不肯明斥也可想。曰“所发之言，不求惊人，而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则其所谈为何事，所解为何人，至于人不能解，其可惊也又可想，至于人不能解，其难解也又可想。唯不解故不惊，唯不惊故不著录，至是而无书可作矣。耐庵悲愤而著书，必察社会之程度，国民之心理，作一书而人不能惊，则此书可烧，作一书而人不能解，则此书更可烧。至《水浒》则惊矣解矣，曰“无贤无愚，无不能读”，耐庵其踌躇满志矣乎。

托事于宋，思宋也。假迹宋江，以江转掠山东，山东南北咽喉，断之可以逐元也。宋江一押司，王伦一秀才，崇拜如彼，践踏如此，则元人重吏轻儒之影也。殷天锡之横暴，柴皇孙之失所，则又瀛国

公之影也。书不及叔夜平盗，假盗贼以鼓励英雄，不欲平之耳。书不及高人逸士，如《三国志》之水镜，《荡寇志》之念义，非只不敢以文弱之风相轧，亦以元多贱儒，无可模范耳。

施耐庵之思想 天网地缦，思想乃发。不必东国圣哲果合于西国圣哲也，而自无不合，则公理为之也。请观耐庵。

一、民权之思想。民何物哉？只有服从之义务，而无抵抗之权利耶？耐庵以一“逼”字哭之。逼者，压制之极也。非逼而作盗，则罪在下；逼之而作盗，则罪在上。作盗而出于逼，则强盗莫非义士矣。且皇帝又何物耶？人皆可以为尧、舜耳。“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此言借李逵发之。汉人臣元，何非奴才之奴才耶？“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此言借石秀发之。中国之民，罔闻民约之义，发之却有耐庵；耐庵可比卢梭。

一、尚侠之思想。民风荼弱，至南宋而极点矣。耐庵慨汉人之不振，致胡马之蹂躏，刀光剑气，提倡侠风。一杀虎也，阳谷于焉扬名。一偷鸡也，梁山为之不录。非特武松、鲁达等人，英风动山岳，高义薄云天；即水泊之喽噜，酒店之火伴，亦隐隐有侠气。则中国之武士道，发之又早有耐庵；耐庵可比西乡隆盛。

一、女权之思想。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之巾幗，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即如潘金莲，必写其为婢女；阎婆惜，必写其为流娼；潘巧云，必写其为醜妇；托根小草，笔墨便不嫌褻。至贾氏，不过一富人之妻而已，形容即不尽致，则其重视妇女也为何如！以视花前密约，月下偷情，以红闺之淑媛，写作青楼之荡妇，其价值有判若天渊者矣。则中国之女权，发之又早有耐庵；耐庵可比达尔文。

施耐庵之效果 谁谓元亡非亡于《水浒》？韩林儿，一《水浒》之产儿也；张士诚，一《水浒》之产儿也；陈友谅，一《水浒》之产儿也；明玉珍，一《水浒》之产儿也；而朱元璋尤其著者耳。不数十年，淮南豪杰并起而亡元族矣。夫布尔特奇以四十六之英雄（布氏著《希腊

罗马四十六人传》),而产生无量劫无量数之英雄,而拿破仑为魁。耐庵以百零八之英雄,而产出无量劫无量数之英雄,而朱元璋为魁。一则挠乱法疆,一则光复汉土。耐庵之功,伟于布氏矣。

结论 稗史氏曰:此以耐庵为海盗,金圣叹氏又从而回护之。余以为不必回护也,耐庵固海盗。抑知盗固当海耶?盗而不海,则必为张角之盗,为朱三之盗,为黄巢之盗,为李闯之盗,扰乱治平,为天下害。盗而受海,则必为汉高祖之盗,为朱元璋之盗,为亚历山大之盗,肃清天下。李世勣曰:“吾年十二三为亡赖贼”,此即未海之盗也;“十七八为佳贼”,此即已海之盗也。余观《水浒》之海法,有三善焉:纯用白话,一也;范围不出下流社会,二也;主张民义,三也。昔英人杜末,愤脑门豆之横暴,痛撒克逊之摧残,摹绘英雄,传之简册,一时欧洲民气大振。耐庵犹杜氏之志也。论人必观其世。《水浒》而出于汉、唐时代,则为黄巾贼之天书,为盗者师,烧之也可。《水浒》而出于胡元时代,则为黄石公之天书,为王者师,万版之也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耐庵著书,岂顾小儒咋舌哉?

稗史氏又曰:世传《水浒》成而耐庵盲目,以海盗也。然则邱明作传,以尊圣而盲目耶?三家村语,本不足辨。余以为《水浒》既成,而耐庵之目亦可以盲矣。任永、冯信,有行之也,何忍见元之凶秽哉?“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从事毛锥,而耐庵之心伤矣。

(《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八期,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编者注:《中国近代文论选》选录此文,未题作者。

怀香楼闲话(节录)

《元宵闹杂剧》，无名氏撰，衍施君美《水浒传》卢俊义事。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三转录，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印本)

顾曲麈谈(节录)

吴 梅

第一章第三节 幽闺

《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

(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

三 版 本 编

野获编(节录)

(明)沈德符

卷五 武定侯进公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据道光丁亥钱唐姚氏扶荔山房刊本)

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明)袁无涯

一、传始于左氏，论者犹谓其失之诬，况稗说乎！顾意主劝惩，虽诬而不为罪。今世小说家杂出，多离经叛道，不可为训。间有借题说法，以杀盗淫妄，行警醒之意者；或订拾而非全书，或捏饰而非习见；虽动喜新之目，实伤雅道之亡，何若此书之为正耶？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近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故允宜称传。

一、梁山泊属山东兖州府，《志》作泺，称八百里，张之也。然昔人欲平此泊，而难于贮水，则亦不小矣。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其居海滨之思乎？罗氏之命名微矣！

一、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

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失之于正史，求之于稗官；失之于衣冠，求之于草野。盖欲以动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复加“忠义”二字，有以也夫。

一、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复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贵者耳。

一、此书曲尽情状，已为写生，而复益之以绘事，不几赘乎？虽然，于琴见文，于墙见尧，几人哉？是以云台、凌烟之画，《幽风》、《流民》之图，能使观者感奋悲思，神情如对，则象固不可以已也。今别出新裁，不依旧样，或特标于目外，或叠彩于回中，但拔其尤，不以多为贵也。

一、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

一、旧本去诗词之繁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人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要使览者动心解颐，不乏咏叹深长之致耳。

一、订文音字，旧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讹舛驳处尚多。如首引一词，便有四谬。试以此刻对勘旧本，可知其余。至如“耐”之为“奈”，“躁”之为“燥”，犹云书错。若混“戴”作“带”，混“煞”作“杀”，混“櫪”作“拴”；“冲”“衝”之无分，“迳”“竟”之莫辨，遂属义乖。如此

者，更难枚举，今悉校改。其音缀字下，虽便寓目；然大小断续，通人所嫌，故总次回尾，以便翻查。回远者例观，音异者别出。若半字可读，俗义可通者，或用略焉。

一、立言者必有所本，是书盖本情以造事者也，原不必取证他书。况《宋鉴》及《宣和遗事》姓名人数，实有可征，又《七修类纂》亦载姓名，述贯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今以二文弁简，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亦便览记，以助谈资。

一、纪事者提要，纂言者钩玄，传中李逵已有提为《寿张传》者矣。如鲁达、林冲、武松、石秀、张顺、李俊、燕青等，俱可别作一传，以见始末。至字句之隽好，即方言谑语，足动人心。今特揭出，见此书碎金，拾之不尽。坡翁谓“读书之法，当每次作一意求之”，小说尚有如此之美，况正史乎？

（据明刊本）

编者注：此文原未题作者。这里根据袁中道《游居柿录》题为袁无涯。

五杂俎（节录）

（明）谢肇淛

卷十三 事部一

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讎，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愠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据日本宽政七乙卯岁仲夏京都书林小林庄兵卫等补刻本）

戏 瑕(节录)

(明)钱希言

卷一 水浒传

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德胜利市头回，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千古，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故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铲削，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离，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绝倒。胡元瑞云：“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今为闽中坊贾刊落，遂几不堪覆瓿。更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矣。”然则元端犹及见之。征余所闻，罪似不在闽贾。《点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钟继先所编。《宣和遗事》亦载宋江并花石纲等事，施氏《水浒》，盖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因润饰以成篇者也。

卷三 贗 籍

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选中郎，尝为余称，李氏《藏书》、《焚书》、《初潭集》、批点北《西厢》四部，即中郎所见者，亦止此而已。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命毁其籍，吴中侵《藏书》板并废，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笔，何关于李？顷又有贗袁中郎书以趋时好，如《狂言》，杭人金生撰，而一时贵耳贱目之徒，无复辨其是非，相率倾重资以购，秘诸帐中，等为楚璧，良可嗤哉！昼，落魄不羁人也，家极贫，素嗜酒，时从文贷饮，醒

即著书，辄为人持金鬻去，不责其值，即所著《樗斋漫录》者也。近又辑《黑旋风集》行于世，以讽刺进贤，斯真滑稽之雄已。

（据清刻《泽古斋重钞》本）

古今书刻(节录)

（明）周弘祖

卷上

都察院：《水浒传》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印本）

英雄谱刻印说明

（明）熊 飞

语有之：“四美具，二难并”，言璧之贵合也。《三国》、《水浒》二传，智勇忠义，迭出不穷，而两刻不合，购者恨之。本馆上下其驷，判合其圭。回各为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花之大乘。较讎精工，楮墨致洁。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雄飞馆主人识。

（《英雄谱》封面。据东西文化学社、金陵大学文学院 1949 年出版《影印明崇禎本英雄谱图赞》本）

因树屋书影(节录)

(清)周亮工

卷一

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溪无人知之也。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

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

予又见《续文献通考》以《琵琶记》、《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虽稗官小说，古人不废，然罗列不伦，何以垂远？

《续文献通考》载：“罗贯中为《水浒传》，三世子弟皆哑。”此书未大伤元气，尚受报如此，今之为种种宣淫导欲之书者，更当何如？可畏哉！

《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

(据赖古堂刊本)

编者注：以上五条，除引《续文献通考》“罗贯中为《水浒传》，三世子弟皆哑”一条外，均为清俞樾收录于《茶香室续钞》卷十三中。

旧学庵笔记(节录)

(清)李葆恂

古本水浒

向阅金圣叹所评《水浒传》，首载耐庵一序，极似金氏手笔，心窃疑之。后得明刊本，乃果无此篇，始信老眼无花。此本当刻于天启末年，正李卓吾身后名盛之时，故备载李氏伪评，其中诗词赞语颇多，九天玄女亦是长赞，金氏只采仙容妙目八字，顿成绝世妙语，真具有点铁成金手段者。至字句之异同，更仆难数。大抵金评所谓俗本作某者，此本皆然；所谓古本者，皆其臆改者也，与平四寇共为一百二十回。然一片铸成，并无前后之说，放儿曾取两本对勘，欲成《水浒札记》一书尚未卒业。

(据1916年义州李氏丛刊本)

中国小说史略(节录)

鲁迅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原本《水浒传》今不可得，周亮工(《书影》一)云“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所削者盖即“灯花婆婆等事”(《水浒传全书》发凡)，本亦宋人单篇词话(《也是园书目》十)，而罗氏袭用之，

其他不可考。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于是智深坐化于六和，宋江服毒而自尽，累显灵应，终为神明。惟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又有一百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适文存》三）。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然今亦难得，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1728）翻刻之前十回及宝历九年（1759）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亦始于误走妖魔而继以鲁达林冲事迹，与百十五回本同；第五回于鲁达有“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证果江南第一州”之语，即指六和坐化故事，则结束当亦无异。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入细微……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杨定见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无涯之请而刻此传；次发凡十条；次为《宣和遗事》中之梁山泺本末及百八人籍贯出身。全书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辽小异，且少诗词，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而收方腊又悉同。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字句稍有更定，如百回本中“林冲道，‘如何？便认的。’”此则作“林冲道，‘原来如此’。”诗词又较多，则为刊时增入，故发凡云，“旧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

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颇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掙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益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也。亦有李贽评，与百回本不同，而两皆舛陋，盖即叶昼辈所伪托（详见《书影》一）。

发凡又云，“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是知《水浒》有古本百回，当时“既不可复见”；又有旧本，似百二十回，中有“四大寇”，盖谓王田方及宋江，即柴进见于白屏风上御书者（见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及《水浒全书》七十二回）。郭氏本始破其拘，削王田而加辽国，成百回；《水浒全书》又增王田，仍存辽国，复为百廿回，而宋江乃始退居于四寇之外。然《宣和遗事》所谓“三路之寇”者，实指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强人，皆宋江属，不知何人误读，遂以王庆田虎辈当之。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纷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七回本名同而文迥别，殆亦由此而已。惟其后讨平方腊，则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据旧本之前，当又有别本，即以平方腊接招安之后，如《宣和遗事》所记者，于事理始为密合，然而证信尚缺，未能定也。

总上五本观之，知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云，“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中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既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应麟所见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

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明高儒《百川书志》六），且是其师。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亦信所见《水浒传》小序，谓耐庵“尝入市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且云“施某事见田叔禾《西湖志馀》，而《志馀》中实无有，盖误记也。近吴梅著《顾曲麈谈》，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案惠亦杭州人，然其为耐庵居士，则不知本于何书，故亦未可轻信矣。

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正传七十回楔子一回，实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题“东都施耐庵撰”，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张叔夜终，而指招安以下为罗贯中续成，斥曰“恶札”。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二十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周亮工（《书影》一）记《水浒传》云，“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二人生同时，其说当可信。惟字句亦小有佳处……

至于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于世变，胡适（《文存》三）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故至清，则世异情迁，遂复有以为“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以善其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诚不可泯”者，截取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至结末，称《后水浒传》，一名《荡平四大寇传》，附刊七十回之后以行矣。其卷首有乾隆壬子（1792）赏心居士序。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印本）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节录)

孙楷第

卷六 明清小说部乙 说公案第三

水浒传

此书撰人,自明以来,相传有罗贯中、施耐庵二说。《也是园目》有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传》,则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今所见明本,有不题撰人者(如高阳李氏百回本及容与堂李卓吾评百回本),有题“施耐庵编辑”者(如熊飞刊英雄谱本),有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者。(如袁无涯刊百二十回本)。罗贯中始末已见本书卷二。

耐庵即施惠号,见传抄本宝敦楼《传奇汇考目》。惠,字君美(一云字君承),钱塘人。二人皆元末明初人。第不知《水浒传》果为谁作耳。

书板刻亦多,今依性质分类排比于后。至诸家著录之本,今不能知其内容回目者,亦录之以供稽考。

编者注: 本书卷二云: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所撰杂剧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今唯《风云会》存。元至正时曾游江、浙。元亡不知所终。见天一阁本《录鬼簿续编》。

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

未见。《也是园目》著录。

李开先《词谑》云:“崔后渠(铎)、熊南沙(过)、唐荆川(顺之)、王遵岩(慎中)、陈后冈(束)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叙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按:《词谑》此处所云二十册,

当等于言二十卷。知〔弘德、正嘉〕〔弘治、正德、嘉靖〕间诸公所读《水浒传》皆是二十卷本。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

未见。《百川书志》著录。

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记宋江三十六人，并从副百有八人，见《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类》。按：郎瑛《七修类稿》二十三：《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余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云云。所指当即此本。《宝文堂目·子杂类》亦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种，唯板刻款题及卷数回数皆未注明，不知其为何本。

都察院刊本水浒传

未见。《古今书刻》著录。

郭勋刊水浒传

未见。《宝文堂目》著录。

按：晁琛《宝文堂目·子杂类》于《忠义水浒传》外，别出《水浒传》，注云：武定板。又：《三国通俗演义》下亦注云：武定板。是勋于《三国》、《水浒》并曾刊印。《野获编》：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此谓新安刻《水浒》善本从郭本出，非谓即郭勋本也。

右古佚本。

忠义水浒传

存。明嘉靖间刊本。白棉纸。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字，似是二十卷本。惜只存第十一卷，第五十一至第五十五回。【郑西谛】

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存。明翻嘉靖本，有清朝补板。正文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有图。

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首天都外臣(汪道昆)序。

忠义水浒传一百回(不分卷)

存。李玄伯藏明刻本。精图五十叶，板心左右有题(篆书)，约回目为之。记刻工姓名曰“新安黄诚之刻”、曰“黄诚之刻”、曰“新安刘启先刻”。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评，圈点，旁勒。李玄伯排印本。

不题撰人。卷首序，末署“大涤徐人识”。此为新安刻本，殆从郭勋本出者。观插图形式与芥子园百回本，袁无涯刻百二十回本(即杨定见所序者)，实是一板，似刻书在昌历之际也。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存。明容与堂刊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无图。【日本内阁文库】北京图书馆藏李卓吾评本。卷七卷八板心下间存“容与堂藏板”五小字。序目及正文第十一回至第三十回并缺。卷末间题“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与日本内阁本小异。

日本内阁本首李卓吾序，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批评《水浒传》述语，又论《水浒传》文字，《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第一回前为引首，乃李玄伯藏本第一回之前半。徐同李玄伯本。

芥子园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

存。图五十叶。记刻工姓名曰“黄诚之刻”、“新安刘启先刻”，皆同李氏藏本。唯一叶作“白南轩刻”不同。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亦同李本。板心下有“芥子园藏板”五字。【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帝国图书馆】

首大涤徐人序。其旁批眉批与袁无涯百二十回同，无每回后总评。

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存。明季刊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日本京都帝大，神山闰次】【巴黎国家图书馆】

首钟伯敬序，《水浒传》人品评。内容文字，与李卓吾评本略同。

右文繁事简本，皆百回，有征辽征方腊事。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存。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上图下文。正文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残存第二十卷全卷及第二十一卷之半。

据郑西谛所记，此本插图甚精，而刊印时颇不经心，所记回数往往前后重复。第二十卷自九十九回起。郑氏断为万历时余氏双峰堂刊本，谓全书当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左右。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

存。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余氏双峰堂刊本。上评，中图，下文，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标题为骈语，标题二句，不尽对偶。记回数自第一回至三十回止。以下不记回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残存卷八至卷二十五，共十八卷。第七卷以上缺。

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后学仰止余宗云登父评校”，“书林文台余象斗子高父补梓”。

温陵郑大郁序本水浒传一百十五回

佚。

书为黎光堂本。首温陵郑大郁序，《梁山辕门图》。每叶本文中嵌出像(上图下文?)，卷端题“清源姚宗镇国藩父编”。大致同《评林》本。刻书时代，不下万历。见日本《斯文杂志》十二编三号神山闰次撰文。

明刊巾箱本水浒传一百十五回

佚。

文太约，无序。首《梁山泊图》。见日本《斯文杂志》神山闰次撰文。

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十卷一百十五回

存。清金陵德聚堂刊本。正文半叶十四行，行三十字。

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书林文星堂梓行”。

按：今坊间通行《汉宋奇书》本(亦名《英雄谱》)《水浒传》一百

十五回，题“东原罗贯中编辑”，当从此等本出。

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十回（目录一百零六回但实一百十回）

存。明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半叶十七行，行十四字。【日本内阁文库】

题“钱塘施耐庵编辑”。

文杏堂批评水浒传三十卷（不分回）

存。宝翰楼刊本。【巴黎国家图书馆】金闾映雪草堂刊本。【日本东京帝大】首五湖老人序。别题“李卓吾原评《忠义水浒传》”。其目置于卷首，皆单言。卷中应分段落处乙之。绣像复容与堂本。文省十之五六。

水浒全传十二卷一百二十四回

存。坊刊本。

题“吴门金人瑞圣叹，温陵李贽卓吾鉴定”，“东原罗贯中参订”。首乾隆丙辰古杭枚简侯序。按：清康熙时有陈枚字简侯，杭州人，此坊本脱陈字，盖从康熙本出。

右文简事繁本，征辽外增田虎王庆故事。

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不分卷，后来有别题水浒四传全书者）

存。明袁无涯原刊本。引首题“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传》”。发凡题：“《出相评点忠义水浒全传》”。精图六十叶。有“刘君裕刻”字样。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无界。有旁批，眉评。每回后有总评。字加圈点旁勒。【北京大学图书馆】郁郁堂本。板心题“郁郁堂四传”。图行款并同上本。【南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宝翰楼本。图六十叶。行款亦同袁无涯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除原刊初印本外，余皆易得。

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首李贽序，杨定见小引，又《宋鉴》，《宣和遗事》（摘录），《发凡》，《水浒忠义一百八人籍贯出身》。改百回本第一回前半为引首。

右杨定见改编本，即百回本增加二十回。演征田虎王庆故事，略同文简事繁本，而加以润色。

金人瑞删定水浒传七十回

存。明崇祯旧刊贯华堂大字本。七十五卷。无图。半叶八行，行十九字。正文自卷五起。【北京图书馆】中华书局影印本，附杜堇图。坊刊王望如加评本。首顺治丁酉桐庵老人序。芥子园袖珍本有雍正甲寅勾曲外史序。光绪十四年上海石印本有王韜序。图精好。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题“东都施耐庵撰”。有金人瑞伪撰施耐庵序一篇及人瑞序三篇。人瑞第三序署皇帝崇祯十四年。正传七十回，楔子一回。人瑞，字若采，号圣叹。长洲人。

右金圣叹要删本。

征四寇传十卷(亦题水浒后传又名荡平四大寇传或续水浒传)

存。通行本。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首乾隆壬子赏心居士序。自六十七回起至百十五回止，即截取百十五回本后半为之。

右割裂文简事繁本但取其后半。

卷九 附录二 丛书目

精鏤三国水浒全传二十卷(别题英雄谱)

明崇祯间刊本。首熊飞序，晋江杨明琅(穆生)序。前附图百叶，第一叶至第六十二叶为三国图。第六十三叶至百叶为水滸图。上层为《水滸》，半叶十七行，行十四字。下层为《三国》，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二字。

此本所收《三国》《水滸》各二十卷。《三国》二百四十回，题“晋平阳陈寿史传”，“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明温陵李载贄批点”。《水滸》一百十回，目录作一百零六回。题“钱塘施耐庵编辑”。

绣像汉宋奇书六十卷(亦名英雄谱别题三国水浒全传)

清兴贤堂刊小本。图像四十叶。上《水浒》，下《三国》，亦载熊飞序。

此本所收《水浒》为一百十五回本，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三国》为毛宗岗评一百二十回本。

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

日本天文元年(当吾国清乾隆元年)《舶载书目》著录本。

日本松泽老泉《汇刻书目外集》著录乾隆四十六年新镌本。

按：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为四大奇书，始于李渔(《三国志》序)。黄摩西《小说小话》云：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刊本，纸墨精良，尚其馀事。卷首每回作一图，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远出近时点石斋石印画报上，而服饰器具尚见汉家制度云云。(见《小说林》第二期)所言如此，是笠翁曾刊此四书。今所见者，唯《水浒》有芥子园本，百回；《三国》两衡堂本，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是笠翁评，或即芥子园板，亦未可知。《西游》、《金瓶梅》均未见。唯乾隆丁卯(十二年)刊大字本《金瓶梅》有谢颐序者，板心尚题“奇书第四种”疑是复芥子园本也。日本天文间《舶载书目》所记《四大奇书》，未知何本，至《汇刻书目外集》所著录者，《三国》为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本，当是毛宗岗评定之本；《水浒》七十回七十五卷，即从贯华堂本出；《金瓶梅》百回二十四卷，不知其来历；《西游》则用陈士斌《真诠》。以所记观之，尽是后来评定之本，无足贵矣。

水浒续集(征四寇水浒后传)

一九二四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卷十 附录三 日本训译中国小说目录

(此日本仓石武四郎原稿。原题训译支那小说目录。今照抄目录，但改题名目如此。)

李卓吾先生批点忠义水浒传二十回

冈岛璞训点。第一至十回，享保十三年京师林九兵卫刻本，十

一至二十回，宝历九年林九兵卫等刻本。第一至九回，明治四十一年东京共同出板株式会社排印本。

通俗忠义水浒传四十四卷

冈岛璞编译。第一至十五卷(首至三十一回)，宝历七年平安植村藤右卫门等刻本。中编十六至三十卷(三十二至六十七回)，安永元年植村藤右卫门等刻本。下编三十一至四十四卷(六十八至一百回)，天明四年平安林权兵卫等刻本。前(首自八十八回)后(八十九至二百回)编，明治四十年东京共同出板株式会社排印本。

通俗忠义水浒传拾遗十卷 忠义水浒传卷四十五至七

丢甩道人译。宽政二年京都林权兵卫等刻本。

新编水浒画传九编九十卷

初编十卷，曲亭外史(泷泽马琴)译。二至九编，高井兰山译。文化二年曲亭序，文政十一年兰山跋，江户万极堂刻本。明治二十五年东京砾川出板会社古今小说名著集排印本。明治二十八年东京博文馆帝国文库排印本。大正二年东京有朋堂书店有朋堂文库排印本。

稗史水浒传二十编

初至六编，山东庵京山译。文政十二年江户仙鹤堂等刻本。七至十编，柳亭种彦译。天保元至三年仙鹤堂等刻本。十一二编，厚田仙果译。天保四年松寿堂刻本。十三编，柳亭种彦译。天保六年松鹤堂刻本。十四至十七编，厚田仙果译。天保八至十三年仙鹤堂等刻本。十八至二十编，松亭金水译。弘化四年至嘉永四年刻本。大正八年东京国民出板社排印本。

圣叹外书水浒传四卷

十一回。高知平山译。文政十二年序，大坂青木嵩山堂刻本。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五卷

七十回。成岛柳北阅。明治十六年东京柏悦堂铜板本。

标注训译水浒传十五卷

七十回。平冈龙城译。大正五年东京近世汉文学会排印本。

国译水浒传一百二十回

幸田露伴译。大正十二年国译汉文大成排印本。首露伴氏水浒传全书解题。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修订本)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节录)

孙楷第

明清部四(长篇)·公案类

水浒传

所见明本凡五种。文繁事简者：为容与堂李卓吾评本，及某坊刻钟伯敬评本，并百回。文简事繁者：为闽刻《评林》二十五卷本，五湖老人序三十卷本。熊飞刊《英雄谱》一百十回本。又有金圣叹删定之七十回原本。除金圣叹删定本外，皆罕睹。今以刊书先后为次，分记于左：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二十五卷残存十八卷)
内阁文库

明余氏双峰堂刊本。第一卷至第七卷缺。重第十卷。不标回数。各则中每有“仰止先生或仰止余先生观到此处有诗”云云。按：仰止为余象斗字。明刊八仙传引署云：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又号三台山人。明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人。建阳余氏，以书肆名家，自宋至明，世守其业，凡数百年。以余所知，余氏在明时所刻小说，有题三台馆者：如《唐国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南北两宋志传》；并署“潭阳书林三台馆梓行”。其兼署姓名者：如《东西两晋演义》署三台馆余氏，《英烈传》署余君召，《列国志传》署文台余象斗，《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署元素。凡此并三台馆本。有题双峰堂者：如《大宋中兴演义》，如《三国志传》。又有《万锦情林》兼署姓名，曰：

“双峰堂文台余氏梓”。凡此皆双峰堂本。诸所题名有不同者，今不能定其世次。观日本蓬左文库所藏《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十二卷，系万历十六年刊本，署云“书林文台余世腾梓”。则余世腾字文台。而万历丙午（三十四年）本《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蓬左文库、大连图书馆均有此本。题“后学畏斋余邵鱼編集，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其封面识语“象斗校正重刻”云云，末署“余文台识”。内阁文库藏明本《八仙传》，封面署“余文台梓”，序署“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则字仰止之余象斗与字文台之余世腾实为一人。又观《东西两晋演义》，署“双峰堂主人鉴定，三台馆余氏梓行”；马隅卿先生藏复本。《唐国志传》署三台馆，又有“双峰堂记”图章；此书日本宫内省藏《万锦情林》署“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日本东京帝大研究所藏。则三台馆与双峰堂实为一家之书肆，且即象斗所经营者。此双峰堂本《水滸志传评林》，或即象斗所刊，或其后人刊之，固不可知。然无论如何，其刊书时代，当在万历间，无可疑也。其书分三栏：上栏为评释，中栏为图，图左右有题句，下栏为正文，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一字。形式与万历丙午刻之《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正同。但彼开板较阔，字亦工整，此则字较小而不甚工。书有田虎王庆事，多删节。友人郑西谛君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见《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滸全传》，亦余氏刻本，据郑氏审定。书仅存二十卷及二十一卷之半，比此本残缺尤甚。据西谛所记，其残存之一卷半皆王庆事。此本二十卷记田虎事讫。二十一卷二十二卷记王庆始末，至二十三卷始毕，则与西谛所见非一本。且彼名“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滸全传”。此名“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滸志传评林”，书名亦不同。然以增补号召则一。观其命名，于增补之外，加“校正”“评林”字样，似增补事已属过去，所矜者为校正与集评。意西谛所见为原本，而此为重刊本，即从西谛所见本出者。然皆为一家刊书，其书之增田虎王庆亦同，则其内容文字，殆至为接近。虽非一本，正

不妨以一本视之。西谛所见仅存一卷半，此则多至十八卷。虽残帙亦可珍贵矣。

此书虽增田虎王庆故事，然于旧有部分，实多删略，不依原书。今以四事说明之：

一、诗词之删略

吾国小说于正传前，例有人话及诗词，此等体例，实自宋朝说话人一脉相传而来。今所见最古小说，如《京本通俗小说》，开首莫不有诗词，冯梦龙撰《三言》，亦尚依此意。长篇如《金瓶梅》亦然，盖作者为名士，鉴源知古，故未尝以为支言而不用也。今所见高阳李氏百回本《水浒》，似从旧本出者，而开端都无诗词。今阅此本，乃知旧本开端原有诗词，后来刊本，乃以其无用而删之，即篇中所附，以今百回本勘之，亦删去不少。此本虽亦删略，但多移于上方评释栏中。如八卷《吴用举戴宗》篇评云：“凡引头之诗，皆未干《水浒》内之事，观之掀（原文作此字）眼，故写于上层，随爱览者览之”诗云云九卷《杨雄醉骂潘巧云》篇评云：“词之事皆是一引头，何必要？故录上层，随便览观”。诗“朝看瑜珈经”云云（按：此诗百回本四十五回在正文中间，不在篇首）。卷十《杨雄大闹翠屏山》篇评云：“各传皆有引头之诗，未见可取。观传者无非览看词语，观其事实，岂徒看引头诗者矣（原文作矣字）？故此引头诗，反掀人耳目。故记上层，随人览看。”诗“古贤遗训太叮咛”云云。卷十五《柴进簪花入禁院》评云：“一首诗从宋江入城言起，直到李逵闹皇君止，不可削之，录于上层。”诗“圣主忧民记四凶”云云。自十九卷以下，于标题下皆侧注云：“其诗录上”。凡此本上栏所录古今体诗及词，今皆不见于篇首。于此可知，原本《水浒》篇首概有诗词，而今本已全数删去。此闽本虽力斥其不必要，究以“欲去时不录，恐他人不知者，言此处落矣”（十一卷《戴宗智取孙胜》篇评语），故虽于正文不录，而仍移之于上栏，原书面目，犹未全失。此书于正文往往大胆删节，独于此等犹稍持矜慎态度，推其用意，未必有爱于诗词，盖引首诗词人所习见，易

于看破，不若正文叙事之中节省文字之可以苟且蒙混耳。又以此书观之，不唯引首诗今本皆删去，即文中之诗，此本偶存者，亦往往不见于百回本（九卷《杨雄醉骂潘巧云》篇送暖偷寒起祸胎一绝，今犹见百回本四十五回）。惜在东京时手中无百回本，不获详校其异同。余意文中所附诗，书贾多随意增添改换，如《三国》、《唐传》附静轩丽泉诗之类。若引首诗词，如此本评者所云云，则当是旧本所有，不幸刻书者多存不必要之见，遂致刊落无遗耳。

二、正文之删略

此本虽以增补号召，实则增多者为田虎王庆故事，于旧有文字删略殊多，正如胡应麟所谓“止录事实，游词馀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者。所以知其为删略而非祖本者，以语不缮完明之。如八卷《宋江吟反诗》篇记宋江自语云：“我生在山东，出身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几时相见？不觉泪下。睹物伤情作《西江月》词。唤酒保笔砚写向粉壁，以记岁月。”姑无论其文之简拙不成句，改原文“学吏出身”为“出身虽留得一个虚名”，此尚成何语？试以原文勘之，则知其省其所不能省不当省，断断乎为无知书贾之所为无疑。卷九记假李逵翦径事（无此目。）通行本谓李逵有感于公孙胜之请假归籍省母，因亦请假下山。此则略去李逵请假一段，径接入“且说李逵来到沂水县西门外，一簇人看榜”，则语为无根。他如十卷之《解珍解宝越狱》篇，事为异军突起，故百回本于此有说话人解释一段，此亦略之。十一卷《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篇，记说唱诸宫调事，亦缩减文字，此一段记勾栏情状在《水浒》为绝妙之文，今则不可得见矣。十五卷《燕青智扑擎天柱》篇，无唱《货郎儿》之语。就当时记忆所及，匆匆籀读，所得已如此数，其余文字，当可类推。胡应麟不堪覆瓿之言，为不谬矣。

三、节目之省并

每则标目，与百回本比较，则所省者为：《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百回本四十回，此并于《浔阳吟反诗》篇。《还道

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假李逵翦径劫单身,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百回本四十二回、四十三回,此并于《宋江智取无为军篇》。《扑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宋公明两打祝家庄》百回本四十七回四十八回,此并于《杨雄大闹翠屏山》篇。《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百回本五十二回,此并于《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篇。《徐宁教使钩镰枪,宋江大破连环马》百回本五十七回,此并于《吴用使时迁盗甲》篇。《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百回本六十八回,此并于《宋江赏马步三军》篇。《宋公明大战幽州,呼延灼力擒番将》百回本八十七回。《混江龙太湖小结义,宋公明蓟州大会垓》百回本九十三回。《卢俊义大战昱岭关,宋公明智取清溪洞》百回本第九十八回。盖文字既省,则标目亦不得不省并也。

四、增加部分

《水浒》故事,起于北宋,流传于南宋金源,大扇于元,复叠经明人之润色附益,遂为今之百回本百十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其故事之构成,时代先后不同,真伪相间,然稍习旧闻参伍证之,则亦可鉴其时代,定其真伪。以今考之,自张天师祈祷瘟疫至打东平府东昌府止,盖为宋人旧话而盛演之于元人者,方腊故事,当亦甚早。打东平东昌后征方腊前如李逵寿张坐衙及双献功,燕青扑擎天柱,柴进簪花入禁院,宋江访李师师,盖亦话本遗留。三败高太尉,征辽事,文特荒率,纵有所本,必非元本之旧,宋更无论矣。且击辽在平方腊之后,此乃倒置,显系明中叶无知之人所增。然其时代似犹在插增田虎王庆之前,意者弘治之后,万历以前,河套不守,边事日急,乃有此悠谬之说乎?若田虎、王庆故事,则显以有征辽事之《水浒传》为底本而增出者,其出于明人之手,尤无疑义,西谛以为即闽书贾所增,盖为近之。以余所见此本考之,则记宋江平辽后班师面君下入征田虎事与平王庆后面君下入征方腊事,其过脉处文字全同,如平辽后班师回朝,其情事为:

赐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等，各于内府开支。宋江等谢恩出官禁，至行营候朝庭委用。不在话下。却说当时有四处贼寇……

记平王庆班师回朝情状则谓：

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等赏赐，尽于内府开支。宋江等谢恩出西华门上马回到行营安歇，听候朝庭委用。次日，公孙胜，乔道清……

前事为百回平辽后原文而稍撙节；后事亦百回平辽后原文而稍撙节，下接公孙胜归隐事亦同，唯多出一乔道清而已。其记擒田虎后徽宗敕云：“田虎田彪欺天罔上，为恶不仁，罪不胜诛，着三法司多官绑去人烟辏□之处凌迟！”三法司自是明人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如其所说，则三法司多官所司乃绑缚行刑，可笑之甚。

增田虎王庆部分凡十七节，目与熊飞刊《英雄谱》本稍有出入。今校录于左：

〔卢俊义分兵征讨 宿太尉保举宋江〕熊本有此目，此本无。

十九卷

盛提辖举义投降 元仲良愤激出家
众英雄大会唐斌 琼郡主配合张清
公孙胜再访罗真人 没羽箭智伏乔道清
宋江兵会苏林镇 孙安大战白虎关

二十卷

魏州城宋江祭诸将 石羊关孙安擒勇士

〔卢俊义神攻狮子关 段景住暗认玉栏楼〕熊本有此目，此本无。

及时雨梦中朝大圣 黑旋风异境遇仙翁

〔乔道清法述五千兵 宋公明义释十八将〕熊本有此目，此本无。

卞祥卖阵平河北 宋江得胜转东京
徽宗降敕安河北 宋江承命讨淮西(熊本无此目)

二十一卷

高俅恩报柳世雄 王庆被陷配淮西
王庆打死张太尉 夜走永州遇李杰
快活林王庆使枪棒 段三娘(熊本下有自字)招赘王庆
宋公明兵度吕梁关 公孙胜法取石祁城

二十二卷

李逵受困于骆谷 宋江智取洮阳城
宋公明游夜玩景 吴学究帐幄谈兵
孙安病死九湾河 李俊雪天渡越水

二十三卷

公孙胜马耳山请神 宋公明东鹞岭(熊本下有山字)灭妖
公孙胜辞别归(熊作居)乡 宋江(熊作头目)领敕征方腊
……

〔注〕以上卷第节目,以《评林》本为主。其目为熊本所有《评林》本所无者,以〔 〕记之。

以上所说,此本增多田王故事,于旧本原有文字删略殊多,实为书肆妄作因陋就简之俗本。虽以增补批评标榜,而所增者既无意义,评语又至不通。然其价值不在于书之善否,而在《水浒》故事演化中历史上之地位。增田虎王庆故事之《水浒传》,吾国未见明本,如日京内阁文库藏之明熊飞刊本《英雄谱》,即从此《评林》本出;坊间通行之《汉宋奇书》,殆又从《英雄谱》出。法国巴黎所存者,即是原本,已残缺太甚;此本为比较完备。引首诗词,虽不录于正文,犹存之于上方,万历前《水浒》旧本形式,犹于此书征之:斯则不无可取。自研究《水浒》者视之,固为珍贵之史料也已。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内阁文库)

明容与堂刊本,无图,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板心上题“李

卓吾批评水浒传”，下题“容与堂藏板”。叶数则记于后半叶之板心下。首李卓吾序，后署“温陵卓吾李贽撰”。又另行题云“庚戌（疑万历三十八年）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此序百二十回本亦载之。次为《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为一短文。以李逵为首，谓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次则石秀鲁达武松等。于宋江吴用则讥其权谋，以为佛性渐灭殆尽。品题人物，无端掺合禅语，已觉弔诡。观其高下低昂处，则知此等见解评论，自万历时已然。圣叹特本此旨而发挥之而已。次为批评《水浒传》述语，述评刻大意，每条皆云“和尚”，意即指李贽。末署“小沙弥怀林谨述”，亦不知何人。中云：“和尚有《清风史》一部，则和尚手自删削而成文者，与原本《水浒传》绝不同。又手订《寿张县令黑旋风集》，令人绝倒，不让《世说》诸书”。后复有小记云“本衙已精刻《黑旋风集》、《清风史》将成矣”云云。此二书今俱不见。《黑旋风集》，当即圣叹所嗤之《寿张集》，以为“嚼人屎橛不是好狗”者。次为论《水浒传》文字，以为贯串三教，议论多可笑。次为《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谓其中照应谨密，曲尽苦心，亦觉破碎，反为可厌；乃不免腐儒之见。明代士夫为文，务为简古，袭先秦之面目而无理致，风声所播，延及闾里，遂有以古文法度衡小说者。书贾刻书，动多删略，固为省费节本起见，然亦此辈有以启之。此在吾国小说史上亦一厄运也。又谓九天玄女石碣天文，最为可恶。《水浒传》著此二事固无谓，然玄女授天书固源于宋人，来历亦旧。至谓天道定不如此，则舍文字而论鬼神；亦未足服作者之心。正文亦百回。第一回前为引首，乃高阳李氏本第一回之前半。开篇为邵尧夫诗，亦同百二十回本。文有眉评，旁评。卷后总评或署“李载贽”“李秃翁”，或署“李和尚”，颇不一律。按国内所见《水浒传》，有袁无涯刊之百二十回本，为启、祜时刻本无疑。有李玄伯藏之百回本《水浒传》，图与百二十回为一板，或亦时相近。此本据李卓吾序后所题，似即万历三十八年刊本，与闽刊之《水浒评林》时代相去不远。在刻板上，自为极重要之本子也。

此本无田王故事，文同高阳李氏之百回本。其最堪注意者，为评者以个人意见所加之许多拟删符号，对于拟删字句，皆上下乙之。句旁直勒亦甚多，但用意似示应注意或不满，非拟删符号。旁勒钩乙，充满篇幅。以天启间刊钟伯敬评本较之，则拟删处亦十同八九。以崇祯间熊飞刊百十回本校之，则拟删之处，熊本果削去不录。惜无充分时间，不得逐句逐字校勘。试举数例，如第三十九回《宋江吟反诗》篇，“诗曰：江上高楼风景浓，偶因登眺气如虹；兴狂忽漫题新句，却被拘挛狴犴中”；此本与钟本上下皆乙之，百十回本果无。李玄伯百回本亦无此诗。第五十四回《人云龙破高廉》篇，自“宋江阵开处”句起，叙事百馀字，四六二百馀字，至所插第三段骈文中之“手内剑横三尺水，阵前马跨一条龙”止，此本及钟本皆拟删，而百十回本果无之。李氏百回本则俨然俱存。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篇，自“天子命光禄寺”句起至“赐御宴已罢”，及中附之骈文一段，此本与钟本拟删，而百十回本无之。李氏百回本亦无之。第九十五回《张顺捉方天定》篇，解珍遇袁评事后回寨报事，“特来报知主将”句下之“有诗为证”四字，及诗“解宝趋营忽报言，粮舟数十泊江边。凭谁说与方天定，此是成功破敌年。”此本拟删，钟本不删，而百十回本果不录。李氏百回本亦无。第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篇，“说话为何只说这三个到任。按：指花荣、吴用、李逵三人。别个都说了绝后结果？为这七员正将。按：指戴宗、阮小七、柴进、李应、关胜、呼延灼、朱仝七人。都不厮见着，先说了结果。有诗为证。”四十字及诗“百八英雄聚义间，东争西讨日无闲；甫能待得成功后，死别生离意（竟）莫还”。此本及钟本皆拟删，而百十回本亦无之。李氏百回本有叙事四十字，无诗。然此四十字与下文“后这五员正将宋江、卢俊义、花荣、吴用、李逵还有厮会处，以此未说绝了结果。下来便见。”实乃一意相承。以为“可删”，原注。甚不合理，则亦学究之见而已。以是言之，则文简事繁之百十回本，实就百回本删节。友人郑西谿君，谓简本如百十五回本等实自罗贯中原本

出，非自今行之百回本出，《小说月报》二十卷九号。殆亦非笃论。坊刻《汉宋奇书》等又自熊本出无疑。无论如何，百十回本与百回本当有几许关系，以其所删乃循批点家之谬见谬评，为有意的而非自然的也。就此五条观之，虽所拟删者多为无关重要之骈文及诗，然如末条所举，则断不可删之文字，亦以私意刊削。以此类推，则《水浒传》中吾人认为佳文字及重要文字，在百十五回本中因陋儒之指摘而衔冤划落者，当亦为数不少。惜不能详细勘之也。

钟伯敬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神山闰次氏)

明刊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首钟惺序及《水浒传人品评》。原书缺，以他本抄补。开板不甚阔，行与字甚密。刻工形式，与长泽规矩也氏所藏之明本《金瓶梅》乃极相似。卷二十二题“积庆堂藏板”。闻京都仓石氏有藏本不缺，惜未能目睹。钟序有“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之语。按：惺以天启初任福建提学副使，癸亥丁忧，为南居益所劾，坐废于家，始选《诗归》及评《左传》《史记》诸书，盛行于时，不胫而走。此序特言哈赤，且书以钟评标榜，则书刻当在天启乙丑丁卯间。书无田王故事，文中亦照刻拟删符号，钩乙甚多，大致与容与堂李卓吾评本同。

水浒全传(三十卷)(东京帝大研究所)

大本。署金闾映雪草堂刊。图二十叶，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刻殊不工。卷首序，末署“五湖老人题于莲子峰小曼陀精舍”。书无节目，应讹处乙之。与郑西谛在巴黎所见宝翰楼刊本同。有田虎王庆事，乃文简事繁之本。

精鏤合刻三国水浒全传(内阁文库)

明雄飞馆刊本。封面题“英雄谱”，栏外横题“二刻重订无讹”，则尚有初刻。书上层为《水浒》，下层为《三国》。前有图百叶，颇精。《三国》图自第一叶至六十二叶止。《水浒》图自六十三叶至百叶止。图后半叶为题咏，句旁有圈点及评，皆用朱墨。署名有张瑞图及张采等，则崇祯时刻矣。正文上十七行，行十四字。下十四行，行二十

二字。首熊飞《英雄谱弁言》，尾署“熊飞赤玉甫书于雄飞馆”。又《叙英雄谱》，后署“晋江杨明琅穆生甫题”。《水浒》题“钱塘施耐庵编辑”。《三国》题“晋平阳陈寿史传”，“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明温陵李载贻批点”。

此合刻本所载《水浒》目一百零六回，实为一百十回。第十回前有引首，与容与堂本同。开篇有词有诗，诗为邵康节七律，亦同容与堂本，但词为“人秉阴阳正气”云云，独此为异。第一回开篇诗“绛帻鸡人报晓筹”云云，二回开篇诗“千古幽扃一旦开”云云，亦同容与堂本。文中字句，凡容与堂李卓吾评本与钟伯敬评本曾加拟删符号者，此本皆径删其文字似刻书时即以此等本为底本。

此本《双林渡燕青射雁》后增田虎王庆事，共十九回，较闽刻《评林》本多三回，少一回。（已详《评林》）又以此本文字校闽刻《水浒传传评林》本文字，则省略处亦同。唯闽本省去百回本之目，此本或省或不省，标目上下联，间有一二字不同，然大致全合。所省回目，已于《评林》下记之。今更以高阳李氏百回本为主，记闽本及此本同异于后。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李本四十回目）。

闽本熊本皆无此目。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李本四十二回目）。

闽本无此目，熊本正文目为《宋江授庙梦见玄女，娘娘传授宋江天书》。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李本四十三回目）。

闽本无此目，熊本正文有。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李本四十七回目）。

闽本熊本皆无此目。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李本四十八回目）。

闽本无，熊本忘记。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李本五十二回目）。

闽本熊本皆无此目。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公明大破连环马(李本五十七回目)。

闽本熊本皆无此目。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李本六十八回目)。

闽本熊本皆无此目。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李本八十七回目)。

闽本无,熊本有此目同,但呼字作胡。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五卷)(长泽规矩也氏)

明崇祯刊本,无图。正文半叶八行,行十九字。板心鱼尾上题“第五才子书”,鱼尾下记卷数。板卷下题“贯华堂”。卷一目为《圣叹外书》,序一,序二,序三,第三序署“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卷二为《宋史纲》,《宋史目》。卷三为《读第五才子书法》。卷四为施耐庵序。卷五以下始为正文。此圣叹《水浒传》原本,吾国国立北京图书馆亦有一部。以书重刊者多,已无足贵。然原本亦不多见。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印本)

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 小说与戏曲(节录)

郑振铎

水浒传

国家图书馆里所藏的《水浒传》凡十部;其中一部为《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一部为《文杏堂评点水浒传》,一部为《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两部为《汉宋奇书》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四部为金圣叹批评本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再一部则为《征四寇传》,乃系取《汉宋奇书》中一百十五

回本《水浒传》的下半部另行刊印的。所以在这十部的《水浒传》中，总计有五种不同的本子，这里只能简略的介绍这五种不同本子的内容，至于详细的比较其异同，待将来另为专篇论述。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全书不知若干卷，若干回，仅残存第二十卷全卷及第二十一卷半卷。所叙为王庆的始末，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庆，连克坚城为止，未及王庆的灭亡。但这一本书，虽为零星残缺的剩本，却有无比的高价，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全书一页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一，是插图，下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二，是文字。像这样形式的刻本，是很古远的，大约是南宗末叶很流行的式样；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传》是如此，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几部古代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也是如此。惟不能断定究为元或明的刻本。（但至迟不能在万历之后，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本“万历壬辰书林余氏双峰堂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亦每页有图有文，正与此相同，惟每页分三格，第一格有评语，与此略异而已。万历以后，此种版式似便不大看见了）取这个仅馀的一卷有半的残本的文字，与《汉宋奇书》中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浒传》叙相同故事的一段文字对读一下，几乎大体相同，惟这个残本的文笔更为古拙浑厚些而已。（中间仅有一段的叙述为一百十五回本所有而残本所无）我很想把这残本影印出来，这真是一部珍稀的古书，值得研究的。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晓得：（1）《水浒传》是很早便有很完备的本子流传于世了；（2）《水浒传》的故事是时时为无名作家所“插增”的；这个残本，便是以“插增田虎王庆”的故事为号召的。我们可以悬想：最初的《水浒传》，当是仅叙一百零八人的出身，梁山泊的鼎盛，以及被收抚后，出征方腊的故事的。这样，梁山泊的英雄故事乃首尾完全，结局严整。即在现在的流行本子里还可看出些这个“最古的原本”的完密而细致的结构。不仅“田虎王庆”的故事是插增的，便是“征辽”的故事也是插增的。但这些插增

的故事的作家，却不敢改动原文，只能在原文中“插增”几卷几回的故事进去。所以梁山泊的英雄既已为原作者写得征方腊的战役中，在功成身退后，陆续的死亡、隐没，个个人都自有其不可改动的结果，便只好另外创造了几十个帮助梁山泊英雄而战的勇士们，预备在征辽，征王庆田虎的战役中做牺牲了。可惜我们现在已得不到这样的一种原始的刊本。

文杏堂批评水浒传

题页上写着《李卓吾原评忠义水浒传》，凡三十卷，不分回，亦为残本，仅存卷一至卷五全部及卷六的半部。这也是一部罕见的《水浒传》刊本，不仅与金圣叹、钟伯敬等批评本不同，即与《京本忠义水浒传》及《汉宋奇书》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亦不同。卷首有五湖老人的序说：

……余近岁得《水滸》正本一集，较旧刻颇精简可嗜。而其映合关生，倍有深情，开示良剂。因与同社，略商其丹铅而佐以评语，洵名山久藏之书，当与宇宙共之。今而后，安知全本显而贗本不晦，全本行而繁本不止乎？……

序上说这个本子是“简本”。不错，这个本子真的是现有《水浒传》中最简的本子。卷首虽有标目（有的一卷有六七个标目，有的一卷竟多至三十个），然正文中则每卷为一个起讫，仿佛三十卷便是三十回，文字密接的写下去，正文中不见一句诗词，有应该划分段落之处，便以一个「」划分之。据卷首所载标目，知道这个本子是“全本”，凡征辽，征王庆田虎的故事都包括在内。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古本”的原式，大约是坊贾图省事，图省工，而将旧本诗词删落，段落并合而成的。涵芬楼所藏的一部一百二十回《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传》便与此本完全不同。假托卓吾批评之名的《水浒传》大约不止此一本。但此本颇罕见，文字亦与诸本颇有异同，可资参考。

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

凡一百卷一百回，亦为不常见之书，其中有征辽、征方腊的故事而无征王庆田虎的故事。伯敬在序上说：

……噫，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狷獬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气，翦灭此而后朝食也。……

这几句话大约便是此本《水浒传》不能在清代流行的原因。

《汉宋奇书》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乃有征辽及征王庆田虎之故事者，这部书是很容易得到的。

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第五才子书）是仅取《水浒》故事的前半的，不仅无征辽，征王庆田虎，征方腊的故事，即连柴进入禁苑，李逵乔坐衙的故事都没有，仅至第七十回（即钟本的七十一回；因金本将第一回作为楔子，而将第二回作为第一回，故相差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为止；七十回的后半，“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段则被他改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而作为不结之结局。他自称是依据“古本”，其实是依据他自己的意见而已，《水浒传》即有古本十种乃至数十种亦决没有这样的一种古本。但他这部《水浒传》，乃是近代最流行的一本，《荡寇志》也即续于此本七十回之后者。自此本盛行，世人乃多半不复知尚有一百回、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回等“全书”之《水浒传》在。

（据作家出版社1957年印《中国文学研究》下第六卷）

劫中得书续记（节录）

郑振铎

第四十五

忠义水浒传

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存卷之十一一册，嘉靖间刻本。

此《忠义水浒传》虽是残本，余殊珍重视之。亡友马隅卿尝语余云：鄞县大西山房林集虚处，有残本《水浒传》一册，为友好零星索取，仅存二页。此二页后为隅卿所得。余尝假得影洗数份，为研究中国小说者之参证。即此嘉靖本也。今得此一册，诚足偿素愿矣。此册为第十一卷，存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原书当以五回为一卷，全部当为二十卷，一百回。卷端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虽与高儒《百川书志》所著录者略异，然儒所见，或当即此本也。明刊本小说，传世最为寥寥。盖通俗读物，阅者众多，最易散佚；而藏书家亦绝不加以保存，每听其湮没无闻。而所存诸本反可于海外得之。近二十年来，着意收购者渐多，而书亦渐出。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曾于沪肆获见一部，由涵芬楼影印行世。我辈得之，诧为希世之珍秘。后在平，乃数遇之。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我辈方于日本得残页七张，亦大喜过度，竟加影洗。不意一月后，乃于文友堂获得全书。独《水浒传》则遍访不获。虽获二残页，仍于研究少所裨助。余今得此，足以傲视诸藏家矣。惜隅卿墓木已拱，未及见此，可痛也！曾持此与李玄伯先生重印百回本《水浒传》校读一过，正文歧异甚少，惟此本每回有引“诗”，李本皆删去。如第五十一回，此本有“诗曰：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四方。魁罡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幼读经书明礼义，长为吏道志轩昂。名扬四海称时雨，啾啾朝阳集凤凰。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冈。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报冤率众临曾市，挽恨兴兵破祝庄。谈笑西陲屯介冑，等闲东府到刀枪。两羸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施功柴寨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李本即无之。此本无征田虎、王庆事，故此诗亦不提田、王。正文中之诗篇，被删去者亦多。今所知之《水浒传》，此本殆为最古、最完整之本矣。书贾朱某以五元从地摊上得之。后辗转数手，归中国书店。余以一百二十金从中国得之。以一残本，而费至百金以上，其奇昂殆前人所未尝梦见者。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印本)

骨董琐记(节录)

邓之诚

卷三

周栎园《书影》云：“故老传闻，罗本字贯中，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叙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削，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刊时删落者。”沈德符《野获编》云：“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所刻《水浒》，前者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按武定侯郭英，开国侯也；郭勋最豪横，后以罪戾死狱中。明末，嗣侯培民，甲申死于闯难，今有武定侯胡同，在锦什坊街。闻缪艺风丈云：光绪初叶，曾以白金八两，得郭本于厂肆，书本阔大至一尺五六寸，内赤发鬼尚作尺八腿，双枪将作一直撞云。

(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7月印本)

四 评 论 编

一笑散(节录)

(明)李开先

时调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

(据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印本)

水浒传序

(明)天都外臣

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馀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赅

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则有正襟而语者曰：“十三经二十一史，不以是图，奈何亟亟齐东氏之言而为木灾也？”余谓诸君得无以为贼智而少之耶？经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若辈俱以匹夫亡命，千里横行，焚杵叫嚣，揭竿响应。此不过窃钩者耳。夷考当时，上有秕政，下有菜色。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壅蔽主聪，操弄神器，卒使宋室之元气索然，厌厌不振，以就夷虏之手。此诚窃国之大盗也。有王者作，何者当诛？彼不得沾一命为县官出死力，而此则析圭儋爵，拖紫纡青。道君为国，一至于此，北轅之辱，固自贻哉！如传所称吴军师善运筹，公孙道人明占候，柴王孙广结纳，三妇能擐甲冑作娘子军，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枭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终始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者，必非庸众人也。使国家募之而起，令当七校之队，受偏师之寄，纵不敢望髯将军、韩忠武、梁夫人、刘、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杨氏辈乎？余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既蒿目君侧之奸，拊膺以愤，而又审华夷之分，不肯右绁辽而左绁金，如郾琼、王性之逆。遂啸聚山林，凭陵郡邑。虽掠金帛，而不虏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盖诚如侯蒙之言，惜蒙未行而卒，终不得其用耳。后乃降张叔夜。史与《宣和遗事》俱不载所终。《夷坚志》乃有张叔夜杀降之说。叔夜儒将，余不之信。史又言淮南，不言山东。言三十六人，不言一百八人。此其虚实，不必深辨。要自可喜。载观此书，其地则秦、晋、燕、赵、齐、楚、吴、越，名都荒落，绝塞遐方，无所不通；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狙佞輿台，粉黛缁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其事则天地时令，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刑名法律，韬略甲兵，支干风角，图书珍玩，市语方言，无所不解，其情则上下同异，欣戚合离，捭阖纵横，揣摩挥霍，寒暄哂笑，谑浪排调，行役献酬，歌舞谲怪，以至大乘之偈，

真浩之文，少年之场，宵人之态，无所不该。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染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纟。此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也。视之《三国演义》，雅俗相牵，有妨正史，因大不侔。而俗士偏赏之，坐暗无识耳。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枚举。而其所最称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毫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真千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艺苑以高则诚《蔡中郎传奇》比杜文贞，关汉卿《崔张杂剧》比李长庚，甚者以施君美《幽闺记》比汉魏诗。盖非敢以婢作夫人，政许其中作大家婢耳。然则，即谓此书乃牛马走之下走，亦奚不可！或曰：子叙此书，近于海盗矣。余曰：息庵居士叙《艳异编》，岂为海淫乎？《庄子·盗跖》，愤俗之情；仲尼删《诗》，偏存《郑》、《卫》。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罗氏又有《三遂平妖传》，亦皆系风捕影之谈。盖荒野鬼才，惯作此伎俩也。三世子孙惧瘡，当亦是口业报耳。余又惜夫人有才，上之不能著作金马之庭，润色鸿业，下之不能起名山之草，成一家言，乃折而作此，为迂儒骂端，若罗氏者，可鉴也。钱塘郎仁宝载三十六人，有李英，非李应，有孙立，非林冲。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出宋人笔。二公罗氏同邑人，别有所据。今并及之，以俟再考。

万历己丑孟冬天都外臣撰。

（《水滸全传·附录》，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印本）

编者注：天都外臣，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五，说是汪太函（道昆）的托名。

水浒传序

(明)张凤翼

予读《春秋》而知圣人不得已之心矣。夫仲尼之门，羞称五伯，故孟氏以为三王之罪人也。而葵丘之会，首止之盟，仲尼汲汲与之者何？以为春秋之世，王迹熄矣。有五霸，名分犹有存也。是固礼失而求诸野，非得已也。论宋道，至徽宗，无足观矣。当时，南衙北司，非京即贯，非球(俅)即勔，盖无刃而戮，不火而焚，盗莫大于斯矣。宋江辈逋逃于城旦，渊藪于山泽，指而鸣之曰：是鼎食而当鼎烹者也，是丹毂而当赤其族者也！建旗鼓而攻之。即其事未必悉如传所言，而令读者快心，要非徒虞初悠谬之论矣。乃知庄生寓言于盗跖，李涉寄咏于被盗，非偶然也。兹传也，将谓海盗耶，将谓弭盗耶？斯人也，果为寇者也，御寇者耶？彼名非盗而实则盗者，独不当弭耶？传行而称雄稗家，宜矣。刻本惟郭武定为佳，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成添足，赏音者当辨之。

(《处实堂集·续集》卷六十四，据1965年9月5日
《光明日报》试得《关于张凤翼的〈水浒传序〉》转录)

焚书(节录)

(明)李贽

卷三 童心说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据中华书局1975年印本)

续焚书(节录)

(明)李 贽

卷一 与焦弱侯

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惜不能尽寄去请教兄;不知兄何日可来此一披阅之。又恐弟死,书无交阁处,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亦只为不忍此数种书耳。有可交付处,即死自瞑目,不必待得奇士然后瞑目也。《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念世间无有读得李氏所观看的书者,况此间乎?惟有袁中夫可以读我书,我书当尽与之,然性懒散不收拾,计此书入手,随当散失。呜呼!此书至有形粗物,尚彷徨无寄,况妙精明心哉?已矣!已矣!

(据中华书局 1975 年印本)

忠义水浒传序

(明)李 贽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嘯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

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心腹，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谭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温陵卓吾李贽撰。庚戌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附录》，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水浒传回评

（明）李贽

〔第一回〕李载贽曰：“《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

〔第二回〕李秃翁曰：“史进是个汉子，只是朱武这样军师忒难些。”

〔第三回〕李和尚曰：“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读者亦以为然乎？读者即不以为然，李卓老自以为然不易也。”

〔第四回〕李和尚曰：“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算来外面模样，看不得人，济不得事，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与！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与！”

〔第五回〕李和尚曰：“人说鲁智深桃花山上，窃取了李忠、周通的酒器，以为不是大丈夫所为。殊不知智深后来作佛，正在此等去。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若瞻前顾后，算一计十，几何不向假道学门风去也？”

〔第六回〕李和尚曰：“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无一个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鲁和尚却是个活佛，倒叫他不像出家人模样。请问似出家人模样的，毕竟济得恁事？模样要他做恁？假道学之所以可恶、可恨、可杀、可刚，正为忒似圣人模样耳。”

〔第七回〕李生曰：“小衙内是不知事小儿，富安是不识体光棍，两个也不必说了。独恨高俅害人，陆谦卖友，都差鲁智深打他三百禅杖。”

〔第八回〕卓吾曰：“形容公人情状亦可。”

〔第九回〕李卓吾曰：“施耐庵、罗贯中，真神手也！摩写鲁智深处，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摩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嫉小人底身分。至差拨处，一怒一喜，倏忽转移。咄咄逼真，令人绝倒。异哉！”

〔第十回〕秃翁曰：“《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即此回中李小二夫妻两人情事，咄咄如画。若到后来混天阵处都假了，费尽苦心，亦不好看。”

〔第十一回〕李生曰：“尝笑天下忌才之人，狗也不值。彼既有了才了，忌他何益？且他岂终为你忌了，适以杀其躯而已矣。何也？有才者定是恩怨分明，既可明珠报德，亦能匕首杀仇。你若不信，王伦便是样子。”

〔第十二回〕卓吾曰：“杨志是国家有用人。只为高俅不能用他，以致为宋公明用了。可见小人忌贤嫉能，遗祸国家不小。”

〔第十三回〕李贽曰：“《水浒传》文字，形容既妙，转换又神。如此回文字，形容刻画周谨、杨志、索超处，已胜太史公一筹。至其转换到刘唐处来，真有出神入化手段。此岂人力可到？定是化工文字，可先天地始、后天地终也。不妄，不妄！”

〔第十四回〕李生曰：“晁盖、刘唐、吴用，都是偷贼底。若不是蔡京那个老贼，缘何引得这班小贼出来？”

〔第十五回〕卓老曰：“刻画三阮处，各各不同。请自着眼。”

又曰：“刘唐固奇，公孙胜尤奇，却又都来寻晁保正，大奇，大奇，即此便可知保正已。”

〔第十六回〕秃翁曰：“杨志是一勇之夫，如何济得恁事也？须以恩结这十四人，方可商量事体，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一味乱打，众人自然拗起来。虽然由你智勇足备，亦不能跳出这七个人圈套了，徒自作恶耳！蠢人，蠢人！”

〔第十七回〕李生曰：“鲁智深、杨志，却是两员上将。只为当时无具眼者，使他流落不偶。若庙堂之上，得有一曹正、张青其人者，亦何至此哉？李卓吾为之放笔大笑一场。”

〔第十八回〕李生曰：“梁山泊贼首，当以何涛、宋江为魁，朱仝、雷横次之。一边问个走漏消息，一边问个故放贼犯，想他四人亦自甘心。”

又曰：“从来捉贼做贼，捕盗做盗，的的不差。若要真正除得盗贼，只须除了捕快为第一义。”

〔第十九回〕李卓吾曰：“吴用此人，用得用得。”

又曰：“天下秀才，都会嫉贤妒能，安得林教头一一杀之也？”

〔第二十回〕秃翁曰：“可惜王伦那厮，却自家送了性命。昔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岂特造反，即做强盗，也是不成底。尝思天下无用可厌之物，第一是秀才了。”

〔第二十一回〕卓吾曰：“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顾虎头、吴道子安得到此？至其中转转关目，恐施、罗二君亦不自料到此。余谓断有鬼神助之也。”

〔第二十二回〕李秃老曰：“朱仝、雷横、柴进不顾王法，只顾人情，所以到底做了强盗。若张文远，倒是执法的，还是个良民。或曰：‘知县相公也做人情，如何不做强盗？’曰：你道知县相公不是强盗么？”

〔第二十三回〕李卓吾曰：“人以武松打虎，到底有些怯在，不如李逵勇猛也。此村学究见识，如何读得《水浒传》？不知此正施、罗二公传神处。李是为母报仇，不顾性命者，武乃出于一时不得不如此耳。俗人何足言此？俗人何足言此？”

〔第二十四回〕李生曰：“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说呆子便像个呆子，说马泊六便像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便像个猴子。但觉读一过，分明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声音在耳，不知有所谓语言文字也。何物文人，有此肺肠，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

〔第二十五回〕李生曰：“这回文字，种种逼真。第画王婆易，画武大难；画武大易，画郓哥难。今试着眼看郓哥处，有一语不传神写照乎？怪哉！”

〔第二十六回〕李和尚曰：“武二郎杀此奸夫、淫妇，妙在从容次第，有条有理。若是一竟杀了二人，有何难事？若武二郎者，正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也。圣人，圣人！”

又曰：“我道周公尚非弟弟，武松方是弟弟。”

〔第二十七回〕李贽曰：“义气事不可不做。你看武松杀了奸夫、淫妇，知府、知县并一切上上下下的人，那一个不为他？缘何衣冠之中，反有坐视其家之丑，甚至对人喜谈乐道也？尝欲借武松之手以刃之未及也。”

又曰：“孙二娘、武二郎却好是一对敌手，觉得张青还不相配。”

〔第二十八回〕卓吾曰：“这里形容武松逼真英雄，比景阳冈上打虎差得多了。”

又曰：“士为知己者死。设令今日有施恩者，一如待武二郎者待卓吾老子，卓吾老子即手无缚鸡之力，亦当为之夺快活林、打蒋门神也。不知者以为为口腹也！不知者以为为口腹也！”

〔第二十九回〕李秃翁曰：“武松固难得，而施恩尤不易得。盖有伯乐，自然有千里马也。故曰：赏鉴有时有，英雄无日无。”

〔第三十回〕李生曰：“看此回文字，乃知腹中剑、笑里刀，世上无所不有。虽然，毕竟张都监作何结果，害人者人先害之矣，又何益哉？”

〔第三十一回〕卓翁曰：“武二郎是个汉子。勿论其他，即杀人留姓字一节，已超出寻常万万矣。”

〔第三十二回〕李和尚曰：“今人只看后来事体，便道宋公明不该救刘高妻子。殊不知宋公明若无这些，直是王矮虎一辈人了，如何干得许多大事？彼一百单七人者，亦何以兄事之哉？”

〔第三十三回〕李生曰：“刘高妻子是个淫悍之妇，不消说了，独是花知寨太莽，宋公明亦欠细密，临去时着几人护送，也好讨个信息，缘何如此托大？如黄信者，真可人也，用得，用得！”

〔第三十四回〕李和尚曰：“国有贼臣，家有贼妇，都贻祸不浅。

只如青州府失了秦明、黄信、花荣三个良将，皆刘高一人误事，而刘高又妻子误之也。真有意为天下者，先从妻子处整顿一番，何如？”

〔第三十五回〕卓吾曰：“此回文字不可及处，只在石勇寄书一节。若无此段，一同到梁山泊来，只是做强盗耳，有何波澜？有何变幻？真是不可思议文字。”

〔第三十六回〕李和尚曰：“凡是有用人，老天毕竟要多方磨难他。只如宋公明，不过一盗魁耳。你看他经了多少磨难。此揭阳岭上，其一也。若是那些饱食暖衣、平风静浪的骄子弟，真是槛羊圈豕。”

〔第三十七回〕李和尚曰：“宋公明每至尽头处，便有救星，的是真命强盗。”

〔第三十八回〕李生曰：“凡言词修饰、礼数闲熟的心肝，倒是强盗。如李大哥，虽是卤莽，不知礼数，却是情真意实，生死可托。所以孔夫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上大人，丘乙己。真是个人精，真是个人极。”

〔第三十九回〕李和尚曰：“黄通判大通。”

又曰：“回书脱卯处有生意。”

〔第四十回〕李秃翁曰：“晁盖也须十七人才来干事，张顺亦是九人方来劫牢，那里如李大哥独自一个，两把板斧，便自救人？是如何胆略？如何忠义？或曰：‘若无晁盖、张顺等众人，终须丧了三人性命。’卓吾曰：如此一算，便无胆略，便不是忠义了。若是真正忠义汉子，即事不济，亦不碍其为忠义也。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也与！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也与！”

〔第四十一回〕李卓吾曰：“黄文炳也是个聪明汉子，国家有用之人。渠既见反诗，如何不要着紧？宋公明也怪他不得。江州劫法场，只为要救二人性命，不得不如此。若是无为军，竟可省事，胡为又做这一场？大不是，大不是。”

〔第四十二回〕李贽曰：“李大哥是个天性孝子。宋公明取爷，有

些道学气味，亦算计利害耳；公孙胜望娘，一团奸诈。如李大哥者，只是要娘快乐，再无第二个念头。”

〔第四十三回〕李卓老曰：“只有假李逵，再无李逵假。”又自评曰：“卓老此言，若是李大哥知道，定以我为大座师也。”

又曰：“李大哥杀死四虎，不特勇猛过人，亦是纯孝格天地，至诚感鬼神，志一神凝，有进无退故耳。若作勇猛论者，犹非李大哥知己也。识此，然后可与言射石饮羽之事。”

〔第四十四回〕李卓吾曰：“拚命三郎是个汉子，一刀两段，再无葛藤，却又精细，所称智勇足备者非耶？杨雄一见，便认他为弟，亦自具眼，到底得他气力。豪杰相逢，多是如此。若是道学先生，便有多少瞻前顾后。”

又曰：“戴宗结识石家三郎一节，却自可取。”

〔第四十五回〕李生曰：“呜呼！天下岂少有用之人哉？特无用之者耳。如石家三郎，杨雄用之，便得他气力。且石秀为人，非一勇之夫，委婉详悉，矢不妄发，发无不中，的的大有用人。呜呼！今天下岂少石秀其人哉！特无杨雄耳！可叹，可叹！”

又曰：“描画淫妇人处，非导欲已也，亦可为大丈夫背后之眼。郑卫之诗俱然。”

〔第四十六回〕卓翁曰：“石家三郎作事精细，勇而且智，如杨雄者特草草耳。虽然当局迷，旁观清，一雄已哉！”

〔第四十七回〕李和尚曰：“人家少年子弟不识世务，任着他骄傲性气，每足丧家亡身，如祝彪者可鉴也。”

〔第四十八回〕卓老曰：“王矮虎还是个性之的圣人，实是好色，却不遮掩。即在性命相并之地，只是率其性耳。若是道学先生，便有无数藏头盖尾的所在，口夷行跖的光景。呜呼！毕竟何益哉？不若王矮虎实在，得这一丈青做过妻子，也到底还是至诚之报。”

〔第四十九回〕卓吾曰：“毛仲义父子，只因要讨小便宜，做出一场大是非，可鉴也。”

又曰：“顾大嫂一妇人耳，能缓急人如此。如今竟有戴纱帽的，国家若有小小利害，便想抽身远害，不知可为大嫂作婢否也？”

〔第五十回〕秃翁曰：“叙一个庄上的结果都活变隐见，的是文章妙手。”

〔第五十一回〕秃翁曰：“朱仝毕竟是个好人，只是言必信、行必果耳。安有大丈夫而作为一太守作一雄乳婆之理？即小衙内性命亦值恁么？何苦为此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好笑，好笑！”

〔第五十二回〕李生曰：“我家阿逵只是直性，别无回头转脑心肠，也无口是心非说话。如殷天锡横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誓书铁券？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贵介气，不济，不济！”

〔第五十三回〕李和尚曰：“有一村学究道：‘李逵太凶狠，不该杀罗真人；罗真人亦无道气，不该磨难李逵。’此言真如放屁！不知《水浒传》文字，当以此回为第一。试看种种摩写处，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

又曰：“罗真人处固妙绝千古，戴院长处亦令人绝倒。每读至此，喷饭满案。”

〔第五十四回〕卓吾曰：“此回文字不济。”

〔第五十五回〕李和尚曰：“宋公明凡遇败将，只是一个以恩结之，所云知雄守雌也，的是黄老派头。吾尝谓他假道学、真强盗。这六个字实录也。即公明知之，定以为然。”

〔第五十六回〕李生曰：“人生决不可有所嗜好，如徐宁爱恋这副雁翎甲，并这个身子亦丧却了也，可发一笑。真是才有所恋，便是系驴系马之概。呜呼！哀哉！”

〔第五十七回〕卓吾曰：“一僧读到此处，见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都是强盗，叹曰：‘当时强盗真恁地多！’余曰：当时在朝强盗还多些。”

〔第五十八回〕李生曰：“近来太守姓贺的最多，只少史大官人、

花和尚这样不怕太守者耳!”

〔第五十九回〕李生曰：“如赚金铃吊挂，都是儿戏，无不干成大事。何也？只是才大、识大、胆大耳！不然耶？惊天动地，济得甚事？”

〔第六十回〕李卓吾曰：“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

又曰：“宋江、吴用也是多事。如何平白地要好人做强盗？最可恨是赚玉麒麟上山也。”

〔第六十一回〕李卓吾曰：“今之算命卖卦的，虽不如梁山泊那班人，却也是个小贼。言祸言福，胡说乱道，不知误陷了多少人。不道得单是一个卢员外也。要知得，要知得！”

〔第六十二回〕李载贇曰：“燕青救主，已自难得。今之食君禄而不能为其主者，既不堪作奴，若石家三郎，固然拚命，乃竟以孤身独力从法场上救取卢生，非忠义包身，胆智双绝，何以有此哉？如两君者，真卓老所愿百拜为师者也。若夫依徊顾盼，算利算害，即做天官，何能博李卓老一盼乎？”

〔第六十三回〕李和尚曰：“戴宗没头帖子，极没意思。若非梁中书、王太守，几送卢俊义、石秀性命，蠢人，蠢人！”

又曰：“关胜竟取梁山泊，的为妙计。只是蔡京无耻，说道：‘此乃围魏救赵之计。’已属书生之言。又说：‘正合吾心。’这老面皮实有三寸之厚。”

〔第六十四回〕李秃老曰：“宋公明只是一个黄老之术，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可笑关胜、宣赞、郝思文那厮，都被圈套，尽为出力。人品何在？真强盗也！”

〔第六十五回〕卓吾曰：“此回文字极不济。那里张旺便到李巧奴家？就到巧奴家，缘何就杀死他四命？不是，不是！即王定六父子过江，亦不合便撞着张顺。张顺却缘何不渡江南来接王定六父子？都少关目。”

〔第六十六回〕李和尚曰：“这回文字没身分，叙事处亦欠变化，

且重复可厌。不济，不济！”

〔第六十七回〕李卓老曰：“突出李大哥本段，大奇！”

又曰：“李大哥作事奇绝，此番又干这件大功，几曾如他人兴兵动众而来乎？关胜当无面目见李大哥矣。”

〔第六十八回〕李卓吾曰：“要知宋江之让，只为中心有愧于卢俊义耳，非真让也。原与吴用妆成局面，了却此件。不然，其中可让者尽多，何急急让此一人哉？平白地引诱他上山，到底良心过不去也。”

〔第六十九回〕卓吾曰：“史进既是痴子，宋江又是呆汉，所以使吴用小儿浪得名耳。”

又曰：“最可恨者，董平那厮只因一个女子，便来卖国负人。国家有如是人，真当寝皮食肉！”

〔第七十回〕李卓吾曰：“此回文字，不济不济。张清石子固好，叙处却没伸缩变化，大不好看。特是张清人品，差胜董平耳。”

〔第七十一回〕李卓吾曰：“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鲁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汉。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搭地？妙哉！吴用石碣天文之计！真是神出鬼没，不由他众人不同心一意也。或问：‘何以见得是吴用之计？’曰：眼见得萧让任书，金大坚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孙胜作法掘将起来，以愚他众人。曰：‘这个，何道士恐怕不知。’卓吾老子笑曰：既有黄金五十两，人人都是何道士了。不然，何七日之后，定要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哉？可知已，可知已！”

〔第七十二回〕李生曰：“柴进用文，李逵用武。文者智绝，武者勇绝。这一遭东京城里，真是好灯。大家请看何如？”

〔第七十三回〕卓吾曰：“宋公明已是假道学了，又有假假道学的。好笑，好笑！”

又曰：“李大哥真是忠义汉子。他听得宋公明做出这件事来，就要杀他，那里再问仔细？此时若参些拟议进退，便不是李大哥了。所

称畏友非耶？交籍中何可少此人？交籍中何可少此人？”

〔第七十四回〕李卓老曰：“燕青相扑，已属趣事，然犹有所为而为也。何如李大哥做知县、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恋。活佛，活佛！”

〔第七十五回〕李卓吾曰：“张干办、李虞候极识大体，只少转变。若是阮小七、李大不过为吴用所使耳。蠢汉，蠢汉！”

又曰：“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实是不经人道语。李大哥一派天机，妙人趣人，真不食烟火人也。”

〔第七十六回〕卓翁曰：“是一架绝精细底羊皮画灯。画工之文，非化工之文。低品，低品！”

又曰：“若欲借此阵法封侯拜将，待河之清也。”

〔第七十七回〕李和尚曰：“妆点十面埋伏处，大像自家意思。文人任性如此，可笑哉！”

〔第七十八回〕李秃翁曰：“《水浒传》文字不可及处，全在伸缩次第。但看这回，若一味形容梁山泊得胜，便不成文字了。绝妙处正在董平一箭，方有伸缩，方有次第。观者亦知之乎？”

〔第七十九回〕李秃翁曰：“从来小识见、歪肚肠，干得恁事，适以自误误人耳。彼方以为张良、陈平不是过也。可发大笑。而王瑾者其榜样乎！戒之何如？”

〔第八十回〕李生因（曰）：“梁山泊好汉一味以战为戏，所以为妙。”

又曰：“高俅丑态也够了。”

〔第八十一回〕李秃翁曰：“今人只管说男盗女娼便不好了。童贯、高俅那厮，非不做大官，燕青、李师师都指为奸佞，是又强盗娼妇不如了。官大那里便算得人？”

又曰：“燕青不承应李师师，是大圣人。风流少年定以为滞货。”

〔第八十二回〕卓吾老子曰：“梁山泊买市十日，我道胜于道学先生讲十年道学。何也？以其实有益于人耳。可笑宋室好一伙君

臣赐宴于殿上，与谋斩于城中，都是一般见识。”

〔第八十三回〕卓老曰：“这个军校，却是妙人，他何常要活？只是宋公明有些秀才气耳。即出至诚，一觉可厌，况参之以诈乎？”

〔第八十四回〕秃老曰：“朱武胡说长蛇阵，是老生常谈；鹞化为鹏阵，是小儿强作解事。卢俊义连声唯唯，的是聩聩之人。若渠一枪一马，独战番军两阵，则真将才也，可取，可取！”

〔第八十五回〕李载贇曰：“欧阳侍郎不特忠于大辽郎主，抑且忠于宋公明弟兄，特是信得宋公明太过耳。不可便以成败论他。”

〔第八十七回〕卓吾曰：“描画琼妖纳延、史进、花荣、寇镇远、孙立弓马刀剑处，委曲次第，变化玲珑，是丹青上手。若斗阵法处，则村俗不可言矣。”

〔第八十八回〕李卓吾曰：“混天阵竟同儿戏。至玄女娘娘相生相克之说，此三家村里死学究见识。施耐庵、罗贯中尽是史笔，此等处便不成材矣。此其所以为小说也与！”

〔第八十九回〕李和尚曰：“突出智真长老一事，真是匪夷所思。公孙胜道是自家道士，不来相见和尚，俗杀，俗杀！”

〔第九十回〕李贇曰：“可笑蔡京那班人不通世务，把梁山这些人马，放在京华，是分明移梁山泊到天子身边也。万一非宋公明有以收拾之，祸岂在江南方腊哉？”

〔第九十一回〕李和尚曰：“人说宋江人马，到征方腊时，渐渐损折，不知此正是一百单八人幸处。不但死于王事为得死所，倘令既征方腊之后，一百单八人尚在，朝廷当何以处之？即一百单八人亦何以自处？”

〔第九十二回〕秃翁曰：“李大哥为韩、彭报仇，都是真的。宋公明假哭，信他不得。”

〔第九十三回〕李载贇曰：“戴纱帽中，绝少人品。如费保四人不要做官，却有见识。李俊要宋江保他做官，特地当一件事与费保说，正不知费保听之，失声大笑也。人之知量不同如此。”

〔第九十四回〕李和尚曰：“张顺没水入城，极莽极痴，不是白着送了性命？”

〔第九十五回〕李和尚曰：“张顺只因一念贪着西湖好水，便做了金华太保，永世不得出身。可惜，可惜！”

〔第九十六回〕李生曰：“此内尽有不必死而死之人，如解珍、解宝等是也。”

〔第九十七回〕李和尚曰：“《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在说梦、说怪、说阵处，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

〔第九十八回〕秃翁曰：“文字至此，都是强弩之末了，妙处还在前半截。”

〔第九十九回〕卓翁曰：“人但知鲁智深成佛，李俊为王，都是顶天立地汉子，不知燕青更不可及。意者其犹龙乎！意者其犹龙乎！”

〔第一百回〕李卓吾曰：“施、罗二公，真是妙手。临了以梦结局，极有深意。见得从前种种，都是说梦。不然，天下那有强盗生封侯而死庙食之理，只是借此以发泄不平耳。读者认真，便是痴人说梦。”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批评水浒传述语

（明）怀 林

和尚自入龙湖以来，口不停诵，手不停披者三十年，而《水浒传》、《西厢曲》尤其所不释手者也。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

据和尚所评《水浒传》，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

《水浒传》讹字极多，和尚谓不必改正，原以通俗与经史不同故

耳。故一切如“代”为“带”、“的”为“得”之类，俱照原本不改一字。

和尚评语中亦有数字不可解，意和尚必自有见，故一如原本云。

和尚又有《清风史》一部。此则和尚手自删削而成文者也，与原本《水浒传》绝不同矣，所谓太史公之豆腐帐非乎？

和尚读《水浒传》，第一当意黑旋风李逵，谓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特为手订《寿张县令黑旋风集》。此则令人绝倒者也，不让《世说》诸书矣。艺林中亦似少此一段公案不得。

小沙弥怀林谨述。

（本衙已精刻《黑旋风集》、《清风史》将成矣，不日即公海内。附告）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

（明）无名氏

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也，为善为恶，彼俱无意。宋江用之便知有宋江而已，无成心也，无执念也。藉使道君皇帝能用之，我知其不为蔡京、高俅、童贯、杨戩矣。其次如石秀之为杨雄，鲁达之为林冲，武松之为施恩，俱是也。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观者矣。至于吴用，一味权谋，全身奸诈，佛性到此，渐灭殆尽。倘能置之帷幄之中，似亦可与陈平诸人对垒。屈指梁山，有如此者。若其余诸人，不过梁山泊中一班强盗而已矣。何足言哉？何足言哉？或曰其中尽有事穷势迫，为宋公明勾引入伙，如秦明、呼延灼等辈，岂可概以强盗目之？予谓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便是强盗耳。独卢俊义、李应在诸人中稍可原耳，亦终不如祝氏三雄、曾氏五虎之为得死所也，亦终不如祝氏三

雄、曾氏五虎之为得死所也。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编者注：此文及以下《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又论水浒传文字》两文，《明容与堂本水浒传》均未题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影印《明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出版说明中，认为书的正文前的四篇文字，全是怀林作。

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

（明）无名氏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与！其中照应谨密，曲尽苦心，亦觉琐碎，反为可厌。至于披挂战斗，阵法兵机，都剩技耳，传神处，不在此也。更可恶者，是九天玄女、石碣天文两节，难道天地故生强盗，而又遣鬼神以相之耶？决不然矣。读者毋为说梦痴人前，其可。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又论水浒传文字

（明）无名氏

《水浒传》虽小说家也，实泛滥百家，贯串三教。鲁智深临化数

语，已揭内典之精微。罗真人、清道人、戴院长又极道家之变幻。独其有心贬抑儒家，只以一王伦当之，局量匾浅，智识卑陋，强盗也做不成，可发一笑。至于战法阵图，人情土俗，百工技艺，无所不有，真搜罗殆尽，一无遗漏者也。更可喜者，如以一丈青配合王矮虎，王定六追随郁保四，一长一短，一肥一瘦，天地悬绝，真堪绝倒。文思之巧，乃至是哉！恐读者草草看过，又为拈出，以作艺林一段佳话。如李大哥举动爽利，言语痛快，又多不经人道之语，极其形容，不可思议。既有寿张令公之集，兹不具举。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忠义水浒全书小引

（明）杨定见

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无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阅弗阅。或曰狂，或曰癡，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先生歿而名益尊，道益广，书益播传。即片牋单词，留向人间者，靡不珍为瑶草，俨然欲倾宇内，猗欤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尔胸中，则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揖未竟，辄首问先生，私淑之诚，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耶癡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吾问二书孰先？无涯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老之精神。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无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无涯矣！然无涯非吾，亦谁能发无涯之精神者？吾不负卓吾先生，无涯亦不

负吾兹游也。”于是相视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叙《忠义水浒传》同声读之。胥江怒涛，若或应答。吾忘无涯矣，无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楚人凤里杨定见书于胥江舟次。

（据《万有文库·一百二十回的水浒》本）

忠义水浒传全传序

（明）五湖老人

夫天地间真人不易得，而真书亦不易数觐。有真人而后一时有真面目，真知己；有真书而后千载有真事业，真文章。虽然，其人不必尽皆文、周、孔、孟也，即好勇斗狠之辈，皆含真气，其书亦不必尽皆二典、三谟、周诰、殷盘也，即嬉笑怒骂之顷，俱成真境。故真莫真于孩提，乃不转瞬而真已变，惟终不失此孩提之性则真矣。真又莫真于山川之流峙，烟云之变化，乃一经泻染而真已失。惟能得而至者，皆天下有心汉，娘子军是。计亏时，不无以干戈始，以玉帛终，不谓真相知，乃从干戈中得耶？试稽施、罗两君所著，凡传中诸人，其须眉眼耳鼻，写照毕肖，不独当年之卢面蒙愧，李笑口丑，苏舌受惭，即以较今日之伪道学，假名士，虚节侠，妆丑抹净，不羞莫夜泣而甘东郭履者，万万迥别，而谓此辈可易及乎！兹余于梁山公明等，不胜神往其血性。总血性发忠义事，而其人足不朽。至如血性不朽矣，而须眉眼耳鼻，或不经于著述，如是者易湮。尝见夫《西洋》、《平妖》及《痴婆子》、《双双小传》，甚者《浪史》诸书，非不纷借其名，人函户臧，滋读而味说之为愉快，不知滥觞启窦，只导人恬淫耳。兹余于《水浒》一编，而深赏其血性，总血性有忠义名，而其传亦足不朽。何者？此传一日留宇宙间，即公明辈一日不死宇宙间，披借而得其如虬如戟之须；似蛾似黛之眉；或青白，或慈或慧，或逃之眼；若儻若白，若矚垣之耳；为隆准，为截筒之鼻。读半则而笑骂声宛然，读全则而怒痴状宛然，及读上下相关处，而细作者冠冕其胸，奴隶者

英雄其胆，仆人渔老，贩子舆夫，每每潜天潜地，忽鬼忽贼者，又狂豪情烈其肝膈，寓于编不少遗焉。嗟嗟！恨不亲炙公明辈，犹喜神遇公明辈也。今天下何人不拟道学，不扮名士，不矜节侠，久之而借排解以润私囊，逞羽翼以剪善类，贤有司惑其公道，仁乡友信其义举，茫茫世界，竟成极齷齪极污蔑乾坤。此辈血性何往，而忠义何归，必其人直未尝读《水浒》者也。倘公明辈有灵，即读亦不解，况原不会读也。何其悲哉？何其悲哉？虽然，与其为伪道学，假名士，虚节侠，不若尚友公明辈矣。与其为哦《西洋》，咏《平妖》，览《双双》、《浪史》，不若羹墙《梁山传》矣。且以罍人煞人，天地之生畸才不数；罍传煞传，古今之成异集亦不数，甚矣此传须慧心人参读，而徒口者则以为死人之糟粕矣夫。余近岁得《水浒》正本一集，较旧刻颇精简可嗜；而其映合关生，倍有深情，开示良剂。因与同社，略商其丹铅，而佐以评语，洵名山久藏之书，尚与宇宙共之。今而后安知全本显而贗本不晦，全本行而繁本不止乎？果尔，则余之詮次有功，而纸贵决翘俟，庶不负耐庵、贯中良意。如曰什袭亦可，则罪同怀璧。五湖老人题于莲子峰小曼陀精舍。

（明宝翰楼刻本《忠义水浒全传》卷首，据刘修业

《古典小说戏曲丛考》转录，作家出版社1958年印本）

少室山房笔丛（节录）

（明）胡应麟

卷四十一 庄岳委谈下

《水浒》余尝戏以拟《琵琶》，谓皆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和空万里》等篇，即词人中不妨翘举。而《水浒》所撰语稍涉声偶声，辄呕哕不足观，信其伎俩易尽；第述情叙事，针工密致，亦滑稽之雄也。

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第此书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长，政使读书执笔，未必成章也。

此书所载四六语甚厌观，盖主为俗人说，不得不尔。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馀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

宋郑叔厚以《孙武子》配《论语》、《易传》，明韩苑洛以关汉卿配司马子长，皆大是词场猛诤。因论《水浒传》，得二事绝可作对：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滸》，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二语本滑稽，与前意稍不同，然词若符节，信宇宙间未尝无对也。

（据清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校刊本）

新刊玩易轩新知录（节录）

（明）刘仕义

卷十九 处世当知

有言看《水浒传》可长见识者，曾借观之。其中皆倾险变诈之术，兵家用诡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哉！然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意叠叠而见，亦处世者所当知也。

（明嘉靖刻本。据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书中《疑施耐庵即郭勳》文后附《水滸随录》转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印本）

樗斋漫录(节录)

(明)许自昌

卷六

吴郡钱功甫曰：“《水浒传》，成于南宋遗民杭人罗本贯中，以后罗氏三世俱哑，则天之不欲露奸伪谲诈于世可知矣。其书，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吁！可怪已！然雕刻颇广，传写易讹，中间不无画蛇添足，为妄人增损。至我朝惟郭武定家刻称精，未易得也。”余惟此书，多与史传不合，如《宋史》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寇京东州郡，至海州，知州张叔夜败之，江乃降，未尝命高太尉童大王也；而《水浒传》系于四年。惟《宋史》宣和二年，方腊陷建德军歙衢杭州，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宁抚使，帅师讨之，三年四月，贯执方腊，八月伏诛，差后于三年二月；或者因知亳州侯蒙上书，有赦江罪命讨方腊之言，疑江降后，贯调其兵，随军至帮源洞乎？然腊未尝陷苏常等州也。若政和五年，女真完颜阿骨打已称帝，国号金，改元收国，至七年，又改天辅，大败契丹兵，收其五京。至宣和四年三月，宋以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帅师巡北边应金，而五月伐辽，贯败绩于白沟，退保雄州。十月，贯使刘延庆、郭药师伐辽，败绩于燕山，延庆退保雄州。宋江何尝从军也？宋师何尝胜辽也？余藏《癸辛杂志》《宣和遗事》，所载详略不同，若田虎王庆，归功水浒，固不足辨，如蓟州五台，此时正属契丹，宋人岂能掉臂出入耶？又瓦子团头，杭州市井，岂出于杭人之笔，不免夹带乡谈耶？而《黄花峪》、《花和尚》二杂剧，不见本传，何耶？愚意宋江自在山东，而《宋史》书淮南，已可笑，其金华将军事，又可笑，金华令曹杲，真定人，仕吴越，有功杭州，庙食涌金门内，载在祀典，与张顺何预耶？又金铃钩挂，系之华山，益可笑，盖江未尝越开封而至陕西明矣，抑讹泰山作华山，蔡

衙内作任原耶？余闻贯中酷嗜《水浒》事，凡客自北来者，无不延请于家，咨其称述，各笔之于槧，篋笥充满，积有岁年，于是会萃纂葺，不论事之有无，只即其可骇可愕者，联而络之，贯而通之，呕心刻肝，雕肾剖肠，机械变诈，种种泄露，天不三世其哑而何哉？

顷闻有李卓吾名贇者，从事竺乾之教，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谓作《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疾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如须溪沧溪何欤？岂其悖本教而逞机心，故后掇奇祸欤？

李有门人，携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犹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著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缪，附以余所云《杂志》、《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资，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其大旨具李公序中，余屑屑辨驳，亦痴人前说梦云尔。

（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原郑振铎藏书）

题水浒传叙

（明）天海藏

先儒谓尽心之谓忠，心制事宜之谓义。愚因曰：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若宋江等，其诸忠者乎，其诸义者乎！当是时，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杰，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东，乌合云从，据水浒之险以为依，涣汗大号，其势吞天浴日，奔鲸骇，可谓涣奔其机，涣有丘矣。不知者曰：此民之贼也，国之蠹也。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虽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玩之者，当略彼□□之非，取其平济之是，则豪□□□□，贫困者生全，而奸官敛手。□□曰：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昔人谓《春秋》者史外传心之要典，愚则谓此传者，纪外叙事

之要览也。岂可曰：此非圣经，此非贤传，而可藐之哉？谨序。万历甲午岁腊月吉旦。

（《水浒传传评林》卷首，据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刻本）

小窗自纪(节录)

(明)吴从先

卷三 读水浒传

《宋史》于南渡后，书曰：“淮南宋江平。”余窃怪徽宗之朝，蔡京柄国，是非倒置，贤奸不剖，籍司马光以下三百人为奸党，请徽宗书而刻之。又颁示天下，俾各立石以诏后世。昏迷已极，人心不平。故御榻则狐狸升焉，大水则京师灌焉，长须则妇人覆焉，胎孕则男子怀焉。天降大灾，民不更命，而京略无顾忌，乘其衅者，咸有师名。故高托山自河北起，张仙自山东起，方腊起于睦州，宋江起于淮南。潢池弄兵，天地分裂。兀术捣大梁之墟，而临安改为小朝廷矣。何由而得平宋江也？

及读稗史《水浒传》，其词轧札不雅，怪诡不经。独其叙宋江以罪亡之躯，能当推戴，而诸人以穷窜之合，能听约束，不觉抚卷叹曰：天下有道，其气伸于朝，天下无道，其气磔于野，信哉！夫江，一亭长耳，性善饮，朋从与游，江能尽醉之，且悉其欢。人驯谨，而其中了然呐厚，而其诺硃然，抚孤济羸，人人得呼公明，人人咸愿为公明用也。又每临风月，对山林，触景咨嗟，稍露不平之感，亦人人窃伺之矣。夫何以贿败，刺配江州，道经淮；而梁山啸聚徒众，有鸡鸣狗盗之风焉，及闻江来，众哗迎入壁，推为寨主。江固辞脱。未几，旧游有阴德之者，牵其妻孥合焉，而江遂绝意。江且南向让者三，誓众曰：“宋江流离，金人相隄，苟能我用，当听其指挥，立大功名。此寄命之乡，非长久之计也。”众曰：“谨受教。”“无苛宾旅、夺人妻女，

无妄杀不辜。”众曰：“谨受教”。“有亲者终养之，有家者探视之；居者相聚如家人，来者各若其器使。”众曰：“谨受教”。而寨中之气勃立于旗帜间矣。四方从者，日加多焉。会童贯与京密，以希功进，故受师讨之。方逞雄淮上，度江不敢出，及顷闻泊中有炮声，而炮抵贯壁，连击如雷，士骇马逸，弃甲曳兵，上下不相顾。未尝交一锋，窥一垒，而气夺矣。贯走询向导，有识者曰：“此雷横之子母炮也”。江遂匿不动，谋所以要贯者，遣使达其款，冀朝廷宽一死，以希报效，而贯则先期遁已。江以师锐不果用，乃檄诸聚落之不服顺者，过皆擒之，不下百蓂。朝廷闻益畏，无复有征进之思。而宋常若无栖之鸟，于是择燕青、戴宗、林冲、张顺等，投戈易服，潜揽西湖，窃叹曰：“誓清中原，长江击楫，水惊波撼，将军用命，用今固秀郁葱蒨，山空水濛，宋德不常，湖为妖矣。”比放上元灯，延及满城，烟火照耀，笙歌沸天。戴宗以伪花帽直达寝室。宫中宴洛无防限，宗睹屏间书淮南贼宋江，河北贼高托山，山东贼张仙，严州贼方腊。宗抽小刀，削去一行。宫中聚噪，大索城市，而江等始脱归。出入宫禁，持共主若戏，然卒无异志。吁！江宁贼也哉？归则整徒众，扣河北而河北平，击山东而山东定。方腊窜迹富春，江仪图之，宋攀其尾，因而大扰西湖，朝廷震动。江啻失一张顺耳，不得已而招之降。江遂甘心焉。及江请取方腊以贖，而方腊授馘。功高不封，竟毙之药酒中。呜呼！宋之君臣亦忍矣哉！

当时童贯以辱故修怨，蔡京以友故疾仇，同朝以党固不关其说，徒使后人甘心于叛，溯而不返耳。方江之据淮南也，约束诸叛，纠集群豪，广纳亡命。若阴为宋收拾不轨之人，然其随地奋武，若李逵之虎，时迁之甲，武松之嫂，智深之禅，戴宗之走，张顺之没，又明示宋以无不可用之人。江之用心，不负夫宋；而宋之屠戮，惨加于江。同朝之中，咸谓贼不可共处，则子胥以盗跖入郢，仲谋以甘宁破楚，云长以周仓据魏，太宗以敬德致太平，朝有贼而不见，敌有贼而不羞，徒斤斤于自致之命以淫其毒也。假使善遇之，俾当一面，未必

无宗泽东京之捷，翟其西京之捷，翟进西京之捷，徐徽言晋宁之捷，岳飞广德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江中之捷，张荣兴化之捷，吴玠仙人关之捷，杨沂中藕塘之捷。合战拒虏，取其死力。而乃置之瓦石下哉？宋之所以益衰也。死之后，感高球天罡地煞之说，碑以纪名，祭以乞哀，徒贻笑于天下后世也。虽然，江可死已，江也而与司马光等三百九人俱以碑传，则不朽之骨，非蔡京、童贯所能望见者，何必身处小朝廷间而后活哉？他日书纲目者，曰：“宋江平”。则江之非贼明矣。江何幸而又得此也？可以死已。

（据明万历甲辰刻本）

笔 麈（节录）

（明）莫是龙

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学。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说，如今之《燃犀录》、《睽车志》、《幽怪录》等书，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可也。

（据《奇晋斋丛书》本）

三家村老委谈（节录）

（明）徐复祚

宋江

或问：“宋江有乎？”曰：“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岂云无也！”曰：“渠兄弟一百八人，何云三十六也？”曰：“三十六正史所载，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也，当以史为正。”曰：“其所至处无坚不摧也，有诸？”曰：“此君美因‘横行河朔’四字描写其无

敌之状，不尽然也。”曰：“江为押司有乎？”曰：“容有之。”“杀阎婆惜有乎？”曰：“亦容有之。”“匪犯不赦，胡以跳而盗也？仗义疏才有乎？”曰：“此必自其三十五人揄扬推美惑诱贫民之言，未必有也。且盗以行惠，谊之所不敢出也。”“梁山泊有乎？”曰：“泊在山东兖州府鄆城县。余曾到，四面阻水中，惟一路可入。山顶坦，围迤可数十里。上有天然石座三十六，云自江时所置也。规模虽小，然是一佳窟穴也。”“征辽有乎？”曰：“宋方与金比而为难于辽，童贯一出而败于白沟，旋以童贯、蔡攸统兵十五万应金夹攻辽而已，未尝征辽也。”“征方腊有乎？”曰：“有之，而功不出于江也。”“然则《水浒》谬乎？”曰：“征辽、征腊，后人增入，不尽君美笔也。即君美之传《水浒》，意欲供人说唱，耸人观听也，原非欲传信作也。”“宋江之事可复为乎？何近来士大夫誉之甚也？”曰：“此李长者也，此有激之言也，非教人为江也。江，盗魁也，王法所不赦，何可复为也？朝廷清明，京、贯不作，敢越厥志乎？”于是问者扞舌而退。

方腊

又问：“方腊何如宋江？”曰：“腊之势十倍江而其流毒百倍江。江以三十六人为盗淮南，转掠京东十郡，官军莫敢撻其锋，然志在劫掠，不有其地，以巨舟十馀据海滨以为守，故张叔夜募死士仅得千人便能破降之。腊则托左道以惑众，因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诛勔为名，旬日众至数万人，遂陷建德军（今严州府）、婺、歙、衢、杭、庐等州，势猖甚。知亳州侯蒙上书言‘宋江才必有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腊以自赎。’江寻为叔夜所破降，遂与童贯合兵击腊，时腊深据清溪帮源洞，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万仞，诸将莫知所入，王渊裨将韩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及妻及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杀贼七万馀，其党皆溃。腊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馀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余里，此方腊

之概也。”

(据北京图书馆藏清传抄本)

袁中郎全集(节录)

(明)袁宏道

卷四 五古·听朱生说水浒传

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据时代图书公司《有不为斋丛书》本)

东西汉通俗演义序(节录)

(明)袁宏道

里中有好读书者,緘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异哉,卓吾老子吾师乎!”客惊问其故,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捡《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公安袁宏道题。

(《东西汉通俗演义》卷首,据清经纶常刊本)

游居柿录(节录)

(明)袁中道

卷九

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予病中草草视之。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常志者，乃赵濠阳门下一书史，后出家，礼无念为师。龙湖悦其善书，以为侍者，常称其有志，数加赞叹鼓舞之，使抄《水浒传》。每见龙湖称说《水浒》诸人为豪杰，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诸长老为迂腐，一一作实法会。初尚恂恂不觉，久之，与其侪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烧屋。龙湖闻之，大骇，微数之，即叹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真长老远矣！智真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时时欲学智深行径。龙湖性褊多嗔，见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杨凤里至右辖处，乞一邮符，押送之归湖上。道中见邮卒牵马少迟，怒目大骂曰：“汝有几颗头？”其可笑如此。后龙湖恶之甚，遂不能安于湖上，北走长安，竟流落不振以死。痴人前不得说梦，此其一征也。今偶见此书诸处与昔无大异，稍有增加耳。大都此等书，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即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摹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海盗，此书海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据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改题《袁小修日记》)

晚香堂小品(节录)

(明)陈继儒

卷二十三 书·答吴学道

……某不愿与乡衮叙爵，而愿与乡衮叙齿；不能修史，而喜劝诸君读史。今《通鉴》多束高阁，故士子全无忠孝之根；《水浒》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

(据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国朝名公诗选(节录)

(明)陈继儒

卷六 李 贽

李贽字宏父，号卓吾，福建人。官姚江知府，竟于任所披剃，由此获罪。后以宥免，归龙湖，终身不复蓄发。所著有《藏书》、《说书》、《焚书》等集，板刻于长洲黄氏，人争购之，吴下纸价几贵。以故坊间诸家文集，多假卓吾先生选集之名，下至传奇小说，无不称为卓吾批阅也。惟《坡仙集》及《水浒传叙》属先生手笔，至于《水浒传》中细评，亦属后人所托者耳。

(据明天启间刊本)

刻忠义水浒传缘起

(明)大涤余人

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人乱则盗贼繁兴，文乱则邪说横恣，识者有忧之。乃曰禁盗而盗愈难禁，曰正文而文愈难正者，

何也？庄语之不足以厌人心，以禁盗正文之人未必自禁自正也。故欲世知忠孝节义之事，当繇童而习之。如晦翁之小学，闲翁之小儿语，蚤宜讲明。自衣冠翰墨之间，有清宁之理。然百年树人，匪伊朝夕。急则治标，莫若用俗以易俗，反经以正经。故特评此传行世，使览者易晓。亦知《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奸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也。道揆法守，讵不相因哉？故能大法小廉，不拂民性，使好男疾贫之辈，无以为口实，则盗弭矣。且即以此写愚夫愚妇之情者，写圣贤之情，则文体亦得矣。正辞禁非，或有权巧。盖正史不能摄下流，而稗说可以醒通国。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云。

大涤徐人识。

（据明夫芥子园刻本）

水浒序（节录）

（明）钟 惺

汉家博一代奇绝文字，当最《史记》。一部《史记》中，极奇绝者，却不在帝纪、年表、八书、诸列传，只在货殖、滑稽、游侠、刺客……今代无此人，何怪卓吾氏□《水浒》为绝世奇文也者。非其文奇，其人奇耳。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剪灭此而后朝食也。楚景陵伯敬钟惺题。

（《钟伯敬批评忠义水浒传》卷首，明末四知馆刻本，据刘修业藏显微胶卷辑录）

评释东西两晋演义序(节录)

(明)陈氏尺蠖斋

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丛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其间描写人情世态,宦况闺思,种种度越人表,迨其子孙,三世皆哑,人以为口业之报。而后之作《金瓶梅》、《痴婆子》等传者,天目未尝报之,何罗氏之不幸至此极也,良以尼父恶作俑意耳。……且是编也,严华夷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统系之正闰,声猾夏之罪愆,当与《三国演义》并传,非若《水浒传》指摘朝纲,《金瓶梅》之借事含讽。《痴婆子》之痴里撒奸也。

(据明带月楼刊本)

绣谷春容选楔骚坛摭粹 嚼麝谭苑数集(节录)

(明)起北赤心子汇辑

卷六

钱塘罗贯,南宋时人,编撰《水浒传》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子孙三代皆哑,夫亦天道之报乎!

(据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明刻本)

金陵琐事(节录)

(明)周 暉

卷一 五大部文章

太守李载贄,字宏甫,号卓吾,闽人。在刑部时,已好为奇论,尚未甚怪僻。常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

(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万历刊本)

编者注: 明钱希言《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文中也有“今人耽嗜《水浒》、《三国》”的话。

识 馀(节录)

(明)惠康野叟

卷一 文考

《水浒》余尝戏以拟《琵琶》,谓皆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长空万里》等篇,即词人中不妨翹举。而《水浒》所撰语,稍涉声偶者,辄呕啞不足观,信其伎俩易尽;第述情叙事,针工密致,亦滑稽之雄也。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间闾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自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又郎瑛《类稿》,记《点鬼簿》中,亦具有诸人事迹,是元人钟继先所编。然则施氏此书,所谓三十

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独此外则附会耳。郎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尝戏谓是编《南华》、《太史》合成，余以非搢胥之魁，则剧盗之靡耳。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昨非庵日纂三集（节录）

（明）郑 暄

卷十二

《水浒》一编，倡市井萑苻之首，《会真》诸记，导闺房桑濮之尤，安得罄付祖龙，永塞愚民祸本。

（据明崇禎间刻本）

英雄谱弁言

（明）熊 飞

英雄有谱乎？曰无也。灵心影现，百道不穷。不刻死煞之印板于当下，不剿现成之局面于他人。英雄而有谱也，是按图而索骥也。英雄尽于《三国》、《水浒》乎？曰不也。燕越不学函铸，导代不相借材。凡称丈夫，各有须眉；谁是男子，不具血性？英雄有尽于《三国》、《水浒》也，是一指而藪斗也。英雄无谱，而英雄又不尽于《三国》、《水浒》，则余之合《三国》、《水浒》而题为《英雄谱》也何居？我人自无始以来，丐得些子真丹，深贮人识田中。遇喜成狂，遇悲成壮。无题之诗，脱口便韵；不泪之泣，对物便鸣。况于笔花不吐，髀肉日生，晓风残月，撩人幽思，悲愤淋漓，无从寄顿。更东望而三经略之魄尚震，西望而两开府之魂未招。飞鸟尚自知时，嫠妇犹勤国

恤。乃欲使七尺男子销磨此嶮奇历落之致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诗》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夫热肠既不肯自吞，而宇宙寥落，托胆复尔，无人则不得不取《水浒》、《三国》诸人而尸祝之，聚大罍大白于前，每快读一过，赏爵罚爵交加，而且以正告于天下曰：此《英雄谱》也，庶有以夺毛锥子之魄，而鼓肝胆之灵乎！不然，余二三兄弟，矢读奇书，日构险语，一字之陈，不脱纸上，而取此戈戈者相鼠吓乎？无论人不可欺，亦自食吾志矣。

熊飞赤玉甫书于雄飞馆。

（《英雄谱》卷首，据东西文化学社、金陵大学文学院
1949年出版《影印明崇禎本英雄谱图赞》本）

叙英雄谱

（明）杨明琅

《英雄谱》者，《水浒》、《三国》之合刻也。夫《水浒》、《三国》，何以均谓之英雄也？曰：《水浒》以其地见，《三国》以其时见也。夫时之与地者，英雄豪杰之士之所借以奋其毛鬣，吐其眼眉，而复以发舒其荡旷无涯之奇。乃竟以此而谱英雄，岂英雄之乐以时与地见哉？曰：英雄之时与地也，非英雄之所乐处者也；英雄之以时与地见也，非英雄之所愿闻者也。而英雄之不能不以时与地见也，又英雄之所大不得已，而又不可以已者也。夫英雄豪杰之士，其生也定非无故而生，则其见也亦非无故而见。独是圣王在上，任政教以抒其骄悍，付爵禄以发其放逸，一种清明广大之风，有以直达其忠君爱国之念，则英雄且不以英雄见，而又何可以谱英雄耶？是故以言其时，则一道同风，无复有所谓瓜之分鼎之峙者，而英雄快。以言其地，则连袂升朝，无复有所为鸱之伏龙之潜者，而英雄快。即间有一二漏于罗网，厄于气数，亦相与弹琴围棋于寂寂寒山潺潺流水之

下，而英雄之心，竟靡弗快。惟地既非英雄抒泄之地，时又非英雄展布之时，而胸中有如许崑崎历落不可名言之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之间，呜呼，此《水浒》、《三国》之所以竟以时与地见英雄也与！向使遇得其时，而处当其地，则桃源之三结，与五臣之赓歌何以异？梁山一百八人与周庭师师济济何以异？梁父草庐数语，指画如券，虽为公旦之负扆可也；公明主盟结义，专图报国，虽为亚夫之交欢可也。寿亭侯忠义千古，黑旋风孝勇绝伦，持此青龙偃月扑刀大斧，何难劈开霄壤，扫荡妖氛耶？至若正平吐气于三弄，与日月而争光；夜叉发愤于一剑，登人肉于刀俎。其一时之志士贞夫烈女壮妇，靡不接踵辈出，以逞奇于天地之间。而又无所谓圣君贤相者，以大竟其用，用卒究其才。则时安得不为三国，地安得不为水浒？而英雄之卒以《三国》、《水浒》见也，又岂英雄之所已哉？然此谱一合，而遂使两日英雄之士，不同时不同地而同谱。则寒烟凉月凄风苦雨之下，焉必无英雄豪杰之士之相与慷慨悲歌，以共吐其牢骚不平之气耶？而又安在非不得已中之一快哉？故为君者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英雄在君侧矣；为相者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英雄在朝廷矣。经略掌勤王之师，马部主犁庭之役，又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干城腹心尽属英雄，而沙漠鬼哭之惨，玉门冤号之声，各不复闻于耳矣。此乃余合谱英雄意也，非专以为英雄耳也。

晋江杨明琅穆生甫题。

《英雄谱》卷首

古今小说叙(节录)

(明)绿天馆主人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

观。

（《古今小说》卷首，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印本）

今古奇观序（节录）

（明）笑花主人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讳，读之嚼蜡，殊不足观。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迄于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竞爽。勿论廊庙鸿编，即稗官野史，卓然夔绝千古。说书一家，亦有专门。然《金瓶》书丽，贻讥于海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

（《今古奇观》卷首，据明刻本）

水浒传序一

（清）金人瑞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着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防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

《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出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

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甜，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剖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憚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度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緜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

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道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栻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褰裳去之，而不得捃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褰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

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萋分莢，于破萋分莢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萋分莢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速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

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水浒传序二

(清)金人瑞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恚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剗削之馀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钺？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

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戒者，而反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剗削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棊枳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水浒传序三

（清）金人瑞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与汝释弓。序曰：“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愒如也。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

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尝读；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吾犹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吾实何曾得见一书？心知其然，则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诚不谬矣。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馀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关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呖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谓其妻曰：眉犹眉也，目犹目也，鼻犹鼻，口犹口，而大儿非小儿，小儿非大儿者，何故？而不自知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夫不知子，问之妻，夫妻因缘，是生其子，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

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异哉！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读《水浒》之法，若《水浒》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矣。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啞然其笑矣。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不宁惟是而已，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不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史记》摭其怨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为谋。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子》。吾恶乎知之？吾读《水浒》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观，吾党斐然，尚须裁夺，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学而》一章，三唱‘不亦’，《叹觚》之篇，有四‘觚’字，余者一‘不’两‘哉’而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传接而出；山水动静乐寿，譬禁树之对生；子路问闻斯行，如晨鼓之频发。其他不可悉数，约略皆佳构也。彼《庄子》、《史记》，各以其书独步万年，万年之人莫不叹其何处得来，若自吾观之，彼亦岂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触

类而长之者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春秋》所书，弑夺十九，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憎桀纣而诛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晓矣。嗟乎！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经业既毕，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后叹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不然，而犹如尝儿之泛览者而已。是不惟负施耐庵，亦殊负吾。汝试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郁郁乎哉！”

皇帝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以上三序均据《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一，
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贯华堂刻本）

宋史纲批语

（清）金人瑞

宋史纲：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

史臣断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东诸郡，其罪应死。此书降而不书诛，则是当时已赦之也。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继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赏之亦不窃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为耶？

岂称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诛，为天子之大恩，处盗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则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书之曰盗者。君子非不知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与夫既赦以后之乐与更始，亦不复为盗也。君子以为天子之职，在养万民，养万民者，爱民之命，虽蚩飞蠕动，动关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职，在教万民，教万民者，爱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廛履霜为冰之惧。故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天子力能出之汤火，而置之衽席，所为九重之上，大开迁善之门也。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君子先能图其神奸而镇以禹鼎，所谓三尺之笔，真有雷霆之怒也。盖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虽降而必书曰盗，此《春秋》谨严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也。后世之人，不察于此，而哀然于其外史，冠之以忠义之名，而又从而节节称叹之。呜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乱逆之心矣夫。

张叔夜之击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书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张叔夜？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盖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则曰知某州。知之为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尔知其安；少者未育，尔知其育；饥者未食，尔知树畜；寒者未衣，尔知蚕桑；劳者未息，尔知息之；病者未愈，尔知愈之；愚者未教，尔知教之；贤者未举，尔知举之。夫如是，然后谓之不废厥职。三年报政，而其君劳之，赐之以燕享，赠之以歌诗，处之以不次，延之以黄阁。盖知州真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既坠，而肉食者多。民废田业，官亦不知；民学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饥馁，官亦不知；民渐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即不免至于盗贼蜂起也。而问其城郭，官又不知；问其兵甲，官又不知；问其粮草，官又不知；问其马匹，官又不知。嗟乎！既已一无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尔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于张叔夜击降宋江，而独大书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史臣之为此言也，是犹宽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则实何

事不知者乎？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波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狴，则知心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诚安得张叔夜其人，以击宋江之余力而遍击之也。

宋史目批语

（清）金人瑞

宋史目：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大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覘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馀，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史臣断曰：观此而知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而特无为事之人。夫当宋江以三十六人起于河朔，转掠十郡，而十郡官军，莫之敢婴也。此时岂复有人谓其饥兽可缚，野火可扑者哉！一旦以朝廷之灵，而有张叔夜者至。夫张叔夜则犹之十郡之长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独多，非蒙国家之知遇独厚也者。且宋江则亦非独雄于十郡，而独怯于海州者也。然而前则恣其劫杀，无敢如何；后则一朝成擒，如风迅扫者：此无他，十郡之长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资重，各有其禄位，各有其性命，而转顾既多，大计不决，贼骤乘之，措手莫及也。张叔夜不过无妻子可恋，无资重可忧，无禄位可求，无性命可惜。所谓为与不为，惟臣之责，济与不济，皆君之灵，不过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繫其臂而投麾下。呜呼！史书“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岂知叔夜固为第一死士乎哉！传曰：“见危致命”；又曰：“临事而

惧，好谋而成”；又曰：“我战则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张叔夜有焉！岂不矫矫社稷之臣也乎？

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贼，而计出于赦之使赎。夫美其辞则曰赦，曰赎，其实正是温语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杀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于十郡，肆毒实惟不小，而轻与议赦，坏国家之法：二也。方腊所到残破，不闻皇师震怒，而仰望扫除于绿林之三十六人，显当时之无人：三也。诱一贼攻一贼，以冀两斗一伤。乌知贼中无人，不窥此意而大笑乎？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杰之士，捐其头颅肢体而后得之。今忽以为盗贼出身之地，使壮夫削色：五也。传言四郊多垒，大夫之辱。今更无人出手犯难，为君解忧，而徒欲以诏书为弭乱之具，有负养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七也。若谓其才有过人者，则何不用之未为盗之先，而顾荐之既为盗之后。当时宰相为谁，颠倒一至于此：八也。呜呼！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脱真得知东平，恶知其不大败公事，为世僂笑者哉？何罗贯中不达，犹祖其说，而有《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以上二文据《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贯华堂刻本）

读第五才子书法

（清）金人瑞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馀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

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

《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只是题目好，便书也作得好。”

或问“题目如《西游》、《三国》如何？”答曰：“这个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趑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馀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去，却都不见。

《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作《水浒传》者，真是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

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一也。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盗，显见逆天而行：二也。盗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许他便出头，另又幻一晁盖盖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现：四也。临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五也。

三个石碣字，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

《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人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

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

近世不知何人，不晓此意，却节出李逵事来，另作一册，题目《寿张文集》。可谓咬人屎橛，不是好狗。

写李逵色色绝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笔。他都不必具论，只如逵还有兄李达，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换姓时，反称作李二，谓之乖觉。试想他肚皮里，是何等没分晓！

任是真正大豪杰好汉子，也还有时将银子买得他心肯。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须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样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银。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

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

心地端正。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明自家志诚质朴。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荣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齷齪都销尽。

杨志关胜是上上人物。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

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进只算上中人物，为他后半写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写得来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卢俊义柴进只是上中人物。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

朱仝与雷横，是朱仝写得好。然两人都是上中人物。

杨雄与石秀，是石秀写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杨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孙胜便是中上人物，备员而已。

李应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体面上定得来，写处全不见得。

阮小二阮小五张横张顺，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刘唐是中上人物。徐宁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

浒传》？

《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

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又武大娘子要同王千娘去看虎，又李逵去买枣糕，收得汤隆等是也。

有夹叙法：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须不是一个说完了，又一个说，必要一笔夹写出来。如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是也。

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有大落墨法：如吴用说三阮，杨志北京斗武，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是也。

有绵针泥刺法：如花荣要宋江开枷，宋江不肯，又晁盖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劝住，至最后一次便不劝是也。笔墨外，便有利刃直戳进来。

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

有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写周谨；十分光前，先说五事等是也。《庄子》云：“始于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礼》云：“鲁人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有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徐波演漾之。如梁中书东郭演武归去后，知县时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冈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边月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

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面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

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

有极不省法：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惜，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

有极省法：如武松迎入阳谷县，恰遇武大也搬来，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鱼汤后，连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纵法：如白龙庙前，李俊二张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写李逵重要杀人城去；还道村玄女庙中，赵能赵得都已出去，却有树根绊倒土兵叫喊等，令人到临了，又加倍吃吓是也。

有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出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城时，忽插出截江鬼油里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太长了，便恐累坠，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以间隔之。

有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便顺手借如意子打鹊问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旧时子弟读《国策》、《史记》等书，都只看了闲事，煞是好笑！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这些文法，他便《国策》、《史记》等书，都肯不释手看。《水浒传》有功于子弟不少。

旧时《水浒传》，贩夫皂隶都看。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却是与小人没分之书。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方解说道好。

(据《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三)

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 自有序一篇今录之

(清)金人瑞伪撰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以此思忧，竟何所得乐矣。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夫若干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不值。如是等时，真住牢狱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种秫米。身不能饮，吾友来，需饮也。舍下门临大河，嘉树有荫，为吾友行立蹲坐处也。舍下执炊爨，理盘榻者，仅老婢四人。其余凡畜童子大小十有余人，便于驰走迎送，传接简帖也。舍下童婢稍闲，便课其缚帚织席。缚帚所以扫地，织席供吾友坐也。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尝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吾友既皆绣谈

通阔之士，其所发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毕即休，无人记录。有时亦思集成一书，用赠后人。而至今阙如者：名心既尽，其心多懒，一；微言求乐，著书心苦，二；身死之后，无能读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莫篙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或若问，言既已未尝集为一书，云何独有此传？则岂非此传成之无名，不成无损，一；心闲试弄，舒卷自恣，二；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呜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呜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东都施耐庵序。

（据《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四）

水浒传回评

（清）金人瑞

楔子 哀哉乎，此书既成，而命之曰《水浒》也。是一百八人者，为有其人乎，为无其人乎？诚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于水浒也？为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吾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无其人，犹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岂真欲以宛子城、蓼儿洼者，为非复赵宋之所覆载乎哉？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地也；二老倡众，去故就新，虽以圣人，非盛节也。彼孟子者，自言愿学孔子，实未离于战国游士之习，故犹有此言，未能满于后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于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大义灭绝，

其何以训？若一百八人而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设言也。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官？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哀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谈快笑之旗鼓。呜呼！《史记》称五帝之文，尚不雅驯，而为荐绅之所难言。奈何乎今忽取绿林豪猾之事，而为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中间又以康节、希夷二先生，楔出劫运定数；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陈达、杨春；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獠难认，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马作结尾；此所谓奇楔也。

第一回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吾又闻古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语，然则王进亦忠臣

也。孝子忠臣，则国家之祥麟威凤、员璧方珪者也。横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

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史之为言史也，固也。进之为言何也？曰：彼固自许，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史进之为言进于史，固也。王进之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几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之于王道也。必如王进，然后可教而进之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

一百八人，则诚王道所必诛矣。何用见王进之庶几为圣人之民？曰：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犹其可见者也。更有其不可见者，如点名不到，不见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也。无首无尾者，其犹神龙欤！诚使彼一百八人者，尽出于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终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终不之及，夫而后知王进之难能也。

不见其首者，示人乱世不应出头也；不见其尾者，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

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为主，而先做强盗者，乃是地煞第一星朱武。虽作者笔力纵横之妙，然亦以见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盖櫟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何用知其为是櫟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师化现，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陈达、杨春是一百八人之总号也。

第二回 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剽直，接手便写鲁达剽直。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读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为头先是史进一个出名领众。作者却于少华山上，特地为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便点污了？”嗟呼！此岂独史进一人之初心，实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盖自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而笃鹜之性，既不肯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呼聚之，而于是讨个出身，既不可望，点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尽入于水泊矣。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

史进本题，只是要到老种经略相公处，寻师父王进耳。忽然一转，却就老种经略相公外，另变出一个小种经略相公来；就师父王进外，另变出一个师父李忠来。读之真如绛云在宵，伸卷万象，非复一目之所得定也。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

打郑屠忙极矣，却处处夹叙小二报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个；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买肉主顾；第三段，又添出过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绮，并事情亦如镜，我欲剖视其心矣。

第三回 看书要有眼力，非可随文发放也。如鲁达遇着金老，却要转入五台山寺。夫金老则何力致鲁达于五台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莲身上，生出一个赵员外来。所以有个赵员外者，全是作鲁达入五台山之线索，非为代州雁门县有此一个好员外，故必向鲁达文中出现也。所以文中凡写员外爱枪棒、有义气处，俱不得失口便赞。员外也是一个人。要知都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儿尝尝对他孤老

说句中生出，便见员外只是爱妾面上着实用情。故后文鲁达下五台山处，便有“好生不然”一语了结员外一向情分。读者苟不会此，便目不辨牛马牡牝矣。

写金老家写得小样，写五台山写得大样，真是史迁复生。

鲁达两番使酒，要两样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虽难矣，然犹人力所及耳。最难最难者，于两番使酒连接处，如何做个间架。若不做一间架，则鲁达日日将惟使酒是务耶？且令读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济不及矣。然要别做间架，其将下何等语？岂真如长老所云，念经诵咒辨道参禅者乎？今忽然拓出题外，将前文使酒字面，扫刷净尽，然后迤邐悠扬走下山去，并不思酒，何况使酒？真断鳌炼石之才也。

第四回 智深取却真长老书，若云于路不则一日，早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则是二回书接连都在和尚寺里，何处见其龙跳虎卧之才乎？此偏于路投宿，忽投到新妇房里。夫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妇房，则是作者龙跳虎卧之才犹为不快也。嗟乎！耐庵，真正才子也。真正才子之胸中，夫岂可以寻尝之情测之也哉？

此回遇李忠，后回遇史进，都用一样句法以作两篇章法，而读之却又全然是两样事情、两样局面，其笔力之大不可言。

为一女子弄出来，直弄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台山来，又为一女子又几乎弄出来。夫女子不女子，鲁达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鲁达不知也；和尚不和尚，鲁达不知也；上山与下山，鲁达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乌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儿，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

鲁达、武松两传，作者意中，却欲遥遥相对，故其叙事，亦多仿佛相准。如鲁达救许多妇女，武松杀许多妇女；鲁达酒醉打金刚，武松酒醉打大虫；鲁达打死镇关西，武松杀死西门庆；鲁达瓦官寺前试禅杖，武松蜈蚣岭上试戒刀；鲁达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

蒋门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鲁达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滚下山去，武松鸳鸯楼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准而立，读者不可不知。

要盘缠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滚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滚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甚么便偷不得酒器，滚不得下山耶？益见鲁达浩浩落落。

看此回书，须要处处记得鲁达是个和尚。如销金帐中坐，乱草坡上滚，都是光着头一个人，故奇妙不可言。

写鲁达踏匾酒器偷了去后，接连便写李、周二分赃数语。其大其小，虽妇人小儿，皆洞然见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尽神矣哉！

大人之为大人也，自听天下万世之人谅之；小人之为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戛戛言之，或与其标榜之同辈，一递一唱以张扬之。如鲁达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车仗，可不为之痛悼乎耶？

第五回 吾前言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因特幻出新妇房中销金帐里以间隔之，固也。然惟恐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而必别生一回不在丛林之事以间隔之。此虽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则何所不可之有？前一回在丛林，后一回何妨又在丛林？不宁惟是而已，前后二回都在丛林，何妨中间再生一回复在丛林？夫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避之之法也。若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而中间反又加倍写一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犯之之法也。虽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毕竟独归耐庵也。

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耐庵忽然而写瓦官，千载之人读之，莫不尽见有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写瓦官被烧，千载之人读之，又莫不尽见瓦官被烧也。然而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须臾，三世不成戏事耶？又摊书于几上，人凭几而读，其间面与书之相去，盖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间，又荡然其虚空，何据而忽然谓有瓦

官？何据而忽然又谓烧尽？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呜呼！以大雄氏之书，而与凡夫读之，则谓香风萎花之句可入诗料；以《北西厢》之语，而与圣人读之，则谓临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贤与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别，然则如耐庵之书，亦顾其读之之人何如矣。夫耐庵则又安辩其是稗官，安辩其是菩萨现稗官耶？

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

通篇只是鲁达纪程图也。乃忽然飞来史进，忽然飞去史进者，非此鲁达于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于大郎也，亦为前者谓州酒楼，三人分手，直至于今，都无下落。昨在桃花山上，虽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与大郎，其重其轻，相去则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讨得着实，而大郎犹自落在天涯，然则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况于过此以往，一到东京，便有豹子头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时，即通身笔舌，犹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闲心闲笔来炤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过去。呜呼！谁谓作史为易事耶？

真长老云：便打坏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罢休。善哉大德，真可谓通达罪福相，遍炤于十方也。若清长老则云：侵损菜园，得他压伏。嗟乎！以菜园为庄产，以众生为怨家，如此人亦复匡徒领众，俨然称师，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与菜园，则有间矣。三世佛犹罢休，则无所不罢休可知也；菜园犹不罢休，然则如清长老者，又可损其毫毛乎哉？作者于此，三致意焉。以真人五台，以清占东京，意盖谓一是清凉法师，一是闹热光棍也。

此篇处处定要写到急杀处，然后生出路来，又一奇观。

这回突然撰出不完全句法，乃从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丘小乙进去，和尚吃了一惊，急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睁着眼，在一旁夹道：“你说你说。”于是遂将“听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说”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再回香积厨来，见几个老和尚，正在那里怎么。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来得声势，于是遂

于“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进听得声音，要问姓甚名谁。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斗到性发，不睬其问，于是“姓甚”已问，“名谁”未说。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是三样文情，而总之只为描写智深性急。此虽史迁，未有此妙矣。

第六回 此文用笔之难，独与前后迥异。盖前后都只一手顺写一事，便以闲笔波及他事，亦都相时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认得一个鲁达，出格亲热，却接连便有衙内合口一事，出格斗气。今要写鲁达，则衙内一事须阁不起；要写衙内，则鲁达一边须冷不下。诚所谓笔墨之事，亦有进退两难之日也。况于衙内文中，又要分作两番叙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则要炤林家；叙林家，则要炤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园一人跃跃欲来。且使此跃跃欲来之人，乃是别位，犹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为了金翠莲三拳打死人之鲁达。呜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读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读者于此而不服膺，知其后世犹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笔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应林冲气忿，他人劝回；今偏倒将鲁达写得声势，反用林冲来劝：一也。阅武坊卖刀，大汉自说宝刀，林冲鲁达自说闲话；大汉又说可惜宝刀，林冲鲁达只顾说闲话。此时譬如两峰对插，抗不相下，后忽突然合笋。虽惊蛇脱兔，无以为喻：二也。还过刀钱，便可去矣。却为要写林冲爱刀之至，却去问他祖上是谁。此时将答是谁为是耶？故便就林冲问处，借作收科云：“若说时辱没杀人。”此句虽极会看书人，亦只知其馀墨淋漓，岂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节堂，是不可进去之处。今写林冲误入，则应出其不意，一气赚入矣。偏用厅前立住了脚，屏风后堂又立住了脚，然后曲曲折折，来至节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谓虽起史迁示之，亦复安能出手哉？

打陆虞候家时，四边邻舍都闭了门。只八个字，写林冲面色，衙内势焰都尽。盖为藏却衙内，则立刻齏粉；不藏衙内，则即日齏粉。

既怕林冲，又怕衙内，四边邻舍都闭门，真绝笔矣。

第七回 这回凡两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师写休书，一段是野猪林吃闷棍。一段写儿女情深，一段写英雄气短。只看他行文历历落落处。

第八回 今夫文章之为物也，岂不异哉？如在天而为云霞，何其起于肤寸，渐舒渐卷，倏忽万变，烂然为章也？在地而为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转百合，争流竞秀，窅冥无际也？在草木而为花萼，何其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真有如神镂鬼簇，香团玉削也？在鸟兽而为翠尾，何其青渐入碧，碧渐入紫，紫渐入金，金渐入绿，绿渐入黑，黑又入青，内视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岂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云霞不必舒卷，而惨若烽烟，亦何怪于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于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丑如榘榘，翠尾不必金碧间杂，而块然木鸢，亦何怪于草木鸟兽？然而终亦必然者，盖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于文章，而何独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笔墨，于是到处涂抹，自命作者，乃吾视其所为，实则曾无异于所谓烽烟、坑阜、榘榘、木鸢也者。呜呼！其亦未尝得见我施耐庵之《水浒传》也。

吾之为此言者何也？即如松林棍起，智深来救，大师此来，从天而降，固也。乃今观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诡譎变幻，一至于此乎？第一段先飞出禅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详其皂面直绶与禅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为智深。若以公、谷、大戴体释之，则曰先言禅杖而后言和尚者，并未见有和尚，突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则一条禅杖早飞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后言皂布直裰者，惊心骇目之中，但见其为胖大，未及详其脚色也。先写装束而后出姓名者，公人惊骇稍定，见其如此打扮，却不认为何人，而又不敢问也。盖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

又如前回叙林冲时，笔墨忙极，不得不将智深一边暂时阁起。

此行文之家，要图手法干净，万不得已，而出于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补叙还。而又不肯一直叙去，又必重将林冲一边，逐段穿插，相对而出。不惟使智深一边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边再加渲染。离离奇奇，错错落落，真似山雨欲来风满楼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问。才问，却被智深兜头一喝。读者亦谓终亦不复知是某甲矣。乃遥遥直至智深拖却禅杖去后，林冲无端夸拔柳，遂答还董超、薛霸最先一问。疑其必说，则忽然不说；疑不复说，则忽然却说。譬如空中之龙，东云见鳞，西云露爪，具极奇极恣之笔也。

又如洪教头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说且吃酒。此一顿，已是令人心痒之极。乃武师又于四五合时，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进又于重提棒时，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顿，直使读者眼光一闪一闪，直极奇极恣之笔也。

又如洪教头入来时，一笔要写洪教头，一笔又要写林武师，一笔又要写柴大官人，可谓极忙极杂矣。乃今偏于极忙极杂中间，又要时时挤出两个公人。心闲手敏，遂与史迁无二也。

又如写差拨陡然变脸数语，后接手便写陡然翻出笑来数语。参差历落，自成谐笑。此所谓文章波澜，亦有以近为贵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远为贵也者，则如来时飞杖而来，去时拖杖而去，其波澜乃在一篇之首与尾。林冲来时，柴进打猎归来；林冲去时，柴进打猎出去，则其波澜乃在一传之首与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谓在天为云霞，在地为山川，在草木为花萼，在鸟兽为翠尾，而《水浒传》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这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旁作馀文，则于银子三致意焉。如陆虞候送公人十两金子，又许干事回来，再包送十两：一可叹也。夫陆虞候何人，便包得十两金子。且十两金子何足论，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护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坏我勾当：二可叹也。夫现十两，賒十两，便算一场勾当，而林冲命曾不足顾

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三可叹也。四人在店，而两人暗商，其心头口头，十两外无别事也。访柴进而不在也，其庄客亦更无别语相惜，但云你没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钱财与你：四可叹也。酒食钱财，小人何至便以为福也？洪教头之忌武师也，曰诱些酒食钱米：五可叹也。夫小人之污蔑君子，亦更不于此物外也。武师要开枷，柴进送银十两，公人忙开不送：六可叹也。银之所在，朝廷法纲亦惟所命也。洪教头之败也，大官人实以二十五两乱之：七可叹也。银之所在，名誉身分都不复惜也。柴、林之握别也，又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八可叹也。虽圣贤豪杰，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将其爱敬，设若无之，便若冷淡之甚也。两个公人亦赍发五两，则出门时，林武师谢，两公人亦谢：九可叹也。有是物即陌路皆亲，豺狼亦顾，分外热闹也。差拨之见也，所争五两耳。而当其未送，则满面皆是饿纹；及其既送，则满面应做大官：十可叹也。千古人伦甄别之际，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约以此也。武师以十两送管营，差拨又落了五两，止送五两：十一可叹也。本官之与长随，可谓亲矣，而必染指焉，谚云掐虱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发周旋，开除铁枷，又取三二两银子：十二可叹也。但有是物，即无事不可周旋，无人不愿效力也。满营囚徒，亦得林冲救济：十三可叹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读者至此，遂感林冲恩义，口口传为美谈。信乎名以银成，无别法也。嗟乎！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

第九回 夫文章之法，岂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过而作波者。读者于此，则恶可混然为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后，则当知此文之起，自为后文，非为此文也。文自在后，而眼光在前，则当知此文未尽，自为前文，非为此文也。必如此，而后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不然者，几何其不见一事即以为一事，又见一事即又以为一事，于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与事后未尽之波，累累然与正叙之事并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儿李小二夫妻，非真谓林冲于牢城营，有此一个相识，与之往来火热也。意自在阁子背后听说话一段绝妙奇文，则不得不先作此一个地步，所谓先事而起波也。

如庄家不肯回与酒吃，亦可别样生发，却偏用花枪挑块火柴，又把花枪炉里一搅，何至拜揖之后，向火多时，而花枪犹在手中耶？凡此，皆为前文几句花枪挑着葫芦，逼出庙中挺枪杀出门来一句，其劲势犹犹未尽，故又于此处，再一点两点，以杀其馀怒。故凡篇中如搠两人后，杀陆谦时，特此写一句把枪插在雪地下，醉倒后，庄家寻着踪迹赶来时，又特地写一句花枪亦丢在半边，皆所谓事过而作波者也。

陆谦、富安、管营、差拨，四个人在阁子中议事，不知所议何事，详之则不可得详，置之则不可得置。今但于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写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约莫是金银句，换汤进去，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句，忽断忽续，忽明忽灭，如古锦之文不甚可指，断碑之字不甚可读，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于意外求而得之，真所谓鬼于文、圣于文者也。

杀出庙门时，看他一枪先搠倒差拨，接手便写陆谦一句。写陆谦不曾写完，接手却再搠富安。两个倒矣，方翻身回来，刀剌陆谦。剌陆谦未毕，回头却见差拨爬起，便又且置陆谦，先割差拨头挑在枪上，然后回过身来，作一顿，割陆谦、富安头，结做一处。以一个人杀三个人，凡三四个回身。有节次，有间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烦琐。真鬼于文、圣于文也。

旧人传言，昔有画北风图者，盛暑张之，满座都思挟纊；既又有画云汉图者，祁寒对之，挥汗不止。于是千载啧啧，诧为奇事。殊未知此特寒热，各作一幅，未为神奇之至也。耐庵此篇，独能于一幅之中，寒热间作，写雪便其寒彻骨，写火便其热炤面。昔百丈大师患疟，僧众请问，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时便寒杀閻黎，热时便热杀閻黎。今读此篇，亦复寒时寒杀读者，热时热杀读者，真是一卷

疟疾文字，为艺林之绝奇也。

阁子背后听四个人说话，听得不仔细，正妙于听得不仔细。山神庙里听三个人说话，听得极仔细，正妙于听得极仔细。虽然，以阁子中间、山神庙前两番说话，偏都两番听得，亦可以见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犹刺刺说人不休，则独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发奇。乃又于大火之前，先写许多文字；于大火之后，再写许多火字。我读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陆谦，则有老军借盆，恩情朴至；后乎陆谦，则有庄客借烘，又复恩情朴至。而中间一火，独成大冤深祸，为可骇叹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于是。然则人行世上，触手碍眼，皆属祸机，亦复何乐乎哉？

文中写情写景处，都要细细详察。如两次炤顾火盆，则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条绵被，则明林冲原要归来，今止作一夜计也。如此等处甚多，我亦不能遍指。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

第十回 旋风者，恶风也。其势盘旋，自地而起，初则扬灰聚土，渐至奔沙走石，天地为昏，人兽骇窜，故谓之旋。旋音去声，言其能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名柴进曰旋风者，恶之之辞也。然而又系之以小，何也？夫柴进之于水泊，其犹青萍之末矣。积而至于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尚有定位，日月尚有光明乎耶？故甚恶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视黑则柴进为小矣，此小旋风之所以名也。

此回前半只平平无奇，特喜其叙事简净耳。至后半写林武师店中饮酒，笔笔如奇鬼，森然欲来搏人。虽坐闺阁中读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

接手便写王伦疑忌。此亦若辈故态，无足为道。独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换。有笔如此，虽谓比肩腐史，岂多让哉？

最奇者，如第一日，并没一个人过；第二日，却有一伙三百余人

过，乃不敢动手；第三日，有一个人，却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个大汉来：都是特特为此奇拗之文，不得忽过也。

处处点出雪来，分明耀艳。

我读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裹，撇在房中句，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句，真正心折耐庵之为才子也。后有读者，愿留览焉。

第十一回 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此无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诀，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譬诸弈棋者，非救劫之难，实留劫之难也。将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后天下之读吾文者，于是乎而观吾之才之笔矣。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笔为之踌躇，为之四顾，砉然中竅，如土委地，则虽号于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谁复敢争之乎哉？故此书于林冲买刀后，紧接杨志卖刀，是正所谓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于是始乐得而徐观其避也。

又曰：我读《水浒》至此，不禁浩然而叹也。曰：嗟乎！作《水浒》者，虽欲不谓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胸中，有非尝之才者，必有未尝之笔；有非尝之笔者，必有非尝之力。夫非非尝之才，无以构其思也；非非尝之笔，无以摘其才也；又非非尝之力，亦无以副其笔也。今观《水浒》之写林武师也，忽以宝刀结成奇彩；及写杨制使也，又复以宝刀结成奇彩。夫写豪杰不可尽，而忽然置豪杰而写宝刀。此借非非尝之才，其亦安知宝刀为即豪杰之替身？但尽得宝刀尽致尽兴，即已令豪杰尽致尽兴者耶？且以宝刀写出豪杰，固已然以宝刀写武师者，不必其又以宝刀写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宝刀照耀武师者，接手便以一口宝刀照耀制使。两位豪杰，两口宝刀，接连而来，对插而起。用笔至此，奇险极矣！即欲不谓之非尝，而英英之色，

千人万人，莫不共见，其又畴得而不谓之非尝乎？又一个买刀，一个卖刀，分镳各骋，互不相犯，固也；然使于赞叹处、痛悼处、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岂见作者之手法乎？今两刀接连，一字不犯，乃至譬如东泰西华，各自争奇。呜呼！特特挺而走险，以自表其六辔如组、两骖如舞之能，才子之称，岂虚誉哉？

天汉桥下，写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紧接演武厅前，写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台。咽处加一倍咽，艳处加一倍艳。皆作者瞻顾非尝，趋走有龙虎之状处。

第十二回 古语有之：“画咸阳宫殿易，画楚人一炬难；画舳舻千里易，画八月潮势难。”今读《水浒》至东郭争功，其安得不谓之画火画潮第一绝笔也？夫梁中书之爱杨志，止为生辰纲伏线也；乃爱之而将以重大托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独提撮之。于是传令次日大小军官，都至教场比试。盖其意止在周谨一分请受耳。今观其略写使枪，详写弓马，亦可谓于教场中尽态极妍矣。而殊不知作者滔滔浩浩，莽莽苍苍之才，殊未肯已也。忽然阶下左边，转出一个索超，一时遂若连彼梁中书亦似出于意外也者。而于是于两汉未曾交手之前，先写梁中书着杨志好生披挂，又借自己好马与他骑了。于是李成亦便叫索超去加倍分付，亦将自己披挂战马，全副借与。当是时，两人殊未尝动一步、出一色，而读者心头眼底，已自异样惊魂动魄，闪心摇胆。却又放下两人，复写梁中书走出月台，特特增出一把银葫芦顶茶褐罗三檐凉伞，重放炮，重发擂，重是金鼓起，重是红旗黄旗白旗青旗招动，然后托出两员好汉来。读者至此，其心头眼底，胡得不又为之惊魂动魄，闪心摇胆？然而两人固殊未尝交手也。至于正文，只用一句战到五十馀合不分胜负。就此一句半路按住。却又重复写梁中书看呆，众军官喝采，满教场军士们没一个不说，李成、闻达不住声叫好斗，使读者口中自说满教场人，而眼光自落在两个好汉、两匹战马、两般兵器上，不惟书里梁中书呆了，连书外看书的人也呆了，于是鸣金收军，而后重复正写一句两个各要争功，那肯

回马。如此行文，真是画火画潮，天生绝笔。自有笔墨，未有此文；自有此文，未有此评。呜呼！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即又何忍不公诸天下后世之酒边灯下之快人恨人也。

如此一回大书，愚夫读之，则以为东郭争功，定是杨志分中一件惊天动地之事。殊不知止为后文生辰纲要重托杨志，故从空结出两层楼台，以为梁中书爱杨志地耳。故篇中凡写梁中书加意杨志处，文虽少，是正笔；写与周谨、索超比试处，文虽绚烂纵横，是闲笔。夫读书而能识宾主旁正者，我将与之遍读天下之书也。

看他齐臻臻地一教场人，后来发放了大军，留下梁中书、众军官、索超、杨志；又发放了众军官，留下梁中书、索超、杨志；又发放了索超，留下了梁中书、杨志。嗟乎！意在乎此矣。写大风者曰：“始于青苹之末，盛于土囊之口。”吾尝谓其后当必重收到青苹之末也。今梁中书、杨志，所谓青苹之末，而教场比试，所谓土囊之口，读者其何可以不察也？

第十三回 一部书，共计七十回，前后凡叙一百八人，而晁盖则其提纲挈领之人也。晁盖提纲挈领之人，则应下笔第一回便与先叙。先叙晁盖已得停当，然后从而因事造景，次第叙出一百八个人来：此必然之事也。乃今上文已放去一十二回，到得晁盖出名，书已在第十三回。我因是而想有有全书在胸而始下笔著书者，有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如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叙起，此所谓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也。若既已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而又不得不先放去一十二回，直至第十三回，方与出名，此所谓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者也。夫欲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此其以一部七十回一百有八人，轮回摺叠于眉间心上，夫岂一朝一夕而已哉？观鸳鸯而知金针，读古今之书而能识其经营，予日欲得见斯人矣。

加亮初出草庐第一句曰：“人多做不得，人少亦做不得。”至哉

言乎！虽以治天下，岂复有遗论哉？然而人少做不得一语，人固无贤无愚，无不能知之也。若夫人多亦做不得一语，则无贤无愚未有能知之者也。呜呼！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岂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周礼建官三百六十，实惟使由，不使知之属也。枢机之地，惟是二三公孤得与闻之。人多做不得，岂非王道治天下之要论耶？恶可以其裨官之言也，而忽之哉？

一部书一百八人，声施烂然，而为头是晁盖先说做下一梦。嗟呼！可以悟矣！夫罗列此一部书一百八人之事迹，岂不有哭有笑，有赞有骂，有让有夺，有成有败，有俯首受辱，有提刀报仇，然而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尽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觉者，自大雄氏以外无闻矣。真蕉假鹿，纷然成讼，长夜漫漫，胡可胜叹！

第十四回 《水浒》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浒》之终也，终于石碣。石碣之为言一定之数，固也。然前乎此者之石碣，盖托始之例也。若水浒之一百八人，则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则又宜何所始，其必始于石碣矣。故读阮氏三雄，而至石碣村字，则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浒，断自此始也。

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尽乎言矣。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髀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者，亦有几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终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于三阮名姓，深致叹焉。曰立地太岁，曰活阎罗，中间曰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活也？

加亮说阮，其曲折迎送，人所能也。其渐近即纵之，既纵即又另起一头，复渐渐逼近之，真有如诸葛之于孟获者，此定非人之所能也。故读说阮一篇，当玩其笔头落处，不当随其笔尾去处，盖读稗史亦有法矣。

第十五回 盖我读此书而不胜三致叹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于内，莅事于外，竭忠尽智，以图报称，而终亦至于身败名丧，为世僂笑者，此其故，岂得不为之深痛哉？夫一夫专制，可以将千军，两人牵羊，未有不僵于路者也。独心所运，不难于造五凤楼，曾无黍米之失，聚族而谋，未见其能筑室有成者也。梁中书以道路多故，人才复难，于是致详致慎，独简杨志而畀之以十万之任，谓之知人，洵无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与两虞候乎？观其所云另有夫人礼物，送与府中宝眷，亦要杨志认领，多恐不知头路。夫十万已领，何难一担？若言不知头路，则岂有此人从贵女爱婿边来，现护生辰重宝至于如此之盛，而犹虑及府中之人，猜疑顾忌，不视之为机密者也？是皆中书视十万过重，视杨志过轻。视十万过重，则意必太师也者，虽富贵双极，然见此十万，必吓然心动，太师吓然心动，而中书之宠，固于磐石，夫是故以此为献，凡以冀其心之得一动也。视杨志过轻，则意或杨志也者，本单寒之士，今见此十万，必吓然心动，杨志吓然心动，而生辰十担，险于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两虞候为监，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动也。然其胸中，则又熟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成训者，于是即又伪装夫人一担，以自盖其相疑之迹。呜呼！为杨志者，不其难哉？虽当时亦曾有早晚行住，悉听约束，戒彼三人不得别拗之教敕，然而官之所以得治万民，与将之所以得制三军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杨志，一都管，又二虞候，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军，岂有得乎？《易·大传》曰：“阴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书徒以重视十万轻视杨志之故，而曲折计画，既已出于小人之道，而尚望黄泥冈上，万无一失，殆必无之理矣。故我谓生辰纲之失，非晁

盖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军之罪，亦并非一都管两虞候之罪，而实皆梁中书之罪也。又奚议焉，又奚议焉？曰：然则杨志即何为而不争之也？圣叹答曰：杨志不可得而争也，夫十万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脑竭，并中书相公之心血竭矣。杨志自惟起于单寒，骤蒙显擢，夫乌知彼之遇我厚者之非独为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万之故而授统制易，以统制之故而托十万难，此杨志之所深知也。杨志于何知之？杨志知年年根括十万以媚于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国士遇我者也。不能以国士遇我，而昔者东郭斗武，一日而逾数阶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诸饲鹰喂犬，非不极其恩爱，然彼固断不信鹰之德为凤皇，犬之品为骏虞也。故于中书未拨都管、虞候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须一个人和小人去。夫一个人和小人去者，非请武阳为副，殆请朝恩为监矣。若夫杨志早知人之疑之，而终亦主于必去，则固丈夫感恩知报，凡以酬东郭骤迁之遇耳，岂得已哉？呜呼！杨志其寓言也。古之国家，以疑立监者，比比皆有，我何能遍言之？

看他写杨志忽然肯去，忽然不肯去，忽然又肯去，忽然又不肯去。笔势夭矫，不可捉搦。

看他写天气酷热，不费笔墨，只一句两句，便已焦热杀人。古称盛冬挂云汉图，满座烦闷。今读此书，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写一路老都管掣人肘处，真乃描摹入画。嗟乎！小人习承平之时，忽祸患之事，箕踞当路，摇舌骂人，岂不凿凿可听？而卒之变起仓猝，不可枝梧，为鼠为虎，与之俱败，岂不痛哉？

看他写枣子客人自一处，挑酒人自一处，酒自一处，瓢自一处。虽读者亦几忘其为东溪村中饮酒聚义之人，何况当日身在庐山者耶？耐庵妙笔，真是独有千古。

看他写卖酒人斗口处，真是绝世奇笔。盖他人叙此事至此，便欲駸駸相就。读之，满纸皆似惟恐不得卖者矣。今偏笔笔撒开，如踰弓怒马，急不可就，务欲极扳开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为其

买者，真怪事也。

看他写七个枣子客人饶酒，如数鹰争雀，盘旋跳霍，读之欲迷。

第十六回 一部书，将网罗一百八人而贮之山泊也。将网罗一百八人而贮之山泊，而必一人一至朱贵水亭，一人一段分例酒食，一人一枝号箭，一人一次渡船，是亦何以异于今之贩夫之唱筹量米之法也者，而以夸于世曰才子之文，岂其信哉？故自其天降石碣大排座次之日视之，则彼一百八人，诚已齐齐臻臻，悉在山泊矣。然当其一百八人，犹未得而齐齐臻臻，悉在山泊之初，此时譬如大珠小珠，不得玉盘，迸走散落，无可罗拾。当是时，殆几非一手二手之所得而施設也。作者于此，为之踌躇，为之经营，因忽然别构一奇，而控扭鲁、杨二人，藏之二龙，俟后枢机所发，乘势可动，夫然后冲雷破壁，疾飞而去。呜呼！自古有云：“良匠心苦。”洵不诬也。

鲁达一孽龙也，杨志又一孽龙也。二孽龙同居一水，独不虞其斗乎？作者亦深知其然，故特于前文两人出身下，都预写作关西人，亦以望其有乡里之情也。虽然，以鲁达、杨志二人，而望其以乡里为投分之故，此倍难矣。以鲁达、杨志二人，而诚肯以乡里之故，而得成投分，然则何不生于关西，长于关西，老死于关西，而又必破闲啮柝而至于斯也。破闲啮柝以至于斯，而尚思以关西二字，羈之使合，是犹以藕丝之轻，繫二孽龙，必不得之数耳。作者又深如其然，故特提操刀曹正，大书为林冲之徒，曹正贯索在手，而鲁、杨孽龙，弭首贴尾，不敢复动。无他，天下怪物，自须天下怪宝镇之，则读此篇者，其胡可不知林冲为禹王之金锁也。

顷我言此篇之中，虽无林冲，然而欲制毒龙，必须禹王金锁。所以林冲独为一篇纲领之人，亦既论之详矣。乃今我又欲试问天下之读《水浒》者，亦尝知此篇之中，为止二龙，为更有龙，为止一锁，为更有锁，为止一贯索奴，为更有贯索奴耶？孔子曰：“举此隅，不以彼隅反，则不复说。”然而我终亦请试言之：夫鲁达、杨志，双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来也。夫鲁达一孽龙也，武松又一孽龙也。鲁、杨

之合也，则锁之以林冲也，曹正其贯索者也。若鲁、武之合也，其又以何为锁，以谁为贯索之人乎哉？曰：而不见夫鲁达自述孟州遇毒之事乎？是事也，未尝见之于实事也。第一叙之于鲁达之口，一叙之于张青之口，如是焉耳。夫鲁与武，即曾不相遇，而前后各各自到张青店中，则其贯索久已各各入于张青之手矣。故夫异日之有张青，犹如今日之有曹正也。曰：张青犹如曹正，则是贯索之人，诚有之也，锁其奈何？曰：诚有之，未细读耳。观鲁达之述张青也，曰看了戒刀吃惊；至后日张青之赠武松也，曰我有两口戒刀：其此物此志也。鲁达之戒刀也，伴之以禅杖；武松之戒刀也，伴之以人骨念珠；此又作者故染间色，以眩人目也。不信，则第观武松初过十字坡之时，张青夫妇，与之饮酒至晚，无端忽出戒刀，互各惊赏。此与前文后文悉不连属，其为何耶？嗟乎！读书随书读，定非读书人，即又奚怪圣叹之以钟期自许耶？

杨志初入曹正店时，不必先有曹正之妻也。自杨志初入店时，一写有曹正之妻，而下文遂有折本人赘等语，纠缠笔端，苦不得了，然而不得已也。何也？作者之胸中，夫固断以鲁、杨为一双，锁之以林冲，贯之以曹正；又以鲁、武为一双，锁之以戒刀，贯之以张青，如上所云矣。然而其事相去越十余卷。彼天下之人，方且眼小如豆，即又乌能凌跨二三百纸，而得知其文心炤耀，有如是之奇绝横极者乎？故作者万无如何，而先于曹正店中，凭空添一妇人，使之特与张青店中仿佛相似，而后下文飞空架险，结撰奇观。盖才子之才，实有化工之能也。

鲁、杨一双，以关西通气；鲁、武一双，以出家逗机；皆惟恐文章不成篇段耳。

读至末幅，已成拖尾，忽然翻出何清报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无兄弟人读之心伤，有兄弟人读之又心伤，谁谓稗史无劝惩乎？

第十七回 此回始入宋江传也。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

于群盗一等。然而从来人之读《水浒》者，每每过许宋江忠义，如欲旦暮遇之。此岂其人性喜与贼为徒？殆亦读其文而不能通其义有之耳。自吾观之，宋江之罪之浮于群盗也，吟反诗为小，而放晁盖为大。何则？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此人本传之始，而初无一事可书，为首便书私放晁盖。然则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真不能为之讳也。

岂惟不讳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进后堂，则机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三更奔到白家，则机密之至也；五更赶回城里，则机密之至也；包了白胜头脸，则机密之至也；老婆监收女牢，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亲领公文，则机密之至也；就带虞候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众人都藏店里，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不肯轻说，则机密之至也。凡费若干文字，写出无数机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盖之罪。盖此书之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严有如此者。世人读《水浒》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义目之，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

写朱仝、雷横二人，各自要放晁盖。而为朱仝巧，雷横拙；朱仝快，雷横迟；便见雷横处处让过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早已做过人情，则是朱仝又让过宋江一着也。强手之中，更有强手，真是写得妙绝。

第十八回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

前回朱、雷来捉时，独书晁盖断后。此回何涛来捉时，忽分作两半；前半独书阮氏水战，后半独书公孙火攻。后入山泊见林冲时，则独书吴用舌辨。盖七个人，凡大书六个人各建奇功也。中间止有刘唐未尝自效，则又于后回补书月夜入险，以表此七人者，悉皆出奇争先，互不冒滥。嗟乎！强盗犹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食其

食者，乃曾无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耶？

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所昉，当亦昉于风刺之旨也。今读何涛捕贼一篇，抑何其无罪而多戒，至于若是之妙耶？夫未捉贼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贼也，而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惨于遇贼。则是捉船以捉贼者之即贼，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于船既捉矣，贼又不捉，而又即以所捉之船，排却乘凉百姓。夫而后又知向之捉船者，固非欲捉贼，正是贼要乘凉耳。嗟乎！捉船以捉贼，而令百姓疑其以贼捉贼，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凉，而令百姓竟指为贼要乘凉，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读是篇者，其亦惻然中感而慎戢官军，则不可谓非稗史之一助也。

何涛领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写来恰似深秋败叶，聚散无力。晁盖等不过五人，再引十数个打鱼人，而写来便如千军万马，奔腾驰骤，有开有合，有诱有劫，有伏有应，有冲有突。凡若此者，岂谓当时真有是事，盖是耐庵墨兵笔阵，纵横入变耳。

圣叹蹙然叹曰：“嗟乎！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当林冲弭首庑下，坐第四志，岂能须臾忘王伦耶？徒以势孤援绝，惧事不成，为世僂笑，故隐忍而止。一旦见晁盖者兄弟七人，无因以前，彼讷不心动乎？此虽王伦降心优礼，欢然相接，彼犹将私结之以得肆其欲为，况又加之以猜疑耶？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刀已久与王伦颈血相吸，虽无吴用之舌，又岂遂得不杀哉？或林冲之前无高俅相恶之事，则其杀王伦，犹未至于如是之毒乎？顾虎头针刺画影，而邻女心痛，然则杀王伦之日，俛其气绝神灭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自恣也哉？”

第十九回 此书笔力大过人处，每每在两篇相接连时，偏要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使其间一笔相犯。如上文方写过何涛一番，人此回又接写黄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搅海，后一番搅海翻江，真是一样才情，一样笔势。然而读者细细寻之，乃至曾无一字偶尔相似者。此无他，盖因其经营图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

后随笔迅扫，极妍尽致，只觉干同是干，节同是节，叶同是叶，枝同是枝，而其间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风痕露迹，变化无穷也。此书写何涛一番时，分作两番写，写黄安一番时，也分作两番写，固矣。然何涛却分为前后两番，黄安却分为左右两番。又何涛前后两番，一番水战，一番火攻；黄安左右两番，一番虚描，一番实画：此皆作者胸中预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预定成竹，既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别，则虽湖荡即此湖荡，芦苇即此芦苇，好汉即此好汉，官兵一样官兵，然而间架既已各别，意思不觉都换。此虽悬千金以求一笔之犯，且不可得，而况其有偶同者耶？

宋江、婆惜一段，此作者之纤笔也。为欲宋江有事，则不得不出宋江杀人；为欲宋江杀人，则不得不出宋江置买婆惜；为欲宋江置买婆惜，则不得不出王婆化棺。故凡自王婆求施棺木以后，遥遥数纸，而直至于王公许施棺木之日，不过皆为下文宋江失事出逃之楔子。读者但观其始于施棺，终于施棺，始于王婆，终于王公，夫亦可以悟其洒墨成戏也。

第二十回 此篇借题描写妇人黑心，无幽不烛，无丑不备。暮年荡子，读之咋舌；少年荡子，读之收心。真是一篇绝妙针札荡子文字。

写淫妇，便写尽淫妇；写虔婆，便写尽虔婆。妙绝！

如何是写淫妇便写尽淫妇？看他一晚拿班做势，本要压伏丈夫；及至压伏不来，便在他脚后冷笑。此明明是开关接马，送俏迎奸也。无奈正接不着，则不得已，乘他出门恨骂时，不难撒娇撒痴，再复将他兜住。乃到此又兜不住，正觉自家没趣，而陡然见有赃物，便早把一接一兜面孔，一齐收起，竟放出狰狞食人之状来。刁时便刁杀人，淫时便淫杀人，狠时便狠杀人。大雄世尊，号为花箭，真不诬也。

如何是写虔婆便写尽虔婆？看他先前说得女儿恁地思量，及至女儿放出许多张致来，便改说女儿气苦了，又娇惯了，一黄昏嘈出

无数说话，句句都是埋怨宋江，怜惜女儿，自非金石为心，亦孰不入其玄中也？明早骤见女儿被杀，又偏不声张，偏用好言反来安放，直到县门前了，然后扭结发喊，盖虔婆真有此等辣手也。

第二十一回 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终不复弹。后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为之嗟叹弥日，自云我独不得与之时，设复相遇，当能知之。呜呼！言何容易乎！我谓声音之道，通乎至微，是事甚难，请举易者。而易莫易于文笔。乃文笔中，有古人之辞章，其言雅驯，未便通晓。是事犹难，请更举其易之易者。而易之易，莫若近代之稗官。今试开尔明月之目，运尔珠玉之心，展尔梨花之舌，为耐庵先生一解《水浒》，亦复何所见其闻弦赏音便知雅曲者乎？即如宋江杀婆惜一案。夫耐庵之繁笔累纸，千曲百折，而必使宋江杀婆惜者，彼其文心，夫固独欲宋江离郢城而至沧州也。而张三必固欲捉之，而知县必固欲宽之。夫诚使当时更无张三主唆虔婆，而一凭知县迁罪唐牛，岂其真将前回无数笔墨，悉复付之唐弃乎耶？夫张三之力唆虔婆，主于必捉宋江者，是此回之正文也。若知县乃至满县之人，其极力周全宋江，若惟恐其或至于捉者，是皆旁文踟蹰，所谓波澜者也。张三不唆，虔婆不禀；虔婆不禀，知县不捉；知县不捉，宋江不走；宋江不走，武松不现。盖张三一唆之力，其筋节所系，至于如此！而世之读其文者，已莫不啧啧知县而啾啾张三，而尚谓人我知伯牙。嗟呼！尔知何等伯牙哉？

写朱、雷两人，各有心事，各有做法，又各不相炤，各要热瞞，句句都带跳脱之势。与放走晁天王时，正是一样奇笔，又却是两样奇笔。才子之才，吾无以限之也。

第二十二回 天下莫易于说鬼，而莫难于说虎。无他，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说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时，真是大段着力不得。所以《水浒》一书，断不肯以一字犯着鬼怪；而写虎则不惟一篇而已，至于再，至于三。盖亦易能之事，薄之不为；而难能之事，便乐此不疲也。

写虎能写活虎，写活虎能写其搏人，写虎搏人又能写其三搏不中：此皆是异样过人笔力。

吾尝论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真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计。即如写虎要写活虎，写活虎要写正搏人时。此即聚千人，运千心，伸千手，执千笔，而无一字是虎，则亦终无一字是虎也。独今耐庵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笔、而盈尺之幅，费墨无多，不惟写一虎，兼又写一人，不惟双写一虎一人，且又夹写许多风沙树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风沙树石是真正虎林。此虽令我读之，尚犹目眩神乱，安望令我作之耶？

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掙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遂与后来沂岭杀四虎一篇，更无一笔相犯也。

第二十三回 写武二视兄如父，此自是豪杰至性，实有大过人者。乃吾正不难于武二之视兄如父，而独难于武大之视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际，至于今日，尚忍言哉？一坏于干鏃相争，闾墙莫劝；再坏于高谈天显，矜饰虚文。盖一坏于小人，而再坏于君子也。夫坏于小人，其失也鄙，犹可救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诈，不可救也。坏于小人其失也鄙，其内即甚鄙，而其外未至于诈，是犹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诈，其外既甚诈，而其内又不免于甚鄙，是终不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故夫武二之视兄如父，是学问之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视二如子，是天性之人之事也。由学问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犹夫人之能事也；由天性而欲如武

大之爱弟者以爱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写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写武大以救君子之诈。夫亦曰兄之与弟，虽二人也，揆厥初生，则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学问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废学问，此自为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于天性可也。

上篇写武二遇虎，真乃山摇地撼，使人毛发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写武二遇嫂，真又柳丝花朵，使人心魂荡漾也。吾尝见舞榭之后，便欲搦管临文，则殊苦手颤；铙吹之后，便欲洞箫清啾，则殊苦耳鸣；驰骑之后，便欲入班拜舞，则殊苦喘急；骂座之后，便欲举唱梵呗，则殊苦喉燥。何耐庵偏能接笔而出，吓时便吓杀人、愁时使愁杀人，并无上四者之苦也。

写西门庆接连数番趲转，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掣，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花团锦凑文字。

写王婆定计，只是数语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掣，一吐一吞，随心恣意，排出十分光来；于十分光前，偏又能随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来：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起潮落者也。

通篇写西门爱奸，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钞，描画小人共为一事而各为其私，真乃可丑可笑。吾尝晨起开户，窃怪行路之人，纷若驰马，意彼万万人中，乃至必无一人心头无事者，今读此篇而失笑也。

第二十四回 此回是结煞上文西门、潘氏奸淫一篇，生发下文武二杀人报仇一篇，亦是过接文字。只看他处处写得精细，不肯草草处。

第一段写郗哥定计，第二段写武大捉奸，第三段写淫妇下毒，第四段写虔婆帮助，第五段写何九臚科。段段精神，事事出色，勿以小篇而忽之也。

写淫妇心毒，几欲掩卷不读。宜疾取第二十五卷快诵一过，以为羯鼓洗秽也。

第二十五回 吾尝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

观，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观黄河，不知天下之深，观黄河不观龙门，不知黄河之深也。不见圣人，不知天下之至，见圣人不见仲尼，不知圣人之至也。乃今于此书也亦然。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读《水浒》不读设祭，不知《水浒》之奇也。呜呼！耐庵之才，其又岂可以斗石计之乎哉？

前书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冲，又极丈夫之致也。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譬诸阎、吴二子，斗画殿壁，星宫水府，万神咸在。慈即真慈，怒即真怒，丽即真丽，丑即真丑。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别藏分外之绝笔。又有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也者，今耐庵《水浒》，正犹是矣。写鲁、林、杨三丈夫以来，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乃忽然磬控，忽然纵送，便又腾笔涌墨，凭空撰出武都头一个人来。我得而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胸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心事也，其形状结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形状与如鲁如林如杨者之结束也。我既得以想见其人，因更回读其文，为之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歇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豺声读之。呜呼！是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杳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矣。是真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绝笔矣。如是而尚欲量才子之才，为斗为石。呜呼！多见其不知量者也。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曰：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吴用何如

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荣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卢俊义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钝人也。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独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杀虎后忽然杀一妇人。嗟乎！莫咆哮于虎，莫柔曼于妇人。之二物者，至不伦也。杀虎后，忽欲杀一妇人，曾不举手之劳焉耳。今写武松杀虎，至盈一卷；写武松杀妇人，亦至盈一卷。咄咄乎异哉！忆大雄氏有言：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今岂武松杀虎用全力，杀妇人亦用全力耶？我读其文，至于气咽目瞪，面无人色，殆尤骇于读打虎一回之时。呜呼！作者固真以狮子喻武松，观其于街桥名字，悉安狮子二字可知也。

徒手而思杀虎，则是无赖之至也。然必终仗哨棒而后成于杀虎，是犹夫人之能事也。故必于四闪，而后奋威尽力，轮棒直劈。而震天一响，树倒棒折，已成徒手，而虎且方怒。以徒手当怒虎，而终亦得以成杀之功，夫然后武松之神威以见。此前文所已详，今亦毋庸又述。乃我独怪其写武松杀西门庆，亦用此法也。其心岂不曰：杀虎犹不用棒，杀一鼠子何足用刀？于是握刀而往，握刀而来，而正值鼠子之际，刀反踢落街心，以表武松之神威。然奈何竟进鼠子而与虎为伦矣？曰：非然也。虎固虎也，鼠子固鼠子也。杀虎不用棒，杀鼠子不用刀者，所谓象亦全力，兔亦全力，观狮子桥下四字可知也。

西门庆如何入奸，王婆如何主谋，潘氏如何下毒，其曲折情事，罗列前幅，灿如星斗，读者既知之矣。然读者之知之也，亦为读之而后得知之也。乃方夫读者读之而得知之之时，正武二于东京交割箱

笼，街上闲行之时，即又奈何以己之所得知，例人之所不知，而欲武松闻何九之言，即燎然知奸夫之为西门，闻郓哥之言，即燎然知半夜如何置毒耶？篇中处处写武松是东京回来，茫无头路，虽极英灵，了无人处，真有神化之能。

一路勤叙邻舍，至后幅，忽然排出四家铺面来：姚文卿开银铺，赵仲铭开纸马铺，胡正卿开冷酒铺，张公开饽饽铺，合之便成财色酒气四字，真是奇绝。详见细评中。

每闻人言，莫骇疾于霹雳，而又莫奇幻于霹雳，思之骤不敢信。如所云：有人挂两握乱丝，雷电过，辄已丝丝相接，交罗如网者。一道士藏茧纸千张，拟书全笈，一夜遽为雷火所焚，天明视之，纸故无恙，而层层遍画龙蛇之形，其细如发者。以今观于武二设祭一篇，夫而后知真有是事也。

第二十六回 前篇写武松杀嫂，可谓天崩地塌，鸟骇兽窜之事矣。入此回，真是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之时，斯固百江郎莫不搁笔坐愁，摩腹吟叹者也。乃作者忽然自思，文章之法，不止一端，右之左之，无不咸有，我独奈何菁华既竭，褰裳便去，自同鼯鼠，为艺林笑哉？于是便随手将十字坡遇张青一案，翻腾踢倒，先请出孙二娘来。写孙二娘便加出无数笑字，写武松便幻出无数风话。于是读者但觉峰回路转，又来到一处胜地。而殊不知作者正故意要将顶天立地、戴发嚼齿之武二，忽变作迎奸卖俏、不识人伦之猪狗。上文何等雷轰电激，此处何等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阳冈上大虫，此处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得后幅，便一发尽兴，写出当胸搂住，压在身上八个字来。正是前后穿射，斜飞反扑，不图无心又得此一番奇笔也。

相见后，武松叫无数嫂嫂，二娘叫无数伯伯。前后二篇，杀一嫂嫂，遇一嫂嫂，先做叔叔，后做伯伯；亦悉是他用斜飞反扑，穿射入妙之笔。

张青述鲁达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个头陀来。此文章家虚实相

间之法也。然却不可便谓鲁达一段是实，头陀一段是虚。何则？盖为鲁达虽实有其人，然传中却不见其事；头陀虽实无其人，然戒刀又实有其物也。须知文到人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绵激射，正复不定。断非一语所能尽赞耳。

此书每到人才极盛处，便忽然失落一人，以明网罗之外，另有异样奇人，未可以耳目所及，遂尽天下之士也。即如开书将说一百八人，为头已先失落一王进；张青光明寺出身，便加意为鲁达、武松作合，而中间已失落一头陀；宋江三打祝家庄之际，聚会无数新来豪杰，而末后已失落一栾廷玉。嗟乎！名垂简册，亦复有幸有不幸乎！彼成大名，显当世者，胡可遂谓蚌外无珠也。

第二十七回 上文写武松杀人如菅，真是血溅墨缸，腥风透笔矣。入此回，忽然就两个公人上，三翻四落，写出一片菩萨心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慈，又未有仁慈过于武松也者。于是上文尸腥血迹，洗刷净尽矣。盖作者正当写武二时，胸中真是出格拟就一位天人，凭空落笔。喜则风霏露洒，怒则鞭雷叱霆。无可无不可，不期然而然。固久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逵之拈刀便撼者所得同日而语也。

读此回，至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之语，嗟呼！岂不痛哉？夫天下之夫妻两个，则尽夫妻两个也，如之何而至于松之兄嫂，其夫妻两个独遽至于如此之极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于生松之兄，是诚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要潘氏，与松之可以不舍兄而远行，是皆人之所得为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要潘氏，而财主又必白白与之；松之志可以不舍兄而远行，而知县又必重重托之。然则天也非人，则断断然矣。嗟呼！今而后，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尚有夫良妻洁，双双两个之奇事。而今初出门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张青一对如此可爱。松即金铁为中，其又能不向壁弹泪乎耶？作者忽于叙事缕缕中，奋笔大书云：“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嗟呼！真妙笔矣！忽然字，俗本

改作因此字；又于两个下，增厚意字：全是学究注意盘飧之语，可为唾抹。今并依古本订定。

连叙管营逐日管待，如云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看时，是一大旋酒，一盘肉，一盘子面，又是一大碗汁；晚来，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盒子来，是几般菜蔬，一大旋酒，一大盘煎肉，一碗鱼羹，一大碗饭；不多时，那个人又和一个人来，一个提只浴桶，一个提一桶汤，送过浴裙手巾，便把藤篾铺了，纱帐挂起，放个凉枕，叫声安置；明日，那个人又提桶面汤，取漱口水，又带个待诏篋头，绾髻子，裹巾帨；又一个人，将个盒子，取出菜蔬下饭，一大碗肉汤，一大碗饭，吃罢，又是一盏茶；搬房后，那个人又将一个提盒，看时，却是四般果子，一只熟鸡，又有许多蒸卷儿，一注子酒；晚间，洗浴乘凉：如此等事，无不细细开列，色色描画。尝言太史公酒帐肉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若韩昌黎《画记》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

将写武松威震安平，却于预先一日，先去天王堂前闲走，便先安放得个青石墩在化纸炉边，奇矣。又奇者，到明日正写武松演试神力之时，却偏不一直写，偏先写得一半，如云轻轻抱一抱起，随手一撇，打入地下一尺来深，如是便止；却自留下后半，再作一番写来，如云一提，一掷，一接，轻轻仍放旧处。直至如此，方是武松全副神力，尽情托出之时，却又还有一半在后，如云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是也。读第一段，并不谓其又有第二段，读第二段更不谓其还有第三段。文势离奇屈曲，非目之所尝睹也。

第二十八回 尝怪宋子京官给椽烛，修《新唐书》，嗟乎！岂不冤哉？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如司马迁之书，其选也。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其事游侠、货殖，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

武本纪》，事诚汉武之事，志不必汉武之志也。恶乎志？文是已。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会之严，礼乐之重，战阵之危，祭祀之慎，会计之繁，刑狱之恤，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问者，凡以当其有事，则君相之权也，非儒生之所得议也；若当其操笔而将书之，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其又恶敢置一末喙乎哉？此无他，君相能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为之事必寿于世；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万世，而犹歌咏不衰，起敬起爱者，是则绝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驥尾而显矣。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櫟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辄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绝世奇文，斯吾之文传而事传矣；如必欲但传其事，又令纤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为绝世奇文，将吾之文既已不传，而事又乌乎传耶？盖孔子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若是乎事无文也；其文则史，若是乎文无事也。其文则史，而其事亦终不出齐桓、晋文，若是乎文料之说，虽孔子亦早言之也。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

如此篇，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饮酒，其文也。打蒋门神，其料也；饮酒，其珠玉锦绣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阳冈上打虎好汉，其千载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场，出孟州东门，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载第一酒场也；酒有酒时，炎暑乍消，金风飒起，解开衣襟，微风相吹，其千载第一酒时也；酒有酒令，无三不过望，其千载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监，连饮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载第一酒监也；酒有酒筹，十二三家卖酒望杆，其千载第一酒筹也；酒有行酒

人，未到望边，先已筛满，三碗既毕，急急奔去，其千载第一行酒人也；酒有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声一哭，忽然想到奸夫淫妇而拍案一叫，其千载第一下酒物也；酒有酒怀，记得宋公明在柴王孙庄上，其千载第一酒怀也；酒有酒风，少间蒋门神无复在孟州道上，其千载第一酒风也；酒有酒赞，“河阳风月”四字，“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十字，其千载第一酒赞也；酒有酒题，快活林，其千载第一酒题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耐庵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无读书之人，吾末如之何也。

第二十九回 看他写快活林，朝蒋暮施，朝施暮蒋，遂令人不敢复作快意之事。稗官有益于世，乃复如此不小。

张都监令武松在家出入，所以死武松也，而不知适所以自死。祸福倚伏不测如此，令读者不寒而栗。

看他写武松杀嫂后，偏写出他无数风流轻薄，如十字坡、快活林皆是也。今忽然又写出张都监家鸳鸯楼下，中秋一宴，娇娆旖旎，玉绕香围，乃至写到许以玉兰妻之，遂令武大、武二，金莲、玉兰，宛然成对：文心绣错，真称绝世也。

看他写武松杀四人后，忽用提刀踌躇四字，真是善用《庄子》。几令后人读之，不知《水浒》用《庄子》，《庄子》用《水浒》矣。

后文血溅鸳鸯楼，是天翻地覆之事，却只先写一句云：“忽然一个念头起。”神妙之笔，非世所知。

第三十回 我读至血溅鸳鸯楼一篇，而叹天下之人磨刀杀人，岂不怪哉？孟子曰：“杀人父，人亦杀其父；杀人兄，人亦杀其兄。”我磨刀之时，与人磨刀之时，其间不能以寸，然则非自杀之，不过一间，所谓易刀而杀之也。呜呼！岂惟是乎？夫易刀而杀之也，是尚以我之刀杀人，以人之刀杀我，虽同归于一杀，然我犹见杀于人之刀，而不至遂杀于我之刀也。乃天下祸机之发，曾无一格，风霆骇

变，不须旋踵，如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之遇害，可不为之痛悔哉？方其授意公人，而复遣两徒弟往帮之也，岂不尝殷勤致问，尔有刀否？两人应言有刀，即又殷勤致问，尔刀好否？两人应言好刀，则又殷勤致问，是新磨刀否？两人应言是新磨刀，复又殷勤致问，尔刀杀得武松一个否？两人应言再加十四五亦杀得，岂止武松一个供得此刀。当斯时，莫不自谓此刀跨而往，掣而出，飞而起，劈而落，武松之头断，武松之血洒，武松之命绝，武松之冤拔，于是拭之，视之，插之，悬之，归更传观之，叹美之，摩挲之，沥酒祭之。盖天下之大，万家之众，其快心快事，当更未有过于鸳鸯楼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之三人者也。而殊不知云浦净手，马院吹灯，刀之去自前门而去者，刀之归已自后门而归。刀出前门之际，刀尚姓张；刀入后门之时，刀已姓武。于是向之霍霍自磨，惟恐不铄快者，此夜一十九人，遂亲以头颈试之。呜呼！岂忍言哉？夫自买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未尝杀一人，则是不如勿买，不如勿佩之为愈也。自买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今夜始杀一人，顾一人未杀而刀已反为所借，而立杀我一十九人，然则买为自杀而买，佩为自杀而佩，更无疑也。呜呼！祸害之伏，秘不得知，及其猝发，疾不得掩。盖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之人，犹甘蹈之不悟，则何不读《水浒》二刀之文哉？

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如马槽听得声音方才知是武松句，丫鬟骂客人一段，酒器皆不曾收句，夫人兀自问谁句：此其笔致之闲也。杀后槽便把后槽尸首踢过句，吹灭马院灯火句，开角门便掇过门扇句，掩角门便把摠都提过句，丫鬟尸首拖放灶前句，灭了厨下灯火句，走出中门拴前门句，撇了刀鞘句：此其笔尖之细也。前书一更四点，后书四更三点，前插出施恩所送棉衣及碎银，后插出麻鞋：此其笔法之严也。抢入后门杀了后槽，却又闪出后门拿了朴刀，门扇上爬入角门，却又开出角门掇过门扇，抢入楼中杀了三人，却又退出楼梯让过两人，重复随入楼中杀了二

人，然后抢下楼来杀了夫人，再到厨房换了朴刀，反出中堂拴了前门，一连共有十数个转身：此其笔力之大也。一路凡有十一个灯字，四个月字：此其笔路之别也。

鸳鸯楼之立名，我知之矣。殆言得意之事与失意之事，相倚相伏，未曾暂离，喻如鸳鸯二鸟双游也。佛言功德天尝与黑暗女，姊妹相逐：是其义也。

武松蜈蚣岭一段文字，意思暗与鲁达瓦官寺一段相对，亦是初得戒刀，另与喝采一番耳，并不复关武松之事。

第三十一回 此回完武松，入宋江，只是交代文字，故无异样出奇之处。然我观其写武松酒醉一段，又何其寓意深远也。盖上文武松一传，共有十来卷文字，始于打虎，终于打蒋门神。其打虎也，因“三碗不过冈”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后打虎，甚矣醉之为用大也。其打蒋门神也，又因“无三不过望”五字，至于大醉，大醉而后打蒋门神，又甚矣醉之为用大也。虽然，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恃，力不可以终恃，权势不可终恃，恩宠不可终恃。盖天下之大，曾无一事可以终恃，断断如也。乃今武松一传，偏独始于大醉，终于大醉，将毋教天下以大醉独可终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虫，而有时亦失手于黄狗；神威可以单夺雄镇，而有时亦受缚于寒溪。盖借事以深戒后世之人，言天人如武松，犹尚无十分满足之事，奈何纭纭者，曾不一虑之也？

下文将入宋江传矣。夫江等之终皆不免于窜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等生平一片之心，则固皎然如冰在玉壶，千世万世，莫不共见。故作者特于武松落草处，顺手表暴一通，凡以深明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后文之必应之也。乃后之手闲面厚之徒，无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续一部，唐突才子。人之无良，于斯极矣！

第三十二回 文章家有“过枝接叶”处，每每不得与前后大篇，一样出色。然其叙事洁净，用笔明雅，亦殊未可忽也。譬诸游山者，游

过一山，又问一山。当斯之时，不无借径于小桥曲岸，浅水平沙。然而前山未远，魂魄方收；后山又来，耳目又费。则虽中间少有不称，然政不致遂败人意。又况其一桥一岸，一水一沙，乃殊非七十回后，一望荒屯绝徼之比。想复晚凉新浴，豆花棚下，摇蕉扇，说曲折，兴复不浅也。

看他写花荣文秀之极。传武松后定少不得此人。可谓矫矫虎臣，翩翩儒将，分之两隼，合之双璧矣。

第三十三回 吾观元人杂剧，每一篇为四折，每折止用一人独唱，而同场诸人，仅以科白，从旁挑动承接之。此无他，盖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一篇绝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结，有开有阖，有呼有应，有顿有跌，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彼其意期于后世之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见也。自杂剧之法坏，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馀折，一折之辞，乃用数人同唱。于是辞烦节促，比于蛙鼓，句断字歇，有如病夫。又一似古人之事，全赖后人传之，而文章在所不问也者，而冬烘学究，乳臭小儿，咸摇笔洒墨，来作传奇矣。稗官亦然。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夫人必立传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则通长者，文人联贯之才也。故有某甲、某乙共为一事，而实书在某甲传中，斯与某乙无与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为一事，而于某甲传中忽然及与某乙，此固作者心爱某乙，不能暂忘，苟有便可以及之，辄遂及之，是又与某甲无与。故曰文人操管之际，其权为至重也。夫某甲传中，忽及某乙者，如宋江传中，再述武松，是其例也；书在甲传，乙则无与者，如花荣传中，不重宋江，是其例也。夫一人有一人之传，一传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归。世人不察，乃又摇笔洒墨，纷纷来作稗官，何其游手好闲，一至于斯也？

古本《水浒》，写花荣便写到宋江悉为花荣所用。俗本只落一二

字，其丑遂不可当，不知何人所改。既不可致诘，故特取其例一述之。

第三十四回 此回篇节至多：如清风寨起行是一节，对影山遇吕方、郭盛是一节，酒店遇石勇是一节，宋江得家书是一节，宋江奔丧是一节，山泊关防严密是一节，宋江归家是一节。

读清风寨起行一节，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计一遍，分调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

读对影山斗戟一节，要看他忽然变作极耀艳之文。盖写少年将军，定当如此。

读酒店遇石勇一节，要看他写得石将军如猛虎当路，直是撩拨不得，只是认得两位豪杰。其顾盼雄毅，便乃如此。何况身为豪杰者，其于天下人当如何也！

读宋江得家书一节，要看他写石勇不便将家书出来，又不甚晓得家中事体，偏用笔笔捺住法，写得宋江大喜，便又叙话饮酒，直待尽情尽致了，然后开出书来，却又不便说书中之事，再写一句封皮逆封，又写一句无平安字，皆用极奇拗之笔。

读宋江奔丧一节，要看他活画出奔丧人来。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马句，则又分外妙笔也。

读水泊一节，要看他设置雄丽，要看他号令精严，要看他谨守定规，要看他深谋远虑，要看他盘诘详审，要看他开诚布忠，要看他不昵所亲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远方之人：皆作者极意之笔。

读归家一节，要看他忽然生一张社长作波，却恐疑其单薄，又反生一王社长陪之：可见行文要相形势也。

第三十五回 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

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然吾又谓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乃今读其传，迹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篇则无累于篇耳，节则无累于节耳，句则无累于句耳，字则无累于字耳。虽然，诚如是者，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呜呼！稗官亦与正史同法，岂易作哉，岂易作哉？

第三十六回 此书写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径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权诈不定者也。其结识天下好汉也，初无青天之旷荡，明月之皎洁，春雨之太和，夏露之径直，惟一银子而已矣。以银子为之张本，而于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呜呼！天下之人而至于惟银子是爱，而不觉出其根底，尽为宋江所窥，因而并其性格，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阴变阳易，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然宋江以区区猾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而遂欲自称于世，为孝义黑三，以阴谋他日晁盖之一席，此其丑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于是旁借宋江，特为立传，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

天下之人，莫不自亲于宋江。然而亲之至者，花荣其尤著也。然则花荣迎之，宋江宜无不来；花荣留之，宋江宜无不留；花荣要开枷，宋江宜无不开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援朝廷，下申父训，一时遂若百花荣曾不得劝宋江暂开一枷也者，而于是山泊诸人，遂真信为宋江之枷，必至江州牢城，方始开放矣。作者恶之，故特于揭阳岭上，书曰先开了枷；于别李立时，书曰再带上枷；于穆家门房里，书曰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又书曰宋江道，说得是，当时去了行枷；于逃走时，书曰宋江自提了枷；于张横口中，书曰却又项上不

带行枷；于穆弘叫船时，书曰众人都在江边安排行枷；于江州上岸时，书曰宋江方才带上行枷；于蔡九知府口中，书曰你为何枷上没了封皮；于点视厅前，书曰除了行枷。凡九处特书行枷，悉与前文花荣要开一段，遥望击应。嗟乎！以亲如花荣，而尚不得宋江之真心。然则如宋江之人，又可与之一朝居乎哉？

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真令读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尽灭，有死之心，无生之望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寻着村庄，却正是冤家家里，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横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认得梢公，是第六追；艙板下摸出刀来，是最后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惟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

此篇于宋江恪遵父训，不住山泊后，忽然闲中写出一句不满其父语，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语，皆作者用笔极冷，寓意极严处，处处不得漏过。

第三十七回 写宋江以银子为交游后，忽然接写一铁牛李大哥。妙哉用笔，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胜似骂，胜似打，胜似杀也。看他要银子赌，便向店家借；要鱼请人，便向渔户讨；一若天地间之物，任凭天地间之人公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悭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与之银子不以为恩，又并不与银子不以为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权术，独遇斯人而穷矣。宋江与之银子，彼亦不过谓是店家、渔户之流，适值其有之时也；店家不与银子，渔户不与鲜鱼，彼亦不过谓即宋江之流，适值其无之时也。夫宋江之以银子与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以银子与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无宋江可骗，则自有店家可借；无店家可借，则自有赌房可抢；无赌房可抢，则自有江州城里城外，执涂之人，无不可讨。使必恃有结识好汉之宋江，而后李逵方

得银子使用，然则宋江未配江洲之前，彼将不吃酒，不吃肉，小张乙赌房中亦复不去赌钱耶？通篇写李逵浩浩落落处，全是激射宋江，绝世妙笔。

处处将戴宗反衬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丑：皆属作者匠心之笔。

写李逵粗直不难，莫难于写粗直人处处使乖说慌也。彼天下使乖说谎之徒，却处处假作粗直，如宋江其人者，能不对此而羞死乎哉？

第三十八回 此回止黄通判读反诗一段，错落扶疏之极。其餘，止看其叙事明净径捷耳。

浔阳楼饮酒后，忽写宋江腹泻，是作者惨淡经营之笔。盖不因此事，便要仍复入城寻彼三人，则笔量殊费；不复入城寻彼三人，即又嫌新交冷落也。此正与林冲气闷，连日不上街来。同法。

写宋江问三个人住处，凡三样答法，可谓极尽笔墨之巧。至行人正库，饮酒吟诗，便纯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笔气，读之令人慷慨。

篇首女娘晕倒一段，只是吃鱼后，借作收科，并无别样照应。

第三十九回 写急事不得多用笔，盖多用笔则其事缓矣。独此书不然，写急事不肯少用笔，盖少用笔则其急亦遂解矣。如宋江、戴宗，谋逆之人，决不待时。虽得黄孔目捱延五日，然至第六日，已成水穷云尽之际。此时只须云，只等午时三刻，便要开刀，一句便过耳。乃此偏写出早晨先着地方打扫法场，饭后点士兵刀仗刽子，巳牌时分，狱官稟请监斩，孔目呈犯繇牌判斩字，又细细将贴犯繇牌之芦席，亦都描画出来。此一段是牢外众人打扮诸事作第一段。次又写捆扎宋江、戴宗，各将胶水刷头发，各馆作鹅梨角儿，又各插朵红绫纸花，青面大圣案前，各有长休饭，永别酒，然后六七十个狱卒，一齐推拥出来。此一段是牢里打扮宋、戴二人作第二段。次又写押到十字路口，用枪棒团团围住，又细说一个面南背北，一个面

北背南，纳坐在地，只等监斩官来。此一段是宋、戴已到法场只等监斩作第三段。次又写众人看出人，为未见监斩官来，便去细看两个犯繇牌，先看宋江云，犯人一名某人，如何如何，律斩；次看戴宗云，犯人某人，如何如何，律斩。逡巡间，不觉知府已到，勒住马，只等午时三刻。此一段是监斩已到只等时辰作第四段。使读者乃自陡然见有第六日三字，便吃惊起，此后读一句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直至两三叶后，只是一个惊吓。吾尝言：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乐太过也。

此篇妙处，在来日便要处决，迅雷不及掩耳。此时即有人报知山泊，亦已缩地无法。又况更无有人得知他二人与山泊有情分也。今却在前回中，写吴用预先算出漏误，连忙授计众人下山，至于于路数日，则恰好是事发迟二日，黄孔目捱五日，三处各不相照，而时至事起，适然凑合，真是脱尽印板小说套子也。

写戴宗事发后，李逵、张顺二人杳然更不一见。不惟不见而已，又反写两番众人叫苦以倒踢之，真令读者一路不胜闷闷。及读至虎形黑大汉一句，不觉毛骨都抖。至于张顺之来，则又做梦亦梦不到之奇文也。

第四十回 前回写吴用劫江州，皆呼众人默然授计，直至法场上，方突然走出四色人来。此回写宋江打无为军，却将秘计一一说出，更不隐伏一句半句，凡以特特与之相异也。然文章家又有省则加倍省、增即加倍增之法。既已写宋江明明定计，便又写众人个个起行。不写则只须一句，写则必须两番：此又特特与俗笔相异，不可不知也。

打无为军一一事宜，已都在定计时明白开列，入后正叙处，只将许多只见字点逗人数而已。譬诸善弈者，满盘大势都已打就，入后只将一子两子处处劫杀，便令全局随手变动。文章至此，真妙手也。

写宋江口口恪遵父训，宁死不肯落草。却前乎此，则收拾花荣、

秦明、黄信、吕方、郭盛、燕顺、王矮虎、郑天寿、石勇等八个人，拉而归之山泊；后乎此，则又收拾戴宗、李逵、张横、张顺、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侯健、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等十六个人，拉而归之山泊。两边皆用大书，便显出中间奸诈，此史家案而不断之式也。

一路写宋江使权诈处，必紧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画家所谓反衬法。读者但见李逵粗直，便知宋江权诈，则庶几得之矣。

写宋江上梁山后，毅然更张旧法，别出自己新裁，暗压众人，明欺晁盖，甚是咄咄逼人。不意笔墨之事，其力可以至此！

第四十一回 尝观古学剑之家，其师必取弟子，先置之断崖绝壁之上，迫之疾驰，经月而后，授以竹枝，追刺猿猱，无不中者，夫而后归之室中，教以剑术，三月技成，称天下妙也。圣叹叹曰：嗟乎！行文亦犹是矣。夫天下险能生妙，非天下妙能生险也。险故妙，险绝故妙绝；不险不能妙，不险绝不能妙绝也。游山亦犹是矣。不梯而上，不缒而下，未见其能穷山川之窈窕，洞壑之隐秘也；梯而上，缒而下，而吾之所至，乃在飞鸟徘徊、蛇虎踞蹑之处，而吾之力绝，而吾之气尽，而吾之神色索然犹如死人，而吾之耳目乃一变换，而吾之胸襟乃一荡涤，而吾之识略乃得高者愈高，深者愈深，奋而为文笔，亦得愈极高深之变也。行文亦犹是矣。不搁笔，不卷纸，不停墨，未见其有穷奇尽变，出妙入神之文也；笔欲下而仍阁，纸欲舒而仍卷，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尽，而吾之髯断，而吾之目矐，而吾之腹痛，而鬼神来助，而风云忽通，而后奇则真奇，变则真变，妙则真妙，神则真神也。吾以此法遍阅世间之文，未见其有合者。今读还道村一篇，而独赏其险妙绝伦。嗟乎！支公畜马，爱其神骏，其言似谓自马以外，都更无有神骏也者；今吾亦虽谓自《水浒》以外，都更无有文章，亦岂诬哉？

前半篇两赵来捉，宋江躲过，俗笔只一句可了。今看他写得一起一落，又一起又一落，再一起再一落，遂令宋江自在厨中，读者本

在书外，却不知何故，一时便若打并一片心魂，共受若干惊吓者，灯昏窗响，壁动鬼出，笔墨之事，能令依正一齐震动，真奇绝也。

上文神厨来捉一段，可谓风雨如磐，虫鬼骇逼矣。忽然一转，却作花明草媚，团香削玉之文。如此笔墨，真乃有妙必臻，无奇不出矣。

第一段神厨搜捉，文妙于骇紧；第二段梦受天书，文妙于整丽；第三段群雄策应，便更变骇紧为疏奇，化整丽为错落。三段文字，凡作三样笔法，不似他人小儿舞鲍老，只有一副面具也。

此书每写宋江一片奸诈后，便紧接李逵一片真诚，以激射之，前已处处论之详矣。最奇妙者，又莫奇妙于写宋江取爷后，便写李逵取娘也。夫爷与娘，所谓一本之亲者也。譬之天矣，无日不戴之，无日不忘之。无日不忘之，无日不戴之，非有义可尽，亦并非有恩可感；非有理可讲，亦并非有情可说也。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我孝。孝，口说而已乎？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我念我父。然则尔之念尔父也，殆亦暂矣。我闻诸我先师曰：夫孝，推而放之四海而准。推而放之四海而准者，以孝我父者孝我君谓之忠，以孝我父者孝我兄谓之悌，以孝我父者孝我友谓之敬，以孝我父者孝我妻谓之良，以孝我父者孝我子谓之慈，以孝我父者孝我百姓谓之有道仁人也。推而至于伐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顺，谓之不孝。故知孝者，百顺之德也，万福之原也。故知孝之为言顺也，顺之为言时也。时春则生，时秋则杀，时喜则笑，时怒则骂。生、杀、笑、骂，皆谓之孝。故知行孝非可以口说为也，我父我母非供我口说之人也。自世之大逆极恶之人，多欲自言其孝，于是出其狡狴阴阳之才，先施之于其父其母，而后亦遂推而加之四海，驯至殃流天下，祸害相攻，大道既失，不可复治。呜呼！此口说之孝所以为强盗之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画之。盖言强盗之为强盗，徒以恶心向于他人。若夫口口说孝之人，乃以恶心向其父母，是加于强盗一等者也。我观远行者，必爇香而祝曰：好人相逢，恶人远避，盖畏强盗之至也。今父母孕子，亦当爇香祝曰：心孝

相逢，口孝远避，盖为父母者之畏口口说孝之子，真有过于强盗也者。彼说孝之人，闻吾之言，今定不信，迨于他日，不免有子，夫然后知曩者其父其母之遭我之毒，乃至若斯之极也！呜呼！作者之传宋江，其识恶垂戒之心，岂不痛哉？故于篇终紧接李逵取娘之文，以见粗卤凶恶如李铁牛其人，亦复不忘源本。然则孝之为德，下及禽虫，无不具足，宋江可以不必屡自矜许。且见粗卤凶恶如李铁牛其人，乃其取娘陡然一念，实反过于宋江取爷百千万倍。然则孝之为德，惟不说者，其内独至。宋江不为人骂死，不为雷震死，亦当自己羞死也矣。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孙胜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写李逵见人取爷，不便想到娘，直至见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写李逵天真烂漫也。一是写宋江作意取爷，不足以感动李逵，公孙胜偶然看娘，却早已感动李逵，是写宋江权诈无用也。《易·彖辞》曰：《中孚》，信及豚鱼，言豚鱼无知，最为易信。中孚无为，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鱼难信，盖久矣权术之行于天下，而大道之不复讲也。

自家取爷，偏要说死而无怨，偏一日亦不可待；他人取娘，便怕他有疏失，便要他再过几时。传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观其不恕，知其不忠，何意裨官有此论道之乐？

第四十二回 粵自仲尼歿而微言絕，而忠恕一貫之義，其不讲于天下也既已久矣。夫中心之謂忠也，如心之謂恕也。見其父而知愛之謂孝，見其君而知愛之謂敬。夫孝敬由于中心，油油然不自知其達于外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之謂自慊。聖人自慊，愚人亦自慊。君子為善自慊，小人為不善亦自慊。為不善亦自慊者，厭然掩之而終亦肺肝如見。然則天下之意，未有不誠者也。善亦誠于中形于外，不善亦誠于中形于外。不思善不思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微，亦无不誠于中形于外。蓋天下无有一人无一事无有一刻不誠于中形于外也者。故曰：“自誠明，謂之性。”性之為言故也，故之為言自然也，自然之為言天命也。天命聖人，則无一

人而非圣人也；天命至诚，则无善无不善而非至诚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善不善其习也，善不善无不诚于中形于外其性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者，虽圣人亦有下愚之德，虽愚人亦有上智之德。若恶恶臭，好好色，不惟愚人不及觉，虽圣人亦不及觉，是下愚之德也；若恶恶臭，好好色，乃至为善为不善，无不诚于中形于外，圣人无所增，愚人无所减，是上智之德也。何必不喜，何必不怒，何必不哀，何必不乐。喜怒哀乐，不必圣人能有之也，匹妇能之，赤子能之，乃至禽虫能之，是则所谓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即所谓独也，不可须臾离即所谓慎也。何谓独？诚于中形于外。喜即盈天地之间止一喜，怒即盈天地之间止一怒，哀乐即盈天地之间止一哀止一乐，更无旁念得而副贰之也。何谓慎？修道之教是也。教之为言自明而诚者也。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则庶几矣，不敢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何也？恶其无益也。知不善未尝复行，然则其择乎中庸，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必弗失之矣。是非君子恶于不善之如彼也，又非君子好善之如此也。夫好善恶不善，则是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必废者耳，非所以学而至于圣人之法也。若夫君子欲诚其意之终必由于择善而固执之者，亦以为善之后也若失，为不善之后也若得。若得则不免于厌然之掩矣，若失则庶几其无祇于悔矣。圣人知当其欲掩而制之使不掩也难，不若引而置之无悔之地而使之驯至乎心广体胖也易，故必津津以择善教后世者，所谓慎独之始事而非大学止至善之善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固执之而弗失，能如是矣，然后谓之慎独。慎独而知从本是独。不惟有小人之掩即非独，苟有君子之慎亦即非独。于是始而择，既而慎，终而并慎亦不复慎。当是时，喜怒哀乐，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从容中道，圣人也，如是谓之止于至善。不曰至于至善，而曰止于至善者，至善在近不在远，若欲至于至善，则是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故曰贤智过之，为其欲至至善，故过之也。若愚不肖之不及，则为其不知择善慎独，故不及耳。然其同归不能明行大道，岂有异

哉？若夫止于至善也者，维皇降衷于民，无不至善，无不至善，则应止矣。不惟小人为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为善亦非止也。不惟为善为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犹未免于慎独之慎犹未止也。人诚明乎此，则能知止矣。知止也者，不惟能知至善之当止也。又能知不止之从无止也。夫诚知不止之从无止，而明于明德，更无惑矣。而后有定，知致则意诚也；而后能静，意诚则心正也；而后能安，心正则身修也；而后而虑，身修则家齐国治天下平也；而后能得，家齐国治天下平，则尽明德之量，所谓德之为言得也。夫始乎明，终乎明德，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全举如此。故曰明则诚矣。惟天下至诚，为能赞天地之化育也。呜呼！是则孔子昔者之所谓忠之义也。盖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格物，能无我无人无不任其自然喜怒哀乐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谓之天下平。曾子得之，忠谓之一，恕谓之贯。子思得之，忠谓之中，恕谓之庸。故曰：“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呜呼！此固昔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精义。后之学者，诚得闻此，内以之治其性情即可以为圣人，外以之治其民物即可以辅王者。然惜乎三千年来，不复更讲，愚又欲讲之而惧或乖于遁世不悔之教，故反因读稗史之次而偶及之。当世不乏大贤亚圣之材，想能垂许于斯言也。

能忠未有不恕者，不恕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许李逵取娘，便断其必不孝顺太公，此不恕未有能忠之验。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断其不杀养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恕之验也。

此书处处以宋江、李逵相形对写，意在显暴宋江之恶，固无论矣。独奈何轻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翁翁道不得，周岁哇哇却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正深表忠恕之易能，非叹李逵之难能也。

宋江取爷，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联绝倒。

宋江黑心人取爷，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是纯孝格天。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书；李逵遇鬼，见两把板斧。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天书，定是自家带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带来。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到底无真，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吃仙枣，李逵取娘吃鬼肉。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忍见活强盗，李逵娘不及见死大虫。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愿见子为盗，李逵娘不得见子为官。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还时带三卷假书；李逵取娘，还时带两个真虎。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贤于生。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兄弟也做强盗，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联又绝倒。

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谓极盛难继之事也。忽然于李逵取娘文中，又写出一夜连杀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换色。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兴奇作怪，出妙入神。笔墨之能，于斯竭矣。

第四十三回 以上，宋江既入山寨，一切线头都结矣。不得已，生出戴宗寻取公孙，别开机扣，便转出杨雄、石秀一篇锦绣文章，乃至直带出三打祝家无数奇观。而此一回，则正其过接长养之际也。贪游名山者须耐仄路，贪食熊蹯者须耐慢火，贪看月华者须耐深夜，贪见美人者须耐梳头。如此一回，固愿读者之耐之也。

看他一路无数小文字，都复有一丘一壑之妙，不似他书一望平原而已。

一部收尾，此篇独居第一。

第四十四回 佛灭度后，诸恶比丘，于佛事中，广行非法，破坏象教。起大疑谤，殄灭佛法，不尽不止。我欲说之，久不得便，今因读此，而寄辩之。恶世比丘，行非法时，每欲假托，如来象教，或云讲经，或云造像，或云忏摩，或云受戒。外作种种，无量庄严，其中包藏，无量淫恶。是初不知，如是佛事，如来在时，悉有仪则。如讲经者，如来大师，于人天中，作师子吼。三转法轮，得道为证，非第二人，力之所及。如来既灭，有诸大士，承佛遗嘱，流通尊经。则必审择，希世法器，住于深山，闭门讲说。讲已思维，思已坐禅，坐已行道，行已履说。于二六时，不暇剪爪，初不听许，在于阇闾。椎钟布告，招集男女，拍肩联臂，作诸戏笑，令菩提场，杂秽充满。造像法者，如来非欲，以己形像，流布人间，是皆广用，异妙方便，表宣法相，令众欢喜。四王天者，表于四谛，右伽蓝神，左应真者，表于俗谛。及以真谛。十六尊者，表十六句，迦叶阿难，表行与说。三世佛者，表世间尊，如是等像，莫不有表。初不听许，广造一节，淫祀鬼神，罗列堂殿。引诸女人，烧香求福，惑乱僧徒，污染梵行。忏摩法者，超出世间，有力大人，了知本性，纯白无垢，非以后心，忏于前心，从本寂静，不造罪故，譬如以水，而洗于水，当知毕竟，无有是处。然为微细，馀习未除，是用翘勤，质对尊像，求哀自责，誓愿清静，剋期一报，永尽无遗，初不听许，广开坛场，巧音歌唱。族姓子女，履舄交错，僧尼无分，笑语不择。于惭愧法，无惭无愧。受戒法者，如来制戒，分性与遮，性戒广渊，是为一切。法身大士，所游戏处，遮戒谨严，则为七众，同所受持，若或有人，持于遮戒，通达性戒，是名合道。芬陀利华，若不通于，性戒妙义，但著袈裟，细视徐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授戒之法。释迦世尊，为大和尚，弥勒菩萨，作教授师，文殊尸利，作羯磨师。初不听许，盲师瞎众，自相叹誉，网罗士女，作已眷属，交通闺房，僧俗相接，密坐低语，招世毁谤。至如近世，佛教滥觞，更有一切，庆佛诞生，开佛光明，烧船化

库，求乞法名。如是种种，怪异之事，竞共兴作，惑乱世间。妖比丘尼，穿门入室，邀诸淫女，寡女处女，连袂接屣，招摇梵刹，广起无量，不净诸行，尤为非法，恼乱如来。夫释迦者，二月八日，沸星出时，降生皇宫；二月八日，沸星出时，成菩提道，二月八日，沸星出时，转大法轮；二月八日，沸星出时，入于涅槃。其馀一切，诸大菩萨，无不各各，先一日生，后一日灭。何尝某甲，于某日生，某甲某日，如世俗事。若为如来，开光明者，如来已于，无量劫来，开大光明，五眼四智，种种具足。何曾有人，反以光明，施与如来？若谓如来，教人营福，烧化船库，寄来生者。如来法中，河责三业，贪为第一。是故现世，国城妻子，犹教之言，汝应弃舍，何得反兴，妖妄之论？谓来世福，今世可求。若谓如来，听诸女人，求法名者，如来在时，尚禁女人，不得来于，僧伽蓝中，何尝广求，在家女人，围绕于已。至如经中，末利夫人，韦提夫人，舍脂夫人，德鬘夫人，乘大誓愿，来从佛学，亦皆仍其，旧时名字。何曾为其，别立异名？世间当知，如是种种，怪异之事，皆是恶僧，为钱财故，巧立名色。既得钱财，必营房室，营房室已，次营衣服，广于一身，作诸庄严，作庄严已，恣求淫欲，求淫欲时，何所不至？破坏佛法，破坏世法，破坏常住，破坏檀越。如是恶僧，出现世时，如来象数，应时必灭。是以世尊，于垂涅槃。敕诸国王，大臣长者，一切世间，菩萨大人，欲护我法，必先驱逐，如是恶僧，可以刀剑，而斫刺之，彼若避走，疾以弓箭，而射杀之。在在处处，搜捕扫除，毋令恶种，尚有遗留。是则名为，真正护法，是则名为，爱恋如来，是则名为，最胜供养，是则名为，众生眼目。若复有人，顾瞻祸福，犹豫不忍，是人即为，世间大愚。可怜悯者，一切如来，为之悲哭，譬如壮士，展臂之间，已堕地狱，不可救拔。呜呼伤哉！安得先佛，重出于世，一为廓清，令我众生，知是福田，为非福田，不以此言，为河汉也。

西门庆一篇，已极尽淫秽之致矣。不谓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秽又复极尽其致。读之真似初春食河鲀，不复信有深秋蟹螯

之乐，及至持螯引白，然后又疑梅圣俞不数鱼虾之语，徒虚语也。

王婆十分研光，以整见奇；石秀十分瞧科，以散入妙：悉是绝世文字。

第四十五回 前有武松杀奸夫淫妇一篇，此又有石秀杀奸夫淫妇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莲之淫，乃敢至于杀武大，此其恶贯盈矣；不破胸取心，实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云，淫诚有之，未必至于杀杨雄也。坐巧云以他日必杀杨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云之心也。且武松之于金莲也，武大已死，则武松不得不问，此实武松万不得已而出于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杀金莲者法也。今石秀之于巧云，既去则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总之，武松之杀二人，全是为兄报仇，而已曾不与焉；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已明冤而已，并与杨雄无与也。观巧云所以污石秀者，亦即前日金莲所以污武松者。乃武松以亲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辩，而天下后世亦无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则务必辩之，背后辩之，又必当面辩之，迎儿辩之，又必巧云辩之，务令杨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后已。呜呼！岂真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种峻刻狠毒之恶物欤？吾独怪耐庵以一手搦一笔，而既写一武松，又写一石秀。呜呼！又何奇也！

第四十六回 人亦有言，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见利器。夫不遇难题，亦不足以见奇笔也。此回要写宋江打祝家庄。夫打祝家庄，亦寻常战斗之事耳，乌足以展耐庵之经纬？故未制文先制题。于祝家庄之东，先立一李家庄；于祝家庄之西，又立一扈家庄。三庄相连，势如翼虎。打东则中帅西救，打西则中帅东救，打中则东西合救。夫如是，而题之难御，遂如六马乱驰，非一缰所鞅；伏箭乱发，非一牌所隔；野火乱起，非一手所扑矣。耐庵而后回锦心，舒绣手，弄柔翰，点妙墨。早于杨雄、石秀未至山泊之日，先按下东李，此之谓繫其右臂；入下回，十六虎将浴血苦战，生擒西扈，此之谓戢其左腋，东西定，而歼厥三祝，曾不如缚一鸡之易者，是皆耐庵相题有

眼，猝题有法，搗题有力，故得至是。人徒就篇尾论长数短，谓亦犹夫能事，殊未向篇首一筹量其落笔之万难也。

看他写李、祝之战，只是相当。非不欲作快笔，徒恐因而两家不得住手，便碍宋江一打笔势。故行文有时占得一笔是多一笔，亦有时留得一笔是多一笔也。

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个精细人。读之，益想耐庵七窍中，真乃无奇不备。

第四十七回 吾幼见陈思镜背八字，顺逆伸缩，皆成二句，叹以为妙；稍长读苏氏织锦回文，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化工肖物之才也。幼见希夷方圆二图，参伍错综，悉有定象，以为大奇；稍长闻诸葛八阵图法，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纵横神变之道也。今观耐庵二打祝家一篇，亦犹是矣。以墨为兵，以笔为马，以纸为疆场，以心为将令。我试读其文，真乃墨无停兵，笔无住马，纸几穿于蹂躏，心已绝于磨旗者也。欧鹏救矮虎，三娘便战欧鹏；邓飞助欧鹏奔三娘，祝龙便助三娘取宋江；马麟为宋江迎祝龙，邓飞便弃欧鹏保宋江；宋江呼秦明替马麟，秦明便舞狼牙取祝龙；马麟得秦明便夺矮虎，三娘却撇欧鹏战马麟；廷玉助祝龙取秦明，欧鹏便撇三娘接廷玉；邓飞舍宋江救欧鹏，廷玉却撇邓飞诱秦明；邓飞救秦明赶廷玉，马麟便撇三娘保宋江。此是第一阵。此军落荒正走，忽然添出穆弘、杨雄、石秀、花荣三路人马，彼军亦添出小郎君祝彪；虽李俊、张横、张顺下水不得，而戴宗、白胜、亦在对岸助喊。此是第二阵。第一阵，妙于我以四将，战彼三将，而我四将中，前后转换，必用一将保护宋江，则亦以三将战三将，而迭跃挥霍，写来便有千万军马之势。第二阵，妙于借秦明过第一拨中，却借第三拨花荣、穆弘作第二拨，前来策应，真写出一时临敌应变，不必死守宋江成令，而未又补出戴宗、白胜隔港呐喊，以见不漏一人也。然又有奇之尤奇者，于鸣金收军之后，忽然变出三娘独赶宋江，而手足无措之际，却跳出一李逵。吾不怪其至此又作奇峰，正怪其前文如何藏过，乃一之为甚，而岂意

跳出李逵之后，尚藏过一林冲。盖此第三阵尤为绝笔矣。

如此一篇血战文字，却以王矮虎做光起头。遂使读者胸中，只谓儿戏之事，而一变便作轰雷激电之状，直是惊吓绝人。

矮虎、三娘，本夫妻二人。而未入此回，则夫在此妻在彼；既过此回，即妻在此夫在彼。一篇，以捉其夫去始；以捉其妻来终；皆属耐庵才子戏笔。

第四十八回 千军万马后忽然颺去，别作湍悍娟致之文，令读者目不暇易。

乐和说你有个哥哥，解珍却说我是个姐姐。乐和所说哥哥，乃是娘面上来；解珍所说姐姐，却自爷面上起。乐和说起哥哥，乐和却是他的妻舅；解珍说起姐姐，解珍又是他兄弟的妻舅。无端撮弄出一派亲戚，却又甜笔净墨，绝无困蠢彭亨之状。昨读《史记》霍光与去病兄弟一段，叹其妙笔，今日又读此文也。

赖字，出《左传》。赖人姓毛，出《大藏》。然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如之何？

第四十九回 三打祝家，变出三样奇格，知其才大如海。而我之所尤为叹赏者，如写栾廷玉竟无下落。呜呼！岂不怪哉？夫开庄门，放吊桥，三祝一栾，一齐出马，明明在纸，我得而读之也。如之何，三祝有杀之人，廷玉无死之地，从此一别，杳然无迹，而仅据宋江一声叹惜，遂必断之为死也。吾闻昔者英雄，知可为，则为之，知不可为，则瞥然颺去。譬如鹰隼，击物不中，而高飞远引，深自灭迹者。如是等辈，往往而有。即又恶知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则廷玉当亦未死。然吾观扈成得脱，终成大将，名在中兴，不可灭没。彼岂真出廷玉上哉？而显著若此。彼廷玉非终贫贱者。而独不为更出一笔。然而其死是役，信无疑也。所可异者，独为当日宋江之军，林冲、李俊、阮二在东，花荣、张横、张顺在西，穆弘、杨雄、李逵在南，而廷玉当先出马，乃独冲走正北。夫不取有将之三面，而独取无将之一面，存此一句之疑，诚不能无未死之议。然吾独谓三鼓一炮之

际，四马势如螭虎，使此时廷玉早有所见，力犹可以疾按三祝全军不动，其如之何而仅以身遁，计出至下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验也。曰：然则独走正北无将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无将之面也。宋江军马四面齐起，而不书正北，当是为廷玉讳也。盖为书之则必详之，详之而廷玉刀不缺，枪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即廷玉不至于死，廷玉而终亦至于必死。则其刀缺、枪折、鼓衰、箭竭之状，有不可言者矣。《春秋》为贤者讳，故缺之而不书也。曰：其并不书正北领军头领之名，何也？曰：为杀廷玉则恶之也。呜呼！一乘廷玉之死，而用笔之难至于如此，谁谓稗史易作，稗史易读乎耶？

史进寻王教头，到底寻不见，吾读之胸前弥月不快。又见张青店中麻杀一头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弥月不快。至此忽然又失一乘廷玉下落，吾胸前又将不快弥月也。岂不知耐庵专故作此鹞突之笔，以使人气闷。然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气闷，便是辜负耐庵，故不忍出此也。

第二连环计，何其轻便简净之极。三打祝家一篇累坠文字后，不可无此捷如风、明如玉之笔以挥洒之。

第五十回 此篇为朱、雷二人合传。前半忽作香致之调，后半别成跳脱之笔。真是才子腕下，无所不有。

写雷横孝母，不须繁辞，只落落数笔，便活画出一个孝子。写朱仝不肯做强盗，亦不须繁辞，只落落数笔，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肠。笑宋江传中，越说得真切，越哭得悲痛，越显其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矜名节，爱身体，越见其以做强盗为性命也。人云：宁犯武人刀，莫犯文人笔，信哉！

景之奇幻者，镜中看镜；情之奇幻者，梦中圆梦；文人奇幻者，评话中说评话。如《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真对妙景，焚妙香，运妙心，伸妙腕，蘸妙墨，落妙纸，成此妙裁也。虽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江瑶柱连食，当复口臭。何今之弄笔小儿，学之至十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双渐赶苏卿》，妙绝处正在只标题目，便使后人读之，如水中花影，帘里美人，意中早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当时真尽说出，亦复何味耶？

雷横母曰：“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此一语，字字自说母之爱儿，却字字说出儿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际，大都百无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与之食则得食，子不与之食则不得食者也；子与之衣服钱物则可以至人之前，子不与之衣服钱物则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睁睁地只看孩儿，政如初生小儿眼睁睁地只看母乳。岂曰求报，亦其势则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见其垂首向壁，不来眼睁睁地看其孩儿者，无他，眼睁睁看一日而不应，是其心悲可知也；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又不相应，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终又不相应，是其心夫而后永自决绝，誓于此生不复来看。何者？为其无益也。今雷横独令其母眼睁睁地，无日不看，然则其日日之承伺颜色、奉接意思为何如哉？《陈情表》曰：“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雷横之母亦曰：“若是这个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声，读之如闻夜猿矣。

第五十一回 此是柴进失陷本传也。然篇首朱仝欲杀李逵一段，读者悉误认为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与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热铛，趁作煎饼，顺风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尝言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瞞。如此一段文字，瞞过世人，不为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处道破，当于处处思过半矣。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写作继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亲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既已无儿无女，乃其妻又是继室，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其分崩决裂，可胜道哉？继室则年尚少，年尚少而智略不足以御强侮：一也。继室则来未久，来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压众心：二也。继室则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继嗣未立，内有帷箔可忧：三也，四也。然则柴大官人即使早知祸患，而欲敛足不往，亦不可得

也。

嗟乎！吾观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势要，在地方无所不为，殷直阁又倚仗姐夫高廉势要，在地方无所不为，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岂不甚哉？夫高俅势要，则岂独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仅其一也。若高俅之势要，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当莫不各有殷直阁其人，而每一高廉岂仅仅于一般直阁而已乎？如殷直阁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势要，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又将百殷直阁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呜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既而高俅必当知之。夫知之而能痛与戢之，亦可以不至于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纵之甚者。此高俅之所以为高俅也。

此书极写宋江权诈，可谓处处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绝者，如此篇铁牛不肯为髻陪话处，写宋江登时捏撮一片好话，逐句断续，逐句转变，风云在口，鬼蜮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庵，即何难为江拟作一段联贯通畅之语，而必故为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穷凶极恶，乃至敢于欺纯是赤子之李逵，为稗史之《梼杌》也。

写宋江入伙后，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劝晁盖，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如祝家庄、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恶，能以权术软禁晁盖，而后乃得惟其所欲为也。何也？盖晁盖去则功归晁盖，晁盖不去则功归宋江；一也。晁盖去则宋江为副，众人悉听晁盖之令，晁盖不去则宋江为帅，众人悉听宋江之令；二也。夫出则其位至尊，入则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馀矣。此宋江之所以必软禁晁盖，而作者深著其穷凶极恶，为稗史之《梼杌》也。

劫寨乃兵家一试之事也。用兵而至于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儿女投掷之戏耳。而今耐庵偏若不得不出于此

者，盖为欲破高廉斯不得不远取公孙，远取公孙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杨林之一箭斯不得不用学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叙柴进失陷。然至柴进既陷，而又必盛张高廉之神师者，非为难于搭救柴进，正以便于收转公孙。所谓墨酣笔疾，其文便连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亏公孙救柴进，亏柴进归公孙也。读书者，切勿为作者所瞞，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书者，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玄女之天书而不能破神师者，耐庵亦可不及天书者也。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而天书可知矣。前曰终日看习天书，此又曰用心记了咒语。岂有终日看习，而今始记咒语者？明乎前之看习是诈，而今之记咒又诈也。前曰可与天机星同观，此忽曰军师放心，我自有法。岂有终日两人看习，而今吴用尽忘者？明乎前之未尝同观，而今之并非独记也。著宋江之恶，至于如此，真出篝火狐鸣下倍蓰矣。

第五十二回 此篇纯以科诨成文，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然在阅读者，则必须略其科诨而观其意思。何则？盖科诨，文章之恶道也。此传之间一为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复尔尔，亦其意思真有甚异于人也。何也？盖传中既有公孙，自不得不又有高廉。夫特生高廉以衬出公孙也，乃今不向此时盛显其法术，不且虚此一番周折乎哉？然而盛显法术，固甚难矣。不张皇高廉，斯无以张皇公孙也。顾张皇高廉以张皇公孙，而斯两人者，争奇斗异，至于牛蛇神鬼，且将无所不有，斯则与彼《西游》诸书，又何以异？此耐庵先生所义不为也。吾闻文章之家，固有所谓避实取虚之法矣。今兹略于破高廉而详于取公孙，意者其用此法与！然业已略于高廉而详于公孙，则何不并略公孙而特详于公孙之师？盖所谓避实取虚之法，至是乃为极尽其变，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见借，助成局段者也。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诨，皆所以衬出真人；衬出真人，正所以衬出公孙也。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而徒李大哥科诨之是求，此真东坡所谓士俗不可医，

吾末如之何也。

此篇又处处用对锁作章法，乃至一字不换，皆惟恐读者堕落科诨一道去故也。

此篇如拍桌溅面一段，不省说甚一段，皆作者呕心失血而得，不得草草读过。

第五十三回 请得公孙胜后，三人一同赶回，可也。乃戴宗忽然先去者，所以为李逵买枣糕地也；李逵特买枣糕者，所以为结识汤隆地也，李逵结识汤隆者，所以为打造钩镰枪地也。夫打造钩镰枪，以破连环马也。连环马之来，固为高廉报仇也。高廉之死，则死于公孙胜也。今公孙胜则犹未去也。公孙胜未去，是高廉未死也。高廉未死，则高俅亦不必遣呼延也。高俅不遣呼延，则亦无有所谓连环马也。无有所谓连环马，则亦不须所谓钩镰枪也。无有连环马，不须钩镰枪，则亦不必汤隆也。乃今李逵已预结识也；为结识故已预买糕也；为买糕故戴宗亦已预去也。夫文心之曲，至于如此，洵鬼神之所不得测也。

写公孙神功道法，只是一笔两笔，不肯出力铺张，是此书特特过人一筹处。

写公孙破高廉，若使一阵便了，则不显公孙。然欲再持一日，又太张高廉。趁前篇劫寨一势，写作又来劫寨，因而便扫荡之，不轻不重，深得其宜矣。

前劫寨是乘胜而来，后劫寨是因败而至。前后两番劫寨，以此为其分别。然作者其实以后劫寨，自掩前劫寨之笔痕墨迹，如上卷论之详矣。

此回独大书林冲战功者，正是高家清水公案，非浪笔漫书也。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不其然乎？

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

古诗云：“井水知天风。”盖言水在井中，未必知天风也。今两旋

风都入高唐枯井之底，殆寓言当时宋江扰乱之恶，至于无处不至也。

卷末描写御赐踢雪乌骓，只三四句，却用两那马句，读之遂抵一篇妙绝马赋。

第五十四回 此回，凡三段文字。第一段，写宋江纺车军；第二段，写呼延连环军：皆极精神极变动之文。至第三段，写计擒凌振，却只如儿戏也。所以然者，盖作者当提笔未下之时，其胸中原只有连环马军一段奇思，却因不肯突然便推出来，故特就连环二字上颠倒生出纺车二字，先于文前别作一文，使读者眼光盘旋，跳脱卓策不定了，然后忽然一变，变出排山倒海，异样阵势来。今试看其纺车轻，连环重，以轻引重：一也。纺车逐队，连环一排，以逐队引一排：二也。纺车人各自战，连环一齐跑发，以各自引一齐：三也。纺车忽离忽合，连环铁环连锁，以离合引连锁：四也。纺车前军战罢，转作后军，连环无前无后，直冲过来，以前转作后引无前无后：五也。纺车有进有退，连环只进无退，以有进有退引只进无退：六也。纺车写人，连环写马，以人引马：七也。盖如此一段花团锦簇文字，却只为连环一阵做得引子，然后入第二段正写本题毕，却又不肯霎然一收便住，又特就马上生出炮来，做一拖尾，然又惟恐两大番后又极力写炮，便令文字累坠不举，所以只将闲笔馀墨，写得有如儿戏相似也。呜呼！只为中间一段，变为前后三段，可谓极尽中间一段之致；乃前后二段，只为中间一段，而每段又各各极尽其致。世人即欲起而争彼才子之名，吾知有所断断不能也。

前后二段，又各各极尽其致者，如前一段写纺车军，每一队欲去时，必先有后队接住，一接一卸，譬如鹅翎也。耐庵却又忽然算到第五队欲去时，必须接出押后十将，此处一露痕迹，便令纺车二字，老大败阙，故特特于第五队方接战时，便写宋江十将预先已到，以免断续之咎，固矣。然却又算到何故一篇章法，独于第五队中，忽然变换，此处仍露痕迹，毕竟鼯鼠技穷，于是特特又于第四队方接战

时，便写第五队预先早到，以为之衬，真苦心哉良工也。

又如前一段写纺车军五队，一队胜如一队，固矣。又须看他写到第四队，忽然阵上飞出三口刀，既而一变变作两口刀，两条鞭既而又一变变作三条鞭。越变越奇，越奇越骇，越骇越乐，洵文章之盛观矣。

后一段，则如晁盖传令，且请宋江上山，宋江坚意不肯，读之只谓意在灭此朝食耳，却不知正为凌振放炮作衬。此真绝奇笔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又如要写炮，须另有写炮法。盖写炮之法，在远不在近。今看他于凌振来时，只是称叹名色，设立炮架，而炮之威势，则必于宋江弃寨上关后砰然闻之。真绝奇笔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写接连三个炮后，又特自注云，两个打在水里，一个打在小寨上者，写两个以表水泊之阔，写一个以表炮势之猛也。

至于此篇之前之后，别有奇情妙笔。则如将写连环马，便先写一匹御赐乌骓以吊动之；将写徐宁甲，因先写若干关领甲以吊动之。若干马，则以一匹马吊动；一副甲，则以若干甲吊动。洵非寻常之机杼也。

第五十五回 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以知其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人亦有言，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也。耐庵写豪杰，居然豪杰，然则耐庵之为豪杰，可无疑也。独怪庵写奸雄，又居然奸雄，则是耐庵之为奸雄，又无疑也。虽然，吾疑之矣。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以拟耐庵，容当有之。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噫嘻！吾知之矣。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也。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夫当其未也，则岂惟耐庵非淫妇，即

彼淫妇亦实非淫妇；岂惟耐庵非偷儿，即彼偷儿亦实非偷儿。经曰：“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群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辨泚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龙树著书，以破因缘品而弃其篇。盖深恶因缘，而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则岂惟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复非奸雄也，非豪杰也。何也？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者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

读此批也，其于自治也，必能畏因缘。畏因缘者，是学为圣人之法也。传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也。其于治人也，必能不念恶。不念恶者，是圣人忠恕之道也。传称王道平平，王道荡荡是也。天下而不乏圣人之徒，其必有以教我也。

此篇文字变动，又是一样笔法，如欲破马忽赚枪，欲赚枪忽偷甲，由马生枪，由枪生甲：一也。呼延既有马又有炮，徐宁亦便既有枪又有甲，呼延马虽未破，炮先为山泊所得，徐宁亦便枪虽未教，甲先为山泊所得：二也。赞呼延踢雪骓时，凡用两那马句，赞徐宁赛唐猊时，亦便用两那副甲句：三也。徐家祖传枪法，汤家却祖传枪样，二祖传字对起，便忽然从意外另生出一祖传甲来：四也。于三回之前，遥遥先插铁匠，已称奇绝，却不知已又于数十回之前，遥遥先插铁匠：五也。

写时迁入徐宁家，已是更馀，而徐宁夫妻偏不便睡；写徐宁夫妻睡后，已入二更馀，而时迁偏不便偷。所以者何？盖制题以构文

也。不构文而仅求了题，然则何如并不制题之为愈也。

前文写朱全家眷，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所以反衬知府舐犊之情也；此篇写徐宁夫妻，忽然又添出一六七岁孩子者，所以表徐氏之有后，而先世留下镇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轻弃于人也，作文向闲处设色，惟毛诗及史迁有之。耐庵真正才子，故能窃用其法也。

写时迁一夜所听说话，是家尝语，是恩爱语，是主人语，是使女语，是楼上语，是寒夜语，是当家语，是贪睡语。句句中间有眼，两头有棱，不只死写几句而已。

写徐家楼上夫妻两个说话，却接连写两夜。妙绝奇绝。

汤隆、徐宁互说红羊皮匣子，徐宁忽向内里增一句云：“里面又用香绵裹住”；汤隆便忽向外面增一句云：“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只红羊皮匣子五字，何意其中又有此两番色泽？知此法者，赋海欲得万言，固不难也。

由东京至山泊，其为道里不少，便分出三段赚法来。妙不可言。

正赚徐宁时，只用空红羊皮匣子，及赚过徐宁后，却反两用雁翎砌就圈金赛唐猊甲。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真神掀鬼踢之文也。

第五十六回 看他当日写十队诱军，不分方面，只是一齐下去；至明日写三面诱军，亦不分队号，只是一齐拥起。虽一时纸上文势，有如山雨欲来，野火乱发之妙，然毕竟使读者胸中，茫不知其首尾，乃在何处，亦殊闷闷也。乃闷闷未几，忽然西北闪出穆弘、穆春，正北闪出解珍、解宝，东北闪出王矮虎、一丈青，七队虽战苦云深，三队已龙没爪现。有七队之不测，正显三队之出奇；有三队之分明，转显七队之神变。不宁惟是而已，又于鸣金收军，各请功赏之后，陡然又闪出刘唐、杜迁一队来。呜呼！前乎此者有战矣，后乎此者有战矣。其书法也，或先整后变，或先灭后明，奇固莫奇于今日之通篇不得分明，至拖尾忽然一闪一闪一闪，三闪之后，已作隔尾，又忽然两人一闪也。

当日写某某是十队，某某是放炮，某某是号带，调拨已定，至明

日，忽然写十队，忽然写放炮，忽然写号带。于是读者正读十队，忽然是放炮；正读放炮，忽然又是十队；正读十队，忽然是号带；正读号带，忽然又是放炮。遂令纸上，一时亦复岌岌摇动，不能不令读者目眩耳聋，而殊不知作者正自心闲手缓也。异哉！技至此乎！

吾读呼延爱马之文，而不觉垂泪浩叹。何也？夫呼延爱马，则非为其出自殊恩也，亦非为其神骏可惜也，又非为其藉此恢复也。夫天下之感，莫深于同患难；而人生之情，莫重于周旋久。盖同患难则曾有生死一处之许；而周旋久则真有性情如一之谊也。是何论亲之与疏？是何论人之与畜？是何论有情之与无情？吾有一苍头，自幼在乡塾，便相随不舍，虽天下之呆无有更甚于此苍头也者，然天下之爱吾则无有更过于此苍头者也，而不虞其死也。吾友有一苍头，自与吾友往还，便与之风晨雨夜，同行同住，虽天下之呆又无有更甚于此苍头也者，然天下之知吾则又无有更过于此苍头者也，而不虞其去也。吾有一玉钩，其质青黑，制作朴略。天下之弄物，无有更贱于此钩者。自周岁时，吾先王母系吾带上，无日不在带上，犹五官之第六，十指之一枝也。无端渡河，坠于中流，至今如缺一官，如隳一指也。然是三者，犹有其物也。吾数岁时，在乡塾中，临窗诵书，每至薄暮，书完日落，窗光苍然，如是者几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犹疑身在旧塾也。夫学道之人，则又何感何情之与有？然而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者，则吾得而知之矣。吾益深恶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无不有为，为之故特于呼延爱马表而出之也。

第五十七回 打青州、用秦明、花荣为第一拨，真乃处处不作浪笔。

村学先生，团泥作腹，缕炭为眼，读《水浒传》，见宋江口中有许多好语，便遽然以忠义两字过许老贼，甚或弃其书端，定为题目。此决不得不与之辩。辩曰：宋江有过人之才，是即诚然。若言其有忠义之心，心心图报朝廷，此实万万不然之事也。何也？夫宋江，淮南之强盗也。人欲图报朝廷，而无进身之策，至不得已而姑出于强盗：

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也。夫有逼之，则私放晁盖，亦谁逼之？身为押司，骹法纵贼：此二大不可也。为农则农，为吏则吏。农言不出于畔，吏言不出于庭，分也。身在郓城，而名满天下，远近相煽，包纳荒秽：此三大不可也。私连大贼以受金，明杀平人以灭口。幸从小怨，便当大戒，乃浚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语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江以一朝小忿，贻大僂于老父。夫不有于父，何有于他？诚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顺、郑天寿、王英，则罗而致之梁山，吕方、郭盛，则罗而致之梁山，此犹可恕也。甚乃至花荣，亦罗而致之梁山，黄信、秦明，亦罗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虽未遂，营窟之心实已久：此六大不可也。白龙之劫，犹出群力，无为之烧，岂非独断？白龙之劫，犹曰救死，无为之烧，岂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县，只如戏事，劫狱开库，乃为固然。杀官长，则无不坐以污滥之名；买百姓，则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则拒杀官兵，王师则拒杀王师。横行河朔，其锋莫犯。遂使上无宁食天子，下无生还将军：此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后忽忠义名堂。设印信赏罚之专司，制龙虎熊罴之旗号。甚乃至黄钺白旄，朱旛皂盖，违禁之物，无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夫宋江之罪，擢发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而村学先生，犹鳃鳃以忠义目之，一若惟恐不得当者，斯其心何心也？

原村学先生之心，则岂非以宋江每得名将，必亲为之释缚擎盞，流泪纵横，痛陈忠君报国之志，极诉寝食招安之诚，言言剖胸臆，声声沥热血哉？乃吾所以断宋江之为强盗，而万万必无忠义之心者，亦正于此。何也？夫招安，则强盗之变计也。其初父兄失教，喜学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产；其既生产乏绝，不免困剧；其既困剧不甘，试为劫夺；其既劫夺既便，遂成啸聚；其既啸聚渐伙，必受讨捕；其既至必受讨捕，而强盗因而自思进有自赎之荣，退有免死之乐，则诚莫如招安之策为至便也。若夫保障方面，为王干城，

如秦明、呼延等，世受国恩，宠绥未绝；如花荣、徐宁等，奇材异能，莫不毕效；如凌振、索超、董平、张清等，虽在偏裨，大用有日；如彭玘、韩滔、宣赞、郝思文、龚旺、丁得孙等，是皆食宋之禄，为宋之官，感宋之德，分宋之忧，已无不展之才，已无不吐之气，已无不竭之忠，已无不报之恩者也。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于水泊？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则必曲为之说曰其暂避此，以需招安。嗟乎！强盗则须招安，将军胡为亦须招安？身在水泊，则须招安而归顺朝廷，身在朝廷，胡为亦须招安而反入水泊？以此语问宋江，而宋江无以应也。故知一心报国，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诱人入水泊，谚云饵芳可钓，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诱人入水泊，而人无不信之而甘心入于水泊，传曰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彼村学先生，不知乌之黑白，犹鳃鳃以忠义目之，惟恐不得其当，斯其心何心也。

自第七回写鲁达后，遥遥直隔四十九回，而复写鲁达。乃吾读其文，不惟声情鲁达也，盖其神理悉鲁达也。尤可怪者，四十九回之前，写鲁达以酒为命，乃四十九回之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夫而后知今日之鲁达涓滴不饮，与昔日之鲁达以酒为命，正是一副事也。

第五十八回 俗本写鲁智深救史进一段，鄙恶至不可读。每私怪耐庵，胡为亦有如是败笔？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如此。吾因叹文章生于吾一日之心，而求传于世人百年之手。夫一日之心，世人未必知，而百年之手，吾又不得夺。当斯之际，文章又不能言改窜，一惟所命。如俗本《水浒》者，真可为之流涕呜咽者也。

渭河拦截一段，先写朱仝、李应执枪立宋江后，宋江立吴用后，吴用立船头，作一总提，然后分开两幅：一幅写吴用与客帐司问答，一转，转出宋江，宋江一转，转出朱仝，朱仝一转，转出岸上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是一样声势；一幅写宋江与太尉问答，一转，转出吴用，吴用一转，转出李应，李应一转，转出河里李俊、张顺、杨春，

是一样声势。然后又以第三幅宋江、吴用一齐发作，以总结之。章法又齐整，又变化，真非草草之笔。

极写华州太守狡狴者，所以补写史进、鲁达两番行刺不成之故也。然读之殊无补写之迹，而自令人想见其时其事，盖以不补为补又补写之一法也。

史进芒砀一叹，亦暗用阮籍时无英雄故事，可谓深表大郎之至矣。若夫蛮牌之败，只是文章交卸之法，不得以此为大郎惜也。

第五十九回 读《水浒》俗本至此处，为之索然意尽。及见古本，始喟然而叹。呜呼妙哉！文至此乎？夫晁盖欲打祝家庄，则宋江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晁盖欲打高唐州，则宋江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晁盖欲打青州，则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欲打华州，则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何独至于打曾头市，而宋江默未尝发一言？宋江默未尝发一言，而晁盖亦遂死于是役。今我即不能知其事之如何，然而君子观其书法，推其情状，引许世子不尝药之经，以继斯狱，盖宋江弑晁盖之一笔，为决不可宥也。此非谓史文恭之箭，乃真出于宋江之手也；亦非谓宋江明知曾头市之五虎能死晁盖，而坐不救援也。夫今日之晁盖之死，即诚非宋江所料，然而宋江之以晁盖之死为利，则固非一日之心矣。吾于何知之？于晁盖之每欲下山，宋江必劝知之。夫宋江之必不许晁盖下山者，不欲令晁盖能有山寨也，又不欲令众人尚有晁盖也。夫不欲令晁盖能有山寨，则是山寨诚得一旦而无晁盖，是宋江之所大快也；又不欲令众人尚有晁盖，则夫晁盖虽未死于史文恭之箭，而已死于厅上厅下众人之心，非一日也。如是而晁盖今日之死于史文恭，是特晁盖之余矣；若夫晁盖之死，固已甚久甚久也。如是而晁盖至而若惊，晁盖死而若惊，其惟史文恭之与曾氏五虎有之；若夫宋江之心，固晁盖去而夷然，晁盖死而夷然也。故于打祝家则劝，打高唐则劝，打青州则劝，打华州则劝，则可知其打曾头市之必劝也。然而作者于前之劝，则如不胜书，于后之劝，则直削之者，书之以著其

恶，削之以定其罪也。呜呼！以稗官而几欲上与《阳秋》分席，诎不奇绝，然不得古本，吾亦何由得知作者之笔法如是哉？

通篇皆用深文曲笔，以深明宋江之弑晁盖。如风吹旗折，吴用独谏：一也。戴宗私探，匿其回报：二也。五将死救，余各自顾：三也。主军星殒，众人不还：四也。守定啼哭，不商疗治：五也。晁盖遗誓，先云莫怪：六也。骤摄大位，布令详明：七也。拘牵丧制，不即报仇：八也。大怨未修，逢僧闲话：九也。置死天王，急生麒麟：十也。

第二回写少华山，第四回写桃花山，第十六回写二龙山，第三十一回写白虎山，至上篇而一齐挽结，真可谓奇绝之笔。然而吾嫌其同。何谓同，同于前，若布棋后，若棋劫也。及读此篇，而忽然添出混世魔王一段，曾未尝有，突如其来。得此一虚，四实皆活。夫而后知文章突如其来，得此一虚，四实皆活，夫而后知文章真有相救之法也。

第六十回 吴用卖卦用李逵同去，是偶借李逵之丑，而不必尽李逵之材也。偶借其丑，则不得不为之描画一二；不必尽其材，则得省即省，盖不过以旁笔相及，而未尝以正笔专写也。是故入城以后，是正笔也；正笔则方写卢员外不暇矣，奚暇再写李逵？若未入城以前，是旁笔也；旁笔即不惜为之描画一二者，一则以存铁牛本色，一又以作明日喧动之地也。

中间写小儿自哄李逵，员外自惊天口。世人小大相去之际，令我浩然发叹。呜呼！同读圣人之书，而或以之弋富贵，或以之崇德业；同游圣人之门，而或以之矜名誉，或以之致精微者比比矣。于小儿何怪之有？

卢员外本传中，忽然插出李固、燕青两篇小传。李传极叙恩数，燕传极叙风流。及卒之受恩者不惟不报，又反噬焉；风流者笃其忠贞，之死靡贰。而后知古人所叹，狼子野心，养之成害，实惟恩不易施；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实惟人不可忽也。稗官有戒有劝，于斯篇为极矣。

夫李固之所以为李固，燕青之所以为燕青，娘子之所以为娘子，悉在后篇，此殊未及也。乃读者之心头眼底，已早有以猜测之三人之性情行径者。盖其叙事虽甚微，而其用笔乃甚著。微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笔著，故其好恶早可得而辨也。《春秋》于定、哀之间，盖屡用此法也。

写卢员外别吴用后，作书空咄咄之状，此正白绢旗、熟麻索之一片雄心，浑身绝艺，无可出脱，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触，因拟一试之于梁山泊，而又自以鸿鹄之志未可谋之燕雀，不得已望空咄咄，以自决其心也。写英雄员外，正应作如此笔墨，方有气势。俗本乃改作误听吴用，寸心如割等语，一何丑恶至此！

前写吴用，既有卦歌四句，后写员外，便有绢旗四句以配之，已是奇绝之事。不谓读至最后，却另自有配此卦歌四句者，又且不止于一首而已也。论章法，则如演连珠论，一一四句，各各之妙，则真不减于旗亭画壁，赌记绝句矣。俗本处处改作唐突之语，一何丑恶至此！

写许多诱兵，忽然而出，忽然而入，番番不同，人人善谗，奇矣。然尤奇者，如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穆弘、李应入去后，忽然一断，便接入车仗人夫。读者至此，孰不以为已作收煞，而殊不知乃正在半幅也。徐徐又是朱仝、雷横，引出宋江、吴用、公孙胜一行六七十人，真所谓愈出愈奇，越转越妙。此时忽然接入花荣神箭，又作一断。读者于是始自惊叹，以为夫而后方作收煞耳，而殊不知犹在半幅。徐徐又是秦明、林冲、呼延灼、徐宁四将夹攻，夫而后引入卦歌影中。呜呼！章法之奇，乃令读者欲迷，安得阵法之奇，不令员外中计也？

第六十一回 写卢员外宁死不从数语，语语英雄员外。梁山泊有如此人，庶几差强人意耳。俗本悉遭改窜，对之使人气尽。

写宋江以忠义二字网罗员外，却被兜头一喝，既又以金银一盘诱之，却又被兜头一喝，遂令老奴一生权术，此书全部关节，至此一

齐都尽也。呜呼！其能以权术网罗众人者，固众人之魁也；其才能不为权术之所网罗，如彼众人者，固亦众人之魁也。卢员外之坐第二把交椅，诚宜也。乃其才，能不为权术之所网罗，而终亦不如能以权术网罗众人者之更为奸雄。呜呼！不雄不奸，不奸不雄。然则卢员外即欲得坐第一交椅，又岂可得哉？

读俗本至小乙求乞，不胜笔墨疏落之疑。窃谓以彼其人，即何至无术自资，乃万不得已，而且出于求乞。既读古本，而始流泪叹息也。嗟乎！员外不知小乙，小乙自知员外。夫员外不知小乙，员外不知小乙，故不知小乙也。若小乙既已知员外矣，既已知员外，则更不能不知员外；更不能不知员外，即又以何辞弃员外而之他乎？或曰：“从之感恩，为相知也。”相知之为言，我知彼，彼亦知我也。今者小乙自知员外，员外初不能知小乙，然则小乙又何感于员外，而必恋恋不弃此而之他？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夫我之知人，是我之生平一片之心也，非将以为好也；其人而为我所知，是必其人自有其人之异尝耳，而非有所赖于我也。若我知人，而望人亦知我，我将以知为之钓乎？必人知我，而后我乃知人，我将以知为之报与？夫钓之与报，是皆市井之道。以市井之道施于相知之间，此乡党自好者之所不为也。况于小乙知员外者，身为小乙，则其知员外也易；员外不知小乙者，身为员外，则其知小乙也难。然则小乙今日之不忍去员外者无他，亦以求为可知而已矣。夫而后，小乙知员外，员外亦知小乙。前乎此者为主仆，后乎此者为兄弟，诚有以也。夫而后天下后世，无不知员外者，即无不知小乙。员外立天罡之首，小乙即居天罡之尾，洵非诬也。不然，而自恃其一身技巧，不难舍此远去。嗟乎！自员外而外，茫茫天下，小乙不复知之矣。夫舍我心所最知之员外，而别事一不复可知之人，小乙而猪狗也者，则出于此小乙而非猪狗也。如之何其不至于求乞也。

自有《水浒传》至于今日，彼天下之人，又孰不以燕小乙哥为花拳绣腿，逢场笑乐之人乎哉？自我观之，仆本恨人，盖自有《水游

传》至于今日，殆曾未有人得知燕小乙哥者也。李后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是燕小乙哥之为人也。

蔡福出得牢来，接连遇见三人，文势层见叠出，使人应接不暇，固矣。乃吾读第一段燕青，不觉为之一哭失声，哀哉！奴而受恩于主，所谓主犹父也；奴而深知其主，则是奴犹友也。天下岂有子之与父而忍不然，友之于友而得不然也与？哭竟，不免满饮一大白。又读第二段李固，不觉为之怒发上指，有是哉？昔者主之生之，可谓至矣尽矣；今之奴之杀之，亦复至矣尽矣。古称恶人，名曰穷奇。言穷极变态，非心所料，岂非此奴之谓与？我欲唾之而恐污我颊，我欲杀之而恐污我刀。怒甚，又不免满饮一大白。再读第三段柴进，不觉为之慷慨悲歌，增长义气，悲哉壮哉！卢员外死，三十五人何必独生？卢员外生，三十五人何妨尽死？盖不惟黄金千两，同于草莽，实惟柴进一命，等于鸿毛。所谓不诺我则请杀我，不能杀我则请诺我，两言决也。感激之至，又不免满饮一大白。或曰：然则当子之读是篇也，亦既大醉矣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无处索酒，余未尝引一白也。

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师也；最后上梁山者，卢员外也。林武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卢员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于一字不换者，非耐庵有江郎才尽之日，盖特为此以锁一书之两头也。

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卢两传，可谓一字不换。独至于写燕青之箭，则与昔日写鲁达之杖，遂无纤毫丝粟相似，而又一样争奇，各自入妙也。才子之为才子，信矣。

薛霸手起棍落之时，险绝矣。却得燕青一箭相救。乃相救不及一纸，而满村发喊，枪刀围匝，一二百人，又复擒卢员外而去。当是时，又将如之何？为小乙者，势不得不报梁山，乃无端行劫，反几至于不免。于一幅之中，而一险初平，骤起一险；一险未定，又加一险：真绝世之奇笔也。

必燕青至梁山，而后梁山之救至，不惟虑燕青之迟，亦殊怪梁山之疏也。燕青一路自上梁山，梁山一路自来打听，则行路之人又多多矣，梁山之人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燕青，燕青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梁山之人也？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之前，倒插射鹄。才子之为才子，信也。

六日之内而杀宋江，不已险乎？六日之内杀宋江，而终亦得劫法场者，全赖吴用之见之早也。乃今独于一日之内而杀卢俊义，此其势于宋江为急，而又初无一人预为之地也。呜呼！生平好奇，奇不望至此；生平好险，险不望至此。奇险至于如此之极，而终又得劫法场。才子之为才子，信也。

第六十二回 奴才，古作奴财，始于郭令公之骂其儿，言为群奴之所用也。乃自今日观之，而群天之下，又何此类之多乎哉？一哄之市，抱布握粟，莽如也。彼莽如者何为也？为奴财而已也。山川险阻，舟车翻覆，莽如也。彼莽如者何为也？为奴财而已也。甚而至于穷夜啣唔，比年入棘，莽如也。彼莽如者何为？为奴财而已也。又甚至于握符绶，呵殿出入，莽如也。彼莽如者何为？为奴财而已也。驰戈骤马，解脰陷脑，莽如也。幸而功成，即无不为奴财者也。千里行脚，频年讲肆，莽如也。既而来归，亦无不为奴财者也。呜呼！群天下之人，而无不为奴财，然而君何赖以治，民何赖以安，亲何赖以养，子何赖以教，己德何赖以立，后学何赖以仿哉？石秀之骂梁中书曰：“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诚乃耐庵托笔骂世，为快绝哭绝之文也。

索超，先是已从杨志文中出见；至是隔五十馀卷而乃忽然欲合，恐人谓其无因而至前也，于是先从此处斜见横出，却又借韩滔一箭，再作一顿，然后转出雪天之擒。其不肯率然置笔如此。

射索超，用韩滔者何也？意在再顿索超，非意在必射索超也。故有时射用花荣，是成乎其为射也；有时射用韩滔，是不成乎其为射也。不成乎其为射，而必用韩滔者何也？韩滔为秦明副将，便即借

之也。

以堂堂宰相之尊，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众，而面面厮觑，则面面厮觑已耳，亦有何策上纾国忧，下弭贼势乎哉？忽然背后转出一人，忽然背后转出之人又从背后引出一人，忽然背后人所引之背后人又从背后引出一人。呜呼！才难未必然乎？是何背后之多人也？然则之三人亦幸而得遇朝廷多事，尚得有以自见。不然者，几何其不为堂堂宰相、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脚底下泥，终亦不见天日之面也。之三人亦不幸而得遇朝廷多事，终亦不免自见。不然者，吾知其闭户高卧，亦足自老，殊不愿从堂堂宰相、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鼻下喉间，仰取气息也。读竟，为之三叹。

第六十三回 此回写水军劫寨，何至草草如此？盖意在衬出大刀，则余人总非所惜，所谓琬琰之藉，无过白茅者也。

写大刀，处处摹出云长变相，可谓儒雅之甚，豁达之甚，忠诚之甚，英灵之甚，一百八人中，别有绝群超伦之格，又不得以读他传之眼读之。

写雪天擒索超，略写索超而勤写雪天者，写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此画家所谓衬染之法，不可不一用也。

第六十四回 盖至是而宋江成于反矣。大书背疮以著其罪，盖亦用韩信相君之背字法也。独怪耐庵之恶宋江如是，而后世之人，犹务欲以忠义予之，则岂非耐庵作书，为君子《春秋》之志，而后人之颠倒肆言，为小人无忌惮之心哉？有世道人心之责者，于其是非，可不察乎？

宋江之反，始于私放晁盖也。晁盖走而宋江之毒生，晁盖死而宋江之毒成。至是而大书宋江疽发于背者，殆言宋江反状，至于乃见，而实宋江必反之志，不始于今日也。观晁盖梦告之言，与宋江私放之言，乃至不差一字，是作者不费一辞，而笔法已极严矣。

打大名，一来一去，又一来又一去，极文家伸缩变化之妙。

前文一打祝家庄，二打祝家庄，正到苦战之后，忽然一变，变出

解珍、解宝一段文字，可谓奇幻之极。此又一打大名府，二打大名府，正到苦战之后，忽然一变，变出张旺、孙五一段文字，又复奇幻之极也。世之读者，殊不觉其为一副炉锤，而不知此实一样章法也。

写张顺请安道全，忽然横斜生出截江鬼张旺一段情事，奇矣。却又于其中间，再生出瘦后生孙五一段情事。文心如江流漩馥，真是通身不定。

梁山泊之金，拟聘安太医，却送截江鬼：一可骇也。半夜劫金，半夜宿娼，而送金之人与应受金之人，同在一室：二可骇也。欲聘太医而已无金，太医既来而金如故，截江小船却作寄金之处：三可骇也。江心结冤，江心报复，虽一遇于巧奴房里，再遇于定六门前，而必不得及：四可骇也。板刀尚在，血迹未干，而冤头债脚，疾如反掌。前日一条缆索，今日一条缆索，遂至丝毫不爽：五可骇也。孙五发科，孙五解缆，孙五放船，及至事成，孙五吃刀，孙五下水，不知为谁忙此半日：六可骇也。孙五先起恶心，孙五便先丧命。张旺虽若稍迟，毕竟不能独免。不知江底相逢，两人是笑是哭：七可骇也。不过一叶之舟，而忽然张旺、孙五二人，忽然张顺、张旺、孙五三人，忽然张旺一人，忽然张顺、安道全、王定六、张旺四人，忽然张顺、安道全、王定六三人，忽然王定六一人，忽然无人。韦应物诗云：“野渡无人舟自横。”偏于此舟，祸福倏忽如此：八可骇也。

第六十五回 吾友斲山先生，尝向吾夸京中口技，言是日宾客大会，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众宾既团揖坐定，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二下，满堂寂然无敢哗者。遥遥闻深巷犬吠声，甚久，忽耳畔鸣金一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猥亵事。夫呖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嘎嘎响。既而儿醒，大啼，夫令妇与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鸣之。夫起溺，妇亦抱儿起溺。床上又一大儿醒，狺狺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鸣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床声，夫叱大儿声，溺瓶中声，溺桶中声，一齐凑发，众妙毕

备。满座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也。既而夫上床寝，妇又呼大儿溺毕，都上床寝，小儿亦渐欲睡，夫齁声起，妇拍儿亦渐拍渐止，微闻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倾倒，妇梦中咳嗽之声。宾客意稍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狗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而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如故。盖久之久之，犹满堂寂然，宾客无敢先哗者也。吾当时闻其言，意颇不信，笑谓先生，此自是卿梨花之论耳，世岂真有是技？维时先生亦笑谓语，岂惟卿不得信，实惟吾犹至今不信耳。今日读火烧翠云楼一篇，而深叹先生未尝吾欺，世固真有是绝异非尝之技也。

调拨时，一人一令，及乎动手，却各各变换，不必尽不同，不必尽同。无他，世固无印板厮杀，不但无印板文字也。

调拨作两半写，点逗亦作两半写，城里众人发作亦作两半写，城中大军策应亦作两半写，又是一样绝奇之格。

写梁山泊调拨劫城一大篇后，却写梁中书调拨放灯一小篇；写梁中书两头奔走一大篇后，却写李固、贾氏两头奔走一小篇，使人读之，真欲绝倒。

第六十六回 夫忠义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据，亦非宋江之所得逊也。非所据而据之，名曰无耻；非所逊而逊之，亦名曰无耻。无耻之人，不惟不自惜，亦不为人惜。不自惜者，如前日宋江之欲据斯座，为李逵所不许是也；不为人惜者，如今日宋江之欲逊斯座，为卢员外所不许是也。何也？盖无耻之人，其机械变诈大要归，归于必得斯座而后已。不惟其前日之据之为必欲得之，惟今日之逊之亦正其巧于必欲得之。夫其意而既已必欲得之，则是堂堂卢员外，

乃反为其所影借，以作自身飞腾之尺木也。此时为卢员外者，岂能甘之乎哉？或曰：宋江之据之也，意在于得斯座，诚有之矣。独何意知其逊之之亦欲得斯座乎？曰：忠义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据，亦非宋江之所得逊也。使宋江而诚无意于得之，则夫天王有灵，誓箭在彼，亦听其人报仇立功自取之而已耳。自宋江有此一逊，而此座遂若已为宋江所有；此座已为宋江所有，然则后即有人报仇立功，其不敢与之争之，断断然也。此所谓机械变诈，无所用耻之尤甚者，故李逵番番大骂之也。

人即多疑，何至于疑关胜？吴用疑及关胜，则其无所不疑可知也；人即多疑，何至于疑李逵？宋江疑及李逵，则其无所不疑可知也。连书二人各有其疑，以著宋江、吴用之同恶共济也。

写李逵遇焦挺，令人读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谦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真好铁牛，有此风流；真好耐庵，有此笔墨矣。

打大名后，复不见有为天王报仇之心，便接水火二将一篇，然则宋江之弑晁盖，不其信乎？

水之二将文中，亦殊不肯草草，写来都能变换，不至令人意恶。

写关胜，全是云长意思。不嫌于刻画优孟者，泱泱大书，期于无美不备。固不得以群芳竞吐，而独废牡丹，水陆毕陈，而反缺江瑶也。

第六十七回 我前书宋江实弑晁盖，人或犹有疑之。今读此回，观彼作者之意，何其反复曲折，以著宋江不为晁盖报仇之罪，如是其深且明也？其一，段景住曰：“郁保四把马劫夺，解送曾头市去。”夫曾头市三字，则岂非宋江所当刻肉刻骨、书石书树，日夜号呼，泪尽出血也者？乃自停丧摄位以来，杳然不闻提起。夫宋江不闻提起，则亦吴用之所不复提起，林冲之所不好提起，厅上厅下众人之所不敢提起与不知提起者也。乃今无端忽有段景住归，陡然提起，则是宋江之所不及掩其口也。其二，段景住备说夺马之事，宋江

听了大怒。夫蕞尔曾头，顾不自量，一则夺其马，再则夺其马，一夺之不足，而至于再夺，人各有气，谁其甘乎？然而拟诸射死天王之仇，则其痛深痛浅，必当有其分矣。今也药箭之怨，累月不修，夺马之辱，时刻不待：此其为心果何如也？其三，晁盖遗令：“但有活捉史文恭者，便为梁山泊主。”及宋江调拨诸将，如徐宁、呼延灼、关胜、索超、单延珪、魏定国、宣赞、郝思文等，悉不得与斯役。夫不共之仇，不及朝食，空群而来，死之可也。宋江而志在报仇也者，尚当悬第一座作重赏以募勇。夫宋江而志在第一座者，则虽终亦不为天王报仇，亦谁得而责之？乃今调拨诸将，而独置数人，岂此数人独不能捉史文恭乎，抑独不可坐第一座也？其四，新来人中，独卢俊义起身愿往，宋江便问吴用可否，吴用调之闲处。夫调将之法，第一先锋，第二左军，第三右军，第四中军，第五合后，第六伏军。伏军者，计算已定，知其必败，败则必由此去，故先设伏以俟之也。今也诸军未行，计算未定，何用知其必败？何用知其败之必由此去？若未能知其必败，未能知其败之必由此去，而又独调员外先行埋伏，则是非所以等候史文恭，殆所以安置卢俊义也。其五，史文恭披挂上马。那匹马便是焰夜玉狮子马。宋江看见好马，心头火起。夫史文恭所坐，则是先前所夺段景住之马；马之所驮，则是先前射死晁盖之史文恭。谚语有之：“好人相见，分外眼明；仇人相见，分外眼睁。”此言眼之所至，正是心之所至也。宋江而为马来者，则应先见马；宋江而为晁盖来者，则应先见史文恭。今史文恭出马，而大书那马；宋江心头火起，而大书看见好马。然则宋江此来，专为马也。其六，手书问罪，轻责其杀晁盖，而重责其还马。及还二次所夺，又问焰夜狮子。夫还二次马匹，而宋江所失，仅一焰夜狮子已乎？若还二次马匹，又还焰夜狮子，而宋江遂得班师还山，一无所问已乎？幸也保四内叛，伏窝计成，法华钟响，五曾尽灭也。不幸而青、凌两州，救兵齐至，和解之约，真成变卦，然则宋江殆将日夜哭念此马，不能置也。其七，卢俊义既已建功，宋江乃又椎鼓集众，商议立主。夫商议之为言未有

成论，则不得不集思广谋以求其定。如之何、如之何不辞反复，连引其语也？今在昔，则晁盖遗令，有箭可凭；在今，则员外报仇，有功可据。然则卢俊义为梁山泊主，盖一辞而定也。舍此不讲，而又多自谦抑，甚至拈阄借粮，何其巧而多变，一至于如是之极也？呜呼！作者书宋江之恶，其彰明昭著也如此！而愚之夫犹不正其弑晁盖之罪，而犹必沾沾以忠义之人目之，岂不大可怪叹也哉？

第六十八回 打东平、东昌二篇，为一书最后之笔。其文愈深，其事愈隐，读者不可不察。何以言之，盖梁山泊晁盖之业也，史文恭弑盖之仇也，活捉史文恭，便主梁山泊，则晁盖之令也。遵晁盖之令、而报晁盖之仇，承晁盖之业，誓箭在彼，明明未忘，宋江不得与卢俊义争，断断如也。然而宋江且必有以争之。如之何宋江且必有以争之？弃晁盖遗令，而别阄东平、东昌二府借粮，则卢俊义更不得与宋江争也，亦断断如矣。或曰：“二城之孰坚孰瑕，宋江未有择也；是役之胜与不胜，宋江未有必也。何用知其必济？何用知卢之必不济？彼具不济无论，若幸而俱济，则是梁山泊主，又未定也。今子之言卢俊义必不得与宋江争也何故？”噫嘻！闻弦者赏音，读书者论事。岂其难哉？岂其难哉？观其分调众人之时，而令吴用、公孙胜二人悉居卢之部下也，彼岂不曰：惟二军师实左右之，则功必易成；功必易成，是位终及之，庶几有以不负天王之言，诚为甚盛心也。乃我独有以知吴与公孙之在卢之部下，犹其不在卢之部下也；吴与公孙虽不在宋之部下，而实在宋之部下也。盖吴与公孙之在卢之部下，其外也，若其内固曾不为卢设一计也。若吴与公孙虽不在宋之部下，然而尺书可来，匹马可去，借箸画计，曾不遗力，则犹在帐中无以异也。且此岸上粮车，水中米船，而不出于吴用耶？阴云布满，黑雾遮天，而不出于公孙胜耶？夫诚不出于吴与公孙，则已耳，终亦出于吴与公孙，而宋江未来，括囊以待，宋江一至，争鞭而效，此何意也？迹其前后，推其存心，亦幸而没羽箭难胜耳。不幸而使没羽箭者方且一鼓就擒，则彼吴用、公孙胜之二人者，讵不能从中掣肘，

败乃公事，于以徐俟宋江之来至哉？由斯又言，则是宋固必济，卢固必不济，卢俊义之终不得与宋江争也，断断如也。我故曰：打东平、东昌二篇，其文愈深，其事愈隐，读者不可不察也。

此书每欲作重叠相犯之题，如二解越狱，史进又要越狱，是其类也。忽然以月尽二字，翻空造奇，夫然后知极窘蹙题，其中皆有无数异样文字，自无才不能洗发出来也。

刀枪剑戟，如麻似火之中，偏能夹出董将军求亲一事，读之使人又有一样眼色。

第六十九回 批详前一回中。

古亦未闻有以石子临敌者。自耐庵翻空出奇，忽然撰为此篇，而遂令读者之心头眼底，真觉石子之来，星流电掣，水泊之人，鸟骇兽窜也。此岂耐庵亦以一部大书，张皇一百余人，实惟太甚，故于临绝笔时，恣意击打，以少杀其势耶？读一部七十回篇必谋篇、段必谋段之后，忽然结以如卷、如扫、如驰、如撒之文，真绝奇之章法也。

叙一百八人，而终之以皇甫相马。嘻乎妙哉！此《水浒》之所以作乎！夫支离拥肿之材，未必无舟车之用；而蹄啮嘶喊之疾，未必非千里之力也。泥其外者未必不金其里，灶下之厮养，未必不能还王于异国也。惟贤宰相有破格之识赏，斯百年中有异尝之报效。然而世无伯乐，贤愚同死，其尤驳者，乃遂走险，至于势溃事裂，国家实受其祸，夫而后叹吾真失之于牝牡骊黄之外也。嗟乎！不已晚哉！

第七十回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或问石碣天文，为是真有是事，为是宋江伪造。此痴人说梦之智也。作者亦只图叙事既毕，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盖始之以石碣，终之以石碣者，是此书大开阖；为事则有七十回，为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若夫其事其人之为有有无，此固从来著书之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

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

聚一百八人于水泊，而其书以终，不可以训矣。忽然幻出卢俊义一梦，意盖引张叔夜收讨之一案以为卒篇也。呜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后其书得传者也。吾观《水浒》洋洋数十万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之，其意可以见矣。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哀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

天罡、地煞等名，悉与本人不合。岂故为此不甚了了之文耶？吾安得更起耐庵而问之？

（据《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贯华堂刻本）

编者注：《水浒传回评》所用回数，是金人瑞据百回本或百二十回本改动而成的。

三国演义序(节录)

（清）金人瑞

余尝集才子书六，其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已谬加评订。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时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

（《第一才子书》卷首，据清同治二年聚盛堂初刊本）

读三国志法(节录)

（清）毛宗岗

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

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第一才子书》卷首，据清同治二年聚盛堂初刊本）

编者注：此文未题作者，从内容看，知毛宗岗所作。

五 石 瓠(节录)

(清)刘 蛮

卷六 水浒传

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征也。”

（据《庚辰丛编》本）

休 庵 影 语(节录)

(清)盛于斯

总批水浒传

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圣于文者乎！其神于文者乎！读之令人喜，复令人怒；令人涕泗淋漓，复令人悲歌慷慨。或如亲当其厄而危切身，又如已与其谋而功成事定。他如报仇雪耻之举，孝亲信友之情，以及市谑街谈，方书兵法，鬼神变化，龙虎飞腾，种种无不绝妙。然更有一段苦心，惟叶文通略识其意。耐庵，元人也，而心忠于宋。其立言有本，故不觉淋漓婉转，刻画如生。其称宋江者，宋与宋同文，故以宋江为之首。其谋主曰吴用者，吴与无同音，言宋家辅相之臣，皆无用以至败亡也。奸臣必称蔡京、童贯、杨戩、高俅者，诛元凶也。首称破大辽者，即所以破金、元也。称平河北、定淮西者，所以

吐宋家恢恢不振之气也。征江南方腊，而皇秀大半死亡者，宋家偷安江左，赵家一块肉，终于此也。宋公明葬楚州，而神游蓼儿洼者，死不忍忘故土也。林冲之杀白衣秀士王伦者，王伦与王伦同姓名，伦首附秦桧倡成和义，杀之，所以雪愤也。晁天王不得其死者，君子恶乱始，所以戒后世也。宋江等之生始于洪信走魔者，盖指道君信任左道，首开祸乱也。其命意大率如此。故其文纵横出没，莫敢逼视，当与十空经并垂不朽。若以世间小说目之，呜呼！冤哉！罗鹤林谓施耐庵作《水浒传》，三代皆哑。岂有如此之天道耶？

西游记误

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名，更是可笑。若卓老止于如此，亦不成其为卓吾也。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乃别人手笔也。

（据积学斋抄本）

第五才子水浒传

（清）王仕云

《水浒》一书七十回，为一百八人作列传。或谓东都施耐庵所著，或谓越人罗贯中所作，皆不可知，要不过编辑绿林之劫杀以示戒也。原其意盖曰：之百八人者，非宋朝之乱臣贼子耶？苟生尧舜之世，井田学校，各有其方，皆可为耳目股肱，奔走御侮之具。不幸生徽宗时，或迫饥寒，或逼功令，遂相率而为盗耳。作者之旨，不责下而责上，其词盖深绝而痛恶之，其心则悲悯而矜疑之，亦有关世道之书，与宣淫导欲诸稗史迥异也。近见《续文献通考·经籍志》中，亦列《水浒》，且以忠义命之，又不可使闻于邻国。试问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所谓忠义者如是，天下之人不尽为盗不止，岂作者之意哉？吴门金圣叹反而

正之，列以第五才子，为其文章妙天下也，其作者示戒之苦心，犹未阐扬殆尽，余则补其所未逮曰：《水浒》百八人，非忠义皆可为忠义，是子舆氏祖述孔子性相近之论，而创为性善之意也夫。

时顺治丁酉冬月桐庵老人书于醉耕堂墨室。

（《第五才子书》卷首，清顺治十四年醉耕堂刻本）

水浒传总论

（清）王仕云

施耐庵著《水浒》，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状，所以责备徽宗、蔡京之暴政也。然严于论君相，而宽以待盗贼，令读之者日生放辟邪耻之乐，且归罪朝廷以为口实，人又何所惮而不为盗？余故深亮其著书之苦心，而又不能不深憾其读书之流弊。后世续貂之家，冠以忠义，盖痛恶富贵利达之士，敲骨吸髓，索人金钱，发愤而创为此论。其言益令盗贼作护身符。余谓不可使闻邻国，诚哉其不可使闻邻国也！细阅金圣叹所评，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以天下太平四字，始以石碣放妖，终以石碣收妖，发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举李逵，独罪宋江，责其私放晁盖，责其谋夺晁盖，其旨远，其词文。而余最服其终之恶梦，俾盗贼不寒而栗，天下乱臣贼子，从此有痛哭流涕之心，从此有畏罪不敢为非之事，遇尧舜同勉于为君子，遇桀纣亦不终为小人。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人死饥寒者什九，死盗贼者什一。盖人饥则死，寒则死，盗贼未必死。盗贼攫人金钱可救死，盗贼有官争护持终不死。不死矣，而且小官之，大官之，执无侯非盗，无盗不侯之说，以自解免，皆宋江作之俑也。《水浒》可不传矣。《水浒》可不传，而圣叹评其文，望如评其人，非教天下以偷也，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余不喜阅《水浒》，喜阅圣叹之评《水浒》，为其终以恶梦，有功于圣人不小也。

入梁山人如此之多者，非为盗也，将为官也。以盗为官，故梁山

一席，如海中江瑶柱，能令不事口腹人见之朵颐固也。若秦明、关胜、呼延灼、花荣、韩滔、彭玘、董平、张清、徐宁、杨志、索超、黄信、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凌振、龚旺、丁得孙者，皆宋朝之官，食君之禄，事君之事，乃舍官而为盗，吾不知其心为何心。

世固有求官不得官，未有求盗不得盗者。如李铁牛所杀之韩伯龙，为盗而为盗所杀，为真盗而卒以假盗杀，吾甚惜之，吾甚恨之。惜之者何？惜其已投梁山，而不得与于天罡地煞之数。恨之者何？恨其未投梁山，而辄欲窜入于天罡地煞之中。忆昔启祯朝，雅尚声气，一时高才生，多出诗古文词以要闻誉，虽不可谓无名之心，然实至而名宾，莫得而非之也。嗣则纨绔家儿，剿袭时髦之字句，灾梨仇枣，结社邀盟，未登范滂之堂，辄附李膺之鄙。窃恐此辈终不免为韩伯龙，但未遇铁牛持板斧耳。

汉代州郡，有才著闻者，例得辟为功曹掾属，往往游历以致公卿。宋江豪猾大侠，草泽无赖，生当盛时，必不郁郁居人下。拘以名位，縻以爵禄，自不至犯上作乱而为盗。最可异者，世人将钱买官，宋江则将钱买盗。将钱买官者，事发治以盗之罪，将钱买盗者，事发加以官之名。若论时宜，公明何其得计也？

闻之蜃之为妖也，吐气成云，为城郭，为楼台，为奇花异草，为怪兽珍禽。能令登楼游览之士，注目而观，延颈而望，倾耳而听，握手而道。无其事也，不敢谓无其形；有其形也，不敢谓无其事。有诗有赋有记以表章之。余之论《水浒》也，亦若是而已矣。史称淮南盗宋江，遍掠河北十郡，海州知州张叔夜击之，令其讨方腊以赎罪耳，不闻有天罡地煞之说也。一百八人，未必尽有其人，而著《水浒》者，则即已著其人矣。一百八人，未必尽有其事，而著《水浒》者，则既已著其事矣。即已著其人，不得谓无其人。即已著其事，不得谓无其事。且纵观古往今来，兴亡治乱之际，如《水浒》之人之事者，如较列眉，如指诸掌，又不可胜数，则又安得不借题发论，而就事言事也哉？苏东坡居黄，侘傺无聊，强人说鬼。夫鬼其不可见者，说之荒唐，

近于子虚，近于乌有，近于无是公。以耳语耳，犹之以瞽语瞽，徒以生人疑惑，说也不如其不说也。若《水浒》之人之事，譬诸钟磬，敲者有心，闻者有意，初不等之于海市蜃楼。幻也而答之以真，谑也而对之以庄。言之无罪，而闻之得以自戒，不犹愈于东坡之口孽也乎？

（《第五才子书》卷首，清顺治十四年醉耕堂刻本）

续水浒征四寇全传叙

（清）赏心居士

尝闻天之生才不偶，此非天之故靳其才，正天之所以珍重其才也。夫才之生也，不一其途。非必于闾闾之家，簪纓之胄，即文员武将、山人墨客、野叟田夫，以至于吏胥仆隶、妇人女子、士农工贾、市井屠猎之辈，莫不有豪杰之士隐寄其中。故夫英雄之生，虽始而困顿郁抑，然其终必使之显于当时，垂之竹帛，令天下后世，皆知有是人，而堪为天下后世劝惩者，从未有使人奄忽而终，以与芸生庶类同归朽腐也。闲阅《水浒》一书，见其榜曰“第五才子”，则与《三国志》诸书同列，而非野史稗官所可同日语也，明矣。然自纳款倾葵之后，尊卑列序之余，竟戛然而止，杳不知其所终。是与天地珍重生才之心，岂不大相径庭哉？夫以群焉蚁聚之众，一旦而驰驱报国，灭寇安民，则虽其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以善其终，斯其志固可嘉，而其功诚不可泯。倘不表诸简册，以示将来，英雄之衷，未免有不白。爰读是帙于卷后而付梓焉，使当日南征北讨荡平海宇之勋，赫赫在人耳目，则不独群雄之志可伸，而是书亦有始有卒矣，岂不快哉？是为序。

时乾隆壬子岁腊月赏心居士叙于滌云精舍。

（《续水浒征四寇全传》卷首，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

闲情偶寄(节录)

(清)李 渔

卷一 词曲部·词采第二·忌填塞

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叠用人名，直书成句。……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使文章之设，亦为与读书人、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则古来圣贤所作之经、传，亦只浅而不深，如今世之为小说矣。人曰：“文士之作传奇，与著书无别，假此以见其才也，浅则才于何见？”予曰：“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噫！知言哉！（陆霞梯云：“‘惊人语’三字，剖出圣叹心肝。立言之意，端的如此。”）

卷三 宾白第四·语求肖似

……填词一家，则惟恐其蓄而不言，言之不尽。是则是矣，须知畅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僻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僻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道出。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正思之评话，斯称此道中之绝技。果能若此，即欲不传，其可得乎？

卷三 时防漏孔

一部传奇之宾白，自始至终，奚啻千言万语。多言多失，保无前

是后非，有呼不应，自相矛盾之病乎？……文字短少者，易为检点，长大者难于照顾。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长、最大，而寻不出纤毫渗漏者，惟《水浒传》一书。设以他人为此，几同笨篱贮水，珠箔遮风，出者多而进者少，岂止三十六个漏孔而已哉。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7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荆园小语(节录)

（清）申涵光

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每怪友辈极赞此书，谓其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反悦其似耶？至家有幼学者，尤不可不慎。

（据《畿辅丛书》本）

欲海回狂集(节录)

（清）周思仁

卷一 法戒录·总劝·金圣叹

江南金圣叹者，名喟，博学好奇，才思颖敏，自谓世人无出其右。多著淫书，以发其英华。所评《西厢》、《水浒》等，极秽褻处，往往摭拾佛经。人服其才，遍传天下。……顺治辛丑，忽因他事系狱，竟论弃市。

（据浙江印刷公司1927年铅印本）

天基狂言(节录)

(清)石成金

施耐庵著《水浒》书行世,子孙三代皆哑;李卓吾最喜翻驳前人,终身蹭蹬,惨死非命:此即以文害人之榜样。古云:“刀笔杀人终自杀。”乃是实语,并不虚妄。

(据《传家宝》本)

古夫于亭杂录(节录)

(清)王士禛

卷五

丘海石晚为夏津训导,《过梁山泊》诗云:“施、罗一传堪千古,卓老标题更可悲。今日梁山但尔尔,天荒地老渐无奇。”

(据清康熙辛丑十二月俞兆晟序刻本)

编者注:清魏禧《魏叔子诗集》卷一也有《读水浒》诗。

水浒传序

(清)句曲外史

近新城先生,最喜说部,一时才人,翕然从之,旁搜远采,而进于剞劂者,莫不各极恢奇典洽之美。顾体本碎金,文同片玉,随事摭证,是《尔雅》之神也,出奇无穷,亦《山海》之续也。而意尽于词,类而不比,错而不属,岂纪言纪事之大观乎?盖自子长氏综群言,衷圣籍,创为本纪世家列传,举上下数千年之人事,鳞次而珠贯,能使观音异代而如遇其人,异地而如身其事,兴衰治乱之故,不待推测而

自知，而正史之体用，于是乎大备。后代史官，踵其成迹，事易而工愈难，芜音累气，繁而益漏，简而难该。呜乎！文章之升降，岂独正史为然哉？间尝取稗史论之。《武皇》、《方朔》、《飞燕》、《灵芸》、《虬髯》、《柳毅》诸传，或耀艳深茜，或倜傥苍凉，是亦正史之班范也。然而指事摘词，人则一人，事则一事，各尽其技而止。孰谓施耐庵《水浒》一书，取一百八人而传之，分之而人各为一人，合之而事则为一事；以一百八人刚柔燥湿之性，各写其声音笑貌，而遂以揭其心思，纤者毋使之为弘，疏者毋使之为密，非如化工之鼓舞万物，欲其各肖而无一同也？虽以一百八人邈若山河，岂惟走险者啸而复离，抑且守正者仇而未合，非如化工之鼓舞万物，欲其纵横组织，一合而无不同也？虽然，则《水浒》者，耐庵恢史公之合传而广之者也。不宁惟是，言椎埋则传游侠也，言金币则传货殖也，言卜算则传龟策也。日星河岳之灾祥，风云水火之变动，以及朝庙威仪车马声伎，无不备载，则天官、河渠、礼乐、律历诸书倾其沥液者也。其他忠臣孝子之怨慕，童妇之贞淫，虫鱼鸟兽之声色，各肖其状而绘其神，有史公当日之思未及属，笔未及濡，而褚少孙之荅弱所不能补者，谓非纪言纪事之大观欤！考小说家，始于魏晋，盛于唐，繁衍于宋。耐庵元人，乃能挽魏晋而上之，宜其书之足以传世而行远也。呜乎！文章升降，关乎时代，至于稗史，岂亦有不尽然者欤？是书吴门金圣叹批注，久行于世，字多漫灭，怀德主人庀工新之，以公同好。余谓是书虽出游戏，然《庄》、《列》不皆寓言乎？花晨月夕，山麓水滨，把一卷读之，不觉欲竟全部，读全部既，辄再读之，不欲去手。世之赏奇者，定复如此。当亟与新城先生诸说部并行。而坊友之重刻，为能先得我心也。是为序。雍正甲寅上伏日句曲外史。

（据《绘图增像五才子书》本）

虞初新志(节录)

(清)张潮

卷三 顾玉川传后评

张山来曰：余读《水浒传》，窃慕神行太保戴宗之术，又以为不及缩地法，私尝疑之，谓为文人游戏笔墨，未必实有其术。今读此，则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见耳。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幽梦影(节录)

(清)张潮

《水浒传》武松诘蒋门神云：“为何不姓李？”此语殊妙。盖姓实有佳有劣，如华、如柳、如云、如苏、如乔，皆极风韵。若夫毛也，赖也，焦也，牛也，则皆尘于目而棘于耳也。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

阅《水浒传》至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几无憾耳。

(据襟霞阁主人重刊《国学珍本文库》本)

在园杂志(节录)

(清)刘廷玑

卷二

……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

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天下最难写者英雄，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也；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虽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狼戾悖逆之心生矣；……天下不善读书者百倍于善读书者，读而不善，不如不读，欲人不读，不如不存。……

（据《辽海丛书》本）

文 论(节录)

（清）吴道新

昔王季重谓古今文人，取左邱明、司马迁、刘义庆、欧阳永叔、苏子瞻、王实甫、罗贯中、徐文长、汤若士，以其文皆写生者也。袁中郎谓案头不可少之书，《葩经》、《左》、《国》、《南华》、《离骚》、《史记》、《世说》、《杜诗》、韩、柳、欧、苏文、《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金瓶梅》，岂非以其书皆写生之文哉！

（清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一集》附，
据清道光十五年乙未芸晖馆重刊本）

二十七松堂集(节录)

（清）廖 燕

卷十四 金圣叹先生传

所评《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以次序

定为《六才子书》，俱别出手眼。……其馀评论尚多，兹行世者，独《西厢》、《水浒》、《唐诗制义》、《唱经堂杂评》诸刻本。

(据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

坚瓠集(节录)

(清)褚人获

二集卷三 山歌

《水浒传》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与杜荀鹤《雪诗》：“拥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儒林外史序(节录)

(清)闲斋老人

至《水浒》、《金瓶梅》，海盗海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夸其章法之奇、用笔之妙，且谓其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皆各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为一手，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呜乎！其未见《儒林外史》一书乎！

(据清嘉庆八年卧闲草堂刊本)

编者注：《增补齐省堂本儒林外史》卷首载清东武惜红生《儒林外史序》中，亦有“《水浒》海盗，《金瓶》海淫，久干例禁”之语。

水浒传序

(清) 陈 枚

百单八人，当未入草泽时，或士，或掾，或富商，或贵介公子，或莽屠贩、悍渔樵，与夫缙衲头陀、黄冠道人，甚至巾帼女流，其出身履历险阻，踪迹错综穿插，斗笋凑合，离奇变幻。权奸筹国，顷致无术，遂使群雄各逞血性，显出一番闹热。及命将讨伐，而将且愿隶麾下。噫！彼时乾坤为何如哉？卒之反邪归正，出谷登乔，矢公宋室，为王前驱，功业烂然。而僧既坐化，道亦还真，虽后世未躬睹其事，而此传叙得异样精神，异样出色，能不令读者击节叹赏，淋漓呼酒耶？然吾愿天下正气男子，当效群雄下半截，而重戒前途之难束缚，则此传允为古今一大奇书，可以不朽矣。

时乾隆丙辰年冬十月望日古杭枚简侯。

(《水浒传》卷首，据清乾隆元年大道堂刻本)

茶馀客话(节录)

(清) 阮葵生

卷十六 小说

《续文献通考》以《琵琶记》、《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虽稗官小说，古人不废，然罗列不伦，何以垂后？近则钱遵王《书目》亦有《水浒传》，明时《文华殿书目》亦有《三国志通俗演义》。

卷十八 水浒传

明山阴柳文曰：“小说家《水浒传》不著编者姓名，意必草泽之雄，失职愤事，包藏祸心，涛张为幻，盛称形势，备陈机械，徒有以起不轨之萌芽，为世大僂，放而绝之可也。”《宋史》言淮南盗宋江，掠

京东州郡，至海州，张叔夜败之，江乃降。知亳州侯蒙上书请赦江，以讨方腊自赎，不许。意当时已草荆禽猕矣。纵为枭獍犯数路，何至披猖乃尔？尝道经东平，土人指点梁山，区区一曲，本非险绝。盖群盗暂集萑苻，旋即流突，《传》中所言皆诞妄也。顾其词簸弄轩輊，抑正予邪，二三狡计，譬如林獠攫物，沙蜮射影，往往为庸众所述，流布浸广，遂至家有其书。加以梨园扮演，附会妆点，乡愚闻之，慕其英勇，与世道人心，大有所害。御史胡定奏请毁板，并禁演剧。部议准行，而外间概不遵奉，虽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阅，席前演唱如故也。诸城邱太常海石《过梁山泊诗》云：“施罗一传堪千古，卓老标题更可悲。今日梁山但尔尔，天荒地老渐无奇。”评赏太过，诗复不佳，海石固齐人也。吴幼清云：“大野既瀦，其泽俗称为梁山泊。”梁山在寿张县东南七十里，东平州西南五十里，东接汶上县。金时黄河南徙，泊渐淤。《水浒传》，或作罗贯中作，又云施耐庵作。妄言海盗，其子孙三世喑哑。吴人金圣叹横加评语，称为《五才子》，与《史记》、《庄子》并列，盛行海内。迨鼎革，圣叹遭殊祸。著书毒天下者可不戒哉！

（据中华书局 1959 年《明清笔记丛刊》本）

编者注：清查嗣琛《查浦纪闻》（卷下）也说“《续文献通考·艺文》载及《琵琶记》、《水浒传》，谬甚。”又《水浒传》问世后，有不少仇视这部小说的人，咒骂其作者“子孙三世皆哑”。除已列举者外，还有清雷琳等《渔矶漫钞》（卷七）、韩荣《不可录》（《祸淫案》）、梁恭辰《劝戒录》（第四集卷二）等书。惟《渔矶漫钞》说作者是罗贯中，《不可录》和《劝戒录》说作者是施耐庵。

柳南随笔(节录)

(清)王应奎

卷三

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以故为郡县生不常。性故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卜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轨于正，好评解稗官词曲，手眼独出。初批《水浒传》行世，昆山归玄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又批《西厢记》行世，玄恭见之又曰：“此海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而圣叹亦自负其才，益肆言无忌，遂陷于难，时顺治十八年也。

(据《丛书集成初编》本)

啸亭续录(节录)

(清)昭 槎

卷二 小说

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余以小说初无一佳者，其他庸劣者无足论，即以前二书论之。《水浒传》官阶、地理，虽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为鲁达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义时，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过数程，杨志奚急行数十日，尚未至，又纾至山东郓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难铺排，然亦必各见圭角，始为著书体裁，如太

史公汉兴诸王侯是也。今于鲁达、林冲，详为铺叙，至卢俊义、关胜辈，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无一见长者。又于马麟、蒋敬等四五人，层见叠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笔，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庄后，文字益加卑鄙，直与《续传》无异，此善读书人，必能辨别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羸乱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谩陋若此？必为贗作无疑也。世人于古今经史，略不过目，而津津于淫邪庸鄙之书，称赞不已，甚无谓也！

（据《说库》本）

归田琐记(节录)

（清）梁章巨

卷七 金圣叹

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详。王东淑《柳南随笔》云：“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得而旋弃，弃而旋得。性故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乩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轨于正，好评解穉官词曲，手眼独出。初批《水浒传》，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又批《西厢记》，元恭见之又曰：‘此海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而圣叹亦自负其才，益肆言无忌，遂陷于难。”初，世庙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讪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

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闻圣叹将死，大叹詫曰：“断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据上海扫叶山房 1926 年石印本)

金壶浪墨(节录)

(清)潘德舆

读水浒传题后一

吾读《水浒传》毕，不测其意之所存。虽爱其文，顾终有不甚当吾意者。久乃叹曰：是书也，其殆合于乱极思治之旨者，与彼其深恶盗贼而力托于盗贼者之言与事，而归其狱于朝廷之吏，所以砭风化也。然非其人身处盗贼纵横、国家封疆糜烂、政令不振之时，而忽念及于防盗而为是书，则其书亦不足存。何也？无病而呻，其意无所讽刺箴戒，而书是盗贼之言与事，而累累不休，是长乱也。夫元季，何世也？其人见盗贼之蜂起，而揭竿持挺者之将以移鼎，而特以是书箴焉。其终日“天下太平”者，盖伤之也。不察其时势而读是书者，徒取其文而赞之颂之，即爱为史迁，尊为《左》、《国》，自以为洞中其文之骨髓，然而作书之人终不乐，盖得其文未得其心，知其人不论其世，均之无与于文章之道也，作书者何望焉？作是书者，非徒明于《左》、《史》之法也，其于《大雅》“文王曰咨”之意有深契乎！大声疾呼前代之乱，以警当世之道也。呜呼！作者之忧患深矣！读者徒觉其豪快骏爽，可以已沈疴而消魄礪，乌知作者之苦有不可言者乎？史公愤其身之遭戮，为文章多抑郁雄奇，世有谓作者亦愤其身之不遇，而后为此，哀哉！作者何恶于是人，而是人乃有是言也！

读水浒传题后二

文章之道，有奇突变幻、风涛起灭如《水浒传》者，可矣乎？曰：可矣。有精深绵密、法度森肃如《水浒传》者，可矣乎？曰：可矣。然而其书传矣，其人卒不得表见。虞、揭、欧、杨诸公之后，虽杨廉夫、顾仲瑛之妖淫纤丽者，而其名亦据出乎其上。而是书也，虽《续通考》有之，而明人则或曰罗贯中作，或曰施耐庵作，且在存疑之科者，何也？曰：作书者之所以自致于世者，本如是已矣，非其人之不幸也。且夫文章之道，莫先于辨体。体者，能据乎至正，而使文章可尊而不可卑者也。有至正之体，而其文思不深、气不盛、法不备者，不足以大其名也。非至正之体，而其文即思至深、气至盛、法至备者，亦不足以大其名也。《书》曰：“辞尚体要”，是也。今如《水浒》一书，以至佳之文，而不据至正之体，彼岂得已哉？盖其时有迫欲言之事，而其人无可言之责，于是以不得明言、不得不言者，降而托为市井污杂盲词、小说家流，是愿自伤其文之体，以抒其感时切事之怀抱，譬如高人哲士，英才奇策，甘心伏于厮养、皂隶、屠沽、负贩之中，隐其姓氏，以自污辱，而名犹得而及之乎？故作《水浒传》者，不愿有后世之名者也。其愿有后世之名，岂作如此之文哉？盖其道弥卑，而其志弥痛矣。嗟乎！观于此，而知文章之道之自有其体，如《水浒》之文者，徒以体之不正而失名，而又叹古之能文者，其平日之作，不能皆彰彰于后世，今但得其酒酣歌舞随笔涂抹之文，以供人之玩讽而已。而古所有不能文者之文，或林立乎吾辈几案间。则岂文之传不传，亦有命也耶？悲夫！

（据南清河王氏小方壶斋刊《小方壶斋丛书》本）

巢林笔谈(节录)

(清) 龚 炜

卷一

施耐庵《水浒》一书，首列妖异，隐托讽讥，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哨聚之端，害人心，坏风俗，莫甚于此！而李卓吾谓：“宇宙有五大部文字，并此于《史记》、《杜诗》、《苏文》、《李献吉集》”，悖矣！若以其穿插起伏，形容摹绘之工，则古来写生文字，供人玩味者何限，而必沾沾于此耶？

(据清乾隆丁酉蓼怀阁刊本)

啻庵随笔(节录)

(清) 陆文衡

卷五 鉴戒

金圣叹所批《水浒传》、《西厢记》等书，眼明手快，读之解颐，微嫌有太褻越处，有无忌惮处，然不失为大聪明人。每言锦绣才子，殆自道也。后得奇祸，不知何以遂至于是，可胜惋惜。今有人向余述其平日言之狂诞，行之邪放，曰：“此益成括一流人也。”余为悚然。有才者不易得，才而不轨正业，报固若是烈欤！

(据清光绪丁酉陆同寿校刊本)

庭书平说(节录)

(清)黄标铸

卷四 阴鹭门

……近世滥为小说，以闺房为话柄，以妖冶为正传，一说未毕，一说旋刻，伤风败俗，可胜悼叹！昔人作《水浒》，夜梦一神断其舌曰：“吾令汝三世皆哑”。况立意以为淫词者，又当如何？

(据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转录，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桂宫梯(节录)

(清)徐 谦

卷四引 劝诫类钞

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俱哑；金圣叹评而刻之，复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无子。(卷四引《劝诫类钞》)

卷四引 最乐编

李卓吾极赞《西厢》、《水浒》、《金瓶梅》，为天下奇书。不知凿淫窠，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书、看此等书、说此等书、借贯此等书者，罪与造者买者同科。

卷四引 务本立命录

温陵李某，见地超越，律身清慎。惟好评《西厢》、《水浒》等书。晚年竟遭非横，毙于狱中。迹其生平，不过口业笔业而已。

(据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转录，
作家出版社 1958 年印本)

芷湘笔乘(节录)

(清)管庭芬

李卓吾贄，狂诞之士也。尝摘录《水浒传》中黑旋风李逵事，勒成一帙，名曰《寿张令李老先生文集》，题其端云：“戴纱帽而刻集，例也。因思黑旋风李大哥也曾戴纱帽，穿圆领，坐堂审事，做寿张令半晌，不可不谓之老先生也。因刻《寿张令李老先生文集》。”嬉笑之言，甚于怒骂。后因狂纵达于当事，礼垣张问达具疏，请逮诏狱，自裁。

(陈棻孝《谈暇》，卷一，据福建省李贄著作注释组厦门小组编印《李贄著作注释资料情报·十六》转录)

宋元春秋序

(清)刘子壮

《水浒》，传也，曷以谓《宋元春秋》？曰：志宋之将为元也。自古国家崇贿赂而不修廉节者，必有民患。又曰：施、罗二公，身居人国，而托之往代，不忍直言讨童、蔡四贼，而托之河北、江南，盖亦犹《春秋》之义云尔。

(《岷思堂文集》，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八，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5 年排印本)

胡文忠公遗集(节录)

(清)胡林翼

卷七十一 抚鄂书牍·致严谓春方伯

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

(据清同治六年刊本)

一斑录杂述(节录)

(清)郑光祖

卷四

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馀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窃叹风俗系乎人心，而人心重赖激劝。乃此等恶劣小说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欲，诱为不轨，所以弃礼灭义，相习成风，载胥难挽也。幸近岁稍严书禁，漏卮或可塞乎？

(据清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刊本)

题抄本水浒卷首

(清)延月草堂主人

昭文黄慕庵曰：耐庵本书止于“三打曾头市”，下皆罗贯中所续，今通行本则金采割裂增减施、罗两书首尾成之。语云：“神龙见首不见尾。”龙非无尾，一使人见则失其神矣。读小说者不可不知。

(据清延月草堂抄本《水浒》卷首)

梦痴说梦(节录)

(清)梦痴学人

前 编

近读《琼瑶合璧》暨诸善书“焚毁淫书”条中，有言《红楼》之害者，其说是也。若以愚见度之，如《红楼梦》，正恐烧不断根。即以《水浒》、《金瓶》而言，其书久经焚毁，禁止刊刻，至今毒种尚在。防河者惧水之害人，设以堤垸，不能禁水之涨泛；治水者导其淤，通其塞，疏其滞，正其流，亦惟顺其性，转其机而已，不见奇工，而所全者多，坝埽堤圩，治水者亦不弃，惟不恃耳。

(据清光绪十三年管可寿斋刊本)

水浒传序

(清)王 韬

《水浒传》一书，世传出施耐庵手。其殆有寓意存其间乎？抑将以自寄其慨喟也？其书初犹未甚知名，自经金圣叹品评，置之第五才子之列，其名乃大噪。当圣叹之评《西厢记》也，吴下有识者曰：“此海淫之书也。”及《水浒传》出，则又曰：“此奖盗之书也。”呜呼！耐庵、圣叹，皆读书明理之人，亦何至于奖盗？彼其意，岂以为世人倾险诈伪，固不如盗贼之可交也，亦岂以世人窃声誉，干名器，避盗之名而有盗之实，与盗不甚相悬，所谓世上于今半是君者，固由愤世嫉俗之心所迫而出之者也？诚如是，仍无异于奖盗也。实足为人心风俗之隐忧，岂得为善读《水浒》者哉？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途穷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盖于

时，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柄。贤人才士，困踣流离，至无地以容其身。其上者隐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于盗贼。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读《水浒传》，方谓善读《水浒传》者也。然天下上智少而下愚多，乡曲武豪，藉放纵为任侠，小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未始非由此一书实阶之厉。夫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荡检逾闲之谈，默酿其殃。然则《水浒》一书，固可拉杂摧烧也。世传报应之说，圣叹及身被祸，耐庵三世喑哑。虽不必过泥，其说或非无因。而近世犹有付之剜削，灾及枣梨者，何也？则以世之阅此书者犹伙也。固非一时功令之所能惕，后世因果之所能劝也。莫厘顽石道人为风俗人心起见，别具创解，特以石印是书，倩名手为绘图像，书成请序于余。余阅未及半，瞿然以思，愾然以兴，曰：“此书何为而付之石印哉？既成不如其毁之也，勿使流传于世以祸人也。”道人曰：“何为？我印是书，固有说以处此。我岂不知《水浒传》一书，曾经查禁，久著甲令？然禁之自上，而刻之自下，牟利者何知焉？况禁久则弛，仍复家置一编，人怀一篋，亦无有过而问焉者。鄙意，与其逆以遇之，不如顺以导之。世之读《水浒传》者，方且以宋江为义士，虽耐庵、圣叹，大声疾呼，指为奸恶，弗顾也。而扬波煽焰者，又复自命为英雄，即正言以告之，弗信也。耐庵于《水浒传》，终结以一梦，明示以盗道无常，终为张叔夜所翦除。于是山阴忽来道人遂有《结水浒》之作，俾知一百八人者，丧身授首，明正典刑，无一漏网。今我以《水浒传》为前传，《结水浒》为后传，并刊以行世，俾世之阅之者，懔然以惧，废然以返，俾知强梁者不得其死，奸回者终必有报。既使飞扬跋扈，弄兵潢池，逆焰虽张，旋归澌灭，又何况区区一方之盗贼哉？两书并行，自能使诈悍之徒，默化于无形，乖戾之气，潜消于不觉，而后耐庵、圣叹之苦心，亦可大白于天下。”余曰：“善。”即以顽石道人言，弁诸简端，庶使阅

是书者知所警惕云尔。光绪十有四年，岁在戊子，花朝后三日，天南遁叟于淞隐庐。

(《第五才子书》卷首，清光绪十四年夏上海大同书局石印本)

常 谈(节录)

(清)刘玉书

卷一

读《水浒传》，知施耐庵之该博、金圣叹之精详矣。然有二事尚欠斟酌。其一，打虎，武松双手按虎之顶而踢之，虎负痛，力疾前爪抓地成渠云云。但虎之性情，余固不知，虎之形状，见之审矣。其前后爪皆可遍及周身，常以爪搔其首。若按其顶，则两臂必被抓伤。虎爪甚利，木可穿，石有痕，况人乎？虎之通体如猫。曾见人按一猫之顶，转瞬间，手与腕血肉狼藉矣。其一，石秀既杀道人，及杀海奢利，遂插刀死尸之手，妆点自戕之状。而检验之人，竟以一被杀、一自戕成案。夫被杀与自戕之不同，判若黑白，世人皆知，况刑侔乎？稗官野史之难尚如此。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读聊斋杂说(节录)

(清)冯镇峦

《聊斋》一书，善读之令人胆壮，不善读之令人入魔。……较之《水浒》、《西厢》，体大思精，文奇义正，为当世不易见之笔墨，深足宝贵。

李卓吾、冯犹龙、金人瑞评《三国演义》及《水浒》、《西厢》诸小说、院本，乃不足道。

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至今不废。惟议论多不醇正。董闾石先生诤警之。

（据中华书局 1962 年印《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聚星札记(节录)

（清）尚 熔

淮南盗

淮南盗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为张叔夜击败而降，后皆无表见；惟关胜为刘豫杀于济南。宋人龚圣与乃为宋江等作赞，周密遂全载于《癸辛杂志》，元人因演为《水浒传》，明阉党诬谄东林，又取其名号为《点将录》：皆妖言惑众，不可使子弟寓目也。

（据《聚学轩丛书》本）

霞外摭屑(节录)

（清）平步青

卷七 小说不可用

古文写生逼肖处，最易涉小说家数，宜深避之。避之如何？勿用小说家言而已矣。明季人犯此病者多，以其时小说盛行，人多喜读之故也。如《龙眠古文一集》附吴道新《文论》一云：“作文须如作画。”又云：“昔王季重谓古今文人取左邱明、司马迁、刘义庆、欧阳永叔、苏子瞻、王实甫、罗贯中、徐文长、汤若士，以其文皆写生者也。袁中郎谓案头不可少之书：《葩经》、《左》、《国》、《南华》、《离骚》、《史记》、《世说》、《杜诗》、韩、柳、欧、苏文、《西厢记》、《牡丹

亭》、《水浒传》、《金瓶梅》，岂非以其书皆写生之文哉？近日惟谿庵、虞山两先生，可为能写生者也。”李明睿《示学思书》云：“文无定体。《五经》如《易》与《春秋》，岂是今人文体？《诗》、《书》则又异矣；若《庄》、《骚》则又奇之奇者；佛经至五千余卷，岂复与吾儒同？彼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又岂拘拘于一例乎？得此便知作文之法，要从横烂漫，出入变化，使人莫测其起止乃可。”庸按：谿庵文体纤仄，中郎亦涉佻诡，皆非古人正法眼藏，宜其言之芜杂。《世说》岂足与《左》、《史》并论？《西厢》、《牡丹》皆艳曲，施、罗平话，均不可置齿颊，《金瓶》乃弇州报父仇有为而作，堪为案头不可少之书乎？此《荆园小语》之所为深喟切戒也。所读之书如是，其文可知。国初此风，犹未尽涤。……

《尺牍新钞》卷八余集生《答心灯》云：“须是多会几个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扑打几场，方信得过。适见来教云：‘此事须自己信得过。’恐是关了门，在自己屋里，与自己厮扑，他日出得门时，蓦然撞见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蒋门神、任原去也。”则直用《水浒》之快活林，《后水浒》之神州会。虽尺牍不嫌诙谐，与僧语更不妨俚直，然究不可为训，后人勿妄效颦，恐澜翻不可收拾也。

卷九 梁山泊

泊者，众水之所聚也。自安山闸而北十里，为积水湖；七里，为苏家庄；十三里，为戴家庙闸。凡东平州等处各山之水，俱向西流，至梁山为水洼，故称“泊”焉。元、明开会通河，藉各水以行运，众流不复至水洼，然其地犹称下泽。迨顺治七年，河南金龙口决，黄水漫淤，而安山（梁山改）湖竟成平陆。康熙十八年，听民开垦。乾隆十四年，升科纳粮。安山湖向称四水枢之一者，一望尽为禾黍，无复滴水；而土人犹有梁山泊之故名，熟在人口。《宋史》所载宋江事，及在江淮，不在山东。《水浒》所载州、县，皆施耐庵弄笔，凭空结撰。按之《宋史》地志，率多不合，且有无其地者。阅者不可以为实事，而求

其地与其人，以责耐庵之不学也。《悦亲楼集》卷二十二《闸河杂咏》十首之五云：“小说《虞初》太杂庞，人言《水浒传》无双。安山前是梁山泺，（金埴《巾箱说》云：泺音薄。《水浒传》作泊，误。）闲听儿童说宋江。”至于《荡寇志》之拓张侈大其事，则亦一时游戏之笔，未曾考之舆志及地之有无，与耐庵同，尤不得信以为实也。

（据清光宣间刻《香雪庵丛书》本）

东池草堂尺牘（节录）

（清）谢鸿申

卷一 答周同甫

说部优秀可传可宝者，《三国》、《水浒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四种而已。识者无不以《水浒》胜于《三国》，愚谓《水浒》非《三国》匹也。《水浒》笔力，固推独步，然注意者不过数人，事迹皆凭空结撰，任意而行，似易为力。《三国》人才既多，事迹更杂，且真迹十居八九，如一团乱丝，既不能寸寸斩断，复不能处处添设，若自首至尾有条不紊，固极难矣，而又各各描摹，能不遗漏，似觉更难，乃作者好整以暇，安置妥帖，令人不觉事迹之繁多，而但觉头绪之清楚，以《列国志》较之，优劣自见矣。《聊斋》笔力雄厚，气息深醇，非浸淫《汉书》者不能道只字，此书一出，《搜神》、《述异》诸书可尽废矣。后此纪晓岚五种，夹叙夹议，笔意清快，差强人意耳。

（据清光绪十七年申报馆印本）

儿女英雄传序（节录）

（清）观鉴我斋

然世之稗史充栋折轴，惬意贵当者盖寡。自王新城喜读说部，

其书始寢寢盛，而求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亦不过世行之《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数种。盖《西游记》为自治之书，丘真人见元门之不竞，借释教以警元门，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躯命，本诚正以立言也。《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同为治人之书。一则施耐庵见元臣之失臣道，予盗贼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则王凤洲痛亲之死冤且惨，义图复仇雪耻，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获已影射仇家名姓，设为秽言，投厥所好，更鸩其篇页，思有以中伤之，其苦心苦于卧薪吞炭，是则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则曹雪芹见簪纓巨族、乔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载福、承恩衍庆，托假言以谈真事，意在教之以礼与义，本齐家以立言也。是皆所谓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者也。间尝窃计之，顾安得有人焉，于诚正修齐平治而外，补出格致一书，令我先睹为快哉？继复熟思之，数书者虽立旨在诚正修齐平治，实托词于怪力乱神。《西游记》其神也，怪也；《水浒传》其力也；《金瓶梅》其乱也；《红楼梦》其显托言情，隐欲弥盖其怪力乱神者也。

（《儿女英雄传》卷首，据上海启新书局 1923 年印本）

红楼梦发微(节录)

(清) 弁山樵子

夫小说，一茶馀酒后之消闲品耳。小说之有评论，一文人学士之舞文弄墨，故作狡狴伎俩耳。两无价值之可言也。然清初有圣叹金氏者，以善评小说著闻，《三国》也，《水浒》也，《西厢》也，《金瓶梅》也，目之为才子，尊之为奇书，出其滑稽之眼光之心理，演而为玩而不恭之评论，能令阅者笑，能令阅者愧，能令阅者怒，能令阅者哀，至今犹脍炙人口不置。予于少日，亦曾好读其评论矣。初读之，似讶为得未曾有。迨读之再四，觉彼之理想要不出乎书中之理想耳，而于书外之理想无有也；彼之评论，仍不离乎书中之评论耳，而

于书外之评论无有也。……

（《香艳杂志》1916年第11、12期，据一粟
《中国古典文学资料丛刊·红楼梦卷》转录）

红楼梦释真(节录)

邓狂言

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此回本非第一回，而必曰第一回者，即所谓开宗明义，即所谓此是人间第一日，当言人间第一事者也。开宗明义第一事者何事？孝也，种族也，便是宣布全书发生之源头，而因以尽其尾者也。且小说之难，莫难于作楔子。作者因《水浒》之楔子妙空古今，而《桃花扇》之楔子亦复恰到好处，故绝不肯再作一篇落人窠臼文字，乃特创此体，而仍从二书脱化而出，又绝对的不见其相犯之迹。《桃花扇》立乎清，以指乎明，故从人口中指说而出，绝不犯手。《水浒》兼指宋、元，而其义并重，其文则独托于宋，故亦可以宋人立说。《红楼》之所重者清也，所重者现在之清也，当时之所谓本朝者也，《水浒》与《桃花扇》两法都不可用，故特用“开卷第一回”五字，作直截宣布宗旨之言，而微文见义，纳全书于其中，此首句之大意也。

作者（曹雪芹）胸中抹煞一切才子佳人小说，而仍有一《水浒》、《金瓶梅》为其所不敢轻视，二书皆政治小说而寄托深远者也。顾其笔墨以长枪大戟胜，殊多淫滥。《红楼》力避此境，而出之以细针密缕，不得已时，亦殊简单。故特造意淫二字，然误人亦多。彼固以为如此作法，不得脱古人窠臼，不能隐，亦不能传。谁实使之，至于此者乎？吾故表而出之，使普通人谅其心，而普通人亦不迷于所向焉。

（民权出版部1919年版，据一粟《中国古典文学资料丛刊·红楼梦卷》转录）

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节录)

严 复 夏曾佑

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矣,今所称之《二十四史》俱是也;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唐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三国演义》者,志兵谋也,而世之言兵者取焉;《水浒传》者,志盗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标之以为宗旨;《西厢记》、《临川四梦》,言情也,则更为专一之士、怀春之女所涵咏寻绎。夫古人之为小说,或各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

(天津《国闻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译印政治小说序(节录)

梁启超

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者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海盗海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虽然,人情厌庄喜谐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缀学之子,黉塾之暇,其手《红楼》而口《水浒》,终不可禁。

（《清议报》第一册，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刊。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节录）

梁启超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馀恋、有馀悲；读《水浒》竟者，必有馀快、有馀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我本蒿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人，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缱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

如是!……故今日欲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1902],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告小说家(节录)

梁启超

然自元明以降,小说势力入人之深,渐为识者所共认。盖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认识,强半出自小说,言英雄则《三国》、《水浒》、《说唐》、《征西》,言哲理则《封神》、《西游》,言情绪则《红楼》、《西厢》,自馀无量数之长章短帙,樊然杂陈,而各皆分占势力之一部分。此种势力,蟠结于人人之脑识中,而因发为言论行事,虽具有过人之智慧、过人之才力者,欲其思想尽脱离小说之束缚,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

(《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一期[1915],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原理(节录)

夏曾佑

史亦与小说同体,所以觉其不若小说可爱者,因实有之事常平淡,诞设之事常秾艳,人心去平淡而即秾艳,亦其公理,此史之处于不能不负者也。且史文简素,万难详尽,必读者设身处地,以意历之,始得其状,尤费心思。如《水浒》武大郎一传,叙西门庆、潘金莲等事,初非有奇事新理,不过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与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来言文章者推为绝作。若以武大人《唐书》、《宋史》列传中叙之,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庆,同谋杀大”二句耳,观者之

孰乐孰不乐可知也。

人所以乐观小说之故既明，作小说当如何下笔亦可识，盖作小说有五难：

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是以作《金瓶梅》、《红楼梦》与《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写君子。若必欲写，则写野蛮之君子尚易，如《水浒》之写武松、鲁达是，而文明之君子则无法写矣。

二、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盗之类，大事如废立、打仗之类。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经历多，而于大事之经历少。《金瓶梅》、《红楼梦》均不写大事，《水浒》后半部写之，惟三打祝家庄事，能使数十百人一时并见于纸上，几非《左传》、《史记》所能及，馀无足观。

三、写贫贱易，写富贵难。

四、写实事易，写假事难。金圣叹云：最难写打虎、偷汉。今观《水浒》写潘金莲、潘巧云之偷汉，均极工；而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只是持刀蛮杀，固无足论；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头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软，若人力按其头，彼之四爪均可上攫，与牛不同也。若不信，以一猫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则其事之能不能自见矣。盖虎本无可打之理，故无论如何写之，皆不工也。打虎如此，鬼神可知。（《水浒》写宋江遇玄女事，实是宋江说谎，均极工。）

五、叙实事易，叙议论难。以大段议论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读正史记传者无不知之矣。若以此习加之小说，尤为不宜。有时不得不作，则必设法将议论之痕迹灭去始可。如《水浒》吴用说三阮撞筹，《海上花》黄二姐说罗子富，均有大段议论者。然三阮传中，必时时插入吃酒、烹鱼、撑船等事；黄二姐传中，必时时插入点烟灯、吃水烟、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将实景点入，则议论均成画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经世文编》面目，岂不令人喷饭？

小说始见于《汉艺文志》，书虽散佚，以魏晋间之小说例之，想

亦收拾遗文，隐喻托讽，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唐人《霍小玉传》、《刘无双传》、《步非烟传》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纤徐委备，详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而衍出者，为《水浒传》（元人曲有《水浒记》二卷，未知与传孰先），由《水浒传》而演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

（《绣像小说》第三期[1903]，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编者注：此文作者，《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原题别士，今据《中国近代文论选》改题夏曾佑。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节录）

狄平子

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有欤？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

由此观之，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可以见矣。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得百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汤临川、孔云亭。吾言虽过，吾愿无尽。

（《新小说》第一卷第七期[1903]，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编者注：此文作者，《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题为楚卿。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节录)

王钟麟

章回弹词之体,行于明清。章回体以施耐庵之《水浒传》为先声,弹词体以杨升庵之《廿一史弹词》为最古。数百年来,厥体大盛,以《红楼梦》、《天雨花》二书为代表。

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士之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说,以抒其愤。其大要分为二:一则述已往之成迹,若《隋唐演义》、若《列国志》诸书,言民怒之不可犯,溯国家兴亡盛衰之故,使人君知所惧。一则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急,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

吾尝谓吾国小说,虽至鄙陋不足道,皆有深意存其间,特材力有不齐耳。……今试问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一焉能如《金瓶梅》、《红楼梦》册数之众者乎?曰:无有也。且西人小说所言者,举一人一事;而吾国小说所言者,率数人数事,此吾国小说界之足以自豪者也。

(《月月小说》第一卷第十一期[1907],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编者注:此文及以下《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两文,《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均题天僊生作,兹据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题为王钟麟。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节录)

王钟麒

夷考十五、六世纪,适为吾国元明之交,宇宙倏扰靡宁宇,礼乐沦为邱墟。暨乎有明,其压制亦与元等。贤人君子,沦而在下,既无所表白,不得不托小说以寄其意。当时所著名者,若施耐庵、若王实甫、若关汉卿、若康武功诸人,先后出世,以传奇小说为当世宗。……吾尝谓《水浒传》,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金瓶梅》则极端厌世观之小说也;《红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也。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

《《月月小说》第一卷第九期[1907],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节录)

王钟麒

天僂生生平虽好读书,然不若读小说,读小说数十百种,有不好有不好,其好而能至者,厥惟施耐庵、王弇州、曹雪芹三氏所著之小说。

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痛社会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设言壮武慷慨之士,与俗有所忤,愤而为盗。其人类皆非常之材,敢于复大仇,犯大难,独行其志无所于悔。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著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

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阮小五之言曰：“若有人识得俺时，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又曰：“英雄尽有，只是俺不曾遇着。”观乎此，则知耐庵者，不惟千古之思想家，亦千古之伤心人也。……吾国小说，非无脍炙人口，在此三书外者。然如《三国演义》，非不竭力联贯也，而文词鄙陋不足称；如《野叟曝言》，如《西游记》，其篇幅非不富，其思想非不高也，然《野叟曝言》事事在人意外，而此三书则语语在人意中；至《西游记》之记事，更如于轮舟中观山水，顷刻即逝，更无复来之时。徐子自郅，更不足道。

今冬病居无偶，颇悉心力，加之研求。既撰编告天下，并缀述为赞，将以扬向贤之心，昭示来许。词曰：

茫茫坤舆，上黷下黷，狞飙崩馗，妖眚蔽谷。天诞魁彦，以惠亚陆，夺帜而舞，顿豁眯目。谏主文，砭顽订惑。缀为赞辞，更世留嘱。昔在腐迁，传彼《游侠》。勲勲施公，厥绍往伐。维元之季，政以贿成。贤豪蔽时，甘污厥身。呜乎我公，古之伤心。宋郎材高，戴氏行速。武杨毕袂，摧狡维独。人式崢峒，风高代北。双眼泪尽，九阍梦悬，古有同情，洛阳少年。沛国沦馭，官与盗同。峨峨相臣，青词蔽聪。……

（《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1908]，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新评水浒传叙

燕南尚生

小说为输入文明利器之一，此五洲万国所公认，无庸喋喋者也。乃自译本小说行，而人之蔑视祖国小说也益甚。甲曰：“中国无好小说。”乙曰：“中国无好小说。”曰：“如《红楼梦》之海淫，《水浒传》之海盗。”吠影吠声，千篇一律。呜呼！何其蔑视祖国之甚耶？近数年来，已有为《红楼梦》讼冤者，蔑视《水浒》如昨也。（《新小说》之

《小说丛话》，有赞《水浒》者，只论文章，不足言赞《水浒》；《月月小说》有赞《水浒》者，又嫌其太于简略，亦不足言赞《水浒》。）噫！《水浒传》果无可取乎？平权、自由，非欧洲方绽之花，世界竞相采取者乎？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无师承、无依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先。（按：施耐庵为元人，当西历一千三百年之间，孟德斯鸠生于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卢梭生于一千七百十二年，当国朝康、乾之时。民约之义，卢氏祖述姚伯兰基，姚氏生于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尚晚于施耐庵二百余年。无论交通不便，不能师之，倘交通便利，则彼等皆当祖述耐庵矣。）恐人之不易知也，撰为通俗之小说，而谓果无可取乎？若以《水浒传》之杀人放火为海盗，抗官拒捕为无君，吾恐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黄梨洲诸大名鼎鼎者，皆应死有余辜矣。吾故曰：《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不观其所叙之事乎？述政界之贪酷，差役之恶横，人心之叵测，世途之险阻，则社会小说也；平等而不失泛滥，自由而各守范围，则政治小说也；石碣村之水战，清风山之陆战，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则军事小说也；黄泥冈之金银，江州城之法场，出入飘忽，吐属毕肖，则侦探小说也；王进、李逵之于母，宋江之于父，鲁达、柴进之于友，武松之于兄，推之一百八人之于兄、于弟、于父、于母、于师、于友，无一不合至德要道，则伦理小说也；一切人于一切事，勇往直前，绝无畏首畏尾气象，则冒险小说也。要之，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虽宣圣、亚圣、墨翟、耶稣、释迦、边沁、亚里士多德诸学说，亦谁有过于此者乎？惜乎继起乏人，有言而不见于行，而又横遭金人瑞小儿之厉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致文人学士，守唐宋八家之文而不屑分心，贩子村人，惧不通文章，恐或误解而不敢寓目，遂使纯重民权，发挥公理，而且表扬最早极易动人小说，湮没不彰，若存若亡，甘让欧西诸国，蒔花而食果，金人瑞能辞其咎欤？嗟乎！施

耐庵一何不幸，我全国之国民，一何不幸耶？仆自初知人世，即喜观《水浒传》之戏剧，取其雄武也。八九龄时，喜观《水浒传》，取其公正也。迨成童稍知文理，知阅金批，遂以金为施之功臣，而不知己中金毒矣。年至弱冠，稍阅译本新书，而知一国家也，有专制君主国、立宪君主国、立宪民主国之分。又稍知有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等学说，恍然曰：《水浒》得毋非文章乎？本此以摸索之，革故鼎新，数年以来，积成批评若干条，不揣冒昧，拟以质诸同好。格于金融者又数年，今乃借同志之宏力以刷印之。适值预备立宪研究自治之时，即以贡献于新机甫动之中国。诸君阅之，以愚为施之功臣乎？以愚为施之罪人乎？则愚不敢过问矣。书成，谨记数语如此云。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之吉。燕南尚生识。

（《新评水浒传》卷首，清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排印本）

水浒传新或问

燕南尚生

或曰：《水浒传》一百八人，果有之乎？抑凭空结撰乎？答曰：不知。又问：既不知其人之有无，凭何以批评之乎？曰：一百八人之或有或无，实难悬揣。借曰有之，则死将千年，骨已腐化，遑论其他？纵有其人，又安知果有其事乎？纵有其事，彼自作事而已，岂倩施耐庵作彼等之书记生耶？余又安肯为施耐庵作无代价之奴隶乎？著述云者，或借前人往事，或借海市蜃楼，叙述一己之胸襟学问而已。批评云者，借现存之书，叙述一己之胸襟学问而已。若有若无，谁复问之。

问：《水浒传》何为而作乎？曰：施耐庵生于专制政府之下，痛世界之惨无人理，欲平反之，手无寸权，于是本其思想发为著述，以待后之阅是书者，以待后之阅是书而传播是书者，以待后之阅是书而应用是书、实行是书之学说者。又问曰：人言此为消闲遣兴而作，发

为文章而已，然乎否乎？曰：余非文人，余不知之，无已，则请问金人瑞。

问：凡此皆不须辨。即子卓见而言，一百八人中，以何人为第一流人物乎？曰：宋江。又问：先哲金圣叹，屡有不满于宋江之处，子何言宋江为第一流人物乎？曰：子知金人瑞之人格乎？金人瑞者，奴隶根性太深之人也。而又小有才焉。负一时之人望，且好弄文墨，阅书籍。彼既批《三国演义》矣，既批《西游记》矣，既批《金瓶梅》矣，既批《西厢记》矣。《水浒》为卓犖不群之作，使不批之，恐貽笑大方，于是乎批《水浒传》。虽然，《水浒传》者，专制政体下所谓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者也，于是乎以文法批之。然犹恐专制政府，大兴文字狱，罪其赞成宋江也，于是乎痛诋宋江，以粉饰专制政府之耳目。批评《水浒》，以钓赞成《水浒》之美名，其计亦良得，其心亦良苦矣。试思操纵予夺之权，耐庵之秃笔操之者也。使非第一流人物，何故安之于大统领之地位乎？明明曰济人贫苦、赍人之急、扶人之困也，而金人瑞则曰权术。宋江与卢俊义让位，雍容大雅，昭昭在人耳目，而金人瑞则曰夺、曰弑。假使晁而果怨宋也，梦中显圣之时，何不杀宋，乃为之指授计谋介绍医士乎？若不顾事实，妄自悬揣，则尧舜可目为奸慝，可赵高、曹操辈，亦不妨以神圣事之矣。果足以服人心焉否耶？若据金人瑞之言为言，则吾不敢置喙矣。

问：鲁达是何等人？曰：鲁达是才大心细之人。试观其救金老父女也，恐有阻之者，则亲发遣之；恐有追之者，坐于板凳，切肉臊子，以俄延时间，使之泰然出脱耳。其于村酒店也，恐店小二不容，则曰我是游方僧人。其于桃花村也，恐刘太公不容，则曰我是五台山来的。其于林冲刺配也，见人做手做脚，则秘密保护之；野猪林则示公人以威，迨近沧州，无僻净处，然后示公人以恩，又再三叮嘱而后行：何一非才大心细乎？问：人有言鲁达卤莽者，盖以其杀人放火，不避艰险也。此说然否？曰：鲁何尝不避艰险乎？试观其于瓦官寺也，力不敌则避之，于宝珠寺也亦然，何尝不避艰险乎？至于以

平天下之不平为己任，专一舍身救人，则仁也，而非卤莽也。神禹于一夫饥犹己饥之，一夫溺犹己溺之，孔则席不暇暖，墨则突不及黔，耶教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释教言众生未度，誓不成佛：皆此义也。卤莽云乎哉？若以舍身救人为卤莽，则自命不卤莽者，其存心处世，可以知其梗概矣。

问：一百八人中，不少凶顽恶劣之人，何故一见宋江，即敛而就范，仁信智勇，而无一毫私意乎？宋江操何术以驭之乎？曰：公明而已矣。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特患施治者不公不明耳。况诸人皆特具美质者也，无人以陶铸之，则流于一偏而已。如武松之沉酗于酒，持厌世主义者，彼见夫社会上、政治上之阴沉惨酷，毫无公理，滔滔者天下皆是，以为世不可为也，于是以醉谢之。陶征君潜，其先例也。迨一遇公明，乃知社会虽敝，仍存光明公道，遂振起其改革社会之心，孝悌仁勇，为其素具，一振起其作事之心，斯无不孝悌仁勇矣。李立、张横诸人，见夫一切官吏，养尊处优而利己也，羨之。考其致此之由，则行盗贼强劫之行，而加以谄媚倾轧而已。欲谋官吏，苦无媚骨，遂流为直接之盗贼，以图利己。及见公明之名震全国，人人欣仰，始知所谓利己者，在以爱他为利己，而非以利己为利己。于是亦公明矣，亦以爱他为利己之手段矣。土豪若二穆，亦仿行大官之专横者也。感于公明，斯公明矣。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特患施治者不公不明耳。夫复何疑？

问：高俅为何如人？曰：才智之士也。试观其通于赌博、书画、琴棋以及枪棒、踢球等类，无才智者，乌能有此乎？特未受正当之教育，故流于阴贼险狠。岂止高俅乎？黄文炳、西门庆，乃至李固、阎婆、王婆诸人，皆才智之人也。专制政体之下，作之君者，只知深居简出，置小民于不顾，而小民只知我之为我，而不知他人亦大我，只知目前快乐，而不知有永世之快乐，遂陷于恶而不自知，非罔民而何？是以谋国家者重德育。

问：祝朝奉父子为何如人？曰：亦有道德之士，特知保守而不知

进取耳。社会进化之例，由游牧而酋长，由酋长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定理也。祝氏父子，生于专制政体之下，溺于天皇不可侵犯之说，贼人者谓之贼，虐我则仇，彼则不知也，放出死力以抗拒新军。今当过渡时代，此等人物甚多，遑论祝氏乎？又问：所谓此等人物甚多者有例乎？曰：有。请君观《粤匪纪略》，从而玩索焉可已。

问：书中每言交战，皆官军不战自溃，得毋偏欤？曰：不偏。是盖痛募兵之兵制不善也。兵而出于募，则应募者只为粮饷耳。于何故募兵，何故交战，彼全不知。粮饷足则安，不足则不安，定理也。军官之克扣粮饷，暗吃空名，兵之心无一日安也。一旦交战，使之冲锋破阵，不溃何待乎？溃则无粮饷而立成饿殍，则抢劫良民，非亦势所必至乎？若梁山泊之兵也，安则同安，危则同危，犹今之民兵也。交战之胜败，于己身有绝大之密切关系，能无效命乎？人人效命，又安得不胜乎？问：梁山泊于交战之后，无论如何大胜，必继以添造军械、房屋、马匹、粮草等事，绝无骄人气象，此是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之义乎？曰：然。

问：此书所载，无一人不爱使枪棒，古中国固如此乎？曰：非必果能如此也。作者知立国之道，在于强兵，欲强兵非有尚武精神不可。故言人人爱使枪棒，以提倡军国民主义，非必尔时果能如此也。

问：《水浒传》之外，尚有所谓《水浒后传》、《结水浒传》者，子盍取而评点之？曰：《水浒》岂容有后？《水浒》又乌得而结乎？《水浒传》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迨至山泊无人敢犯，分班执事，则已成完全无缺之独立国矣。后以何者为后，以何者结之乎？彼罗贯中者，见有待朝廷招安之说，乃撰出《后水浒》平四寇之呓语。然则施耐庵所惨淡经营甘犯不韪而著述者，仅跳出奴隶范围，以登自由之界，而复欲出自由之境界，再入奴隶范围耶？其叙事之疏放恶劣，犹其疵之小焉者尔。俞鑫更不足道矣。彼生于专制政府之下，受压制已久，如久荷死囚重枷者，偶一脱之，则上挡而步履不宁，于是欣然重戴之。且见人之枷脱，而必

欲劝人重戴之。其言曰：《水浒》打家劫舍，戕官拒捕，何可不诛之？遂奋笔诛之而不疑。抑知所谓打家劫舍，戕官拒捕者，以独夫之言为断乎？以舆论为断乎？如高俅纵子淫恶，奸人妻女，当诛乎不当诛乎？梁中书剥民脂膏，献媚于有势之丈人，当劫乎不当劫乎？殷天锡强霸有主之产，弁髦太祖遗诏，当讨乎不当讨乎？他如镇关西、张都监、刘高、黄文炳等等，果可容于天地之间乎？而俞彞者，必欲陷人于黑暗地狱，其心始安，则媚上之心奴隶根性使然也。吾子必欲吾评之乎？则《后水浒》曰濶；《结水浒》曰谄。曰濶，则或有澄清之一日；曰谄则一去其谄，中无所有矣。将以何者药之乎？

问：《水浒传》亦有缺点乎？曰：有。如意不在于招安，而屡言招安是也。尔时共和立宪之说尚未畅行，施耐庵独抒卓见，创为是书。于此等处，未知有妥贴之名辞，于是以招安代之，究其实终欠恰当也。又如于功成之后，分拨执事，固井井有条，然未定自治之章程，自由之界说，是其短处。若能仿今日《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诸书，明订各项章程，作为国民之标本，则善之善者也。虽然，世界上之学问技艺，莫不由疏放而集约，又安可以今绳古耶？

问：闻日本有译本《水浒传》，其视此书居于何等乎？曰：此最易了了者也。吾国说部之书，奚止汗牛，奚止充栋？日本志士，不译吾之《金瓶梅》，不译吾之《西游记》，而独译《水浒》，其待《水浒》，不已见耶？况又有最简单之批焉，曰：“《水浒》之有益于初学者三，起勇侠斯尚气概矣，解小说斯资俗文矣，鼓武道士振信义矣。”此非明证乎？又彼邦之卖卫生长寿丹者，题其袋曰：神医安道全秘方灵剂。其为假托固也，然何不题曰岐黄乎？何不题曰和缓乎？可见彼邦之文人学士、儒子妇人，有不知岐黄、和缓者，未有不知安道全者也。其器重《水浒》者为何如哉？宜乎以吾国之一书，而经日人曲亭马琴、高井兰山、冈岛冠山诸君之争译也。

问：子之评点是书，亦有目的乎？曰：有。曰：何在？曰：吾亦不自始其何在也。请抽数日之暇，以观吾书。

问：金人瑞讲文法，子既深恶而痛绝之，是著书立说，只求实事而已，更无所谓文也。进观子之所言，亦似有起承转合理弊功效之文法者，子何以亦讲文法乎？曰：恶，是何言？文也者，自然之天籁也。日月星辰，非天之文乎？山川丘陵，非地之文乎？四肢百骸，语言动作，非人之文乎？他如飞潜动植，平原山岳之文也；枝叶花实，植物之文也；羽毛齿革，动物之文也。推之一亿万年，一刹那间，一世界，一粟米，无一非事，即无一非文。文固自然之天籁也，安得谓为无哉？特不须人之讲之耳。语曰：“文以载道。”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亦安可轻乎？若执文言文，定非知文者。亦犹欲求专门名家者，必普通学各各研究之，然后得择一门以尽力。若开始即研究专门，而谓一门果可精通乎？文法亦犹是也。见事办事，办事之时，自有条理节奏。所谓条理节奏者，文也，虽不讲之，安能无之乎？或曰：然。

（《新评水浒传》卷首，清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排印本）

水浒传命名释义

燕南尚生

此篇曾在《白话报》载过一段，假为释文，名曰《五才命名考》，避文字狱也。今全书既成，又当预备立宪之时，避无可避，故全录之。想阅者诸君，或不疑为抄袭也。尚生识。

一、水浒 水合谁是相仿的声音（谐声），浒合许是相仿的样子（象形）。施耐庵先生，生在专制国里，俯仰社会情状，抱一肚子不平之气，想着发明公理、主张宪政，使全国统有施治权，统居于被治的一方面，平等自由，成一个永治无乱的国家，于是作了这一大部书。然而在专制国里，可就算大逆不道了。他那命名的意思，说这部书是我的头颅，这部书是我的心血，这部书是我的木铎，我的警钟，你们官威赫赫，民性蚩蚩，谁许我这学说实行在世事上啊！只这一个

书名，就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俟圣人而不惑的意思。外人统说支那人奴隶根性，这话能以算对吗？

二、史进 史是史记的意思，进是进化的意思。中国人伸张民权，摧拉君威的，只有孟子一个。孟子以后，专制盛行，什么独夫民贼，个对个为所欲为，变本加厉。更有一般逐臭小儿，只知自利，不识公理，于是乎助桀为虐，长君之恶，逢君之恶，百姓们那儿还敢张嘴？后来司马迁先生犯了罪啦，皇上把他割了老宫。哈哈！谁想这一割就割出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来。甚么是菩萨呢？就是他那部《史记》了。司马迁先生觉着小脑袋已经丢了，任凭怎么着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大脑袋也不准保住。他就放开胆子，主了笔政，说人们不敢说的话，无上无下，公是公非，游侠刺客，也为他们列传，于是民气为之一吐，君威为之一割，真是褒贬予夺，同孔夫子的《春秋》一样，专制君主，那儿还敢任意胡来呢？到了以后，有极诡诈的皇上，知道百姓们愿意看这一类的书，又恐怕看了这书，民权膨胀，不利于自己的行为；想着禁止，又恐怕显背人情，逼出乱来，就想了个玃球混玉、鱼目混珠的法子，假装着尊敬他这书，并且派人仿造他这书，于是乎一朝一史，一史一朝，一史一史，直堆的有粪堆那么大。起初还是任史臣自行择选，后来愈出愈奇，竟有皇上喜欢的那一个大臣，那一个亲贵，就用强迫手段，教那些无耻的史官，第一排第二排的表表他的功勋，拟一句圣旨纶音呢……就是“宣付国史馆立传”了。应名是信史，其实直成了独夫民贼的喜怒录、百官溜话工拙成绩表，臭屎不如，那儿还去找史呢？施耐庵说，谁许我这说儿实行，力持公是公非的主义，不准用压制的手段，大行改革，铸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的历史，自然就进于文明了。所以一大部书，挑帘子的就是史进。

三、鲁达 鲁是鲁国的鲁，达是达人的达。鲁国的达人，不是孔夫子是谁呢？孔夫子拿一个百姓，居然提起笔来，评论君主的是非，伸诉百姓的苦楚，还是说赏就赏，说罚就罚，一点私心没有。各位

想：一部《春秋》，怎么样的操纵自如呢？时过二千年，君威越盛，文字狱屡兴，若再就实事论事，不等话说完，刀刃已经搁在脖子上了。耐庵先生说，我这胡造谣言，捏出一百八人来，并不是为的我自己，也想着仿行《春秋》的褒贬。但只是用专制的用专制，善逢迎的善逢迎，百姓们越待越愚，越愚越受人愚弄，久而久之，竟是认贼为父，谁许我说的是理呢？咳呀！只有鲁国的孔夫子了，于是乎捏上一个鲁达。

四、宋江 宋是宋朝的宋，江是江山的江。公是私的对头，明是暗的反面。纪宋朝的事，偏要拿宋江作主人翁，可见耐庵不是急进派一流人物。不过要破除私见，发明公理，从黑暗地狱里救出百姓来，教人们在文明世界上，立一个立宪君主国，也就心满意足了。我说两个字的文话：“不然。”他就要拿柴进作主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知道耐庵是力主和平的。

五、柴进 柴是吾侪的侪，进是进取的进。柴进捏成周世宗的后代，犹言吾侪沿着这个阶级进取，才不愧是黄帝的儿孙。若一味溜恬奉承敬，还不是汉奸吗？进取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救困扶危招贤纳士了。

六、李逵 李是道理的理，逵是揆度的揆。书里叙李逵的事，统是直出直入，勇往直前，绝无退缩气象。如大统领的地位，惟只是于社会上有功，投票得多数的，可以当之。固不许争，又何须让呢？宋江偏要客气，想让于卢，李逵发作起来，说：“你只管让来让去，假什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揆之于理，不当象这个样儿么？戴宗说李逵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但不奈何罪人？揆之于理，不当象这个样儿么？

七、关胜 关是官长的官，胜是隆盛的盛。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数着官，最难开化的也是官。官在专制国里，上可以蒙蔽君主，下可以欺压平民。绞民膏，刮地皮，简直的说，比皇上都进一步，你想有多么阔！若在立宪政体以下呢，办事情，吃俸禄，统有一定的范围，

一不称职,就得滚蛋,谗谄面谀,一点效力没有,他们如何受得下去呢?所以变法维新的时候,第一大阻力就是官。待至时机已熟,阻无可阻,官一归顺,以下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梁山草创的时候,没有关胜,势力已成,才有关胜。关胜一反正,那些水将、火将、双枪将、急先锋诸人,个对个投降受命,立宪也就没有拦挡了。所以要看新政的行不行,先看官长的认可的盛不盛。但只是还有一说,要看官儿的实心,不能看官儿的表面。若看表面么,他们统戴着随风倒的帽子,张嘴先说着着着,是是是,那又于事何济呢?

八、卢俊义 卢是儒家的儒,俊义是大义。这一部书上,说了些戕官拒捕,杀人放火,猛一看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耐庵说这一部书,不是大逆不道,也不是邪说惑人,辩言乱政,原是儒家学说的大义啊!请看《易经》上说“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吉”,“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书经》上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民为邦本”。又载征讨暴君的事情,极其详细。《诗经》更是美刺之权,操之自民,其言词更指不胜屈了。《春秋》简单的监督君主,不教他胡来,更不教以后的胡来。《礼经》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请看这一部书几十万言,那一句不是拨乱反正,力保民权呢?所以收场的时候,揭明是儒家的大义啊。

九、高俅 高是高下的高,俅是求人的求。在专制政体以下,若是想着做官,必得托门子,剃窗户,即近来所谓洋菜园,合“君子忧道不忧贫也”(按道作道路解,就是门子)。一会得谗谄面谀,向高处献媚,无论怎样的破落户,怎样的犯重罪,统可以位至卿相,作福作威。若是单有才学,不有门子,可就不要想做官了。

十、殷天锡 殷是阴同音，作暗地解；天是天子的天；锡是九锡的锡，作与解。凡做官的为非作歹，鱼肉乡民，这都是皇上暗地里给他的特权，所以任凭百姓们扣阍传御状，统是一点效力没有。为什么皇上给他这个特权呢？你想，每逢放一个缺，先得要被放的这个人，使些个七扣、六扣的官利帐来，孝敬嫔妃，孝敬皇后，还有什么皇太后、老官、太监。以外什么随封咧，随封随咧，统要买个水屑不漏，才能望成。这些钱那儿去找呢？只有向百姓身上刮摸了。不是皇上给他这种特权，是谁给他的呢？然而揆之于理，却是不成，所以说，李逵打死殷天锡。

（《新评水浒传》卷首，清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排印本）

读水浒传书后

无名氏

余读小说至《水浒》而生无限感情。夫宋江一小吏耳，状貌不逮中人，武技拙于流辈，又非有父兄之馀势，权贵之引援，何能为有关时势之人物？乃一旦出而造乱，巍然为梁山党魁，支配一百七个以杀人为游戏之虎狼于足下，罔不俯首贴耳死心塌地以受其驱遣，奇已！及细绎耐庵笔意，其写一百七人也，自有一百七人之性质，而此一百七人各各不同之性质，宋江一人均有之。宋江之脑，能包含此一百七人，而此一百七人之脑，不能包含宋江，此宋江所以能用一百七人，而一百七人不能用宋江也。然此一百七人中，其上流人物，皆有过人之才智，自立之精神，其初孰不欲置身青云，取斗大黄金印，得天下之豪杰而指挥之，孰乐入草啸聚，杀人夺货，为一末吏效奔走者。无如社会虽大，食肉者虽众，而竟无一人能知此一百七人中之一人，而此一百七人者，遂所如不合，或且被逐、被缉、被杖、被囚、被黥、被配，潦倒无复人理。而于其被逐、被缉、被杖、被囚、被黥、被配，潦倒无复人理之时，知之爱之怜之者，独有一宋江，假以

银钱，笼以恩义，不惜倾身结纳，久之，宋江之术行，而及时雨之名遂遍于江湖上。彼一百七人者，虽能杀他人，而不能杀宋江，虽忍弃全社会之人，而不忍弃宋江，欲其不随宋江以造乱，岂可得乎？宋江无特别之才，而脑中能容此一百七人，以一百七人之才为其才，即特别之才。宋江真异人哉！或曰：此小说家言，何得据为事实？然则请征之历史上之帝王。汉高自言，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运粮不竭，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用之以取天下云云，亦与宋江之于一百七人同一理由耳。呜呼！帝王非异人任，然非异人亦不克任。彼一才一技之士，岂足语哉？（按英雄本有野心，无野心不能为英雄。英雄者，一方有圣人性质，而另一方则有盗贼性质者也。大抵圣人性质多于盗贼性质，则成帝王；盗贼性质多于圣人性质，则为流寇；帝王流寇之分，视此而已。）

（《游戏世界》第八期〔1906〕，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编者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辑录此文，题作者失名。又《游戏世界》第十二期〔1907〕载遇圆《宋公明大起梁山寇打无为军复仇论》，论述“黄文炳惟以勇力不足，致不能杀一有罪之宋江，而使江州九百餘无罪军民惨遭屠戮。”亦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小说林缘起(节录)

徐念慈

邱希孟氏(Kirchmann1802—1884)，感情美学之代表者也，其言美的快感，谓对于实体之形象而起。试观吴用之智（《水浒》），铁

丐之真(《野叟曝言》),数奇若韦痴珠(《花月痕》),弄权若曹阿瞞(《三国志》),冤狱若《风波亭》(《岳传》),神通游戏若孙行者(《西游记》)、济颠僧(《济公传》),阐事烛理若福尔摩斯、马丁休脱(《侦探案》),足令人快乐,令人轻蔑,令人苦痛尊敬,种种感情,莫不对于小说而得之。

(《小说林》创刊号[1907],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编者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辑录此文,题作者为东海觉我。

余之小说观(节录)

徐念慈

我国农工蠢蠢,识文字者百不得一,小商贩负,奔走终日,无论矣。吾见髫年伙伴,日坐肆中,除应酬购物者外,未尝不手一卷,《三国》、《水浒》、《说唐》、《岳传》,下及秽褻放荡诸书,以供消磨光阴之用,而新小说无与焉。盖译编,则人名地名诘屈聱牙,不终篇而辍业;近著,则满纸新字,改良特别,欲索解而无由;转不若旧小说之合其心理。

(《小说林》第九、十册[1908],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编者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题作者为觉我。

小说林发刊辞(节录)

黄 人

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古之所谓小说家者，与今大异)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虽如《水浒传》、《石头记》之创社会主义，阐色情哲学，托草泽以下民贼奴隶之砭，(龚自珍之《尊隐》，是耐庵注脚)假兰芍以塞黍离荆棘之悲者，(《石头记》成于先朝遗老之乎，非曹作。)亦科以海淫海盗之罪，谓作者已伏冥诛；绳诸戒色戒斗之年，谓阅者断非佳士。即或赏其奇瑰，强作斡旋，辨忠义之真伪，区情欲之贞淫，亦不脱俗情，无当本旨，(《水浒》本不海盗，《石头》亦不海淫。李贽、金喟强作解事，所谓买匣还珠者，《石头》诸评，更等诸邻下矣。)余可知矣。

(《南社》十一集，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编者注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辑录此文，题作者为黄摩西。原载《小说林》第一期〔1907〕。

小说小话(节录)

黄 人

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见，如《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

小说与时文成反比例。讲究时文者，一切书籍皆不得观览，一切世务皆不容预闻。至其目小说也，一若蛇蝎魔鬼之不可迹。而小

说中，非但不拒时文，即一切谣俗之猥琐，闺房之诟碎，樵夫牧笠之歌谚，亦与四部三藏鸿文秘典，同收笔端，以供撰著之资料。而宇宙万有之运用于炉锤者（施耐庵《水浒传》自序，可为作小说者之标准）更无论矣。故作时文与学时文者几于一无所知，而作小说与读小说者几于无一不知，不同也如此。

语云：“神龙见首不见尾。”龙非无尾，一使人见，则失其神矣。此作文之秘诀也。我国小说名家能通此旨者，如《水浒传》（耐庵本书止于三打曾头市，馀皆罗贯中所续，今通行本则金采割裂增减施、罗两书首尾成之），如《石头记》，如《金瓶梅》，如《儒林外史》，皆不完全，非残缺也，残缺其章回，正以完全其精神也。

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若过求完善，便属拙笔。《水浒传》之宋江、《石头记》之贾宝玉人格虽不纯，自能生观者崇拜之心。若《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几于全知全能，正令观者味同嚼蜡，尚不如神怪小说之杨戩、孙悟空腾拿变化，虽无理而尚有趣焉。

《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曰“忠义堂”，尽己之谓忠，行而宜之之谓义，固迥异乎本书石秀所骂之奴奴，及《石头记》中怡红公子所谓浊气者之忠义也。曰“替天行道”，山泊所出死力而保护，挥多金以罗致者，固社会所欲得而馨香之、尸祝之者也。山泊所腐心切齿，而漆其首啖其肉者，固社会所欲得而唾骂之、投畀之者也。社会之心，天心也。且更取山泊之团体与赵氏之政府而一比较之，呼保义与道君皇帝，孰英明孰昏暗乎？智多星、小李广等与蔡太师、童郡王、高太尉辈，孰贤孰不肖乎？花石纲、生辰纲之敛万民膏血，以资一二人之欲，与挥金如土求贤若不及者，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乎？仁和龚自珍曰：“京师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即此日之现象也。耐庵痛心疾首于数

千年之专制政府，而又不肯斥言之，乃借宋、元以来相传一百有八人之遗事（《水浒》以前，宋、元人传奇小说中述梁山事者甚多），而一消其块垒，而金采乃以孙复、胡安国之徽纆加之，岂不可怪哉！

勇如林、史，侠如武、鲁，谋如花、吴，艺如萧、金，将略如呼延、关胜，神奇如公孙胜、戴宗之属，皆天才也。然皆待用于人，而非能用人也。于此而欲求一统摄驾驭之者，若经写作豁达大度之君主，休休有容之一人臣，则又不合分际。故耐庵尚论千古，特取史迁《游侠》中郭解一传为蓝本，而构成宋公明之历史。郭之家世无征，产不逾中人；而宋亦田舍之儿，起家刀笔，非如柴进之贵族，卢俊义之豪宗也。郭短小精悍；而宋亦一矮黑汉，非有凛凛雄姿，亭亭天表也。解亡命馀生；宋亦刀头残魄，非有坊表之清节，楷模之盛誉也。而识与不识者，无不齐心崇拜而愿为之死，盖自真英雄自有一种不可思议之魔力，能令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良、平失其智，金、张、陶、顿失其富贵，而疏附先后，驱策惟命，不自见其才而天下之人皆其才，不自见其能而天下之人皆其能。成则为汉高帝、明太祖，不成则亦不失为一代之大侠，虽无寸土尺民，而四海归心，槁黄之匹夫，贤于衮冕之独夫万万也。故论历史之人格，当首推郭解；而论小说之人格，当首溯宋江。史迁之进《游侠》，其旨趣与尊孔子无异，皆所以重人权而抑专制也。此其意惟耐庵知之，亦惟耐庵能绍述之。不幸而有奴性之公孙宏，悍然为当门之锄；又不幸而有鼠目寸光之金采，簧鼓邪说以取好于民贼。然宏之爱书数言，尚不失为解之知己；而采则迨从前呵，但知辟人以张乘舆者之威福耳。此则地下之耐庵有知，所当笑破唇颊者也。

《水浒》鲁智深传中，状元桥买肉妙矣，而尚不如瓦官寺抢粥之妙也。武松传中景阳冈打虎奇矣，而尚不如孔家庄杀狗之奇也。何则？抑豪强，伏鸷猛，自是英雄本色，能文者尚可勉力为之；若抢粥吃狗，真无赖之尤矣。然愈无赖愈见其英雄，真匪夷所思矣，而又确为情理所有者，此所以为奇妙也。此种颊上添毫手段，惟盲左有之，

史迁尚有不逮也。

闻罗贯中有十七史演义，……兹据余少时所见而能追忆者，依历史时代，不问良劣，略次于左：

《水浒传》 已有专论。

《英雄谱》 即罗贯中之《续水浒》，笔墨亦远不如前集，无论宗旨，宜金采之极口诋斥也。

（《小说林》第一卷〔1907〕，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编者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辑录此文，未题作者。但书前有此文书影，题作者为蛮，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题作者为黄摩西。据柴萼《梵天庐丛录》，知黄摩西名黄人。

女娲石叙(节录)

卧虎浪士

海天独啸子曰：我国小说，汗牛充栋，而其尤者，莫如《水浒传》、《红楼梦》二书。《红楼》善道儿女事，而婉转悱恻，柔人肝肠，读其书者，非入于厌世，即入于乐天，几将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矣。是书也，余不取之。《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今社会中，尚有馀赐焉。

（清海天独啸子《女娲石》卷首，据清光绪三十一年东亚编辑局印本）

菽园赘谈(节录)

邱炜萱

水浒传

元人施耐庵卖弄才情，希名后世，与他人穷愁抑塞，发愤著书者不同，金圣叹尝言之矣。耐庵何题不可著书，何必取群盗而铺张之？盖因史有宋江等三十六人一句，以三十六人之多，然后足供挥洒也。此亦圣叹之言也。相传耐庵撰《水浒传》时，凭空画三十六人于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状，每日对之吮毫，务求刻画尽致。故能一人有一人之精神，脉络贯通，形神俱化。惟小说家言，信笔挥洒，不无失检。圣叹从而润色，托之耐庵古本，遂觉洋洋大观。何物罗贯中，强起干预，妄行续貂？七十回以前，被其窜乱者亦复不少，实《水浒》一大厄也。至毅然以忠义之名褒群盗，更为耐庵所不及料。后人不讥贯中，而讥耐庵，曷不取圣叹所批之本而观之？此虽事之小者，然实关系于人心风俗之大，余故不能已于言。又罗贯中后人三世皆哑，俗指为耐庵事，亦误。

梁山泊

诗文虽小道，小说盖小之又小者也。然自有章法、有主脑在。否则，满屋散钱，从何串起？读者亦觉茫无头绪，未终卷而思睡矣。……《水浒》主脑，在于收结三十六人，故以“梁山泊惊恶梦”戛然而止。意在于著书，故可止而止，不在于群盗。故凭空而起者，亦无端而息，所谓以不了了之也。此是著书体例，非示人以破绽。后人不察，纷纷蛇足，几何不令读者齿冷？

金圣叹批小说说

人观圣叹所批过小说，莫不服其畸才，诧为灵鬼转世。其实圣

叹所批过之小说，恰是有限，今最流传者，一部施耐庵七十回《水浒传》，一部王实甫、关汉卿正续《西厢记》，此外无有也。人见圣叹尝题《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可巧又遇见圣叹之取茂苑毛氏所批《三国志演义》一种，题曰“第一才子书”，遂恍惚误以《三国志演义》亦谓为圣叹所批矣。不但将原书各卷毛氏题名看不明白，连简端之圣叹序文，所以倾倒于毛子者，亦未及一为寓目矣。岂不可笑！抑知圣叹所自称其品定之才子书六者，一、《庄子》也，二、屈《骚》也，三、司马《史记》也，四、杜律诗也，而五之以施《水浒》，六以王《西厢》，与《三国志演义》初并不相关涉。后见毛氏批了一部现成好笔墨，讶为突出己上，爱之羨之，至不忍释，遂暂舍其平日首选《庄子》之正论，而急急以“第一才子书”之嘉名径相转赠，此见于圣叹撰《三国志演义序》中者，明明可考，殆一时兴到语也，岂真《骚》、《史》、杜诗反不若小小说部演义，而甘为之下哉！后来坊间因仍《三国志演义》为“第一才子书”，而凑出《好逑传》、《平山冷燕》、《白圭志》、《花笺记》各下乘陋劣小说，硬加分贴为“第二才子书”、“第三才子书”，以下除却五才《水浒》，六才《西厢》，还依圣叹旧号外，一直排下，到第十才子，无理取闹。设圣叹见之，当自悔不该为作俑之始，使毛、施、关、王四位真才子共起“何曾比余于是”之叹也。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客云庐小说话卷一》转录）

五百洞天挥麈(节录)

邱炜萱

传奇小说

天下最足移易人心者，其惟传奇小说乎。自有《西厢记》出，而世慕为偷情苟合之才子佳人者多；自有《水浒传》出，而世慕为杀人

寻仇之英雄好汉者多；自有《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敌血之兄弟，占星排阵之军师者多。邯郸学步，至死不顾，人哀其愚，彼适其愿。盖胸中有一先入者为主，犹如佛未出世，人亦何曾见过地狱影响？佛既出世，世之死去复苏者，咸隐隐若或一遇牛头马面，刀山剑树来也。故欲转移风俗，法语巽语，毋宁广为传奇小说语。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客云庐小说话卷二》转录）

挥麈拾遗(节录)

邱炜萱

日人论水浒

余尝见日本人北村三郎近著《世界百杰传》，收及全地球古今人物，其例与《无双谱》为近，而其称吾中国小说家，独取施耐庵一人，谓为所撰《水浒传》有自由意境，此则金圣叹所未及知者矣。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客云庐小说话卷三》转录）

客云庐小说话(节录)

邱炜萱

穷愁著书

虞卿穷愁著书，此语千古被人嚼烂。……小说亦然。必有穷愁不平之心，因不得已而后著，其著乃堪传世而行远。《琵琶记》以讥时人著，《西厢记》以怀彼美著，《水浒传》以慕自由著，《三国志》以振汉声著，《金瓶梅》以刺佞父著，《红楼梦》以思胜国著。

金圣叹与西厢水浒

伪小说亦有甚深微妙者，唐李德裕门客伪牛僧孺撰《周秦行

纪》，明杨慎伪汉人残本《杂事秘辛》，宜其传诵至今，奇文共赏也。……近代金人瑞师其故智，变通用之，每有点窜《西厢》、《水浒》，必托之别见古本，既投时人崇古之心，且欲一世被其瞒过，文人狡狴，亦善游戏三昧者也。

水浒传得自由意境

《水浒传》得自由意境，《西厢记》脱果报范围，此书在中国集部，可谓别开生面，不徒占小说界优胜地位也。

（《新小说丛》第二、三期，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客云庐小说话卷五》转录）

李觉出身传自序（节录）

邱炜萱

今夫说部虽多，结构凡二：或取裁著述，如昔之《水浒传》、《金瓶梅》；或仿效札记，如近之《聊斋志》、《新齐谐》。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丛话（节录）

平 子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然与《水浒传》不同：《水浒》多正笔，《金瓶》多侧笔；《水浒》多明写，《金瓶》多暗刺；《水浒》多快语，《金瓶》多痛语；《水浒》明白畅快，《金瓶》隐抑凄恻；《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

金圣叹定才子书：一、《离骚经》，二、《南华经》，三、《史记》，四、

《杜诗》，五、《水浒传》，六、《西厢记》。所谓才子者，谓其自成一家言，别开生面，而不傍人门户，而又别于圣贤书者也。圣叹满腹不平之气，于《水浒》、《西厢》二书之批语中，可略见一斑。今人误以《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又谬托圣叹所批，士大夫亦往往多信之，诚不解也。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190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丛话(节录)

曼殊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矣。然于二者之中评先后，吾固甲《水浒》而乙《红楼》也。凡小说之最忌者曰重复，而最难者曰不重复，两书皆无此病矣。唯《红楼》所叙之人物甚复杂，有男女老少贵贱媼妍之别，流品既异，则其言语举动事业自有不同，故不重复也尚易。若《水浒》，则一百零八条好汉，有一百零五条乃男子也；其身份同是莽男儿，等也；其事业同是强盗，等也；其年纪同是壮年，等也：故不重复也最难。

“天下无无妇人之小说。”此乃小说之格言，然亦小说之公例也。故虽粗豪如《水浒》，作者犹不能不斜插潘金莲、潘巧云之两大段，以符此公例。即一百零八人之团体中，亦不能无扈、顾、孙之三人。吾初不信此公例，吾以为此不过作者迎合时流，欲其书之广销而已，决非无妇人必不能得佳构也。其后闻侦探家之言曰：“凡奇案必与妇人有关涉。”乃始知小说之不能离妇人，实公例也。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190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丛话(节录)

侠 人

孔子曰：“我欲托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谓此言实为小说道破其特别优胜之处者也。……若是乎由古经以至《春秋》，不可不谓之文体一进化；由《春秋》以至小说，又不可谓之非文体一进化。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也。不宁惟是，使周、秦诸子而悉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诏后之人，而咸当本其学术，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殖其势力于社会，断可知也。若是乎语孔子与施耐庵、曹雪芹之学术行谊，则二人固万不敢几；若语《春秋》与《红楼梦》、《水浒》之体裁，则文界进化，其阶级固历历不可诬也。

小说之所以有势力于社会者，又有一焉，曰：坚人之自信力。……苟有流于豪暴者，人訾其强横无理，彼固以鲁智深、武二哥自居也。苟有溺于床第者，人訾其缠绵无志，彼固以林黛玉、贾宝玉自居也。既引一书中之人为同情之友矣，则世人虽如何非毁之，忠告之，其言终不能入，其心终不可动。

不宁惟是，小说者，固应于社会之热毒，而施以清凉散者也。……故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虽峨冠博带之硕儒，号为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守经而不敢易者，往往口非梁山而心固右之，笔排宝、黛而躬或蹈之；此无他，人心之所同，受其惨毒者，往往思求怜我知我之人，著者之哀哀长号，以求社会之同情，固犹读者欲迎著者之心也。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190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丛话(节录)

浴血生

自圣叹批《水浒》、《西厢》后，人遂奉《水浒》、《西厢》为冠，以一概抹煞其他之稗官传奇，谓舍此更无及得《水浒》、《西厢》者，此亦非也。彼不知天下原不乏《水浒》、《西厢》等书，顾安得如圣叹其人，取而一一读之，一一批之。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1904]，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丛话(节录)

定 一

或问于予曰：“有说部书名《水浒》者，人以为萑苻宵小传奇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何以言之？其书中云，旗上书‘替天行道’，又书于其堂曰‘忠义堂’，以是言之耳。虽然，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水浒》诸豪，其亦知此理乎！或又曰：“替天行道，则吾既得闻命矣；叛宋而自立，岂得谓之忠乎？不忠矣，岂得谓之义乎？”虽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吾特悲此之不明斯义，污为大逆不道。噫！诚草泽之不若也。（是段系辛丑作）

施耐庵之著《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一即上所言者，一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叙之过激，故不悟者误用为作强盗之雏形，使世人谓为海盗之书，实《水浒》之

不幸耳。

若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实仅可谓有历史小说而已。即或有之，然其性质多不完全。写情小说，中国虽多，乏点亦多。至若哲理小说，我国尤罕。吾意以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伙。故中国小说界，仅有《水浒》、《西厢》、《红楼》、《桃花扇》等一二书执牛耳，实小说界之大不幸也。

《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馀赐，实施耐庵之功也。金圣叹加以评语，合二人全副精神，所以妙极。圣叹谓从《史记》出来，且多胜《史记》处，此论极是。又谓太史公因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故作《史记》，而施耐庵是无事心闲。吾意为不然。凡作一书能惊天动地，必为有意识的，而非无意识的。既谓史公为有意识的，故《史记》方妙；今《水浒》且有胜过《史记》者，而云耐庵为无意识的。龟毛兔角，其谁信之？世之以海盗书视《水浒》，其必为无意识的。圣叹乃是聪明人，未有不知此理，所以不说明，欲使后人猜猜。后人都泛泛看了，岂不是辜负《水浒》？

《水浒》可做文法教科书读。就圣叹所言，即有十五法：（一）倒插法，（二）夹叙法，（三）草蛇灰线法，（四）大落墨法，（五）绵针泥刺法，（六）背面铺粉法，（七）弄引法，（八）獭尾法，（九）正犯法，（十）略犯法，（十一）极不省法，（十二）极省法，（十三）欲合故纵法，（十四）横云断山法，（十五）鸾胶续弦法。溯其本源，都因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若无圣叹之读法评语，则读《水浒》毕竟是吃苦事。圣叹若都说明，则《水浒》亦是没味书。吾劝世人勿徒记忆事实，则庶几可以看《水浒》。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190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丛话(节录)

昭 琴

昔金圣叹评点施耐庵《水浒传》，以武松打虎，李逵亦打虎，武松闹酒，鲁智深亦闹酒，武松杀嫂，石秀亦杀嫂，武松刺配，林冲亦刺配，事事相犯，事事不相犯，推服倾倒，奉为奇文妙文。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190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觚庵漫笔(节录)

觚 庵

《水浒传》、《儒林外史》，我国尽人皆知之良小说也。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无一完全人物，非阅历世情，冷眼旁观，不易得此真相。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

(《小说林》第一卷[1907—1908]，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杂评(节录)

眷 秋

吾国近代小说(指评话类)，自以《石头记》、《水浒》二书为最佳。两书皆社会小说，《水浒》写英雄，《石头记》写儿女，均能描摹尽致，工力悉敌。然互相持较，亦各有优劣可言。以文章论，《水浒》结构严整，用字精警；《石头记》则似冗长，不免脱沓散涣之病。《水浒》于每一人出现，必先就其一身叙述历史，似列传体，故线穿插，易于寻讨；《石头记》于一人出现，惟略叙其履历，不追述以前经过之事。书中所述事体，首尾一贯，毫无间断。其线索穿插，皆伏于文

字中，非细心钩稽不可知，即作者自己亦难检点。往往前后矛盾，令读者茫无头绪，似涉于太晦。然亦篇幅过长，且有不得已之苦衷，遂至如此，不足为大诟病也。《水浒》写人物，各有面目，绝不相混；《石头记》写诸人，亦各有不同处。然《水浒》所述一百八人，不外乎奇杰之士，虽其人之赋性或有特殊，善恶刚柔，妍媸文野不同，然其大致，皆怀抱愤恨不平之气，思得一逞，遂不惜流为盗贼，故虽谓为一流人可也。如地煞七十二人中，则有特长者更少，益无从分别。《石头记》则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自名士闺媛，以至卜巫仆媪之流，数百余人，莫不有其特长，一人之事，断不能易为他人所作，此真千古小说中之大观，迥非《水浒》之囿于一部分者所可及矣。

故以结构论，《水浒》较《石头记》严整有法；以描摹人情及社会状态论，则《水浒》逊《石头记》远甚。《水浒》仅以一事见长，《石头记》则如百川汇海，人间万事莫不具备，自宫闱阉宦至闾阎蓬荜，以及医巫星相，花木农佃，博徒蔑片之流，皆跃然纸上。作者生平所观察之社会，多能言之有故，非可勉强为之。后之学《红楼》者，往往竞述琐屑之事，自矜博雅，而按之事实，相差殊远，真可谓不量力矣。

世之读《水浒》者，多喜其痛快淋漓，为能尽豪放之致。《水浒》之叙事雄快，令人读之块磊俱消，自是其长处。然《水浒》之能冠古今诸作者，正不在此，实以其思想之伟大，见地之超远，为古今人所不能及也。吾国数千年来，行专制之政，压抑民志，视为故常。小说之寓言讽社会，率皆陈陈相因，以忠君爱国为宗旨。即叙述乱君贼臣之事，其结局亦不能为完满之诛伐。自非有应运之君代兴，则绝不敢一言斥及天子。若贼臣之诛，则除假手于君主之外，无他策。至于蚩蚩小民，遭逢乱世，备受千灾五毒，虽未尝不为之太息咏叹，而归罪于君相之言，实不多觐。施耐庵乃独能破除千古习俗，甘冒不韪，以庙廷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足令小儒咋舌。民权发达之思想，在吾国今日，独未能普及，耐庵于千百年前，独能具此卓识，为吾国文学界放此异彩，岂仅以一时文字之长，见

重于后世哉！

小说中之《水浒》、《石头记》，于词中可比周、辛。《石头记》之境
界恹恹，措语幽咽，颇类清真。其叙黛玉之满怀幽怨，抑郁缠绵，便
不减美成《兰陵王》、《瑞鹤仙》诸作。《水浒》之雄畅沉厚，直逼稼轩。
读《北固亭怀古》及《别茂嘉十二弟》之词，乃令人忆及林武师、武都
头。文字之感人如此，会心人当不以为警言。

词以能造幽咽之境者为正宗，故清真集千古之大成。若稼轩词
境，自非有幼安之才力，实未易学。虽以迦陵之学辛，犹未能尽得其
神，下此何足论数。小说之趣味与词颇近，故《石头记》可作千古模
范。《水浒》则非有耐庵之才，冒冒然为之，必失于粗犷，不可读矣。

《水浒》与《石头记》，其取境绝不同。《水浒》简朴，《石头记》繁
丽。《水浒》刚健，《石头》旖旎。《水浒》雄快，《石头》缥缈。《水浒》
写山野英夫，《石头》写深闺儿女。《水浒》忿贫民之失所，故为豪杰
吐气，《石头》痛风俗之奢靡，故为豪杰贵族箴规。其相反如此。然
两书如华岳对峙，并绝千古。故小说必自辟特别境界，始足以动人。
后世作者，辄以蹈袭前人门径为能，自谓善于摹仿，宜其平庸无味，
不值一顾。

《水浒》发挥作者之理想，故凭虚构造，虽假前人之事迹演成，
其举动一切，悉由自主。且所托系前代，故处处直书，毫无讳饰，以
所发之感慨全系无形中一种不平之气，无可顾忌也。《石头记》纪当
时之秘史，事迹人物，全有着落，不敢显指时代，则幻为无稽之言，
然隐语阳秋，亦足触忌，故深文曲笔，务求其晦。

（《雅言》第一期〔1912〕，据阿英《晚清文学
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说小说(节录)

吴沃尧

杂说

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于今人之论小说,每一见之。如《水浒传》志盗之书也,而今人每每称其提倡平等主义,吾恐施耐庵当日断断不能作此理想,不过彼叙此一百八人聚义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会之现状耳。吾曾反复读之,意其为愤世之作。吾国素无言论自由之说,文字每易贾祸,故忧时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说。且托之小说,亦不敢明写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为寓言,此古人著书之苦况也。《水浒传》者,一部贪官污吏传之别裁也。梁山泊一百八人,强半为在官人役,如都头也,教师也,里正也,书吏也,而一一都归结于为盗,则著者之视在官人役之为何如可知矣。而如是等等之人,之所以都归结于为盗者,无非官逼之使然,则著者之视官为何如亦可知矣。吾虽雅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然持此意以读《水浒传》,则谓《水浒传》为今日官吏之龟鉴也亦宜。

（《月月小说》第一卷[1906],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闲评叙(节录)

寅半生

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顾小说若是其盛,而求一良小说足与前小说媲美者卒鲜。何则?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遽出

以问世，如《水浒》、《红楼》等书是已。今则不然，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即已无人顾问。

（《游戏世界》第一期〔1906〕，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题 水 浒

秦 风

一读《水浒传》，令人拍案起。我得而名之：强权之原理。维强盗主义，侵略为天职。即今英法美，多借以立国。

（《国民日报汇编》第四卷〔190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梁山泊一百有八人我所欢迎者
唯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而已
为各作三诗以颂之

秦 风

鲁智深

鲁达卤莽人，佛法能领受。大雄大无畏，善作狮子吼。杀人以救人，深识西来意。月照虽奇僧，尚少盖世气。六十斤锡杖，为众生造福。好个胖和尚，所食惟酒肉。

武 松

杀落金莲头，再杀西门庆。哭祭阿兄前，是何等血性！武二不饮酒，嫂嫂勿如此。堂堂好男儿，肯做只般事？天生万夫力，醉后气

益雄。横飞景阳冈，结果一大虫。

李 逵

三虎抵一命，母命终难偿。号泣于闵天，孝子心可伤。昂藏黑大汉，盘旋双铁斧。伟哉军国民，体魄无与伍。何来假李逵，妆饰欺盲聋。半空霹雳来，跳出黑旋风。

（《国民日报汇编》第四卷〔190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鬼山狼侠传叙（节录）

林 纾

故西人说部，舍言情外，探险及尚武两门，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明知不驯于法，足以兆乱，然横刀盘马，气概凛烈，读之未有不动色者。吾国《水浒》之流传，至今不能漫灭，亦以尚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块肉馀生述前编序（节录）

林 纾

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丘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然犹叙盗侠之事，神奸魁蠹，令人耸悞。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中华小说界发刊词(节录)

瓶 庵

凡事不能有利而无害,自说部发达,其势力遍于社会。于是北人以强毅之性,濡染于《三国》、《水浒》诸书;南人以优柔之质,寝馈于《西厢》、《红楼》等籍。极其所至,狭邪倾心接席,辄自托于宝玉、张生;屠沽攘臂登台,亦比迹于李逵、许褚。

(《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一期[1914],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小说丛话(节录)

侗 生

英人哈葛德所著小说,不外言情,其书之结构,非二女争一男,即两男争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然细省其书,各有特色,无一相袭者。吾国施耐庵所著《水浒》,相类处亦伙。即以武松论,性质似鲁智深,杀嫂似石秀,打虎似李逵,被诬似林冲,然诸人自诸人,武松自武松,未尝相犯。

(《小说月报》第二年第三期[1911],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文学小言(节录)

王国维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真如

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晚清文选》，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人间词话(节录)

王国维

卷上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

卷下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

（据徐调孚校注，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五 注 释 编

水浒传注略

(清)程穆衡

《水浒传注略》小引

《水浒传注略》书成，及门诸子咸请于予曰：“闻之学当务其大，今夫子方矻矻焉注经补史，编排纂辑之不暇，乃取贩竖农僮手中之书诠释之，所搜摘引证，且不下数百家，若是其勤者何也？”余应之曰：“否，否！不然。学务其大，固已。不曰学始于博乎？学不博则僻陋漫訑，譬鼠之窥止四壁，鸡之鸣止一声。而务博者又必抉其奥，古来著述者皆然，而是书尤著。我自十馀龄读之，恤然而骇者数矣。盖其贯穿经史，网罗百家，旁摭二氏，衍一义，订一言，靡不融会载籍而出之，乃数百年来从无识者。即自诩能读矣。止窥其构思之异敏，运笔之灵幻。若其炉锤古今，征材浩演，语有成处，字无虚构，余腹笥未可谓俭，然且茫如望洋焉。忆仕宦以来，其行四方，不为不远；与贤智博达者游，不为不多。然试举是书中一隽语，一名物询之，皆黥然如雷击，悄然如病暗，从未有能条举其说者，叹古人之沉晦也久矣。且夫一物不知，引以疚心者，知耻之学也。事已晦灭，暴而显之，俾明于世者，揭古之怀也。余为是役，盖直举秘书僻事，以发厥奥。俾知奥由于博，斯其为学也大矣！于注经补史奚间焉？然而且曰略者，何也？谓虽搜摘引证至数百家之多，然已略矣。以视

全书，所云茫如望洋者，殆若蠡之测海，岂遂能穷其奥博哉！有同余志者，各殚精力，裨所不逮，斯幸矣。”既以复我诸子，并书之以告后之读是书者。乾隆己亥清明前十日，太仓程穆衡题于投绂堂之萼桂轩。

序

《水浒》为庸儻所阅之书，儒者以其近于海盗而嫉之。然一经好古之士为之注解，便觉奥博异常，可见昔人游戏著撰，亦属不苟，异于今之浅见寡闻、拾人牙慧以为生活也。娄东程迓亭先生，以名进士出宰山右，引疾告归，寿臻大耋。生平手不释书，经史诗文，俱有述造，所尤著者为《吴梅村诗笺》，惜未刊行。此二卷亦游戏之作，而征引浩富，已令小儒咋舌，其学可知矣！先生同里崧耘居士以鹤堤子手录本见贻，爰授劄氏以绣之梓，非敢为小说扬其波也，亦使海内学者知有事笺疏，当如先生之目穷四部，方可濡翰耳。道光乙巳春三月蕴香居士识。

《水浒传注略》卷上

太仓程衡迓亭著

同里王开沃半庵补

自序

沧沧凉凉 《列子》：日之初出，沧沧凉凉。皆从冰不从水。今讹作苍凉字。

嚼杨木 余雍正初，始见贻赠奉直大夫周翁，翁首以此句为询。余对曰：“忆得《大唐西域记》云：罗婆路山北岩泉，是佛受山神饭处，饭已，漱口嚼杨枝，因生。今为茂林，专号杨枝，盖佛时未有茗饮，故于漱口后嚼杨木以代茗耳。”翁大称赏，叹为渊博，余因此发意欲注释此书。（据赠翁云：此句问过学士大夫数十人，从无知者）

东都施耐庵叙 原书叙末记此。而不知耐庵何名字，宋、元人

书俱无载者。唯考元人钟嗣成《录鬼簿》，有“施惠字君美，巨目美髯，好谈笑。余尝与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嗣成，宋末元初人，而与君美游，或即其人未可知。

试看书林隐处二词 第一调寄《临江仙》，第二调寄《踏莎行》也，皆于起句微换。

楔子

纷纷五代乱离间 古本“间”字是“延”字；“江山”是“山川”字，今以韵求之，古本是。

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 昆山李南禾太守《沙手谱叙》：自宋艺祖皇帝，留棍法三十六路于少室山少林寺，遂为棒法开山，知棒法始赵太祖也。

传位于御弟太宗 程篁墩《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太祖太宗授受之际，所以致后世之疑者，李焘删润《湘山野录》而启，陈桎附会《涑水纪闻》而成之。焘为长编，以太祖顾命，实录正史不载，而删润《野录》之语附其下，本以备缺文。然《野录》谓太祖太宗对饮，烛影下，时见太宗有不可胜之状，而焘改不可胜为逊。太祖下阶“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焘改“戳雪”为“戳地”，“好做”为“好为之”，又加“大声”二字。《野录》出于僧文莹之传闻，本不足据。就其中考之，如所载“太宗恟，引群臣环瞻圣体，玉色莹然”等语，则亦初无毫发可疑之隙。焘既删润之以为正文矣，而又细辨其非。夫实录正史，皆谓太祖有疾，命内侍就建隆观设醮，而《野录》以为无疾，方且登阁望气，下阶戳雪。《纪闻》谓癸丑帝崩，王继恩始召晋王入宫，而《野录》以为太祖壬子夜召晋王属以后事，遂宿禁中。故焘反复致诘于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时日之先后，本以为删润之地，而不自知其语未莹，反以启后世之疑也。陈桎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桎止据焘所删润者书之，又于“好为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复以宋后“母子托命”之语系之，则遂骇人之听闻矣。“母子托

命”之语，本为王继恩召德芳而发，出于癸丑帝崩之后，而轻以属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独存此语，则是不知《纪闻》、《野录》两书之本文，本相抵牾，强合为一，其附会比焘之删润，抑又甚焉。然则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实录载之，《纪闻》又出温公，事当不妄。凡事出于两人而不同者，当视其人。温公，可据之人也，温公可据，则文莹可斥；召德芳之事有，则留宿之事无矣。矧《类要》《野录》，皆出佛老之徒，儒者所不道，而况于无乎？予之所笃信者，温公《纪闻》之外，一无取焉耳。文凡数千言，兹摘其大旨如此。夫太祖太宗授受之事，阅五百馀年而吾祖始辨明之，岂知遥遥二百馀年之前，已有如此书之明白大书曰传位御弟者，实可据以正《宋鉴》之谬妄，评者乃漫谓之传疑。夫史学浩博，宜非夫人之所能与。独怪以户诵之书如《篁墩集》者，而亦未尝寓目，是可嗤尔。吾祖别有《宋纪受终考》三卷行于世。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沈括《笔谈》：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谓之京局者。其药作比之时直，损三分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若夫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各方，经几名医之手，至提领以从官内臣参校，可谓精矣。绍兴六年置药局四所，一曰“和剂局”。十八年，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取大观刊正药局方添补。

上清宫 《宋史》：政和六年二月，于景龙门对晨晖门，作上清宝篆宫成，密连禁署。宫中山包平地，环以佳木清流，列诸馆舍台阁，多以美材为楹栋，不施五采，有自然之胜，上下立亭宇不可胜纪。帝时登皇城，下视之。盖因道家原有上清宫，故于禁地筑此宫，以符林灵素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之语耳。

石碣妖魔 《集异记》：唐苏州吴县民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起，损其价而标货焉。邑胥张励者，为邑中蠹横，每经其门，遥见二青气彻天，谓宝玉之藏，因以百缗得之。寻得其所，大具畚鍤发之，

掘地不六、七寸，遇盘石，去其石，则有大柜，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颗，文若隶篆，而又屈曲钩连。加钳锤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固护，仍以紫印九颗回旋印之，印文不类前体，而全如古篆。拆去铜盘，釜口以绋纆三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釜中有石铭云：“贞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发者俄亦族灭。”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乱起，周年励家灭族。是书用此事为发端，方振得起北宋之末之乱，于梁山泊又其浅小者也。

破落户 按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绍兴二十三年，上谓大臣曰：“近今临安府收捕破落户，编置外州治，本为民间除害，而谓小火下者，乃为人诉其恐吓人取钱。令有司子细根治，务除其害。”先是行在号破落户者，巧于通衢窃取人物，故有是命。此旧都破落户风气，延至南渡后尚然。

三瓦两舍 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馀详后注。

董将仕 陶宗仪《辍耕录》：文正八品曰将仕郎，从八品曰将仕佐郎。

和小黄门踢气球 王应麟《玉海》：淳熙四年，命阁门稽太宗朝击球典故，仍先习仪，谓击球御朋。是日三少使相执政以下，各分朋侍立。上击过球门，回马御殿，皇太子以下称贺。王宗沐《续资治通鉴》：淳熙四年九月，阅蹴球于选德殿。周必大《年谱》同宰执赴芙蓉阁观击球。又张端义《贵耳录》：萧鹧巴尝侍孝庙击球，每许其除步帅。是宋帝击球，乃通行典礼，垂诸史册。评者乌乎知之？

禁军教头 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唐制，天下军府有兵马处，选会兵法、能弓马等人，充教练使，每年合教习时，掌令教习之，谓教头。是在唐则职官也。宋制，掌军马者自选置，如今拔补千把总

矣。禁军，互见后厢军注。

王晋卿 施宿《苏诗注》：王晋卿，名诜，太原人，徙开封，能诗善画，以选尚魏国贤惠公主。母宣仁高后，于神宗为同产。晋卿慕东坡，与相游从，尝为作《宝绘堂记》。又东坡《和王晋卿诗叙》云：予得罪贬黄州，而驸马都尉王诜亦坐累远谪，不相闻者七年。余既召用，而诜亦还朝，相见殿门外，感叹之余，作诗相属，词虽不甚工，然托物悲慨，阨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欲使诜姓名附见余诗集中，然亦不可以示诜也。诜，功臣全斌之后云。观此，知晋卿为戚里之大贤君子矣，而评者之浅陋乃如此。《宋史》：全斌，太原人，赠中书令。此小苏学士，当指苏利涉。

齐云社 见后锦标社注。

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 《续资治通鉴》：徽宗政和七年，帝讽道篆院曰：“朕乃上帝元子，为太霄帝君，悯中华被金狄之教，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卿等可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篆院上表册之，然止于道教章疏内用。

延安府 延安府，宋延安郡，彰武军节度使。

刘李王 道家以刘、李郡王，皆东岳掌案。刘郡王主东方，塑象面青；李郡王主西方，塑象面白。刘名焕，李名长兴。

打麦场 打麦，宋时亦上下通称。《文献通考》：绍兴二年，上谓辅臣曰：“朕闻祖宗时，禁中有打麦殿。”

刺着一身青龙 札刺肌肤，谓之札青，盛于唐时。段成式《酉阳杂俎》：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今京兆尹薛公（薛元赏），令里长潜部约三千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其所札诸形，备于书中，不胜录。庄绰《鸡肋编》：张俊一军，择卒之少壮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此宋时札青之俗也。

理七荐拔 丧家遇七日设奠，本中国古制，非释教邪说也。按《家礼正衡》：诸侯七虞，以七日为节。《大明会典》：皇妃、亲王、公侯

之死，其七七、百日，皆有御祭。后之妖僧遂附会为每一七见地下某王，鄙妄无稽。考之佛藏，亦无此说。

标兔 标子，小枪也。空中手掷谓之标，本作鏢。

少华山 《山海经》：太华山又西八十里，曰少华之山。其木多荆杞，其兽多牝牛，鸟多赤鷖，其草有萆荔。此云少华，以别于太华，犹之云少室山，所以别于太室也。

赛伯当 史于王伯当，未著其能言也，岂以其谏李密母反而称之耶。

第二卷

落草 落草取弃掷之意。五代时，蜀人以物入中国为入草。唐庄宗怒曰：“王衍其能免为入草人乎？”即此意。

提辖 兵马提辖，宋武职名，其上有兵马钤辖。

老种经略 老种经略者，种世衡之孙师道也。《宋史》本传：政和六年，攻克西夏臧底河城，威名著于西陲。七年，以都统制总东路兵，趋白沟伐辽。后以右卫将军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寇，趣召之，为两河制置使。时师道年高，天下称为老种。帝闻其至，甚喜，开安上门，命李纲迎劳，遂拜同知枢密院事，统四方勤王兵及前后军。师道请缓给金人币，俟彼情归而歼诸河。时相李邦彦不从，复为姚平仲所譖，遂罢兵柄，复以为两河宣抚使，实无兵自随。寻卒，谥忠宪。

小种经略 小种经略者，师道弟，秦凤经略使师中也。《续纲目》：金人入寇，令师中以本路兵会郑洛，外援河阳，内卫京城。师中勤王兵至洛城，而鞞离不已退。李纲请令师中追之，而三省乃令护送出之。师中渡河，上言欲捷出上党。捣其不意，朝廷疑不用。师中救太原，至杀熊岭，姚古失期不至，师中死战，被四创死。盖其威名不亚于师道。

角打酒 角乃量器。礼有璧散、璧角。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用旋杓，如酒肆间止是论角，如京师量卖。

拍版 《通鉴》：崔允亲执版，为朱全忠歌以侑酒。胡身之注：拍版，古乐无之，元宗时，教坊散乐，用横笛一，拍版一，腰鼓三。后人因之，以版为节，用木若象凡八片，以韦贯之，两手各执其外一片而拍之。

赶座子 《都城纪胜》：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专赶春场，看湖，赏芙蓉。及酒座只应卖唱，与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

第三卷

五台山文殊院 郑樵《通志》：五台山，在代州五台县东北一百二十里。道经以为紫府山，内典以为清凉山，环五百馀里。上有五峰，颠胥积土象台，文殊师利现光地。东台西南有明月池。南台高三十里，顶周二里，金莲日菊佛钵花，粲发如锦。《华严经疏》：清凉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

空头度牒 《通鉴注》：度牒之制，始于唐时。大中六年，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

戒坛 长老 《通鉴注》：僧尼应填阙者，委长老僧选择，给公凭，赴灵感、会善二寺坛受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罢之，堪者给牒遣归。本州不见戒坛公牒，毋得私容。宋制亦如是。

乾瘧 瘧 乃俗字，音鳖。

九里山 《一统志》：九里山，在彭城，正秦汉东城地，故及乌江事。末句谓盛衰成败之速，虽顺风吹水，不足喻其疾，为饮酒发端甚切。而评者乃谓两句不相属，此于文义尚未通，又乌知九里山在何处耶。

左右边金刚 《世说补》所谓金刚努目者，正指此。《范石湖集》：今寺门外两金刚神，乃贤劫最后成佛者，一名青叶髻，一名娄至。《通鉴》引此作娄至德，衍字。见唐《肃宗纪》。《正法念处经》：国王夫人生千子，欲试当来成佛次第，俱留孙探得第一筹，释迦得第四筹，

青叶髻得九百九十九筹，娄至得千筹，盖以未来佛现金刚身，降伏四魔，护持大法也。

手巾盘头 言但顶上盘转而无用也。

拗 拗、劈、斫字同，捺断也。

第四卷

东京大相国寺 陈维崧《乌丝词叙》：宋东京大相国寺，相传为魏信陵君故宅，唐太宗时，尉迟敬德监造。

杀人不眨眼补 《拊掌录》：佛印为王观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为护世界大王，杀人不眨眼上将军，立地成佛大居士云云，以观文久典兵，多杀人，故有此语。

拏马 拏同驪，马不施鞍也，出《吹万集》。唐令孤楚《少年行》：“少小边州惯放狂，驪骑蕃马射黄羊。如今老大无筋力，独倚营门数雁行。”

剪拂 下拜二字，军中不利，此未详所出。

嶮 嶮，同险。

第五卷

瓦官寺 《通鉴注》：东晋哀帝，移陶冶所于秦淮水北，以南岸地施僧慧力造寺，因名瓦官寺。今骠骑仓是其遗址。寺故有阁，可尽江山之胜，太白所谓“白浪高于瓦官阁”者也。后人以集庆庵改名，而指南唐石刻天王象阴有升元二字为证，盖瓦官于南唐时，以纪元升元为寺名，而故寺基周围数里，或亦初地一隅云。古瓦官寺有顾虎头维摩天女与戴颙减臂胛塑象，而法汰道林智顛诸僧，与刘丹阳王长史辈，名理清言，流传于时。夫南唐时，瓦官寺已移建，则天下军州所建，仍以瓦官额其寺者何限矣。

赤松林 赤松者，榭树也。榭之赤者尤类松，故晋豫人呼榭为赤松。李时珍《本草纲目》云：榭有二种，赤者实而多油，白者虚而干燥，斑文如雉者，作棺尤良。

教他先铺坐具 《四分戒本摭略记》：若比丘取僧绳床、木床，若坐具、坐褥，露地自敷。若教人敷舍去，不自举不教人举者，波逸提。

第六卷

过街老鼠 陆佃《埤雅》：麈逢申日则过街，故又名街虫。知过街之为宋时语也。

老鸦哇哇 韩诗“鸦鸣声攫攫”，此作哇，字异音同。

使拳 《都城纪胜》：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别有使拳，自为一家，与相扑曲折相反。

铺芦席 古者席地而坐，席布于地，辨竹为筵，筵加席上。今北方尚存古意，敷芦席于地，人坐芦席上，不用桌椅。但北方无芦，所谓芦席，皆劈高粱秸为之。

折叠纸西川扇 补 折叠扇始于北宋。苏诗“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馀，合之则两指”，正谓此也。王阮亭《隴蜀余闻》：唐时，阁罗凤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归，至今髹剔银铜、雕细诸器，惟滇南为最佳，大抵蜀匠绝巧，不但锦机、冶铸、纸局、扇制而已。观此，则宋时西川纸扇，擅美可知。《杂事诗注》引《梦梁录》诸书云云。盖南渡后，四川全盛，故市贩寝多。又刘京叔《归潜志》云：折叠扇古名聚骨扇。金章宗有《蝶恋花》词云：“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秘殿日长承宴久，纤手拈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然则蜀扇又流行北国矣。

豹子头 北方呼貉曰貉子，豹曰豹子。豹类不一，《诗》有赤豹，《山海经》有元豹，《西城志》有金钱豹。其黄毛黑文如钱，中五圈，左右各四者曰金钱豹，如艾叶者曰艾叶豹，色不赤，毛无文者曰土豹。豹群行，必有为之头者，如鹿之有麇，如羊之有羝。

拿着弹弓吹筒粘竿 后见“帮闲”注。方干《湖上言事诗》：“吹箭落翠羽。”是今之吹筒，由来已久。

虞候 虞候，都虞候，唐时军中队长之名，见于史者多矣，未闻以为衙役也，宋直以呼吏人而已矣。

樊楼补 樊楼，惟东京有之。《画墁录》云：建中贞元间，藩镇至长安，多于旗亭合乐。郭汾阳缠头彩，率数千匹。元丰中，种谔自鄜延陈边事到阙。一日，期集于樊楼，挥散亦数千金。神宗密令小黄门窥之。既而谔辞，上举贞元故事，勉以浑郭功名。《梦华录》云：酒楼各有飞桥栏楹，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照耀，浓装妓女，聚于主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板桥杂记·金陵绝句》有云：“而今也入烟花部，灯火樊楼似汴京。”其佳丽殆不减轻烟淡粉也。

白虎节堂补 崔灵恩《三礼义宗》：节长尺二寸，秦汉以后，改为旌幢之形。唐《车服志》：大将出，赐旌以专赏，节以专杀。旌以绛帛五丈，粉画虎，有铜龙一，首缠绯幡；节垂画木盘三，相去数寸，隅垂尺麻，余与旌同。戴埴《鼠璞》：本朝节度使，有六纛旌节、门牙旗二，受赐藏之公宇私室，号节堂。朔望次日祭之，号衙日。此云白虎何也？按张衡《东京赋》：卒于金虎。五臣注：西方，金也。西方七宿俱白虎。《甘石星经》：昴，西方白虎之宿，金虎相薄，主兵象。《王莽传》：自前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又汉有白虎殿，唐有白兽闕，皆在大内西。宋时太尉典兵，节堂在帅府之右，故以白虎名之。（观传文云误入白虎堂，又云擅入节堂，则非截取虎节二字可知）

沧州 沧州，宋景城郡，横海军节度使。

端公 端公，乃唐时御史相称之名，以其在台端也。见李肇《国史补》及唐人各家诗文集。

与他结果了 《宋史·张田传》：汝州叶驿道，隶因为送者所虐，多死，俗传为叶家关，知宋时途中杀囚，乃通弊。

水火棍 水火棍，吏役所持，一头红一头黑者。

第八卷

打火做飯 张仲文《白獭髓》：御街中瓦前卖团子者，目为三火下店。世咸以入店作食为打火。

柴世宗子孙 柴氏之居沧州，未详厥始。据史，周显德五年，攻契丹东城拔之（今为镇，属河间府）。六年，以瓦桥关为雄州，割容城、归义二县隶之，以益津关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县隶之，发滨棣二州丁夫数千，城霸州。则瀛莫沧景之间，其属柴氏也旧矣。余详后注。

把火烧天 拔草寻蛇 凡此等，必出博奥异书，今实未详。

管营 差拨 一佛出世 天王堂 俱见后注。

钱可通神 《韵府》：张延赏判度支，有一冤狱，欲判，忽见案上一贴曰：“奉钱三万贯，乞勿问此。”张怒，收吏讯之。次日，盥洗处又得一贴曰：“奉钱十万贯。”乃叹曰：“钱至十万，通神矣。”

第九卷

草帚儿 永亨《收采异闻录》：酒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或挂瓶、瓢、帚、秆为望子。时人多咏于诗。

椰瓢 王存《元丰九域志》：椰实垂枝头，如挂物，皮如棕，圆且坚，里有肤，厚半寸，肤中有浆，其壳有斑纈点文，横破之，可为酒器。

第十卷

梁山泊茫茫芦苇 补 《宋史·河渠志》：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历澶濮曹郛，注梁山泺；熙宁十年，河决澶州曹村，东汇于梁山泺；元丰五年，河决郑州，溢入利津阳武沟刁马河，归纳梁山泺。数十年中，受河流者三焉，所以成巨浸也。《世说补》云：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尝造之，值一客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润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以贮许水耳。”介甫俯前沈思，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孙公谈圃》云：蒲恭敏宗孟知郛州日，有盗黄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观手足动，以为戏乐。恭敏获其党，先剔去足筋，然后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

泊，县官有用长梯窥芦苇间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泊中。贼既绝食，遂散去。观此则知当日芦花滩、蓼儿洼，俱应实有其地。第由宋以来，六百馀岁，陵谷变迁，无从知其处所耳。

宛子城 断金亭 《尔雅》：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是宛亦取义如碗也。断金，取《易》“二人同心”义以为名。

白衣秀士王伦补 王伦号黄衣秀士，其实一军健耳。《欧阳公集》札子中屡见之。李元纲《厚德录》云：范文正公参知政事，会王伦寇淮南（即《徐的传》王伦转掠淮南事）。州县官吏有不能守，朝廷欲尽诛之。公曰：“时讳言兵备，盗贼猝至，而专责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诛。按：《宋史·五行志》：庆历三年五月，忻州地震，虎翼卒王伦叛。是年八月，范公为大参。合之《欧公文集》，知王伦始终不过数月也。然庆历宣和，远不相及，耐庵殆借以作梁山之嚆矢耶。又宋时应试者，率用白衣，礼部知贡举诗，有“三百俊才衣似雪”之句。故易黄衣为白衣耳。

摸着天 言其长也。用《后汉书》和熹后事。

云里金刚补 《翻译》云：跋闍罗波膩，梁言金刚。应法师云：跋闍罗，此言金刚；波膩，此云手，谓手执金刚杵以正名。温陵云：金刚藏菩萨，常领金刚护持咒人，伏魔断障真主也。《法苑珠林》云：西方有神八人（曰青除灾、曰辟毒、曰黄随求、曰白净水、曰赤声火、曰定除灾、曰紫贤、曰大神也），相貌狰狞，身披金甲，手执宝刀，名曰金刚（内典又有密迹、秽迹、火头、大力等名）。尝卫世尊说法于雷音寺。程丈谓俗以四天王为金刚，未尝不当。然金刚之与天王，固当有其辨耳。

横海郡故友 《唐书》：于沧州置横海军节度，以授程日华。至梁，改为顺化。贞明元年，沧州将毛璋据城降晋。晋王存勗复改为横海。从唐之旧，宋人尚称横海。

旱地忽律 《洽闻记》：鳄鱼一名忽雷，转音为忽律，故《新唐书·张士贵传》：本名忽崙，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隋末为

盗，当时畏之，号忽崂贼。按忽律即忽崂，鳄鱼即鳄，在水中其恶如是，今在旱地，其恶又当何如。

羝子 羝，腊肉也。《五代史》：耶律德光死于杀胡林，剖其腹，实以盐数斗，载而北，国人为之帝羝。

第十一卷

一搭青记 《酉阳杂俎》：百姓间有面戴青志如黥。旧言妇人在草蓐亡者，来生黑黥其面。

杨令公之孙 补 据《宋史》，业死王事，朝廷录其子延朗（即延昭）、延浦、延训、延瑰、延贵、延彬。孙三人，文广最著，其后子孙未有显者。

流落关西 补 孔氏《杂说》：《霍去病传》，诸宿将尝留落不偶。注：留谓迟留，落为堕落。据出处，流字合作留。《宋史》：杨文广，字仲容，尝为兴州防御使，卒于官。兴州后升为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府。子孙流落关西，殆实事也。

殿司制使 补 宋时节度使，官阶略与唐等，独无重权与世袭耳。自太祖开国元勋，高宗中兴名将，以及末造师相贾似道辈，无不领此职者。事具《宋史》，无庸缕述也。至置制使在节度上，尤不异唐。南渡后，以京湖、江淮、四川为三边，益重此任。《许国传》：李全既授节钺，国为淮东制置。徐唏稷云：节使当庭参，制使必免礼，非明证与？若杨志以殿司武职而称制使，殆犹之班直而称观察，衙役称端公耳。非节使果偏校，而制使实职小也。

万岁山 《续纲目》：初，帝以未得嗣子为念，道士刘混康，以法篆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师西北隅，地势稍加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冈阜。已而后宫生子渐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蔡攸倡为异闻，谓有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遂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篆宫东筑山，以象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后更名艮岳。

花石纲 张昊《艮岳记》：寿山艮岳，梁师成同其事。有朱勔

者，取浙中珍异花击竹石以进，号曰花石纲。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所费动以亿万记，调民搜岩剔藪不置。一花一木曾经黄封，护视稍不谨，则加之以罪。舟楫相继，日夜不绝。广济四指挥，尽以充挽土，犹不给。时东南监司郡守，二广市舶，率有应奉。又有不待旨，但进物，至都，计会宦官以献者。按谓之纲者，次第搬运之名。宋世，运茶有第一纲、第二纲之名。后生辰纲同。

枢密院 枢密使，唐以内侍为之。天复三年诛宦官，改用士人，五代仍之，宋以平章政事及枢密为二府。是时知枢密者，邓洵武、童贯，皆穷奸极贪之人。

天汉州桥补 《三辅黄图》：渭水贯都，以像天汉；横桥南渡，以像牵牛。《枫窗小牍》云：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从东水门入京城，绕州桥御路，从水西门出。盖宋以汴水贯都，故州桥亦取天汉为名耳。

当三钱补 《宋史》：政和元年夏五月，改当十钱为当三。

大名府 大名府，宋北京，魏郡，天雄军。留守司兼本路兵马都总管。

留守司 唐于东都洛阳置留守司。宋则四京：如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归德府，北京大名府，皆置留守司。

暴雨也似唱个大喏 王同祖《学诗初稿》注：皇城夜间唱连珠喏，古喏未有不唱者。元时喏始无声，谓之哑喏。

第十二卷

镀金 《唐六典》：有十四种饰金法。曰镀金者，即涂金，镀亦音涂。

蕤宾节 《史记·律书》：五月，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

时文彬 此书凡出一人，必有赞语，或诗或词，乃稗史体也。今遭俗本尽削去，甚至时文彬贤令，政迹亦不存，真生人恨事，著其凡于此。

济州郟城县 济州，宋济阳郡，旧治巨野，所领郟城县。金大定

六年，徙治盘沟村，以避河决。

都头 《通鉴》：唐置神策军五十二都，每都置帅，谓之都头。景福二年，以扈跸都头曹诚为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铤为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晟为荆南节度使，捧日都头陈佩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又钱镠以八都兵起，后其众日盛，置十三都，皆有都头。宋所呼都头，非领军高爵，谓戎卒之头耳。

县尉 县尉，唐曰少尹，今之典史是。

大红叶树 大红叶，或谓是枫。《埤雅》：叶作三脊，霜发色丹。然枫非异木。《水经注》引《齐地记》曰：卢水侧有胜火木，谓之赤桤。郑樵《通志》谓赤杨与赤桤相似，植之水边，叶经秋尽红。此殆是赤桤。又南海有桤木，谓之红木，坚如紫檀，其叶尤红，则来自海舶，非中国所有。

灵官庙 灵官姓萨，道书所谓萨真人，隶火部，掌五雷法者也。

第十三卷

南京 归德府，唐曰睢阳；宋为南京，曰应天府。

东潞州 宋之西潞州，今山西之潞城县；东潞州，今之张家湾潞河驿。

赤发鬼 张衡《西京赋》：朱鬣虬髻，植发如竿。此赤发鬼之证也。

天王堂 补 四王缘起，详见《因本经》、《金光明经》、《长阿含经》、《大智度论》、《法华文句》及二十诸天本传》中。《纂异记》云：天宝间，吐蕃寇安西，诏不空三藏诵咒禳之。忽见金甲神人，不空曰：“此毗沙门第二子（《智论》云：四天王各有九十一子），往救安西矣。”后安西奏捷，亦云西方有天王现形胜之。朝廷因敕诸道立像，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佛本行经》：世尊为诸天说法，四天王守门，故天王殿皆在大山门内。）宋时所在有天王堂，别有天王寺（即护法寺）、天王院，而秀州子城之天王楼，则又因天王现而特建者。

托塔天王 补 即北方护世大药叉主多闻天王也。梵云毗沙门。

董道《广川画跋》：吴明仲以吴生道子画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尝得内典说四天王所执器，皆自报应中出。北天，毗沙门也。尝兵斗不利，三逃于塔以免。则方其困时，愿力所全，得无违碍报回向，则变相所成，画者得以据之。今以云物为执者，非吴生也。”或曰：“何以知此？”曰：“以云物易塔之画，自王衍始。余往见孙知微，于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将毋是耶？”按天王托塔事，详见佛说《毗沙门天王经》及《北天王本传》。

两条铜链 链即铜字，军器，似剑，有脊而无刃，非锻炼字。

抹眉梁头巾 梁当作量。吴自牧《梦粱录》：明裡斋宿殿仪，宰执亲王，头冠九量，加貂蝉笼巾，侍从七量，余官六量至二量，台谏增豸角耳。量者，冠前额上排金铜叶是也。

丝鞋 丝鞋，宋时上下常服，陆游《老学庵笔记》：禁中旧有丝鞋局。尝见蜀将吴琪，被赐数百緡。寿王即位，惟临朝服丝鞋，退即以罗鞋易之。吴文英《梦窗甲稿》有赠丝鞋庄生《瑞鹤仙》词。

第十四卷

撞筹 撞，去声，堆积之义，今人谓累物为撞，筹，数也。撞筹犹云凑数。

立地太岁 太岁乃凶煞，触之者必死，每年转一方。今日立地，则不转者矣，言欲避之而无可避也。

生辰纲 纲者，搬运次第之名。宋时茶曰茶纲，盐曰盐纲。王应麟《玉海》：邕州买马，每百匹为一纲。

第十五卷

厢军 宋有禁军、厢军、营军、团军等名。禁军者，如羽林卫军人，主亲兵也；厢军者，守城之四军，谓护城池，防府库者也；其入营伍者，名营军；若各乡守汛地、防关隘之土兵名团军。详后班直。

弩拗 弩，音鼈，戾也。

口栈 口栈，犹言险语。

天下怎不太平补 《宋史·五行志》：宣和二年，永州民刘思析薪，有天下太平字。此正京黼辈伪为之者。

濠州 汉钟离县，唐改濠州，今凤阳府。

蒙汗药 蒙汗药，莨菪花子也，有大毒，食之令人狂乱。急以浓甘草汁灌下，解之。书中凡以莨菪酒迷人者至多，如唐安禄山诱奚契丹，饮以莨菪酒，醉而坑之；明嘉靖中，妖僧武如，用香红散投张柱家人饭内，少顷，举家昏迷，皆莨菪花子也。

留 留音杏，挹彼注此。

第十六卷

母药叉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耶奈杂事》：王舍城内，有药叉神名娑多，生女名欢喜，嫁健陀罗国药叉，号半支迦，生男五百，最小者名爱儿。母恃豪强，于王舍城中人家所生男女，次第食之，因此皆唤为河梨底母药叉。皆往佛所，白言世尊为作调度，佛以钵覆爱儿。药叉母不见小儿，即大惊忙，触处寻觅，投身擗地，悲踊号哭。佛为授戒，城中人众皆得安乐。

操刀鬼 此用床头捉刀事，从曹姓生义。

庄家 北土呼务农人为庄家，亦以种田为做庄家。

沙门岛 凡海中屿渚，南方曰奥，北方曰岛。沙门岛，在登州府城北大海中，海舟渡辽，必泊此避风。宋时流罪人于此。

干办 干办，诸司吏员杂职名。宋有转运干办审计司，又有干办行在诸军司。《职官分纪》：熙宁三年，诏诸路转运使，奏举京朝官知县资序二人，充本司勾当。建炎初，避高宗讳，改勾当为干办。又《梦粱录》：有一等手作，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为干办杂事，插花挂画，帮涉妄作，谓之涉儿。则干办又通称。

观察 观察使，唐为提刑重臣，宋以呼捕役之长，犹之前呼快手为端公，呼铁匠及篦头者为待诏也。

已牌 《通鉴注》：古者授官赐印绶，常佩之于身，至解官则解印绶。至唐始置职印，任其职者传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当官置之

卧内，别为一牌，使吏掌之，以谨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而印入，谓之牌印。此云已牌，乃巳时交牌刻也。前后凡云辰牌、午牌、未牌同此。

手快公人 《宋书·王镇恶传》：东从旧将，犹有六队千余人，西将及级细直吏快手，复有二千余人。《建平王景素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南史·黄回传》：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是快手之名，已始于六朝。

铁扇子 扇子以铁为之，乃无用之废物。

呼保义 《辅耕录》：武正八品曰保义校尉，从八品曰保义副尉。言吏员未授职，已呼之为保义也。及宋时相呼曰保义，似亦通称，如员外之类。庄绰《鸡肋编》：金人南寇，上皇遽逊位，闻将及都城，乃与蔡攸及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石纲小舟东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市中买鱼，酬价未谐，估人呼之为保义，上皇顾攸笑曰：“这汉毒也！”

第十八卷

火并 火者，伴也。言同火中相并也。《司马法》：人人正正辞辞火火。注言一火与一火，犹人人殊之人人也。即今欲谓火伴。唐有火子，即火长。府兵之制，十人为火，火有长。彍骑之制，内弩手，择六户白丁宗丁强壮者为四籍，十人为火，五火为团，杜氏《通典》：一人曰独，二人曰比，三人曰参，比参曰伍，伍人为列，列有头，二列为火，立火子，五火为队，即彍骑之团也。府兵以三百人为团，则大团也。互见后船火儿及团头等注。

巡筒补 筒，史本作检。唐太宗时，以李靖等为巡检大使。宋有皇城巡检、沿边巡检。又有兼领数十州者，如杨允恭为荆湖江淮都巡检是也。后为军中偏校，今则从九品杂职耳。若何涛只一捕役，并非官也。

拌锹 拌同划，锹音超。

断头沟 沈奇《续耳谈》：东鲁张鸣歧，以进士来宰吴邑，舟抵

县，将升輿，叹曰：“事有前定。”学谕汪有本问故。张曰：“昔将选时，梦舟泊断头港，疑为不祥。今县当水尽处，适与梦符，故慨云。”此亦以断头为不祥语。

小喽罗 喽罗前已数见，此字或作楼罗、楼罗，俱同。罗大经《鹤林玉露》：楼罗，俗言猾也。《酉阳杂俎》引梁元帝《风人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著（入声，同着）。《五代史·刘铢传》：诸君可谓楼罗儿矣。《宋史》：张思均，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质状小而精悍，太宗尝称其楼罗，自是人目为小楼罗。此小喽罗之名所自始。

第十九卷

团练使补 五代及宋，皆沿唐制，有都团练使、团练副使。太祖朝，迁周关南排阵使张藏英为瀛州团练使，并护关南军。太宗朝，侯延广拜宁州团练使，知灵州，兼兵马都部署。神宗朝，曹克明兼十州团练使，皆显秩也。若石晋天福初，郭从义以内园使坐事，出为宿州团练副使。宋淳祐中，户部郎中田锡、殿中丞郭渭，坐事并责州团练副使，不签署州事，皆下佐也。此传既不言正副，未可概以偏校目之。

都监补 兵马都监之职，与团练大略相等，如五代郭延渭，以都监守濠州，加本州团练使；宋何继筠，以行营都监充棣州团练使是也。亦有兼诸州巡检者。

画角之声 大角，军中吹器。羌戎吹之以惊中国之马。本名笳，以竹为管，以芦为首，九窍皆角音。亦谓之笳。后人铸铜为器，饰以采色，因谓之画角。

交割牌印 牌印已见前注。

阎婆惜补 《梦华录》：崇观以来，京华瓦肆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按徐与李并称，必系衍院中出色妓女，正与阎同时也。又黄雪蓑《青楼集》载：陈婆惜，善弹唱，声遏行云。刘婆惜，滑稽歌舞，迥出其流。则元时娼妓，名婆惜者多矣。若《南宋杂事诗》“响卜已占婆惜得”注引《夷坚志》云云，乃是男子小名，反隔一膜矣。

唱诸般耍令 《梦粱录》：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诸般唱赚，惟以杂剧为正色。

衙院 衙院即行院，见《方言》。衙院谚语，有爆炭末泥孤装之类。

篋头待诏 顾炎武《日知录》：北人谓医生为大夫，南人谓之郎中，镊工为待诏，木工、金工、石工皆为司务，其名盖于宋时。《老学庵笔记》：北人谓医为衙推，卜相为巡官，莫详其所始也。按今人又呼茶佣为博士，则南北所同。

招文袋 招文袋，当作昭文袋，亦谓之照袋。即秦始皇时之箒滕。《唐书》：武后赐朱前疑绯算袋。如今苍头所携之贮笔砚者，时谓之照袋，以乌皮为之。陶谷《清夜录》云：唐季有方便囊，盖即是袋。

第二十卷

门上屈戌 李商隐诗：“锁香金屈戌，”一作屈膝。李贺《宫娃歌》：“屈膝金铺锁阿甄。”陆友仁《砚北杂志》：金铺为门饰。屈膝，盖铰链上，上二垂者为铪，下三横为钺。

帮闲 《梦粱录》：大街有四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一等不本色无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饮燕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谓之厮波。此可见宋时帮闲之俗。

二陈汤 本《和剂局方》，用半夏、陈皮，皆取极陈者，乃无燥散之患，故曰二陈。加茯苓、甘草、姜煎，治痰主药。

五圣摄去 黄文雷《看云小集》：江南村落间，住处有矮窄小宙，在树底或山根，其神每列成五，往往能作祟，偷运会物，或淫污妇女。民间偶树枯鸡死，皆以为神祸，谓之五圣。此书后有五圣庙，不知即此否，或另有神。

第二十一卷

净手 净手者，便旋之谓，亦宋人语。

跣 跣即蹠字，足所履也。音采，上声。《庄子》：跣黄泉而登天皇。

锨 锨，俗字，音轩，大锨长柄者。

趔 趔，间疽，足斜步。

窖 窖，与窞同，地藏也。《月令》：穿窞窖，注：穿地椭曰窞，方曰窖。

毛头星 《隋书·天文志》：司危星大，有毛，两角。又五残星，青气如晕，有毛。

独火星 《天文志》：荧惑，南方夏火，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

四郎 《通鉴注》：门生家奴，呼其主为郎。考唐以前称郎者，皆奴仆呼其主之辞。如孙策呼孙郎，王镇恶呼镇恶郎。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军中呼太子秦王为大郎二郎，及宋璟言“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皆可证。至宋则为通称，渐以呼年幼者，至輿儻厮养，咸以此唤之矣。

灯花鹊噪 《司台迪吉大成杂占》：凡灯火红焰成穗向上者，主远方行人至。又辰日辰方鹊噪，主行人归家。

第二十二卷

阳谷县 宋时阳谷县隶东平。

三碗不过冈 《都城纪胜》：酒楼上有山一、山二、山三之类，牌额曰过山。非谓有山，谓酒力高远也。是书此等处，疑作者犹及见宋之盛时，非依附臆造能为此也。

景阳冈 景阳冈在清河县北，余过时，乃一土冈，并无树木，亦并不峻峻，今古不同如此。

一阵狂风 《管辂别传》：虎者，阴精而居于阳，依木长啸，动于巽，二气相感，故能致风。

獠律 獠律，即第十卷中之忽律，俗误从犛。

肫膳 肫膳，皆俗字。上戈厄反，下当拉反。声也，又肉块也。

甬道 甬道解不一，或驰道外，或军伍中，或宫巷道。《史记·始皇纪》应劭注：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也。《项羽纪》应劭注：恐敌钞辎重，故筑墙垣如街巷。《韩诗》“云韶凝禁甬”注：则谓宫禁巷道。后世以官府庭下途为甬道。夫堂下至门之径，古谓之陈，今乃曰甬道，亦古今称之为异。或谓当作埵道，上加土。

窝弓 窝弓，窝弩，藏机坎中，踏之则矢发也。

踏弩 《三国志》：诸葛亮巧思损益连弩，一弩发十矢，以足踏发之。按踏弩，古时已有，见《史记》蹶张注。诸葛特损益之为连弩，今名诸葛弩。

第二十三卷

清河县 宋以前之清河县，即恩县，隶东昌。

三寸丁穀树皮 《隋书》男女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云三寸丁者，甚言其短小也。《本草图经》：穀树有二种，一种皮有斑花纹，谓之斑穀。云穀树皮者，甚言其皮色斑麻粗恶也。

徽朴 《齐民要术》：粬粬，一名环饼，粉和面牵索捏成，象环钏形。《广雅》谓之桴徽，今通曰徽子。徽，易销散也，淮上所造者佳。又《癸辛杂识》：有人以糟蟹、徽子同荐酒者，或笑曰：此二物作一处，如何吃？

扁担 两头悬物，以肩任之。古谓之木榧，今曰扁担，亦曰扁挑。

幌子 幌子，以木或铜锡为之，如葫芦形，下施流苏，悬帘及酒帘上以填风，亦谓之坠帘。北人开肆面，先悬幌子。此云装幌子，犹云挂招牌也。

强 强，音强，本水名，在河南郡。欲读上声。凡粘物结梗者，皆曰强。

花木瓜 木瓜，楸木也。《本草》：宣州人种满山谷，每实将成，镂纸花粘瓜上，夜露日照，粘处渐变红色，其文如生，本州用充土贡，名为花木瓜。

爪哇国 爪哇国，在南海外，言消灭如入海。

把滥 滥当作缆，缆以系船，言能起波收放，如船之有把缆也。

茶坊 《都城纪胜》：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此以干茶钱之故，故呼之为干娘，非干儿干母之谓。

梅汤 《都城纪胜》：大茶坊，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兼卖梅花酒。

刷子 刷乃屮字之误。刷子无出，且无解。

河漏子热烫汤 补 吕蓝衍《言鯖》曰：山东以荞麦作面食，曰河洛，向不辨其何字。唐明皇以鹿血煎酪，赐安禄山，曰热洛河。语似本此。（漏，洛声之转）

武成王庙 武成王庙，姜太公庙也。《通鉴》：开元十九年，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胡三省注：祠武成王自此始。

凌烟阁 刘昫《旧唐书》：贞观十七年二月，图功臣于凌烟阁。《两京记》：太极宫中有凌烟阁，在凝阴殿南，功臣阁在凌烟阁南。《五代会要》：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向。阁有隔，隔内北面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侯王，隔外次第图画功臣图赞。

洞庭湖 桔一名洞庭红。《苏舜钦集》：震泽有峰七十二，唯洞庭称雄。其间民俗淳朴，以桔柚为常产。每秋高霜解，丹苞朱实，与长松茂竹，相映岩壑，望之若图画。此非谓长沙之洞庭湖也。

张惜惜李娇娇 《梦粱录》：教坊官妓，有唐安安等，及私妓李惜惜、吕双双、胡怜怜、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等名。此用其事也。昔人谓杜诗、韩文，无一字无出处，我于是书亦云。

眼望旌节至专听好消息 此语传来已久，始于唐末藩镇。军中推立，望赐节旌者。《彭门纪乱》：庞勋之叛，朝廷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慰抚之。勋闻敕使入境，以为必赐旌节。及至，但责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贬其官，勋大失望。当时贼中已有此二语。

第二十四卷

肥臃臃 臃，本作臃，讹作臃，音拏。

鸭煮在锅里没气_补 此卷多相诟语。糊突桶言其昏黑，混沌谓一窍不通，二语所在多有。魍魎与鸭，则惟杭越有之。仇远《稗史》云：上虞郑宰治邑有声，及代去，邑人饯之以诗，有“邑人借留不肯住，谁能举网罗双鳧”之句。其弟见之曰：此非美兄，乃詈兄也。网即罔，双即两，鳧即鸭，其意以为罔两鸭也。兄怒命焚之。耐庵浙人，故时以乡语入谐语，非程丈博奥，岂能搜采至此。

太医 太医是医官名，此只以呼医，后呼安道全同。

团头 唐宋以民兵为团，取团聚之义。有小团大团：十人为火，五火为团，此小团也；府兵以三百人为团，此大团也。故有团练、团长等名。团头者，一小团之头。民间吉凶事，南方用丐头，北方用团头。

五轮 八宝 神水 《内经》注：目有五轮：白精为气轮，青精为风轮，大小眦为血轮，两眦为肉轮，胆肾所聚精华一点，鉴照万物，空阔无穷，为水轮。八宝者，藏府之精气上注于目而为睛，精之窠为眼，肉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气之精为白眼，骨之精为约束，裹擷筋骨气血之精而与脉并为系，此八宝也。目有精膏，有神水，有神光。神水者，先天真气所化润泽之水也。目有坚壳数重，真血滋神水，神水包神膏。

第二十五卷

化人场 火葬之俗，盛于宋时。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化人亭者，化人场之亭也。其状曰亭，为焚人之亲设也。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举尸而畀之火，惨虐之极，不复人道。《宋史》：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前奉养之不至，死又燔蒸而捐弃之，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伤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从之。

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 今村塾中《明心宝鉴》有此四语。不知先有是书，而耐翁用之乎？抑村塾书即抄摘耐庵语也？经目，经书目录，犹言经典，俗多误解。

饽饽 饽饽，音骨咄，裹面蒸之。一名起面，一名裹蒸，如今馒头。

吕太后筵席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后燕饮，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此以喻欲去者惧斩也。

发昏章第十一 语出《大藏经》。发乃开发之发，借作发病之发。

第二十六卷

尸单格目 尸单格目，古法已久。潘杓灿《未信编》：检尸次序，止看两面，与相验看四面不同。尸上何处伤痕，或青紫赤黑，并量准大小、长阔、深浅，令件作指定报明，押尸亲、干证认确，以朱填入尸格。其尸格式，用绵纸刷印，每格留一空。仰面自顶心至十趾爪，合面自脑后至十趾爪缝，俱喝报有故无故，朱笔填注。后开验尸人等，正犯某，干证某，尸亲某。右件前项致命根由，中间但有脱漏不实，扶同捏合，增减尸伤，官吏人等，愿甘认罪无词，保结是实。后列年月日，司吏某，首领官某，检尸官某，俱书押。

孟州 孟州，宋济源郡节度，唐之河阳军，金降河阳府为孟州。

省院官 省者，两省。院者，审刑院也。《宋史·刑法志》：太宗遣官提点诸路刑狱，又置审刑院于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狱，必先三司，然后关报审刑院，事从申覆，然后下丞相府，丞相又以闻，然后论刑。作者书成时，尚无《宋史》，然所叙录，已与正史相辅助，全赖后人疏通证明之。乃数百年来，竟无识者，亦未有人留心及此，可慨也夫！

填河 填河字，古今诗赋用者甚多。魏文帝《校猎赋》：“聚者成

丘陵，散者填溪谷。”王僧达《月下诗》：“来欢讵终夕，收泪泣填河。”范云《望织女诗》：“不辞精卫苦，河流未可填。”庾肩吾《七夕诗》：“倩语雕陵鹊，填河未可飞。”李华亦有“尸填巨港”句。岂可谓无意只图押韵？己不读书，不自知寡陋，反议至博极富之制作。世真有此辈人。

黄昏风雨黑如鬣（评中语） 此语出《干膳子》。鬣乃黑石，今讹作磬、作磬，俱不可解。

人顶骨数珠 西域天主教，以人骨为数珠，谓之巴辣伽。据此，则宋时已有。

镔铁 何孟春《余冬序录》：契丹国号辽，实以镔铁为号。赞宁言镔铁出南宾县，一说出波斯国。

逢场作戏 竿木随身，逢场作戏，本禅语也，见《法苑珠林》。

第二十七卷

辘 辘音旋，去声。《六书故》：温器也，旋之汤中，以温酒与泊。

顶个盒子 《汉书》：鼠不容穴，衔窠藪也。师古注：窠藪，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窠藪荐之。今北方不用窠藪，碟碗置盘中，盘置顶上，掉臂疾趋。南人不习见，以为异。

梯己人 梯己，当作梯几。《山海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梯、替通，谓肆筵设席之人，近身执役者也。

第二十八卷

快活林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医官王继先，占丰乐桥官地，屋宇宏丽，都人谓之快活仙宫。快活字，殆当时口谈。

河阳风月 张邦基《汴都记》：酒家望上，书河阳风月。

西瓦子 瓦者，娼妓所居，各分东西南北中。互见后注。

诸般宫调 此独谓正宫诸调也。正宫引子，《燕归梁》等十一曲，正宫过曲，《锦缠道》等三十七曲，然后入赚，小令居多。若遍指九宫，安得如是博通者。

如何不姓李 见其时妓家姓李者多。

玉环步鸳鸯脚 未详所出。

《水浒传注略》卷下

第二十九卷

柳藤箱子 作器者，南方用竹，北方用柳。以盛以汲皆柳也。此曰柳藤，谓柳代藤之用，或以柳为器而藤缘之。

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有二调，中两句有押韵者，如此词“去”与“字”，“缺”与“合”为韵是也。亦有不用韵者，如后半阙起语九字，作三句，原作“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今异者，传说也。又此词“天上”云云，本托讽君上，故神宗读“我欲”三句曰：“苏轼终是爱君。”此用来映照前后卷，乃重后半阙耳。

恩州 宋恩州，汉合浦郡，唐置恩州，宋仍之，今广西瘴乡，乃必死之地。所以指史弥远为新恩者，为此也。

第三十卷

橦 橦，市缘反，门关也，俗作拴。此马院门，自在墙外，另一室，何谓入一重门，评者不详文义。

跳在墙里 此初进后墙门，何谓又入一重。

捣子 捣子，今言捣鬼。

第三十一卷

飞天蜈蚣 苏颂《本草图》：飞天蜈蚣，即地蜈蚣，左蔓延右，右蔓延左，叶密对生，似蜈蚣形，其延上树者，呼飞天蜈蚣，作者寓言此草贼也。

青花瓮 瓮、甕、甃、甃同，《急就章》：璧碧珠玑玫瑰瓮。

动掸 掸音坛，触也。《太元经》：何福满肩，提祸掸掸。

躡 躡音徙，足所履也。《前汉书·隗不疑传》：暴胜之躡履起迎不疑。师古注：履不着跟，谓曳履急迎之。

鹅梨 陆玑《草木疏》：鹅梨出河南北诸州郡，味差短，皮带鹅黄色，故名。

山东人年例腊日上坟 许氏《说文》：冬至后三戌为腊，祭百神。《风俗通》云：汉曰腊。按《月令》：孟冬腊先祖五祀。自昔有之，非始于汉，亦非止山东，此独以腊日上坟为异耳。

知寨 宋制，军州临边，则设知寨、知堡等官。寨即砦字。师行野次，立木为区落，唐时亦谓之栅。

第三十二卷

青州 青州，唐旧治益都，宋置镇海军，治如旧。此清风寨，似从镇海军分营。

社火 南方谓之演会，北方谓之社火。

舞鲍老 唐诗：“鲍老当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盖自唐以来，都舞鲍老。至宋南渡后，杭州有月明柳翠之事，遂舞柳翠，不舞鲍老。又舞鲍老与弄傀儡有别，弄傀儡，宋谓之提偶。周密《武林旧事》：大小全棚傀儡，有乔三教、乔迎亲、乔师娘、乔宅眷、独自乔之类，以木偶为之，舞鲍老则用人扮。

骨朵头 骨朵，宿卫人所执，以骨饰之，或范铜为之。宋卤簿用骨朵，即长柄手挝之类。徐知训在广陵，作朱柄骨朵，曰朱蒜。《辍耕录》：元制，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三日一次轮入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腰，或四人，或八人。

第三十三卷

丧门剑 丧门星，即蚩尤星。《管子》：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此剑之始也，故剑曰丧门剑。

东瓜精青一回黄一回 东瓜非冬瓜，此用召平东门瓜字，赵宦光《说文长笺》：凡物至精则青，故《考工记》炼金淳青为精。然则黄者瓜之色，青者精之形也。

第三十四卷

飞鱼袋 《林邑图记》：飞鱼身圆，长丈余，羽重沓，翼如山蝉，出入群飞，游翔翳荟。

赛仁贵 温侯既是用姓，则仁贵当亦用姓，但史册未见，不知作者用何书也。

八搭麻鞋 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赐锦有八搭晕等名。《杜诗》：“麻鞋见天子。”盖亦草野之服。云八搭者，言如锦之细纹也。八搭麻鞋，前已数见，注此处者，为奔丧点缀。

封皮逆封 凡封书，右掩左为顺，左掩右为逆。吉事顺，凶事逆，所以今人封书，粘口处，另用纸条盖之，不令得出。

平安字 平安字，相传已久。安禄山反，京中不见平安火。李德裕令寺僧每日报竹平安，自唐时已然。

蛇无头而不行 《金史·斜卯爱实传》：内族合周为参政日，自草括粟榜文，有“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语，以“而”作“儿”，京城笑之，曰雀儿参政。此语流传已久，作者奥博，亦雅俗兼采。

朝廷册立皇太子赦书 薛应旗《续通鉴》：政和五年二月，立定王桓为皇太子，赦。桓，帝长子，显恭皇后所生，后即位，改元靖康，寻北狩，南渡号曰渊圣皇帝。绍兴三十一年夏五月，始闻靖康帝之丧，是月，上庙号曰钦宗。

第三十五卷

江州好地面鱼米之乡 九江府，梁曰江州，隋曰九江，宋曰定江。其形胜，面匡庐，跨彭蠡，襟带上流，为冲要之地。

出洞蛟 蛟，龙属，无角，细颈，胸有白纓。南方每岁出蛟水发，甚者摧山汨陵，所谓出洞蛟也。

翻江蜃 蜃如蛟，红鬣，腰以下鳞尽逆，史所云海旁蜃气象楼台也，与介属蜃蛤之蜃，可烧灰以供丧，饷薄以饰器者，各是一物。

郑元和 唐小说《李娃传》，本小人无稽之语，以诋李勉者。勉

以宗室宰相，端严正直，宁有少年时迷恋之事。而宋人演作院本，以其为郑滑节度使，而姓之曰郑，又以其为元和相，而名之曰元和。以耐庵之博，夫岂不知，而为此语者，见院本之为宋时作。

第三十六卷

浔阳江边芦苇丛中 此用白乐天《琵琶行》起句也。浔阳地，汉本属江北庐江。杜氏《通典》旧县在江北蕲州界，晋温峤移于江州。《晋志》溢口关，今为九江府。九江称江州，亦自晋始。

华光 佛经有南无金华光佛，故云夺一金砖也。

板刀面 《都城纪胜》：卖面食有泼刀、姜泼刀等名，故云泼风也似快刀，皆宋时物也。

船火儿 《日知录》：今人谓兵为户长，亦曰火长。汉兵制，五十一户，灶置一伯，故曰户伯，亦称火伯，以为一灶之主也。《宋书·卜天与传》：少为队将，十人同火。《木兰诗》云：“出门看火伴。”皆谓火为伴。云船火儿，亦谓船中劫贼火伴之长也。

浪里白条 原本作浪里白跳，跳，平声，音条。见《前汉书》及昌黎诗。五代及宋凡军行，前军之前俱有白队，所以踏伏，候望敌之远近众寡。《通鉴》：天复三年，朱全忠遣左踏白指挥使王耘攻密州，是其证也。因俗语以踏为跳，故踏白将亦谓之白跳将（谓足踏为跳，今人尚然，如跳大头，跳狮子之类）。浪里白跳者，言不于陆地为踏白将，而于浪里跳白也。语最新奇，今俗本自不能解，竟改作条，虽亦知条跳同音，而白跳之出处晦焉，且亦不知白条之无解也。

抛钉 钉去声，本作矻，砸船石也。今用铁器四齿，谓之铁锚，不用石。

卖鱼牙子 市者评会物直者为牙侩，俗谓之牙行，即《史记·货殖列传》所云，节榷会，廉估五之，贪估三之是也（节榷会，如今除用钱，廉估轻财，肯出五分用，会贪估仅可除三分用也）。

没遮拦 遮拦，抵御之意，言其凶猛无可抵御也。

蔡京第九个儿子 蔡京第九子，即蔡絛。此名不同者，不欲以

有名人入书也。

管营差拨 营本军垒，唐以后为军队之名，自元以来，发配者到即入伍。宋制，初到者先分营肄习，俟可用始配伍，或拨入各州府。管营者，非武职，乃管一营之长，差拨者，即选军伍充补，供奔走差遣之用，并不得为役也。

第三十七卷

博钱 原书此处有扑钱诸名色，最博雅可玩，遭削去可叹。周密《癸辛杂识·新集》：理宗春时，内院效市井关扑之戏，皆小珰为之，供纯慢骰钱，以供一笑。

博一个叉扑 扑钱之戏最古，今犹盛行。汉曰意钱，《唐诗》：“白袷春来学意钱。”亦曰掷钱，《宫词》：“金钱掷罢娇无力。”亦曰摊钱，《杜诗》：“白昼摊钱高浪中。”李济翁谓摊铺其钱，不使叠映斯蔽也。亦曰簸钱，《六一词》：“堂上簸钱堂下走。”宋时有柜坊局，博戏关扑，骗赚财物，又名扑卖，其法用五六钱就地扑之，纯背曰快，纯字曰叉（亚丑切），又有“五花”“双间”等名，大约叉快各半。孙宗鉴《东皋杂录》：今人掷钱为戏，以钱文面背分胜负。张师正《括异志》：张湘梦人持巨资扑卖，湘一扑五钱皆黑，一钱旋转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几乎浑纯，此其证也。纯慢骰（骰投古通）钱之慢（即慢字）当作漫。《西域传》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说文》云：幕，漫也。《白獭髓》：郑复礼欲盗室女，以骰钱祝之，得纯成（即浑成）即谐，随手得纯字，更取一祝，又得纯漫（纯背也），遂盗女而去。

琵琶亭 《诗话》：白居易贬江州司马，喜曰：匡庐在念久矣。因筑草堂于香炉峰下。偶送客湓浦口，闻邻舟老妓作诗，后人为筑此亭，在府城西大江滨。过客题诗甚众，惟夏英公一诗特异：“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羁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红泪湿青衫。”

玉壶春 唐人名酒为春。李肇《国史补》：酒有郢之富水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此玉壶春亦其类也。

渔船尾开孔养鱼 舱中活水养鲜鱼，其名曰系，蜀人因以为地名，或谓之枋。王贻上《入蜀纪》：夷陵州俗，以三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起汕，相率拍扣而歌，悲怆慷慨，乃获多鱼。唯十二碛以上，下牢溪以下，数十里为然，自钉头镇以往，地皆曰系，或曰枋，有金钗系、丫髻枋等名。

第三十八卷

止泻六和汤 此亦局方，云六和者，和六气也。盖风寒暑湿燥火之气，夏月感之为多，故用砂仁、藿香、厚朴、杏仁、半夏、木瓜、人参、白术、赤茯苓、甘草，匡正脾胃，以拒诸邪而平调之也。

浔阳江正库 元好问《爱日斋丛钞》：官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中秋前卖新。先期诸库呈样点检所，所以呈府。既中，择日开沽，以白布三丈馀，揭竹竿顶，题曰：某库选到酒匠某人，酿造上等酸辣无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乐妓女杂技前导，联镳穿市，观者如堵。酒匠则新巾扎衣乘马从之，以府中所赏彩帛钱会银碗，驮负马前，谓之迎酒。《梦粱录》：凡诸州酒库，皆有官名角妓，设法卖酒。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适。京城南库，元名升阳宫煮界库，在社坛南，新界库在酒和坊南，酒楼扁曰和乐，按此，知宋时酒库，诸州皆有，此则直以浔阳为名也。

蓝桥风月美酒 周密《武林旧事》：诸色酒名，吴府有蓝桥风月。

无为军 无为州，巢县地，宋置无为军于此。自米芾知州事，益有名胜。

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赵太祖以南唐后主喜佛法，选诸州高僧往见法语，南唐人闻所未闻，谓之一佛出世。当时有此二语。《大般若涅槃经》：佛在拘尸那城阿夷罗拔提河边婆罗双树间，二月十五日临涅槃时，普告众生：“世尊将欲涅槃，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为最后闻。”引此，只作一死字用。

来牢里对宋江说一段补 小说演义，大半荒唐，若以正史地理

绳之，则触处皆成纒繆。即如江州至郢，驿路三千，长江大河，限隔南北，岂陆行所能飞越者。而此《传》徒夸捷足，不闻一苇之航，直无江河矣。其失一也。又如大名、汴京，壤地相接（长垣与仪封连壤），当日押送生辰纲，但从澶州水陆兼程，三日可达。胡为迂道京东，由青人济，冒千里之险，历半月之久，方至黄泥冈为晁盖诸人劫取耶？其失二也。又如宋江兵力，只能转掠东京诸郡而已。若谓长驱中原，蹂躏郑，绝殽澠，度潼关，则非黄巢、李自成辈不能。而此《传》径书闹西岳、入华州，不复叙其经何州历何隘，岂数千军马从天而降耶？其失三也。夫全书皆不按地志，而独于此处，极斡旋，殊不知读者于宋江道出揭阳时，已代为杨朱之泣矣。大抵读《水浒传》，但赏其结撰之工，取材之富，而其荒唐之处，则不胜诘，诚不如削去繁芜，较为明净也。

差人下山夺了 原书无“此间经过”四字。江西至河南，不过山东也。

倘若不从这里过 原书作“他们并不从这里过”。

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高宗雅敬苏文忠公，止称子瞻，或称东坡。汪藻《浮溪集·公孙符改宣教郎敕》有云：贾生明王道，汉录嘉贾之能；魏公进忠规，唐表魏暮之烈。其振尔之家声，以待予之器使。于慎行《谷城山房笔麈》：山谷书善用钩勒，米家父子得横欹势。刘克庄《后村题跋》：光尧喜书，自恨不与黄太史、米南宫同时。按：蔡乃蔡君谟，非蔡京也。或曰本谓蔡京，后人因京奸邪，故以蔡襄易之。

戴宗辞了众头领 此处又遭削去数句：戴宗叮嘱吴用，速差人到宋家庄寄信。

脱卯 木器笋头谓之卯。脱卯，犹言失枝脱节。

第三十九卷

除 凡拜官曰除，故除书曰除目。《史记·田蚡传》景帝曰：“君除吏已尽未？我亦欲除吏。”《汉书注》师古云：去故官就新官也。宋

彭乘曰：除犹易也。以新易旧，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以新易敝也。除去旧官之说非是。

卷过看封皮 封皮上本无用讳字图书之理，况父与子书耶！故自知脱卯。

祓除 此除字训去。《周礼》：隶仆，掌王寝之扫除。又山虞、若祭，则为王而修除之。

忌日 国制忌日行香。见后注。

国家景命 《通鉴》：隋开皇十四年，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兹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此国家景命之名所自始。延人唐宋，仅存其说。至徽宗喜好机祥小数，乃特重之。

青面圣者 狱中皆有萧王堂，祀萧何。其青面神，相传萧王判案。

第四十卷

搜根剔齿 此用《史记·魏其武安列传》引绳批根事。

通臂猿 补 《改虫斋杂疏》：旧传通臂猿之说，询之楚蜀居人，皆云未见。近有王判横州，朝命取猿，因知猿无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久则变苍，势与囊皆溃而为雌矣，遂与黑者交焉（即瑛《七修类稿》所记与此同）。按范石湖《桂海虞衡志》，但言猿有金丝、玉面、纯黑三种，无所谓通臂也。又蛮犬亦无金丝之说。

望无为军来 王存《元丰九域志》：无为军无为州，有穆潭镇。今江行，自穆潭口东过泥汊口，又东过栅江口，乃趋当涂路。

摩云金翅 《五代史》：河中绛州之间，有摩云山，绝高，民保聚其上，寇盗莫能近。李罕之攻拔之，时人谓之李摩云。《南齐书》：文惠太子梦金翅鸟入后宫，啖诸龙子，后诸子皆为萧鸾所杀。《佛藏》载金翅鸟，一足踞海底，一足攫龙尽啖之，龙绕其味如蛆蚓，尚能为

雷电霹雳也。又《贤愚经》：一龙身有十头，于虚空中雨种种宝，雷电震地，惊动大众。时舍利佛便化作一金翅鸟王，擘裂啖之。合此四字为名字，洵为奇奥，故用熬出二字洗发之。

九尾龟 《骈雅》：龟有九尾者，即九州龟。一尾主一州，乃《龟策传》八龟之一。按《龟策传》褚先生曰：八名龟，各有文在腹下。又《龟筮绀珠》曰：龟三千岁一尾，巢莲叶之上。

第四十一卷

棨星门 《史记·封禅书》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所谓灵星，祀昭灵夫人也。《陈留风俗传》：沛公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今郡国立庙，比姜嫄也。旧注以为祀龙星左角，与上句周兴邑郃句不合，非是。是时天下初见有庙，故凡庙门总谓之灵星门。后人误加木旁，相沿至今，遂以庙前疏楞为棨星门。

七宝 七宝，佛书语。《隋书》文帝谓李德林曰：俟平江南，以七宝庄严公。

七宝九龙床^补 内典说七宝，微有不同。《佛地经》：金、银、琉璃、玻瓈、砗磲（《法华》作玫瑰）、码瑙、赤真珠（《大论》无码瑙，有明月珠、牟尼珠）。《洛阳伽蓝记》：九龙殿前有九龙吐水成一海。宋有九龙庙，盖九为阳数，龙为阳物，从其类也。故龙之生子亦九种。此云九龙床，即今之蟠龙椅，雕镂龙形，数实有九，取其庄严璀璨耳。若马希范之九龙殿，王镠之九龙帐，皆刻画八龙而已居其一。神座则岂其然。

圭璋 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周礼》有四圭。半圭曰璋。

绡 绡，生丝薄缯，一曰绮层。

醍醐 《梵书》以醍醐喻佛性，谓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也。

元女 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引《龙鱼河图》曰：黄帝以仁义不

能禁止蚩尤，天遣元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又《黄帝元女战法》曰：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有妇人人首鸟形，是为元女，授黄帝战法。

还道村 还，音盘旋之旋，取左来右去只一条路之意。

第四十二卷

沂州沂水县 沂州，宋琅琊郡，领县二：临沂，费县。而沂水县属莒州。

大朴树 《本草纲目》：朴树肤白肉紫，五六月开细花，结实如冬青子，生青熟赤，有核，七八月采之，味甘美。

鬘髻 《檀弓》：鲁妇人鬘而吊。是以麻辫发，此只谓髻耳。

泗州大圣 泗州大圣，泗州僧伽也。僧伽，西域人，唐龙朔中，来临淮，发念置寺。寺成，中宗赐名普光王寺。李白《僧伽歌》：此僧本自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韩退之诗：“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今泗州有僧伽塔，淮北山左，多有其庙。

子路打虎补 此因《论语》子路有行军之问，夫子不与暴虎之言，后人遂以子路暴虎为实事耳。按旧本《家语》云：上士打虎扼其吭，中士打虎拊其背，下士打虎执其尾，子路打虎执尾者也。今本无之。岂以其词不雅驯，语近傅会，而删去之耶？

第四十三卷

蓟州 蓟州，辽置上武军，领县五、镇二。

饮马川 汉瑟调《饮马长城窟行》歌青青河畔草。此饮马字所出。

呆鸟 鄙俗之言。所云鸟，皆为势。前呼撮鸟，谓手所撮弄。含鸟，谓口所含。此呆鸟，则指鸟兽之鸟。海外有鸟，大如鸚鵡，遇大风飘来海滨，不甚飞动，名曰呆鸟。

火眼狻猊补 董斯张《吹景集》：临海人陆姓者，从镇南腾冲卫携一兽皮来，至吾里。予取视，兽一头二身二尾八足，耳若豕，尾亦

如之。头则虎，毛则兔，尾黑毫细软类人发。头阔尺有六寸，身長倍头。陆云：兽迅走有绝力，出点苍山，日啖羊，积不可算。獠百方捕之逸，乃以药毒羊，兽中饵始毙，獠亦不晓何物也。胡僧阿摩那者，乌思藏来，具多闻慧。獠以问僧，曰：“是名火眼狻猊（音俊倪，又音酸儿，惜不言出何经典），西域间有之，出则望国兵。且笔数语云：火眼狻猊，曰万兽君，厥首惟一，牝牡各身。是食狮象，迅蹄蹶云，饥喷烈焰，足兵尾火（二尾形如火字，八足形如兵字）。出现世间，剑戟天下（此明神熹时事也。未几，闾献燎原，此言遂验）。有其殪之，可以弭祸。按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实本于此。然耐庵已先载其名于此传，则非明季始有之矣，虽好古如遐周，强记如志伊，亦不能著其出自何书。然则耐庵之奇编秘籍，岂真得之嫫媿福地中耶！浩博如斯，我何从测其涯涘。

病关索 陈重《滇黔记游》据《三国志·关羽传》并无子名索者。而今岭南入滇之地，名关索岭、关索桥者，不一而足，殆实有其人，而史有脱文耳。若关索而病，所未详也。

第四十四卷

证盟 以亡人姓名证于佛前也。

衬钱 衬，本作嚙。梵言达嚙尊婆，此云财施，言报施之法名达嚙，导引福地亦名达嚙。或作嚙。《西域记》云：达嚙拿者，右也，或云驮器尼，以用右手受人所施，为其生福。达嚙，《须密论》作檀嚙，隋炀帝嚙戒师檀搯一杖。

行食 行食，字见《楞严经》，亦梵语，谓食罢游行消食也。

设浴 设浴，谓浴亡魂，俾得清净身。

血盆 诸伪造经文，未有如《血盆经》之鄙诞不通者，不谓当时已有。

判斛 斛食，以面蒸作如起面，鬼食也。判，谓分散与众饿鬼。

画卯 画卯，每月初一、十五日，各吏于卯时听唱名已，于册内己名下各画一押，此亦古制。

第四十五卷

糲糜补 糲糜只是一物。钟辂《前定录》：韩晋公滉在中书，有诏命，既对，适遇大臣进食，有糲糜一器。上以一半赐晋公，公食之美，又赐之。盖凡物溃熟者皆曰糜，如《汉纪》豆糜，《晋书》肉糜之类。

极乐观音补 《南宋杂事诗》：“不信香山老尊宿，玉容花貌坐莲台。”注引《曲洧旧闻》云云，鄙意窃不喜之。夫诸天自大梵以上，即不分男女形相，况观世音大悲愿力，安乐众生，以过去正法明如来现菩萨道，百千亿万化身，乃至天龙八部，外道六师，人非人等，皆随刹见形，有感斯应，何尚拘拘于世间男女之辨乎？《弇州续稿》云：大士缘起行愿，始于无始劫观音佛，而现于现在释迦佛位，佐阿弥陀在西方极乐国，而慈悯遍于娑婆界。考之《合藏》，不闻有所谓妙庄王，及王女名妙善者，岂万劫中一劫内事耶？然妙净三十二应土，应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现女人身而为之说法，此事容或有之。且使闺闼之内，人人能去贪痴持般若，亦大士所不弃也。今绣画及塑象，或鱼篮，或白衣，或千手四面，俱作女形。而朝士有姿首者，辄号水月观音。则僧俗自行非法，于大士乎何伤！（此说惟可与通达佛法者言，非钝根人所解。）

目连救母补 《大藏》女字函第八卷《报恩奉盆经》云：大目犍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恩，即以道眼观见亡母生饿鬼中。目连悲哀，持饭往餉，化成火炭。目连白佛，佛言：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一人之所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佛告目连，七月十五，当为七世父母在厄难中，具饭百味，五果汲灌，尽世甘美，以著盆中，香油铤烛，床卧众具，供养十方诸佛大德众生。当此之日，一切圣众，或山间禅定，或得道四果，或径行树下，或得六神通声闻缘觉，菩萨大神，权示比丘，在大众中皆同一心，受钵和罗，具清净戒，圣众之道，其德汪洋。有能供养如是自恣僧者，七世父母，六种亲属，得出三涂，应时解脱；现在父母，寿命百年。目连如言，母

遂得度。此目连救母之说也。（《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孟棨《本事诗》以为《目连变》。俞文豹《吹剑集》谓是目连救母。盖名流集中，往往有道之者。）

一丝真不挂立地放屠刀 一丝不挂，赤条条地，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皆禅宗语录。

鼓上蚤 原本作“鼓上阜”，阜古通蚤爪，木笋入牙处。《考工记》：轮人，砥其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轔，则轮虽敝不匡。此云鼓上阜，谓鼓上鞆皮处铜钉，取其小而易入也。今俗本竟改作蚤，或以为蚤虱，喻其跳疾，不知蚤遇动，即不能跳，何取于在鼓上也。

朝奉 朝奉郎，乃唐时散官阶，宋时不闻，殆沿唐世称呼耳。

第四十六卷

扑天雕 雕之飞，至高处，唯耸身直翅而已。今戾天而犹扑，则取势之远可知。

封皮上面使一讳字图书 此亦非体，特欲入手即识为亲书耳。

军正司赏功罚罪 军正，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解魘 《说文》：魘，梦惊也。气窒心惧而神乱则魘。凡魘，皆因魂囚其魄，故须以符咒解之。《离呈经》有解魘符咒一卷。

白杨 崔豹《古今注》：白杨叶圆。按：今白杨，树身如梧桐，高耸数丈，大者数围，则非南方藩篱间物。

第四十七卷

一丈青 《梦梁录》：官妓有一丈白、杨三妈等名，知宋时多有此等称谓，盖皆甚言其长也。

铁链 链，未详何器，或即链铜。俗以银铛为链，则非军器。

第四十八卷

登州山上多虎豹 登州，后魏东牟，隋置牟州，唐改登州。凭负山海，东陲奥区，城东曰羽山，迤北则丹山、厓山也。

两头蛇 《礼·含文嘉》曰：两头蛇，名天根。《白泽图》曰：故泽之精，名曰冕，其状蛇身两头。又积首蛇，一头有口眼，一头无，两头皆能行。

双尾蝎补 《墨憨斋笑录》：徐、邳多蝎，尾有双钩，左钩螫则全身痛，右钩螫则半身痛。谚云：徐州不打春，邳州不开门；若还打春与开门，两尾蝎子咬杀人。《江邻几杂志》：都下蝎尾有三毒者，有五毒者。城西剥马务，蝎食马血，尤毒。

病尉迟 钟嗣成《录鬼簿》载：元初人平阳于伯渊有《尉迟恭病立小秦王》乐府。则病尉迟，宋时必有其说，今不传耳。

第四十九卷

中兴内也做个军官武将 此必谓扈再兴也。《宋史》本传，不载再兴家世父祖名姓，赖是补之。

总兵府 当作总管府。宋时无总兵之名，此虽偶合，当避去。

乌驢马 《尔雅》释马，仓白杂色毛曰驢。《史记·项羽本记》驢马名驢，亦是仓白色马。若马纯黑，自名为骊。而徐本《说文》以为仓黑杂文，于是有乌驢之名。后人咏项羽事，亦动云乌驢矣。

踅 踅，亦作跚，俗字也，俗以行去复来为踅。

第五十卷

勾栏 段国《沙州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房，长一百五十步，勾栏甚严设。勾栏之名始于此。王建《宫词》：“风帘水殿压芙蓉，四面勾栏在水中。”李商隐诗：“帘轻幕重金勾栏。”李贺诗：“螭蛄弔月勾栏下。”勾栏字遂著。至宋时，因名教坊曰勾栏。

诸般品调 周密《市肆记》：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处做场，谓之打野呵。如北瓦羊棚楼等，谓之邀棚。

笑乐院本 《辍耕录》载院本名目，曰：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又曰：其间副净，有散说，有道念，有科泛。其诸杂大小院本，有双调渐、单双渐等

名。

不及鸳鸯处处飞 魏泰《诗话》：吕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适杭州一妓到，士隆即舍之。梅圣俞因作《打鸭诗》云：“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先向池中浴，不比菇洲老鸱鸢。”此定场诗首二句，正言衣食真难之故，末句自负其与知县来往，何谓并不连贯？皆因腹笥寒俭，故无由窥作者之奥博耳。（魏泰，襄阳人，所著《东轩笔录》亦载此。）

双渐赶苏卿 《录鬼簿》：元人载王晔，字日华，有与朱士凯题《双渐苏卿问答》，人多称赏。知斯为宋时大剧。

唱了又说 《都城纪胜》杂剧中末泥为长。唱叫小唱，谓执版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

唱到务头 《梦粱录》：唱赚，在京师只有缠令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意，令人正当美听，不觉已至尾声。

虽无买马博金艺 古乐府有《爱妾换马曲》，古琴有《不博金曲》。

缜扒 缜同绷，以绳直物也。《墨子》：禹葬会稽，桐棺三寸，葛以绷之。此缜，谓缜其手足；扒，谓扒之于地。宋时录重囚皆缜讯。如史载宋思彦钩校官物，得押录高生侵盗状，并其妻缜讯之是也。

孟兰盆 《翻译名义集》：孟兰，一曰乌兰，此言倒悬。孟兰拏拿，此言解倒悬。按拏拿反语为爬，转音即盆字。自目连救母始。《老学庵笔记》：故都于中元，具素饌享先，织竹为盆孟状，贮纸钱于中，承以竹，迨焚倒，以视方隅而占冬之寒暖，谓之孟兰盆。《梦华录》云：以竹削成三脚，上织灯窝，谓之孟兰盆。又买素食擦米饭享先，以告秋成，多买《目连经》，搬其杂剧，此皆因经以报恩奉盆为名，遂沿为风俗耳。饿鬼，梵言薛荔鬼，一名闷戾多，一名希求，又有三十六种名色。以孟兰盆为饿鬼，未之前闻。

地藏寺 《一统志》：开元寺在旧沧州城内，寺有地藏殿，内铁狮子高一丈七尺，长一丈六尺，相传周世宗时有罪人铸以赎罪。今

寺废，铁狮亦残缺。

头上角儿栓两条珠子头须 田艺蘅《留青日札》：宋制，削童发，必留大钱许，项左右束以彩绶，宛若博焦之状，曰鹑角。

第五十一卷

高唐州 高唐州，五代曰鱼丘，又改齐城，宋制属濮州。

直阁 宋有厅直殿直，又有直某堂、直某阁之职。如杜镐释褐直澄心堂，累迁直秘阁之类。《曲洧旧闻》王将明当国，公然受贿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时人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正政宣间事也。殷天锡其纳资入官者耶，特未必为秘阁耳。

我家有护持圣旨 《续资治通鉴》：重和元年闰月，诏周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复立恭帝后以为宣义郎，监周陵庙，世世为国三恪。

誓书在我家里 《宋史》：开宝六年，郑王宗训卒，帝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曰恭帝。先是建隆元年，迁周六庙于洛阳，其有誓书，当在此时。

闲汉执弹弓川弩吹筒气球粘竿乐器 《都城纪胜》：闲人专为棚头，又谓之习闲。所务者，凡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赌博、落生之类。

知府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宋以侍从出知府州者，皆兼治军民。后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太守不敢谁何，久废上下之分。至苏轼知定州，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有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见《宋史》本传。

第五十二卷

素面店 大凡面食店，谓之分茶店，更有鸡丝面、桔皮面，见《梦粱录》。

九宫县二仙山 评以为与本文关合作致者，是也。宋时蓟自属

契丹，固无由详其地理也。《后汉书》注：伏羲观河图而画八卦，阴阳家谓之九宫，一、六、八为白，二黑，三绿，四碧，五黄，七赤，九紫。至今历家所承用。又《易·乾凿度》曰：太乙取其数而行九宫。郑玄注：太乙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徐一夔《宋行宫考》：九宫贵神坛，在东青门外一里。祝穆《方輿胜览》：九宫贵神，太乙、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乙。

紫虚观 《云笈经》：景灵真人，勤感累世，念真期，灵皇鉴其用思太极，注名玉札。于是细书紫虚之宫，朱书东华之阁，刻石上清，丹文玉籍。

养性 养性即入静之谓。道家所云静，如禅家之入定而稍异。入静者，静处一室，屏去左右，澄神静虑，无思无营以接天神。

第五十三卷

五雷天心正法 道家多诩五雷天心正法，而未详其说，今所传者，惟萨真人神霄青符五雷秘法，及斗母、月孛、争魂、炼度、擒邪、伐庙之诀。其说曰，气清则符灵，派清则法灵，若传法而不传派，其犹未也。故必筮日立坛，昭告于萨祖，立为二十几代嗣法嫡孙，歃血书盟，以度世宏济为誓。凡有章醮，得自拜家书，刺指血为符。以上萨祖。称家书者，犹人间子孙，申白其祖父之云也。

金钱豹子 已见前豹子头注。（《后魏书》有大将皮豹子。）

松文古定剑 松文古定剑，未详其制。惟周密《云烟过眼录》载三十八代天师张广微与材所藏法剑，玉靶，靶上两面皆有篆字二行十馀字，剑长四尺许，两面皆细紫金作法篆。其一面略记有“□□□□日□月”，内有刻春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云电二字。剑两面俱有锋铓，无缺蚀。盖自汉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者。即此可想见祖传法剑，必系玉靶，故可碾刻松文。头形作定胜，故云古定也。

东昌寇州 二处俱见后注。

景阳钟响 《南齐书》：武帝患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以应五鼓。及三鼓，宫人闻钟声，毕起妆饰。李义山诗所云“景阳宫里及时钟”也。景阳钟自在建业台城，此只借用诗料，非真宋有景阳钟也。

汝宁 汝宁，汉汝南，后周舒州，又改溱州，唐蔡州，宋元汝宁。

踢雪乌骝 乌骝见前注，此亦用徐本《说文》。

第五十四卷

枣木槩 《酉阳杂俎》：单雄信幼时，学堂前植一枣树，至年十八，伐为槩，长丈八尺，重七十余斤，号寒骨白，后为尉迟敬德拉折。《洛阳名园记》：单将军墓有枣林，相传植断槩更生，久之成林。此枣木槩三字出处也。

陈颍二州 陈州，汉陈县，后周置陈州，隋宛丘。颍州，汉临颍，唐宋颍州。

天目将军 天目山在乌程，苕水所出。信阳州亦有天目山，下有龙窟，必家世曾官其地，故有此称。

袍底下红锦套索 《新唐书》：契丹将李楷固，善用绳索，飞索绳唐将张元遇、麻仁节，生获之。此用其事。

钺金 钺即枪字，后人乃以鍍金为钺金。

连环马军 此金人拐子马，号长胜军者也，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顺昌之战，刘锜令兵执长斧直入，掀其马甲，以断其足，一骑才倒，即压数骑，故尽为锜所杀。作书者去其时未远，故就所闻以入传。

五明千里黄花马 《续博物志》：明驼者，橐驼卧时，腹不贴地，下常通明。此五明，亦谓骏物卧时腹不贴地，颈及四蹄处皆通明也。

面具 《鸡肋编》：绍兴四年，韩世忠自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装以铜为面具。军中戏曰：韩太尉铜脸，张太尉铁脸。

炮架 炮，本作礮、礮。自元以前皆立架，以巨竹弹石击敌，无用火者。而此书已有火炮，盖作书时闻此，乃笔之以广异闻。

第五十五卷

赛唐儿 《水经注》：中庐县疏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鳞甲如鲛鲤，射之不可入，膝头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小儿不知，欲取戏弄，便杀人，名为水唐儿。有生得者，摘其鼻灰，可以小使。按：鼻灰者，阴也。可小使者，可为媚药善使内也。今甲名曰赛唐儿，亦谓其甲射之不可入也。作者征引之博，至于此极，安望后人能识之。

龙符宫 王士点《禁扁》：龙符宫，在万岁山下。

金枪班直 班直者，禁中之长直班者，乃人主亲兵也。宋之制兵，其名有八：禁军之亲近者曰班直；其出戍边者曰屯驻；隶总管者曰驻泊；以余贱而留之者曰就粮；诸司募者曰役兵；诸州募者曰厢兵；什伍其民，教以武事，谓之民兵；蕃夷内附，纠而用之，谓之番兵。其制：精兵二十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内有三衙四厢诸司，外有总管钤辖诸将。

锁子甲 甲称锁子者，五环相互，一环受镞，诸环拱护，故矢不能入。曹植表琰锁铠一领，即锁子甲也。

铁叫子 叫子，截竹为之，市井小儿所吹者。间有铁铸，其响甚厉，且坚固耐久弄。

第五十六卷

使钩镰枪诀补 此法必有所据，不得与子路打虎、彦章打将同例并观。余尝记茅氏《武备志》有钩镰枪法。今以禁书故缴出，獭欲祭而无鱼，惟自愧寒肤歉腹而已。

步军分作十队诱敌 《宋史·张威传》：威患金人用拐子马，以意创阵法，名撒星阵。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骑兵至则声金，一军分为数十簇，金人随而分兵，是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间，分合数变，金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必胜。作书者亦暗用其事，令人不得不叹赏其博。

第五十七卷

西岳华山金天圣帝 《龙鱼河图》曰：华山帝姓浩，名郁狩。《云笈七签》曰：西岳帝姓浩，名元仓。《五岳真形图》曰：西岳帝姓姜，名塋。

第五十八卷

西岳华山远远望见 太华山，今在华阴县西南。《白虎通》：华之为言获也，言万物成熟可得获也。《风俗通》：华，变也，万物成变由于西方也。《河图》刘会孟注：今华阴县最著者，莲花、明星、玉女三峰，而仙掌厓、日月岩、苍龙岭，皆奇境也。

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 毕仲荀《幕府闲谈》：国忌行香，起于后魏。《通鉴》注：唐自中世以后，每国忌日，天下州府，悉于寺观设斋焚香。开成初，礼部副郎沈蠡，以其事无经据，奏罢之，寻复旧。宋因唐制，此言降香，即行香也。因华州西岳之尊，特加赐金铃吊挂耳。又徽宗崇信道教，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诏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加赐金铃吊挂，亦适与时事合。

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 《史记·高祖本纪》：送徒酈山，到丰西泽中，有大蛇当径。后又云隐于芒碭山泽间，上常有云气。两事本不相蒙，后人乃误合为一处。以作者之精博，夫岂不知？而亦作此语者，殆为今之志地里者解嘲也。

第五十九卷

诸葛孔明八阵法 《汉史》称汉承秦制，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骑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又《东汉书》曰：立秋肄兵，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则八阵之法，当始于孙、吴，而盛于汉。孔明盖因其旧，而变化损益之。但孙、吴与汉，世远无稽，惟孔明八阵，寄仿佛于夔州数石。历代文人，阐发为书，不下数十家，为说不下数十种。若李筌、张焘之伦，于兵事毫无所知，而

飾为异说，诡诞支离，以欺后世，使有心之士，开卷茫然，驯至口不言兵，酿成世祸，其源流见于《八阵详说》。

金毛犬补 据内典，金毛，狮子也。犬号金毛，则犬而狮矣。今人家畜犬，色黄而毛毡者，俗呼猱狮狗，知犴犬固有狮名也。

照夜玉狮子 杜诗：“曾貌先帝照夜白”注引《明皇杂录》：上所乘马，有玉花骢、照夜白。画监曹霸《人马图》：红衣美髯奚官牵玉面骅，绿衣奄官牵照夜白。又杜诗：“近时郭家狮子花，”谓代宗赐子仪狮子骢也。此云照夜玉狮子，盖合二马之名以名之。

大金王子补 宋金二史、《续通鉴》并云，太宗是太祖弟。《金志》亦云：杨割太师生三子，长阿骨打，次吴乞卖，又次思改。太祖八子：长阿母，二室曷，三室梁虎，皆正嫡；四斡离不，误作二太子；五窝里嗝，误呼三太子；六兀术，误呼四太子；七阿里混；八窝骨保，邢王是与兀术同母，而室曷乃熙宗父也。又按《吊伐录》，宋帝致书斡离不，称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则王当作皇为正。

陵州（今俗本误作凌） 叶沅《历代郡国考略》：元陵州，今为县，隶济南府。

原是大金国人 女直完颜阿骨打称帝，更名旻，立国号曰金，在正和五年正月。而张叔夜之擒剧贼，宋江之降，则在宣和三年二月。此等处，见作者之年经月纬，不苟且。

认军旗半腰吹折 此用刘裕麾竿折事。

第六十卷

浑骨丫髻 浑骨，骨朵也。徐知训在广陵，作朱柄骨朵曰朱蒜。此亦言其丫髻如蒜也。

皇极先天神数 蔡元定《皇极内篇·自叙》：天地之所以肇者，数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数也，万事之所以失得者，数也。数之体著于形，数之用妙乎理。

一把铁算子 古算子皆竖握之，有九觚，每觚七筹，上下其筹以算。故《五代史》王章曰：“此辈与一把算子，不知颠倒也。”

锦标社 锦体 宋时诸社名目。按《都城纪胜》：杂剧则曰绯绿社，蹴球则曰齐云社，唱赚则曰遏云社，耍词则曰同文社，相扑则曰角抵社，清乐则曰清音社，射弩则曰锦标社，花绣则曰锦体社，使棒则曰英略社，小说则曰雄辩社，行院则曰翠锦社，影戏则曰鞞革社，梳剃则曰净发社，吟叫则曰律华社，撮弄则曰云机社，而七宝、蓦马二社为最。此宋时诸社之名也。

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 《山海经》郭注：泰山，即东岳岱宗也，在今奉高县西北。从山下至顶，四十八里三百步。刘会孟曰：山又名天孙，凡十八盘。马第伯《封禅记》云：泰山石壁窟窿，郁郁苍苍，仰视天门，如从穴中视天矣。《五岳真形图》：东岳姓嵒名崇。《云笈七签》：东岳姓元丘，名目陆。《龙鱼河图》曰：东岳泰山君，姓圆名常龙。《枕中书》云：太昊氏为青帝，治岱宗山。《史记·封禅书》：始皇东游海上，礼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故曰，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按：齐即脐字，古无脐，皆借用齐，言渊水趵突若脐。故既以齐名其国，而加水旁，即为济也。

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危 哀平之际，讖纬之书出。《遁甲开山图》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知死。《博物志》云：天帝之孙，知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长短。《后汉书·方术传》：许峻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乌桓传》：死者神灵归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泰山也。《三国志·管辂传》：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古怨诗行》：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刘桢诗：“常恐游岱山，不复见古人。”应璩《百一诗》：“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是管人生死之说，东京之世已有然。

心头火炽鼻里烟生 此用《南史·曹景宗传》耳后风生，鼻端火出语。

第六十一卷

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宋时颁刻黄山谷“尔俸尔禄”四语于县庭，正在徽宗时。

日后提刑官下马 宋制，各路提刑官，多简侍从有资望者命之，一年一更，如今巡按之制。

羊脂玉闹装 白居易诗：“贵主冠浮动，亲王髻闹装。”杨慎《丹铅录》：今京师有闹装带，合众宝杂缀而成，故曰闹装。近因有闹装带之名，改白诗“髻”字为“带”字，误矣。余按唐人诗：“金鱼公子夹衫长，密带腰围割玉方，行处春风随马尾，柳花偏打内家香。”则闹装之为带，由来久矣。

鹤鸡冠 鹤鸡，似山鸡而小，陆佃以为即锦鸡。《汉书》侍中冠鹤鸡冠，盖以其毛饰冠。颜师古注以为鹭雉。

珍珠履 珍珠履，见《史记·春申君传》注。

喜鹊咕噪 《通雅》：喜鹊，一名乾鹊，性恶湿，故谓之乾。王安石以乾鹊音虔，谓健鹊也，谬。咕咕噪噪，韩诗所谓鹊鸣声喳喳也。

第六十二卷

丑郡马 钟嗣成《录鬼簿》：元人杨显之，有《丑驸马射金钱》乐府，则丑郡马，在宋时必有典故，今失传耳。或谓射金钱，即指对连珠箭事，然无从考其是否也。

井木犴 犴同豢，陆佃曰：黑喙善守，故字从干。孔臧《谏格虎赋》：手格猛兽，生缚豢豢，味爽而出，见星而旋。《二十八宿真形图》井宿为木犴。

围魏救赵之计 见《史记·孙吴列传》。

第六十三卷

簸箕掌 《曲礼》：坐毋箕。注谓两展其足，状如箕舌也，是取象于箕之四星。《说文》以箕为簸具，是又以《曲礼》为取象于簸米之箕。此云簸箕掌，言其圈围如两掌之相合，则全取义如簸箕，非复二为踵二为舌之说矣。

栲栳圈 栲栳，盛物器，即古之簰，屈竹为之。《元史·志》：玉辂用栲栳轮。盖言其形曲也，此亦取圆围意。

杯翻箸落 暗用刘备闻雷事。

第六十四卷

非痈即疽 痈之深者曰疽。疽深而恶，痈浅而大。《灵枢经·痈疽论》：疽者皮夭以坚，痈者皮薄以泽。诸痈之发于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云此疾非痈即疽，用《史记·仓公传》，此病疽也。

绕着江边又走 张舜民《郴行录》：江行自北来者，循石头城，转入秦淮。宋白《续通典》：晋平吴，分为二邑，自秦淮水南为秣陵，北为建业。陆游《入蜀记》：龙湾望石头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墙。清凉寺距石头里馀，西望宣城渡及历阳诸山。

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要 此用《蓟门纪乱》，蕃将曹闵之擒史朝兴，朝兴谓闵子曰：“此腰带三十两黄金新造，谨奉将军。”闵之曰：“殿下但死，腰带闵之自解取。”左右皆笑事也。然《蓟门纪乱》又是用《左传》“杀汝，璧将焉往”语。

醉酒 醉，音诈。《证俗文》：压酒具。

衲头 衲头，破衣也。《智度论》：五比丘曰：“佛当着何等衣？”佛言：“应着衲衣。”故东坡《经藏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乐我静，一食破衲。”

滥官 宋时口语，以居官纵淫为滥。如朱元晦劾台州知府唐仲友，与官妓严蕊为滥，是其证也。

活闪婆 闪婆，《藏经》亦谓之陀那婆。此云轻捷，梵言药义也。

油里鳅 鳅之为物，多涎体滑，再加之油，其滑何似。乃甚言其狡猾也。

安太医 宋太医院有令有丞，皆职官也。此呼太医，特闾里相尊之称耳。

先把艾焙 痈疽艾焙法，以湿纸覆其上，先干处即痛头也。取独头大蒜，切片，安于头上，用艾灸之，三壮换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时方住。若有十数头者，用蒜捣作饼，铺头上，聚艾于饼上灸之。《医药纲目》曰：李迅《精要》谓头上发毒不可灸，此

言过矣。李东垣灸元好问脑疽，以艾炷如两核许者，灸至百壮，始觉痛而痊。

外使敷贴之饵 芙蓉外敷法，疡医秘之，名为清凉膏、清露散、铁箍散，皆此物也。或加赤小豆末，或苍耳子烧存性为末，加入。

内用长托之剂 《和剂局方》有托里十补散。《总录》有托里黄芪汤。孙彦和有托里温中汤。

第六十五卷

蔡太师只是主张安大家无事 此书至是，渐次脱卸入招安事矣。如此特提重振，则本书何删耶？

翠云楼补 周辉《北辕录》：十四日至汤阴县，过羸里城，十五日至相州，酒楼二：曰翠楼，曰秦楼。范成大《揽辔录》：出景阳门十里即汤阴，有羸里城。过相州市有秦楼、翠楼。二书所记，若出一手，皆言翠楼在相州（今河南彰德州），非魏州（今直隶大名府）也。程文偶误耳。翠云楼之有无，可取《大名府志》一查。

瓦子里走出来 时汴京及诸府，瓦子之多，皆分南中北。如《咸淳临安志》：南瓦在清泠桥西，有熙春楼；北瓦在众安桥之南，亦名下瓦，有羊棚楼。《都城纪胜》：夜市惟中瓦前最胜。《白獭髓》：中瓦通后市街之类（《白獭髓》张仲文著）。

鼓打二更 持更者，每一更则鼓一声，二更则鼓二声。故二更谓之二鼓，亦谓之乙夜。

雁翅般 周密《癸辛杂识》：德寿宫舞谱，有五花儿、雁翅儿、龟背儿。

第六十六卷

谏议大夫赵鼎 《宋史》：赵鼎登进士第，为开封市曹。京师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议立张邦昌，鼎与胡寅、张浚逃太学中，不书议状。高宗幸建康，乃迁殿中侍御史。徽宗朝，无为谏议大夫事。此特寓言耳。

没面目 没面目者，一窍未凿之浑沌也。依《庄子》义，当取天质未漓意，不止是不徇情面。视有面目，皆所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寇州枯树山 霸州，后周县，元初为寇州，取境内漉水为名，寻复旧。

丧门神 丧门为凶煞，其类有月害、天刑、禾刀、血支、九空、六占、劫杀、厌对之属，犯之灾祝立见。神，即煞也。

第六十七卷

钹箭 钹音披，铍铍并用，其镗薄而阔，有两刃甚利，所中处，能断树小枝。社诗“长钹逐狡兔”，乃言其筈之长，非谓其镗长也。今字书泛训长钹箭，误。

圣水将军 唐时民间讹奉圣水，李德裕奏禁圣水，云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已加捉溺，见《会昌一品集》。盖宋时其俗尚在，故作者举以为名。

神火将军 俗以雷火为神火，又医以用热针为神火。

搯 搯，俗字，音同虐，握也。

搯战 搯音诺。本训按，故班固《通幽赋》云：“搯朽摩钝，铅刀皆能一断。”又与拿通，《北齐书·庾狄干传》：捕搯箠楚；《旧唐书》：高宗永隆二年，诏商贾富人，厚葬越礼，严加攫搯；《韩琬传》：不务省事而务捉搯。并与拿同。此云搯战，亦取拿义，言令其必出战也。

番犬伏窝 番国之犬名为獠，能伏兽窝，俟其归，啗而擒之。

铁蒺藜 铁蒺藜，渠答也。《前汉书·晁错传》布渠答，即此物。《尔雅》：茨，蒺藜。郭注：布地蔓生，细叶，子三角如菱刺。《本草》有旁通、屈人、止行、休羽诸名，皆因其伤人也。凡草木有针者，俗皆谓茨，军中以铁肖其形为之，布地以限马足。

第六十八卷

东平府 东平，宋东平郡，旧郓州，以府尹兼总管。

东昌府 东昌，唐曰博平，宋曰濮州，元曰东昌。

李睡兰引入楼上坐 《都城纪胜》：入店不可轻易登楼上阁，恐饮燕浅短；如买酒不多，则只就楼下散坐。

水火之处 水火之处，谓厕上也。下云水火坑可知。

汶上县 汶上县，春秋鲁中都地，汉平陆，北齐乐平，宋汶上，今属兖州府，有开河驿，蜀山湖在其境。

孤魂纸 自唐玄宗渎于鬼神，王筠凿楮为钱以代币，今俗谓祀鬼神之钱为纸。《法苑珠林》曰：纸钱始于殷长史，王筠用以祀祭。又洪庆善《杜诗辨诬》言：齐废帝东昏，好鬼神，剪纸为钱。

寿春县界 寿春，春秋良邑，汉寿良，东汉寿张，唐寿州，今寿张，与东平接壤。

第六十九卷

没羽箭 《酉阳杂俎》：荆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复善作风羽。风羽者，其法去括三寸，钻小孔令透筈，及镞风渠深一粒，自括达于孔，则不必羽也。按此即箭之不用羽者。今以飞石之故，而取此意以制名，征作者之博奥。

小儿得宠一力一勇补 宠勇押韵，如谣如谚。宋景文《笔记》有云：当封吝宠，劳臣讳勇。与此意正相反，而语实相似，正以独造为佳。

招宝七郎 招宝七郎，今俗所绘招财神是。

大梁王彦章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补 此事史传所无，亦非耐庵捏造。按《梦华录》云：东京盛时，有霍四说三分，尹常说五代。《古杭梦游录》云：说话家有四，一曰说史，谓说前代战争之事。盖南渡艺流，专以演史小说供奉内廷，如乔万卷、蔡和辈。每遇一人一事，必极力铺张，以图悦耳，而一二好奇之士，往往演其说为谈资，遂致以讹传讹，莫可究诘。张仲文《白獭髓》云：绍兴间，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谈今古，谓戚快行、樊屠、尹佣书也。有无名字俚语云：戚快、樊屠、尹卖书，三人共坐说兵机，试问此书出何典，昔年曾看

王与之。盖与之又一说书人也。故知彦章打唐将事，必此等人为之，可断其妄。

第七十卷

崔卢邓襄神将 道经：崔、卢、邓、襄等，皆云心将，本无其人，非如马、关之为人鬼也。

青词 醮坛所奏青词，如表式而叙以韵语，书之青纸，故曰青词。

天罡星三十六员地煞星七十二员 《隋书·天文志》引《京房集·星章》所载妖星三十六，与此三十六名互异。其地煞星无考。不知耐庵特欲异其文耶，抑别有所本也。天枪星生箕宿中，天根星生尾宿中，天荆星生心宿中，真若星生房宿中，天辕星生氏宿中，天楼星生亢宿中，天垣星生角宿中，皆岁星所生也，见以甲寅日，其星咸有两青方在其旁。天阴星生轸宿中，晋若星生翼宿中，官张星生张宿中，天惑星生七宿中，天雀星生柳宿中，赤若星生鬼宿中，蚩尤星生井宿中，皆荧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两赤方在其旁。天上星、天伐星、天从星、天枢星、天翟星、天沸星、荆彗星，皆镇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两黄方在其旁。若星生参宿中，帚星生觜宿中，辕星生娄宿中，若彗星生毕宿中，竹彗星生昴宿中，穉星生胃宿中，白藿星生奎宿中，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两白方在其旁。天美星生壁宿中，天兔星生室宿中，天杜星生危宿中，天麻星生虚宿中，天林星生女宿中，天高星生牛宿中，端下星生斗宿中，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两黑方在其旁。

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梁山泊大聚会告示 此为第一百八人作结束，非全书大结束也。招安后，另有大结束，如入朝赐宴小赋，亦其一也。

天下太平四个青字 按《水浒传》正本，不止于此，至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方终耳。书中前已数提招安字，岂可未受招安而即休。其征辽以后，乃是续本，笔力庸劣，判若天壤，入目可辨。乃坊本毅然

并此后俱删去，使全书无尾，真成憾事。况考元人古汴钟嗣成《录鬼簿》内，载元人东平府学高文秀乐府，有《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双献头》等剧。又载大都杨显之与关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其乐府有《黑旋风乔断案》。又载棣州康进之乐府，有《梁山泊黑旋风负荆》。以上皆宋末元初人，所演皆《水浒传》七十卷以后事。而续《水浒》之罗贯中，乃元成宗时人，则洵乎七十卷以后者，非续本可知。皆因删者浅陋，目不见古书，又无眼力能辨别真贋，遂诞妄割弃如此，不足资识者一哂也。

补楔子卷中注一条

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 按宋仁宗时，龙虎山嗣天师，名张乾曜，尝赐号澄素先生。天师之号，昉于寇谦之，晋以前无有也。自宋以来，龙虎山张氏始专其名，国家崇宠，俾之世袭，或范金为印，刻玉为简，以赐之，典礼优异。史谓乾曜汉张道陵之后，而张氏自云留侯之裔。史又载道陵即张鲁之祖，当汉末，以妖术窃据汉中，与黄巾张角无异。其后裔获宠，岂非乾曜建醮祝厘，本有足取者耶。

（清道光二十五年王氏听香阁刻王开沃补注本）

鸿雪因缘图记（节录）

（清）麟 庆

一日在馆，论及菊种。文梦芑自言家有异种，邀余往观，遂造其庐，颇饶逸趣。因治具小酌，纵谈象数。梦芑谓《水浒》亦由《易》象参入。余讶未之前闻，因错举宋江、李逵、刘唐相质。答曰：“宋江，《讼》也。天水《讼》，故号‘及时雨’；刀笔吏出身，取《讼》象；人事起于讼，故以之为首。李逵，《井》也。水风《井》，故号‘黑旋风’；访柴进入井，迎母入井，取《井》象。刘唐，《鼎》也。火风《鼎》，故号‘赤发鬼’；缚之供桌，取《鼎》象。”又问《水浒》祇三女，扈三娘号“一丈青”何义？答曰：“卦止三阴，故以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象之。三娘，

《归妹》也。雷泽《归妹》，震三兑七，合成一丈；震居东方，其色属青；扈成之妹，归于王英；取卦象耳。”再问，则笑而不答。（第一集下册《梦苒谈易》）

（据清道光丁未扬州重刊本）

小栖霞说稗（节录）

（清）平步青

双渐

复卿以施耐庵《水浒》小说所云《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见问，浣霞曰：“宋时有二双渐：其一见《元丰类稿》卷四十五《双君夫人邢氏墓志铭》云：‘子渐，为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吉州军州事。’卷六又有《送双渐之汉阳诗》云：‘楚国封疆最上流，夹江分命两诸侯。何年南狩东樯出？六月西来雪浪浮。夏口楼台供夕望，秦川风物待春游。可能频度《渔阳曲》，不负当年鸚鹄洲’。阮文达公《广东通志》卷十六《职官志》七：‘双渐，员外郎，知封州军州事。年次无考。’隆庆《庐州志》：‘双渐，庆历二年壬午进士，无为军人，博学能文。为职方郎，知同州’。一见杨慎《希姓录》卷一：‘双渐，朱子门人。作县，有惠政。’《坚瓠补集》卷三《决僧判条》：‘双渐嘗为令’云云。知封州、同州者，即南丰赠诗、志其母者，初判吉州，移汉阳封州，终同州。《希姓录》与褚人获所载，当为一人。耐庵所说，似指北宋之双渐。苏卿则不知何人，不必以豫章城而引南苏云卿以实之。”复卿曰：“耐庵元人，安知非指作县令之双渐耶？”浣霞无以答也。《说文解字》走部：“赶，举尾走也”。《正字通》：“趕，同赶，追也。”《管子·君臣下篇》：“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赶”。尹知章注：“赶，谓逡巡也。”东坡《至真州再和王胜之游蒋山诗》：“北上难陪骥，东行且赶船。”则“趕”本周时字，且已入诗，不得以俗讥之。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八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

缺名笔记(节录)

蒋瑞藻

《西游记》一书,论者谓其结构取法于《中庸》,言亦近理。道光时,满人文梦芴,颇深于邵子之学,谓《水浒传》亦由《易》象参入。人举宋江、李逵、刘唐三人相质。答曰:“宋江,讼也,天水讼,故号及时雨;刀笔吏出身,取讼象;人事起于讼,故以为之首。李逵,井也,水风井,故号黑旋风;访柴进入井,迎母入井,取井象。刘唐,鼎也,火风鼎,故号赤发鬼;缚之供桌,取鼎象也。”或又问:“《水浒传》只三女,扈三娘号一丈青,何义?”答曰:“卦只三阴,故以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象之。三娘,归妹也,雷泽归妹,震三兑七,合成一丈。震居东方,其色青;扈成之妹,归于王英,取卦象尔!”其言亦甚新奇。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转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编者注 根据赵景深《小说戏曲新考·中国小说史料》,题《缺名笔记》为蒋瑞藻撰。

劫中得书记(节录)

郑振铎

补记第五

水浒传注略(程穆衡撰搞本,王开沃补,二卷四册)

为章回小说作注者,于此书外,未之前闻。程穆衡引书凡数百种;自《史》《汉》以下至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僻书

颇多。《水浒》多口语方言，作者于此亦多详加注释，不独着意于名物史实之训诂。故此书之于语言文字研究者亦一参考要籍也。穆衡自序云：“乃数百年来，从无识者。即自诩能读矣。止窥其构思之异敏，用笔之飞幻。若其炉锤古今，征材浩演，语有成处，字无虚构，余腹笥未可谓俭，然且茫如望洋焉。……余为是役，盖直举秘书僻事以发厥奥。俾知奥由于博，斯其为学也大矣。”其用力盖至勤且深。此原稿本未刊。王氏所补数十则，皆分别粘签于其上。余于暮春，偶过来青阁，见此书，即敦嘱留下。后见者数人，皆欲得之。谢光甫先生亦以为言。寿祺问可见让否？余执不可，乃终归于余。彼等皆欣羨不已。余所藏小说注本，未刊者，于《红楼梦微言》外，仅此书耳。宜亟为刊布，俾不没作者苦心。作者所据为金圣叹本，似未见明刊诸本，不无遗憾，然于“天下太平四个青字”条下注云：“按《水浒传》正本不止于此。在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方终耳……乃坊本毅然并此后俱删去，使全书无尾，真成憾事。”并引《录鬼簿》所载高文秀、杨显之、康进之诸《水浒剧》以证“七十卷以后”非“续本”，其识力不可谓不高。

王氏补注中有关于“图像”一条，云：“今俗本《水浒传》前有画像，每页一人。此崇祯时陈章侯所图，后人摹之入卷。”余近得雍正刊本《第五才子书》及《陈章侯水浒叶子》，知此语亦确。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六 影 响 编

(一)对社会的影响

诚意伯文集(节录)

(明)刘 基

卷十七 分赃台诗

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可但梁山独擅名。

(据《国学基本丛书》本)

焚 书(节录)

(明)李 贽

卷五 李涉赠盗

唐李涉《赠盗》诗曰：“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诗云：“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汉书》云：“吏皆虎而冠”。《史记》云：“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

兵捕盗者。

(据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菽园杂记(节录)

(明)陆 容

卷十四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据《守山阁丛书》本)

南诏野史(节录)

(明)杨慎

下卷 续纪事

嘉靖三十九年,省城无赖段昫等谋叛。昫先以罢吏禁狱,久之,自称段平章之后,纠合恶少三十六人,效宋时淮南盗宋江作乱,事露,收捕之。

(据云南图书馆刊本)

明朝通纪会纂(节录)

(明)王世贞

卷五

贼降叛不常,……遣官持牌,四出招安。贼魁黄虎、小红狼、一丈青……俱给牌免死,安置延绥河西。

其党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刚……显道神……分为三十六营。

(据清初刻本)

叶子谱(节录)

(明)潘之恒

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中人为角抵戏耳。

(据《说郭续编》本)

运掌经(节录)

(明)黎遂球

署之以宋江之徒者，必勇敢忠义然后能胜，而又非徒读书者所能知也，故署之以不知书之人。李贽曰：“此皆忠义之人，维其非读书之人。”

(据《说郛续编》本)

甲乙剩言(节录)

(明)胡应麟

曾见宁夏露布，以“禄山之乱”对“宋江之强”；彼以江对山，自谓绝异，不知转入恶道。

(据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转录，作家出版社1958年印本)

郑桐庵笔记(节录)

(明)郑敷教

黄河遇盗

辛未，余偕同年盛子裁初上公车下第归。黄河中，为绿林所劫。时三月十四之夕，月明如昼。盗伙二十余人，皆手操杀人之器，金光闪昱，射人目睛。惟一为首者，年可三十，叉手无言，群盗呼为大哥。既夺胠篋，不去，发篋開箱，惟书卷香绢数束，疑有别藏，余两人及童仆备受掳掠，以刃加颈者数四，群盗必欲杀之，大哥不应，乃免。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

(据《乙亥丛编》本)

袁中郎全集(节录)

(明)袁宏道

卷三 觴政·十之掌故

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刘炫《酒孝经》，《贞元饮略》，窦子野《酒谱》，朱翼中《酒经》，李保《续北山酒经》，胡氏《醉乡小略》，皇甫崧《醉乡日月》，侯白《酒律》。诸饮流所著记传赋诵等为内典。《蒙庄》，《离骚》，《史》、《汉》，《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说》，《颜氏家训》，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据时代图书公司《有不为斋丛书》本)

先拨志始(节录)

(明)文 秉

卷上

杨、左既逐，奸党益无忌惮，遂肆行诬陷。……而绍徽复造《东林同志录》，罗列诸贤姓名。又韩敬造《东林点将录》，计一百八人。……

《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

《东林点将录》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繆昌期

天闲星人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

天威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双鞭将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天启四年甲子冬归安韩敬造

(据《丛书集成初编》本)

烈皇小识(节录)

(明)文 秉

卷三

混天飞、独行狼、混江龙等据芦保山岭，……不沾泥手杀贼首双翅虎……。高嘉计号险道神……常安国号托天王……刘正国号关索……

独行狼、满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洗劫同邵等处。……

(据神州国光社1937年印本)

戏 瑕(节录)

(明)钱希言

卷二 叶子戏

叶子戏自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即今之扯纸牌，亦谓之斗叶子。近又有马吊之名，则以四人为之者，唐格已不可考。今自钱索两门而外，皆《水浒传》中人，故余尝戏呼戏者曰宋江班。(或云是厌胜之术，恐梁山泊三十六人复生世间耳。然则唐、宋之世，以何为厌胜耶?)

(据明万历间刻本)

天启宫词原注

(明)陈 棕

或有用《水浒传》罡煞星名配东林诸人以供谈谑之资，如托塔天王则李三才也，及时雨则叶向高也。崔呈秀得之，名曰《点将录》，佳纸细书，与《天鉴录》、《同志录》同付魏忠贤。忠贤乘间以达御览，上不解托塔天王为何语，忠贤详述溪东西移塔事，意欲使上知东林强暴有如此徒，所当翦也。上倾听啧啧，若恨不同时者。忠贤计阻，匿其书，逡巡而退。

(据清康熙间刻本)

三家村老委谈(节录)

(明)徐复祚

纸牌

又问：“今昆山纸牌，必一一缀以宋江诸人名，亦有说欤？”曰：“吾不知其故。或是市井中人所见所闻所乐道者，止江等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恐未有深意。”

(据北京图书馆藏清传抄本)

陶庵梦忆(节录)

(明)张岱

卷六 水浒牌

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铠胄、古器械，章侯自写其所学所问已耳。而辄呼之曰宋江，曰吴用，而宋江、吴用亦无不应者，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也。周孔嘉丐余促章侯，孔嘉丐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余为作缘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揆天，笔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呕血之诗；兰渚寺中，僧秘开花之字。兼之力开画苑，遂能目无古人。有索必酬，无求不与。即鬻郭恕先之癖，喜周贾耘老之贫。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遂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威仪。伯益考《山海遗经》，兽毡鸟氍，皆拾为千古奇文；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作一团青气。收掌付双荷叶，能月继三石米，致二封酒，不妨持赠；珍重如柳河东，必日灌蔷薇露，熏玉蕤香，方许解观。非敢阿私，愿公同好。”

卷七 及时雨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且曰：画《水浒》者，龙眠、松雪、陈章侯，总不如施耐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纸，如其刀杖勿树，如其传勿杜撰，勿弋阳腔，则十得八九矣。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发，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妮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玠。五雪叔归自广陵，多购法锦宫缎，从以台阁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龙宫一，华重美都，见者目夺气亦夺。盖自有台阁，有其华无其重，有其美无其都，有其华重美都，无其思致，无其文理。轻薄子有言：“不替他谦了也，事事精办。”季祖南华老人喃喃怪问余曰：“《水浒》与祷雨有何义味相近？余山盗起，迎盗何为耶？”余俯首思之，果诞而无谓。徐应之曰：“有之。”天罡尽，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书“奉旨招安”者二，书“风调雨顺”者一，“盗息民安”者一，更大书“及时雨”者二前导之。观者欢喜赞叹，老人亦匿笑而去。

（据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瑯嬛文集（节录）

（明）张岱

卷一 水浒牌序

余友陈章侯，才足挾天，笔能泣鬼昌。昌谷道上，婢囊呕血之诗；兰渚寺中，僧秘开花之字。兼之力开画苑，遂能目无古人。有索必酬，无求不与。既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贾耘老之贫。画《水浒》四

十人，为孔嘉八口计。因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威仪。伯益考著《山海经》，兽毡鸟氎，皆拾为千古奇文；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作一团青气。收掌付双荷叶，能月继三石米，致二罇酒，不妨持赠。珍重如柳河东，必日灌蔷薇露。熏玉蕤香，方许改观。非敢阿私，愿公同好。

卷五 水浒牌四十八人赞

托塔天王晁盖

盗贼草劫，帝王气象。

呼保义宋江

忠义满胸，机械满胸。

行者武松

人顶骨，一百八，天罡地煞。

短命二郎阮小五

仇首既得，玩之不释。

活阎罗阮小七

蓼儿洼，碣石岸，惟鱼鳖是见。

美髯翁朱仝

美髯翁，释曹操，走华容。

病尉迟孙立

百战百胜，谥曰鄂尔，其后身当不错。

双鞭呼延灼

公侯之家，必复其祖。

花和尚鲁智深

和尚斗气，皆其高弟。

青面兽杨志

花石纲，生辰纲，予及女偕亡。

黑旋风李逵

面如铁，性如火，东京只两斧。

一丈青扈三娘

娘子军，锦繖套，著者莫笑。

两头蛇解珍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霹雳火秦明

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智多星吴用

网虎者，步步松，步步急，诸葛曹瞒，合而为一。

入云龙公孙胜

松文剑，出雷电。

插翅虎雷横

救吾母，杀一狐，胜杀四虎。

急先锋索超

周公斧，召公钺，谁敢褻越。

九纹龙史进

有高手，愿为牛马走。

小旋风柴进

孟尝好客，其族几赤。

混江龙李俊

有民人，有土地，大伙并，不若小结义。

大刀关胜

作者奇异，刻画关帝。

浪子燕青

有其胆智，无其精细。

小李广花荣

广射虎，荣射鸟，其至尔，力中及巧。

双枪将董平

两股明枪，不使暗箭。

神机军师朱武

棋下于局，杀气满腹。

没羽箭张清

唐琦石，忠于宋，满地皆是，人不能用。

赤发鬼刘唐

尔则赤发，见蓝面则杀。

神医安道全

能杀人，能活人。

母大虫顾大嫂

既为虎，复为母，毒如蛊。

金枪手徐宁

一勾一搭，徐宁枪法。

鼓上皂时迁

其亡其亡，入我室，登我堂，颠倒我衣裳。

浪里白跳张顺

若溪水涨，逆流而上。

双尾蝎解宝

尔有母遗，是狄锹梁公姨。

金眼彪施恩

快活林，复霸业，能交人于縲绁。

玉麒麟卢俊义

不敢轻诺，平分水泊。

豹子头林冲

小夺泊，唐之李郭。

矮脚虎王英

王矮虎，性粗卤，借尔娄猪，定吾艾豕。

震天雷凌振

霹雳手，沙飞石走。

混世魔王樊瑞

五雷玄妙，此子可教。

扑天雕李应

一刺客，二游侠，三货殖，至尔身则一。

神行太保戴宗

朝苍梧，暮碧落。

拚命三郎石秀

战战兢兢，谁肯拚命。

母夜叉孙二娘

击晋鄙，如豚豕，惟是屠者，其养可取。

病关索杨雄

天生杨雄，以友为命，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没遮拦穆弘

出吾跨，揭扬一霸。

没面目焦挺

投身水国，倒有面目。

圣手书生萧让

笔毫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可活。

妙合却似昔人，先为代笔于四十八人。但一落笔，便刻画入髓，毛发都动。使近代才子为之，未必能动，未必能此！

(据清光绪三年黎培敬序刊本)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节录)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公元一六三三年(明崇祯六年)《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
认出有名贼头……张汝金混名燕青，……许得住混名雷横，

……王中孝混名宋江，

公元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兵部题为塘报湖广等处贼情事》

佛儿岭、熊家台、田家台、牛蹄畷之贼，系掌盘子一丈青、曹操老营……

公元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山东总兵杨御蕃题为塘报畿省会兵合剿等事》……共计剿杀有名贼首大胆黄文、燕青、焦赞等二十三名。……贼首宋江被火攻，……生擒贼首柴进。……

同年《山东巡按李近古题为塘报防河事》

又据王李口防官刘哲报称……土贼头目称宋江、一条龙等贼，自马牧集起营。……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河道总督杨方兴揭为备陈究属土寇情形并剿抚机宜事》

该职看得究属东西州邑土寇不下数万，其最著者，如满家洞之擎天大王宫文彩……桑科集之插翅虎阎清宇……皆积年巨寇，不比寻常土贼也。

(据开明书店 1952 年版)

明清史料乙编(节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第十本 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题本

户科给事中今升刑科右给事中臣左懋第谨题为再陈息盗要着事。一曰焚贼书、易贼地名、正其必不肯作贼之心。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东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郟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藪泽者，其说始于《水

《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士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而行之。青山虽灭，而郛、巨、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按宋鉴纲目，但有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平之耳。此书荒唐不经，初但为隶佣警工之书，自异端李贽乱加圈奖，坊间精加缮刻，此书盛行，遂为世害。而街坊小民将宋江等贼名画为纸牌，以赌财物，其来尤久。小民一拈其事，不至于败行荡产不止。始为游手之人，终为穿窬劫掠之盗，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臣思皇帝崇经右文，方且表章周、程、朱、邵、张子之书，以正一世之人心，而此等邪乱之书，岂可容存天地间以生乱萌以煽贼焰哉？臣请自京师始，《水浒传》一书，书坊不许卖，士大夫及小民之家俱不许藏，令各自焚之。乃传天下，凡藏《水浒传》书及板者，与藏妖书同罪。市有卖纸牌及家藏纸牌并牌模者、并以纸牌赌财物者，皆以藏《水浒传》之罪罪。而梁山一地，仍请皇上更其名，或以灭寇荡氛名其山，勒石其巅，庶漕河之畔，人望其山而知贼之必不可为，又知《水浒传》之为妖书也。人心正，盗风自息。诸不逞之徒，怵于皇上之威灵，岂复有敢思啸聚者哉？不但山左盗息，而天下之盗风皆可息矣。伏候圣裁，谨题请旨。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奉圣旨，已有旨了。

（据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印本）

明清内阁大库史料(节录)

东北图书馆

卷上

兵部为梁山寇虽成擒等事该本部题前事等因,崇祯十五年六月 日本(部)尚书陈等具题,十五日奉旨: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飭行,钦此。钦遵钞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

一、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炤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转行山东巡按,即严飭道府有司,实心清核,务令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并通行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施行。

一、咨东抚、登抚,合咨贵院烦为遵炤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严飭道府有司,实实清察,务使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前占聚殃民;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期于窟穴肃清,萑苻屏迹,施行。

一、通行九边省直各督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炤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不许隐匿,施行。

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郎中龚彝。

(据东北图书馆1949年印本)

谑闻续笔(节录)

(明)明遗民

卷四

叶子之戏,不知起自何时。……叶子所绘,皆《水浒》中人,原有深意,若曰好赌而负,必至为盗,即幸而胜,心与盗贼等耳。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罪惟录(节录)

(清)查继佐

传三十一 徐鸿儒王好贤刘永明

徐鸿儒,山东巨野人,迁郓城。万历末年,用白莲教惑众。……儒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

论曰:贼鸿儒为王好贤经营二十馀年,而好贤名不彰。夫为贼求知名,亦不易哉!嗟!知名贼,亦似有福在矣。以贼名究不名贼,又不入此例。梁家楼仿佛《水浒传》,以仿佛学为贼知名,更一奇哉!

传三十一 王嘉胤高迎祥诸部贼

时群盗望风起……其馀以浑号著者,如闯将八大王曹操……等(……关索……一丈青……显道神……九条龙……托天王……)不可胜数。……

论曰:自施耐庵作《水浒传》,罗贯中续成之,笔□貽祸者三而未已也。一则万历末年,徐鸿儒以郓城人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一则天启中《点将录》,以天罡星仿佛分署李三

才等三十六人，以地煞星分署顾大章等七十二人，逆魏与崔，借以尽残善类；一则崇祯中“流贼”初起，□为指名，亦辄如传中各立浑号，如托天王、一丈青等，□勇出相作梁山泊好汉，其为数十倍于天罡地煞不止。前七年为《水浒》第一演义而元气全渐，后十七年为《水浒》第三演义而国命遂尽。至吴中金生圣叹批评此传为《第六才子书》，于文无害，而□别案无故见杀，耐庵、贯中之笔，良可畏也。

……

（《据四部丛刊三编》本）

五 石 瓠（节录）

（清）刘 銮

水浒小说之为祸

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击咸效之。其老本营管队杨兴吾尝语孔尚大如此。

（据《申报馆丛书·眉五丛谭三集》本）

绥寇纪略（节录）

（清）吴伟业

卷一 澗池渡

崇祯三年二月，贼王子顺、张述圣、姬三儿等俱乞降，王嘉允掠延安、庆阳，城堡多陷。杨鹤、张广生主抚不以闻（鹤与刘广生出示：崇祯三年三四等月，有贼首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得水、混江龙、掠地虎、孟良等，俱给免死牌）。四年二月，杨鹤移镇宁州，受神一魁降（榆林道张福臻抚过金翅鹏、过天星等八十余人，雒川知县刘三

顾解散独头虎等数千人)。贼不沾泥攻围米脂，寻降(不沾泥手杀双翅虎，缚紫金龙以自赎)。九月，贼上天猴掠宜雒(时合独头虎、满天星、一丈青等五部恣掠宜雒)。四年六月，紫金梁复纠众起兵三十六营，号二十万(三十六营，八大王、混天王、九条龙、四天王等)。

卷十二 虞渊沉·言妖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其法以百贯灭活为胜负。有曰闯，有曰猷，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

(据清嘉庆刊本)

书 影(节录)

(清)周亮工

卷五

叶子、彩选，纷纷聚讼。予谓彩选即今之百官铎，不待言矣；叶子必今之纸牌。但叶子图淮南寇，不知始何时。今江右叶子，有无图象者，有作美人图者。闽中叶子，有作古将相图，有作甲第图者。近又有分鸟、兽、虫、鱼为门类者。古之叶子，正不知作何分。若但以图淮南寇，谓叶子之兴必在宋人后，则误矣。南人至今呼为斗叶。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本)

水浒人传

(清)李焕章

水浒人，居乘东偏八里，世农，家无识“之”“无”者。至水浒人，性小慧，习句读，通点画。幼为富人灌园。一日，窃《水浒传》读之竟，

再读，觉百八人在胸、在喉、在齿牙；就寝则又在梦寐。不禁为市人演说，市人辄称曰“水浒人”。余兄荆州太守公病，灼艾，爰谑谈，延水浒人来，水浒人以百八人来，百八人宛自水浒人来。兄据案起，如楚太子之闻《七发》。水浒人嗜酒，不常得，得辄无厌。众病之，水浒人曰：“梁山泊不容尔五斗瓮耶？”崇祯末，大盗秦渠数万逼乘，时水浒人在围城中，大言：“以我当敌，事必济。”众为之失笑。已事急，姑听之。水浒人乃为帛书一矢加城外，曰：“邑中大腹豪，我素所讎也。今我大言诳邑中，邑中以事急，姑听我。君夜半率二三骑来，止萧公祠，大众乘其后，城且陷，我与君共大腹豪焉。”秦渠果潜来。水浒人率精甲百人，突出缚之。盗大奔溃去。邑中人大惊喜，争金帛卮酒奉水浒人，曰：“若习孙吴几年矣？”水浒人笑曰：“始自窃读《水浒》时，孙吴我不知谁何氏，吾但知雪夜赚索超耳。”水浒人姓杨，名文杰，妻蔺，一男三女，皆衣食百八人。水浒人颇自矜，谓比施耐庵省笔墨。吾友徐大拙、隋襄名、魏思斋曰：寄语吴中不必注《五才子》，但一苍头扶水浒人遍天下足矣。或曰：吴人柳敬亭说《水浒》名世，予不识其人，读吴梅村传、周茂山歌，其行事大相类。柳、杨以《水浒》分霸南北矣。为之传。

（清周亮工选编《赖古堂文选》卷十三，据清康熙六年周氏刻本）

明 史（节录）

（清）张廷玉 等

卷三百九 李自成传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三年，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诸贼，所在峰起。……延安贼张献忠亦聚众据十八

寨，称八大王。……四年，曹文诏破河曲，王嘉允遁去……其党共推王自用号紫金梁者为魁。自用结群贼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邢红狼、上天龙、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等及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六年，会总兵官曹文诏率陕西兵至，……前后杀混世王、满天星、姬关锁、翻山动、掌世王、显道神等。……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未决。……十六年春……，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

(据中华书局1974年印本)

编者注：明杨鹤《奏议》(《崇禎四年恭报剿贼情形疏》)、北京大学研究院《崇禎存实疏钞》(卷五)、清管葛山人《平寇志》(卷三)、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四、卷十九)等书皆有明末农民起义军借用水浒英雄绰号的记载。

坚瓠二集(节录)

(清)褚人获

卷三 诗赠盗

唐李涉《赠盗诗》曰：“风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于今半是君。”可谓婉而切。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诗》曰：“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汉书》云：“吏皆虎而冠”。《史记》云：“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诗之意祖此。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坚瓠八集(节录)

(清)褚人获

卷二 奴根

杜荀鹤云：“势败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奴之欺主，自唐已然。近见一揭云：“项羽有拔山之力，而不能拔奴根于一纸；……鲁智深垂杨可拔，奴根恐难奋臂以驱除。”虽戏言，实至理。必也修德以俟，越境或免，斯亦不拔之拔也。若徒倚势以凌人，挥金以贿宦，拔之愈力，则粘之弥坚。《大易》所云：“确乎其不可拔者”，类此根也。噫！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坚瓠十集(节录)

(清)褚人获

卷一 叶子

叶子……不知何时，改用宋江等名。潘之恒《叶子谱》云：“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传》中人名，为角抵戏耳。”黎遂球《运掌经》云：“署之以宋江之徒者，必勇敢忠义，然后可胜，而又非徒读书者所能知，故署之以不知书之人。”……野史赞曰：“履其成，无忘其空。空以基之，成以息之，叶子之所由作也。”又曰：“闻宾四门，所以礼贤，不闻积聚而工数钱。故愚称守运之有神。能积能散，存乎其人。空不居其歉，万不履其盈。萑符之辈，若宋公明，亦足为世所程。谁曰不经？”

卷一 纸牌说

李东琪(式玉)《纸牌说》：“……自二十万以至万万，数极矣。有

其资者，势拟乎封君，而事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徐钊所绘水浒 一百单八将图题跋(节录)

(清)徐渭仁

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续成百二十回。……当至正失取，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三百年后，有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剧盗，归于忠义，安知非耐庵、贯中教之也。……

(据绀弩《水浒的影响》转录，《文艺月报》1953年7月号)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节录)

卷二百六十三 厚风俗 三

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壬午，上谕内阁：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圣至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感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著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

是问。

(据清嘉庆十二年殿本)

编者注：此文又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三乾隆十八年七月壬午及清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八。

定例汇编(节录)

(清)江西按察司衙门

卷三 祭祀

吏部为敬陈习弊等事，考功司案呈吏科抄出本部会议得掌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奏称，……又奏称：

一、盗言宜申饬也。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查康熙五十三年，奉禁坊肆卖淫词小说。臣请申严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等语。查《定例》，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裨文业诸书，其余琐语淫词，通行严禁，违者重究。是教诱犯法之书，例禁森严。今该御史奏请将《水浒》申严禁止等语，查琐语淫词，原系例禁，应如所奏请，敕下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将《水浒》一书，一体严禁；亦毋得事外滋扰。等因，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题，本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钦此。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江省准咨。

(据清刻本)

钦定学政全书(节录)

(清)王 杰 等

卷九 书坊禁例

乾隆十九年议准,《水浒传》一书,应飭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

(据清乾隆五十八年刊本)

蜀 碧(节录)

(清)彭遵泗

附记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宋时山东群盗宋江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法以百贯活灭为盛负,曰闯,曰献,曰大顺,其后皆验云。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子不语(节录)

(清)袁 枚

卷七 误学武松

杭州马观澜家,每四时必祭其门。予问:“古礼,门为五祀之一。今此礼久不行,君家独行之,何也?”马曰:“余家奴陈公祚好酒,每晚必醉,敲门归。一日,闻户外喧呶声,往视之,奴扑地,曰:‘奴归,见门外一男一妇,俱无头,头持在手。妇呼曰:我,汝嫂也。吾淫属

实。吾夫杀我可也，汝为小叔，不当杀我。夫杀我时，心软手噤，介不下，汝夺刀代杀。此事岂汝所宜与耶？吾每来相寻，为汝主人家门神呵禁，故伺汝于门外。’因大骂唾奴面。其男鬼掷头撞奴。奴倒地。闻人声，二鬼才散。马氏众家人扶至床，自言少年曾有此事。当时看小说慕武松之为人，不意遭此冤孽。或告之曰：小说都无实事，何得妄学？且武松杀嫂，为嫂杀兄故也。若寻常犯奸，王法只杖决耳。汝何得代兄杀嫂？言未终，奴张目作女声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问言者三叩头而死。”马氏以鬼言故，祭门神甚敬。世其家。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东皋杂钞(节录)

（清）董 潮

卷二

余里人有营葬穴，已定，夜梦一伟丈夫谓之曰：“余，雷横也。君所卜地，正是吾墓，乞少避之。”其人不之许。迨穿穴，髑髅一具，胫骨长大倍常，徙之他所，卒亦无他。按：龚圣予《水浒传》有插翅虎雷横名字，是盖乌有子虚耳，岂果有其人耶？抑姓氏偶相同耶？何以能见异于梦而终不能为他祸也。

（据《艺海珠尘》本）

清仁宗圣训(节录)

卷十六 文教类 一

嘉庆七年十月，上谕内阁：朕恭阅皇考《高宗纯皇帝实录》内载：“乾隆十八年七月，钦奉谕旨：……近有‘不肖’之徒，不翻译正

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乃乡曲小民……惟喜誓词俗剧及一切鄙俚之词。更有编造新文,广为传播,大率不外乎草窃奸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斗狠者,溺于邪慝;转相慕效,纠伙结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书词所致。世道人心,大有关系,不可不重申严禁,……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此后,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以端风化而息讹词。将此通谕知之。

(据嘉庆十二年殿本)

庚子西狩丛谈(节录)

(清)刘治襄

卷四

义和拳之乱,所以酿成此大戾者,原因固甚复杂,而根本症结,实不外于二端:一则民智之过陋也。北方人民简单朴素,向乏普遍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说与戏剧之两种观感,戏剧仍本于小说,括而言之,即谓之小说教育可也。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被之者普而入之者深,虽以前清之历次铲刈,而根本不固不能拔也。

(据1928年排印本)

天津一月记(节录)

(清)无名氏

(义和)团居江苏、浙江各会馆,门悬大黄旗两面:上书“替天行

道”、“扶清灭洋”等字。

(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印本)

得一录(节录)

(清)余 治

卷五 苏郡设局收毁淫书公启·计毁淫书目单

本局奉宪设立收毁淫书,业经收得一百余种,并板片二十余种,照估给价毁讫。惟各坊铺中所藏淫书板本尚多,已奉臬宪挨户给示晓谕,自应赶紧缴局,以免日后觉察,致干未便。兹特将收过各种书目开后,如藏有此等板本者,务劝尽数交出。此外名目尚多,未能备载。望各自行检点,一并送局,幸勿遗漏自误。此白。

……《红楼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金瓶梅》……《水浒》(即《五才子》)《西厢》(即《六才子》)……《今古奇观》……

其他小说之足以诲淫诲盗者,一概严禁收毁。

卷五 儒先论今乐

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定理,是非存而人心于以不死。自《水浒传文》出,而是非颠倒定理亡矣。夫英雄、好汉、义士,美名也,以之加于盗贼,颠倒孰甚焉?即如《神州会》一出,其主将陈元摆列擂台,招集义勇,其意固欲团练一方,杀尽梁山盗,为国灭贼者,岂非真英雄真好汉耶?顾竟至为逆贼所败,败矣而看戏诸人或尚能为之惋惜为之不平,是是非尚未尽泯,人心犹然不死也。乃遍察今日看戏之人,则异口同声,无人不笑陈元之败绩而快梁山之得胜者。呜呼!人心死矣!无怪乎结党争雄者,效尤日甚,举凡贪财亡命之徒,均以“水浒”落草为逋逃藪也。有世道之责者,可不急为之加意也

哉？……

卷五 翼化堂条约

一、《水浒》一书，矫枉过正，原为童贯、蔡京等作当头棒喝，然此辈人而欲借戏文以儆之，则恐见而知戒者百无一二，而见学样者十有五六。即如祝家庄蔡家庄等处地方，皆属团练义民，欲集众起义，剿除盗藪，以伸天讨者，卒之均为若辈所败，而观戏者反籍籍称宋江等神勇，且并不闻为祝蔡等庄一声惋惜。噫！世道至此，纲沦法斲，而当事者皆相视漠然，千百年来，无人过问，为可叹也。

一、汉唐故事中各有称兵劫君等剧，人主偶信谗言，屈杀臣下，动辄招集草寇，围困皇城，倒戈内向，必欲逼胁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泄其忿者。此等戏文，以之演于宫闱进献之地，藉以讽人主，亦无不可，草野间演之，则君威替而乱端从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监》、《劫法场》诸剧，皆乱民不逞之徒，目无法纪者之所为，乃竟敢堂堂演唱，启小人藐法之端，开奸佞谋逆之渐，虽观之者无不人人称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动辄拜盟结党，恃众滋事，其原多由于此。履霜集霰，发端甚微，而其祸直流于悖乱。司风教者，何不一为图度耶？

一、《盗皇坟》乃大逆无道之事，《偷鸡》乃下愚不肖之极，而出于《水浒》中所称英雄好汉，无怪乎学英雄好汉者多，而偷鸡盗坟者之接迹于世也。戏文中积习为常，大率如此，一为道破，能无怦然？

一、《打店杀僧》，世人每乐点演。噫！黑店杀人而食，世上必无此凶恶之辈，乃亦称为梁山好汉，而所杀之僧又系欲灭梁山而伸大义者，乃亦竟为此辈所害，害矣而杀人者既逃王法，又遁冥诛，天理何在，此事尚可为训耶？

一、《打鱼杀家》、《血溅鸳鸯楼》等剧，以小忿而杀及全家，皆足使观者称快，然其主人固有可杀之罪，而其合家中数十馀口何罪？诸如此类，皆作者欲图快人意，信笔写去，未及究其流弊耳。藐法纪

而炽杀心，更适足开武夫滥杀之风，破坏王法，端在于此。

永禁淫戏目单

……《翠屏山》……《捉奸》……《卖饼》……《挑帘裁衣》……

卷五 禁止演淫盗诸戏谕〔丙申四月容山教事录〕

为谕止演淫盗诸戏，以正人心，以消乱萌事。……古者，淫声凶声有禁，而当今功令，《水浒》一书，亦在禁限。盖观《水浒》者，至戕官篡囚，辄以为快，不知上下有定分，乃天经地义，父虽不慈，子不可忤，官虽失德，民不可犯。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天下，一夕尽为张叔夜所杀，载在正史，凡为不轨者，可以鉴戒。今登场演《水浒》，但见盗贼之纵横得志，而不见盗贼之骈首受戮，岂不长凶悍之气，而开贼杀之机乎？案优伶为本学所统管，凡有点淫盗诸戏者，仰班头即请更换，尔士民亦宜慎择之，以助本学正人心，消乱而讶神贶，是所厚望。

卷五 京江诚意堂戒演淫戏说

甲午年，本郡岳庙戏台楼屋一进，突于十月二十一日，焚毁净尽，人咸骇然，觉神庙不应如是。及推原其故，乃前一日，鞋店演戏酬神，曾点《挑帘裁衣》、《卖胭脂》等淫戏，故二十一日晚，即有此异，核并无人，只贮戏箱数只，竟不识火所自来。且台后木香亭，地至切近，而花藤丝毫无损，推独毁斯台，足见淫褻之上干神怒也。……道光十五年，嘉平月。

（据四川臬署重刊光绪十三年印本）

纪县城失守克复本末(节录)

(清)施建烈

卷一

伪翼王石达开,故永安州书吏,自号小宋公明。

(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五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印本)

寇汀纪略(节录)

(清)曹大观

(太平军)一路裹胁奸民,江西之建抚、广东之潮嘉、福建之漳泉,俱剪红色绸缎绫,约三尺长为包巾,四周用“合和同”三字戳记印之,亦有“忠义堂”三字者。

(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印本)

贼情汇纂(节录)

(清)张德坚

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卷五《诡计》)

(据国学图书馆 1932 年影印本)

先正遗规(节录)

(清)汪 正

卷一 冯恭定公士戒

一、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

一、毋撰造词曲杂剧及歌谣对联，讥评时事，倾陷同袍。

.....

一、毋唱词、作戏、博弈、清谭。

以上数款(编者注:原为二十款,兹节引三款),皆余髫年所闻于长老先生者,故不惮谆谆为诸生言之。诸生其慎听毋忽。

(据清光绪十九年浙江书局印本)

掉谱集览(节录)

(清)蒂园散人

卷一引 笪韞山叶子诗

……前朝神庙年,海宇方恬嬉;咄哉闯与猷,此名谁所为!

卷一引 附录水浒人名

空汤 矮脚虎王英

一钱 没面焦挺

半枝 豹子头林冲

二钱 金眼彪施恩(一作杨雄)

三钱 拚命三郎石秀

四钱 轰天雷凌振(一作没遮拦穆宏)

五钱 跳涧虎陈达(一作李立)

六钱 病关索杨雄(一作两头蛇解珍)
七钱 神机军师朱武(一作金大坚)
八钱 没羽箭张清
九钱 白花蛇杨春(一作朱武)
一索 一枝花蔡庆
二索 双尾蝎解宝
三索 镇三山黄信
四索 笑面虎朱富
五索 催命判官李立(一作金枪手徐宁)
六索 母夜叉孙二娘(一作立地太岁阮小二)
七索 玉臂匠金大坚(一作神行太保戴宗)
八索 双枪将军董平
九索 九尾龟陶宗旺
一贯 浪子燕青
二贯 小李广花荣
三贯 大刀关胜
四贯 小旋风柴进
五贯 混江龙李俊
六贯 九纹龙史进
七贯 霹雳火秦明
八贯 美髯公朱仝
九贯 插翅虎雷横
二十 一丈青扈三娘
三十 黑旋风李逵(一作杨志)
四十 青面兽杨志(一作李逵)
五十 花和尚鲁智深
六十 双鞭呼延灼
七十 病尉迟孙立

八十 急先锋索超(一作朱仝)
九十 活阎罗阮小七
百子 短命二郎阮小五
千僧 行者武松
红万 呼保义宋江

(据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金陵癸甲新乐府

(清)马寿龄

打叶子

我闻宋江辈,三十人有奇,横行遍天下,炎宋无能为。演为《水浒传》,加以铺张词。晚近叶子戏,粉本实因之。今日鼠跳梁,猖獗乃至斯。诸君消白昼,不肯执冰嬉;借此试雌雄,日监想在兹。

(据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

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节录)

卷九十 靖奸宄一

咸丰元年辛亥七月乙巳,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温良恭俭让五字号,每号总领数百人至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用度牒,盖以图记,声气联络,往来各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会,头目乘轿骑马,动辄数百人,抢夺淫掠,无所不至。地方

官不敢撻其锋，遇有呈报会匪字样，逼令更换呈词，或改盗为窃，反将事主收押陵虐，遂致匪焰愈炽。又宝庆府之邵阳新化武冈等处，教匪以阻米出境为名，肆行抢夺各等语。匪徒扰害闾阎，总由地方官不能觉察于先，又复容隐于后，似此，党徒充斥，若不早绝其源，必致蔓延勾结。著程裔采会同骆秉章按照折内所指各情，严密访拿，务期消息未然，勿使酿成巨案。现已谕令徐泽醇访拿峨嵋山会首，如该省访获要犯，讯出情形，即密咨四川，一体查办。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主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飭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仍当严飭各属，勿令吏胥藉端滋扰。

(据清嘉庆十二年殿本)

编者注：此文又见《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三十八咸丰元年七月乙巳。

乾嘉诗坛点将录(节录)

(清)舒 位

诗坛都头领三员

托塔天王沈归愚德潜

及时雨袁简斋枚

玉麒麟毕秋帆沅

掌管诗坛头领二员

智多星钱箴石载

入云龙王兰泉

参赞诗坛头领一员

神机军师法梧门式善

掌管诗坛钱粮头领一员

小旋风阮云台元

马军总头领三员

大刀手蒋心余士铨

豹子头胡稚威天游

霹雳火赵瓿北翼

马军正头领十四员

双枪将邵梦余无恙

双鞭萧子山抡

没羽箭舒铁云位

(据清光绪丁未九月长沙叶氏刊本)

庸闲斋笔记(节录)

(清)陈其元

卷五 纪文达烟量

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直，正吸烟，忽闻召见，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又嘲之为“李铁拐”云。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抚吴公牒(节录)

(清)丁日昌

卷一 札伤禁毁淫词小说

为通飭一体查禁事。照得苏省设立书局,刊刻《牧令》等书,并请旨飭下各直省严禁淫词小说,以戢人心而维风化一折,经本部院于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恭折奏明行知在案。查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赋为风流,乡曲武豪,籍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以致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始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飭所属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飭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黏单札飭。札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飭所属,明定期限,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藉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除俟恭奉上谕,再行钦遵咨行外,文到仍将遵办缘由,及示稿先行禀送察核,毋违,特札。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

卷七 山阳县禀遵飭查禁淫书并呈示稿及收买书目由

据禀已悉,该县查禁淫词小说,并不假手书差,遂得收缴应禁

各书五十馀部，及唱本二百馀本，办理尚属认真，应即记功一次，以示奖励。仰江藩司注册飭遵。并飭将收缴各书，即行亲督销毁。仍随时严行查禁，务当收毁净尽为要。并候通飭各府州厅一体遵照。缴折存。

加函

淫书小说，最为蛊惑人心，童年天真未漓，偶得《水浒》《西厢》等书，遂致纵情放胆，因而丧身亡家者多矣。前此分檄各属严禁，初时，江北应者寥寥，旋据江甘二令搜索五百馀部，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馀部，并板片等件，今山阳又复继之，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板片则令解至省城书局，验明焚毁。倘能再接再厉，得一扫而光之，亦世道人心之一转机也。已将焚缴尤多者记大功，馀则记功。仍祈尊处通飭所属认真搜查，勿留遗种；庶通力合作，收效较贻也。

（据清林达泉校刊本）

江苏省例(节录)

藩政·查禁淫词小说

巡抚部院丁 札开：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年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赋为风流，乡曲武豪，藉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飭所属，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飭令认真劝解，俾城

乡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黏单札飭，札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飭府县，明定期限，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藉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飭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

计开应禁书目：

……《水浒》(即《五才子》)……《西厢》(即《六才子》)……《红楼梦》……《续红楼梦》……《金瓶梅》……《牡丹亭》……《今古奇观》(抽禁)……《汉宋奇书》……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四月十五日通飭。

(据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本)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节录)

卷三十 礼文词

一、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水浒传》，俱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有违禁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买看者，系官罚俸一年。若该管官员，不行查出，每次罚俸六个月。仍不得借端出首讹诈。如该管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将该管官降二级调用。

(据清刻本)

中衢一勺(节录)

(清)包世臣

卷六 附录三 闸河日记

道光九年六月……十一日癸酉，……至阿城……土产阿胶，……阿城古甄治，陈王墓在焉，今属阳谷，唯阿井周围百步属东阿，故东阿有贡胶役。而土人颂之曰：“山东有二宝：东阿驴胶，阳谷虎皮。”虎皮今藏阳谷库，土人传为武松所打死于景阳冈者也。景阳冈在阿城东南廿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阳谷知县武姓者，甚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门有庆大户尤被其毒。民人切齿，呼之为武皮匠，言其剥削也。又呼为卖饼大郎，言其于小民口边求利也。”说虽不经，足以为戒。

(据同治壬申秋注经堂重刊《安吴四种》本)

编者注 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一引《佣余漫墨》转录此文。又本篇及清陆次云《湖壖杂记》、梁玉绳《警记》、朱梅叔《埋忧集》等书中考证水浒传人物遗迹一类的记述，皆应出于《水浒传》问世以后，故归入影响编。

湖壖杂记(节录)

(清)陆次云

六和塔

武林有三塔：宝所塔实其中而不能登，雷峰塔虚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塔在进泷浦上，压波凌江，巍然作镇。旧传塔灯夜灿，海泊望此而归。此似在钱塘未筑前语。今则长堤绵亘，

去海甚遥，贾舶亦亡收此者。塔下旧有鲁智深像，今毁矣。当日听潮而圆，应在此处，进泷浦下有铁岭关，说是宋江藏兵处。有石门，进此者每为伏弩所射。又国初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日进征青溪，用兵于此。稗乘所传，殆不一诬也。惟涌金门金华将军，人以为即张顺归神，非是。

(据《龙威秘书》本)

瞥 记(节录)

(清)梁玉绳

卷六 诗文

吾杭清泰门有时迁祠，行窃者祀之。石屋岭又有杨雄、石秀庙，其妄政全。陆云士《湖濡杂坊》云：“六和塔下旧有鲁智深像，今毁矣。当日听潮而圆，应在此处。进泷浦下有铁关，说是宋江藏兵处。国初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日进征青溪，用兵于此，稗乘所传，殆不尽诬也。惟涌金门金华将军，人以为即张顺归神，非是”。

(据《食旧堂丛书》本)

埋 忧 集(节录)

(清)朱梅叔

卷七 武松墓

六和塔在进泷浦上，塔下旧有鲁智深像，今毁矣。当日听潮而圆，应在此处。进泷浦下有铁岭关，说是宋江藏兵处。昔江中有盗，劫得商舟财物，相与携而藏其中，为伏弩所射而毙，自是人不敢入。

国初时，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日进征青溪，用兵于此，稗乘所传，当不诬也。惟涌金门金华将军，俗传即张顺归神，则无稽矣。今又讹为青蛙将军。史言刘豫降金，骁将关胜不从，杀之。是关胜亦有其人，但不可据为《水浒》之关胜耳。一则死于忠，一则传以盗，是耐庵之罪也。

(据文朔书局 1922 年石印本)

笑 笑 录(节录)

(清)独逸窝退士

卷五 杨雄石秀

兴山有狱，久未结。大府提至省，委阿郡伯、冷司马会鞠，仍以原辞上。大府委员复讯，乃尽翻前讞，以仇杀报。阿、冷二君被议褫职。时有杨逢圣者，性刚直，寓与石赤霞最近。两人交最深，群以杨雄、石秀目之。每逢二人偕坐，必问以“巧云安在。”杨闻阿、冷被斥，气愤大言曰：“何物委员，坑人至此？”即吟云：“安得上方斩马剑”，语未毕，一友应声曰：“翠屏山上杀迎儿”。阖坐大笑。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酒 令 丛 钞(节录)

(清)俞敦培

卷二 四书贯水浒人名令

曾子曰：“唯。”(鲁达)

日月逝矣。(时迁)

援之以手者。(顾大嫂)

卷四 水浒酒筹

李逵大闹浔阳江(首二坐为宋江、戴宗,末坐为张顺。得筹为李逵,饮一大杯,宋、戴陪小杯,即与张顺猜十拳,张顺输则饮酒,李逵输饮开水)

武松醉夺快活林(无三不过望,先饮三杯。对面为蒋门神,要连胜三拳方过,再打通关一转)

鲁智深醉打山门(先饮一大杯。首二坐为金刚,每人猜三拳)

金翠莲酒楼卖唱(首二三坐为鲁达、李忠、史进。得筹者或弹或歌,敬三人酒)

一丈青擒王矮虎(与并坐者猜拳,胜后牵巾饮三交杯,合席共贺一杯)

景阳冈武松打虎(三碗不过冈,先饮三大杯,与寅年生人或与姓名字带虎头者猜拳,以胜为度)

请诸邻武松杀嫂(以左右四座为四邻,各照三杯。年少无须者为嫂。猜拳以胜为度)

梁山泊群雄聚义(合席各饮三杯)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善恶图全传(节录)

(清)无名氏

第二十一回

此乃是孩儿同乡,是一位英雄好汉,乃是罗贯中令郎,名叫罗定。

(据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转录,作家出版社1958年印本)

茶香室丛钞(节录)

(清)俞 樾

卷八 扮马上故事

明张岱《陶庵梦忆》云：“枫桥杨神庙，九月迎台阁，扮马上故事……”又云：“壬申七月，村村祷雨，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按此二则，可见明季风俗之侈。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

茶香室三钞(节录)

(清)俞 樾

卷二十三 宋江等画像

明张岱《梦忆》云：“古貌，古服，章侯自写其所学耳。而辄呼之曰宋江曰吴用，而宋江、吴用亦无不应者，以英雄忠义之气，积于楮墨间也。周孔嘉勺余促章侯。孔嘉勺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余为作缘起云：‘余友章侯，才足揆天，笔能泣鬼。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遂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威仪。伯益考著《山海遗经》，兽毡鸟毳，皆拾为千古奇文；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作一团青气。’”云云。接近时有画宋江等像，用西法照印以牟利者，不谓亦有此故事也。伯益非伯益考，陶庵文误。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

小三吾亭诗(节录)

冒广生

卷四 翠屏山

日落翠屏山，驱车过其右。人言潘家女，昔作杨家妇。府吏府中趋，空房愁独守。情天有坏空，佛法无净垢。阿难戒体毁，观音锁骨朽。至今梳妆楼，（舞鹤楼在蓟州城内大街，相传即潘氏妆楼），隐约蔽垂柳。一客听未终，整襟屡摇首。虞初说九百，君子不上口。悠悠滕薛争，谁能置可否？呼僮且晚炊，为我殍斗酒。宣和事已遥，兹事莫须有。（《宣和遗事》载宋江诸人事最详，为今世通行《水浒传》所本）

（据《如皋冒氏丛书》本）

娱萱室随笔(节录)

小说中事实，皆系悠谬无稽之言，不能据为典要。而王渔洋《香祖笔记》，谓阳谷县有潘吴二姓，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且因演《水浒传》戏剧，致成讼事。是耐庵之书，固非尽出于澜言也。至翠屏山杨雄妻潘巧云为石秀所杀，《水浒》虽详记其事，然知其必出于杜撰，断不能求其人其地以实之。乃近读冒氏《小三吾亭诗》，有《翠屏山》五古一首，并有自注云：“舞鹤楼在蓟州城内大街，相传即潘氏妆楼。”据此，则潘巧云竟有其人，翠屏山竟有其地矣。落凤坡吊庞士元，昔贤曾见之题咏，然则郢书燕说，何尝不足为作诗之好资料耶？兹录其诗云：“日落翠屏山，驱车过其右。人言潘家女，昔作杨家妇。府吏府中趋，空房愁独守。情天有坏空，佛法无净垢。阿难戒体毁，观音锁骨朽。至今梳妆楼，隐约蔽垂柳。一客听未终，整襟屡摇首。虞初说九百，君子不上口。悠悠滕薛争，谁能置可否？”

呼童且晚炊，为我煮斗酒。宣和事已遥，兹事莫须有。”夫汉代丛书，唐人小说，当时亦不过为文人一时之游戏，流传既久，词章家遂为故实，安知数百年后，不即引此诗以为证耶？是在好事者之广为传播耳。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一转录，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印本）

重刊乾嘉诗坛点将录序（节录）

叶德辉

圣清乾嘉之世，人文号为极盛。当其时海宇承平，公卿搢绅，各以坛坫主盟，迭执牛耳。无名人传有《诗坛点将录》一书，乃以《水浒》一百八人，配合头领。或肖其性情，或拟其行止，或举似其诗文经济，以人人易知者，如沈归愚之为托塔天王，袁子才之为及时雨，毕秋帆之为玉麒麟，始一展读，即足令人失笑。……夫魏奄点将，据以收拾东林宣和盗魁，藉以讨平群寇。今录附于后，并考《水浒》诸人原始，以待后之人知其人而尚论之。《儒林外史》之迷乱其姓名，《红楼梦》之隐约其事实，固不如是录之明白痛快，可以发皇耳目也。光绪丁未八月中秋后十日长沙叶德辉序。

（据清光绪丁未九月长沙叶氏刊本）

梵天庐丛录（节录）

柴 萼

卷三 庚辛纪事

其（义和团）旗之长方者，或书“助清灭洋”，或书“替天行道”。

卷十九 陈老莲三则之三

陈老莲水浒牌，白描画四十纸，高四寸，阔寸有奇。人长不及寸或二寸许，神采如生。上横书若干贯、若干钱、若干子及空一文、半枝花名目。旁注姓名，下注某某者饮。首页署款“友弟陈洪绶为也赤兄写”十字，小楷如粟。另一页署款“苧萝陈章侯为也赤先生图于梧柳园之槎庵”十八字，行书。副页四十，皆史及超先生书赞。末一页跋云：“龚圣予《淮阳文献志》，载宋江事甚悉，三十六人为一赞，而寓箴体焉。其柴进、扈三娘、樊瑞、朱武四人，志所不载，余为之续貂，虽极意摹仿，然终不能佳也。史大成书。”六十一字，行书，又一页书宋江题词一阙，不知为谁作。按《宝论堂集》有“客萧山徐也赤、张处仲见过书赠”一诗，则也赤为萧山人。槎庵，来道之方伯别号。方伯名斯行，萧山人。明史无传，其武功散见毕自严、赵彦、曹钦传中。章侯客来氏久，必作于园中者，故署槎庵。想当日定有数本，张宗子《陶庵梦忆》云：“周孔嘉勺余促章侯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之语。又周栎园《读画录》云：“初画《楚词》，刻于山阴，再刻《水浒牌》行世。”则此牌必已付刻，惜无人模印耳。牌为叶子格。此戏始于唐中叶。《宋史·艺文志》有《叶子格》三卷。如吴彩鸾《唐韵》、李邕彩《选格》之类。明金陵教坊盛行之。兼以赌酒，故添罚酒杯，藉用行令。金谨斋曩年得于萧山丁兰叔家。兰叔官闽。此册遭蠹如鱼网，今已装裱如新矣。

(据中华书局石印本)

清稗类钞(节录)

徐珂

卷三十五 诙谐类·神行太保靴筒走水

纪文达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一日，当直，正吸烟，上忽召见，亟以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高宗惊问之，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文达行步最疾，每入朝，同僚咸落后，彭文勤戏语同人曰：“晓岚确是神行太保。”文达应声曰：“云楣不愧圣手书生。”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行者累日，文勤又嘲之为李铁拐焉。

卷三十五 诙谐类·高心夔对王矮虎

高碧涓，名心夔，捷南宫后，改官知县。令吴县时，适童试，高出坐大堂点名给卷，诸童绕之三匝，有在人丛中效礼房声口唱曰：“高心夔。”一童曰：“何不对《水浒传》之矮脚虎？”碧涓闻而大赞曰：“好极，好极！”众哄然鼓掌。

(据商务印书馆 1918 年印本)

庄谐杂录(节录)

夏曾佑

卷二

胡文忠公(林翼)曰：“……至草泽中，又全以《水浒传》为师资，故满口英雄好汉。而所谓奇谋秘策，无不粗卤可笑。”

(据癸卯年(1903)上海排印本)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节录)

梁启超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即如彼,其有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1902],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节录)

文化日进,思潮日高,群知小说之效果,捷于演说报章;不视为遣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有释奴小说之作,而后美洲大陆创一新天地。有革命小说之作,而后欧洲政治特辟一新纪元。而以视吾国,北人之敢死喜乱,不啻活演一《水浒传》。南人之醉生梦死,不啻实做一《石头记》。小说势力之伟大,几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一期[1902],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编者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选录此文,未题作者。

海 底(节录)

李子峰

第二编 组织·三把半香诗

水泊梁山三把香，有仁有义是宋江。高俅奸贼朝纲管，因此聚集在山岗。高扯替天行道旗一面，一百八将招了安。乃是上天诸神降，天罡地煞结拜香。

(据1940年出版《中国秘密结社丛书》本)

洪 门 志(节录)

朱 琳

第十五章第二节 香堂设置四新官人上香

大哥传唤“新官人”时，“新官人”须即答应“有”或“到”。走到“月宫门”前，把守人阻止，问答如左：

问：你来做什么？

答：投奔梁山。

问：投奔梁山做什么？

答：结仁结义。

第十七章第三节 外八堂执事二五铜章令

铜章大令往下扬，满园哥弟听端详。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将，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钟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将，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大交兵；八哥好比陈达将，掌管令箭圣贤堂；九哥

好比石秀将，替兄杀嫂上山冈；么满好比时迁将，功苦勤劳在山冈。满园兄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铜章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

（据中华书局 1947 年印本）

天地会文献录（节录）

罗尔纲

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钞本

再看《水浒传》那种理想如何的影响到天地会上去。先考天地会名称取义的由来。天地会拜会的歌辞道：“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五拜五祖，六拜万云龙大哥，七拜陈近南先生，八拜兄弟和顺。”

可见天地会的名称乃是取自“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的意义。拜天地为父母者，所以泯除家族畛域，而合异姓为一家。这乃是从金人瑞七十一回本《水浒传》的“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而来的。

《水浒传》的理想团体是无阶级无亲疏无恩无怨的，故天地会也效法《水浒传》力求平等主义，会员间彼此都以兄弟相称，同盟者一律看待。至于个人的私怨，自从花亭结义以后，也都须消释不许记念，所以洪门诗道：“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

又道：“当日花亭前讲过，千祈不念旧冤仇。”……

《水浒传》的理想是以忠义为集团共同的信条的，故天地会也以忠义来做维系群众的规律。天地会拜会行过火坑的仪式时唱道：“红旗弯弯跳过山。有忠有义，寿比南山。不忠不义，丧在其间。”……

行摩碗仪式时唱道：“莲花，莲花，富贵荣华。有忠有义，赏过莲

花；不忠不义，照碗开花。”……

《水浒传》梁山泊上有个英雄聚义的“忠义堂”，故天地会会员聚会的地方也叫做“忠义堂”。所以洪门诗说道：“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

又道：“忠义堂前兄弟在，城中点将百万兵。”……

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十)元年七月甲辰，上谕军机大臣说：“天地会会众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就是指此。

《水浒传》的理想组织是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团体。天地会的组织，正是根据这理想，故洪门诗篇歌咏道：“佛祖古城在路中，洪家兄弟四海通。万望义兄放我过，百万兄弟俱系洪。”“乌云盖月映长沙，洪姓同来共一家；路上相逢通名姓，风云至正雨间花。”……

水浒传的理想与天地会

《水浒传》里一半传说，一半虚无的梁山泊，到了天地会成立居然造成一个“洪家兄弟四海通”、“百万兄弟俱系洪”、“洪姓同来共一家”的洪门组织了。……

(据正中书局 1943 年印本)

太平天国史料(节录)

金毓黻 等

第二部分 天地会文书

天德三年二月平满大元帅洪告示结衔：“奉天倡义平满大元帅洪”、“代天伐暴招讨副元帅□”。

《义兴公司告示》有“癸丑八月初三日发贴各城上黑旗”等语，并附黑旗图样。旗上有“顺天行道”四字。

(中华书局 1959 年印本)

(二)与水浒传有关的小说

皇明从信录(节录)

(明)沈国元

卷三十

丁酉,嘉靖十六年……进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庙。按嘉靖十年间,刑部郎中李瑜议进诚意伯刘基侑祀高庙,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勋欲进其立功之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传说宫禁,动人听闻,已乃疏乞祀英庙……。

(明刻本。据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书中《疑施耐庵即郭勋》文书影转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印本)

水浒后传序

(明)陈忱

尝论夫水:发源之时,仅可滥觞;渐而为溪、为涧、为江、为湖,汪洋巨浸而放乎四海。当其冲决,怀山襄陵,莫可御遏,真为至神至勇也。及其恬静,浴日沐月,澄霞吹练,鸥鳧浮于上,鱼龙潜其中,渔歌拥柁,越女采莲,又为至文至弱矣。

文章亦然。苏端明云:我文如万斛泉,是也。《水浒》便似之。其

序英雄，举事实，有排山倒海之势；曲画细微，亦见安澜文漪之容。故垂四百余年，耳目常新，流览不废。

若近世之稗官野乘，黄茅白草，一览而尽，不可咀嚼。岂意复有《后传》，机局更翻，章句不袭；大而图王定霸，小而巷事里谈，文人之舌，慧而不穷；世道之隆替，人心之险易，靡不各极其致；绘云汉则热，图峨嵋则寒；非一味铜将军，铁绰板，提唱梁山泊人物已也！

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言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言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

昔人云：《南华》是一部怒书，《西厢》是一部想书，《楞严》是一部悟书，《离骚》是一部哀书。今观《后传》之群雄激变而起，是得《南华》之怒；妇女之含愁敛怨，是得《西厢》之想；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牡蛎滩、丹霞宫之譬喻，是得《楞严》之悟。不谓是传而兼四大奇书之长也！

虽然，更为古宋遗民惜。浑沌世界，何用穿凿？使物无遁形，宁不畏为造化小儿所忌？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饭饜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安得一识其人，以验予言之不谬哉？

万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撰。

（《水浒后传》卷首，据清绍裕堂刊本）

水浒后传论略

（明）陈 忱

《水浒》愤书也。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愤大臣之覆餗，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

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愤世风之贪，而许宋江之疏财；愤人情之悍，而许宋江之谦和；愤强邻之启疆，而许宋江之征辽；愤潢池之弄兵，而许宋江之灭方腊也。

《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诞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

梁山泊先起者亡，王伦也；继起者强，晁盖、宋江也；后起者王，李俊也。

英雄多许，三代而下，开国创业者，孰不阴施阳设，何有于宋江？盗有道，特非君之大道也，不可认真。

虞舜之烈风雷雨不迷，光武之渡河冰结，昭烈之跃檀溪，宋高宗之泥马渡河，所称王者不死。宋江不过绿林之豪，亦有十险：阎婆扭至县前，一险也。朱仝揭开地窖，二险也。清风山剜牛子心肝，三险也。清风寨元宵被捉，四险也。揭阳岭李立等候火家，五险也。穆家兄弟追至江边，六险也。船火儿请吃板刀面，七险也。江州上法场，八险也。还道村神橱内，九险也。攻大名疽发于背，十险也。

智取生辰纲，巧矣。以晁盖之掌盘，吴用之运谋，公孙胜、刘唐之探报，阮氏三雄之效力，可谓周密之至矣，而失机于白胜。去年梁中书之生辰纲，亦被劫去，反不败露，岂去年之豪客，更有神谋鬼算过此七人者哉！盖不泄漏，则不上梁山，而《水浒》一传，何由著成？与后之假蔡京家书而误用图书，同此机局。

宋江不通信，放七人走脱，同刘唐不送金子与书，不舍阎老棺材，则不要阎婆惜，皆于施惠处便伏祸根，善不可为，岂不信哉？

吴用运筹帷幄大有过人处，可惜失身小用，如韩延寿之投契丹，张元之归赵元昊也。故贤宰相收罗人材为主，困穷不售，必至他图，不特失我良臣，更资敌国。

其说三阮撞筹，圆融机变，鲜不堕其术中，况赌后如洗之际乎！潘金莲之淫浪，王婆用十研光，似皆小题大做，文章家如狮王奋搏，不管象兔，俱用全力，谓当大敌勇，小敌怯，吾不信也。

林冲误入白虎节堂，冤苦极矣！不有风雪山神庙，何以消其冤苦乎？雪天三限，屈郁极矣，不有山亭大并火，何以豁其屈郁乎？陆谦附势忘友，王伦嫉功妒能，卒致杀身，读之生气勃勃。

王伦之不纳晁盖，亦不可深罪，翟让、李密之事可鉴。其失着不结纳林冲，向使林冲久为心腹，纵强宾压主，犹不失绛、灌为伍，何至杀身？

晁盖为梁山泊承上接下之人，众好汉皆宋江延揽而至，惟一吴用是晁盖先交，然第一流人物为其所得，如昭烈之得卧龙也。忠义堂上灵位，亦得安坐。

王伦之分例酒食，水亭号箭，晁、宋因之不改，如王介甫之助役新法，苏端明劝司马君实存之也。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醉闹法堂，火烧瓦棺寺，大闹野猪林，直是活佛，不须放下屠刀。

武松景阳冈打虎，勇士之常。其大节磊落，在念兄拒嫂，杀嫂祭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恩仇见得分明，终逊鲁智深一筹者，机警未脱世法。

梁山泊余人，只有武松一人不肯下海，岂惟余子碌碌，高于王进远矣。

柴进天潢之派，金穴之富，而不折节安分，结交江湖，招纳亡命，真是败家之子！两番皆受姓高之累，两番皆得节级之力，后为丞相，亦藉门第之贵、雅望非常耳！

朱全是笃于友道人，捕盗而放晁天王，捉凶身而教宋江逃脱，解犯人而释雷都头，自去认罪，后又周旋其母，以致被难金营，真实无伪，诚哉君子！

卢俊义不上梁山，只一北京守钱汉耳！吴用说之入伙，其计最拙，而俊义泰安州进香欲借此扫平山泊，其想最蠢，宜乎不听燕青

急流勇退之言，而堕水以亡也。

李逵不顾性命、不贪名节，杀人以爽快为主，吃酒以大醉为主，纯是赤子之心。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要去养娘，反背来喂虎，不害其为孝；差去请公孙胜，反杀罗真人，不害其为友；赌博而抢注钱，不害其为廉；作主人而自贪饕，不害其为礼。赚卢员外而扮哑道童，访李师师而充伴当，打擂台而妆卧病，坐寿张县而责原告，疑宋江而砍倒杏黄旗，作神行而偷吃牛肉，取鲜鱼而被张顺灌水：任人搏弄，插科打诨，天机所发，触处成趣。

其跳酒楼，勇往直前，不解思索，以救宋江为主，忘却自家身子。石秀之跳酒楼，必然算计而后出此，盖奉宋江将令，见卢俊义临刑而不救，是无勇也，故只得拚却自家身子。同一跳楼，一忘一拚，有天然勉强之别。

石秀有申、韩之学，峭刻而多疑，当其乡下买猪回，见肉案收过，即将帐目与潘公赌誓。及杨雄醉后泄漏，不别而行，毕竟拿定把柄，翠屏山与潘巧云质明心迹，而耸杨雄杀死，劝上梁山，如此人唐宣宗云，近我者非太尉耶？使毛发悚然。然安得公等数百，诛尽奸僧淫妇也。

史进会庄上捉贼，朱武用苦肉计因与义释，县尉收捕，烧庄散去，不肯在少华山落草，去寻师父王进，是个汉子。

杨志一生淹蹇，押花石纲，偏他翻了船，收拾一担金银营干，被高俅批坏，无盘缠卖宝刀，遭牛二蛮夺，梁中书差押生辰纲，尽被劫去：可称梁山泊钝秀才！

老奶公护短掣肘，似唐时用太监作监军，主将不得专行号令，以致误事。

杨志当生辰纲劫后，宜上梁山，前者王伦钦敬款留至矣，何以到二龙山也？耐庵自有深意。王伦之钦敬款留者，欲其压制林冲也。若杨志上山，则王伦有心腹矣。林冲、杨志，正是敌手，岂能大并火？

纵使得计，而晁盖等仇人相见，分明眼明，岂得相安？故姑置之散地，所以全晁盖诸人也，正所以全杨志也。

公孙胜学道人也，何以首启劫生辰纲之谋，与刘唐一辙？稟于师，稟于母，而后出耶？戴宗、李逵来请破高唐州，必要稟于师稟于母而后出，致惊倒老母，斧劈真人，岂晚年进德耶？破萨头陀，急人之难矣，冰冻关白，万人同日而死，终见道家狠心辣手处。

三阮各具雄姿，而小七尤骏爽，岂肯槁项而没，故有张干办之衅，遂为《后传》之戎首。

张顺入水无间，殆鲛人之遗种耶？霸于浔阳江，死于西湖，故君子不恃其长技。得为金华将军者，以其聪明正直耳。

花荣风流尔雅，洵为儒将，为友之心甚切，因交宋公明，陪一个妹子，丧一条性命，其妻妹之贞节，子之英而贵显，天之所以报施也。

双枪将董平，不能退敌，而甘心臣贼，有挟而求，杀人之父母而妻其女，品斯下矣！与一丈青全家受害，而屈配王矮虎，二女略无怨意，女生外向，缙紫、曹娥，岂不独称千古哉！

一部《水浒传》中，独有扈三娘不置一语，内言不出于闾，还算良家女子。

李应雄才大略，而为天富星。两番皆为杜主管，无心招祸，河北饮马川若非其主寨，必不能聚众豪杰而归之江海也。

燕青忠其主，敏于事，绝其技，全于害，似有大学问、大经济，堪作救时宰相，非梁山泊人物可以比拟也。其过人处，在劝主归隐，黄柑面圣，竭力救卢二安人母子，木夹解关胜之患难，微言启李俊之施恩，遇艳色而不动心，辞荣禄而甘隐遁，的是伟男子！

乐和小牢子出身，作侯门狎客，心巧气和，见机而作，救花逢春母子，脱李俊犴狴，定金鳌，取暹罗，不亚于燕青，人岂可以门第论哉？

关胜之降梁山泊，有愧祖先，赖有正谏刘豫，至死不屈，以盖前

愆耳。

朝廷遣将收捕梁山泊，大征战凡五，呼延灼之连环马为最，若无钩镰枪破之，梁山岌岌乎殆矣。神火神水只用一阵，后竟不说起何也？关将军亦碌碌无奇，童贯之十面埋伏，高俅三败见擒，复手搏负于燕青，宜乎纵横江淮间，官军莫敢撄锋矣。

宋江剧贼也。祝家庄、曾头市幸与之相抗。人有读《水浒》而快其败者，如书诸葛入寇也谬矣。

宿太尉，传所称正人君子也，其人可诛。明背朝廷，暗通山寨：当进香之时，忍辱偷生，不殊童贯；迨颁诏之后，招亡匿叛，过于高俅。夫俅、贯犹仇视梁山也，宿元景诚何心哉？

桃花山、二龙山、清门山、黄门山、对影山、少华山、枯树山、砧碣山、白虎山、登云山、饮马川，合各山之豪杰，而总会于梁山，如江淮河汉，朝宗于海；群峰罗列，岱华独尊也。

四太公：宋太公也，史太公也，孔太公也，穆太公也。皆生破车之孽，而忘身破家也。义方之训，不可不严。

四公子：呼延钰也，徐晟也，花逢春也，宋安平也。呼延钰自是将门子，而矫捷灵变，更觉后生可畏。徐晟能守雁翎甲，而英武亦过其父，但教场演武之外，不闻一展金枪之长，岂能守遗书而不能传家学耶？花逢春之称佳公子，亦如王谢子弟，于举止气韵间定其品格，本领实逊呼、徐。宋安平虽成进士，然碌碌无能，公子中荫生也。

四淫妇：潘金莲也，阎婆惜也，潘巧云也，贾氏也。其淫则一，其罪不同。潘金莲错配武大，售色于叔不纳，故再售于西门庆，无王婆，则不杀武大。阎婆惜嫌宋江之枕席情疏，而耽张文远风浪轻佻，尚可恕也；至于逼休书、勒金子、不还招文袋，尚可恕乎？潘巧云再醮之妇，通于海阁黎，比比皆是；其杀机在坑石秀，而逢狠手；然无害杨雄之心，罪当末减。至于贾氏，配豪杰之卢员外，非武大之猥鄙也，非杨雄之糊涂也；通饿殍之李固，无西门庆、张文远之风流可喜也；握泼天之家私，而亲证其夫之罪，残鸩武大之甚，其服上刑何

辞？

传中邀诸人上山，无如汤隆之哄徐宁，破祝家庄装假太守捉李应、杜兴也，一毫形迹不露，故曰吴用之说卢员外为拙。

时迁盗甲，极小文字，肖景摹神，写得活现。周公制礼，释迦说法，凡一切有其情无其事，都先虑而为之防范。如男女七岁，不同牢而食，古宿不听钗钏声是也。当知古圣贤，文心慧思，无所不有。

戴宗之神行法，张清之石子，花荣之射，燕青之厮扑，安道全之医，可称梁山泊五绝。

梁山泊好汉，尽不近色，而惟王矮虎好色；尽皆贪酒，而惟青眼虎不吃酒，亦是创见。

有一人一传者，有一人附见数传者，有数人并见一传者，映带有情，转折不测，深得太史公笔法。头绪如乱丝，终于不紊，循环无端，五花八阵，纵横错见，真奇书也！

混江龙在梁山，上中之材，何以得南面称雄？古来豪杰，起于徒步多矣，如王建呼贼王八，钱婆留起于盐徒，不可胜纪，安见李俊不可为暹罗国主？况其存心忠义，辅弼得人，故《前言》言太湖小结义，投外国而作暹罗国王也。

一百八人，存者仅三十二，足以四子者，罡煞合而成三十六之数也。

王进、栾廷玉等八人，不在梁山之数，何以概入也？英雄起事，豪杰景从，况与梁山俱有瓜葛？《史记》作传，常有附见者反胜本传人物，此正此志也。

杨林、穆春、邹润、杜兴等，皆中下之材，而《后传》中皆有可观，如蜀汉之廖化、胡班，皆得封侯拜将也。

三女将中，唯顾大嫂岿然独存，威风不减鸩盘茶，愈觉可畏。

漫言《后传》李俊，出词尔雅，不类渔户出身。不知福至心灵，古来豪杰，有目不识丁，而天纵聪明，吐纳极有文采，如石勒听读《汉书》，惊立六国后为误是已。

传中福善祸淫，尽寓劝惩意，不可以事出无稽，草草放过。天下事至蹟至诡，不伦不理，凿凿有之。如《西游》之说鬼说魔，皆日用平常之道，特诡其名，一新世人耳目。

或言海外之人，而声口皆是中华，疑为纣戾，此可以理悟，可以情孚也。如闽中漳泉人，几于言事不通，嗜欲不同矣。而笑则色喜，哭则声哀，仕于四方，民情土俗皆能洞悉。岂以带水为限，膜外视之？

金銮殿四美成亲，可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之化，始于《关雎》。

国主、闻妃，腾蛟起凤也；花驸马、公主，金枝玉叶也；宋安平、萧小姐，玉堂金屋也；燕青、卢小姐，道义始、恩爱终也；徐晟、呼小姐，兄妹假、夫妻真也；呼延钰、吕小姐，将门子女正是敌手；乐和、吴采仙，御沟红叶也；杨林、方氏，重整琼筵也；共涛之女配郗哥，嫁鸡遂鸡、嫁犬遂犬也。然郗哥曾帮武大捉奸，闺门定然严谨。

奸堂子孙接踵而至，何司马、苏、黄之后，再不出仕？然此辈亦来凑末运劫数。

共涛，暹罗之蔡京、高俅也，然为李俊驱民。

《后传》有难于《前传》处。《前传》镂空画影，增减自如；《后传》按谱填词，高下不得。《前传》写第一流人，分外出色；《后传》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

有高于《前传》处。读《前传》者，少年子弟，易入任侠一流；读《后传》者，名教中人，不敢道豪杰二字。

并有胜《前传》处。如李应、柴进、关胜等受害，偏有许多机关作用，从万死一生救出。人嗤《西游记》唐僧有难，便求南海大士，我亦嫌《前传》中好汉被陷，除梁山泊救兵，更无别法也。

有大段转换处，置却梁山，重创登云饮马？有毫发不漏处，人如郗哥、唐牛儿，地如东溪、还道村，马如乌骓、玉狮，物如雁翎甲、松纹剑也。

《水浒》曾见原本，称古杭罗贯中撰；又有归之施耐庵者。或施、罗合笔，如王实甫关汉卿之《西厢》是也。至遗民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之世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元人以填词小说为事，当时风气如此。

文人著述，固有幸不幸焉。《前传》脍炙海内，虽至屠沽负贩，无不矢口成诵。而此稿近三百年无一知者。闻向藏括苍民家，又遭佗父改窜，几不可句读。余悬重价，久而得之，细加绌绎，汇订成编。倘遇有心人，剞劂传世，定勿使施、罗专美于前也。跂予望之！樵余偶识。

（《水浒后传》卷首，据清绍裕堂刻本）

评刻水浒后传序

（清）蔡 弄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三者，皆亘古而不朽者也。夫立德者，圣贤之事也；立功者，英雄豪杰之事也；其为难能而可贵，固无论矣。至于立言，则不过文人学士之事，何以与德功并立而为三耶？岂非与德之与功，惠泽在于一时，横而论之，近则数里数十里，远亦不过数百里数千里；纵而论之，近则在数年数十年，远亦不过数百年而止耳。若夫横则天下之大，数万里之遥，纵则数世数十世数百世之久，非言其曷能不朽耶？即立德立功，非藉言以传之后人，亦曷纵而知之志之耶？则立言者，诚为重大之所寄，非仅文字之长也。顾言之可贵者，上之则辅翼经传而圣道以明，次之则宣布王猷而国家以治，彰善瘅恶，寓劝惩于纪载褒贬之中，使后人有所劝而乐于为善，有所惩而不敢为恶，务有裨于世道人心，非可苟焉而已也。彼载道佐治之言，姑勿具论，即文人学士偶有撰述，欲其行今而传后，亦必期其有当于圣贤彰阐劝惩之旨，而后可成一家之言。故以太史公之才，为史家之祖，而为游侠、货殖立传，后之人犹且訾

之，独奈何而取绿林暴客御人夺货之行而传之耶？如《水滸前传》之述宋江等一百八人之事已不可，则今兹之《水滸后传》，独奈何又取其残剩诸人而铺张扬厉之，不亦效尤而罪又甚焉者乎？而抑知其殊不然也。善读书者，必有以深窥乎作者之用心，而后不负乎其立言之本趣。《水滸后传》之作，盖为罡煞二字发皇其辉光，忠义二字敷扬其盛美也。夫仁义忠信为人之所共钦，而富贵尊荣为人所艳羨，此天下今古之同情也。彼贩夫牧竖妇人孺子之中，固有合于仁义忠信之事，而凡庸庸众，亦有身都富贵而安享尊荣者。彼天罡地煞，固居然天上之星辰也。以天上之星辰，而其仁义忠信尊荣富贵，曾不得与牧贩妇孺凡众争一日之长，安在其天星之可贵也哉？此传之序水泊残剩诸人，其人则犹是《前传》之人，而其事则全非《前传》之事可同年而语矣。宋自靖康以后，奸佞盈朝，正人退位，以致金人蹂躏，社稷丘墟，生灵涂炭，而此数十人者出，其仁义忠信之天良，英雄豪杰之材力，诛锄强暴，芟刈奸回，既足以快人心而符天意，后之身都富贵，安享尊荣，正其材力之所应得。而开基徼外，海国称王，并非有所侵损于宋室，而且教驾铭勋，爱君报国，立德而兼立功，则诚无愧于天上星辰之位。使后之读是书者，无不欢欣鼓舞，赞颂称扬，有廉顽立懦之风，足以愚蒙而醒流俗，则作者立言之本趣，庶几有当于圣贤彰阐劝惩之旨也夫。大清乾隆三十五年，岁次庚寅，金陵憨客蔡昇元放甫题于野云堂之支瞬居中。

（《水滸后传》卷首，据清乾隆三十五年序刻本）

水滸后传读法

（清）蔡 昇

前传之天罡地煞一百八星，在地穴中幽闭多年，甫能挣得出世。及出世后，经了多少忧愁，受了多少苦恼，耽了多少惊怕，方才聚合一处。招安之后，东征西讨，建了许多功业。而征方腊之后，殁

于王事者过半，已是可怜。而宋江、卢俊义，又被奸臣鸩死，吴用、花荣、李逵，亦皆身殉，更令人扼腕不平。其馀三十三人，除武松残废不算，那三十二人之中，虽有几个为官，而大半亦俱忧愁放废，四分五落，不特有离群索居之感，而天罡地煞出世一番，并无一个好收成结果。天道人事之不平，孰过于此！作者因前传有李俊后为暹罗国王一语，因想到李俊既可去外国为王，则当日弟兄，岂不可去作一国之开基辅弼，使其另建一番功业，另受一番荣华，同归一处，以讨后半世成收成结果，作美满大团圆，以大快人心？此作《水浒后传》之主意也。（一）

本传虽是将前传水泊残剩诸人，重加渲染，但前传诸人，虽是写出许多英雄豪杰，而论其大体，只不过是山泊为盗，即好煞亦不足为重轻。况前传只于天罡诸人，加意描写，至于地煞如乐和、穆春、樊瑞等诸人，不过顺带略叙，殊为不见所长。本传李俊既要到外国为王，而诸人，都要做开基良佐。若只是平平常常，便为削色。故一个个都要为他抬高身分，写得灿烂辉煌，十会精采，个个建功，人人出色，将前传中中下之材，都要写作最上一等，方见天上星辰，自有高出凡人之处。此一传之大体段落也。（二）

本传不特于山泊诸人，使之重复聚会，即前传中有名人物，凡与山泊诸人有关系者，亦皆收录无遗。不特栾（廷）玉、王进、扈成等是豪杰一类，尽数收罗，即下至郓哥、唐牛儿等，亦不使一人遗漏。正是微功必录，小善不忘。是谓补苴罅漏，张皇幽渺之笔法也。（三）

本传虽是承接前传而作，然煞有胜似前传处。如前传所写杀人之事，固有死当其罪者，却亦有无辜枉死，令人可怜者。如秦明之家眷，瓦官寺之老僧，虽非手刃，然正如王导所云，“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用事者，不得辞其过也。又如扈家庄已是通和，扈成又将祝彪解来，却将他全家杀死。至于朱仝之小衙内，更是可怜。又如鲁达之在李忠寨内，掳物而逃，石秀之火烧祝家店，俱为不满人

意。本传写所杀之人，或是害民，或是误国，为公议所不容，其小者，亦是与山泊诸人，不是旧仇，即是新恨，素怀怨隙，明作对头，且俱各有应死之处，揆之天理人情，必须杀之而后快者。这方杀得并无遗憾，方是真豪杰举动，不是残毒，不是孟浪，比前传为更强也。（四）

又如卢俊义本是好好一个北京员外，安居乐业，即是本领武艺甚好，而山寨中兵多将广，尽可不必需此一人。乃忽然平地生波，将他赚哄上山，要他人伙，弄得他家破人亡，受刑拷，犯思难，即他一身，亦几乎死于非命。虽说罡煞数应聚会，然毕竟觉道不妥。至于史进之于朱武等三人，虽为义气放去，却尽可不必往来。晁盖家道有余，何又劫取生辰纲，为此冒险犯法之事？宋江、花荣，即已得救脱身，何必定要赚取秦明？他如李应、杜兴、朱仝等类，皆是可以不必之事。本传凡写一人起事，一人上山，必皆有其必不得已之故，无可奈何之情，则较之前传更为正当，更为光明，使读者更无异议也。（五）

即以文字论。本传亦有强似前传处。如每回有提纲二句，乃一回之眼目，亦可以征作者之笔法者也。前传之前七十回中，用大闹字者凡十。不特其中事迹不尽合二字之名，亦且数见不鲜矣。其次序亦有不妥处。如私放晁天王、议夺快活林、醉打蒋门神等，提纲与传内之事，次序皆颠倒，亦是小缺陷处。本传之回目提纲，尽皆工稳妥切，令读者于回内之事，一目了然。则本传之于前传，正如蔗浆炼蜜，不是狗尾续貂也。（六）

本传既名《水浒后传》，则传中之事，自应从前传生来。但前传叙过之事，既不应重赘，则本传之事，又从何处生根？作者因想前传，原是从石碣村起手，而受天文回，又用石碣作结束，则本传何不仍在此处生根？况阮氏三雄之中，小七现在，近在山泊脚下，故作感旧而上山祭奠，引出张干办巡察生出事来，便是因风吹火，用力不多。由此而逐渐生去，便令读者只觉仍是旧人旧事，并非无故生端

矣。最得倚山立柱，宿海通河之妙。(七)

既说李俊为暹罗国王，则李俊自是本传正生脚色。若开手即接前传，而写李俊入太湖，会赤须龙以至顿兵金鳌，然后写中国诸人往会，亦何尝不可？但李俊材具，颇甚平常，而手下辅佐，仅有童威、童猛与费保等四人，虽略有武艺，却并无一出色者，则何以便能夺得金鳌，制伏暹罗国主？即因前传写乐和是个机变伶俐之人，故要他来做个军师，又写一花逢春是家传神箭，在武将中出类拔萃。有此两人，做了股肱，则夺地用兵，方有倚仗，方才等得诸人来会耳。(八)

一友问云：“若说李俊先来勾结诸人，一同泛海，何如？”答曰：“那便又有碍手处。诸人既已散在四方，所居鸾远。况为官的为官，隐遁的隐遁，贸易的贸易，出家的出家，无论各人有志，不能相强，况安土重迁，何得尽舍故吾，而来冒此风波不测之险？即使写得极好，亦必不免牵强扭捏撮凑，为文章苦海矣。今只使李俊等数人先往，然后使诸人牵牵引引，一个个弄出事来，直到无地可容，然后想到海外来会，方为情理妥当也。”(九)

前传石碣天文，李俊位次在第二十六。而所存之人，除公孙胜出家人不算，他如关胜、呼延灼、柴进、李应、朱全，位次皆在其上，即人品武艺，亦皆强胜许多。若一同出海，则暹罗国王一席，正轮不到他。今既要写李俊为王，则自必使李俊先去创业。但李俊若先已为王，则后来诸人，于定海之役，毫无功力，有何光采耶？况暹罗于海外，亦称大国。李俊等仅仅数人，若只凭兵力，一旦遽然灭其旧主而王之，不特事体太易，而人心亦未必肯服。今先用花逢春做过引子，在彼国和亲预为之地，李俊只是驻军金鳌岛，以为犄角声援，直等共涛篡弑，机会凑来，然后去讨贼，为其旧主复仇，则嗣统为王，方为自然之情理也。(十)

本传之于宋朝诸政事，有与正史全合者，有全不合者，有半合半不合者。盖此书原为山泊诸人作传，非为宋朝纪事。故其事有与

本传无碍者，悉照正史敷陈。其与本传稍有齟齬者，不得不曲为迁就，以求与本传之事，宛转联合。稗官之体，只合如此。细评在各回下。（十一）

王进、栾廷玉、扈成，自是前传山泊中一色人物。只看他们言语举动，气味原自相同。当日打破祝家庄，栾廷玉、扈成若不逃去，宋江自必与李应、杜兴，一样收罗入夥。其不得同聚者，时之不偶也。况祝庄破后，不载栾廷玉下落，只在宋江口中，叹息一句道：“可惜栾廷玉这个好汉”，便已留下疑案。本传却将他三人，一并收来，不是与前传故为抵牾，正是为前传满意也。（十二）

祝庄破后，前传说扈成后为中兴名将，及观《宋史》，中兴诸将中，并无其人。则前传之语，亦是莫须有、想当然耳。不如与栾廷玉一总收来，同归海国之为妥密。况有一丈青之一脉，尤为现成瓜葛耶？（十三）

写闻焕章一人，特为其女与李俊作妃而设。盖山泊旧人，皆是弟兄之数，纵有女子，不可为婚。若用暹罗国人，则殊不足以为配。然若不是现在国中之人，李俊岂能泛海而来聘娶耶？故先写焕章有女，是个贵相，因遭患难，暂住登云，遂得一同泛海，及选妃之令一下，只消安道全一言说合，便已现现成成，更无多事，岂不直捷痛快耶？（十四）

传中所叙诸人诸事，事非一时，人非一处，南北东西，远近不一。若每一人、每一事，即归并于一处，是为印板画片矣。且事冗人繁，亦复难于安顺。故先于东南写一登云山，就于西北接写一饮马川。既有了二处作根基，然后诸人诸事，凡近于东南者，悉归于登云，凡近于西北者，悉归于饮马。俟诸人收拾已全，然后写饮马住不得，只得并入登云，登云又住不得，然后思量泛海。如此谋篇，可谓制锦为衣，聚花作幃之手。（十五）

本传章法，有与前传相同者。如每一人入伙上山，必使立功；每番大征战后，必写一番派拨大发放；每一件大事、一段大文，或前或

后，必有一件小事、一段小文以间之。如此之类，则与前传如出一手也。详见各回总评内。（十六）

正在叙事时，忽然将身跳出书外，自着一段议论，前传亦有数处，然俱不过略略点缀。本传则皆将天理人情，明目张胆，畅说一番，使读者豁然眼醒，则较之前传为更胜也。（十七）

本传与前传，有犯而不犯之法。如前传高俅寻事王进，本传张通判寻事阮小七。王进之逃，是子母二人，母乘马，子挑担；阮小七之逃，亦是母乘马，子挑担。王进子母二人，在路上闲论；阮小七子母二人，亦在路上闲论。王进之母患心疼，阮小七之母，亦患心疼。王进因老母心疼，引出一人；阮小七因老母心疼，也遇见一人。都故意写得极其相似，以与前传相犯也。然高俅寻事王进，王进却不能奈何高俅；张通判寻事阮小七，阮小七却能杀得张通判。高俅之欲害王进，是唤去处分；张通判之欲害阮小七，是自来擒捉。王进母子之去，极其从容；阮小七母子之去，却甚急促。王进之马，是家中素畜；阮小七之马，却是张宦骑来。王氏母子之闲论，是恨他人；阮氏母子之闲论，是怨自己。王母之心疼，在史太公庄上；阮母之心疼，却在途中。王母之心疼，好得甚迟；阮母之心疼，好得甚速。王母之心疼，是吏太公药方医好，阮母之心疼，却是自愈。王进所遇之人，是素昧平生；阮小七所遇之人，却是旧有瓜葛。王进授徒后，便飘然远去；阮小(七)报仇后，却共事同居。则又毫不相似。乃作者故意于相犯之中，翻出不犯之巧者也。（十八）

又如前传，李逵在僻路失母；本传，阮小七亦在僻路失母。李逵之母，口渴思水；阮小七之母，心疼思汤。李逵取水，爬山越岭；阮小七取火，过冈奔林。此又极相似也。然李母之失在黑夜，阮母之失在白昼。李逵之母，只是空身；阮小七之母，却有包裹马匹。李逵之母，是独坐空山；阮小七之母，却安居古庙。李逵之母，是遭虎害；阮小七之母，是被人擒。李逵寻母，只逢四虎；阮小七寻母，却遇三人。李逵之母，永无还期；阮小七之母，少顷即见。此又于相犯之中，翻

出不犯，以自显其笔力也。（十九）

前传，宋江夜看小鳌山回，写灯节景致，火攻翠云楼，亦写灯节景致。本传，李俊在常州看灯，写灯节景致，后观灯大宴回，亦写灯节景致。却都无一笔相似。乃作者自显笔力以为快乐也。（二十）

前传，写宋江在浔阳江被劫，又写张顺在扬子江被劫。本传，又写蒋敬在江州被劫。却并无一笔相似，江上劫财，本是极平常事，极平常题目，却要变换出各样文字来。（二十一）

写饮酒亦有许多写法。阮小七梁山感旧之饮，写得悲愤；李俊缥缈峰赏雪之饮，写得豪举；公孙胜、朱武重阳赏菊之饮，写得清幽；李俊初到清水澳赏月之饮，写得开阔；金鳌岛龙舟庆寿之饮，写得华彩；南北两寨大聚金鳌之饮，写得畅遂；暹罗观灯团圆之饮，写得富丽满足。一饮酒耳，何人不饮，何时何地不饮，愈是极平常事，极平常题目，而却各各写出各样文字来，而却无处不妙。作者即欲不谓之才子，不可得也。（二十二）

“穆春、蒋敬既已杀却陆祥、张德男女三人，则报怨之事已毕，又已取回银子，自当径往登云山便了，何为又写姚瑰与双峰庙之一篇耶？此二事，于前传既无根茎，于本传后亦无复照应关会，不几蛇足乎？”曰：“君不观之前传乎？鲁智深离却桃花山，便该径往东京相国寺，胡为而写瓦官一篇？武松离却张青店内，便该径至白虎山，以遇孔氏弟兄，何为又写蜈蚣岭之一篇耶？盖此等是文章家一实一虚、一中一外、一正一旁相间成文之法。知所以写瓦官寺、蜈蚣岭之故，则知所以写姚瑰、双峰庙之故矣。”（二十三）

问曰：“鲁智深之于瓦官寺，武松之于蜈蚣岭，穆春之于姚瑰、双峰庙，若是者班乎？”曰：“是又不然。崔道成、邱小乙之于鲁智深，王道人之于武松，俱原无干涉，二人只是路见不平，除凶殄暴耳。其事皆无可无不可。姚瑰与双峰庙则不然，穆春之于姚瑰，则同地之熟识也。竺大立，亦素知之人。姚瑰前既欺骗穆春，今又局赌赖产，则双怨也。竺大立与焦若仙等，又商谋擒捉送官，则仇敌也。且众

人既将蒋敬锁禁后房，又将行李财物藏去，则穆春断断住手不得。且姚瑰霸住揭阳镇，竺大立等又号为双峰三虎，朋奸结党，生事害人。又有许多奸淫凶恶之事，正与陆祥、张德为异名同类之恶人。而穆春又身受切肤之害者。若不扫除，于天理人心，俱为不顺。故借穆春之手，一齐杀却，使读者心中眼中，亦复为之快然也。”（二十四）

传中所有各种文法甚多。如相间成文法、跳身书外法、犯而不犯法，俱在前则说过；其余仍有数种。皆是野云主人偶然看出。今略为点出，以公世赏。其不尽者，散见各回总评细评内。（二十五）

本传与前传，有明点法，有暗照法。如阮小七登山祭奠，将山寨旧事指示众人，到登云山下失母，说李铁牛失母，顾大嫂说孙立前日样子，打登州时写孙立打扮，登云山用替天行道旗，蒋敬舟中吃酒说张顺被劫，中国乐人船到清水澳，阮小七要泅水取鱼，李应说张顺、李逵浔阳旧事，赋诗回说柴进曾做方腊驸马之类，是明点也。蒋敬之在双峰庙，几个转身，与武松在鸳鸯楼相似，到登云山脚下酒店，与梁山泊朱贵酒店相似，牛都监拿解黄信，与清风寨黄信拿解花荣相似，公孙胜破萨头时，写掣出松纹古定剑，以照前传之破高廉，六和塔下，武松见了众人，叫声“呵呀”，以照前传景阳冈遇虎之类，是暗照也。至于本书自作明照暗照之处甚多，俱见各回细评下。（二十六）

有忙里偷闲法。于百忙叙事中，忽写景物时序。如阮小七、扈成初到孙新酒店，李应兵并龙角山，郭京、张雄兵到二仙山，乐和到雨花台，李俊在清水澳赏中秋，蔡京爱妾房中，燕青村居，呼延钰在杨刘村之类，都是于极忙中写出许多清幽景致，而且点出时序，令人耳目爽然一快。至于明珠峡说暹罗风水，临安说钱塘风水，愈忙愈闲，另是一样文情，以显其笔妙也。（二十七）

有借树开花法。如要写孙氏弟兄与扈成上登云山，便写一毛豸是毛仲义之子，与山泊旧仇，要借邹润来生事陷害，以逼成之；要写

收宋清上山，便借一曾世雄是曾涂之子，与山泊旧仇，生事陷害，以逼成之；要写救吕小姐，便写一百足虫，是赵能之子，与山泊旧仇，来山上寻事，以凑合之之类，不须另起一头，另撰一事，只借前传所有之人之事生来，却又随手了结，文字何等省力！（二十八）

有烘云托月法。燕青之与卢俊义，是主仆而骨肉者也。俊义既死，燕青即欲竭忠图报，已无其由。今写一卢俊德，是俊义嫡亲瓜葛。燕青不辞劳瘁，不避艰险，尽力以救其妻女。则俊义若在，其报称又当何如耶？此是借旁形正，正如烘云托月一般。不然，请问看官，传中必写此一事者，岂专为要他女儿为妻，乃费如许笔墨耶？（二十九）

又如山泊江忠则教其散去伙众，守分营生，则其不欲人为盗可知。于郗哥一言许过，虽相隔许久，必留心存一女子以为之配，则其不肯失信于一人可知。于共涛之女，方且原情救援，则其不肯忘一有功、戮一无罪可知。于武松残废之人，既系无功，又不入队，亦不惜捐重资以与之，则其不贪不吝、笃于故旧可知。此皆于无文字中着文字，读者须细心理会也。（三十）

有加一倍写法。如虎峪寨斗法，另外写出三座高台；郭京儿戏陷神京，先写在钱老家捉怪，又写其黄河渡口叫化，又写与汪五狗偷鸡；写马国主游春，先写在官中商量，又写沿路看景，又写祭奠，又写流觞曲水之类，总要写得十分满足。热闹便热闹之极，出丑便出丑之极，快活便快活之极。使文字有琼花插琪树、海水泛洪涛之妙也。（三十一）

有火里生莲法。如蒋敬江中被劫后，写遇茅庵老僧一段；金人掳二帝后，写燕子献青子一段；姚平仲兵败后，写入蜀遇仙一段之类，使人如在烦恼火坑之中，忽现清凉世界，令人烦心顿息也。（三十二）

有水中叶焰法。如公孙胜、朱武之重阳赏菊，何等幽闲自在，二人一段议论，已是脱网忘机，却顷刻便有张雄、郭京兵马来捉。戴宗

之在泰安山与安道全一段说话，与公孙、朱武一般，谁知顷刻便有童贯来取去军前效用，使他推辞不得。又如李应、黄信等，都是安分自守，却遭人连累，以致被拿入狱。皆是陡起风波，出于意料之外。此等处，使人不敢作消受清福之想。（三十三）

有灰线草蛇法。如李俊在金鳌岛救起安道全，为后引两寨诸人入海之线；闻小姐患病，求安道全医治，诊太素脉，说他大贵，为后嫁与李俊为妃之线；郓哥随呼延钰去时，说银子原为娶妻之用，为后请留共涛之女，赏与妻之线之类，皆是远远生根，闲闲下着，到后来忽然照应，何等自然！（三十四）

有欲擒故纵法。如龙角山之毕丰本可杀却，却放他走脱，以为后来借金兵攻饮马之地。铁罗汉等三人，本可同倭兵一齐了却，却放他逃回本岛，以为后来征三岛之地。既获共涛，本可将萨头陀一齐擒获，却放他逃去，躲在塔上，以为共涛女儿立功救死之地。如此安放，真是七穿八透之文。（三十五）

有背面铺粉法。如丁自燮、吕世球之贪污狼藉，却写一清正不准关文之苏州太守以陪衬之。张邦昌、刘豫顺金叛宋，却写一使王铁杖刺杀奸臣之开封太守以陪衬之。有林灵素、郭京、萨头陀之欺逛妖邪，却写一真仙正道之徐神翁以陪衬之。有日本倭王之贪悖不仁，却写一忠顺善良睦邻访道之高□□□以陪衬之。见得虽在乱世之中，一般也有正人君子，不肯骂煞世人，是作者存心忠厚、留馀地处。（三十六）

有移花接木法。前传说燕青能通各路乡谈，是赞他心地聪明，口舌利便耳。然其所通，不过中国诸乡语耳。至于金人，乃外番之国，中间又隔了大辽，从未与中国通问，燕青何由而能通其番语乎？然要写他扮作金人，用木夹去救关胜夫妇，与入金营献青子及黄河渡口赚乌禄，若不能通其番语，何以能建功耶？故就他能通各路乡谈，而推广之，作移花接木之用，庶不棘手耳。（三十七）

传中诸人，自前传招安建功之后，虽隐显不同，然却都是应授

统制之职。今入本传，自应俱称统制，不应仍用前传称呼。而燕青之呼小乙，穆春之呼小郎，戴宗之呼院长，杜兴之呼主管，尤为不合之甚。但作者恐看官从前传看来，本传忽然改了称呼，便使耳目易混，故只一概仍其旧号，使读者只如接着前传一气看下一般，庶不致混淆难辩也。（三十八）

本传四十回大书，上而神仙帝王、忠臣义士，下而厮养乞丐、奸佞凶残；大而礼乐征伐，揭地掀天，小而饮食起居，细微琐屑；中国外国，男子妇人，件件写到，可谓如火如荼，无所不备矣。然却皆是乌有先生，乃作者凭空撰出，以娱后人耳目。恐读者误认为真，故于结末团圆时，写一演戏，而其戏却恰与李俊作对照，使读者知此传，不过是一本戏文，读者但当赏其文章，不可认为真事，将作者费无限惨淡经营，结构出来之妙文，尽行埋没也。（三十九）

作者又恐看官讥其荒诞不经，故借演戏，将虬须公来做个比例，见得当年却曾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正与此传相符，可见作者不是瞒天造谎。故于演戏时，在李俊及诸臣口中，节节点明，处处映出。尤妙在说先要点一本《邯郸梦》，将来做个影子，以见人生荣枯得失，虽变态万端，而究竟不过是一出戏文、一场春梦，不足深较，将本传数十回大书，尽付虚空了结也。（四十）

（《水浒后传》卷首，据清乾隆三十五年序刻本）

后水浒序

（清）采虹桥上客

天下犹一身也，天下之在一君，犹一身之在一心也。一心不能自主，则元气削弱，邪气妄行，遂使四肢百骸，不壅即肿，虽有良医，莫能救其死。如宋徽、钦二帝，无治世之才，任用奸佞，以致金人自北而南，一身尚无定位，岂有余力及于群盗？故前之梁山，后之洞庭，皆成水浒以聚不平义气。至于走险弄兵，扰乱东南半壁，则莫不

正名分，指目为强梁跋扈，尽欲荡平。然究思其强梁跋之源，贺太尉不夺地造阡，则杨么何由刺配？黑恶不逆首开封，同孙本岂致报仇？郃元之杀人，黄金奸月仙之所致也；谢公墩之被兵，王豹欺配军之所致也。种种祸端，实起于贪秽之夫，不良之宵小，酝火于邓林之木，捋须于猛虎之颌，一时冤鸣若雷，怨积成党，突而噬肉焚林，岂不令鳌足难支，天维触折哉？请一思之，是谁之过欤？大都天心又将北眷，国运已入西山，庙堂大奸大诈，草野无法无天之人，又并横行于世，而不知回避。当此之际，虽有贤臣能将吐胆竭忠，亦莫如之何矣。况妒贤嫉能犹瞽或不已，正如人之半身，气血已枯，萎如槁木，而只一手一足尚不知惜，犹听信谗谀，日移日促，希图一日之安，即至沉晦丧亡，惟恐盗贼之侵，绝不悔自无才之失算也。嗟嗟！此大概也。分而论之，则杨么之孝义可嘉，马露之血性难泯，郃元一味直心，孙本百般好义，至于何能、袁武、贺云龙皆抱孙、吴之雄才大略，设朝廷有识，使之当恢复之任，吾见唾手燕云，数人之功，又岂在武穆下哉？奈何君王不德，使一体之人，皆成敌国，岂不令人叹息？千古兴嗟，宋室之无人也。虽然，名教攸关，谁敢逾越？前后曰妖曰魔，作者之微意见矣 采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

（《后水浒传》卷首，据清乾隆间素政堂刊本）

在园杂志(节录)

(清)刘廷玑

卷三

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如《前水浒》一书，《后水浒》则二书：一为李俊立国海岛，花荣、徐宁之子，共佐成业，应高宗

“却上金鳌背上行”之讖，犹不失忠君爱国之旨；一为宋江转世杨么，卢俊义转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谈，文词乖谬，尚狗尾之不若也。……总之，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何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义，小说之别名，非出正道，自当凛遵谕旨，永行禁绝。

(据《辽海丛书》本)

丙辰札记(节录)

(清)章学诚

《三国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寮案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何其陋耶？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关公显圣，亦情理所不近。……

(据《章氏遗书》本)

荡寇志缘起

(清)俞万春

仲华十有三龄，居京师之东长安街，梦一女郎，仙姿绝代，戎装乘赤骝，揽辔谓仲华曰：“余雷霆上将陈丽卿也，助国家殄灭妖氛，化身凡三十六矣。子当为余作传。”仲华唯唯，将有所问，惊霆裂空，电焰流地，檐头瀑布澎湃，悸而寤，灵爽不可接也。仲华夙好事，既感斯兆，经营屡屡，而未谦志。偶见东都施耐庵先生《水浒传》，甚惊其才，雒诵回环，追寻其旨，觉其命意深厚而过曲，曰：是可借为题

矣。踵而要其成，随时随事，信笔而发明之，谓真灵付嘱也可，谓仲华附会也亦可。嗟夫！文章得失，小不足悔，耐庵固已先言之矣。

梦则嘉庆十一年四月初九日漏三下，忽来道人自题。

（《荡寇志》卷首，据清大文堂刊本）

荡寇志（节录）

（清）俞万春

卷一

这一部书，名唤作《荡寇志》。看官！你道这书为何而作。缘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恶。其所以称他忠义者，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愈形出大奸大恶也。圣叹先生批得明明白白。忠于何在？义于何在？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口里忠义。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甚么说话？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此等书若容他存留人间，成何事体？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须知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他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在下亦不能禁止他。因想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如今他既妄造伪书，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况梦中既受嘱于真灵，灯下更难已于笔墨，看官须知这部书，乃是结耐庵之《前水浒传》，与《后水浒》绝无交涉也。本意已明，请看正传。

（据清大文堂刊本）

荡寇志按语

(清)俞龙光

龙光谨按道光辛犯壬辰间，粤东瑶民之变，先君随先大父任，负羽从戎。缘先君子素娴弓马，有命中技，遂以功获议叙。已而归越，以岐黄术遨游于西湖间。岁壬寅，英夷犯顺，又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见赏于刘玉披抚军。晚归元门，兼修净业。己酉春王正月，无疾而逝。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症》、《净土事相》，皆属稿而未镌。而尤有卷帙繁重者，是《荡寇志》是。《荡寇志》，所以结《水浒传》者也，感兆于嘉庆之丙寅，草创于道光之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绪，未遑修饰而歿。龙光赋性钝拙，曷克纂修？惟忆先君子素与金门范先生、循伯邵先生最友善。是书之作也，曾经两先生评鹭。当其朝夕过从，一庭议论，所有传中余绪，以及应行修润之处，龙光亦窃闻之。遂不揣谫陋，手校三易月，惟以不背先君本意而止。书成，邮寄金陵，请质于午桥徐君。徐君为父执，中最肫挚，丛愚付梓，并慨然出资以成之。嗟乎！耐庵之笔深而曲，不善读者辄误解，而复坏于罗贯中之续貂，诚恐盗言孔甘，乱是用彰矣。盖先君子遗意，虽以小说稗官为游戏，而于世道人心，亦大有关系，故有是作。然非范、邵两先生不克竟其成，非午桥徐君，不能寿诸梨枣也。是书之原委有如此云尔。

咸丰元年辛亥夏五月辛丑望男龙光谨识。

(《荡寇志》卷首，据清大文堂刊本)

荡寇志序

(清)古月老人

自来经传子史，凡立言以垂诸简编者，无不寓意于其间。稗官野史，亦犹是耳。顾其用笔也，各有不同。或直达其情，或曲喻其理，

或明正其事之是非，或反揭其意之本妙。所贵天下后世之读其书者，察其用笔之初心，识其用意之本旨，然后一览无馀，全部之脉络贯通，精神毕现矣。耐庵之有《水浒传》也，盛行海隅，上而冠盖儒林，固无不寓目赏心，领其旨趣；下而贩夫皂隶，亦居然口讲手画，矜为见闻。然而此犹浑言之也。读其书则同，解其书则异。原夫耐庵之本旨，极欲挽斯世之纯盗虚声，笼络驾驭之术。特不明言其所以然，仅从诡谲当中，尽力描写，以待斯人之自悟，充是意也。虽上智者少，积而久之，自能令人人反复思量，得其本意，固文笔之曲而有直体者也。独不解夫罗贯中者，以伤为真，纵奸辱国，殃诸梨枣，狗尾续貂，遂令天下后世，将信将疑，误为事实，是诚施耐庵之罪人，名教中之败类也。嗣因圣叹出，不惮烦言，逐层剔刷，第诈伪之情形虽显，而奸徒之结末未详。世有好谈事故，而务求其究竟者，终觉游移鲜据。余山居年暮，每言及此，常抱不平。庚戌冬，故友仲华之嗣君伯龙来，出其先人《荡寇志》遗稿。余夙知仲华之有是书也，特未尝索观耳。今一见之，觉其发微摘伏，符合耐庵。因嘱其嗣君曰：“《荡寇志》，固先人之遗名矣。盍直而言之曰：《结水浒》？”盖是书出，而吾知有心世道者之所共赏。将付剞劂，敢为序。

时在咸丰元年岁次辛亥夏五月古月老人题并书。

（《荡寇志》卷首，据清光绪丙申慎记书庄石印本）

荡寇志序

（清）陈 奂

前书以《水浒》名其传。浒者，崖也。夫以天地之宽，人民之众，区区百有八人，横肆于水旁崖侧，篇末仍以天下太平为归宿。其中类叙邪心之炽，畔道之萌，遭官司之催捕，受吏胥之陷溺，渊之鱼耶？丛之爵耶？贪生而畏死者，谁不逃獭鹯之驱，使有不走入水旁崖侧，不得其所。前之作者，其默操清议之微权已。然而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国曰市井，在野则曰草莽。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纵不能禁止獭鹯之无有，而却不许为甘驱之鱼爵。藉叔夜之声灵，而为梦中唤醒，此《荡寇志》之所由作也。汤西箴有言曰：“社稷山河，全是圣天子一片爱民如子的念头撑住，天下受多少快乐。做百胜的，如何报得？只有遵依圣谕，孝顺父母，敬事师长，早完国课，做好人，行好事，共成个熙熙皞皞之世界。此即后志之衷，更进前传之笔。所以结天下太平四字，一部大吉祥书。”徐君午桥，宰官江南，解囊侵版，不独为好友宣名，而要于世道人心，亦有维持补助之德云。

咸丰二年秋七月长洲陈奂拜序。

（《荡寇志》卷首，据清咸丰二年徐氏原刊本）

荡寇志序

（清）徐珮珂

《水浒》一书，施耐庵先生以卓识大才，描写一百八人，尽态极妍。其铺张扬厉，似著其任侠之风，而摘伏发奸，实写其不若之状也。然其书，无人不读，而误解者甚伙。非细心体察，鲜不目为英雄豪杰。纵有圣叹之评鹭，昧昧者终不能会其本旨。尤可怪者，罗贯中之《后水浒》，全未梦见耐庵、圣叹之用意，反以梁山之跋扈鸱张，毒痛河朔，称为真忠义，以快其谈锋。殊不思稗官吐属，虽任其不经，而于世道人心之所在，则必审之又审，而后敢笔之于书。余风尘下吏，奔走有年，间于山陬僻壤，见有一二桀骜者流，倘闻其说，恐或尤而效之，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后水浒》之书，不可不防其渐也。我朝德教隆盛，政治休明，魑魅罔两之徒，亦当屏迹。况乎圣天子握镜临宸，垂裳播化。海宇奏升平之象，苍黎游熙皞之天，封疆大吏，整饬多方，惟明克允。水旱则倡施赈济，丰稔则建置义仓。犹复宣讲圣谕，化蠢导顽。草野编氓，莫不闻风向善，共乐陶甄于化日光

天之下，岂容有此荒谬之书，留传后世哉？余友促华俞君，深嫉邪说之足以惑人，忠义盗贼之不容不辨。故继耐庵之传，结成七十卷光明正大之书，名之曰《荡寇志》。盖以尊王灭寇为主，而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蒙，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矣。辛亥之夏，其嗣君伯龙，嘱余镌板。余喜其堂堂正正，笔法谨严，与余意吻合，遂付梓人以公海内，期年而始成。读仲华之书，可想见其为人矣。而于世道人心，亦当有裨益云。

时在咸丰二年岁次壬子孟秋朔旦武林徐珮珂书于秣陵官廨。

（《荡寇志》卷首，据清同治十年玉屏山馆刻本）

重刻荡寇志序

（清）东篱山人

忠义者，生人固有之天真，丝毫不能假借。古圣贤立说垂经，阐明乎纲常之理，严立乎子臣之防，无非欲使天下后世，读其书，审其义，因以触发其真良也。第圣经贤传，义至精微，非学士大夫，未易深体。而撮举往事，扬厉铺张，散见于稗官野史者，虽贩夫嵬隶，靡不乐取而闲观。苟其持论新奇，意旨仍归正大，则传诵者必多，其感人尤易入。善哉俞仲华先生之《荡寇志》乎！因耐庵《水浒传》体其微义，畅发伟词，十分五光，层见叠出，总以忠奸两路，划开到底。其间脉络贯通，前后文回环照应，而成败倚伏鬼神，亦若有默运之机。此不独足悦人目，并足感人心也。余见其原刊大板，逐卷详参，觉虽小说，实有关世道人心。志曰：“《荡寇》，诚非虚语。顾特恐传之难遍也，爰校其舛讹，重付剞劂，宛成袖珍，俾行者易纳巾箱，居亦便于检阅，流传遍览，咸知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即误入歧途者，亦凜然思，翻然悔，转邪就正，熙熙然共享太平之乐也，岂不休哉？”

时咸丰七年仲春上浣东篱山人。

（《荡寇志》卷首，据清大文堂刊本）

荡寇志续序

(清)俞 森

客有以《荡寇志》问于予者曰：“仲华一韦布之儒，手无尺寸之权，海内升平日久，人心思乱，患气方深，仲华独隐然忧之，杜邪说于既作，挽狂澜于已倒，其忧世之心，可谓深也已矣，其立说之旨，可谓正也已矣。然则附仙女之真灵，托长安之一梦，抑又何其诞也？是必有说以处此矣。敢以质诸吾子？”予乃瞿然曰：“微子言，予亦几忘之矣。呜呼！予兄弟七人，仲华乃次兄也。幼失恃，钱太淑人抚养成立。家藏书万卷，兄数年卒其业。于古今治乱之本，与夫历代兴废之由，罔不穷其源委。下至稗官小说，风俗所系，人心攸关，尤致意焉。弱冠，侍先大夫游于粤。嘉庆中叶，黎民滋事，先大夫奉檄驰办。兵不及发，挺身前往，至珠崖城下，时已昏黑，黎众执火持械，如烛龙万丈，由山谷间蜿蜒而下。城内外居民，哭声不绝。先大夫下令曰：‘毋恐！尽出尔炮械烛炬，张施于女墙上下。’霎时，星斗灿陈，雷霆骤至，震耳骇目，而火光之蜿蜒于山谷间者，屹然而止。乃敛得实情，激于营弁之苛索。遣人谕之曰：‘大兵至矣，深知尔辈苦情，不妨遽加以戮。其听我谕！’单骑入贼，贼不敢动，执二人归。讯之，皆汉人。以《水浒》传奇，煽惑于众。适有苛索之事，遂成斯变，于是歼厥渠魁，而以岁歉饥民鼓噪具报，乃寝其事。道光初叶，先大夫权篆桂阳，有赦囚罗喜密报曰：‘土棍梁得宽结会万馀人，推生员罗帼瑞为宋大哥将起事焉。’时先妣钱太淑人随从任所，佐先大夫内助，悉从宽厚，仁慈隐测，四境交推，而于狱囚尤为矜恤。罗喜援赦出囚，不忍去，涕泪交并，次日负薪以献，密告此事。盖桂阳与楚南毗连，杂出于瑶匪之间，梁得宽啸聚两省愚民，约期起事。先大夫于其未集之先，调所部兵目，及三江协标下弁兵，会猎于鹿鸣关外之猿臂寨，从间道出，获首要百馀人，起出叛逆歌词及入会姓名籍贯伪册等件，约有万人，多系无知良民，被其逼胁入会，先大夫炽火

于庭，焚其伪册，众皆愕然，梁得宽乃大声疾呼曰：‘狱上必尽发乃止！’立毙杖下，毁其器械，夷其巢穴，锄其强梗，而民心始定。时学政白小山太老师按临州郡，述于大吏。至道光十二年，楚有赵金龙之变，以先大夫得是处民心，檄守两省边徼。龙光所云，兄负羽从戎，即此时也。先大夫秘言其事，不欲自诩其功，兄之自序，盖从先志焉。兄生于都中，幼时多疾，有女冠陈丽卿者愈之故云。但是书之作，始于道光六年。与兄夜坐，约三更后，星光如筛，尽下西北隅，少顷，一大星复起，众星随之，兄曰：‘太白侵斗，乱将作矣。孰知罗贯中之害，至于此极耶？’晓，白诸庭。先大夫命兄作是书，命五弟临作《绌史正气录》，以辅之，更五弟名曰辅清。予于乙未科，旋里秋试，晤兄于武林，其书甫就。迨庚子科复往，则书又尽删，盖三易其稿云。道光己酉仲春，得兄讣音，附遗函一帙，知兄于是年元旦，诵《金刚经》百遍而逝。其书曰：‘乱始于广东，乱终于广东。’（厥后果歼于粤东之潮嘉境内，其贼乃平。）予驰书于其子龙光，询是书，而午桥徐君已梓于姑苏矣，仍归板于越，盖义举也。其时龙光尚存，曾受知于罗萝村先生，以经学冠于越郡。未数年，仅存二嫂一人，售此书为生。日久板渐湮灭，仍寄徐君补刻。诂姑苏城陷，而板亦毁弃无存。吾乡相继蹂躏，二嫂被害，兄之一脉于是乎绝。哀哉！荒榛垒垒，远在数千里，祭扫无人。中表钱湘贷金续刻是书，以营窀穸之资，板成，存于钱氏旅邸。予以第四子，司其烝尝，俾有所归云。”客云，予乃喟然叹曰：“古今来史乘所载，事多失实。忠孝所存，有不能径行直达者，而姑以杳渺之谈出之，固不仅《荡寇志》也。予不能为亲者讳其善，而直陈之，人倘有以此见诮者，则诚无言以对矣。所可惜者，《绌史录》已付红羊之劫，不与之俱传耳！”

同治辛未仲夏弟晴湖俞鑫谨志。

（《荡寇志》卷首，据焕文书局校印《绘图荡寇志》本）

续刻荡寇志序

(清)钱 湘

噫!著书立说之未易言也!古人慎之又慎,而犹未敢笔之于书,诚以卷帙一出,即为世道人心所关系,非可苟焉已也。然而世之怀才不遇者,往往托之稗官野史,以吐其抑塞磊落之气,兼以寓其委曲不尽之意。于是人自为说,家自为书,而书之流弊起焉。盖不离乎奸盗诈伪数大端。而奸也诈也伪也,害及其身,盗则天下之治乱系之,尤为四端之宜杜绝而不容缓者:此《荡寇志》之所由作也。且夫为盗者,诚有罪矣,而迫之使盗,不尤重乎?高俅、蔡京辈,卒未能幸逃法网,其果报固已彰彰已。推之一官一邑,司牧者判一词,决一狱,未能衷诸天理,准诸人情,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怨气充积,由微至著,酿成厉阶,变速者祸小,变迟者祸大,不必其忍并生灵,枉滥横起也,而血气心知之伦,夫固以骚然动矣。咸丰三年,五岭以南,萑苻四起,以绛帕蒙首,号曰红兵。蜂屯蚁聚,跨邑连郡。于斯时也,櫓枪晓碧,烽火昼红,惟佗城巍然独存,危于累卵。当道诸公,急以袖珍版,刻播是书于乡邑间,以资劝惩,厥后渐臻治安,谓非是书之力也,其谁信之哉?庚午秋,予将有珠江之行,道出玉屏山下,仲华之故居在焉。谨以纸线一陌,麦饭一盂,奠于忽来道人之墓下,残碑倒卧,荆棘纵横,夕照寒烟,虫声如雨。徘徊久之而不能去。长老曰:“岁时烝尝,赖吉甫耳。迩来典质以供不致馁,而第日后则未可料也。为我告吉甫云:‘清介是持,徒自苦耳!’”及至粤以告,卒不能易其操命也。殆将穷饿以终其身乎!而仲华之窀穸奚赖耶?于是以《荡寇志》盛行于大江南北,巨本之有批注者,为发逆所嫉,毁于姑苏。当时有识者曰:“贼其遂亡乎!自知其非义而去之也。”已而果然。乃人沈观察乞书于楚南太守周铁园,又从姚君庆堂于唐君午峰处,得副本以较订之。诸公好义,乐于从事,而是书遂成。吾乃解囊以助。工竣,吉甫致板于予,曰:“姑偿汝贷,而后归之。”固却不

允，吾不知其一介不取之心，至老而弥坚也。因而思夫淫辞邪说，禁之未尝不严，而卒不能禁之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即使其能禁之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阅者之人心。兹则并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正所以严其禁耳。况是书也，旁批笺注，鸳鸯之绣谱在焉。若从而删之，徒以供牧豎贩夫之一噓耳。昔板桥氏自序其集曰：“有私刻以渔利者，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吾于是书亦云。

慈溪瑟仙钱湘序。

（《荡寇志》卷首，据焕文书局校印《绘图荡寇志》本）

荡寇志续序

（清）半月老人

夫防乱于未乱之先，智虽竭而心犹虑其不足；启乱于未乱之始，机一动而祸已伏于无穷。《六经》四子之书，所以绝人心之私为伪，即以杜斯世之乱萌也，而后世犹有敢于纵恣，以肆行而无忌者，况复有启之者欤？施耐庵之有《水浒传》也，其中一百八人，虽极形其英雄豪杰之谊气，而实著其鸱张跋扈之非为。不然，当四海一家之时，而雄据一隅以自行其志，名之曰聚义，谁非王土，谁非王臣，天下岂有两义乎？迨至有罗贯中之《后水浒》出，直以梁山之一百八人为真英杰，真忠义，而天下之祸即由是而始。予少时，每遇稗官小说诸书，亦尝喜涉猎，而独不喜观《前后水浒传传奇》一书。盖以此书流传，凡斯世之敢行悖逆者，无不藉梁山这鸱张跋扈为词，反自以为任侠而无所畏惧。其害人心术，以流毒于乡国天下者，殊非浅鲜！近世以来，盗贼蜂起，朝廷征讨不息，草野奔走流离，其由来已非一日。非由于拜盟结党之徒，托诸《水浒》一百八人以酿成之耶？俞君吉甫次兄仲华先生，少年颖悟，博极群书，凡天人性命之书，以及稗官野史之说，无不流览，浹洽贯通，卓然为一代硕儒，不独浙之名士

而已。初从尊人先大夫宦游粤东，既而归浙，著《荡寇志》一书，由七十一回起，直接《水浒》，又名之曰《结水浒传》，以著《水浒》中之一百单八英雄，到结束处，无一能逃斧钺，俾世之敢于跳梁，藉《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贼之终不可为。其有功于世道人心，为不小也。迩来，赖圣天子威灵，两宫皇太后厚福，凡跳梁小丑，无不俯伏授首，宇内渐次荡平。耐庵、贯中之《前后水浒传》贻害非浅，仲华先生之《荡寇志》救害非浅：俱已见之于实事矣。昔子舆氏当战国时，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韩文公以为功不在禹下，而吾谓《荡寇志》一书，其功亦差堪仿佛云。仲华性倜傥淡泊，不以功名得失为念，以酒一壶，铁笛一枝，分系牛角，游行于西湖之上，自号为黄牛道人。其于人世轩冕，不啻视若泥涂。以岐黄行世，复著有《医学辨证》，属稿未鏤。设使有志功名，出其文经武纬之才，以拯斯民之水火饥溺，其勋业吾知其必有观也。虽然，仲华功虽不在当时，而《荡寇志》一书，其功非浅，抑亦可以不朽矣！余虽不获与仲华游，幸与吉甫游，常聆其言，因得以慨想其梗概焉。吉甫胸襟恬淡，拙于逢时，虽迍遭淹蹇，一笑付之，恂恂然于物无忤也。将续刻是书，因赘其言于左。

时上章敦群腊月桂林半月老人序于羊城之扫闲轩。

（《荡寇志》卷首，据焕文书局校印《绘图荡寇志》本）

荡寇志跋

（清）镜水湖边老渔

按有明一代丛书如《国屑》诸种，朱竹垞先生采入《明史》。余则汗牛充栋，更仆难数。惟内有万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续刻古宋遗民（曰古宋者，出明人手笔，避禁令耳）所著《水浒后传》，其论略云：“《水浒》曾见本传，称古杭罗贯中撰，又有归之施耐庵者。或施、罗合笔，如王实甫、关汉卿之《西厢》是也。”有明去宋较此时为近，其

言不无可信。然据是说也，则《后水浒》一书，决非罗氏所撰，其笔墨之相去远甚，而《水浒》本传，亦不得专美于施耐庵一人矣。但近时粤中坊本，又改《后水浒》之名为《征四寇》，仍图煽惑愚民，而以征寇二字与荡寇二字相混杂，殆伏莽犹未靖欤！此哥佬会之所由来耳。忆发逆之窜粤也，初犯梅关，适唐观察启荫监司韶石，称兵拒之，泉厥渠魁，屡攻不入，得免蹂躏之苦。于是由豫章军门岭窜入潮、嘉，各县相继失守。虽幸大军围剿，聚而歼旃，然而劳师糜饷，肝脑涂地矣。观察为桂林名进士，天性纯孝，慈惠廉明，所至皆有政声，胸中罗十万甲兵，乃当今之儒将也。因思序是书者之痛责罗氏，盖仅见《后水浒》，而未见《水浒后传》之《论略》耳，特为罗氏雪之。噫！天下事大抵如是尔！为施耐庵者何幸而邀此不虞之誉，为罗贯中者何幸而罹此求全之毁，谅可慨已！其更有甚者，焦头烂额为上客，曲突徙薪反无功，岂特区区之著作为然哉？

壬申夏日镜水湖边老渔跋。

（《荡寇志》卷首，据焕文书局校印《绘图荡寇志》本）

重刻荡寇志按语

（清）俞 燠

谨按是书之作，始于道光中叶，尔时无所谓寇焉。名之曰《荡寇志》者，盖思之深虑之远尔。迨至咸丰元年始付剞劂氏。时值寇焰方张，古月老人乃更其名曰《结水浒》，行之于世，历有年所。但迩来区宇荡平，既除既治，所谓寇者，则又自有而之无矣。故仍其名而曰《荡寇志》者，匪特昭其实，亦征伯氏之先知灼见已在数十年之前也。自兹以始，国光垂光锡祚，叶奕蕃昌。九州四海，悉主悉臣，亿载万年，为父为母，既无所为寇，并无所为荡矣。猗欤休哉，侯其祚而。

同治重光协洽阳月山阴少甫氏俞燠识于穗垣之退思轩。

（《荡寇志》卷首，据清同治十年玉屏山馆刻本）

海天琴思录(节录)

(清)林昌彝

袁午桥钦使甲三《过梁山泊诗》云：“此地昔为奸盗区，叔夜扫平惟一鼓。”考施耐庵作《水浒传》，描写宋江奸恶，口忠义而心贼盗，故世目为奸淫邪盗之书。罗贯中撰《水浒后传》，竟谓宋江是真忠义，智又出耐庵下矣。山阴俞仲华万春，号忽雷道人，为邑诸生，著《荡寇志》，力驳罗贯中。书名《结水浒》，从七十一回起，之一百四十回止，又结子一回。大旨谓宋江并无受招抚平方腊事，只有为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力破贯中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此书虽系小说，颇有关于人心世道。华樵云太守廷杰，为之镌板刊行，正堪与袁诗发明。

(据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转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本)

茶香室续钞(节录)

(清)俞樾

卷十三 后水浒

沈登瀛《南浔备志》云：“陈雁宕忱，前明遗老。生平著述并佚，惟《后水浒》一书，乃游戏之作，托宋遗民刊行。”按此书余曾见之，不知为陈雁宕作也。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

红楼梦读法(节录)

(清)张新之

《红楼梦》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

(《妙复轩评石头记》卷首，抄本。据一粟《中国古典文学资料丛刊·红楼梦卷》转录)

小说小话(节录)

黄人

闻罗贯中有十七史演义，……兹据余少时所见而能追忆者，依历史时代，不问良劣，略次于左：

《水浒后传》处处模仿前传，而失之毫厘，缪以千里。

《荡寇志》警绝处几欲驾耐庵而上之(发陈丽卿、杨腾蛟诸传，及高平山采药，笄冠仙指迷各段，皆耐庵履齿所未经)，惜通体不相称；而一百八人之因果，虽针锋相对，未免过露痕迹。

(《小说林》第一卷[1907]，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菽园赘谈(节录)

邱炜萱

说部不必妄续

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而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如前《水浒》一书，《后水浒》二书，一为李俊立国海岛，花荣、徐宁之子共佐王业，应高宗“却上金鳌背上

行”之讖，犹不失忠君爱国之旨；一为宋江转世杨么，卢俊义转世王魔，一片邪淫之谈，文词乖谬，尚狗尾之不若也。……总之，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耶！

续小说闲评

昔人评画家，谓“画鬼魅易，画人物难”。余谓“作小说者，亦复写人谋难，写仙术易”。施耐庵《水浒传》专以写人谋见长，俞仲华以《荡寇志》结《水浒》一书，其写仙术处，未免过于铺张矣。然其用意，则较罗贯中以《征四寇》续《水浒》为优。

《西厢记》写红娘不识字，愈显得其聪明机警；《荡寇志》写陈丽卿不识字，不缠足，愈显得其娇憨俊雅。

《水浒传》写武松直是天人，《荡寇志》偏以文同年行刺一段，丑诋武二哥何耶？俞仲华又以耐庵出色写一关胜，直同云长变相，讥为恶札不堪，遂因而改关胜为冠胜。不知《水浒传》之三十六天罡，自宋江以下，各人名姓绰号，均见宋人周密所著《癸辛杂识》一书中；且闻《宣和遗事》亦尝著录及之矣。关胜姓关，非耐庵之臆称。耐庵见此偶然姓关之人，聊借蜀汉云长传为蓝本，儒将风流，亦何溢美？仲华生于本朝，只知自明以来，关侯庙食，祀典崇隆，不敢褻玩。耐庵时在元朝，宜其未喻及此乎？一笑。至削“关”为“冠”，更失其真。天下之大，岂有限定某姓不准人姓之理！如此贡媚，诚哉其拙。

尝论罗贯中《续水浒》全没分晓，以忠义称盗贼，隐酿海盗之害，偶然而身后子孙三代皆哑，或遂归咎为笔孽之报。若俞仲华者，憎恶梁山，不宽一个，笔笔皆反贯中之道而行之，生前未食文章之报，乃其死后绝嗣，秋坟鬼馁，待祭于侄，是抑亦微词遗行有弗检者乎？不则，何其酷耶！或曰：“笔下不问首从，尽杀《水浒传》一百单八人，残虐以逞，方自为功，倘其得行威福，处人家国，一日斫丧元气，并不在汉廷酷吏之下。所谓嗜杀人者，幸不自杀其躯，终必自杀

其后也。理或然欤！”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客云庐小说话卷一》转录)

忞恐室随笔(节录)

石庵

《七侠五义》一书，其笔墨纯从《水浒传》脱化而出，稍精心于小说者一见即知也。但其妙者，虽脱化于《水浒》，而绝不落《水浒》之〈科〉〔窠〕臼，且能借势翻新，故寻一与《水浒》相同之事，以弄其巧妙，而书亦另具一种体裁格调，实开近日一切侠义小说之门。其描写之法，亦独擅长技，就中诸人，如北、南侠、五义、三雄，皆能各具神态，最妙者则为艾虎、蒋平、白玉堂三人。深按其描写之法，艾虎之忽而粗豪，忽而精警，似从《水浒传》中武松、石秀二人融化而出；白玉堂之纵意径行，恃能傲物，似从《水浒传》中卢俊义、鲁智深二人融化而出；蒋平之处处精细，举动神速，似从《水浒传》中之吴用、时迁、阮小七诸人融化而出。艾虎自首一段文字，为书中最出色之作，实则脱胎《水浒》中吴用弄卢俊义之故智耳。再如蒋平之遇水寇，白玉堂之逢北侠，则与《水浒》中宋江遇李袞、李逵逢张顺，同一趣致。惟作者善于变通，不稍为《水浒》所囿；且有时故意相犯，忽别翻花样，令阅者拍案叫绝。吾不能不服作者思想之绝人也。

(《扬子江小说报》第一期[1909]，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海沔闲话(节录)

《水浒》之后，有《荡寇志》，其主人则《水浒》中的人还魂也。《红楼梦》之后，有《续红楼梦》，其主人皆《红楼梦》中还魂也。此等思想，可

厌已甚。在作者不过欲借此以便于传尔。究竟传不传，岂在是？二书文字，《荡寇志》尚可；《续红楼》甚恶。《荡寇志》今坊间尚可购得，《续红楼》则稀见矣。于此尤可见传与不传，自有道也。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四转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本）

缺名笔记(节录)

蒋瑞藻

有谓《红楼》描写人物脱胎《水浒》者，确也。宝钗似宋江，袭人、熙凤似吴用，黛玉、晴雯似晁盖，探春似林冲，湘云似鲁达，薛蟠似李逵。晁盖中箭，宋江独哭；晴雯被逐，袭人独哭。李逵骂宋江，薛蟠骂宝钗，李妈妈骂袭人，乃依样葫芦之笔。至顽单闹书房，则以三打大名府为蓝本；金桂戏薛蝌，则师二潘之故智。

（蒋瑞藻《小说枝谈》卷下《石头记》条引，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三)明清近代的水浒戏曲

远山堂曲品(节录)

(明)祁彪佳

《宝剑》(能品) 李伯华

中有自撰曲名。曾见一曲采入于谱，但于按古处反多讹错。且此公不识练局之法，故重复处颇多，以林冲为谏诤，而后高俅设白虎堂之计，末方出婁子谋冲妻一段，殊觉多费周折。李自负在康对山、王溪陂之上，问王元美：“此记何如《琵琶》？”王谓：“公辞之美，

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字字改妥，乃可耳。”李拂然罢去。尚有《登坛》一记，未见。

《水浒》(能品) 许自昌

记宋江事，畅所欲言，且得裁剪之法。曲虽多稚弱句，而宾白却甚当行，其场上之善曲乎？

《水浒》(能品) 王元功

此梅花主人改订者，曲白十改八九，稚弱亦十去八九矣。前本用犯调，有不便于歌者，今取调极稳；前本宋江有妻似贖，今并去之；惟下韵仍杂，不能为全瑜耳。

《鸾刀》(具品)

以卢俊义为记，能仿佛《水浒》笔意，便为高手，其如作者之庸庸何？

《青楼》(具品)

窃宋江一事，全无作法。止是顺文敷衍。犹稍胜于荒俚者。

《宝带》(具品) 夏邦

以小旋风为生，而添捏宝带结婚一事。他人一语可了者，此数十语不了。取境既俗，出吻亦庸。

《聚星》(具品) 张子贤

卢俊义始末，已有《鸾刀记》。此惟卢妻投庵一段，与《鸾刀》稍异耳。两曲皆出庸手，此则似又逊之。

《义侠》(雅品残稿)

此记于武松侠烈之概、潘金莲淫奔之状，宛转写出。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印本)

远山堂剧品(节录)

(明)祁彪佳

雅品

《豹了和尚》北四折 周藩诚斋

元人多喜制《水浒传》词，然皆非罗贯中所作。周藩亦戏撰《豹了和尚》一剧，虽极意摹元，而实自得三昧之妙。

《黑旋风仗义疏财》北四折 周藩诚斋

粗豪之曲，而独于假新妇处冷然入趣。即如《货郎》数调，反令元人望后尘矣。北词五折，两人唱，此变体也。

逸品

《乔坐衙》北一折 张岱

一日寿张大尹，便博得宗子一传；二十年宰相，反乞不得崔舍人半纸谏墓文。此何以故？明眼人自当知之。文心之灵转不必言，至于选韵谐音，又何以累黍弄丸，巧妙若是也！慧业文人，才一游戏词场，便堪夺王、关之席。

能品

《武松打虎》北四折

北调。虽无警句，亦无芜语。然自词隐之《义侠》一出，而此剧削色多矣。

《宋公明》南北四折

传事不沾滞。南剧有此，亦可观。《揭阳镇》一折，不能收局，岂有遗脱之故耶？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印本)

明代杂剧全目(节录)

傅惜华

卷一 前期杂剧家作品

《黑旋风仗义疏财》(朱有燉)

《百川书志》著录正名,标名传奇一卷,题:“皇明周府殿下锦窠老人全阳翁著”。《宝文堂书目》著录正名。《远山堂剧品》著录正名,列入“雅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著录简名:《仗义疏财》,收于《名剧汇》,惟今未见。《也是园书目》、《今乐考证》、《曲录》,俱著录正名。此剧版本,见存有:

(一)明宣德间周藩原刻本,卷首标名:《新编黑旋风仗义疏财》,未题作者,题目曰:《赵都巡强娶裙钗,李愬古感叹伤怀》,正名曰:《张叔夜平蛮桂榜,黑旋风仗义疏财》。已故吴梅藏。

(二)《杂剧十段锦》庚集本,题目正名,全同于周藩原刻本。

(三)明万历年脉望馆钞校内府本,首标正名,署曰:“周王诚斋”撰,题目作:《赵都巡行凶倚势》,正名作:《黑旋风仗义疏财》。北京图书馆藏。

(四)《酌江集》本,第十九种,首标正名,署云:“明周藩宪王著”,题目正名与周藩原刻本相同。

(五)《奢摩他室曲丛》第二集本,系重排校印周藩原刻者。

《豹子和尚自还俗》(朱有燉)

《百川书志》著录正名,标为传奇一卷,题:“皇明周府殿下锦窠老人全阳翁著”。《远山堂剧品》著录简名:《豹子和尚》,列入“雅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亦著录简名,收于《名剧汇》,惟今未见。《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今乐考证》、《曲录》,俱著录正名。此剧流传版本有:

(一)明宣德间周藩原刻本,卷首标作:《新编豹子和尚自还

俗》，未署名氏，题目作：《修行办道僧做僧，厮打相争贼见贼》，正名作：《虎皮老人胡索债，豹子和尚自还俗》。首载“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岁在癸丑腊月初吉锦窠老人书”之《豹子和尚自还俗传奇引》。北京图书馆、已故吴梅藏。

（二）《杂剧十段锦》壬集本，题目正名尽同于周藩原本。

（三）《奢摩他室曲从》第二集本，据周藩原本重为排印者。

卷二 后期杂剧家作品

《乔坐衙》（李开先）

《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并见著录，未题作者，收入《名剧汇》内，惜未流传。此剧系《一笑散》之第四种，见《中麓闲居集》跋文卷五《一笑散序》。此剧原有明嘉靖间刻本，惟今不见传流。

《宋公明闹元宵》（凌濛初）

明清以来戏曲书录，未见著录此剧。现存版本，惟有明崇祯五年（1632）尚友堂刻本《二刻拍案惊奇》第四十卷所收本。卷首标作：《宋公明闹元宵杂剧》，次行分题：“《贵耳集》、《瓮天脞语》纪事”，“即空观填词”。此剧总题曰：“李师师手破新橙，周待制惨赋离情。小旋风簪花禁苑，及时雨元夜观灯”。

卷三 无名氏作家作品

《宋公明》

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远山堂剧品》著录此剧，未题名氏，列入“能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俱著录，收于《名剧汇》；惟惜不见。其他明清戏曲书目，从无记载，今亦不见传本。按《剧品》称此剧：“南北（曲）四折。传事不沾滞，南剧有此亦可观。《揭阳镇》一折，不能收局，岂有遗脱之故耶？”

《元夜闹东京》

以上……杂剧，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顾曲杂言

著录此……杂剧名目。其题目正名，均已无考。今日未见流传之本。

《打虎报冤》

以上……杂剧，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著录简名，未标作者姓名，收于《名剧汇》；惟惜不传。《远山堂剧品》不载此目。其他明清戏曲书籍，未见记载。其题目正名，均已不详。今日亦无流传之本。

《借尸还魂》

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著录，未标作者，收于《名剧汇》；惟惜不传。《远山堂剧品》及其他戏曲书目，不载此目。此剧题目正名不详；今日亦无传本。按元人高文秀有《黑旋风借尸还魂》杂剧，已详第三编卷二，又明人谷子敬有《司牡丹借尸还魂》杂剧，详见本编卷一，未悉究是何本？尚待考订。

（据作家出版社1958年印本）

明代传奇全目(节录)

傅惜华

卷一 南戏复兴时期传奇家作品

《宝剑记》(李开先)

吕天成《曲品》著录此剧，列入“具品”。《远山堂曲品》列于“能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并著录；惟藏本今未见。《古人传奇总目》、《重订曲海目》、《传奇汇考标目》、《曲海总目提要》、《曲目表》、《今乐考证》、《曲录》，均著录此剧。日本《舶载书目》，亦载有“鏤宝剑记”一本。

此剧流传版本，现有：(一)明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原刻本。北京图书馆藏。二卷。首载“嘉靖丁未岁(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八月念五日雪蓑渔者漫题”之“宝剑记序”；卷末有“嘉靖己酉

(二十八年一一五四九)秋九月九日同邑松涧姜大成序”之“宝剑记后序”又“嘉靖己酉(二十八年一一五四九)秋九月九日溪陂八十二山人王九思书”之“书宝剑记后”。正文首标作：“新编林冲宝剑记卷×”(上、下),下方署题：“中麓放客撰”。(二)一九五四年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所辑《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五十二种,据嘉靖原刻影印本。(三)一九五八年傅惜华编《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所收,据嘉靖原刻本,标点校印。

卷二 昆曲繁盛时期传奇家作品上

《义侠记》(沈璟)

吕天成《曲品》著录此剧,列于“上上品”。《远山堂曲品》著录,列入“雅品”。《南词新谱》“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著录。《笠阁批评旧戏目》,评此剧为“中下品”。《古人传奇总目》、《重订曲海目》、《曲考》、《传奇汇考标目》、《曲海总目提要》、《曲目表》、《今乐考证》、《曲录》,俱著录。

此剧流传版本,现有:(一)明万历间继志斋刻本。傅惜华藏。二卷。首行标:“重校义侠记”,版心题:“义侠记”。卷首载“万历丁未(三十五年一一六〇七年)中秋日东海郁蓝生题,壬子(四十年一一六一二年)清明日陈大来手书重梓于继志斋中”之“义侠记序”。(二)明万历间文林阁刻本。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藏之。二卷。封面标曰:“刻全像点板武松义侠记”,“金陵唐氏藏版”。首行标:“重校义侠记”,版心题:“全像注释义侠记”。(三)明万历间环翠堂刻本。郑振铎藏。二卷。(四)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二卷。有封面,标作:“义侠记定本”。(五)汲古阁刻六十种曲,酉集所收本。(六)一九五四年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所辑《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八十种,据继志斋刻本影印。(七)一九五八年傅惜华编《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所收,据继志斋刻本,标点校印。

《灵宝刀》(陈与郊)

《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著录此剧；藏本未见流传。《传奇汇考标目》入清人无名氏传奇目。《曲考》著录，误题为：“任诞先”作。《曲海总目提要》作“高漫卿”撰。《今乐考证》亦著录此剧。

此剧现传版本，有：(一)明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海昌陈氏原刻本。北京图书馆藏。卷首载“逢明生”小序。正文首行、版心均标作：“灵宝刀”，次行署题云：“浙汜任诞轩重编”。二卷。(二)一九五五年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所辑《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第十四种，据万历原刻影印本。(三)一九五八年傅惜华编《水游戏曲集》第二集所收，据万历原刻本，标点校印。

按：万历原刻卷尾，有题识云：“山东李伯华先生旧稿，重加删润。凡过曲引尾二百四支内，修者七十四支，撰者一百四十支”，实系根据李开先《宝剑记》传奇重编之作。

以上四种传奇(《鸚鵡洲》《櫻桃夢》《麒麟鬪》《灵宝刀》)总题曰：“冷痴符”。

《水浒传》(许自昌)

《远山堂曲品》著录，列于“能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并著录；藏本今未见。《笠阁批评旧戏目》著录此剧，评为“中下品”；标曰：“假屠赤水名”，不知何据而云。《古人传奇总目》题为“梅花墅作”。《传奇汇考标目》亦著录，注云：“一名《青楼》”。《重订曲海目》、《曲目表》，列入明人传奇，赤题撰人名氏。《今乐考证》亦入明无名氏目，并云：“此本或假屠赤水名者非”。《曲海总目提要》、《曲录》，均著录。此剧流传版本，现有：(一)明万历十八年(一五九〇)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四卷。日本成笈堂文库藏。(二)汲古阁刻《六十种曲》，申集所收本。(三)清康熙四十五年(一七一五)永睦堂龚氏钞本。怀宁曹氏旧藏，今归中国戏曲研究院。二卷。卷末题字云：“康熙丙戌菊月抄录，永睦堂龚宅珍藏”。(四)一九一

二年藜光社石印本。二卷。(五)一九五四年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所辑《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九十三种,据汲古阁原刻初印本影印。(六)一九五八年傅惜华编《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所收,据汲古阁原刻初印本,重校标点。

按:明王异有改订本《水浒传》。

卷三 昆曲繁盛时期传奇家作品中

《水浒传》(王异)

《远山堂曲品》著录此剧,列入“能品”;系改订许自昌之作。《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并著录;藏本今未见传。其他戏曲书录,不见记载,今日亦无流传之本。

按:《远山堂曲品》称:“此梅花主人改订者。(原文疑有误)曲白十改八九,稚弱亦十去八九矣。前本(当指许自昌原作)用犯调,有不利于歌者,今取调极稳。前本宋江有妻,似赘,今并去之。惟下韵仍杂,不能为全瑜耳。”

卷四 昆曲繁盛时期传奇家作品下

《聚星记》(张子贤)

《远山堂曲品》著录此剧,列入“具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并著录;藏本未见传。《曲海总目提要》亦著录,谓:“张子贤撰。所演卢俊义事,与《鸾刀记》相仿佛;天罡三十六人,而卢俊义乃天罡星。俊义上梁山,妖星始聚,故曰《聚星记》也。”此剧未见流传之本。

按:《远山堂曲品》于此剧云:“卢俊义始末,已有《鸾刀记》。此惟卢妻投庵一段,与《鸾刀》稍异耳。两曲皆出庸手,此则似又逊之。”

《元宵闹》(李素甫)

《传奇汇考标目》甲本、《曲海总目提要》、《曲录》并见著录。《传

奇汇考标目》乙本著录此剧，注文云：“宋江事。一云朱良卿作”。按《传奇品》、《曲海目》、《曲目表》各书朱佐朝作品目录，俱无此本，今题为李素甫撰，当可征信。

此据现存版本，有：（一）清雍正间钞本。梅兰芳藏。不分卷。（二）清钞本。怀宁曹氏旧藏，今归中国戏曲研究院。封面别题“翠云楼”。（三）近人许之衡氏饮流斋校钞本。傅惜华藏。二卷，首行标作“元宵闹”，下注：“一名玉麒麟”。（四）传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郑振铎均藏之。二卷。（五）一九五五年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所辑《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第九十七种，据传钞本影印；卷首总目题：“明李素甫撰”。（六）一九五八年傅惜华编《水游戏曲集》第二集所收，据饮流斋订本重校标点本。

卷五 明代无名氏传奇家作品上

《花石纲》（铁桥生）

《传奇汇考标目》乙本、明传奇目，著录此剧，题为“铁桥生”作。《曲录》亦著录此剧，未题作者，列入清无名氏传奇目。此剧今不见流传之本。

卷六 明代无名氏传奇家作品下

《青楼记》

明无名氏撰。《元山堂曲品》著录此记，列入“具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著录；藏本今未见传。《笠阁批评旧戏目》亦著录，评入“下中品”。《古人传奇总目》、《重订曲海目》、《曲目表》、《今乐考证》、《曲录》，俱见著录。《曲海总目提要》著录作：“水游青楼记”，并谓：“不知何人作。不逮梅花墅所编远矣。”

此剧原有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刻本，凡四卷，已故吴梅藏书，惜毁于“一二八”之役。吴氏曾有跋文云：“吴门许自昌作《水游记》，刊入《六十种曲》，与此书绝异；不知谁氏笔也。文字颇古拙，当是明

中叶人作，与伯龙、伯起喜以骈语入白文者不同。富春刻传奇，共有百种，分甲乙丙丁字样，每集十种，藏家目录，罕有书此者。余前家居，坊友江君，持富春残剧五十余种求售，有《牧羊》、《绋袍》等古曲。余杖头乏钱，还之，至今犹耿耿也。”此剧现唯有明人戏曲选集《怡春锦》内残存散出。

按：《远山堂曲品》于此剧评曰：“窃宋江一事，全无作法，止是顺文敷衍，犹稍胜于荒俚者。”

《鸾刀记》

明无名氏撰。《远山堂曲品》著录，列入“具品”。《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著录；惟藏本未见。《曲海总目提要》、《曲录》亦著录此剧。今已不见此剧传本。

按：《远山堂曲品》于此剧云：“以卢俊义为记，能仿佛《水浒》笔意，便为高手，其如作者之庸庸何！”

《高唐记》

明无名氏撰。《远山堂曲品·髯虎记》条，谓：“向见俗优演《高唐记》，亦是传朱仝、雷横者，秽杂无足比数。”明清各家戏曲簿籍，未见记载。此剧今无传本。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印本）

徐文长佚稿（节录）

（明）徐渭

卷四 吕布宅诗序

始村瞎子习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

（据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陶庵梦忆(节录)

(明)张 岱

卷五 柳敬亭说书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痕。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嘞尖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哝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措舌死也。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变，故其行情正等。

(据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本事诗(节录)

(清)徐 钊

卷七

王猷定《听柳敬亭说书》：英雄头肯向人低？长把山河当滑稽。
一曲景阳冈上事，门前流水夕阳西。

卷八

顾开雍《柳生歌序》：扬之泰州柳生，名遇春，号敬亭，本曹姓。

……柳生还吴中，酒酣时，时向人说宁南事，闻者皆涕下，而柳生从说书益奇。庚寅七月，仆始相见淮浦，为仆发故小吏宋江轶记一则，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云。

(据有正印刷所印本)

香祖笔记(节录)

(清)王士禛

卷十二

俗人传说袭谬，有绝可笑者。兖州阳谷县西北有冢，俗呼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传》，潘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朱批曰：“无耻犯人某某示众。”然二氏终不悟也。从侄鹁过阳谷亲见之。

(据《笔记小说大观》本)

扬州画舫录(节录)

(清)李斗

卷五 新城北录下

程班大面冯士奎以《水浒传》刘唐擅扬。……黄班三面顾天一以武大郎擅场，通班因之演《义侠记》全本，人人争胜，遂得名。尝于城隍庙演戏，神前阉《连环记》，台下观者大声鼓噪，以必欲演《义侠记》，不得已，演至服毒，天一忽坠台下，观者以为城隍之灵。

大面范松年为周德敷之徒，尽得其叫跳之技，工《水浒传》评

话，声音容貌，摹写殆尽。

京师萃庆班谢瑞卿，人谓之小耗子，以其师名耗子而别之也。工《水浒记》之阎婆惜，每一登场，座客亲为傅粉，狐裘罗绮，以不得粉渍为恨。关大保演阎婆妇效之。自是扬州有谢氏一派。

卷十一 虹桥录下

评话盛于江南，……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

（据清乾隆乙卯年自然鑫刻本）

啸亭续录(节录)

（清）昭 梲

卷一 大戏节戏

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春秋》；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其词皆出日华游客之手，惟敷衍成章，又抄袭元明《水浒》、《义侠》、《西川图》诸院本曲文，远不逮文敏矣。

（据清光绪间据九思堂藏刊本）

剧 说(节录)

（清）焦 循

章邱李太常中麓，亦以填词名，与康、王交，而不娴度曲，如所作《宝剑记》，生硬不谐，且不知南曲之有人声，自以《中原音韵》叶

之，以致见消吴侬。（卷一）

龚合肥邀顾黄公看丁继之演《水浒》赤发鬼。丁年已八十。顾即席赠一诗云：“左右看君正少年，萃鬢红袖并花前。按歌传遍青楼曲，作使当场白打钱。酒态惯撩监使罚，舞腰犹博善才怜。贞元朝士今无几，却有民间地上仙。”（卷六）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八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印本）

梨园粗论（节录）

（清）金连凯

余平生最恶，莫甚梨园，……夫盗弄潢池，未有不以此为可法，天王元帅，六都伏蠢动之机。更有平天冠、赭黄袍，教匪窥窃流涎；又是瓦冈寨、四盟山，盗贼争夸得志。专心留意，无非《扫北》；熟读牢记，尽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传》时时赞美。《三国志》上慢忠义，《水浒传》下诱强梁：实起祸之端倪，招邪之领袖，其害曷胜言哉？此观剧之患也。余悲悯梨园，视为囹圄；苦伶优伶，真是囚人。……界牌关罗通殉难，裸体蹶趋；浔阳江张顺翻波，赤身跳跃。……彼如是苦，我如是乐，苦实在真苦，乐未必真乐，欣然观剧，于汝安乎？……

附录七截八首……

锣鼓喧阗闹不休，李逵张顺斗渔舟。诸公莫认如儿戏，盗贼扬眉暗点头。（按《水浒传》，浔阳江琵琶亭宋江初遇李逵张顺故事，下文即题反诗，套假书，劫法场，火烧无为军等剧。）

（据道光原刊本《灵台小补》）

编者注：清李仲麟《增订愿体集》（卷二）、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卷四）也都主张禁演水游戏。

词馀丛话(节录)

(清)杨恩寿

卷二 原文

《虎囊弹》院本鲁智深醉酒一出，标曰《三门》，疑是《山门》之讹。后见《浪迹丛谈》引《释氏要览》：“寺宇开三门者，谓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故谓‘三门’。”然则《虎囊弹》之标目非误也。是出结尾：“《寄生草》：漫拭英雄泪，相随处士家。谢慈悲剃度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去烟蓑雨笠卷单行？怎离却芒鞋破钵随缘化。”声情激越，可泣可歌。《红楼梦》曾引是曲，虽为宝玉出家借作楔子，而于传奇中独拣是折，可见作《红楼梦》者洵此中解人也。余尤爱其临去科白云“俺于今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了！”黄鹄举矣，青天廓然。昔金圣叹尝赞《西厢记》“俺去也”三字，千古犹响，余于此十二字亦然。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黄戏曲论著集成》
第九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

曲海总目提要(节录)

董 康

卷五

宝剑记

明嘉靖时人李开先撰。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事，仅见小说《水浒传》，本不足信，开先特借以诋严嵩父子耳。按开先，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己丑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吏部，历文选郎中，擢太常寺少卿，罢归，家居近三十年卒。开先雅负经济，不屑称文

士。在铨部谢绝请托，不善事新贵人。已迁太常，竟罢归。归而治田产，蓄声伎，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撷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李开先作品，今存杂剧《园林午梦》、传奇《宝剑记》及《断发记》。尚有《登坛记》，已佚。）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搜辑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瓌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常谓“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耳。”同邑袁崇冕，善金元词曲，有《西野老人乐府》，开先亟称之。按梁山诸盗，惟林冲情有可矜。身为禁军教头，素无过犯，其妻张氏又良家女。而太尉高俅之子以威逼之，通国大都中，白日恣侮。此妇持节不从。为俅者稍识官箴，痛责其子之不暇。乃假托看刀为名，诱人白虎节堂，加以犯上之罪，刺配沧州，亦已极矣。又使董超、薛霸中途害之。为鲁智深所救，幸得苟免。又使虞候陆谦百计害之，至焚草舍以绝其命而后嫌，是安得不挺戈以搵仇人之胸乎？不能杀太尉而杀虞候，其心尚饮恨未平也。风雪山神庙之惨，雪夜上梁山之愤，又曷怪焉。剧中所记，皆与《水浒传》相合。惟其妻本殉节以死。而作者欲以团圆结束，故作迎聚梁山。然据《传》观之，则张有志行，易死为生，未免作贼妇，恐非其本愿也。火并王伦，拥戴宋江，亦皆据《传》。其后陈与郊、沈初成、高漫卿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陈与郊撰有《录宝刀》。沈初成无此人。初成乃凌濛初之字。凌无此类著作。沈姓以《水浒》故事撰曲者，有沈璟之《义侠记》及沈自晋之《翠屏山》，所指当是此二人中之一人。高漫卿即陈与郊之别名。此亦误与陈为二人。《灵宝刀》见本书卷六。《义侠记》见卷五。《翠屏山》见卷八）则又各变面目矣。

义侠记

明万历时吴江人沈璟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沈璟，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别号词隐，江苏吴江人。所作传奇共十九种，总称《属玉堂传奇》。今存七种，又残本二种）以武松义而侠，故

名。沈德符《野获编》云：“本朝填词高手，于陈大声、沈青门之属，俱南北散套，不作传奇。惟周宪王所作杂剧最伙。南曲则《连环》、《绣襦》之属，出于成弘间，稍为时所称。近年则梁伯龙、张伯起，俱吴人，所作盛行于世。若以《中原音韵》律之，俱门外汉也。近沈宁庵吏部后起，独恪守词家三尺，如庚青先天诸韵，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称度曲申韩。”《序》云“词隐先生表章词学，直剖千古之迷。红牙馆所著传奇杂曲，凡十数帙，予从先生乞得稿本，而《义侠》则已梓行矣。先生亟止勿传。而世闻是曲已久，方欣欣想见之。且武松一萑苻之雄耳。而闾里少年，靡不侈谈脍炙。今度曲登场，使奸夫淫妇、强徒暴吏，种种之情形意态，宛然毕陈。以之风世，岂不溥哉？”（词隐，璟号）剧中所演武松事，景阳毙虎，阳谷遇兄，杀西门庆，伏蒋门神，十字坡认义，飞云浦报仇，全本（水浒）衍义。惟松妻贾氏，系作者撰出。今优坛所演，则又与此微异。盖后人又为之润色，而大段原相同也。龚圣与《行者武松赞》云：“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武松养病于柴进家，始与宋江相识，此上梁山之根也。蜈蚣岭、十字坡、景阳冈、快活林、鸳鸯楼、飞云浦、二龙山，未入水浒时，其事迹最热闹。作者略据以敷演，已足耸人观听。而打虎一折，尤众所共赏。至叙其与兄友爱而不幸处变，西门庆之奸黠，潘金莲之淫荡，王婆之刁诡，武大之愚懦，亦皆曲尽。为兄报仇，杀三人以泄怨，亦颇有义侠之气。同类则柴进、孔亮、张青、孔二娘、施恩、鲁智深等。旁衬则阳谷令、土兵、郓哥、何九、蒋门神、张都监等。皆据《传》中点入。上梁山以后，则事迹更多，不暇载矣。

卷六

灵宝刀

明高漫卿本李开先《宝剑记》而作。所叙林冲事，全本小说《水浒传》。其开封府尹竹之有，及贞娘为尼、锦儿代死情节，皆凭空撰

出。按漫卿自题卷尾云：“山东李伯华先生旧稿，重加删润。凡过曲引尾二百四支，内修者七十四支，撰者一百三十支。”今梨园所演《夜奔梁山》等出，仍用李本，谈乐府者亦止识《宝剑》，不知有《灵宝刀》也。第三十四出燕青青楼乞赦，亦本《水浒传》小说。李师师事，正史罕载。按张端义《贵耳录》云：“道君幸李师师家，周邦彦先在焉。闻道君至，遂匿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是江南新进，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隳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箏。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他日师师歌此词，道君问谁作，师师以直对。道君大怒，谪邦彦押出国门，越一二日，道君复幸师师家，不遇。至更初，师师归来，愁眉泪眼，憔悴可掬。道君问故，师师奏言‘邦彦得罪去国，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得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因奉酒唱《兰陵王》词。歌竟，道君大喜，复召邦彦为大晟乐正。当时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成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

卷八

翠屏山

明沈自征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应作沈自晋撰。此云沈自征，误）所演杨雄事。雄与石秀为异姓兄弟。秀居雄家。雄妻潘氏与僧有奸。雄为吏，每公事入值，则僧即至。秀知之，以告雄，且嘱雄密图。雄自外醉归，不觉忿詈其妇。妇泣诉，以为秀尝欲见污，不从，故反设说诬陷。雄信焉，遂与秀离。秀愤甚，欲实之，而恐彰雄丑，夜伺其僧自门出，而杀之于道，褫其衣以示雄，雄始悟，乃托名烧香，与其妻偕往翠屏山而手刃之，因与秀同投梁山泊。按剧中情迹，全本《水浒》演义，虽小有点窜，而大段无殊也。龚圣与《赛关索杨雄赞》云：“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又《拚命三郎石秀赞》云“石秀拚命，志在金宝。大似河鲀，腹果一饱。”

剧内巧云、迎儿、海阁黎、潘公、头陀等，俱本演义。时迁、宋江，亦从演义中点入。按《水浒传》云病关索，龚圣与云赛关索。关索者，相传羽之子也。据史，羽子平，为孙权将所杀。又羽既溢壮缪，以子兴嗣侯，为诸葛亮所器，弱冠为侍中监，数岁卒。不言又有索。今滇黔间有关索岭，最为险峻，当是诸葛亮南征孟获时，关索逾岭建功，故土人因以为名。而后世传闻其骁勇，故群盗亦借以为号也。陈寿之史甚略，既已失载。而《演义》详叙征孟获事，亦不及之。《演义》多撮空添出人姓名，独于关索反漏，殊不可晓。

卷十二

雁翎甲

演徐宁事也。不知谁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清范希哲撰。希哲别号四愿居士。一作明秋堂和尚撰，殆误。此剧一名《偷甲记》。）按《癸辛杂识》龚圣与《金枪班徐宁赞》云：“金不可辱，亦忌在秽。盍铸长戈，羽林是卫。”宁固宋江群盗之一。今剧中所演，多据《水浒传》。其略云：宋命将呼延灼讨宋江。灼用连环甲马，宋元策抵敌。闻徐宁善使钩镰枪法，可破此阵，因与汤隆设计赚宁。宁有家藏雁翎甲，先使时迁盗之，宁愤恨，不得此甲不止，间行求贼。隆故宁友也，宛转诱导，醉而舆之入梁山泊，宁不得已强从焉。后灼为江所败，亦降于江。按金枪班，演义作金枪手。又演义云双鞭呼延灼，而《癸辛杂识》作铁鞭呼延绰，亦有赞云：“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铁梵铸，汝岂其人？”

卷十四

元宵闹

不知何人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本剧一名《玉麒麟》，明李素甫撰）演《水浒传》中卢俊义始末。以吴用设计，于元宵夜火烧翠云楼劫俊义出狱，故谓之元宵闹。事迹俱与《传》合。惟插入张

文远一段，非传所有。略云：大名富户卢俊义，力敌万人，名满河北，绰号玉麒麟。梁山泊宋江闻其名，欲勾引入伙。吴用设谋，遣鼓上蚤时迁潜至其家为鬼怪，掷瓦砾，使不安其居。（此段小说中所无）而用则伪为星士造其门，以大言撼之。俊义呼问吉凶，用谓将有危难，须出千里外，方得避免，且造口诀，使俊义题壁以为后验，实则以卢俊义反四字藏头，而俊义不知，促装欲往泰安州进香。其家管钥者曰李固，腹心曰浪子燕青。固本乞儿，乞食于俊义门，俊义之妻贾氏爱其貌伟，劝俊义收用，委任家事。青则多技能，尤善伏弩，有侠气，俊义特重之。至是闻俊义信星士言，将远行，皆阻之。俊义不听，留青于家，使固随行。行近山泊，店家以泊中有大盗，劝使绕道。俊义恃勇，以旗揭车上而进。至则伏兵四出，佯败，引入泊中被擒。江等说使降，不从，则强留俊义，而放固引车杖先归。濒行，用阴谓固云：“若主已无归志，壁上反诗可证也。”固归与贾氏通，贿留守梁中书，首俊义反，逐燕青而占其家。俊义从梁山乞归，青伏道左器诉，且劝无归。俊义不信，归则被缚至官，严拷诬服。固贿狱吏蔡福、蔡庆，使阴杀之。福知其冤未决，而江等已觐知之，潜使柴进以千金愧福，福为转赂官吏，得从宽发配。固又贿役中道谋害。行入深林，两役方下手，燕青踵至，放弩射杀役，负俊义逃。憩店中，青出求食，而杀役事觉，官遣吏捕获俊义去。会江等遣杨雄、石秀探信，与青遇，青与雄归泊。秀入大名，闻人叹嗟声，以俊义将戮于市也。秀从酒楼飞堕法场，劫俊义走，寡不敌众，两人皆被擒。官既畏贼，不敢即杀，又善视之，得不死。时至元宵，大名府常年灯事甚盛，官欲禁灯，则恐贻笑于盗，下令如常。府有酒楼曰翠云，为游人聚集之所。吴用定计，预遣头目至大名潜伏，而令时迁于翠云楼放火为号，统兵继进。及期，内外夹攻，城中大乱，官俱出走，于是救俊义、石秀于狱，擒李固、贾氏，并拉蔡福、蔡庆同入伙，唱凯还寨。俊义手刚固及贾氏。江等设宴庆贺，后并受招安，征方腊有功，各授官爵。事皆出《水浒传》。但《传》中尚有宋江率兵攻大名，梁中书告急于蔡太师，

遣关胜讨江，江诱降之，又雪中赚缚索超，宋江患疽，张顺延医诸事，俱不详。而李固所交张孔目，则剧中指为张文远，谓其杀阎婆惜后实未尝死，逃至大名，复为孔目，且与贾氏亦有私。此皆随手牵合，借景生情。《水浒传》中不载文远下落，盖文远不过郓城之吏，原与水泊无干，特用宋江杀婆惜以为入泊张本耳。《青楼记》谓婆惜活捉张文远，此又牵及贾氏，可供喟嘘。岂梁山盗魁之妻，必皆文远染指耶？

水浒传

《记》内演宋江事，皆据罗贯中《水浒传》。唯张三郎借茶，阎婆惜活捉，及张三郎调戏宋江正妻孟氏等出，皆系脱空结撰。宋江事止于江州劫法场小聚会，便作团圆，避冗长也。词曲甚婉丽。自署梅花墅编，不知何人所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此剧为明许自昌撰。自昌字玄祐，别署梅花墅、梅花主人。江苏吴县人。所作传奇，今存《水浒传》、《桔浦记》及改订之《节侠记》三种）按《宋史》云：“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七郡，官军无敢撻其锋。”宋时画手李嵩辈，传写其像，士大夫颇不见黜。龚圣与至为作《三十六赞》，周公谨《癸辛杂识》，载之极详。盖实有其人，非佗家传奇子虚亡是者比也。《记》中刘唐醉酒一剧，近日梨园喜演之。第《水浒传》刘唐绰号赤发鬼，《癸辛杂识》则尺八腿，为小异云。

卷二十三

闹高唐

杭州洪升作。大意本施耐庵《水浒》内，柴进失陷高唐州一段为排场关目。其波澜脉络，总归于破高唐救柴进，即以《闹高唐》名剧。自序云：“观柴进，则当思所以择交；观李逵，则当思所以惩忿；观蔺仁，则当思所以报恩；观宋江等，则当思所以反邪归正；观殷天锡，而知势力之不足倚；观高廉，而知妖术之不可恃；观高俅，而知权奸之误人国家；观罗真人、公孙胜，而知纷争扰攘之中，未尝无遗世独

立之人也。”又谓文官如柴进则不爱金钱，武官如李逵则不惜死，故独为此二人写照。如写皇城夫人之烈，柴大娘子之贞，公孙胜母之节，则以巾帼愧鬚眉，有《水浒》所未及者。事原野乘，特借此以抒怀抱耳。略云：柴进，沧州人，周世宗子孙，有亲叔皇城，向居高唐州。进重义疏财，扶危济困。妻劝以功令森严，宜自敛藏。进不从。高唐州司狱大使蔺仁赴任，中途被盗，进厚赠之。李逵，沂州沂水县人。曾路见不平，拳勇伤人，避难柴进庄，进特敬爱，后投梁山泊。适公孙胜辞归蓟州养老母，逵亦辞下山报进恩。吴用不允。逵私下山至进家。而进叔皇城信至，知为高唐州知州妻弟殷天锡强占花园，殴击垂危。逵随进至州，皇城已毙矣。天锡复率多人催让花园，并殴进，于是逵愤甚，拳毙天锡。进劝逵速去。知州高廉，遂擒进下狱，并提家属监禁，抄没家产。逵惧吴用，欲往二龙山武松处借兵救进，而戴宗下山探信，遇之，邀至泊中。吴用以违军令，将斩逵。戴宗为恳求，方免。宋江率马步卒三千，往高唐州。高廉有妖术，预演八门阵势，鬼兵神兵狮王等，自恃无恐。戴宗与战，为鬼兵所败，廉乘胜劫营，吴用伏兵大战，逵斧伤廉足，因回城固守，暗运妖术，大雾阴霾。宋江难攻，思延公孙胜破之，遣戴宗往蓟州，逵愿偕行。进在狱，幸蔺仁感其恩，默护之。高廉恐有内变，命将进及妻与皇城夫人处决。皇城夫人触阶死。时迁入城探事，遍散帖子救进。高廉果虑宋江等劫法场，仍监进夫妇，命蔺仁五日内取绝呈。仁缒进枯进中，带乾粮暂匿，以囚徒尸代之。进得不死。戴宗偕逵至蓟州二仙山访公孙胜。其母与师罗真人，俱不令下山。李逵暗入紫虚观中，杀罗真人及道童。次日胜、宗同逵进谒，真人固安然无恙也；所劈者乃二葫芦耳。真人重逵之义，授胜五雷正法，付以葫芦拂子宝剑，遂偕逵等诣高唐州，与高廉斗法。幻作钟馗天师释迦佛，破其鬼兵神兵狮王等妖法。廉大败。李逵斧劈高廉，入城，尽杀廉家口，下枯井救进出。公孙胜愿归山学道，蔺仁偕行。柴进以祖宗世受国恩，不可从贼，往汴京叩阍待罪。徽宗命太尉宿元景招安宋江等，高俅谏阻，徽宗从

元景奏，授柴进统制，同往招安，各加官爵。进往高唐州厝叔皇城暨婶灵柩，宋江等俱往祭奠云。按《宣和遗事》，有小旋风柴进、智多星吴加亮、入云龙公孙胜、黑旋风李逵、神行太保戴宗等三十六人名。而柴进为周世宗子孙，则据《水浒传》。余无所考。剧内亦有与《水浒传》异处，如柴进往汴京叩阁，藺仁随公孙胜学道是也。宿元景招安，亦非此时事。《宋稗类钞》：“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布。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裕陵在潜邸，与晋卿善。在殿庐侍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带篔刀子来，欲假以掠鬚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令对蹴，深愜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篔刀之贖，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曰：‘汝曹争如彼好脚迹耶？’数年间建节，寻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裕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笃，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水浒传》载高俅由小苏学士致身王晋卿，因送玉器及气球，以知遇徽庙潜龙日，孰知其为大苏之小史耶？其事见王明清《挥麈录》）

卷二十五

聚星记

张子贤撰。所演卢俊义事，与《鸾刀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鸾刀记》，见本书卷四十六）相仿佛。天罡三十六人，而卢俊义乃天罡星，俊义上梁山，妖星始聚，故曰聚星记也。吴用诡计赚俊义入山，水步头引领诱擒捉。宋江设宴送俊义还家，为家人李固首告。梁中书令大名府定罪，蔡福兄弟为之行贿，从宽刺配沙门岛。解

子董超、薛霸受李固金，中途欲害俊义，小乙燕青放冷箭，射杀超、霸，负俊义入酒肆中，青出觅食，俊义复被擒。梁中书令即行刑。石秀跳楼劫法场，旋又被获。因戴宗贴没头告示，暂羈二人狱中，吴用定计智取大名，令时迁火烧翠云楼以为号，元宵灯节攻破大名，劫取俊义及秀。于时杀李固及淫妇贾氏。而燕青及蔡福兄弟俱入梁山。节节按《水浒传》为之，无不合者。李逵、柴进、张横、顾大嫂等，前后点缀，亦皆与《传》相符。惟以俊义妻为贝氏三娘，谓与李固通之贾氏，乃其婢名贾妹者，则欲为俊义团圆故与《传》相抵牾也。

卷二十七

虎囊弹

所演鲁智深事，本《水浒演义》。智深见金氏女为郑屠所逼，先纵金氏而手毙郑于市，潜亦遁去。金氏女妇赵员外。而智深适避难至其地，与之相遇，因留居于家。后事将露，乃令智深往五台山寺披剃为僧。后转为盗，于二龙山作寨主。有救林冲及服桃花山周通、李忠等事，遂归梁山泊。宋江降后，于杭州僧寺闻潮而化。今剧中关目，大略据此。后半情迹，与《传》大不相同。其略云：赵员外为仇人花子期诬作通梁山贼，已定案矣。其妻金氏，鸣冤得释。又赵员外有犬啮死花子期，盖借义犬故事。皆属作者增添附会。按龚圣与《花和尚鲁智深赞》云：“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此是实有其人，而未载其事迹也。此剧增饰甚多，而《虎囊弹》之名，尤觉新奇。言金氏诉冤于种经略师道。其中军牛健出令，凡诉冤者，悬于竿上，弹以虎囊弹一百。能不惧者，乃是真冤。金氏愿受弹不惧。健知其冤，为投状于师道，乃献出真情，出赵员外之罪，故标三字为题也。作者未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此剧为清邱园撰。一作朱佐朝撰）大抵是近代人手笔。按鲁智深出身提辖，本是种经略部将，以金氏之故，三拳打杀镇关西，亡命于外，投入空门，不改故态，后复于汴京大相国寺炒闹禅和子。其醉打山门，倒拔

垂杨，及卷金银器皿滚下桃花山，只身提禅杖打二龙山，皆足耸人观听。此剧敷演赵员外及金氏事。以金女本智深所救，故首尾用为线索。智深入山本末，亦已略约具焉。然命题之意，以虎囊弹为主，则非专为智深也。传奇演僧家事迹粗豪斗狠者，《西厢记》则慧明递书，《昊天塔》则五郎御敌，皆仅一点出，且此两人亦无害于人。惟此剧花和尚事，形容最详，其鹫悍之态，亦摹写殆尽矣。明嘉靖间，都督万表以倭贼内扰，特募嵩山少林僧以击之。盖自北齐稠禅师，唐时窥基，皆以勇侠著闻，后世不绝此派。而少林之僧，则无不善拳棒者。此辈若不失本性，入于正果，则如金刚努目，降伏众流。其堕落恶道者，即是药叉罗刹也。智深本师授记曰：“遇潮而寂”。后擒方腊，闻浙江潮声，即刻回首，似有结果。然擒方腊乃韩世忠事，则闻潮坐化之说，亦未的也。

卷三十

清风寨

不知谁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清史集之撰。集之字友益，江苏漂阳人。一作朱佐朝撰）演花荣事也。据《水浒衍义》，宋江为盗燕顺、王英所劫。顺待之甚恭。适王英获一妇人，乃清风知寨刘高妻也。江言于英纵之归。江与花荣有旧。时荣为将，与高同事。江因辞顺往诣荣。值元宵夜，江出观灯，至高宅。高妻固识江，命禽之，指为盗。荣力救江不得，高并欲陷荣，因与燕顺等合，共劫出江，别将秦明、黄信，俱为所陷。刘高与其妻皆见杀。剧中大略本此。又有慕容知府，为蔡京壻。高与合计倾荣，系作者撰出点缀。按《癸辛杂志》载龚圣与《小李广花荣赞》云：“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盖实有其人也。又《秦明赞》云：“霹雳有火，推山破岳。天心无妄，汝孽自作。”

卷三十三

双飞石

未知谁作。演张清遇琼英事。全据《水浒传》。两人皆善于阵前飞石。故云《双飞石》也。略云：张清，彰德府磁州人。（《水浒传》但云彰德，剧添磁州。又云清字淳之，亦《传》所无也）为东昌守将。飞石打人，百发百中，时称没羽箭。副将二员，一曰花项虎龚旺，一曰中箭虎丁得孙。是时，梁山泊宋江等横行州郡。江伪让卢俊义为魁，（按《传》，晁盖为曾头市射杀，遗言为杀仇者，奉为渠魁。俊义活捉史文恭，故江不得不让也）俊义不从。而其部下头领，亦皆不服俊义。江乃令吴用设阄，拈得东昌、东平二郡，江与俊义分兵攻打，先下者即为山寨之主。江拈得东平，俊义拈得东昌。俊义兵至，府尹陈秉忠趣清御贼，固守待援。（《水浒传》为戴秉忠）俊义力攻不下，而江已破东平，降董平，与俊义合。交锋之际，徐宁、杨志、刘唐、林冲、李逵等皆被击伤。（按《传》，徐宁、杨志、刘唐外，尚有燕顺、韩滔、彭玘、宣赞、呼延灼、朱仝、雷横、关胜、索超、董平及前打郝思文，故云十五员大将，却无李逵、林冲也）董平入阵说清降江。清骂平，且发石击之。平初避不受击，既而近前，马上相摔，俱堕于地。清遂为江众所执。（按《传》，平与清战，连击二石子，后于马上相搅，林冲等救平，平复被击一石子。其后宋江弃粮于道，以诱擒清，非清与平互摔时，为江所执也）旺、得孙亦被执，俱降宋江。清在水浒寨中，尝梦教一女子琼英使枪飞石之法，与订盟为夫妇。清赠琼英石子二枚，琼英赠清金凤钗一只。醒而钗在手中，遂相思得病。（此段本之《水浒》，然《传》无得石及凤钗之说）河北田虎作乱称王。连破汾阳、介休等邑。镇守官蒋韬请救，太尉宿元景建议招安宋江。（按《传》，宿元景招安宋江等进京，即使征辽，非即征田虎也。）以江为招讨使，俊义为正印先锋，率兵征剿。给以空头札付百张，部下诸将，量才擢用。先是介休人仇申，与妻宋氏、女琼英，探其岳丧，虎将邬梨

称为国舅者，杀申而劫其妻女，以宋氏献于虎。宋氏大骂。《传》，申非梨所杀，小异）虎令筑坟西郊，镌碑以表其墓。琼英为梨取归。梨妻倪氏，恐梨纳以为妾，收作义女，抚如亲生。迨年十六，力举五百斤石，武艺绝伦。梦中得清传授飞石之法，试之百中。及宋江等奉命征虎，梨每战辄败。虎军师乔道清又为公孙胜所败，遁而归山。梨乃举其女琼英为将。虎遂授以都督之职，尽将其兵，用石江部将，董平、杨志、李逵等莫不伤败。清以病留寨中。稍愈，则急诣军前效力。对阵见琼英，即梦中之女。两心相许，琼英教清伪作表兄，诣其军营，说梨杀虎。梨从其计，入虎帐，琼英以梨为叛，并缚梨、虎杀之，籍其士卒军资以降。江奏于朝，乃擢江、俊义及清职，赐琼英以夫人之号，又封赠其父母，亦授叶清千总。清与琼英遂成夫妇，养梨妻倪氏终其身。按《水浒传》，田虎者，威胜州沁源县猎户。万山环列，峭聚其间，侵州夺县，官兵不敢当其锋。威胜（即汾州）汾阳（即汾州）昭德（即潞州）晋字（即平阳）盖州（即泽州）五州五十六县，皆为所据。张官置吏，自称晋王。宿元景奏令宋江为平北正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尽挈正偏将佐，协同征虎。恢复陵川、高平、盖州、阳城、沁水、壶关。《传》中有宋江置酒宜春圃中雨香亭。李逵醉后，梦登天池岭，又梦入文德殿，为值殿将军，杀蔡京、童贯、杨戩、高俅，又回天池岭，见秀士告以十字云：“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鏃”，又梦见其母，且为虎所扑，挥斧砍之，用力太猛，及醒，掀翻碗。琼矢鏃，盖张清遇琼英之兆也。剧中李逵梦境一折，本此）又用公孙胜攻破虎所用国师乔道清，恢复晋宁、昭德。《传》云：道清名冽，陕西泾原人。游崆峒山，得异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曾往九宫县二仙山，访道于罗真人。真人以其外道，令道童传语：俟其遇德魔降。然后相见。后果为田虎所用，呼为国师。时殿帅孙安援晋宁，道清援壶关，宋江等屡为道清所败。樊瑞与斗术，亦败。直待公孙胜至，蹙之五龙山，。围之百谷岭，孙安已降于江，而道清遁入古庙，安往说之，乃降，拜公孙胜为弟子。其降处，即昭德罗真人所云遇德魔降

也。剧言道清遁去，小异)虎乃封伪国舅邬梨为枢密。其女琼英为郡主。梨统大众，琼英为前部先锋。琼英者，本非梨所生。其父仇申，居介休绵上，娶平遥宋有烈女，生琼英。至十岁时，有烈身故。宋氏随夫往奔父丧，留女在家，令主管叶清看管。中途遇盗，杀申掠宋氏去。清与妻安氏奉琼英以居。田虎作乱，遣梨徇介休。琼英及清夫妇皆被掠。梨引琼英见其妻倪氏，抚以为女。(剧言梨欲以为妾，倪氏妒之，故抚为女，以绝其望。与《传》异)清从梨战有功，虎授清为总管，奉梨命往石室山采木石。部卒云：“此处有一美石，白如霜雪，土人欲取之，欲被雷击不敢近。”清率军士往，则变为妇人尸。清近前视之，则其主母宋氏，头面破损。盖被贼逼不从，坠冈撞死也。其马圉因言虎得此妇，欲以压寨，妇诳虎释缚，擗身冈下，虎使马圉剥其衣服而去。(剧言虎重其烈，为之覆盖，与“传”小异)清还，令卒用土掩之。回至威胜，以虎杀申掠宋及宋守节撞死，使妻备告于琼英。琼欲报父母之仇，时刻不忘，每夜辄梦神人言：“欲报父母仇，待我教汝武艺。”自此演习枪棒以为常。宣和四年冬，梦一秀士，引绿袍年少将军教琼英飞石，且言此位将军是汝宿世姻缘也。觉而记飞石之法。取鹅卵石试之，应手击碎鸱尾。倪氏问故，琼英诡云：“梦神与言，汝父有王侯之分，特教汝异术，以助成功。”梨闻而试之，则武艺精熟，飞石如神，名闻内外，众呼曰琼矢鏃。欲为择婿，琼英告母，必得能打石如己始与为婚。年长十六未字。梨既保为先锋，馀兵五千，与宋江诸将相角。(剧言琼英尽将梨兵。小异)王英、扈三娘、顾大嫂、林冲、李逵、解珍等皆被击伤。而叶清夜探宋江营，告以邬梨中药箭，求访医人，具述琼英欲报父母仇之意。安道全又向江言：张清曾梦教一女子飞石，云是宿缘，清思忆致病。江乃令道全改名全灵，清改名全羽，入梨营中。灵以医疮立愈，遂荐羽武世，用以为将。入阵时江令诸将诈败数次，梨愈信之，益委以兵，纳为婿。(剧无先为婿事)于是里应外合，鸩梨擒虎。标题中张清缘配琼英，及张清琼英双建功，乃其事迹也。剧中大同小异。

卷三十九

河灯赚

记雷横、朱仝事也。大段本雷横枷打白秀英，及朱仝误失小衙内两回。其前后事迹，亦俱与《水浒传》相合。以朱仝抱高衙内看河灯被赚，故曰《河灯赚》也。其与《水浒传》不合者。蜈蚣岭杀贼道乃武松事，今移入雷横名下。且《传》无张太公女嫁雷横之说。剧中张端娘许嫁雷横，后来孤身往投，至朱仝宅，与仝妻共居，县令拿朱仝家属，并执两人。李逵直入县堂救出雷横，接应入山。俱是为团圆地步，非《传》中事。李逵尝于寿张县坐衙审事，今作郓城县坐衙，因此救出朱仝之妻。又李逵负母至沂岭，母为虎食，逵怒，连杀四虎。今云雷横母为猩猩负去，解珍、解宝射中猩猩，猩猩遁去，横母得生，亦系移花接木。李逵在顾大嫂酒店中漏泄杀小衙内语，公人白于官，遂拿仝妻。亦与《传》不合。

卷四十二

鸳鸯笺

不知何人所作。演《水浒传》王英、扈三娘事。谓两人各以鸳鸯笺赋诗，时迁于暗中互换，使两相思慕，后成伉俪，因用是名。与《水浒》情节大异。略云：淮北人王英，字子千。侨寓苏州。短小多勇力，粗知书，号矮脚虎。避乱逃生，至郓州境上，闻祝家庄祝龙、祝虎兄弟豪迈，欲往投之。时云龙山公孙胜往投宋江，英与遇于酒肆，二人畅饮，结义而别。祝家庄者，土豪祝太公之家。太公二子，长龙次虎，皆勇悍绝伦。庄东曰李家庄。庄主李应，号扑天雕。与妻杜琼英并骁勇，善使飞刀。庄西曰扈家庄。庄主扈成。其父道隆，祝氏之婿也。道隆已歿。子成为祝太公甥。其妹三娘长大姣好，号一丈青。善使日月双刀，马上惯用红绵套索。李、扈两庄，皆奉祝为主而羽翼之。时祝庄教师栾廷玉死，龙、虎方欲别聘一人，而英适至。兄弟皆

待之甚厚。然英谓龙、虎佻达，其心顾倾于宋江。龙与英射猎，扈三娘亦率女侍出猎。猛虎突出，英手搏杀之。三娘见而羨其勇。龙呼英与三娘相见。英窥三娘之美，特钟情焉。时迁于翠屏山睹杨雄、石秀杀潘巧云事，闻秀欲因戴宗投梁山，遂与结伴而行。嫉雄、秀先往，迁抵李应酒肆，偷食其鸡黍酒食，醉卧庭中，应觉欲擒之，迁乃纵火焚其室。自诧云：“我梁山泊好汉时迁也”。应庄失火，乃走诉于祝，而琼英往投三娘。祝太公欲使人追捕时迁。英欲藉迁以通江，遂自请行。途遇郑天寿，英故交也。方偕迁行，问英何往。英不识迁，告欲追贼之故。天寿邀英入己庄，问其行止。英言本意欲投宋江。天寿言非时迁不可，因以迁告。三人共相结。迁见英情状恍惚，假寐窃听之。英念扈三娘不置。中夜出鸳鸯笺一幅，书绝句云：“秦国佳人映彩霞，悬山隔水路途赊。有时邀请飞仙至，定折嫦娥镜里花。”迁俟英熟寐，窃其笺，潜诣三娘卧室。三娘亦思英，书一绝于鸳鸯笺云：“花影移阶夜已深，空庭寂寞且回身。低头懒上妆台望，人在吴宫月在秦。”诗成，三娘隐几而卧。迁潜以英诗换之。两人见所易笺，各惊骇以为神异。时宋江已招公孙胜入山，欲与祝家庄结为唇齿。胜言王英正投祝氏，可令说祝。江即遣秦明下山觅英。而高俅授祝太公父子为武寨都总，竖大言牌于寨口曰：“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秦明见之，怒而击碎。祝虎率众追明。天寿、英、迁冲出，虎乃退去。明出公孙胜书，致江请英之意。三人遂偕明共投梁山。宋江闻大言牌怒，遣头领石秀、花荣、刘唐、张顺等共攻祝家庄。荣、唐、顺皆被擒捉。英请自往招三娘入寨。及战各相认识。英自述姓名及诗笺事。三娘心甚留恋，而一时莫为计，遂擒归禁置空屋，令老仆守之，且戒勿令祝氏兄弟知，盖意欲纳为夫也。祝虎于元宵灯节，见李应妻琼英观灯于扈氏，欲诱奸之。会宋江兵至，应夫妻出战，与三娘并得胜，置酒宴之。虎于筵上捉琼英手，琼英怒诟，为虎母柴氏所知，责骂其子，琼英不复言。虎复用计遣应击燕顺。燕顺者，郑天寿所招清风寨之盗魁，归于宋江者也。虎遣应出，

欲潜图琼英。琼英与应谋，诡言家出怪，请虎来护。虎谓得计。亟至李庄。琼英醉之以酒，潜涂其面，令人帐中，唤云妖至。虎家丁入内，虎闻喧攘而出，家丁以为妖，共击杀之。应夫妇同上马去，祝龙闻而追之。琼英飞刀杀龙，遂往投江。江方以荣、唐等被擒，使时迁密往，属为内应。且遣武松、林冲等率兵亟攻之。祝太公无计，使英作书致江，进金银请降。会三娘子阵上为林冲所追，落马陷坑中被擒入寨。江使李应夫妇守之。其兄成又歿于阵。英致江书，并附鸳鸯箴于内，江遂纳祝太公降，使英与三娘子结夫妇。共受招安，随征方腊云。按《水浒传》，王英与燕顺、郑天寿共据清风山。宋江过之，为顺所擒。及闻江名，起拜置酒，留饮山中。英闻有女轿在山下过，即往劫之，乃文知寨刘高之妻，欲占为室。江力劝送还，英未从而顺立遣抬轿下山，英甚忿悒。江力任后当觅好女以妻英。及江下山投武知寨花荣，荣留署中，元宵出市看灯，为高妻所见，指以为盗，擒送狱中。花荣引兵夺回，遣江潜避青风山，复为高所擒，申文青州守慕容彦达，彦达遣都监黄信并擒荣、江，用囚车解送，道上为燕顺等劫去。守复遣统制秦明往讨，复为诱败。明既被擒，并诱信降江。王英得刘高妻，复欲纳之，为燕顺所杀，英怒，欲与顺并命。江劝英勿伤旧好，必得好女配之。其后攻祝家庄擒扈三娘子，乃以配英，英未尝先与三娘子有情也。《传》云：英形貌峥嵘，性粗卤。安得有貌为三娘子所喜？且安能作诗？三娘子亦村庄之女，但言其善战，未言其能诗也。王英随打祝家庄，为三娘子所擒，三娘子旋被李逵追赶，林冲擒捉，未曾擒荣、唐等也。李应本巨富之家，剧言受祝家庄约束，若其所管辖者，亦谬。应仆杜兴，杨雄尝救其死，故兴为雄与石秀求应书救时迁，祝彪裂书大骂，且射中应，应遂归心宋江。剧言以妻杜琼英受侮之故，亦谬也。时迁偷祝庄之鸡，石秀纵火而去，天寿、燕顺先与江共赴梁山，祝龙、祝虎兄弟尚有祝彪最勇，即聘扈三娘子为妻者。宋江攻祝家庄，栾迁玉未死。种种情节皆不合，大言牌所书填平水泊二句，是《水浒传》中实事，在宋江勒马独龙冈时叙出。

水浒青楼记

不知何人作。全据罗贯中《水浒传》。叙宋江逃窜战斗之事甚多，词意粗鄙，不逮梅花墅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按：即《水浒传》，见本书卷十四。）远矣。第二出宋江自叙，至认宋玉为远祖，宋庠为从兄，尤可喷饭。《续通鉴纲目》：宋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撻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覘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馀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拒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演义全本皆宋江事迹。据剧所演亦皆江事。凡作四卷：卷一第三折议取生辰。四折众劫生辰。（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皆见）六折晁盖上山。（宋江因何涛下文书缉晁盖，走马通信于盖，从前七盗俱见，添出朱仝、雷横两都领，又添黄团练、安缉捕）八折刘唐送书。（单叙送金与江，口中带出林冲火并王伦，让位晁盖，以吴用为军师）五折始交婆惜。七折文达词情。十折江杀婆惜。（叙出青楼正面）十一折宋江逃罪。（叙出朱、雷纵江）卷二第一折清风相遇。（叙宋江于清风山遇燕顺、王英、郑天寿，口中带说避柴进、孔明、孔亮庄中，住过多时）二折江投花荣。（口中叙出在清风山劝释刘知寨妻）三折刘高观灯。四折荣救宋江。五折智捉花荣。七折秦明中计。八折黄信入火。（皆叙清风寨事首尾）九折郭、吕斗戟。（叙于对影山遇吕方、郭盛事）六折家书寄江。十折石勇遇江。十一折宋江回家。十二折受配江州。（叙江父令宋清作书寄江，诳其回家，赵能、赵得捕江，刺配江州一段）卷三第一折义别梁山。（叙晁盖留江，江不肯住事）二折揭阳相遇。（叙遇李俊，带出李立、童威、童猛）三折薛永卖武。四折穆庄聚会。（叙江资助薛永，激怒穆春，逃至江边，几为张横所害。

李俊救之，复至穆庄，与穆弘兄弟等相取。张横寄书与弟张顺，令交宋江事）五折管营厚江。六折戴宗初识。七折李逵赌博。八折张、李相争。十折浔阳误题。十一折文焕抄诗。卷四一折戴宗授计。二折鞠审宋江。三折戴宗拜别。四折信至梁山。五折伪书救友。六折通判辨讹。七折众劫法场。八折无为报仇。（皆叙宋江江州事。张、李相争者，张顺、李逵水陆互搏也。浔阳误题者，题反诗也。文焕、黄文焕也。抄反诗，以示蔡九知府也。授计，令妆疯也。拜别，往京投知府家书也。信至梁山，带出朱贵、晁盖、吴用等。盖戴宗至梁山，报江被擒之信也。伪书，吴用诱萧让、金大坚，作蔡京假书也。通判辨讹，黄文焕指明伪书也。报仇，杀黄文焕也）九折众英上山。（添出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十折私奔回家。十一折宋江受难。十二折元女赐书。（叙宋江回家，为赵能、赵得所追，躲入九天玄女厨中，梦神赐书事）十三折父子团圆。（叙宋江迎父入山事。）十四折反邪归正（叙宋江招安事）

卷四十六

鸾刀记

作者无可考。剧中事实，全本《水浒传》。但亦有撮撰处，不尽与演义合。卢俊义妻贾氏，本与李固同谋。宋江救俊义时，与李固俱为所杀。今剧中以为贞烈自守，且先上梁山，此大不合也。又李固随俊义被掳，吴用纵之归，乃鸣之于官。而剧中第十出车夫云：“我等随员外去至山东，被宋江等将我员外拿去，坐了第二把交椅。”李固云：“有这等事，谢天谢地。”又燕青本为贾氏所逐。而剧中第十四出燕青云：“从那日李固出奸恶之言，竟投他处潜身”，此小不合也。作者之言，盖以戏取团圆，虽淫如贾氏者，亦必曲为之说，以归于正。然目今梨园所演，多从改本。改本亦不知何人所定。所增石秀劫法场等出，俱实据演义。而叙贾氏、李固处，亦一一与演义吻合。与此较异。据《水浒传》云：“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其后

石碣镌名，宋江曰天魁，卢俊义曰天罡，则卢与宋并称，视他盗有巨细轻重。《通鉴》云：张叔夜擒其副将，殆指此人。故罗贯中为之描写，亦异于他人也。然由《传》观之，卢本富室良民。宋江先令吴用诈作术士，诱令避灾外出。道经梁山，又使群盗次第引诱，令人寨中。卢不肯从，又造诗暗藏卢俊义反四字于句首，流传蜚语。遂至李固首官，捕鞠定辟。种种祸变，相挺而起。江之设心，虽虎豹蛇蝎，不若是之毒也。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是《水浒传》中热闹笔墨，而亦此剧中要紧关目。内中黑旋风装哑，戴太保神行，蔡福、蔡庆之周旋，李成、闻达之战斗，皆据《传》敷衍。惟罪仅归李固，而与贾氏团圆，与《传》与异。别本标名曰《聚星》者，以梁山全局而论也。此剧标名曰《鸾刀》者，指俊义一身而言也。盖皆记卢事而变文以示异耳。然按别本杀李固与贾氏，此却不乃贾氏。则宜以《鸾刀》名别本，以《聚星》名此本为当。又按水浒群盗，多在齐鲁左右。今乃因一俊义骚扰河北，梁中书世杰以蔡京之婿坐馆重镇，帐下又多猛将，而大名为所蹂躏，则其关系殆非小也。然梁世杰亦系生撰，未尝的有其人，余更不必论矣。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曲海总目提要补编（节录）

北 嬰

二十七

《宝剑记》其二

有李开先撰者，有陈与郊撰者，有沈初成撰者。大段据《水浒》，而亦有异同。冲自叙云：“方腊入寇，仗剑生擒，拜征西统制；上本建言，谪降总镇；张叔夜举荐，改为禁军教师。”乃是铺张之语。擒方腊

本韩世忠事；《水浒传》以为鲁智深，亦在石碣受天书之后；林冲乃《水浒》开山，不应先擒方腊，此乃与《水浒传》颠倒也。冲为和靖子孙，殊属可笑。昔有人自谓和靖之后，识者嗤之，引《宋史》与阅云：“逋不娶，无子。”其人惭而退。此乃故犯其覆辙也。冲奏劾高俅、童贯，二人密商，赚冲入白虎节堂，此因欲改去高衙内戏冲妻一段，故如此作波；张氏叩阍，开封尹杨清不受；俅嘱从轻配冲沧州；高衙内欲娶冲妻，令冲舅母为媒，张氏坚拒，婢锦儿代嫁高家，自缢而死；冲率兵报仇，朝廷令杨清送高俅父子于冲，令自诛杀，而复冲官，夫妇相聚，此皆与《水浒传》异同处。

按：演林冲事者凡有四本，此乃沈初成本也。

六十八

屏山侠

不知何人所作。以演石秀、武松、潘巧云、潘金莲事合而为一。盖采《翠屏山》、《义侠》二本而错综变幻，以新耳目，故曰“屏山侠”也。

略云：蓟州人石秀，与杨雄结为弟兄，遂寓其家。雄充府中节级，奉差东京，以家事嘱秀。（《水浒》无杨雄差往东京事。）雄妻父潘老有二女：长曰巧云，即雄妻；次曰金莲，曾卖土豪张姓为妾，主母不能容，转嫁于卖饼人武大；（组合取巧，其妄不待言，据《水浒传》，金莲本大户人家之婢，非妾也。）皆同居潘老家。二女貌丽，而性皆淫荡。巧云憎雄嗜酒粗疏，金莲嫌武大短矮丑拙，其怨错配。二婿常出外，潘老遂纵女不检。浪子西门庆、歹僧裴如海窥二女之美，各怀奸心。如海邀潘老入寺，拜为义父，与巧云序兄妹，踪迹诡密，雄不能察。（此段据《水浒传》。）时晁盖、宋江啸聚梁山泊，有段景柱者欲往投之，觅千里马为贖；（《水浒传》所谓照夜玉狮子也。）路经曾头市，庄家子曾彪与教师史文恭谋，（按《水浒传》：曾长者五子：涂、密、索、魁、升，无名彪者，盖移祝彪名于此也。）夺其马。段景柱

赴梁山诉其事，晁盖率众往攻，文恭伏弩射杀盖。宋江欲为复仇，其党劝以天尚溽暑，请俟秋高（此与《水浒传》合。）时石秀在杨雄家遇裴如海，甚疑之；夜半不寐，闻履声，潜起蹑之，见巧云婢迎儿与主母同送如海出，（此与《水浒传》合。）遂拔剑欲并杀之。如海走脱，误杀迎儿，（此与《水浒》全异。）巧云与潘老诬秀行奸杀婢，控之县尹。如海贿尹，坐秀大辟，巧云与僧益无忌惮。西门庆亦频狎金莲。武大弟松，念兄飘流，遍访之。饮景阳岗酒肆，打杀白额虎。（此与《水浒传》合。）至兄所居，适遇金莲接西门庆入，度其必有私情，欲询邻里，值兄至，握手叙离别；邀至家，令金莲出见。金莲匿庆于床下，出与叔为礼；松怒而诮之，金莲力辩，潘老亦曲为解。松揣奸夫犹在室中，遍搜之，庆潜逃。（此与《水浒》全异，略采《金瓶梅》小说于内。）武大欲擒庆，被踢仆地，庆乃得脱去。（此数句又是《水浒传》事实。）潘老鸣官，擒松系狱；庆亦行贿，问松大辟。（杨雄蓟州人，武大阳谷人，今合为一处。）时杨雄东京回，过梁山泊，被获；见宋江，询知为雄，甚相敬礼，欲留山中。雄固辞归，未至家，其仆先归告之巧云；巧云道于官，言雄与贼通；雄至，亦被擒送狱。值宋江率众为晁盖复仇，史文恭设陷坑，屡擒江党。盖托梦于江；武大亦托梦告江，以冤求其往救。（合《水浒》晁盖托梦宋江，武大托梦武松事为一。）江遣李逵察之。三人皆赴市曹，逵断其索，救之去。适西门庆、裴如海同在市曹探视，秀令逵皆杀之，遂同诣宋江营助战，大破曾头市，杀曾彪、史文恭，领众归泊。武松、石秀复回杀二潘。（此段亦全与《水浒传》异。）后俱招安授职。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印本）

七侠五义序（节录）

（清）俞樾

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

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中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闲中着笔,精神百倍。

(《七侠五义》卷首,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白雪遗音(节录)

(清)华广生

卷一 马头调带把

借茶

身在公门为书吏,酒色难离。这一日独步闲游,巧遇着阎氏婆惜,领到家里,你看他,月容花貌难寻觅,生的清奇。张文远,一见魂消,要把娇娘戏,俏步难移。故卖风流,去借茶吃,礼貌谦虚。那佳人,眼角传情真有趣,话儿投机。这才是随了俺的心头计,如醉如迷

醉打山门

鲁智深游戏在山门外,一阵好伤怀。自从削发,来在五台,酒肉无曾开。吃的是甚么斋,成佛作祖在那一块,岂不是费哉?全不想那济颠僧,酒肉都用全不戒,也曾坐莲台。猛抬头,卖酒的人儿挑上山来,喜笑言开。智深说:“你把好酒卖与咱家吃爽快,囊中有钱财。”卖酒的说:“不卖不卖真不卖。”伸手抓过来。

卷二 马头调

醉打山门

鲁智深,闲游在山门外。“自从我出家来在这五台,吃的是甚么斋!西天的活佛今何在?那济颠僧,五荤都用他全不戒。〔山歌〕九里山前作战也么场,牧童使的旧刀也么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呀!好似虞姬别霸王。”“卖酒哦!卖酒哦!”“忽听的山下有个卖酒的来。酒保你可挑上山,卖与咱家喝爽快。”“师傅我的酒,不卖不卖真不

卖。”“你若是不卖我就抢将过来”。“师傅你太不该。吃醉了酒儿，倒把人打坏。”吃了一个醉薰薰，闯进山门把众僧吓坏。

活捉

阎婆惜的魂灵到，鼓打三更来把门敲。张文远，困眼朦胧有人叫。急开门，慌忙点灯四下里照。四顾无人，好不蹊跷。想必是，县里的朋友来取笑。查出来，一定罚他个大东道。

卷二 满江红

活捉

张三郎，把门闭，看见阎婆惜。“你有情，我有意。宋江杀了你。冤有头，债有主，你何不找他去？太上李太君，急急如敕令。我张三郎，大丈夫岂是怕鬼的？岂是个怕鬼的？”

卷三 南词

杨雄杀妻

杨雄石秀称英豪，二人结义胜同胞。开座肉铺为生意，并无欺心事一条。潘巧云，怪妖烧。他到那，报恩寺内把香烧。勾引那海阁黎和尚来走动，半夜三更把木梆敲。却被石秀来看破，就将头陀杀一刀。那一日，就对哥哥讲，杨雄闻听怒冲霄。来朝哄骗妻子翠屏山上去还香愿，说起这情由，怎肯饶？潘巧云，杀一刀，英儿赴阴曹。兄弟二人打一包，手拿齐眉棍一条，要往梁山走一遭。呀！却被时迁瞥见了。

武松杀嫂

景阳岗打虎一英雄，武大郎短矮不相同。金莲嫂嫂贪风月，关门戏叔把酒盅。好武松，怒气冲。来朝有事别亲兄。“嫂嫂！我将哥哥交与你，好生看待在家中。我回来倘有个差池错，莫怪我武二拳头不容情。”谁知武二出去无多日，王婆设局作东风。裁衣私会西门庆，两下云雨乐更浓。三人煎就砒霜药，可怜大郎一命赴阴宫。后

来武二回家转，只见棺木不见兄。灵前哭祭亲兄长，大郎三更托梦诉英雄。来日约请邻里三杯酒，手执钢刀断不容。吴九运哥将情讲，恼的英雄怒气冲。持刀先杀西门庆，后杀金莲美姣容。恩情一旦空。

(据中华书局 1959 年印本)

论 戏 曲(节录)

三 爱

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苟其入之，则人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矣。使人观之，不能自主，忽而乐，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虽些少之时间，而其思想之千变万化，有不可思议者也。故观《长坂坡》、《恶虎村》，即生英雄之气概；观《烧骨计》、《红梅阁》，即动哀怨之心肠；观《文昭关》、《武十回》，即起报仇之观念；观《卖胭脂》、《荡湖船》，即长淫欲之邪思；其他神仙鬼怪，富贵荣华之剧，皆足以移人之性情。由是观之，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今条述其优劣于左：

(一)宜多新编有益风化之戏。以吾侪中国昔时荆轲、聂政、张良、南霁云、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王阳明、史可法、袁崇焕、黄道周、李定国、瞿式耜等大英雄之事迹，排成新戏，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极有益。旧戏中之《吃人肉》、《长坂坡》、《九更天》、《换子》、《替死》、《刺梁》、《鱼藏剑》等类，亦可以发生人之忠义之心。

(二)采用西法。戏中有演说，最可长人之见识，或演光学、电学各种戏法，则又可练习格致之学。

(三)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戏。鬼神一语，原属渺茫，煽惑愚民，为害不浅。庚子之义和拳，即是学戏中天兵、天将。例如《泗州城》、

《五雷阵》、《南天门》之类，荒唐可笑已极。其尤可恶者，《武松杀嫂》，则武二之神威一文不值。此等鬼怪事，大不合情理，宜急改良。

(四)不可演淫戏。如《月华缘》、《荡湖船》、《小上坟》、《双摇会》、《海潮珠》、《打樱桃》、《下情书》、《送银灯》、《翠屏山》、《乌龙院》、《缝褙褙》、《庙会》、《拾玉镯》、《珍珠衫》等戏，伤风败俗，莫此为盛。

(五)除富贵功名之俗套。吾侪国人，自生至死，只知己之富贵功名，至于国家之治乱，有用之科学，皆勿知之。此所以人才缺乏，而国家衰弱。若改去《封龙图》、《回龙阁》、《红鸾禧》、《天开榜》、《双官诰》等戏曲，必有益于风俗。

(《新小说》第二卷第二期[1905]。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编者注：《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五期载近人《论戏剧弹词之有关地方自治》(未题作者)一文，认为水滸戏能够“牖民智”；《芝罘报》第七期[1905]载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一文，则认为水滸戏的社会效果不好。

观 戏 记(节录)

无名氏

潮州班用福潮佬方言，故乡俗谓之福佬班。其所演乃与广州班大异。广州班往往取小说之一节、一茎、一花、一木而牵合之，潮州班其所演小说，积日累月，尽其全部而后已。《三国演义》、《水滸》、《隋唐演义》等书，当其常演之本，不独隻字不遗，即其声音笑貌偶有差错，万目哄之。故观其演《三国》也，如置身于鼎足之场，而亲其雄君、桀士、武臣、健卒，设谋致勇，以争割据土地也。其演《水滸》也，如与宋江、武松为伍，杀贪官，诛淫妇，民权兴，官权灭也。其演

《隋唐演义》也，如亲见昏君以天下为己私产，采致良家子女无数，日夜纵淫于内，兴土木，建宫室，使民带刑作工，草菅兆姓于外，英雄混混，乃群思拨乱而为治，开新国，除淫昏也。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原注：自《黄帝魂》（1929）录出，原载何种书报不详）

编者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辑录此文，
题作者佚名。

见山楼丛录（节录）

《闹高唐》之本事，盖出于《水浒传》，自序云：观柴进，则当思所以择交；观李逵，则当思所以惩忿；观蔺仁，则当思所以报恩；观宋江等，则当思所以反邪归正；观殷天锡，而知势力之不足倚；观高廉，而知妖术之不可恃；观高俅，而知权奸之误人家国；观罗真人、公孙胜，而知纷争扰攘之中，未尝无遗世独立之人也。又谓：文官如柴进，则不爱钱，武官如李逵，则不惜死，故独为二人写照。其写皇城夫人之烈，柴大娘子之贞，公孙胜母之节，则以巾幅愧须眉，有《水浒》所未及者，关目亦不尽与《水浒》合，特借以抒写怀抱而已。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六转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本）

小说丛话（节录）

浴血生

《虎囊弹》传奇，散见诸书，如《石头记》、《缀白裘》者，只《山门》一出，盖演《水浒》中鲁智深大闹五台事。《雨韭庵笔记》尝载其曾于某处观演全本，然曲文未睹也。数年来遍求之國中各书肆，竟不可得。岂其流落人间者，仅存此片鳞只爪欤？虽然，珍其鳞爪，亦终胜

湮没不闻。出中之尤佳者，为《寄生草》一阙，今录之：“漫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入填词家之手，莽和尚亦文秀乃尔。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清人杂剧初集叙(节录)

郑振铎

右《续四声猿杂剧》四种，海宁张韬著。韬字权六，自号紫微山人。生平事迹，不甚可考。仅知其尝司训乌程，且曾与毛际可、徐倬、韩纯玉诸人交往而已。韬之生年，当在顺治、康熙之际。所著有《大云楼诗文集》诸作。毛、徐诸人皆为之序。《续四声猿》即附其后。……一为《戴院长神行蓟州道》，写：戴宗、李逵，同往蓟州访公孙胜。宗在中途作法弄遼事。此事全本《水浒》，即曲白亦多袭《水浒》本文。《水浒》故事，为元剧喜用之题材。李逵尤为高文秀、康进之诸家所喜写之人物。至明而作者寥寥。于李开先、许自昌、沈璟、沈自晋之《宝剑》、《水浒》、《义侠》、《翠屏山》诸记，与凌濛初之《宋公明闹元宵》外，嗣音盖鲜。韬此作，可谓空谷足音。……（五，《续四声猿跋》）

（《中国文学研究》第三卷，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劫中得书记(节录)

郑振铎

《宣和谱》介石逸叟撰 二卷二册 康熙间刊本

以《水浒传》为题材之杂剧，元明二代最多。高文秀至有黑旋风

专家之称。明传奇则有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滸记》，沈自晋《翠屏山》等，至今传唱不衰。但诸作皆同情于《水滸》英雄，惟《宣和谱》作翻案笔墨（又名《翻水滸》），以王进、栾廷玉、扈成等剿平《水滸》诸寇为结束。殆受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影响，并又为俞仲华《荡寇志》作前驱。余得之来青阁，甚得意。春夏间，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不少，皆归余，殊感之。（九）

（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印本）

京剧剧目初探（节录）

陶君起

第十一章 宋代故事戏

122. 九纹龙初

九纹龙史进，从王进学武，艺成，保护村坊。少华山陈达假道，被史所擒，朱武、杨春以义感动史进，四人结交。猎户李吉出首，官兵围史家村，史进、朱武等杀退官兵，上少华山聚义。

见《水浒传》第一回及《忠义璇图》。秦腔、郿鄠剧有《九纹龙起义》。

123. 拳打镇关西初

史进访师遇鲁达，同饮酒楼。金老之女翠莲受土豪镇关西郑屠霸占，逼还身价，鲁达仗义资助，并智救父女回里。假买肉为名，向郑寻衅，三拳打死郑屠。

一名《鲁达除霸》。见《水浒传》第二回。

124. 醉打山门

鲁达打死郑屠，逃至渭州，入五台削发为僧。出游，遇卖酒人，夺酒豪饮，醉打山门，长老智真遣之下山。

一名《山门》。见《水浒传》第三回及《虎囊弹》传奇。川剧、徽剧、

滇剧、湘剧、秦腔都有此剧目。

125. 虎囊弹五

鲁达逃至渭州，遇金老、金女翠莲嫁赵凯，赵荐鲁入五台为僧。花子奇首告赵窝藏皇犯，被逮入狱。金翠莲与王氏代夫辨冤于太原经略苏明允。苏经略有陋规，告者须受虎囊弹，百弹不死，始准其状，王氏受刑不死，翠莲得见经略，陈诉原委，代夫申雪。

一作《虎狼弹》。不见《水浒传》，见《虎囊弹》传奇。汉剧有《打弹子》，湘剧有《虎狼弹》，秦腔亦有此剧目。

126. 桃花村中

鲁智深赴东京，遇史进，途经桃花村。桃花山周通强娶刘太公女，鲁乔装新娘，洞房中痛打周通。李忠、朱武来寻仇，识鲁和好。

与《水浒传》第四回不尽相同。郝寿臣编演。秦腔有《桃花山》。

127. 花田错

刘员外女玉燕，携婢春兰赴花田盛会选婿，遇书生卞机卖字，刘慕其才，由春兰以写扇为名，代为撮合，订于明日差人来请。卞又结识李忠、周通。周通访卞，卞适为店主邀去，刘仆奉命来请，误引周通至家，春兰见非其人，告主人，刘员外以金谢过，周通不允，限三日后来迎娶，全家惊忧。春兰复访卞机，始知误会。归告玉燕，主婢夤夜赶制绣鞋子卞，令乔扮女装入宅，共商解救之策，未成。周通已来，误将卞机抢回，刘员外状告周通，周往官衙，以卞交其妹玉楼；玉楼识破乔装，与卞同逃。周通复迫娶刘玉燕，鲁智深借宿，知其事，代入洞房，痛打周通。卞机、玉楼同至，卞双娶刘、周二女。

一名《花田八错》。疑借《水浒传》、《桃花村》事铺衍而成。徽剧、汉剧、晋剧、滇剧、秦腔、河北梆子、绍兴文戏均有此剧目，川剧有《花田写扇》。

128. 野猪林

鲁智深至东京，与林冲结识。太尉高俅子高世德游庙，见林妻张氏美，与仆富安定计；因虞候陆谦与林为友，嘱其邀林出外饮酒，

暗逛张氏至家。高世德欲施无礼，使女锦儿奔告林，林至，高逃。陆谦又献计高俅，假令人卖宝刀，使林买去；骗林持刀入白虎堂。高俅出，诬林行刺，押入狱中，旋发配沧州。陆买通解差董超、薛霸途中加害，鲁智深暗地跟踪，至野猪林救林冲，惊解差。林冲又在草料场杀陆报仇。

一名《英雄血泪图》。见《水浒传》第六——九回及明李开先《宝剑记》，明陈与郊《灵宝刀》。杨小楼编演，原名《山神庙》。1950年李少春、袁世海又加以改编，成为优秀剧目之一。

129. 林冲夜奔

林冲火烧草料场后，避官司，投奔柴进，柴赠书荐投梁山，林冲乘夜趲行。高俅差徐宁追之。王伦得信，使杜迁、宋万至黄河渡口，接应林冲。徐宁追及，林冲还斗不胜，杜、宋助之，杀退徐宁，同上梁山。

一名《黄河渡》。略见《水浒传》第十回及李开先《宝剑记》传奇。内徐宁追赶，杜迁、宋万接应情节，不本原书。杨小楼之代表作。弋腔、川剧、汉剧、湘剧、徽剧均有此剧目。

130. 生辰纲富

大名留守梁世杰为蔡京之婿，以金珠十万上寿，令杨志押送。赤发鬼刘唐知而奔告郓城东溪村保正晁盖，误宿灵官殿，为都头雷横所擒。晁盖假认唐为己甥，留之庄上，议取不义金帛。吴用说三阮，纠合公孙胜、白胜等乔装贩枣客人，在黄泥岗用蒙汗药醉倒杨志等，劫取生辰纲。

一名《黄泥岗》，又名《七星聚义》。见《水浒传》第十三——十五回及清金蕉云《生辰纲》传奇。1956年安娥有改编本。

131. 火并王伦初

晁盖等劫生辰纲等事发，郓城押司宋江，急往东溪村送信，纵晁逃走。晁盖、吴用等七雄投梁山；梁山泊主王伦拒之，林冲仗义火并王伦，晁盖遂主梁山。

见《水浒传》第十七、十八两回。

132. 乌龙院

宋江纳阎惜姣为妾，兴建乌龙院使居。阎与宋同衙文书张文远私通，宋微闻之，至院，阎惜姣故示怠慢，因而口角，宋含愤而去。

一名《宋江闹院》。略见《水浒传》第十九回及《水浒传》传奇。川剧、徽剧、汉剧、滇剧、评戏均有此剧目。

133. 刘唐下书

晁盖聚义梁山，感念宋江，令刘唐赍金及书至郓城致谢。刘唐路遇宋江，宋江畏人知，引入酒楼，留书取金，急遣刘回山。

见《水浒传》第十九回。昆剧有此剧目。有与《杀惜》连演者。

134. 坐楼杀惜

宋江别刘唐后，遇阎婆，阎强扯至乌龙院，拟促女惜姣与宋和好，闭二人于楼上。宋江一夜未眠，晨起急去，误遗招文袋，为阎惜姣所拾，得晁盖书。宋发觉，即回求讨，阎逼以三事，宋不得已允从，阎仍欲鸣官，宋江怒将其杀死。

生、花旦兼重。见《水浒传》第二十回及《水浒传》传奇。川剧、徽剧、汉剧有《宋江杀惜》，湘剧、秦腔有《宋江杀楼》，汉剧、晋剧、上党梆子、河北梆子、滇剧、楚剧、豫剧、武安洛子均有此剧目。

135. 借茶活捉五

张文远偶过乌龙院，以借茶为名，与阎惜姣通款苟合。宋江杀惜后，阎鬼魂夜至张文远处，拟续前情，张知其死，惊惧却之，被阎活捉而去。

见《水浒传》传奇。昆腔、徽剧、滇剧、汉剧、川剧、秦腔、河北梆子均有《活捉三郎》。形象有恐怖成分。

136. 柴家庄

宋江杀惜后逃至横海郡柴进庄上，遇武松，二人订交。

见《水浒传》二十一、二十二两回，又见《忠义璇图》。

137. 武松打虎

武松别宋江回里，路经景阳岗，在酒店饮酒，乘醉过岗；虎跃出，武松将虎打死。

一名《景阳岗》。见《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及明沈璟《义侠记》传奇。昆腔、高腔、川剧、滇剧、秦腔均有此剧目。

138. 挑帘裁衣

武松打虎，得为阳谷县都头，遇见武大，兄弟同居。嫂潘金莲向武松挑逗，武松以大义斥之，移居于外。不久武赴东京公干，潘金莲挑帘，遇土豪西门庆；西门买嘱王婆，借裁衣勾引金莲私通。郓哥告武大，武大捉奸，反为西门庆所伤，王婆故唆使金莲以毒药鸩死武大。武松回家，见兄灵堂起疑，逼问何九叔，得实，设宴邀四邻，杀嫂报仇。

一名《武松杀嫂》。见《水浒传》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回及《义侠记》传奇。徽剧、汉剧、湘剧、粤剧、河北梆子均有《金莲戏叔》，评剧、越剧有《武松与潘金莲》。

139. 狮子楼

武松状告西门庆害死亲兄，县官受贿，反斥责武松，武松持刀至狮子楼，手刃西门庆。

有时与《杀嫂》连演。见《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及《义侠记》传奇，徽剧、汉剧、秦腔、粤剧、河北梆子都有此剧目。

140. 十字坡

武松杀嫂自首，发配孟州，路经十字坡，宿张青店中，张妻孙二娘夜往行刺，黑暗中搏斗，孙非武松之敌，张青赶至，问系武松，遂同订交。

一名《武松打店》。略见《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及《义侠记》传奇。川剧、汉剧、湘剧、清平剧、秦腔均有此剧目。

141. 安平寨初

武松发配至孟州，管营之子施恩慕其英雄，暗周旋之，武松知

而与之结拜，并力举千斤石，威镇安平寨。

见《水浒传》第二十七回，《义侠记》传奇及《忠义璇图》。川剧有《探友起解》。

142. 快活林

蒋门神蒋忠恃张团练势，占夺施恩所设之活林酒店，施恩告武松，武松醉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

一名《醉打蒋门神》。见《水浒传》第二十八回，《义侠记》传奇及《忠义璇图》。有的京戏演此加《十美跑车》，作为蒋姬妾，卖弄舞蹈，与剧情无关，后演出已删去。川剧、汉剧、湘剧、秦腔都有此剧目，徽剧有《快活岭》。

143. 鸳鸯楼

蒋忠被打后，与张团练勾结都监张蒙方，诬害武松，陷之入狱。又刺配恩州，蒋忠暗遣徒弟四十名，买通解差，在飞云浦欲害武松。武松发觉，杀死凶徒、解差，乔装入城，夜入张都监家，在鸳鸯楼上杀死二张及蒋忠，留名缢城逃走。

一名《飞云浦》。见《水浒传》第二十九、三十两回，《义侠记》传奇及《忠义璇图》。川剧有《血溅鸳鸯楼》，秦腔亦有此剧目。

144. 蜈蚣岭

武松血溅鸳鸯楼后，又遇张青，改装行者，往投二龙山。行至蜈蚣岭，遇蜈蚣道人王飞天强抢民女张凤琴，武松仗义杀死王飞天，救女下山，火焚寺观。

略见《水浒传》第三十回及《忠义璇图》。湘剧、河北梆子、昆腔、高腔均有此题目。

按自《打虎》至《蜈蚣岭》有连演者，总名《武松》，又称《武十回》。1954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有整理本。

145. 小鳌山初

宋江投青风寨，为清风山燕顺、王英等所擒，既知系宋，释而款待。王英掳知寨刘高之妻，宋江劝放下山。宋江投奔花荣，夜观小

鳌山，刘妻识出，反加逮责。花荣大闹刘高衙，劫回宋江，复以箭法惊退刘高部下。

一名《清风山》。见《水浒传》第三十一、三十二两回及《忠义璇图》。

146. 瓦砾场初

刘高与青州都监黄信合谋，计擒宋江及花荣，为燕顺等劫救上山。青州统制秦明引兵征讨清风山，为花荣订计擒获，劝降不从；宋江使喽兵假扮秦明，夜打青州，火焚房舍。秦明归城，知府不纳。秦明不得已上山聚义。

一名《青州府》，又名《收秦明》。见《水浒传》第三十四回及《忠义璇图》。

147. 揭阳岭京

宋江发配，路过揭阳岭，入李立酒店，中蒙汗药酒，李俊至解救，订交。宋江因周济卖枪棒之薛永，又与穆春争执，误投宿其家，穆春请兄穆弘雪恨；宋江逃至浔阳江，误搭张横之船，又几为所杀，李俊赶至说明，始同穆、张等订交。

一名《浔阳江》。见《水浒传》第三十四回。

148. 李逵夺鱼初

宋江发配江州，结识节级戴宗，同饮酒楼，得识李逵。宋赠金，李夺鱼，与张顺厮斗，张顺水淹李逵，宋江解和，四人订交。

见《水浒传》第三十五回及《忠义璇图》。

149. 浔阳楼

宋江游浔阳楼，醉题反诗，为无为军通判黄文炳所见，密首于知府蔡得章，戴宗闻知。使宋江装疯，仍被黄识破，押禁牢中。蔡命戴宗赴东京蔡京处投书，途经梁山，戴宗告知吴用，吴用订计，令萧让造假书回复，又被黄文炳识破，出斩宋江、戴宗。梁山泊好汉与李逵、张顺共劫法场，救出宋江。

一名《白龙庙》。见《水浒传》第三十八、三十九两回。亦有单演

《白龙庙》者。

150. 真假李逵

李逵归家探母，遇沂州李鬼假冒其名，在松林抢劫，被李逵板斧打倒。李鬼求饶，李逵询知李为养母行劫，且爱其性格，赠以银两，劝同上梁山，订约而别。

一名《闹江州》。略见《水浒传》第四十二回。以李鬼为正面人物。川剧中有《双李逵》。

151. 沂州府中

李逵探母，遇李鬼结交；李逵沂岭杀虎，为曹太公、里正所擒，出斩。李鬼助梁山好汉劫法场，救出李逵。

一名《二本闹江州》。略见《水浒传》第四十二回，情节不尽同。以李鬼为主。

152. 翠屏山

杨雄、石秀结拜，杨使石开设肉铺，杨妻潘巧云与僧裴如海私通，为石所见，告杨雄。杨雄醉归，潘巧云及婢迎儿反诬石秀戏己，杨雄不察，与石绝交。石秀与潘巧云反目，愤而离去。乘醉夜杀裴如海，杨雄始悟，订计诬潘巧云及迎儿至翠屏山，勘问奸情，石秀逼杨杀死巧云等。

一名《吵家杀山》。见《水浒传》第四十三——四十五回及明沈自徵《翠屏山》传奇。石秀由老生、武生、小生兼演，《杀山》仍用梆子。川剧、湘剧、徽剧、汉剧、秦腔、河北梆子均有此剧目，川剧又有《巧云戏叔》。

153. 盗王坟富

时迁夜掘王坟，盗男尸殉葬珠宝，遇杨雄、石秀，共投梁山。

一名《金石盟》。不见《水浒传》。叶盛章曾演出。湘剧、徽剧均有《盗皇坟》。

154. 巧连环

杨雄、石秀、时迁投奔梁山，宿祝家店中，时迁偷其鸡食之，店

家查问,时迁用计戏弄之。后草鸡大王至,擒时迁。

一名《时迁偷鸡》。略见《水浒传》第四十五回,情节不尽相同。王长林之代表作。川剧、汉剧、徽剧、湘剧、豫剧、秦腔都有此剧目,豫剧有《扒鸡》。

155. 石秀探庄

宋江攻打祝家庄,分遣石秀、杨林刺探祝庄军情,石秀乔装樵夫,遇钟离老人,假作借宿,盗取祝庄头目之白翎;值杨林被捉,乃乘乱杀出。栾廷玉追赶不及。时宋江攻打祝庄前门,中伏不得出,石秀引路,花荣箭射红灯,突出重围。

一名《探庄射灯》。武生、小生兼演。出《夺锦标》,见《水浒传》第四十六回。亦有单演《探庄》一折者。徽剧有此剧目。

156. 扈家庄

宋江引兵祝家庄,祝彪未婚妻扈三娘自邻庄来援,与梁山好汉酣斗,擒获王英,力败众头领,后被林冲所擒。

一名《夺锦标》。武旦为主。略见《水浒传》第四十七回,情节不尽相同。川剧、湘剧、秦腔都有《打祝庄》。

157. 三打祝家庄

宋江引兵攻打祝家庄,先遣石秀探庄,继因不明地势失利,秦明等被擒,乃访李应说其不助祝庄。扈三娘夹攻宋江,林冲擒之,再攻庄,仍不胜。会孙立携眷友来投,乃相订计,使孙立假意投祝庄之教师栾廷玉,伪称奉命合御梁山,并故使石秀出战,为孙立擒去,以坚祝庄之信。乐和智锄祝小三,结合庄民钟离兄弟等内应,救出被擒众好汉,宋江外攻,大破祝家庄。

见《水浒传》第四十六—四十九回。原有《祝家庄》。1946年魏晨旭、李纶、任桂林等在延安改编,屡经修改演出,内容与传统剧目不尽同,突出战略思想,为当时代表性新型剧目。

158. 登州府初

登州猎户解珍、解宝受杖限猎虎,虎中箭落里正毛太公庄院;

二解索虎,毛赖虎,反诬二解为盗,陷之于狱。牢头乐和送信于解之表姊顾大嫂,顾大嫂与夫孙新结合登云山邹渊、邹润订计,说反其兄登州提辖孙立,合力劫牢,杀毛太公,齐投梁山。

一名《双越狱》,另有《登云岭》,写邹渊、邹润亦被擒,故又名《五面枷》。略见《水浒传》第四十八回。1953年,中国戏曲研究院范钧宏重加改编,易名《猎虎记》,提高其艺术性及思想性,成为优秀新剧目之一。其中《猎虎》一场,又作为哑剧在国外演出,亦获好评。

159. 高唐州富

李逵因见柴进受高唐州知府高廉内弟殷天锡欺辱,愤而将殷打死,高廉拿柴进入狱。梁山兴兵攻高唐,为高廉妖法所败,乃遣戴宗、李逵往蓟州搬请公孙胜。公孙师罗真人不允其下山,李逵斧劈罗真人。公孙胜回梁山,斗法破高廉,攻破城池,李逵下井,救出柴进。

见《水浒传》第五十一——五十三回,清洪升《闹高唐》传奇。川剧有此剧目。

160. 雁翎甲富

高球因弟高廉被杀,保荐呼延灼领韩滔、彭玘同攻梁山,呼延摆布连环马,梁山不敌;汤隆荐徐宁可破此马,吴用计遣时迁入东京,盗取徐宁祖传之雁翎甲,并使汤隆赚徐至山,劝徐聚义。徐教使钩镰枪,宋江大破连环马。

一名《时迁盗甲》。叶盛章代表作。见《水浒传》第五十四——五十六回及《雁翎甲》传奇。湘剧、汉剧都有《盗甲》,滇剧有《盗金甲》。

161. 打青州初

呼延灼兵败投青州,桃花山李忠、周通盗去其马。呼延灼借兵攻山,李、周不敌,求救于二龙山鲁智深、武松,鲁等与呼延酣战;白虎山孔明、孔亮攻青州,呼延回救,擒孔明;孔亮奔梁山,宋江领兵会合三山,计擒呼延灼,劝降,打破青州。

见《水浒传》第五十六——五十七回。

162. 大名府富

大名府富户玉麒麟卢俊义雪天救李固，留为管家。李与卢妻贾氏私通。梁山慕卢名，吴用携李逵乔装星士，赚卢离家（时迁且装鬼扰之）；于梁山左近，故与游战，卢败，至金沙滩搭船，为张顺水擒。宋江等劝同聚义，卢坚不从，留居一月，仍回家中。李固与贾氏合谋出首，陷卢于狱。中书梁世杰受贿，刺配卢俊义，李固又买通解差董超、薛霸，于中途加害；卢仆燕青冷箭射死二差，背卢而逃；卢复被官兵擒获，出斩，石秀跳楼，劫法场，竟同被擒。时迁奉命散放没头帖子，惊吓梁世杰，保全卢等性命。吴用计遣众好汉乘元宵节，乔装入城，擒大将索超，打破大名，救卢、石回山。

一名《玉麒麟》，又名《卢十回》。另有《翠云楼》，写时迁放火，夹写张文远，而无李固。见元人《元宵闹》杂剧，明张子贤《聚星记》传奇（改贾氏为婢，另增卢妻贝三娘一人物），又见《水浒传》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五诸回，情节小异。湘剧有《金沙滩》，秦腔、豫剧亦有此剧目，汉剧有《玉麒麟》。

163. 芦林坡升

宋江攻大名府，救卢俊义；蔡京遣大刀关胜用“围魏救赵”之计，直攻梁山。张顺方与阮小七驾舟巡哨，偕赴朱贵酒店饮酒，李俊、阮小二、孙二娘、顾大嫂继至，相与谑笑，忽得关胜进兵之信，乃急回山。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等出战，败退。

164. 借圣威初

关胜攻梁山，率宣赞、郝思文探营，巡哨。

一名《关胜探营》。只一场，以舞蹈为主。

165. 收关胜富

关胜攻打梁山，擒阮小七及张横。宋江回救，关连败诸将；呼延灼投关诈降，赚关夜袭，伴至水滨，梁山男女头领，合力擒获关胜，劝同聚义。

一名《战泊口》，有时包括《借圣威》、《大兴梁山》。按自《芦林坡》至《收关胜》有连演者。见《水浒传》第六十二、六十三两回，情节小异。似兼取《擒索超》情节。川剧有《赚关胜》，湘剧、秦腔都有此剧目。

166. 秦淮河五

宋江生背疮，张顺往秦淮河请神医安道全，雪夜误乘盗船，为截江鬼张旺劫去财物，推落扬子江中。张善泗，得不死。见安道全道来意，安方溺于艺妓李湘兰，不允。且大张盛筵，欢娱忘返。张旺适来会李，张顺乃手刃张旺、李湘兰等，血书安道全名于墙壁，迫安往梁山医治宋江。

一名《贪欢报》及《大嫖院》。见《水浒传》第六十四回。内容偏重描写妓院，以前演出有夹演杂耍者，与原书不尽同。川剧有《贪欢报》，川剧有《请医杀院》，湘剧有《张顺报冤》。

167. 一箭仇

梁山首领晁盖攻曾头市，为教师史文恭射死。卢俊义、林冲领兵报仇。但二人曾与史同师，乃先入庄，劝史归顺，史不从，遂相争斗，胜负不分，约明日再战。史文恭乘夜率众往劫梁山营寨，卢等有备，史中伏大败，逃至江边。阮氏弟兄赚史登舟，水中将史擒获。

一名《英雄义》及《曾头市》。与《水浒传》情节不同。尚和玉、盖叫天代表作。1954年由中国戏曲研究院与华东戏曲研究院协同整理。

168. 二龙山富

史文恭邀金眼和尚、银眼和尚、小和尚助战，三僧宿二龙山下张青、孙二娘店中。张、孙夜刺三僧，暗中格斗；二僧被杀，小僧逃走。

一名《桃花岭》。与《水浒传》中《二龙山》名同实异，疑即本张青向武松所述杀头陀事衍成，或谓见《水浒外传》。川剧有《三僧打店》，汉剧、湘剧、滇剧、秦腔均有此剧目。

169. 法华寺初

宋江攻打曾头市，史文恭屡战不胜，约和。宋江佯遣时迁、李逵等至史处为质；又诱史等夜来劫营；中伏败之，时迁等在法华寺为内应，夹攻破庄。卢俊义持车轮大战，卒擒获史文恭。

一名《持轮战》。见《水浒传》第六十七回。与《英雄义》并存单行，但流行较差，情节亦与原书不尽同。

170. 东平府五

宋江攻东平府，史进先乔装入城，借宿妓院李瑞兰家。李父母出首，史被都监董平擒获。董出战，梁山皆非其敌；宋江订计，又遣顾大嫂探监；史进反狱，宋江再攻城，诈败，赚董平来追，设伏擒之，劝同聚义。

一名《收董平》，又名《双枪将》及《东岭关》。见《水浒传》第六十八回。永春社曾加改编，易名《风流双枪将》。川剧、滇剧有《收董平》，秦腔、绍兴文戏亦有此剧目。

171. 丁甲山

丁甲山寇周明、周亮冒梁山宋江名，强抢太平庄陈员外之女。适李逵、燕青回山，路经太平庄借宿，知其事，李逵大怒，回山斧斫“替天行道”杏黄旗，并向宋江责问，且指柴进助恶；宋江乃率众至太平庄，令陈辨认，始悉假冒。李逵大惭，随宋江回山，负荆请罪。宋江令李擒捉冒名者赎罪，燕青助李擒丁甲山小盗草上飞，察出真情，入山杀死二周，救回陈女。

一名《李逵负荆》。见《后水浒》第七十三回及元康进之《李逵负荆》杂剧，剧情不尽相同。1953年上海王征夫又本杂剧加以改编为《黑旋风李逵》，成为较优秀剧目。徽剧、高腔均有此剧目。

172. 清风寨

清风寨盗首刘通，见张志善女美，强纳聘礼，订期迎娶。李逵、燕青借宿刘家，知而不平，李乃乔装新娘，燕青伪装其弟，混入寨中。洞房中李痛殴刘通，复与燕青合力将刘杀死，火焚山寨。

一名《娶李逵》。不见《水浒传》。徽剧、滇剧、豫剧都有此剧目，湘剧有《青风岭》。

173. 神州擂富

秦安王宏聘得勇士任原在天齐庙设擂，口出狂言，欲打尽天下英雄。梁山闻知，遣燕青、李逵前往；燕青于擂台上打死任原，王宏率兵追拿，被梁山预遣之花荣、秦明、扈三娘、王英等杀死。

一名《大神州》，又名《燕青打擂》。见《后水浒》第七十四回及《神州擂》传奇。汉剧、湘剧、秦腔都有此剧目。

174. 罗家洼中

孙二娘（桂香）之父孙伯权在罗家洼摆设擂台，为女选婿。曹老西打擂；菜园子张青亦上台比武，打败二娘，结为婚姻。

不见《水浒传》。小武戏。中加有曹老西之插科打诨。

175. 百花庄国

百花庄白天章、白月娥兄妹因其父死于梁山好汉之手，蓄意报仇；摆擂台延揽武士。梁山知而遣燕青、石秀等往探。燕青遇白月娥练武，假作比试，佯与订情。归报后，宋江又派其偕众打擂；李逵亦私往，擒获白氏兄妹。

不见《水浒传》。

176. 蔡家庄富

蔡家庄蔡继泉、蔡芙蓉兄妹聚众拟与梁山为敌。值重阳之夜，梁山好汉下山，郑天寿乔装牙婆，与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计入蔡庄，蔡继泉误以郑为女，加以调戏；郑天寿欲刺之未成，双方格斗。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乘虚攻入，共歼蔡氏兄妹。

不出《水浒传》。名小生程继先之代表作，饰郑天寿。秦腔有此剧目。

177. 女三战国

张叔夜引兵攻梁山，焚毁梁山酒店；孙二娘巡山，与张对敌，不胜，得顾大嫂接应而退。宋江、吴用闻报，吴用计激顾大嫂出战；顾

与孙二娘共议劫营。张叔夜巡营，相遇交锋，顾、孙又败。扈三娘至，助顾、孙三战张叔夜。石秀、曹正、燕青、李逵再至助战，大败张叔夜。

不见《水浒传》。据说陶玉芝在玉成班坐科时曾演出。

178. 涌金门初

宋江征方腊，围杭州。方子天定守城，擒去郝思文。张顺夜登涌金门，被方天定水闸轧死，其魂向宋江托兆。宋江至城门哭祭，方天定出战，张魂附其兄张横身上，阵斩方天定。

见《后水浒》第一一四回。徽剧有此剧目。

179. 龙虎玉道

宋江领兵征方腊，柴进改名柯引，藉进龙虎玉，与燕青一同诈降方腊。方以女金芝公主妻之。宋江进攻，柴进出战，佯擒史进、石秀、武松、李逵，一同诈降，内应，攻破城池。

或作《龙虎峪》非是。旧本演出，尚有龙形、虎形。见《后水浒》第一一四回——一一九回。

180. 武松单臂擒方腊五

宋江兵下江南，攻破睦州；方腊出战，连败梁山诸将。武松与斗，左臂被方斫断；鲁智深打倒方腊，武松以单臂擒获方腊。

一名《平江南》。有与《涌金门》、《龙虎玉》连演者。见《后水浒》第一一七回，情节不尽同，原书斫断武松臂者为包道乙。内容不健康。川剧有《独手擒方》，秦腔有《破方腊》，汉剧、湘剧都有此剧目。

181. 青风岭五

刘飞虎、江老鼠霸占青风岭；田虎之妻徐凤英力败刘、江，占其山寨。太原知府命旗牌李虎向蔡京解银十万，路过岭前，徐凤英下山，擒李虎，扣夺饷银。

一作《青峰岭》。不见《后水浒》。以武旦为主。

182. 红桃山富

红桃山女盗张月娥与宋江对垒；关胜与战，被诱入山中，几为

山火所伤。林冲与张酤战，亦不能胜。花荣后至，三人合力擒获张月娥。

一名《男三战》。徽剧、山东大弦子戏也有此剧目。

183. 打渔杀家

阮小二易名萧恩，与女桂英打鱼为生。遇故人李俊携友倪荣来访，同饮舟中。土豪丁自燮遣丁郎催讨鱼税，李、倪斥之，丁郎回报，丁又遣大教师至萧家勒索，被萧恩痛殴而逃。萧至县衙首告，反被县官吕子秋杖责，且逼其过江至丁处赔礼。萧忍无可忍，携桂英黑夜过江，假献庆顶珠为名，闯入丁府，杀死其全家。

一名《庆顶珠》，又名《讨鱼税》。似取《水浒后传》中李俊事改编而成。为京剧优秀剧目之一。汉剧、蒲剧、山东梆子均有此剧目，川剧有《打渔招亲》，豫剧、晋剧有《萧恩打鱼》，河北梆子有《庆顶珠》，结尾有“萧恩自刎”情节，湘剧、徽剧、滇剧都有此剧目。

184. 昊天关富

宋江死后，李俊与童威、童猛及太湖结义好汉费保、倪荣等再起义，欲夺昊天关。因守将赵义勇悍，不可力取，用花荣之子逢春之计，各乔扮解差、流犯，诈开关门，杀死赵义。

不见《水浒后传》。汉剧、徽剧都有此剧目。

185. 太湖山富

李俊、花逢春、索超等占太湖山，秦桧诬害公孙胜姑父闻建章。闻妻女逃回原郡，中途遇秦桧之侄秦澍，冒李俊名，抢去闻女。秦逼婚，为闻女打伤头颅，秦请神医安道全治疗，安乘机救闻女脱险。秦澍勾结常州太守，计邀李俊来会，设伏擒之，判斩。花逢春等遇公孙胜救闻妻回山，乃同劫法场，救李俊，杀秦澍，共夺金鳌岛。

一名《金鳌岛》。不见《水浒后传》。

186. 艳阳楼

高俅之子高登倚仗父势，横行于南阳；清明日赴蟠桃会，遇徐宁子士英伴母妹扫墓；高令师爷贾斯文提亲被拒，乃强抢徐妹佩珠

而去。徐士英闻信追救，途遇花荣子逢春、秦明子秦仁、呼延灼子呼延豹，助徐乘夜同入高府，在艳阳楼救出佩珠，合力杀死高登。

一名《拿高登》。俞振庭之代表作。不见《水浒后传》。晋剧有此剧目。

187. 九阳钟初

戴宗入东京，游玉仙观，女飞卫陈丽卿游寺，因高世德调戏，怒加殴打。其父陈希真以势不敌高，假责丽卿，谢罪。高乘势图娶丽卿，希真佯允，乘高无备，饮以药酒，丽卿割高耳鼻，父女逃出东京。经飞龙岭，误入黑店，杀死附属梁山之邓云等；借宿风云庄，结识云威祖孙；又投安乐村其戚刘广家。蔡京攻梁山，暗与私和退兵。梁山劫安乐村，刘广、陈希真在猿臂寨落草。梁山攻猿臂，陈希真炼九阳神钟，擒梁山好汉，逼宋江退兵。公孙胜请元黄吊挂破钟，陈部苟英战死。

一名《荡寇锄奸》。见清俞万春《荡寇志》第一——十二回及第二十五回。尚小云演出。内容歪曲梁山英雄人物。

188. 陈丽卿五

陈希真、丽卿父女用唱筹量沙之计，瞒哄高世德，逃出东京。

见《荡寇志》第二——五回。程砚秋曾演出。

189. 美人一丈青五

陈希真引兵攻濮州，林冲、扈三娘拒之。扈三娘擒陈部娄熊，又战败祝永清。王英疑三娘不贞，杖责后出战，被陈丽卿擒去。扈修书约定走马换将，既换回王英，已被祝永清害死。三娘哭奠后，夜战陈丽卿，中箭败退，与林冲撤屯古寺。陈丽卿兵围古寺，扈使林冲逃走，自与陈格斗，复被扼死。

一名《战濮州》。见《荡寇志》第一二九回。荀慧生编演。（第十一章《宋代故事戏》）

（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

编者注： 剧目下所注小字：

道：代表见于《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

升：代表见于《故宫藏升平署剧目》

五：代表见于《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

国：代表见于《前北平国剧学会书目》

富：代表见于《富连成戏目单》

中：代表见于中国戏曲研究院藏本

京：代表见于中国京剧院 1956 年艺人捐献或提出的剧本目录

上：代表见于《上海市剧目》

初：代表见于 1951 年《新戏曲·京剧故事来源的初步统计》

中国俗曲总目稿(节录)

刘 复 等

水浒(子弟书,北平,抄本,五页)

大宋仁宗掌帝邦,民遭瘟疫受灾殃。龙虎山洪信奉旨把天师请,三清殿放走地煞与天罡。避高俅王进私走延安府,结交少华山逼走史大郎。酒楼上仗义疏财救孝女,鲁提辖拳……(八页)

四卖(莲花落,北平,抄本,二十一页半)

(丑上唱四平落子)我作男儿志气刚,娶了个老婆雅赛孙二娘。脚也比我大,力也比我强,终朝每日把老汉降。今日喝了刘伶酒,回到家中找寻婆娘。(旦上唱)贼粗死,小外丧,你在外……(九页)

四卖(北平,木刻本,宝文堂,五页)

(丑儿上唱四平落子)我作男儿志气刚,取了个老婆亚赛孙二娘。脚也比我大,力也比我强,终朝每日把老汉来降。今日喝了刘伶酒,回到家找寻婆娘。……(九页)

争灯(大鼓书,北平,抄本,十三页半)

大鼓一打响连天,列位押静贵耳听言。……要听文的是包文

正,要听武的是水泊梁山。……(一四页)

夜奔(子弟书,北平,抄本,六页半)

感慨悲歌一举觞,风尘满目起征场。剑花错落芙蓉冷,笔阵迷离翰墨香。湖海相逢皆虎豹,戈矛到处尽文章。磊落落七尺彪躯一条棒,曾发泄满腔悲愤千古炎凉。林武师刺配……(一六页)

活捉(马头调,北平,抄本,四页)

张文远闷坐召房把律条看,不觉三更天。(女白)三郎是你开门来。(生唱)哎哟哟,猛听得门儿外扣打双环,却像女人言。(白)哎哟哟,半夜三更,是那个扣门?(女白)哈奴家,(生笑白)哈哈哈哈哈……(二一页)

活捉(上海,石印本,二页)

(付上首)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白)学生张文远,自从阎婆惜亡后,害我终日眠思梦想,好不伤感人也!……(二一页)

活捉(子弟书,北平,抄本,八页)

大宋徽宗用蔡京,权臣当道乱朝廷。黎民四海遭涂炭,盗寇八方起战征。七星劫去生辰杠,一笔拖出磊落情。演一回婆惜活捉张文远,分明是笑骂那宋公明。……(二一页)

盗甲(子弟书,北平,抄本,二十三页)

(头回)宋徽宗驾坐金銮朝中响罢五英花,但见那虾须帘卷宝座儿上帝露银牙。天子问说文武公卿谁能够把梁山的贼剿灭,有那高太尉尊陛下说主宽心臣自有那除贼的妙法。……(三五页)

卖刀(子弟书,北平,抄本,十三页半)

(头回)镜里乾坤别样清,一枝斑管助幽情。每羨古人文绣虎,自惭拙手技雕虫。闲笔连朝题粉黛,小窗今日写英雄。且说那未入梁山的青面兽,失时落魄住在京城。叹杨志为打……(四五页)

十字坡(北平,石印本,三页)

宋王天子国不知,刀兵滚滚动干戈。内四党来外四寇,四党四

寇说一说。高俅童贯主朝政，蔡京杨俭作的恶。南京方腊作了反，北京田虎作的波。怀庆府反了公子名王庆……(六四页)

十字坡(一名孙二娘开店。北平，木刻本，宝文堂，九页)

表的是替兄杀嫂武二哥，今日发配孟州挪。差来公差人两个，一名董平薛坝哥。六月三伏天气热，武松出汗赛瓢泼。董平说与二哥去了三大件，弟兄们走道也轻觉。武松闻听……(六四页)

走岭子(子弟书，北平，抄本，六页半)

琐窗人静转清幽，翻阅残篇小案头。笔端清遣闲时闷，墨痕点染古人愁。……且说那武松大闹了飞……(一五二页)

武十回(上海，石印本，一页)

正月梅花心里王，武松打虎景阳岗。阳谷县老爷来晓得，弟兄相称有威光。弟兄相称有威光，宋朝出个武大郎。日里挑担卖烧饼，恩爱夫妻勿同房。二月杏花叶头尖，我妻就……(一五二页)

花田错(汉口，木刻本，会文堂，八页)

(小生上引)牡丹初开迎玉祥，风过窗前翰墨香。(白)十载寒窗苦用心，胸藏锦绣且埋名。有朝得第龙虎榜，方显男儿步青云。小生姓卞名集字锦云，乃湖广襄阳府人氏。自幼苦读……(一五九页)

豹子头(大鼓书，北平，抄本，一页半)

林冲名字叫作豹子头，恼恨奸贼骂声高俅。高俅定下一条宝刀计，诓哄林冲上了沧州。沧州放了一把无情的火，小梁王灯儿下又把书修。得了书的林冲得了活命咧，你看，投……(二〇八页)

乌龙院(车王府曲本，牌子曲，北平，抄本，四页半)

莫结风流怨，露水更非缘。阎婆惜私通张文远，宋公明空费许多昧心钱。(寄生草)婆惜闲坐乌龙院，闷坐无语恨绵绵。忆多情，连日不见三郎的面。恨冤家，那里又惹风流怨……(二二九页)

乌龙院(单弦，北平，铅印本，四页)

(诗篇)水性杨花太不良，最狠不过是淫妇的心肠。宋公明杀婆

惜在乌龙院内一命丧，皆因是背地私通张文远，实可叹绿鬓佳人年少夭亡。（数唱）群星聚义在那东北村庄，吴学究在……（二二九页）

乌龙院（北平，铅印本，四页）

大宋朝有道天子驾坐在汴梁，四外里刀兵滚滚民不得安康。南有方腊北田虎多么狂妄，淮西省反了个公子名叫王庆，东有一座梁山岗。皆因为洪太尉路过龙虎山，拜见了张天……（二二九页）

蜈蚣岭（快书，北平，抄本，十二页）

（诗篇）堪笑三清自在仙，讲法谈经妙灵玄。善为至宝修真性，虔心秉正渡尘凡。如土慈悲如神在，禅修得道悟参禅。佛国教主恩沛广，到处功德万古传。（春云板）表一回那毁谤三……（二八〇页）

蜈蚣岭（快书，北平，铅印本，四页）

堪笑三清自在仙，讲法谈经妙灵玄。善为至宝修真性，虔心养静避尘凡。朝暮慈悲如神古，昼夜功德坐参禅。（书注头）表的是不守清规王飞天，贼在那蜈蚣岭上入了门玄。倚恶……（二八〇页）

蜈蚣岭（快书，北平，抄本，九页）

（诗篇）一派荒凉夜晚中，夙恨全酬美英雄。何妨放胆天涯走，夜半孤身独自行。星月有情双足踏，云山不碍两眸中。都只为杀亲嫂曾遇着结义嫂，这才要上梁山投奔宋公明。……（二八〇页）

蜈蚣岭（子弟书，北平，抄本，二十四页）

（头回改装）一派荒凉满眼秋，英雄夙恨已全酬。何妨放胆天涯走，好把栖身水泊投。星月有情双足踏，云山不碍两眸收。都只为杀亲嫂曾遇着结义嫂，才把个狠都头改变作烈陀头。……（二八〇页）

蜈蚣岭（北平，铅印本，二页）

表得是未入梁山二武松，他在那景阳岗上打虎有英名。这位英雄替兄报仇杀过他的嫂，一罪发配孟州城。路途大闹飞云浦，鸳鸯

楼血溅染钢锋。多亏张青夫妻将他救，巧妆改……(二八〇页)

夺酒店(一名快活林,北平,木刻本,二十五页)

言一回大宋天子坐帝邦,朝纲不振动刀枪。内出四党外四寇,混的天子不安康。内四党杨剑蔡京与童贯,高俅在朝害忠良。外四寇江南方腊造了反,河北田虎动刀枪。怀西府……(二九三页)

翠屏山(子弟书,北平,抄本,五十页)

(诗篇)雪月风花固可怜,奈何月缺与花残。千年长恨英雄贱,万古难消红粉冤。铁笔欲留侠烈传,松窗故写翠屏山。望君莫笑愚多事,愿作人间醒世言。(头回)大宋徽宗国政偏,……(二九四页)

翠屏山(北平,铅印本,六页)

(曲头)拜弟盟兄怀义气,谁似那石秀杨雄。衙司节级,娶妻巧云潘氏,偏邪不正。暗地结交裴如海,美豪杰看破形踪,每怀不平。(数唱)这一天石秀去找杨雄,来至在门前细看分……(二九五页)

翠屏山(上海,石印本,一页)

初三初四月归西,潘巧云相交海阁黎。哄骗丫环云儿女,后花园内会佳期。报晓头陀把机关露,石秀酒楼说是非。杨雄酒醉回家转,大怒开言辱骂妻。潘巧云哭啼啼反说叔叔……(二九五页)

闹江州(北平,铅印本,五页)

我表得是宋江在乌龙院杀了阎氏,问了个充军发配去到江州关。李万张千二差解,押解好汉宋老三。他们弟兄三人到白天无非带着刑具走,一到夜晚划拳行令一处安眠。我有……(三〇九页)

戏名儿(牌子曲,北平,抄本,四页半)

捉刘氏,击鼓鸣冤。二拍风,打棍骂阎。孟梁焦赞,反五关。搅曹封相,钱别挑帘。(南锣)蜈蚣岭,武则天。五人墓,丁甲山。钟馗嫁妹琼林宴,(罗江怨)河梁赴会,小宴杀山。傅……(三三四页)

戏名儿(三)(小盆,北平,抄本,一页)

劝善金科,走马荐葛。讨盆向火,打沙锅。花田错碰碑,托兆阴阳河。打平拐磨武家坡,招商串戏阎,阎王乐。薛家窝丑八扯,草厂

释放，杀府逃国。(梭波)(三三四页)

戏名儿(四)(小岔,北平,抄本,一页)

姑阻失约,善道除邪,天门走雪得借靴。摇钱树上去晒鞋,姑嫂拜月梅降雪。搜山打平英,英杰烈。珍珠衫,胭脂褶,打店偷鸡花蝴蝶。(呆邪)(三三四页)

戏名儿(五)(小岔,北平,抄本,一页)

富贵长春,五台借云。三娘教子,如意针。六出祁山,快活林。别古寄信马蹄金,打上苏门青,青龙棍。夺锦标,取帅印,延安关外拜西秦。(人臣)(三三五页)

戏名儿(六)(小岔,北平,抄本,一页)

财源辐辏,标打秦尤。卖柴求救破红州,冥判活捉大报仇。劝农折柳三世修,双锁山前双,双心斗。善宝庄,柴桑口,天缘巧配艳阳楼。(幽求)(三三五页)

戏名儿(七)(小岔,北平,抄本,一页)

五代恩荣,夜宿花亭。游园惊梦,翠花宫。三进士,琼林宴毕打龙棚。遇龙戏凤朝金顶,湘江会上监,监酒令。东游夜奔蜈蚣岭。虎口余生,节义廉明。(中东)(三三五页)

戏名儿(九)(小岔,北平,抄本,一页)

举鼎观画,草诏敲牙。斗牌打架,写状三拉。春秋宝带五雷匣,烧灵改嫁。罗家洼,偷桃盗甲黑,黑风帕。云蒙山,雷峰塔,对刀步战武文华。(发花)(三三五页)

戏名儿(十三)(小岔,北平,抄本,一页)

哭城赐带,花报瑶台。钓鱼卖菜也是斋,拷红盗印假金牌。昭君出塞锤换带,卸甲封王除,除三害。红桃山,青风寨,五虎平西,紫气东来。(怀来)……(三三六页)

戏班名(大鼓书,北平,抄本,八页)

锣鼓打了个响连天,众位压静请听言。忠孝节义压压儿再唱,离合悲欢也不用言。文的不唱包文拯,武的不唱宋朝梁山。今日我

唱那一段，听我把唱戏的班子言一言。（一落）天……（三三八页）

八字成文（北平，石印本，二页）

赵匡胤千里送金娘，钱玉莲抱石自投江。孙二娘夫妻开过店，李存孝打虎奔山冈。周玉吉本是忠良将，吴三桂勾兵到辽阳，郑子明一命死得苦，王莽篡位乱朝纲。冯主事救……（三八〇页）

十只台子（苏州，木刻本，恒志书社，三页）

第一只台子四角方，岳飞枪挑小梁王。武松手托千斤石，太公八十遇文王。第二只台子凑成双，辕门斩子杨六郎。诸葛亮要把东风借，三气周瑜芦花荡。第三只台子桃花红，……（三八五页）

子弟书名（小盆，北平，抄本，一页半）

春梅游旧院，走进露泪缘。独站在百花亭上，仔细查关。祭姬相对桃花岸，活捉设摆巧姻缘。（过板）移莲步，走到长板坡下，上杀山。雀桥下，与廊会奇逢，连姻投店，意中缘。……（三九九页）

宋江杀院（河南，木刻本，文朝堂，十页）

（书役上引）身住公门里，忙中且偷闲。（坐）事不遂心奈若何，闷来愁肠可睡多。将钱买上一壶酒，醉去不法长叹歌。（白）俺姓宋名江小号及时雨，郟城人氏。昨日晁大哥有书请我上山……（四七四页）

宋江闹院（北平，石印本，三页）

大宋江山一统，八帝驾坐朝纲。天下纷乱不安康，各占山寇为王。有一位家住郟城姓宋名江字公明，久住衙门当差，刚强猛勇，在刑房收下徒儿三郎。爱走烟柳巷，交接婆……（四七四页）

李逵接母（子弟书，北平，抄本，十二页半）

（头回）且说那宋江既聚梁山寨，终日里若非晏饮即谈兵。只因为众家头目接家眷，有个人引起思家探母的情。这英雄姓李名逵黑旋风是号，生成的性如闪电飘风。秉一团猛……（四八〇页）

坐楼杀惜（子弟书，北平，抄本，二十二页）

（诗篇）哲宗建都在东京，世乱荒荒民不宁。因宠蔡京与杨戩，

童贯高俅掌权衡。奸臣当道贤臣退，治国忠良隐姓名。自古道君正臣良天心顺，臣佞君昏灾祸逢。（头回）这也是大宋……（四八二页）

武松打虎（北平，木刻本，十三页）

言一回宋王天子坐汴梁，天下累累动刀枪。内有四党外四寇，四党还比四寇强。内四党高俅和童贯，蔡京杨剑混乱朝纲。淮庆府反了公子名王庆，梁山坐下宋三哥，在梁山坐……（四九三页）

武松杀嫂（苏州，木刻本，振文斋，四页）

（京它子）盖世无双，英雄谁敢当。武二郎酒醉景阳岗，拳打猛虎，脚踢板栏。（数板）阳谷县内出了一位英雄，若问他名姓，好汉名叫武松。景阳岗打虎，灭过了歹虫。阳谷县爱他……（四九三页）

金莲调叔（云南，木刻本，二页）

酒色财气分内无，穷武松归家去望兄，离却衙厢转回家中，（夺子）景阳岗打虎人称英雄，当堂奖赏占花挂红。行过了大街合小巷，不觉得又来在自己家中。上前叩付双莲环儿叮……（五〇八页）

金莲戏叔（广州，铅印本，以文堂，三十九页）

（点末上花随上末唱）年迈家贫无可奈，贤妻有病挂心怀。父女们店房忙坐在，（埋位）女儿少礼慢安排。（白）老汉王大年，（四花白）奴家王月仙。（末白）儿呀你母亲有病，但不知这几天如何呢？（花白）……（五〇九页）

活捉三郎（牌子曲，北平，抄本，十五页）

（曲头）花寒径冷，凉夜悲风。竹林深处隐悲声，敢则是，水门开放俏魂行。（数唱）此女在日常伴公明，他与文远，暗自私通。以被宋江看破，雪皎心冷。又因书信黄金，断义绝……（五二三页）

活捉三郎（北平，铅印本，三页）

天堂地狱两般虚，要讲人的行为是非曲直。凡事都离不开因果二字，就让他说书唱戏讲今比古也无非是惩戒人心，分别善恶，可莫要你老信以为实。早年间在梨园排出一支戏……（五二四页）

活捉三郎(广州,木刻本,富经堂,二页)

魂飘荡,渺茫茫,七魄游上透比苍。妇道所关存礼义,闺门家教理应当。古道美玉无瑕玷,红颜薄命早归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名万载远传扬。奴奴严姓名婆息,寡妇孤儿……(五二四页)

挑帘定计(子弟书,北平,抄本,六页)

淫妇淫心本不良,况遇那知趣的牵头可意的郎。潘金莲因下帘笼悞触西门庆,被那王婆子偷观在一旁。扬声儿道大官人唱的好肥诺,小娘子打的也合当。潘金莲眼角儿一撒忙……(五三五页)

挑帘定计(车王府曲本,牌子曲,北平,抄本,十五页半)

不醒风流情,只希图,烧玉柔香抱满怀。美事儿,迎风夜月户半开。岂不知,却是冤家讨债来。(数唱)谁识认粉面的魔王,反当作了几世的恩爱。武老大娶过了金莲,这才是接……(五三五页)

挑帘戏叔(鲜花调,上海,石印本,第一书局,一页)

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我唱的鲜花另有一家。好一个潘金莲,独坐在南楼下。好一个武松,好一个武松,景阳岗上打虎逞英雄。家住在阳谷县,打虎威名称重。回家看长……(五三六页)

拚命三郎(大鼓书,北平,抄本,三页半)

打柴樵夫是英雄,终日里进深山砍柴为生。爱交天下江湖中的朋友,拚命三郎是我的英名。那一日砍柴城中去卖,遇见了病关索名字叫杨雄。他爱俺石秀是条好汉,俺二人……(五四三页)

开吊杀嫂(牌子曲,北平,铅印本,五页)

(岔曲头)贪淫终有报,只争迟与早,人饶天不饶。潘金莲谋杀武大自以为巧,又谁知武二回家报应找着。(数唱)武二回衙去把差消,见过了县太爷他在那班房坐着,同事的朋友都……(五八四页)

集锦书目(子弟书,北平,抄书,六页)

有一个风流词客家住高老庄,一心要往游武庙内庄氏降香。转过了长板坡儿前来至蜈蚣岭,走岭子党人碑一过到了望乡。前面有淤泥河儿桃花岸,老鱼翁在石头记上独钓寒江。……(五九三页)

卖刀试刀(北平图书馆藏本,子弟书,北平,抄本,七页半)

(头回)镜里乾坤别样清,一只斑管助幽情。每羨古人文绣虎,自惭拙手技雕虫。闲笔连朝题粉黛,小窗今又写英雄。且说那未入深山的青面兽,失时落魄住在京城。叹杨志为打……(六二一页)

醉打山门(子弟书,北平,抄本,六页半)

智勇功名本自佳,英雄何故作僧伽。削发披缁空弃世,参禅拜忏总虚花。灯火埋藏真面目,精神磨砺碎袈裟。古今来佛子有一件千秋快事,五台山醉打山门羨鲁达。鲁提辖拳……(六二三页)

醉打山门(莲花落,北平,抄本,九页)

莲花落来哎莲花落,(排子)小腊梅,桂花单枝,唱一回古人。(排子)言得是二八佳人女姣娃,看看得瘦损了腊梅花。眼前得那喜珠儿滴溜溜转,昨晚吧吧暴灯花。猫儿洗脸郎……(六二三页)

醉打山门(赶板,北平,抄本,三页半)

树木杈杈,山隐云霞。鲁智深带发披缁,惧罪出家。他那晓,经合忏,自知道,吃饭穿衣不受人辖。他那杀人的心性,未全消,怎受得,吃斋把素守清寡。他自想那牛肉烧……(六二三页)

醉打山门(马头调,北平,抄本,二页半)

鲁智深,闲游在山门外,半路儿削发在五台。杀人心性怀。吃的是什么斋,西天我佛今何在。好不明白。忽听山下,有个卖酒的来。喜笑颜开。(南词)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六二三页)

烧灵改嫁(子弟书,北平,抄本,五页)

焚香静坐过春秋,忽忆人生无限愁。闷笔窗前悲绿鬓,新词案上叹红楼。良宵空负三更月,美景难熬午夜筹。演梨园归来闲谱烧灵事,感慨那今古鸳鸯薄幸由。这佳人自从夫……(六四一页)

巧云戏石秀(牌子曲,北平,抄本,三十七页半)

(曲头)石秀美英豪,他岂肯,因酒色,把朋友性抛。他自从与杨雄结拜,胜似同胞。每日里,动作殷勤不辞劳。(数唱)杨雄妻子,甚

不着靠。潘氏巧云，举趾轻薄。每日里站在门……(七二一页)

武大郎上坟(一名俏红妆，北平，木刻本，宝文堂，六页)

(引场诗)如今世道眼最俗，无论贫富与高低。王八兔子发了财，举监生员作亲戚。且说宋时清河县紫石街有一人名叫武大郎，娶潘氏金莲为妻。二弟武松，谁知武松甚是英雄。……(七四四页)

武大郎上坟(上海，石印本，槐荫山房，一页)

如今世道眼最俗，无论富贵与高低。王八兔子发了财，举监生员作亲戚。且说宋时清河县紫石街，有一人名叫武大郎，娶潘氏金莲为妻。一弟武松，谁知武松甚是英雄，大郎……(七四四页)

武大郎上坟(与前种略异，北平，石印本，一页)

如今世道眼最俗，无论富贵与高低。王八兔子发了财，举监生员作亲戚。且说宋时清河县紫石街有一人名叫武大郎，娶潘氏金莲为妻。一弟武松，谁知武松甚是英雄。大郎生……(七四四页)

活捉张三郎(北平，铅印本，三页)

金乌西坠落远山，明朗朗玉兔东上升雕栏。星斗交辉金风冷，半空云静雨露寒。万籁无声人寂静，家家闭户静悄然。壶漏三滴交夜半，鸦雀归林窠内眠。且不言宋江坐楼怒杀……(七六四页)

活捉张三郎(一名阎大姐活捉张三郎，苏州，木刻本，鸿文堂，十三页)

独坐书斋，神思恍惚，如痴如醉，闭目养神，思想起阎媳娇娇滴滴美貌佳人。耳听得谯楼上打罢鼓三更，(旦白)长街上来了奴阎媳娇屈死鬼魂。多情只为多情死，心中舍不得有……(七六四页)

倒拔垂杨柳(小盆，北平，抄本，一页半)

倒拔垂杨柳，充配豹子头。汴梁城杨志卖刀，怒打江州。打蒋忠，武松血溅鸳鸯楼。降招安，阮氏三雄尝御酒。射红灯，卖柴探路名，名石秀。怒打曾头市，晁盖一命休。未……(七七三页)

智取生辰杠(小盆，北平，抄本，一页)

智取生辰杠，夜月走刘唐。怒杀阎婆惜，惊走宋江。花荣射箭，

把美扬。鲁智深火焚瓦罐寺，三打祝家庄。石秀买柴，戴宗调将。晁盖怒打曾头市，托塔将军中箭身亡。(完)(七九八页)

潘金莲晒衣(新下河调，苏州，木刻本，振文斋，三页)

日出东方又照西，潘金莲南楼去晒衣。竹杆子手内提，(又一句)竹杆子打着西门庆。西官人抬头看分明，好一个女钗裙。(又一句)潘金莲一见笑嘻嘻，打了官人奴家得罪你。实在……(八一九页)

鲁智深出家(广州，铅印本，以文堂，二十六页)

(花内扫板)浮生欠下江湖债，(中板)奔波劳碌走天涯。(白)俺打虎将李忠，乃山东人氏。不幸父母双亡，是我自幼学得满身武艺，故而走江湖耍武卖药为生。一来结交天下英雄，二来……(八二二页)

武松孟州结拜(北平，木刻本，宝文堂，七页)

言一回日月东升落西方，昼夜轮回为谁忙。转眼不见佳人老，少年英雄两鬓霜。细思量盘古至今如几月，古往今来在眼旁。劝明公得容人处且容让，千万不可学刘江。武松要……(八六四页)

潘金莲拾麦子(济南，木刻本，义和堂，十页)

开天辟地这些年，三皇五帝立人言。尧舜禹汤真有道，古今兴废往下传。北京建都高粱地，山东恁城一梁山。上有许多英雄汉，替天行道非等闲。共个一百单八将，天罡地煞……(八八八页)

梁山一百单八将(大鼓书，北平，抄本，十一页半)

言得是大宋仁宗掌帝邦，民遭瘟疫受灾殃。龙虎山洪信又把天师请，三清殿放走地煞与天罡。避高俅王进私逃延安府，结交少华山逼走史大郎。酒楼上仗义疏财救孝女，鲁提……(九三五页)

恶和尚大闹相国寺(一名大闹相国寺，河南，木刻本，九页)

大宋一统镇江洪，宋王天子坐汴京。太祖坐罢归天去，扶起二舍面登龙。自从二主接了位，刀兵滚滚不太平。北平胡儿打战表，南有方腊要江洪。东至梁山贼作乱，西有田虎……(九七四页)

鲁智深游戏山门外(北平,木刻本,霓裳续谱,八行)

(寄生草)鲁智深游戏山门外,自从我出家在五台。吃的是什么斋,西天的我佛又今何在。那济颠僧五荤都用他全不戒。(山歌儿)九里山前作战也么场,牧童拾得旧刀也么枪。顺风吹动……(九七九页)

阎婆惜的魂灵到正三更(北平,木刻本,霓裳续谱,四行)

(北寄生草)阎婆惜的魂灵到正三更,把门敲。张文远困眼朦胧,有人叫。急开门,慌忙点灯照。四顾无人,好不蹊跷。想必是县里的朋友来取笑,查出来一定罚他个大东道。(完)(九九二页)

坐楼(影戏词,山东,铅印本,燕影剧,三页半)

(出宋江白)衙门当差这几年,老爷待我恩如山。猛虎口内夺脆骨,是非坑里作生涯。卑人及时雨宋江,在这郓城县当了一名书班。今日老爷退堂去了,我不免去到乌龙院。会会……(一〇〇二页)

武松(南词,木刻本,马如飞开篇,一页)

武松凛凛贯天神,阳谷县都头侠气深。曾在景阳岗醉卧,力除猛虎尽闻名。只为潘金莲结识西门庆,毒毙儿夫三寸钉。他差竣归家疑早动,三更梦见长兄魂。把谋命根由细诉……(一〇〇三页)

潘巧云(山歌,北平,抄本,五行)

纱窗儿外月影儿沉,海阁黎来会潘巧云。院中香棹为为为为为,戴顶巾假捏斯文,除下了还是僧人。姣姣粉面相相相相相,上楼房握雨行云。整旗枪忙到天明,巫山好梦双双……(一〇九一页)

戏名儿(北平,抄本,五行)

老僧点化,渔樵问答。廉蔺争功,湘子出家。谤阎醒梦,访贤借茶。(过板)(寄生草)时迁儿盗甲把梁山下,斩将封神的姜子牙。盗袈裟,蕙娘鬼辩喫糠剪发(重句)安天会四大奇观……(一〇九八页)

潘氏金莲(北平,木刻本,霓裳续谱,四行)

(起字岔)潘氏金莲,呀呀哟,年纪不过二十二三。他的干净爽

利非等闲。心烦闷，挑窗帘。西门庆偷眼儿观。潘金莲一见了腮含着笑，说道是你为甚么呆呆呆呆把把我来看。似你这……(一二〇二页)

屈死了大郎(北平，木刻本，霓裳续谱，九行)

(数岔)屈死了大郎，呀呀哟，武松回家金莲着了慌。就是隔壁儿王妈妈也着了忙。金莲开言叫了声乾娘，这都是你老作出来彀当。武二郎回家定有些饥荒。写上一张状子，将你我诉……(一二三九页)

乌龙院活捉张三郎(鼓词，北平，石印本，公平书局，四本)

(诗曰)偏室由来会撒娇，闺中匿怨惹劳叨。因宠使尽颠狂态，仗义疏财助葬豪。四句俚词道罢，闲言勾开，书归正传。话说阎婆媳活捉张三郎，这部荒史，出于宋哲时代。当……(一二七四页)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2 年印本)

编者注 每曲标题后所注页数，为此曲所在原书页数；引文末尾所注页数，为此曲所在《中国俗曲总目稿》页数。

北京传统曲艺总录(节录)

傅惜华

卷一 八角鼓一岔曲总目

《山门》一支

作者无考。《各样曲目》著录，标曰：“小岔”。《脆岔》卷一选录此曲。此曲即《醉打山门》，详见下文。此曲演述《水浒传》鲁智深故事。

《水浒名儿》一支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岔曲六十九种》本(碧蕖馆)。车王府

本(北大)。别野堂钞本,题名“名”字上有“古人”二字(碧蘂馆)。此曲集《水浒传》人名而成。

《屈死了大郎》一支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页一二三九著录;标曰:“数岔”。《霓裳续谱》原本卷六页三、又标点本卷六页二二四,俱收此曲。此曲演述《水浒传》武大郎故事。

卷二 八角鼓二岔曲总目

《倒拔垂杨柳》一支

作者无考。《岔趣目录》著录,标曰:“小岔”;注云:“八十文”。《各样曲目》、《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七七三,并见著录。《岔曲三十九种》本(碧蘂馆)。《岔曲四十一种》本(碧蘂馆)。百本张钞本(玉霜簪)。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岔曲汇编》亦选此曲。别野堂钞本(碧蘂馆)。此曲演述《水浒传》鲁智深故事。

《智取生辰杠》一支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七九八著录;标曰:“小岔”。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此曲演述《水浒传》智取生辰纲故事。

卷三 八角鼓三岔曲总目

《潘氏金莲》一支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页一二〇二著录;标曰:“起字岔”。《霓裳续谱》原本卷六页四、又标点本卷六页二二五,均收此曲。此曲演述《水浒传》潘金莲故事。

《醉打山门》一支

作者无考。《岔趣目录》著录;标曰:“赶板”;注云:“一佰八”。百本张钞本(碧蘂馆)。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此曲简名《山门》,参见上文。此曲演述《水浒传》鲁智深故事。

《树叶儿多》一支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页一二〇八著录；标曰：“数岔”。《霓裳续谱》原本卷六页三、又标点本卷六页二二四，俱收此曲。此曲韵用“梭坡”辙，首句作：“树叶儿多，呀呀哟，武松回家找哥哥”；与下文同名之“平岔”本全异。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卷四 八角鼓四牌子曲总目

《打虎》一本

作者无考。别野堂《牌子目录》著录，注云：“牌子。二百四。”《各样曲目》著录。清钞本（碧蕖馆）。《杂牌岔曲》卷三选录此曲；曲名上多“武松”二字。别野堂钞本（碧蕖馆）。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巧云戏石秀》一本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七二一著录。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此曲演述《水浒传》石秀故事。

《坐楼杀妻》一本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清钞本（中国）。此曲演述《水浒传》宋江故事。

《武十回》一本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昔日歌场，尚见传唱，惟不详收藏此本者。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活捉三郎》一本

作者无考。《牌子目录》著录；曲名标作“活捉”；注云：“牌子。一吊六。”《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五二三著录。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北京牌子曲选》选录此曲；惟题名“三郎”上有“张”字。别野堂钞本（碧蕖馆）。此曲演述《水浒传》阎婆惜故事。

《挑帘定计》一本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五三五著录。车王府本（北大）。此曲即《挑帘裁衣》，详见下文。此曲演述《金瓶梅》潘金莲事。

《挑帘裁衣》一本

作者无考。《各样曲目》著录。清钞本(中国)。此曲别题《挑帘定计》，参见上文。昔日歌场，多用此名。此曲演述《金瓶梅》潘金莲事。

《乌龙院》一本

作者无考。《各样曲目》、《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二二九，并著录。车王府本(北大)。此曲韵用“言前”辙，首句作“莫结风流怨”；与下文著录别本不同。此曲演述《水浒传》宋江故事。

《乌龙院》一本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二二九著录。北京排印本(前中央)(已毁)。清钞本(寥钺庵)。此系别本，韵为“江阳”辙，首句作：“水性杨花太不良”；与上文著录者，完全相异。此曲演述《水浒传》宋江故事。

《扈三娘入伙》一本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杂曲廿九种》本(碧萼馆)。此曲演述《水浒传》扈三娘故事。

《开吊杀嫂》一本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五八四著录。北京排印本(前中央)(已毁)。清钞本(中国)。此曲别题《狮子楼》，参见下文。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狮子楼》一本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此曲即《开吊杀嫂》，详见上文。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义侠记》一本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清钞本(寥钺庵)。此曲即《翠屏山》，详见下文。此曲演述《水浒传》石秀故事。

《翠屏山》一本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二九五著录。北京排印本(前

中央)(已毁)。北京学古堂排印本(碧蕖馆)。清钞本(中国)。钞本(中国)。海汇川钞本(寥钺庵)。此曲别题《义侠记》,参见上文。此曲演述《水浒传》石秀故事。

《戏叔别兄》一本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清钞本(中国)。钞本(中国)。百本张钞本(玉霜簪)。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潘金莲故事。

《戏秀》四本

作者无考。别野堂《牌子目录》著录;注云:“牌子。四本。二吊四。”此曲演述《水浒传》石秀故事。

卷五 八角鼓五快书总目

《武松打虎》一回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昔日歌场中,尚见传唱,惟不详藏此曲者。此曲别题《景阳岗》,参见下文。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削道冠》一回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百本张钞本(碧蕖馆)。此曲正名《蜈蚣岭》,系“中东”辙本,详见下文。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景阳岗》一回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此曲即《武松打虎》,详见上文。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蜈蚣岭》二回

作者无考。《子弟书目录附录》注云:“快书。五落。一吊四”。《快书目录》著录;注云:“二回。言前折。二吊六。”《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二八〇亦著录此本。百本张钞本(碧蕖馆)。清钞本(碧蕖馆)。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北京排印本(前中央)(已毁)《文明大鼓书词》第八册亦收此本。此曲韵用“言前”辙。首句作:“堪笑三清自在仙”;与另外二种别本曲词,完全相异。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蜈蚣岭》二回

作者无考。《快书目录》著录；注云：“二回。中东折。六百。”《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二八〇著录。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此曲韵目，系“中东”辙，首句作：“一派荒凉夜晚中”；与其他两本词句不同，实为别本。又此曲别题《削道冠》，参见上文。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蜈蚣岭》一回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光绪十九年钞本(碧蘂馆)。此曲亦用“中东”辙韵目，首句作：“唐室衰败宋室兴”；但与上文所著录之“中东”辙本，又复不同，确一别本。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蜈蚣岭》一回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清钞本(碧蘂馆)。此曲亦用“中东”辙，首句作：“大宋一统锦江红”；与上文所著录各本，又复不同，实亦别本。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卷六 石派书总目

《神州会》二本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百本张钞本(首都)。旧钞本(碧蘂馆)。此曲演述《水浒传》燕青故事。

卷七 鼓词小段总目

《十字坡》一段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六四著录。北京泰山堂刻本(碧蘂馆)。北京致文堂刻本(碧蘂馆)。北京石印本(前中央)(已毁)。此曲韵目，用“梭坡”辙，首句作：“宋王天子国不和”；与下文著录者，完全不同。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十字坡》一段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六四著录；题名下注曰：“一名

《孙二娘开店》”。北京宝文堂刻本(前中央)(已毁)。此曲韵目,亦用“梭坡”辙,首句作:“表得是替兄杀嫂武二哥”;与上文同名者,完全相异。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打渔杀家》一段

北京通俗读物编刊社编。未见著录。民国二十五年北京学古堂排印本(碧蘂馆)。此曲系说唱鼓词。此曲演述京剧《庆顶珠》故事。

《李逵夺鱼》一段

作者无考。此本不详收藏者。此曲即《闹江州》,详见下文。此曲演述《水浒传》李逵故事。

《快活林》一段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北京宝文堂刻本;又题“《武松夺店》”(碧蘂馆)。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宋江闹院》一段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四七四著录。北京石印本(前中央)(已毁)。此曲演述《水浒传》宋江故事。

《武大郎上坟》一段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七四四著录;题名下注曰:“一名《俏红妆》”。北京宝文堂刻本(前中央)(已毁)(碧蘂馆)。北京石印本(前中央)(已毁)。北京学古堂排印本(碧蘂馆)。北京宝文堂排印本(碧蘂馆)。以上各本,文字微异。此曲系说唱体。此曲演述《水浒传》武大郎事。

《武松大闹董家庙》一段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清刻本(碧蘂馆)。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武松打虎》一段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四九三著录。北京刻本(前中央)(已毁)。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武松孟州结拜》一段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八六四著录。北京宝文堂刻本；又题《武松发配》(前中央)(已毁)(碧蘂馆)。北京宝文堂排印本；又题《武松杀嫂》(碧蘂馆)。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武松杀嫂》一段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北京宝文堂刻本；又题“《发配孟州》”(碧蘂馆)。北京宝文堂排印本；又题“《武松发配》”(碧蘂馆)。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武松擒方腊》一段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鼓词续编》选录此曲。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梁山一百单八将》一段

作者无考。《大鼓书目录》著录；注云：“三佰六”。别野堂钞本(碧蘂馆)。此曲集《水浒传》人名而成。

卷八 莲花落总目

《醉打山门》一本

作者无考。《大鼓书单》附《莲花落日》著录；注云：“二佰四”。《中国俗曲总目稿》页六二三亦著录。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百本张钞本(长泽氏)。此曲演述《水浒传》鲁智深故事。

卷十 时调小曲二马头调总目

《活捉》一支

作者无考。《马头调上趣单》、《马头调上曲目录》、《马头调小曲》并著录；注云：“代(带)苏白。二佰四”。《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二一，并著录。车王府本(北大)。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此曲韵目，用“言前”辙，首句作：“张文远闷坐招房把律条看”；与下文同名之本全异。此曲演述《水浒传》阎婆

惜故事。

《活捉》一支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白雪遗音》卷二页五选录此曲。此曲韵目，用“遥条”辙，首句作：“阎婆惜的魂灵到”；与上文著录之本，完全相异。此曲演述《水浒传》阎婆惜故事。

《借茶》一支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白雪遗音》卷一页七选录此曲。此曲演述《水浒传》张文远故事。

《杀嫂》一支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百万句全》选录此曲。此曲演述《水浒传》武松故事。

卷十一 时调小曲三马头调总目

《翠屏山》一支

作者无考。《时道下曲马头调上单下单目录》著录；注云：“小曲下单。二佰。”别野堂钞本（碧蕖馆）。此曲演述《水浒传》石秀故事。

《醉打山门》一支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六二三著录。《百万句全》选录此曲。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此曲韵目，用“怀来”辙，首句作：“鲁智深闲游在山门外，半路儿削发在五台”；与下句同名之本全异。此句演述《水浒传》鲁智深故事。

《醉打山门》一支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白雪遗音》卷一页八选录此曲。此曲韵目，亦用“怀来”辙，首句作：“鲁智深游戏在山门外，一阵好伤怀”；与上下文著录者皆不相同。此曲演述《水浒传》鲁智深故事。

《醉打山门》一支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白雪遗音》卷二页五选录此曲。此曲韵目，亦用“怀来”辙，首句作：“鲁智深闲游在山门外，自从我出家

来在这五台”；与上文著录同名之本，完全不同。此曲演述《水浒传》鲁智深故事。

卷十三 时调小曲五杂调总目·寄生草

《鲁智深游戏在山门外》一套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九十九著录；题名遗“在”字。《霓裳续谱》原本卷四页二一、又标点本卷四页一六二，均收此曲。《阳春白雪》页七一亦选此曲。此系套数曲，除本调引于尾声外，插入“山歌儿”一曲而成。此曲演述《水浒传》鲁智深故事。

《阎婆惜的魂灵到》一支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页九九二著录；题名下多“正三更”三字，非是。《霓裳续谱》原本卷四页二五、又标点本卷四页一六八，均收此曲；调名上标曰：“北”字。《阳春白雪》页八二亦选此曲；题名下亦多“正三更”三字。此曲演述《水浒传》阎婆惜故事。

卷十三 时调小曲五杂调总目·满江红

《活捉》一支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白雪遗音》卷二页八四选录此曲。此曲演述阎婆惜故事。

卷十五 时调小曲七杂调总目·秧歌》

《潘巧云贱辈行事不端》一支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秧歌》选入此曲。此曲演述《水浒传》潘巧云故事。

《谁似我石秀是英雄》一支

作者无考。未见著录。《秧歌》选录此曲。此曲演述《水浒传》石秀故事。

卷十五 时调小曲七杂调总目·山歌

《潘巧云》一支

作者无考。《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页一〇九一著录。

北京钞本(前中央)(已毁)。此曲演述《水浒传》潘巧云故事。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编者注 文中所用收藏者的简称：

中国——中国戏曲研究院

首都——北京首都图书馆

北大——北京大学图书馆

前中央——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寥铍庵——李啸仓

长泽氏——日本长泽规矩也

玉霜簃——程砚秋

碧萼馆——傅惜华

(四) 水浒人物画

陈章侯水浒叶子引

(明)江念祖

说鬼怪易,说情事难;画神鬼易,画犬马难。罗贯中以方言褻语为《水浒》一传,冷眼觑世,快手传神,数百年稗官俳场,都为压倒。陈章侯复以画水画火妙手,图写贯中所演四十人叶子上,颊上风生,眉尖火出,一毛一发,凭意撰造,无不令观者为之骇目损心。昔

东坡先生谓：李龙眠作华岩相，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章侯此叶子何以异是。

江念祖题。

（明陈洪绶《水浒叶子》卷首，据郑振铎编
《中国版画史图录》第13册转引）

塔影园集(节录)

(清)顾 苓

卷四 跋水浒图

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后之读其书者，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仲尼之徒，不道桓文，贯中何居焉！《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而三百年之后，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山阴陈洪绶画《水浒图》，实崇祯之末年，有贯中之心焉。其笔法仿唐人《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传》称宋江等为星辰降灵故也。呜呼！诸人往矣！英雄耶？群盗耶？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据《殷礼在斯堂丛书》本）

水浒图序

(清)刘晚荣

元罗贯中先生因《宋史》宣和三年纪有“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东京入海州，知州张叔夜降之”之文，遂演为《水浒传》，以写其胸中磊落之气。虽野史难言著作，而一百八人之性情行事，各不相袭，故

读者爱之。不谓阅一沧桑，又得明杜先生堇为之补图，其技如飞卫之射，视虬子如车轮，神妙出罗传之外。予藏之数年，爱不释手，因择名工钩摹付梓，以公同好。披览之下，觉英风义概，奕奕如生，令人不可迫视，洵足与罗书并传矣。中凡四历裘葛，始告成书，而予亦心力交瘁云。

光绪壬午冬日节卿刘晚荣识。

(据中华书局 1934 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七十一回本水浒传》本)

水浒图跋

叶德辉

宋无名氏《宣和遗事》载宋江三十六人，智多星吴用作吴加谅，玉麒麟卢俊义作李进义，大刀关胜作关必胜，赛关索杨雄作王雄。然宋周密《癸辛杂志续集》所载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智多星吴用作吴学究，其余卢俊义、关胜、杨雄，悉与今小说《水浒传》合。又龚开《赞》三十六人中，有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为《宣和遗事》所无。而《宣和遗事》之天船工张岑，又为龚开赞所无。然则三十六天罡之外，埒有七十二地煞诸人无疑矣。此册画象如生，刻工尤为精妙。虽其原本是否出自杜堇，不可得知，要非明人能手莫办。一技之传，岂幸致哉？宣统二年岁庚戌嘉平望日丽庵主人叶德辉病中题记。

(据中华书局 1934 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 71 回本水浒传》本)

缺名笔记(节录)

蒋瑞藻

明人作《水浒传》图象者，有陈章侯、杜堇二家，均极佳妙。张岱《梦忆》云：“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铠胄，古器械，章侯自写其所学所问已耳。而辄呼之曰宋江，曰吴用，而宋江、吴用亦无不应者，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也。周孔嘉句余促章侯，孔嘉句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余为作缘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揽天，笔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呕血之诗；兰渚寺中，僧秘开花之字。兼之力开画苑，遂能目无古人。有索必酬，无求不予。既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贾耘老之贫。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遂使宋江弟兄，复睹汉官威仪。伯益考著《山海遗经》，兽毡鸟鹞，皆拾为千古奇文；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作一团清气。’”近见醉耕堂本《水浒传》（清初本），所有出象（按醉耕堂本名曰《出象水浒传》），均题“陈章侯画”。自宋江至徐宁，凡四十人，须眉生动，象各有赞。鲁智深云：“老僧好杀，昼夜一百八。”扈三娘云：“桃花马上石榴裙，锦伞英雄娘子军。”柴进云：“哀王孙，孟尝之名几灭门。”武松云：“申大义，斩嫂头，啾啾鬼哭鸳鸯楼。”吴用云：“彼小范老，见人不早；曳石悲歌，张元、吴昊。”顾大嫂云：“提葫芦，唱鹧鸪，酒家胡。”均敏妙可诵。杜堇所绘之象，都一百八人。百宋斋有钩摹本，百八人各有特殊姿态，英风义概，奕奕如生。象各有赞，录其尤佳者。关胜云：“无念原祖，率西水浒。”运用成语，寓有“皮里阳秋”之意。鲁智深云：“焉知圆寂，佛祖不识；一棒打杀，与狗子吃。”武松云：“杀虎未为武，丘嫂猛于虎。”措词均极恢奇。李逵云：“袒裼暴虎，毋破我斧。”王英云：“长不满五尺，贪财更好色。”运用成语，抑何巧妙乃尔！余尤爱扈三娘云：“罔谈彼短，靡恃己长；天壤之间，乃有王郎。”天造地设，巧不可阶。直是滑稽之雄！安道全云：“活一人，杀万人，夏无且，秦越人。”语有包孕，寥寥十二字，可作一篇史论

谈。

(据蒋瑞藻《小说枝谈》卷上转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劫中得书记(节录)

郑振铎

卷八十六

第五才子书 金圣叹评点 七十五卷二十册 雍正甲寅句曲外史序刊本

此翻刻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也;然罕见。首附人物图四十幅,笔致及赞语均臻上乘,颇疑即为翻刻老莲《水浒叶子》者。故余虽已收《圣叹外书》数种,却仍收之。某君曾语余:尝于日本京都某肆得贯华堂本《水浒》,首附老莲画人物像,当即此本。

余顷复收得原刻老莲《水浒叶子》一册,与此本图像对校,此本果即翻刻老莲所作者,不出余所料。原刻本所缺刘唐、秦明二象可以此本补之。惟此本将武松、戴宗二赞互易,大误。李逵亦易为手执二板斧,与原作异,原作神采奕奕,此本则形似耳。(第六十九)

陈章侯水浒叶子

余酷嗜老莲画。力不能得真迹,则思得其刊木之本,以其近真而不能作伪也。初获《九歌图》,墨色如漆,毛发可数,喜甚。持以较诸本,皆无出余右者。后获睹张深之本《西厢记》,首有老莲图,却不能收得,至今为憾。尝在北平肆文堂得李告辰本《西厢记》,亦有老莲绘图;其莺莺像尤佳,半弛其衣,态荡情醉,若出手迹,不类刷木。又友人周子竞先生藏有老莲绘《博古页子》,余尝假以付故宫印刷所影印二百册。独老莲《水浒叶子》则屡求而未获一睹。诸家皆无之。某君曾收得第五才子书,云其人物图像为翻刻老莲本。然余亦未之见。读张宗子《水浒牌序》(《聊斋文集》卷一),益深神往。私念

不知何日得见此本。月前，於中国书店收得雍正刊《第五才子书》，首附人物图四十幅，疑即是翻老莲作，而未敢确信。昨夜，遇抱经堂朱瑞祥，谈及木刻书，彼云：所藏尚有数种罕见者。有《水浒叶子》，拟付石印，不出售。余喜甚，将信将疑。力促其携来一阅。今日果携来。诚是宗子所谓“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威仪”之作，《五才子》之获得，若为此本之出现作预兆者然。细细翻阅，不忍释手。“伯益考著《山海经》，兽毳鸟毳，皆拾为千古奇文；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作一团清风。”须眉毕现，目睛皆若有光射出纸面。瑞祥云：必五十金乃售。余立应之。持书而归，喜悦无艺。胸膈不饭而饱满，陶醉若饮醴酒。求之廿载，而获之一旦，诚堪自庆也。持示不知者，皆淡然漫赞一二语，或不置一辞，不禁自笑其过度之爱好，竟至要强人同之。然余“必日灌蔷薇露，熏玉蕤香”，方可启观，此本收得，大抵老莲画之刊本者，当叹观止，且尽於斯矣。惜夺宗子序（有江念祖引），且缺刘唐、秦明二页，仅存三十八页，然无伤也。

顷遇潘景郑先生，又谈及此本，景郑云：亦藏有一本，无阙。当向之假来，补足序文及刘唐、秦明二图也。刻者自署黄肇初，疑即刻《博古叶子》之黄子立。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编者注：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曾对第八十六则有如下的更正：“《得书记》第八十六则《陈章侯水浒叶子》里，说起，我所得的那部《水浒叶子》是黄子立的原刻本。其实，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